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二八九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二八九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二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1.12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49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 圓

史部第二八九冊目次

史部·史評類

歷代史論一編四卷二編十卷

〔明〕張溥撰
杭州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一

狂狷裁中十卷

〔明〕楊時偉撰
首都圖書館藏明天啓刻本

四〇〇

宋史筆斷十二卷

不著撰者
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

五三七

尚論編七卷

不著撰者
徐州市圖書館藏明末刻本

六六二

歷代史論一編四卷二編十卷

〔明〕張溥撰

杭州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歷代史論

二編十卷》提要

史論序

古今言史者莫不首原龍門然子錄謂其疎略輕信考亭至恨少公不作此言不著天下何進退殊衆也嘗讀慶曆天子之言曰史官非人成壞迹晦今將據古鑒今以立時治然則史

史論序

以辯興亡察機要不然莊周鮒魚之對賈生鵬鳥之詞有文無實識者譏笑然漢興以來愛孟堅者比葉公之好龍後漢七家各鮮宏勝冒之謂唐聖明繼周漢史敘事不如吳魏故或王沉不信休文多詐曾計過年果無

史論序

二

鴻筭要其議見得失志動將來多在宋人夫伯恭指情僞永叔正亂君原父之紀賦廬山高南軒缺年月係中原永嘉書報仇賤夷狄各有春秋天地之意然晁氏謂君實忠信更冠麟史胡武夷論其周顧四方悉來獻狀其信然歟然子玄有言矣張衡不開於史陳壽不習於文自五代以往史多文勝五代之後史多理勝若其書能雙舉材號兼榮舊史之中寔難其士吾夫子假政南歸蒐狩昔籍標以裁辨風開山川光曉耳目天下傳而

史論序

三

喻之茲更仰首三代俯訖元時繼繼閭之分情見安危之易勢伸其蓄指概布淳文鄭夾漈曰六經之後惟有此作子長不能受之固應讓之後人耳恒計古論之家古十有四人多昂頴濱之書然洛下議其咏蹈未精以曩準今此言非暴人有言曰史列君臣政事皆繫廢興張夫子責在君父略其繁科固有說歟昔少游論西漢多功臣東漢多名臣繇兩祖之異好同甫亦言光武取關輔而興肅宗緩范陽而終廢何氏更言唐亡不在僭

昭而在天寶之日上蔡曾歎宋衰於
眞神徽宗父子不專其罪此又淵流
之恒論若平王鬻田宅子瞻恨無王
導元哀墮大業權公謂本於張禹觀
劉生外戚之議蔚宗宦者之詞晉亡
於并雍之胡唐治繇府兵內強其終

史論序

四

繇於藩鎮削決宋盡於人心元盡於
天道去非唐英履祥之言其非僞也
夫數端似無與人主韓愈曰世有善
惡君不主其禍福乎故諸君子正邪
亂治夷狄汲汲乎其君也況春秋之
義不逮大夫吾夫子其繁說乎李方

叔曰持綱而苞緯其事碎其言愈簡
此詩春秋之指也憶昔陳大夫讀資
治書知司馬相業如徒以文而已雖
使王隱杜口千寶栖毫無解述異是
故象文于天求理于地大人之作於
茲爲盛然則溫公紀年避續經之疑

史論序

五

雖然不謂之續經不可也

門人呂雲孚謹序



歷代史論一編目錄

卷一

秦楚之際論

漢高帝文帝論

漢惠帝論

漢景帝論

漢武帝論

漢昭帝論

漢宣帝論

史論一編 卷一 目

漢元帝論

漢成帝論

漢哀帝論

漢平帝孺子嬰論

漢光武論

漢明帝論

漢章帝論

漢和帝論

漢竊帝北鄉侯冲帝質帝論

漢安帝論

漢順帝論

漢桓帝論

漢靈帝論

漢獻帝論

漢昭烈帝論

漢後帝論

魏曹操論

魏曹丕叡髦真論

史論一編 卷一 目

吳孫堅孫策論

吳孫權亮休昭論

歷代史論一編目錄終

歷代史論一編目錄

卷二

晉武帝論

晉惠帝論

晉懷帝愍帝論

晉元帝明帝論

晉成帝論

晉康帝穆帝論

晉哀帝帝奕簡文帝論

史論

一編

卷二

一

晉孝武帝論

晉安帝論

晉安帝恭帝論

宋武帝文帝論

宋武皇論

宋明帝論

宋王昱論

宋順帝論

齊高祖論

齊武帝論

齊明帝論

齊東昏侯和帝論

梁武帝論

梁簡文帝元帝敬帝論

陳武帝文帝宣帝後主論

隋文帝煬帝論

歷代史論一編目錄終

史論一編

卷二

二

歷代史論一編目錄

卷三

唐高祖論

唐太宗論

唐高宗武后論

唐中宗論

唐睿宗論

唐玄宗論

唐肅宗論

史論一編 卷三 目

唐代宗論

唐德宗論

唐順宗憲宗論

唐穆宗論

唐敬宗論

唐文宗論

唐武宗論

唐宣宗論

唐懿宗論

唐僖宗論

唐昭宗論

唐昭宣帝論

後梁論

後梁王瑱論

後唐莊宗論

後唐明宗論

後唐廢帝潞王論

後晉石敬瑭論

史論一編 卷三 目

後晉出帝論

後漢高祖隱帝論

後周太祖論

後周世宗論

歷代史論一編目錄終

歷代史論一編目錄

卷四

宋太祖論

宋太宗論

宋真宗論

宋仁宗論

宋英宗論

宋神宗論

宋哲宗論

史論一編 卷四 目

宋徽宗欽宗論

宋高宗論

宋孝宗論

宋光宗論

宋寧宗論

宋理宗論

宋度宗論

宋恭帝端宗帝昀論

元論

元世祖論

元成宗武宗仁宗論

元英宗論

元泰定帝寧宗論

元順帝論

歷代史論一編目錄終

史論一編 卷四 目

二十

秦楚之際論

當秦楚之際而欲以忠信得天下斯已難矣然天下雖亂大義不絕君子不以亂易治而以治易亂故李良於武臣莊賈於陳勝臧荼於燕廣田榮於田市項籍於楚心綱目皆書曰弑子之以罪而後世無所動則以是爲居正也雖然綱目以義帝之弑遂賊楚而王漢使羽不殺心心其遂有天下乎漢王定三秦舉燕趙之後能事心乎吾知漢王亦必殺之也楚先殺之而投漢以名漢王亦不以爲異也自董公建說始有索服之師漢之得以乘楚後者非爲義也所以自予也或曰漢王入關無所取羽則大掠而東興亡在是矣嗟乎咸陽之入秦之宮室帷帳寶貨婦女沛公未嘗不欲留居也沛公能受良喻之言而羽不聞有增味諸臣之諫楚之臣固已非矣何獨罪羽也且陳涉首事王六月而亡項羽

身嘗七十餘戰未嘗一敗將有天下而反爲漢有凡此者皆天意也六國之時天意厭亂而急欲秦之有之故卽墨大夫之謀猶可有爲而齊卒不行秦楚之時天意厭亂而急欲漢之有之是以江東千里之地數十萬之衆猶可以王而羽以一時之忿無所及此是不可謂絕任人也雖然治亂之際君子嚴助亂之文尤不可不明樊正之義張良之輔韓成周市之立魏咎其義一也良爲帝師而其志已明市以讓國奉王身見殺而行無所白顯約之際爲人輕重何哉且項梁救田榮榮不能救梁羽忿而擊之榮既相廣聽酈生之說復罷守備而遽爲信襲於亡齊誠有罪焉卒以橫尸鄉之死有兄弟得士之名而世竟未有知市者余竊悲焉則及其時而著之亦綱目所謂是非之大者歟

漢高帝文帝論

漢臣之論曰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大於孝文皇帝。薛是創者論功述者論德。爲後世帝王準矣。夫論大功者略其內行論盛德者詳其微過。是故高帝茹醢功臣爲暴秦之所不爲而不傷其得天下之效曰其心雖忍其功不可廢也。文帝之德至矣而陽城濟北之封渭陽汾陰之祠猶不免儒者之議蓋欲跡之三代責備賢者不得不密也。西漢之主學高祖而失者武宣學文

史論一編

卷一

漢高帝文帝

三

帝而失者元帝武宣之失在好殺元帝之失在不防好殺者不亡而不斷者致亂豈文帝作法不如高祖乎抑學之者似是而非也。周秦而下享國最長者無若漢與唐宋然創國之始輒更亂而後定其變多在入倫之際骨肉之間漢高之呂后唐宗之建成元吉宋太宗之德昭廷美是也。漢高在位十二年惠帝繼之呂后用事者八年惠帝崩又攝制者八年天下幾大亂不繼之以文帝不定宋太祖在位十六年授於太宗

史論一編

卷一

漢高帝文帝

四

太宗得見之天下卽殺兒子最不仁雖身求治者二十二年益以真宗之二十五年猶恐德薄而天下復亂不繼之以仁宗不定文帝以二十三年崩仁宗以四十一年崩年歷久遠相殊其爲生民大德一也。文帝仁宗仁厚恭儉近於古之勝殘去殺其所持以致治者惟在佞幸不加大臣威權不從中出則公論明史稱漢文時天祲殷富烟火萬里仁宗道制下深山窮谷老穉女婦莫不奔走悲號得人心如此豈有異術哉。充文帝尊重申屠剛之心則左右不敢變亂紀綱而弘恭石顯之禍不作充仁宗不斥蘇轍之心則天下利害莫不聞而王安石之禍不起。蘇是道也子孫守之者治變之者亂景帝性嚴於文帝矯之以刻薄神宗志奢於仁宗矯之以紛更而危難間作蓋其證也。若漢高之法則不然漢高之法得天下者也漢文之法守天下者也三代以下得天下者多以忍爲之唐太宗忍于建成

元古不然則身死而天下不得宋太祖忍於周
王宗訓不然則終身爲臣而天下不得二者非
得已也獨高祖未得天下以前有不忍人之仁
既得天下反行之以忍蓋用兵日久則仁心漸
失見大害則不顧小害見大利則不顧小利此
卽曹操寧我負人之心高祖先用之以得志於
當日者也然而其心不可告於臣民其術不可
施於孫子是以君子舍而不道夫得天下以義
守天下以仁得天下以權守天下以經後世人

史論一編

卷一

漢高帝文帝

五

主處變之日少處常之日多與學漢高寧學文
帝何則殺人之術不可數試而寧民之道可長
久不壞也

漢惠帝論

惠帝在位之日淺其行事微有所見太史公哀
呂氏之亂而欲甚其罪故爲呂氏專紀而以帝
附之所以傷天下之無君也然念帝之仁慈孝
友足以致治而其年不享復形之贊辭以海內
之晏安歸之於帝本指見矣趙隱王帝之弟也
齊悼王帝之兄也趙王爲高帝愛了欲立之者
數矣而帝不以爲嫌懼太后怒之親迎霸上與
入宮同臥起飲食齊王入朝有外諸侯之禮而

史論一編

卷十

漢惠帝

六

帝以兄事之置於上坐同舉卮爲壽而太后之
醜不得行非天性篤深者其能之乎若夫廣高
廟之祠微復道之過除挾書之律明孝弟力田
之舉尊禮宰相治務清靜尤有足多者焉然而
其賢若是而高帝之始欲廢之者何也則以呂
后故也呂后之除賊鸞戾高帝已知之矣立其
子則其母之惡必行不立其子則其母之惡不
行高帝又知之矣後迫於大臣之論卒立太子
而心畏呂氏之及大亂謂戚夫人曰呂氏真爾

主矣。不以主目惠而以主目呂。蓋料其後必至於斯而太子之仁不足以禦之也。是以人疑之。變帝觀之而哭。蓋高帝既無刑妻之化而惠帝終無貶母之文。不得已而淫樂廢政。狎狂以冀親之一悟。而太后終不改也。帝惟有死而已矣。則殺惠帝者太后也。七年之內異不絕書。若所記龍見雨血。冬雷。東實日食。正旦夏月食。既鴻臺。凌室。諸災疑天重惡於帝者。而要之非爲帝也。夫蓋有受之者太后也。是故太后稱制之七年。有日晝晦之變。謂左右曰。此爲我也。

史論一編

卷一

漢惠帝

七

漢景帝論

景帝卽位二年卽有彗雨雹之變。災感歲星月出之異。三年而長星出。東宮災焉。其應在七國。七國既平之後。十二年間。綱目七書日食。四書地震。一書日月赤紫。五星逆守。月貫天廷。若星孛蝗旱。雹雷雨雪。水火咎徵。咸在載述。若是者。其誰當之乎。則在帝身也。夫帝遵文帝之業。躬行節儉。重恤刑罪。黎民醇厚。財貨充斥。號爲太平。抑何天責之者深也。先儒譏其廢薄后殺太子。晁錯棄市。亞夫餓死。君臣父子之際。殆有難言者。以爲帝提博局。殺哭世子。寡恩之性。自其爲太子時已見之矣。無惑乎卽位而戮人也。和親之舉。不遣家人子而遣公主。公主無侵虐之罪。而先嬰臨江之罰。此豈人情乎。其他張釋之鄧通等以私嫌死。又何言哉。然是皆高帝之過。未可以遽難帝也。惟除可族則天下無可議之功。趙王如意可立爲太子。魯元公主可更嫁。單于則天下無可議之親。夫高帝於功臣誅夷。

史論一編

卷一

漢景帝

八

之計此有其事而甚者也。孝惠之將廢魯元之
遠嫁此無其事而始欲行之者也。其事之甚者
帝以其餘殺其信臣宰相其事之欲行而未及
行者帝卽其意行之而愛女嫁於蠻夷妻子窮
於獄死亦曷怪焉。然帝於薄后栗姬太子公主
殘刻少恩獨尊事太后親愛衆王袁盎之刺不
忍竟獄視世之厚其妻子而薄父母兄弟者亦
有間矣。要以其刻薄果殺雖施德百姓有康王
之譽而不免天怒之至況其下者盡少鑒諸

史論一編

卷十

漢景帝

九

漢武帝論

間讀武帝罷田輪臺之詔有云當今務在禁苛
暴止擅賦力本農脩馬復令以補闕毋乏武備
而已嗟乎循斯言也豈獨治漢雖百世可也然
征和以前行事何相戾也漢自七國既平之後
天下之患無甚於匈奴高文以功德顯而文治
未興不能比隆於三代帝之奮發欲有所爲其
意嘗語之衛青矣曰漢家庶事草創四夷交侵
不更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討伐中國不安是

史論一編

卷一

漢武帝

十

故建元之初三策董仲舒禁申韓蘇張之言申
公趙主王臧以次召用元光之時主父徐嚴各
上書論用兵之害帝心避其言拜爲郎中而勤
邊不止誠知當世之要務不啻以彼易此也雖
然帝之立心是矣其所以設施則非也欲更制
度則左道詔諛之臣必不可用欲安中國則刻
深小吏鹽冶買人毋任九卿而究財利帝皆肯
之以蕩於威貨將何爲乎說者謂武帝御機用
權宰相自田蚡薛澤公孫弘石慶而外自有

史論一編

卷一

漢武帝

七

者要所誅論皆庸材不聞賢者在其間也嗚呼此尤失之大者也宰相武天子以弘化勝其任者進焉不勝其任者親故勳舊無所假也帝既知諸人之不勝矣而輕相之少絀誤而即迫以士師刑賞不兩頻乎宰相不得其人而阿指充位之徒爭伺天子之意爲緩急於是日峻刑變法以求財於民夫重刑罰以求民財猶之龍方士以求神僞二者皆必不可得之數也東方朔曰儒者得之自然不必躁求卜式輪財賜爵關內侯以爲勸天下無有應者此亦見流泉之源難以勉強作忠也武帝不察其端而公孫樂李張趙桑孔之流驟然萃進迨思子宮作悔心始萌然後罷侯神之宣布息民之令不亦晚乎班史論巫蠱之禍兆於建元蚩尤之旗且謂戾太子以兵終始若咎帝窮武好殺有以故害者然嗚呼有爲如武帝而戮跡昭於史書者若此公孫弘所云人主患不廣大豈格論哉

漢昭帝論

史論一編

卷一

漢昭帝

七

賢漢昭者稱其至明謂成王嗣位周公假滅漢高疑陳平文帝感季布疎賈生景帝殺晁錯昭帝於霍光皆不及也固也然武帝初元之際燕王旦求人宿衛制其三縣昭帝初立與劉澤謀叛詔赦弗治未幾而告光非常者趙燕王也雖帝年十四聰明天授然度以事理衆知其謬上官之謀淺矣燕蓋旣敗先任益專勢所必從所得異者光之事帝輕儒薄賦務與民休息行之十餘年而帝不易意此依古大度者未有也何則聰明之主威福所自有也賦稅雖出於百姓筦之朝廷非人臣所敢問也武帝之世刑峻欲求於下者無不盡一旦變其所爲示以寬大雖致治無要於此然疑謗作矣其賢者以前人之舊章未可遽革也其下者曰此大將軍自行其德天子何利焉使帝稍中其言光之所請不數月報罷矣迺元年舉賢良問疾苦二年貸種食除田租四年止民出馬六年罷權酷官迨

改元元。厥行義之微。賦之滅。歲見恩澤在上。無改父之嫌。在下無居美之忌。非仁心爲質。以德究民者。又曷臻焉。論者深求無端。責霍光無保傅之道。使帝不奇。嗚呼。班固作史於霍氏無怒辭。今帝沒身華色。史必罪光。奈何自世而下。執不必然之事。深人生平。雖然。順天心悅民意之說。發于杜延年。是以有庚子之詔。霍光持刑罰嚴。延年輒輔以寬。徐仁王平之事。奏記法深丞相始免。世皆知光不知延年。豈大將軍善用人。其下固無所俟。特書歟。要之識大體知治要。如延年不可不著也。

史論一編

卷一

漢昭帝

十三

漢宣帝論

宣帝在位二十五年。施德於高祖功臣者凡三。當時鄴絳諸侯之裔。衰夷陵微盡矣。一旦復封者百三十六人。可不謂王者之至恩。仁人之盛德哉。夫崇德報功。猶念往者。矧於在躬。繇此推之。霍氏顛覆。宗族參夷。服勞累積。甚至不獲與胡組郭微。鄉等分別勞苦。蓋亦有所不得已。非帝本心也。然治道踳駁。趙蓋韓楊之死。儒者譏其刻薄。少恩。意路溫舒所云治獄之失。猶未息歟。孝武之世。刑網苛密。帝在闕闕。深知其害。痛欲更始。是以季秋請獄。齋居決事。終帝之世。屢詔寬恤。令於民者若此。而誅殺之禍。先被於大臣。豈廷尉平之置十四人之巡行。皆具文乎。君子曰。漢法雖秦雖有恩。君慈主粹。未能改也。孝昭世無繆刑。然侯史吳之獄。徐仁王平稍爲平反。罪皆至死。立法嚴烈。積漸已然。於宣帝乎。何尤。抑知祖宗之法。有必不可變者。有必不可不變者。嚴安論時務。謂周失之弱。秦失之強。患皆

史論一編

卷一

漢宣帝

十四

在於不變。漢襲秦刑久而不改。待變。秦宣帝不幸其原。執爲制度。侈兼霸上。卑視德教。將何以救敗乎。然此非獨帝失也。趙廣漢之要斬成於魏。桓韓延壽之棄市。成於蕭望之。楊惲以語言薄故。身嬰重戮。妻子宜徙。賢如于定國。不能爲持平。而公卿反奏坐其黨友。所謂阿主之爲有過則主無以責之。宣帝之治。不能比隆三代者。其病以此。且霍氏既滅。許史王氏貴寵。王吉微言其端。遂謝病歸。魏相始剪博陸。借援許伯

史論一編

卷一

漢宣帝

十五

及其言事。復請帝與平昌樂昌平恩三侯詳議。繇是國之大事。外戚與聞。禍患之萌。其流不止。則高平之爲謀不臧。君子尤有深責焉。

漢元帝論

元帝爲太子時。年十二。通孝經論語。太傅疏廣少傳疏受。卽上疏請老。胡氏論曰。帝之不可教。詔自其少時定之矣。觀其親政之日。年二十有七。猶不省召致廷尉之諫。安在其前此有爲哉。甚矣二疏見諫也。予嘗意其言以爲深文及跡帝行事。然後知非誣也。當時蕭望之劉更生周堪之繫獄也。帝嘗以責恭顯。趣其視事矣。終抑於史高之言。免爲戚人。其後望之飲鴆。周堪疾

史論一編

卷一

漢元帝

十六

瘠。張猛自殺於公車。恭顯皆得而主之。夫人臣莫患於無罪。而君殺之尤莫患於無罪而非其君殺之。自其君殺之。殺之止一君也。非其君殺之。君之左右皆其君矣。殺之意出於其君者。於臣之正者。猶有存焉。殺之意出於非其君者。人臣之爲正者。無不盡也。京房至新豐。上封事。以趙高爲戒。慮身當正先之難。言何晚也。望之堪猛先房而死。其爲正先也久矣。且諸葛豐上告。堪猛帝立斥之。其延壽陳湯有斬郅支功。石顯

匡衡沮之。帝違其議。爵爲徹侯。疑帝獨游之中。或有斷乎。而獨不樂聞。顯過若天性。然馮遂昭儀之昆弟行也。一言譏顯而立寵。彼疏遠之臣。如京賈棄市。咸雲城旦。又安論哉。然昭帝之立。武帝憂女主爲患。忍殺其母。元帝仁弱。宣帝知其必亂家。以許后故。不忍廢之。而不慮其後。弘恭石顯復使久典樞要。屯正寺人之變。其誰作乎。責在賢者。非宜帝不任矣。

史論一編

卷十

漢元帝

十

漢成帝論

元帝愛山陽王康。廢太子。賴史丹頓首青蒲。其事始定。後成帝卽位。山陽徙封定陶。遇之甚厚。來朝京師。使長留侍。迫於王威。勉遣之。國涕泣而決。其王既薨。立其子欣爲太子。以楚孝王孫景奉其祀。凡此皆常情之至。嫌賢主所不斷。而帝行之。慙慙無幾。微難色。非仁明爲質。通達大義者。其誰能之。獨於王氏。則罔若不知何也。五侯同封。黃霧四塞。其後災異。不可勝書。帝能責備後宮。而不疑王氏。儒者曰。此谷永杜欽張禹孔光蔽之也。王鳳白罷相。商決遣定陶。帝不能平。王章直言過惡。咸竊納之。令薦馮野王爲輔。卒猶豫反覆。使尚書劾章獄死。成都避暑明光。曲陽漸臺。非制。帝欲行薄昭之誅。僅以詰闕一謝而免。此皆身爲之。而舅寵日固。則何辭焉。國風刺成。申春秋譏成。祀尊祖之大。與念母之私。其孝其相絕也。帝雖少好經書。不法祖宗。而曲徇母愛。名爲行孝。其所執持謬矣。富平侯張

史論一編

卷一

漢成帝

十

故帝之幸臣也。太后斥使就國。左遷都尉。帝私趙婕妤欲立爲后。太后嫌其出微。藉淳于長往求通言。歲餘乃許。然後先侯趙婕妤度帝寵諸舅不甚於趙氏。張放也。緣於少長之親。加以母氏之命。而內顧宮庭。華飛盛陳。騎車微行。放押無節。外臣既切指摘。王氏借以遺咎。帝於湛溺之餘。日儒儒焉。懼無以弭天變。而塞人言。則五侯充朝。非獨親愛。亦帝所畏也。帝以爲惟任王氏。可以上謝太后。得行其欲。於是明知其專而不

史論一編

卷一

漢成帝

十九

之罪。蓋通於聲色者。無剛明之心。牽于文義者。脩小孝之節。是又名爲念母。而其非日甚者也。然上觀漢法。呂氏無論已。景武之世。條侯厄於王信。魏其死於田蚡。兩主察察善駁。外家猶不免此失。又何貴於成帝哉。

漢哀帝論

成帝崩於綏和二年之三月。四月而哀帝始卽位。則已曠月無君矣。是以編年之書。大太子卽位之文。於罷秦時復南北郊之後。儒者責其緩於置君。急於祠祀。罪王氏者不其深哉。雖然。一王氏已甚矣。未幾丁傅暴起。與王趙解。四太后則何太后之多也。夫哀帝之尊丁傅。所以抑王氏也。故以傅太后之怒。而罷恭司馬。以解光之奏。而遣根就國。免況庶人。若王氏陵遲衰微。可

史論一編

卷一

漢哀帝

二十

不復振焉。抑知丁傅之盛。王莽所以代漢。蓋緣此也。凡物盛衰之勢。大小相倚。盛極而衰。理之恒也。此一衰而卽盡者也。惟既盛而將衰。將衰而猶補之。及其發也。至於大盛。則其盛不可復制矣。哀帝之世。亦王氏盛極而衰之會也。使帝能暴王氏駑僂之罪於天下。言誅大司馬莽。則王氏於此盡矣。而度其時與帝之材。不能也不。能殺之。則將寵之。與莽共政。而議事帝有過舉。而莽無論正然後天下知莽之非賢也。今驟尊

丁傳以非禮之號使莽之號第得以爲名優游
于家師聲望通賓客而帝復寵息夫躬孫寵董
賢以其過免何武師丹孔光以破其舉中山
東平之獄鄭崇王嘉之死天下非之大臣棄於
外宗室怨於內而莽嘿不言以觀其敗使過
日歸上善日歸下則莽之得以代漢致上書獻
頌者贏四十八萬七千餘人皆自丁傳之盛時
爲之也所謂小絀而至於大盛其盛不可制者
此也雖然定陶太后既崩而帝幾欲禪位於董
賢使太后在帝之無道或不至斯也

史論一編 卷一 漢哀帝 五

漢平帝孺子嬰論

平帝之立以九歲孺子之立以二歲亂臣之欲
移人國也必援幼君以爲利其是謂乎或者非
之曰孝昭卽位年僅八歲鄂邑其養省中霍金
上官等共領尚書事奸發立止世稱治安易云
長君獨威也是殆不然昭帝承茂陵之烈上下
齊壹國無匹耦燕蓋之謀方勤旋滅當時四海
窮窮惟有共主是以元平之時九卿議廢昌邑
田延平離席按劍霍光病悸宣帝初謁高廟嚴
延年劾光專擅朝廷肅然夫廢昏立明社稷之
功人臣其猶有責蓋分縣一尊而事不嘗見天
下之大勢恒重在君也初元以來王氏漸顯建
始之春五侯進封更幾十年熏線根蒂凡三歷
主而勢不降於是人主孤立偏重在臣矣唐之
以河北委叛將也魏博成德盧龍滑青滄景宣
武彰義澤潞之帥日相尋未有已也天子屢詔
不前叛將一呼彎弓擐甲不踰時而集彼豈獨
無君臣之心乎習見藩鎮子孫世世其土以爲

史論一編 卷一 平帝孺子嬰 三

我主而不知又有天子之在其上也漢成哀間之王氏猶唐大曆貞元之藩鎮也谷永杜欽敢於指切人主專論後宮而獨譽王氏爲申伯張禹孔光帝師大儒位爲三公深託大司馬以自固當日之人心槩可知矣况益以莽之豺虎十過王鳳乎是故元帝寵莫如石顯成帝寵莫如趙氏哀帝寵莫如董賢新主一易三家廢死而王氏愈大至中山始迎莽已總政羣臣之持正不回者何武公孫祿徐實鮑宣申屠剛而外絕

史論一編

卷一

王莽

王三

無聞焉夫固知神堯禪舜之文不在董公而在王氏也椒酒之弑舉朝不問劉崇翟義劉快三舉義兵不旋踵而傾覆豈非極重之勢難以遽反哉雖然莽欲爲天子而先盡其本支諸王若立仁光宗之誅殺無論已假帝未稱王宇飲藥原碧爲莽子臨謀弑莽之不臣非獨跋扈與唐藩鎮等也安史子禍蓋實類焉

漢光武論

光武起跡舂陵子弟僅七千人爾一年誅王莽二年平王郎及鄧南卽位赤眉肅除十二年間羣盜盡滅成功若神國無留禍中興令主稱絕軌矣及考其行事自用用人兩有得焉是陽之役王邑王尋兵號百萬諸將震怖帝決策城守收兵外擊殲敵百里此自用之得也王郎兵起帝欲還長安祁彤止之遂以信都和戎之師盪平河北更始趣帝罷兵耿弇請毋應命於是苗

史論一編

卷一

漢光武

王四

居至心出於牧羊之中立爲楚王皆籍力也
 後信宋義而疎項籍籍心怨之陰令衡山臨江
 王擊殺江中高祖伐楚執以爲名是故殺更始
 之名非獨帝不忍居也卽其勢亦必不可居王
 郎本邯鄲卜者詐稱成帝子與州郡響動廣
 陽王亦以薊應設帝乘昆陽銅馬之捷輕師入
 關莽竊寬而誅更始大盜紛然假大義相責其
 何以對惟帝師次河北赤眉兵亂長安更始遇
 害盆子再立天下神器曠無所歸帝乃起而受
 之戮鯨鯢而表元德然後名號大正而人心畢
 服凡赤眉之亂縱兵三輔適爲王者驅馳關西
 都既平齊梁底定隴蜀二子可置度外又何難
 次第緩殄哉此雒陽根本之論宋陳亮深致意
 焉謂遠過於唐肅宗之急關中也若高光升降
 儒者交謫馬援先言之矣援稱帝才明勇畧
 於隗囂豈問何如高祖援曰高祖無可無不可
 今上好吏事勤遊節度又不喜飲酒章句如卿

史論一編

卷一

漢光武

三十五

言反覆勝之當日已論定後人何辭焉

史論一編

卷一

漢光武

三十五

漢明帝論

五倫之難其全也。庶人亦有不及者焉。況王者乎。然觀於明帝備矣。世祖之爲其父也。光烈皇后之爲其母也。東海王彊之爲其兄也。馬貴人之爲其后也。皆前此所未有也。帝有人倫之善而行其天至之樂。又何難焉。然而帝之所以得成其明者。蓋在是也。帝年十二而能辨陳留吏牘之誣。單臣之冠。勸勅臧宮撤圍。緩賊以速其散。北匈奴求和。批議毋許之。而携南單于心。天下之察其孰加之。及卽位之後。綜核羣下。獨當廣陵楚王淮陽之逆。不忍竟法。若明有不得而用者焉。議者皆謂帝天性之厚。抑知非至明者無以與乎。斯也。兄弟之情。本於父母。妻子之愛。後于兄弟。人倫之次序。其本末然也。自世之不明者。比於私而更其序。於是父母緩於妻子之恩。兄弟殺於臣僕之寵。其爲昏廢失道。可勝嘆哉。今帝薄皇子六人之封。裁食數縣。而獨隆中山東平之賜。馬廖兄弟終帝之世。未嘗改官。而

史論一編

卷一

漢明帝

王

郭況以廢后之戚。均禮陰氏。雖帝友愛性成。其於人倫先後之次。殆審輕重裁情義而爲之者。則至明之效也。若念東海而棄傳祝。疾懷東平而興言采菽。原陵之夢。舊物之感。百世而下。若或見之。悲夫。不明乎人倫。則室家爲之蔽。其人非盡天資刻薄者也。唯天性之厚者而明於人倫。然後其爲德也。以人倫之序而行之。而無不當。故不得乎明。必不成乎厚士。庶固然。豈獨天子乎。

史論一編

卷一

漢明帝

王

漢章帝論

論人主于光武明帝以後。殆難乎爲君矣。章帝繼之。化德讓史。稱長者。此與康王繼成。王曷異哉。然建初七年。太子慶無罪而廢。宋貴人飲藥自殺。既而梁竦獄死。竇憲驕溢不制。傷哉盛德。潛損帝又以長者自累也。間讀東漢后紀。光烈寬仁。明德謙肅。內德之懋。烈于往古。蓋縣南頓君夫人。舜善婉順。實開先武後官。淑女世象其德也。竇后初入長樂宮。進止有序。風容甚盛。

史論一編

卷一

漢章帝

三十九

馬太后異之。立爲帝后。明德婦儀。后所親見也。身席寵幸。無子而忌。宋貴人生子慶。后謀廢之。復以邪媚道誣殺其母。皇子肇。梁小貴人出也。后既養爲子。復心疾梁氏。兩貴人迫以憂死。自是宮房慄息。后愛日隆。彼竇殺人以厚其寵。而章帝不覺何哉。漢自高帝創業。首徵女后之禍。始于呂后。終于政君。後世子孫之明鑒也。竇氏不則陰馬聖德。身爲妬始。終是效之者。不可勝數矣。閭后仇殺李氏。諸廢太子保。桓思當而帝。

史論一編

卷一

漢章帝

三十

梓宮在前殿時。卽殺田聖。皆竇氏爲偏也。自古國家僭伏之數。衰必生于盛。亂必生于治。皆有形可見。獨發于閹房。積于思愛者。禍管隱而不。知漢宣之世。名實綜覈。事業修理。可謂治矣。而亂天下之本。反伏于元城上氏之人。太子官章。帝仁義過于宣。元黎民賴之。士皆禮樂。太平歌詠之風。于斯爲盛。而竇后嬖妬。始忽爲亂。階大臣不敢諷論。及帝一崩。后卽稱制。終東漢之祚。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至伏氏被髮徒跣。曹氏抵罪涕泣而漢亡矣。夫女主擅權。國政必委父兄。出納必憑內豎。此宦官外戚所藉以縱橫也。宦官用則外戚倚之。外戚用則宦官倚之。兩者不相爲用。則宦官外戚外戚亦圖宦官究之。其人俱斃。而禍貽天子。惜帝優厚有餘。而智不及此也。或謂武帝好聲色。盛女謁。衛李鈞弋之寵。不害威治。章帝賢主。所寵惟竇后。燕婉匹敵。非縱欲者比。何以致亂。然英雄之主。忍能割恩。長厚之君。愛而不斷。古來女主亂天下者。豈在

多人哉。一而專專而亂有餘矣。史言光武廢郭后。太子彊降封東海。市一傳而章帝效之。又謂明帝御已有度。防閑未篤。孝章以下色授光。嗚呼。子孫之失祖宗實與有咎。作法可不慎哉。

史論一編

卷一

漢章帝

三

漢和帝論

竇憲之惡成於章帝之時。當日第五倫鄭弘之徒切陳其失。至奪沁水園田。帝怒責爲趙高。復以皇后緩服深謝。不行正誅。和帝卽位四年。勒兵除憲。易若腐鼠。宋儒胡寅稱其初冲威斷實。過章帝亦篤論也。雖然竇憲未死。帝之難在於去竇氏。竇憲既死。帝之難在於安竇氏。追竇太后崩。和帝手詔益歎仁人不可及也。帝雖育於太后。是梁貴人子。儲位初定。梁氏私慶。太后惡之。梁竦陷獄。貴人憂死。永元九年。梁竦訟冤。三公請貶太后尊號。毋令非敬陵。帝獨詔以大義勿議尊上。此非行安節和克備聖德者不能也。凡人之情。畏於論時。而樂於營世。徐福先言霍氏之專。張酺獨伸竇璜之枉。世不數見也。適逢其會。微隙進說。則不難指切。先朝以爲名詆毀君父。以銜達欺。育有云。事不常時。固爭各阿。指容嬖。晏駕之後。萬乃追探。不及許。揚幽昧。空使謫議上及山陵下流。後世此古今建言之通。

史論一編

卷一

漢和帝

三

患忠臣孝子所爲痛心抑然也建光改元和意
蒙陶永建正號安思南徙其時爲之發憤陳義
者僅朱龍李邵周舉二三人以觀和帝之於草
德人倫治亂不較然乎是故永光改竄上諡恭
懷或疑帝厚梁氏爲非禮余甚非之惡其沒帝
美而失人情也固然王莽篡位先尊孔光凡所
欲爲風光上之賢意亦然內挾太后外崇鄧彪
和帝初立加彪太傅於是邦壽樂恢之死匈奴
軍師之功憲無不快然自行其志夫不存爵祿
史論一編 卷一 漢和帝 三十一
之大臣無以養元戚之戒焉此論治者所以深
責政本歟

殤帝北鄉侯冲帝質帝論

和帝崩而殤帝繼之安帝崩而北鄉侯繼之冲
帝崩而質帝繼之其序皆不當立不當立而立
是女后宦戚之私也和帝失皇子十數後生者
輒秘養民間少子隆生始有餘日逮立爲帝其
爲皇子歟其不爲皇子歟俱不得而知非所以
昭天下也且有長子勝在舍長立殤則何謂也
曰以痼疾故也安帝永寧元年立子保爲太子
少無失德間后江京樊豐譏之降封濟陰來歷
史論一編 卷一 殤帝 三十四
守關力爭免官削租未幾帝崩后貪立幼迎北
鄉侯懿卽位踰月而薨李程等十九人得因以
爲功誅閹顯兄弟遷太后離宮而濟陰復立后
之不仁又何利焉冲帝繼體順皇正矣踰年遂
崩清河渤海並徵至京師清河嚴重公卿歸心
梁冀利渤海年幼排衆議立之旣聞跋扈之言
遽進毒餅而帝崩矣論者曰北鄉之薨天惡閹
氏也殤崩二歲冲崩三歲孺子未可以爲天下
主也質帝雖梁氏所立然少而聰慧心知惡冀

食餅苦煩。猶召李固黃飲水得活。使水其年昭。

帝之業可圖也。傷於賊臣。不既痛乎。宋儒謂梁。

冀進餅弑帝。漸水不與逆狀明著。李固身爲上。

公。當請太后出御前殿。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

司隸。期門羽林士大會廷中。推舉尚食。可以立。

得罪人。致之廷。刷而度其勢不能也。太后左右。

皆冀腹心。胡廣趙戒中書之材。攝憚不前。固以。

一人叫呼。衆必不應。然而爲固計者。爭之倉卒。

爭之踰時。其爲事之得失難易尤懸殊也。倉卒。

史論一編 卷二 漢帝

王

之時。人心方痛。罪人踰跽。太后見服而臨。侍臣。

環尸而泣。雖有謀焉。猝不及備。逝之踰時。氣饒。

慨。張黨與盛合。謂先君之死爲幽昧。置侍醫之。

議。於不聞。卽再三上書。徒益逆臣凶。凶亦奚救。

乎。霍光議廢昌邑。羣臣驚愕。莫敢發言。田延年。

離席拔劍。責大將軍。須臾。史議定。推按冀逆度。不。

難於易。君隱忍。需時。遂縱戎首。責備賢者。能毋。

爲固咎乎。齊莊不死。桓桓。晏嬰三踊。陳恒弑簡。

公。孔子昧爽而朝。忘沐浴之義。而始。括戶之哭。

惜哉。固知春秋未深也。

史論一編

卷一

漢帝

王

漢安帝論

安帝之立論者謂鄧氏有二失焉平原王勝焉帝兄也疾非大病序久當立今違衆而立帝則太后之私也清河王慶章帝之長子長而無過舍其父而立其子是太后有利於幼主也然兩者皆未足以罪鄧氏清河王慶安帝之父以並和帝則帝兄也和帝崩而立其兄爲天子必將降鄧后於弟息之列而改昭穆之序於兄終弟及之義豈有當焉平原之立正也然清河故肅宗元子無罪見廢子獲紹統意者其天乎以是如周章之謀未可謂順也且鄧后天下之賢后也以之爲君天下之賢君也觀其臨朝十五年裁抑外家減省供奉詳刑寬貸善政畢具太后豈有私於鄧氏乎凡以爲漢也帝年二十二而始爲立后二十七而猶未反政蓋有所不得已也永寧以前建光以後治亂見矣帝既無賢母其能禦間后之妬裁保母之寵遠京問豐安達等不與共政乎又安能容楊震來歷之言太子

史論一編

卷一

漢安帝

三

史論一編

卷一

漢安帝

三

無動人臣無死乎雖當日鄧康之免杜根成瑨世之譏疑太后臨朝握固不于要觀帝之不德則其志慮勤矣史稱爲持權引誘所幸非已焦心卹忠自強惟國不亦信哉然災異數見水旱盜賊終太后之世未有寧處豈天有所不足於女主乎夫陰盛之戒雖賢如鄧后而猶有不免若其次者可不懷明辟之義思前政之良哉

漢順帝論

安帝終於南遊而綱目書帝崩於葉順帝甫成葬禮而綱目書盜發憲陵意謂二君不善之積咎證之形皆於終事見之然觀順帝之篇所書改葬楊震朝太后赦虞詡左雄郤貢珠起太學誅張遂擢周舉十九年之中粲然可紀豈與書美夷盜賊五十六災變七十者等哉跡帝之行夫蓋與其后同者也后者何乘氏侯梁商女也后被引御退處不專之義望均譯之德可謂賢

史論一編

卷一

漢順帝

二十九

矣冲質之際用人求言及乎桓帝固喬被誣太后猶從王調趙承諸人之訴詔之出獄當其死也楊匡上書遂許還葬善善之意或有存焉然而渤海蠡吾之立乃不能辨立長之順與弒君之逆以成冀憲帝爲濟陰王賴十九侯之力得正大位張防之徒李程納規後以爭功皆遺就國宋娥山陽之封終於收印綬還里舍其所以待勞舊者不已斷乎然而中官之襲爵梁冀之殺入仍固寵而不悟繇是信帝與后其爲人皆

處於賢不賢之間者也夫爲天下之君與天下之母而處於賢不賢之間君子卽以爲不賢而已矣何則人之爲賢者猶慮其有不賢若其可以賢可以不賢其流也必以不賢終焉所固然也梁商爲大臣守正能自李固王冀之誣薦周舉之賢死而猶悲無所輔益凡帝與后之若於道意商有力焉而不能化冀之縱暴則帝與后賢而冀之性惡也然曹節之交商實使冀父教子貳能無歸獄乎要而論之梁松以帝婿之貴死於明帝梁竦等賀貴人之子爲太子而死於竇后既也又以二后甚冀之驕而赤其族然則爲梁氏之利於女子爲后也哉又何利於帝之寵之也哉

史論一編

卷一

漢順帝

四十

漢桓帝論

梁冀既弑質帝。遷衆議而立。蓋吾侯志。是爲桓帝。時帝年十五。太后猶臨朝稱制。政令威福。悉出於冀。帝褒崇殊數。使禮儀比蕭何。增封比鄧禹。賞賜比霍光。冀尚嫌其薄。未幾。帝與單超等。齧血定盟。冀及妻孫壽並見族。天下咸快。帝斷出禁閤。指顧太平。乃梁孫方滅。宦者五人已侯。其後殺直臣。開黨綱。濁亂橫虐。反倍冀時。論者竊疑帝昏明不一。性在善惡之間。以余觀之。帝

史論一編

卷一

漢桓帝

四十一

直愚不可移者也。梁冀擅國。襄城凶淫。怨毒之積。罪不勝書。其最大者。無若徙清河王蒜。殺李固杜喬二者。俱非帝所怒也。帝所怒者。唯冀收考陳授。與欲殺鄧香妻宜。授則徐黃所親。宜則貴人猛母也。宦官女子。積不平於冀。帝亦遂除黃而行。崩除非爲社稷大計。罪在不赦。臨百官召萬民而正誅之也。夫刑罰國家大柄也。殺大臣誅貴戚。人主不再試之事也。苟爲國家而行誅者。所誅必小人。所進必君子。苟以私怒而行

史論一編

卷一

漢桓帝

四十二

誅者。誅一私人。復進一私人。以暴易暴。其亂無窮已也。延熹時。五侯同封。惟單超先死。不問罪過。他若左悺。徐璜。貝瑗。唐衡。貪殘不仁。皆冀類也。四侯競橫。宦官附麗者。日衆。毒遍海內。悉藉帝號爲虐。雖楊秉。韓範。發侯覽兄弟。與悺瑗。賊罪相繼。貶死。而正人之禍。餘此益酷。夫寺人與正爲讎。其大槩也。正人不擊之。則惡不可容。一擊之。則勢不並立。擊之不勝。猶以爲無能爲。而止絕其進用之端。擊之一勝。則忿忿圖報。不盡

正不克何有於桓帝哉然桓帝未立時廷議咸屬清河曹騰憾之始勸冀立帝梁太后欲以女弟妻帝徵至夏門亭會冀帝崩冀人立帝之得正位也以婦寺其敗德也亦以婦寺人君治亂固各有本夫

史論一編

卷一

漢桓帝

聖主

漢靈帝論

黨人之禍成於桓帝延熹之九年是時璫璣係獄超浮覺鉗陳蕃劉茂襄楷諸臣無不極陳其失而牢修一訟黨獄遂繁李膺杜密陳定范滂之徒相連二百餘人天下痛之然推事之始成璫捕張璠劉璣殺趙津崔超被侯覽之家黃浮誅徐宣之族君子所以處市人者嚴矣及帝崩而解滯亭侯立陳寶秉政府密勲瑜等咸列朝廷中常侍管霸蘇康之屬以次坐死天下之士史論一編 卷一 漢靈帝 四品 想望太平然鄭風之賦朱瑁盜發寶武記奏反得定盟共普等十七人曹節趙矯挾帝矯詔王甫持節將兵誅夷正士被寶氏以不道之名而宦官六人有列侯之賞三君俊顧及尉之流死徙廢禁不可勝數是皆故哉靈帝父母刀餘張讓等交通張角不以爲罪而呂強張鈞反以直言賈禍盧植王允皇甫嵩有平賊之功不免於收還印綬盤車下獄而十三侯之封皆屬中官漢之天下豈可復乎孝帝崩而太子即位何

進誅塞頤領屯兵袁隗苟倣何順鄭泰同布腹
心雖外兵之召議者憂之顧其時中常黃門盡
還里舍勢則可爲矣而張讓段珪之謀起於倉
卒戶下之伏遂以斬進與陳寶之事若有同焉
嗚呼君子之盡也不在於既衰之日而在於將
盛之時小人之得以盡君子也不在於其寵固
之時而反敵於其危亡之際然後知君子之自
爲策者非也寶武之屢次奏誅失於視事之太
易何進之召兵四方失於視事之太難而其敗

史論一編

卷十

漢獻帝

四十五

也皆繇於一時之猶豫而小人乘之於俄頃
使聽陳蕃勿考之言則朱瑀不得發奏行袁紹
立決之計則張讓不復入直而諸君子以始事
之騷擾事而惑是以當其濟也一司隸之力能
之而及其不濟雖以太后父兄之重定策少主
之功而皆無所用嗚呼予所以恨寶武何進之
不如陽球也

漢獻帝論

帝疾篤屬子協于蹇碩時帝二子辯年十四
協僅九歲舍長而立幼非正也辯本何后所生
碩欲先殺何進乃立協進收碩誅之領其屯兵
辯始正位爲少帝當日京師勁兵在進兄弟掌
握將吏英俊盡樂爲用勢便權利與寶武陳蕃
時異矣執張讓段珪等僇之于朝獄吏力耳奈
何外聽袁紹過計召兵四方內惑母舞陽君及
弟苗言濡忍不決無何身先殺于讓珪而董卓

史論一編

卷一

漢獻帝

四十六

亦至京師卓于誅宦官無纖毫功見少帝北邙
坂下遂心輕王室圖廢立于是少帝母子被弑
協立是爲獻帝帝九歲爲天子四十而遜位享
年五十有四以山陽公葬在位三十年間流離
板蕩豈忍言哉卓既立帝即以天子自爲誅僂
大臣劫遷車駕燒宗廟發帝陵神人痛憤王允
與黃琬士孫瑞密謀誅卓呂布奮戟罪人然勝
是時帝幸無恙可冀苟安而李傕郭汜復亂矣
董卓強忍無親雖擁強兵實一匹夫刺客剗刃

史論一編 卷一 漢獻帝 四七

支體立斷伍子闔之不成苟倂等謀而未遂而允卽用其策以殺卓此計之得也卓雖暴尸部曲未敢赦之唯命殺之唯命擇威望宿將如皇甫嵩者領其衆留陝亦唯命而允皆不用速宜平門之變此計之失也允計一失君難未已崔汜諸賊治兵相攻劫天子質公卿晏然無忌帝哀思舊都欲還雒陽賊羣幸以爲名紛爭道路播遷無主而曹操巨奸起而乘之嗚呼天子無能則恃大臣大臣無能則恃將帥當時關中諸州郡咸以討逆卓助漢室起頓兵日久離合不一各聚而自固天子又誰持乎何進誅宦官無藉外兵而召之使來董卓諸賊爲亂亟藉外兵而望之不至帝惟有流離問安命曹操而已操始聽荀彧言東詣雒陽帝猶以唱義爲辭既與董昭定畫劫駕還許託晉文河陽之名而行齊人遷陽之實術莫詭焉惡莫大焉大帝在雒陽帝猶天下之帝也帝既還許帝直操之帝也嬰兒離父母之宮入悍僕之室語言飲食惟所

挾持卽欲歸見宗族登丘墓不能自孫他何爲哉操數戰勝進爵自王立魏宗廟社稷儼若已有天下而帝反顛沛託國焉董承與劉備謀討于東遷之後全禕耿紀等舉義于弑后之時俱不得克而操益放恣是操之威福過于天王而帝之顛越又不如寓公也曹丕篡立帝幸無死終天年唐堯絕統而虞賓助祭豈其然乎

史論一編

卷一

漢獻帝

四八

漢昭烈帝論

昭烈起鄉里時卽與關羽張飛友善在公孫瓚座識趙雲重結納此帝得士之始也既徐庶舉孔明三往乃見遂與定霸業興漢室當日帝馳驅列牧以身託人始依陶謙得領徐州徐州失軍卽歸曹操操殺董承則亡之袁紹操破汝南則奔劉表迨表卒勢窮孔明始入吳游說破操于赤壁遂有荊州得荊州始圖益州圖益州始定漢中漢中定而帝王矣荊州取之于曹孫帝

史論一編

卷一

漢昭烈帝

中允

所欲也益州取之于劉璋非帝所欲也然戮亂非一道乘時非一術劉璋闇弱豈能久有巴蜀帝委不取終爲操得是又一劉表也屢統贊帝舉事謂事定之後封璋一國誠仁義並用之策湯武當此亦何疑焉曹不篡漢帝稱尊號費詩謂大敵未克不宜自立其據論最正然漢統已絕四海靡歸曹氏已假然有天下而炎劉子孫反遜循王位不敢正名于朝宗之義何居是故昭烈卽位武擔猶之光武鄒南非遜也帝旣痛

漢亡討亂賊必當結好東吳專力攻魏而呂蒙造孽吳蜀構兵旋亭一跌大業不成悲哉孔明初見昭烈時卽云孫權據有江東可以爲援不可以圖獨帝親伐吳不聞孔明諫止豈知帝必不聽而不言與抑言之而史失其傳也夫關羽兄弟之交荊州天下之險呂蒙豎子妄僥一勝使長城坐潰蛟龍受侮英雄之痛骨肉之悲有深傷帝心者楚子劍及于寢門越王填土闔宮與夫人別而誓師彼皆冤憤結心往忘其死豈

史論一編

卷一

漢昭烈帝

手

中國誼王反無奮決哉所獨惜者帝率軍東下孫權請和而不許則非策也權襲江陵殺上將其罪不可赦放則無以振國恥其輕罪而求和則可許不許無以慮萬全羽翼蓋天下忽之呂蒙昭烈謀略戰勝忽之陸遜二者皆失在知進不知退知盈不知虛也然帝雖未混一宇內其立心舉事有帝王之略三高祖不及也高祖謀臣惟張良陳平其所策畫不過黃石之素書道家之陰謀未若帝之得王佐也蕭何繫獄韓彭

趙醢功臣人人自危。未若帝之推誠任人。顧命不貳也。卽與父老約法三章。僅賢于項羽之屠咸陽。未若帝養養以人。爲本有太王去邠之仁也。高帝王而帝偏安者。楚漢之際。天下方苦秦建安之末。人心不思漢也。孔明在草廬。卽爲帝策鼎立。後再出師伐魏。又云成敗利鈍。非所逆睹。蓋始料勢之儘可以霸而未傷遇之終不能王也。要論爲君如帝者。于阜陶所言知人安民。良不媿矣。

史論十編

卷一

漢昭烈帝

王

漢後帝論

西蜀之亡。始於漢壽之屯。是以傳會既先。還守劍閣。入咸罪維。然陽安關口。陰平橋頭。維不啻表張翼。屢化分守乎。鍾鄧兵合。維刻營守險。魏軍食乏。將欲引還。及艾繇邪徑趨涪。黃崇勸諸葛瞻速行據險。無令賊入平地。瞻不能從。敗於綿竹。又安可謂維咎乎。至鍾鄧構譖。艾已就擒。維欲使會殺北來諸將。已因殺會。迎立漢帝。事將成矣。而丘建一言。遂召胡淵之兵。維身與會

史論二編

卷一

漢後帝

王

同豈豈非天哉。且羅憲守永安。能破吳人之攻。霍戈爲建寧太守。聞成都亡而不肯下。使當鄧艾入蜀時。後帝臨北地王言。乘將士拔刀斫石之怒。背城一戰。漢事猶可爲也。卒或於進周走論。迷上璽綬。信矣。進周似黃皓也。皓固主之。愚於前周。輕棄其主之國。於後此兩人者。豈復知有君臣社稷哉。然黃皓爲奸。成於陳祗之爲侍中。陳祗越次以用。繇於費禕之薦。亡漢之罪。禕其可辭乎。禕有託愛之仁。而疎於防人之訕。是

以在國則誤信陳祗之賢在身不能備郭循之
刺於是益知大臣貴審也邵正久在內職澹然
自守不能誅皓之惡蜀亡後乃棄家相隨徒教
帝無關於威儀應對亦何益乎夫劉琮全有荆
州操至新野刺越勸降而護周卽踵其見以亡
蜀呂蒙襲漢江陵失同仇之誼以甚操惡未及
受封而遽疾華鍾鄧建破蜀之功成司馬氏之
篡甫三月而皆被誅夷甚哉儒生無益於人國
而志在滅漢者天未始不深惡之也

史論一編

卷一

漢後帝

五

魏論

范曄論東漢宦者曰曹騰說帝策立懿吾侯操
其養子遂遷龜鼎可畏哉斯言宦者子孫竟有
天下乎然靈帝之世王芬許攸謀誅諸常侍圖
廢立操獨言伊霍之事驟行不祥及董卓稱亂
唱兵先進諸守相欲帝劉虞操責以大義抗師
西向跡其初行未嘗包禍心規神器也一旦得
志躬蹈悖逆甘爲袁術賄何哉或曰遷許之策
董昭王之囑稱王位陳群贊之伏后壁室之變
華歆都慮成之非獨操罪也袁術謬思當識儲
號壽春踰年蹙死操心鄙之終身不帝意殆欲
與表異奈何同類稱乎余曰不然術與操皆天
下之庸人特才分殊耳建安槍攘先帝者術後
逆者操術不足論獨操負命世之興乘可爲之
時使終聽苟或輔帝東維統一四方光漢舊服
雖周文王何加焉不此之圖而迫殺大臣慘戾
妃后車服警蹕儼然王者身死負慚託號安漢
又誰欺乎夫桓玄鬱鬱湖長朱溫依身王鐸

其遲頓窮迫之時固嘗念生之未能憂死之不
 及何暇志爲天子哉聲生勢長漸見高大則慨
 然非分不居黃屋無以快其所際故凡人臣勢
 位之極見可欲而動窮而不知反者畢其奸回
 皆天下之庸人不足爲賢者道也操變服避卓
 之日得望牧伯志願足矣奄有大州進不知止
 忍心賊君惑於富貴而忘大義此真庸人之尤
 降而與術同貶夫寧過乎然何進袁紹初誅宦
 官操謂治罪誅惡當委獄吏勿藉外兵子丕繼
 史論一編 卷一 魏論 五十五

位立制宦官毋過署令操雖宦者子孫善馭宦
 者固莫如操父子也

魏王不敵芳髦與論

漢獻帝建安十九年曹操弑皇后伏氏及皇子
 二人伏氏宗族兄弟死者百餘人後六年而不
 篡漢後四十一年而有高貴鄉公之禍又六年
 而魏亡當時南闕之變賈充成濟抽戈刺髦
 殞于車下與昔日操令鄧慮華歆勒兵入宮牽
 伏后出壁中時無異也魏代五傳丕敵差長世
 皆昧于人倫有夷虜之行操賊方死丕迷憐竊
 納帝二女臨喪設樂遠求珍物非子也始悅袁

史論一編

卷一

魏王不敵芳髦與論

五十五

熙妻甄氏聘以爲妃既寵郭貴嬪甫受禪卽殺
 甄氏非夫也平原王敞甄氏親子射鹿感父其
 辭慘怛彼蓋身遭父之偏聽哀母之幽死立而
 改德孰有先于闔房之辨者乃嬖毛貴嬪卽廢
 虞妃寵郭氏卽殺毛后胡爲乎文帝武宣后崩
 皆不送葬幼女淑卒則爲退謚立廟取甄后從
 孫合葬南陵是薄親過于墨翟愛女甚于荆蠻
 也郭后雖譖殺甄氏實養敞爲子追之暴崩此
 而不名爲弑是趙王如意可以殺呂氏漢和帝

可以仇。竇后也。有王芳。非。赦于。而子之。其漢孝惠后之少帝子芳。傳八歲。立以爲君。詔司馬懿。曹爽輔政。其靈帝之託。蹇碩。子無道。竊國之君。有及身而絕者。有及世而絕者。及身而絕者。不禍于篡弑。卽禍于養子及世而絕者。不禍于女后官戚。卽禍于權臣幼主。奴益備之矣。曹興才弱。非司馬懿匹。又甚之以駙客。自速敗也。司馬氏既殺爽。勢必廢芳。既廢芳。勢必弑髦。既弑髦。勢必廢與。而自立。語不云乎。其父行劫。其子殺

史論一編

卷一

魏主不廢芳髦矣

五

人。司馬懿行劫者也。師昭與爽殺。人者也。懿臨老疾。師患日痛。兩人瀕死。猶能奮發。纂。僂。昭當方新之氣。襲父兄之威。帝制自爲。就得而禁之哉。王凌令狐愚。唱兵淮南。爲懿所族。毋丘儉文欽討師而敗。諸葛誕討昭而死。後世追惜之者。謂曹爽聽桓範之策。以魏主誚許昌。發四方兵自輔。懿必坐困。壽春之役。文欽能解尹大目言。少忍數日。師必病死。誕與昭相持時。蔣莊焦焚勸誕併力攻一面。從其說。勝敗未可知也。三

者不行。司馬氏遂奪魏祚。要彼當日父子兄弟。握兵要求衆心。大勢已成。區區州郡甲兵之力。未能下也。高貴鄉公以丕長孫。後大宗于繼體之禮。爲正憤昭專威權。召王沈王經王業謀討之。沈業奔告昭。戰于關下。乃被弑。或咎髦輕躁。發兵不免。魯昭季氏之譏。然昭逆已暴。天下髦討之。亦弑不討。亦弑。趙高雖不斬于宗廟。子嬰之義足告。王矣。予以爲髦之援。劔升。董賢於齊王垂泣歸藩。陳留王出舍金墉也。

史論一編

卷十

魏主不廢芳髦矣

五

吳論 孫堅并策

余讀三國志至孫堅之拒董卓孫策之絕袁術
輒廢書歎曰嗟乎漢祚之際暴臣無君其矣孰
有激發好義如長沙父子者乎堅進兵陽人卓
請和親堅曰卓逆天無道不夷汝三族死不瞑
目策藉師袁術威震江東後惡其稱帝以書絕
之謂使君五世相承爲漢石輔一旦改圖率土
何望義哉斯言雖晉文定周漢高東伐又曷尚
諸曹操初舉孝廉當時所稱命世才也唱兵而
史論一編 卷一 吳論 李本

西卓之裨將卽能敗之榮陽遁還酸棗惟卓亦
曰關東軍無能爲孫堅小寇可忌不忌操而忌
堅以堅之智勇過操也張邈迎呂布拒操操欲
棄三城往依袁紹賴程昱止之兖州獲定及官
渡相拒稱盡欲還荀彧力持無退許攸進計燔
屯紹軍始潰凡操之成功莫不資謀于策策則
渡江復臨于僅十七不踰歲而破劉繇降王朗
至劉瑜走許昌華歆陳豫章皆決機自獨用人
不疑優劣之數何相殊乎世但見夷陽之戰基

竹之變父子身殞譏其輕果不逮孟德遠略然
南陽烏巢祁連黎陽北山潼關之間操幾死者
數矣張繡馬超一小寇尚足困操豈得以其磨
九錫爵親王卽號爲無敵哉且堅始從張溫討
黃巾董卓師失利堅勸溫斬卓以肅軍袁曹相
拒之時策欲乘虛襲許昌迎天子使兩者說行
卓操俱殄漢之天下固無事也黃祖許貢烏足
爲長沙父子累乎是故人君可以王而得其時
者爲武王失其時者爲昭烈人臣可以致君於
史論一編 卷一 吳論 李本

王而得其時者爲周公失其時者爲孔明人君
可以伯而得其時者爲齊桓失其時者爲孫堅
孫策人臣可以致君於伯而得其時者爲管仲
失其時者爲周瑜非盡人事天亦與有力焉

吳主孫權亮休咎論

漢後王建興七年孫權始稱帝益吳之黃龍元年也然自是衰德見矣發兵浮海求夷洲望流無功而還誅衛溫諸葛直等病斯武也隱憂屏虜寵爲廷尉監權謀作亂都督朱據俱連坐議召叛也虞翻直諫從於蒼梧呂壹深巧與校文書舉錯莫也魯王霸與太子和寵秩如一足備陸遜數諫不聽顧譚吾家正言宜死本救我至寵潘夫人欲立少子亮乃廢和殺譚陳正陳

史論一編

卷一

吳主孫權亮休咎

李

象朱據屈見楊竺全奔諸臣或誅或族遷晉獻或璽姬漢武信江充不若是昏矣矣子亮繼立孫峻用事諸葛恪與南陽王和齊王奮朱公主等以無罪被殺峻死而繼代輔政其惡尤矣始族滕胤殺呂據王惇未幾廢亮爲會稽王迎蜀昭王休立之亮導自殺休立七年而殂于童幼少萬或與濮陽興采布竹立烏程侯皓在位十七年淫虐不道晉師至石頭面縛出降吳遂以亡夫孫權屈身忍辱任才尚計史鑑其有勾踐

之奇英人之傑然徘徊江表未敢違帝其卽位改元在昭烈崩曹不死之後蓋深知天命不假易大位難妄干故久而惘然也尊號甫定而人紀不修後昆之亂皆權開之何向者慎守之觀他日危覆之暴哉論者謂漢後主炎興時魏遣鄧艾鍾會寇蜀漢告急於吳吳使丁奉丁封孫異往援遲留壽春河中坐視蜀亡猶之虞公假晉伐虢其愚已甚然是時孫休守國才非救亂與布伎巧昧於大計欲恤患分灾以衛社稷無

史論一編

卷一

吳主孫權亮休咎

六三

論智不及此卽及此勢不克舉也吳所失者在昭烈已取漢中關羽已下襄陽曹操欲遷許都避銳權不思魯肅同仇之言輔漢滅操而輕聽呂蒙掩襲江陵使漢吳之離不共反兵而曹氏父子雍容中原日見強大此儒者所以致恨孫權謂其亡漢之罪大於曹操又哀吳不助蜀適以自斃禍同噬臍也且蜀未亡之時魏吳皆亂孫琳廢亮司馬昭弑髦下之篡均也孫休爲琳所立曹真爲昭所立上之弱均也使蜀奮師聲

史論一編

卷一

吳主權亮傳略

李主

罪恭行天討。臣受縛。辱王祖。迎吳魏之地。可取而有。而不能者。時無孔明也。孔明卒。蜀不能取。吳魏興布。用吳不能助蜀滅魏。當日之勢。司馬獨強。豈特魏主拱手。吳蜀之命。咸見制矣。自古國家存亡。君為政者視其君之強弱。臣為政者視其臣之強弱。田和篡齊。齊國不知有君而止。知有田氏。三卿分晉。晉國不知有君而止。知有趙籍。韓虔魏斯。曹操於漢。司馬氏於魏。猶是也。司馬氏不先滅蜀。不敢篡魏。恐蜀之議其後也。

也。司馬氏既滅蜀。即篡魏。既篡魏。吳必不得獨存。秦始皇日夜攻三晉。楚燕五國各自救。齊東邊海上。獨不被兵。王建苟幸無事。不脩戰備。秦兵入臨邛。建遂出降。餓死共松柏之間。司馬氏以其術愚吳。而休與皓皆不覺。得亡於晉。太康之初。猶謂晚矣。孫權初立時。曹操盛師東伐。群臣勸迎。權拔刀斫案。遂破操於赤壁。其英雄自命。豈特羞牛後。恥帝秦哉。江陵之役。昭烈問罪。即懼而降。不孫皓效之。甘心臣晉。以歸命侯老。

史論一編

卷一

吳主權亮傳略

李主

祖宗無帝王之志。而子孫即為僕妾之行。于是以始終惡權也。

史論一編卷之二

裴東張 溥著

晉武帝論

魏之伐蜀也。吳人張悌曰。蜀破必矣。昔操功蓋中夏。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不厭承之。刑繁役重。司馬懿父子累有大功。除其煩考。而布其恩惠。淮南三叛。腹心不擾。曹髦之死。四方不動。本根固矣。奸計立矣。今蜀闇宦專朝。因危而伐。殆無不克。嗚呼。悌之言事。亦云審矣。蜀平而復益。

史論一編

卷二

晉武帝

一

州之半。和五年。孫皓降。而遣使分詣荆揚。除吳苛政。迹晉之始事。若有近乎仁者焉。然州郡之兵不復。徒戎之論不行。湛沔聲色。昧於立後。雖武帝自謂。鄒湛曰。吾平天下而不封禪。焚雉頭裘。行布衣。禮猶之小善之伐。君子無取乎爾。且司馬氏之所以得天下。其故未易一二言也。司馬之在魏。視諸葛之在蜀。其功孰與大小哉。亮之鞠躬盡瘁。毋論已。子瞻孫尚。當蜀將亡。卻琅邪之封。斬鄧艾之使。自陳戰死不已。壯哉。諸葛

史論一編

卷二

晉武帝

二

丘儉諸臣之殺師所爲也。至昭假黃鉞。殺諸葛而南關一戰。成濟之戈。遂及于高貴鄉公。昭死而炎繼廢主。兵而自立。乃爲武帝。卽所稱有魏貞士。若司馬孚者。猶然泰曹爽兄弟不宜宿衛。高貴不能事母。而晏然受安平王之封。凡爲司馬氏者。豈復有人心哉。諸葛世爲其忠。司馬世爲其逆。而廢興若此。豈天竟不可知乎。要之一傳而大亂作矣。晉之奸計是也。其本根葛嘗固哉。

晉惠帝論

齊王攸之賢文王嘗欲立之而山濤賈充何曾裴秀諸臣不之與及武帝時羣臣欲立之而帝以荀勗馬統之言而不之與要其既也文王從立長之文武帝守傳子之義夫武之立惠猶文之立武正也晉立武而興立惠而廢其廢與者天也攸固無與焉雖然武既逆天下之心以與其子矣知子之愚而不爲之所則何也父母之道莫大於教子教子之道莫先於擇婦賈公女

史論一編

卷二

晉惠帝

三

有不可者五帝已言之矣及爲太子妃擲戟之妬帝又將廢之矣皆惑於楊后之言遂長其亂夫開國之主尚不能察嬖后之蔽又何以責惠之制賈哉且和嶠言太子不了武帝聞之不悅荀勗稱其明識雅度張泓代其對草卽忻然信之則帝之喜於舉子而惡聞其過亦已甚矣疾薦之時帝召汝南王亮屬以太子楊后不受其命至賈氏殺三楊廢太后亮始輔政遂被刑戮使齊王尚在汝之禍不首踵之乎則攸先惠

帝之卽位而亡者幸也或者曰賈氏之不可爲后也其將立謝玖乎夫玖固武帝之才人也帝慮太子不近房帷使之侍宴而生子過父子之誨同於鳥獸之聚若使玖立亦一賈也或者又曰武不廢太子以太孫適之智也今不立惠帝而立適晉之天下其長無事乎而又非也適長不好學賈后復使黃開誘爲奢虐觀其置針杜錫之醜沈飲陳舞之酒設爲人君豈有所加於惠帝乎夫以皇子之幼有令名賈后能變易其

史論一編

卷二

晉惠帝

四

性使習市行而不顧則惠帝之不慧其所以反覆拯曲之者又何言哉迨賈死而羊繼之一帝之身而有二后而皆非其人帝於夫婦之間不亦傷乎

晉懷帝愍帝論

八王之亂自楚王瑋始也。瑋信公孫宏岐盛之言，自昵於賈后，以偽詔殺汝南王亮而賈后聽董猛之說，即以專殺之罪殺楚王。自是賈氏滅，姑蘇子不復可制矣。趙王倫勒兵誅賈齊王，同排闥迎帝，其名不謂不正，而倫倚任孫秀，陰謀篡位。惠帝之遷，太孫賊之死，天下傷之。齊王成都河間常山新野之師，所錄典也。趙王既誅，齊王拓用，河間王顯以李含之謀，殺長沙王，又討史論一編

卷二

晉懷帝愍帝

五

竊智力爭哉。懷帝既遷，平陽太子詮復被殺於漢愍帝爲秦王，而羣臣立之愍之於天子亦未嘗意之也。夫爭之者如此，其難得之者如此，其不意而懷帝復天姿清邵，論務考經，傳宣嘆爲武帝，復見宜天之有意於二帝乎？而皆行酒執蓋，見弑於劉聰，其謂之何？則懷帝且有言矣。其謂聰曰：若使九族親睦，陛下何自得之？是知當日之爲天子，非獨懷帝無意之，亦甚無樂乎爲之也。夫當諸王之戰，關其爭帝相之位，以爲尊貴而不可得，及於不可爲之時，始以妾之懷感而爲懷愍者，無可如何。爲人之所不欲爲，而身受其難，於是後世徒見天子之辱而深惜其名，之爲累，此作史者悲周王之殂，首衛公之忘肝也。且慕容廆以度兄吐谷渾西徙，而作阿干之戰，劉聰以斬準殺其太弟，又有二人不容之慟，波屠各鮮卑尚不忘兄弟，奈何司馬諸王不若哉。

史論一編

卷二

晉懷帝愍帝

六

晉元帝明帝論

愍懷不能死國元帝不能討賊後世責之者備矣故懷帝之爲會稽郡公其死也不如庾珣王偶愍帝之爲懷安侯其死也不如吉明辛賓元帝問長安不守不果勤王斬淳于伯以爲解而羣臣寬之卒以王敦之亂憂忿成疾其死也不如祖逖雖然元帝不獨不如祖逖抑不如涼州之張軌張肅與軌之子定也軌當懷帝時王彌寇洛陽則遣北宮純入衛問帝虜於漢則從馬

史論一編

卷二

晉元帝明帝

七

飭之議而宋配趣長安愍帝時張肅爲西海太守聞帝京危請爲先鋒以誅亂及寔嗣軌命王該入援韓瑛伐漢獻璽上表無不及汲以晉室爲務而帝皆不能也豈獨不如涼州抑不如慕容廆也豈獨不如慕容廆抑不如段匹磾也廆善子翰之言翼戴帝室元帝既立遣王濟浮海勸進匹磾雖有殺劉琨之罪而進討石勒賊次之敗竟以盡節不失疾陸春之義而帝皆不能也是故元帝出師露次君子以爲如唐高駢之

出屯東塘若曰其去太傳越之次項南陽王保之留上邪猶歷爾然而君子之責人也先論其功而後議其罪先與其功之可以居而寬其罪之不可以處使論元帝者苟忘其定楊江二州草創江東之業而止責其北征之不果則斬殺避號之舉皆爲可議猶之論王導者苟忘其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之志而止責其不能救亂周顗之死則觀模之從新亭之語其嘗亦有所不免何則元之爲君猶導之爲相徒美其存晉之功而怒爲之難君子皆以爲可原而已矣至明帝少有機斷以弱制強誅翦大逆僅在位三年而歿則天也牛之易馬徵於晉時之諱魏明青龍四年之石圖而論者斷恭王妃夏侯氏之說爲不誣君子可以不論也何則論古之道阿乎與人苟可存其忠厚者一以忠厚之道處之是故人倫嫌疑之事略其隱微而諱其大醜無取乎甚明之也

史論一編

卷二

晉元帝明帝

八

蘇峻之亂。諸將謂亮有四方失馬。峻討周撫。破沈亮。錢鳳。擊走石聰。有大功。而輕微入朝。其失者一。既知峻叛。而止溫嶠之入衛。三吳之起兵。其失者二。孔坦。陶侃。請斷阜陵。守當利諸口。亮不從。而韓晃。阮姑。執其失者三。峻走小丹陽。南道。伏兵可邀。失此不擊。師劬西陵。其失者四。抑又有甚焉。難始自亮。共國存亡。敗奔尋陽。是何爲乎。峻亂既平。朝廷論羣臣功罪。下敕以緩賊

史論一編

卷二

晉成帝

九

憂死。亮獨受豫州不少竹。廉恥道喪矣。然有王導在。未可遽罪亮也。王敦造逆。導不義止。贊殺周戴。峻入石頭。使導爲司徒。坦然安之。責以二罪。當極官刑。而重荷上爵。義則何居。予觀晉自永昌以來。王綱解紐。臣節墜滅。皆自導一人始也。周札。閻門延敵。錫以贈諡。下敦據兵不赴。移鎮廣州。路永匡衛賈寧。國之賊也。爲之請賞。郭默殺劉微。不問其罪。而江州命焉。凡導之汲汲於獎亂。皆以外結人情。內益己恥。尤而效之。亮

宗降封西陽王。帝年僅六歲。嘗泣而責之。庾懌欲害王。允之。帝震怒。爲懌飲醢死。庾氏之不振。帝所知也。獨導依違三朝。受帝崇禮。至詔稱皇。恐幸府下拜。而患難之際。不聞大節。此論王庾者。所以尤惡導哉。晉成康間。亮與郗鑒書。欲起兵廢導。其言曰。主上入在宮人之手。出惟武官小人。導不稽手歸政。欲忌其主。當時皆謂其不然。自今思之。亮雖不可問。導若言導罪。亦未過也。

史論一編

卷二

晉成帝

十

晉康帝穆帝論

褚裒之伐趙也。蔡謨憂之。殷浩北征。王羲之遣書止焉。既而師皆無功。論者莫不美浩大之爲。論尤二臣之躁內若以事理斷之。亦未盡然也。咸康以來。天下望晉有爲。而夷使亮未請伐趙。君子予之。使翼遠詔北行。綱目深譏其短。春秋大復讐。義不於晉少貶也。蜀漢延熙景耀之間。國人不女。姜維謀伐魏。費禪廖化張翼譙周皆言不可。然段谷之敗。義猶乾時。蓋大分所有。勢

史論一編

卷二

晉康帝

十一

不得以民怨妨國取也。況晉之時勢什伯此乎。成帝之季。劉翔入見。語晉公卿曰。石虎李壽志相吞噬。王師縱未能澄清北方。且當從事巴蜀。當時無有應者。及桓溫伐之。李勢受縛。成都克。平代陂之戰。王愈雖敗。然是時河北遺民二十餘萬。已渡河來歸矣。會襄引還。死者畧盡。歸此觀之。晉師之大到。若言去大耳。謂中原竟不可復也。桓溫滅蜀。威聲甚震。姚襄英畧。率衆內歸。天下可用。孰有如此。而人皆廢浩不有義之孔。

嚴之言屈身交歡。內外協和。士卒豫附。而輕用離異。遂使征西蜩螗於武昌。平北跳梁於山桑。亂從內激。將誰尤乎。殷浩既廢。桓溫益肆。二謝荀郗才非將帥。是以永和升平。出師屢廢。卽桓溫藍田伊水之捷。安定三輔。修謁諸陵。而回翔灕水。王猛已窺其有不臣之志。凡溫之戰勝。適爲晉厲又何恃焉。語曰。必譯所堪。必謹所甚。言任人也。康穆之際。用人不詳。而遽罪始事。重義開土。亦何異懲喧徹羹。任彼板蕩乎。雖然。以人而疑事。以偶不效而終安於可爲而不爲。古今往往然矣。不獨晉也。

史論一編

卷二

晉康帝

十二

晉哀帝簡文帝論

成帝不豫，二子俱在襁褓，使永請立母弟，何充不可。帝卒，從永言，授位瑯琊。康帝既崩，次當成帝長子，何充建議，復立康帝子，成帝子兩當立，而不立，似無復望。君位矣，及康帝崩，無嗣，瑯琊王丕繼之。哀帝立三年而崩，又繼焉。成帝異位於其弟，其後二子皆爲天子，不可謂非天也。帝奕在位，謹厚無失德。桓溫以枋頭之敗，欲行廢立，冀雪忿恥，適構誣床第廢帝。東海會稽

史論一編

卷二 晉哀帝

十三

王不能討逆，反正位焉。究也，孝武卽位十四年，海西始薨，簡文帝不及二年而崩。安在爲天子者，獨利哉？或曰：帝奕之廢，簡文流涕焚香，逆行慮及不測，桓溫請誅武陵，嚴詔拒之。帝豈樂爲天子者乎？抑知討賊之舉，義不終朝，觀皇太息，路皆曰：忠是故簡文咏嘆，聞之，詩謝安見桓溫，而拜雖憂，惡戲，各有深情，其忍忘君父一也。簡文方崩，孝武未立，羣臣欲舉令大司馬王彪之，正色斷言，阻溫居攝，同朝咸高其義。然溫廢

帝奕之時，太后悲哀，百官震惕，賊臣亦色動，不知所爲。彪之獨出，霍光傳須臾，詔驛帝，驛車歸第，僕射不順，與郗超等，兩豈猶有人臣之度乎？且操被張魯，始弑伏后，終敗英人，乃殺曹爽，二臣之叛，皆乘戰勝之威，會其不逞，朝廷愕視，莫敢誰何。溫則決舟棄車，擲獨裴色，袁真表其罪，孫盛書其辱，計無復之謀，一快於君父，斥而誅焉。易若折枝，而舉國晏然，恬不知討，子臧以痛太和之際，晉尤無人哉。

史論一編

卷二 晉哀帝

十四

晉孝武帝論

江左以來時事之可爲未有如孝武之世也立
未一年桓溫遂歿謝安爲政庇之坦之匡輔於
內桓冲謝玄勤勞於外若襄陽之伐管城筑陽
之拔當秦未大舉時國威已立矣及肥水一戰
符融既斬譙城魏興上庸新城榮陽弘農以大
進拔河南青州舉足而宅壘襲張五虎韋謙符
宏之屬咸率奔命是時使太保無出鎮廣陵都
督無退屯淮陰則晉復有中原蓋可俟也不意
史論一編

卷二

晉孝武帝

十五

亂也君與國之大臣并其力以止之亦復不可
制也已試觀會稽用事之始謝安有破秦功不
能窒其讒間之隙其後孝武惡之用王恭仲堪
恂雅諸臣內外防之無以遏其亂而反鋼其黨
且許管聞人夷疏道子等過惡帝雖是之而不
能行徐邈以私貸骨肉爲言卽忻然聽納而委
任復專小人一用而難退不已甚哉若孝武勤
長星之酒猶秦生戲太白之渴而張貴人之變
反甚於賈南風之禍然後知司馬昌明其前之
史論一編

卷二

晉孝武帝

十六

不爲秦尚書僕射者亦幸也

晉安帝論

晉自多亂以來。賊臣反覆。至桓玄之變。極矣。王國寶王緒請附道子王恭。歟。與殷仲堪桓玄起兵。圖之。道子殺國寶。緒以謝過。恭還京口。將討晉陽之甲。不當復興。道元顯為將軍。王愉統四郡司馬諸王。既露謀人之心。庾楷復懷割地之恨。於是庾鴻入說三叛。同發元顯誘劉牢之殺恭。內屬禍首。殲矣。殷仲堪楊佺期陰結圖玄。其勢可伺。反為玄敗。而桓氏益張。至下範之力。

史論一編

卷二

晉安帝

十七

贊逆謀。劉牢之二心。王室南衡之潰。晉幾不國。卒也。牢之自經。玄遂稱帝。凡衆人之離合。變化盡為桓氏。驅除爾。劉裕少從牢之。親見傾覆。奮師討賊。斬玄。救回桓文之業。成於同心。勳均爵等。義無辭。肯然南燕市定。內難旋作。劉裕與諸葛大民同裕建義。悉破屠戮。破秦之役。王鎮惡功最高。沈田子矯殺之王。修殺田子。劉義真復殺修。黨類相誅。與玄一轍。嗚呼。亂賊之不一久矣。牢居無道。義論說一日事。受相推重。急。

而反戈將恐其然。然而下相殺者。累必及君。春秋記晉厲公之亂。是已。厲公有嬖臣胥童。夾陽五長魚鱗者。甚惡三郤。遂而殺之。樂書中行假殺胥童。因使程滑弑厲公。夫下相賊殺者。孫無君也。無君之朝。上不能有其下。下必不利其上。是故劉裕賊下。罪而安帝受弑東堂矣。

史論一編

卷二

晉安帝

十八

晉安帝恭論

安帝少而不慧與居之度晉母弟瑯琊王德文爲之節適故劉裕西伐德文暫出義熙十四年復還建康綱目卽喜而書之裕使王韶之弑帝德文在側不得其間及其有疾居外始以散衣縵帝東堂甚矣帝所不可一日無德文也然安帝既弑德文繼立踰年卽廢零陵劉遵衛守兵入踰垣進藥卒遇掩被之難何哉且傅亮具禪位之詔帝欣然書之及官于秣陵與褚妃共處

史論一編

卷二

晉安帝恭論

十九

一室寢食牀前意未嘗不亟自全也而終不免視安帝之不慧何異焉是以廢主之弑論者首罪劉裕創造以爲其惡其莽於定安魏於山陽晉於陳留然安恭之世凡爲晉臣不聞有能爲其臣者未可專罪裕也王恭之叛殷仲堪與桓玄楊佺期共之劉牢之誅王恭三臣上表進兵不得已而命以江蘇荆三州則無以止天下之亂賊桓玄遷安帝於尋陽王謐親解璽綬殷仲文謂王聖德玄誅而二臣復爲公滿則天下之

無君而求富貴者爭效之矣上無以遏亂賊之臣而下無以絕求富貴之士如是而欲國家有人不可得也且孫恩赴海從死百數呂涼將亡羅仇男成死不忍負西秦裴滅南涼樊尼陰利鹿獨隨其主僭擅不去其他若譙縱之女李歆之母呂纂之后姚泓十一歲之兒風烈不可勝記當時盜賊蠻戎婦人孺子無不明於大義急難相屬而晉室告亡惟聞有自能之張倬流涕之徐廣豈減如史言高秋湖侯施連掃落無復

史論一編

卷二

晉安帝恭論

二十

存其中國者歟

宋武帝文帝論

劉下邳始逐孫恩。勇武見矣。賊玄之後。乘輿反。正南燕之慕容超。廣川之盧循。成都之譙縱。關洛之姚泓。次就底定。高世之勳。雖言之君臣。皆以爲無二矣。然倉卒東還。以關中委之孺子。遂爲夏王勃勃所陷。抑何計哉。宜都王承。嘗陽廬陵既廢之後。悲哀就位。密詔檀道濟入朝。立誅三叛。英仁之資。又就過焉。然輕舉伐魏。六州被殘。裁子失謀。身歿合殿。何其愆也。夫下邳之

史論十編

卷二

劉宋論

王

蓋武宜都之謚。文其稱近。賢而跡其終事。皆與之戾。則入者之要行。三十一之晏然。亦徒名而已。或曰。宋之天下。定矣。文帝不量其力。橫挑強胡。使師徒殲於河南。戎馬飲于江津。其言若深。有皇於文者。抑知養寇振患。罪不自文始也。晉宋之際。中原未寧。父文帝北伐。河洛之民。出相賊。來歸者。日以千數。與當日之秦父老。南門流涕。勸留武帝者。其情無以異也。因其情而用之。唱義更始。沛若順流。橋破滑臺。虎牢洛陽安。

史論十編

卷二

劉宋論

王

在非。我有乎。惟帝任好殺之王玄。謀一敗不振。而封狼居胥之言。遂爲當世所笑。若武帝則異是矣。三大國既滅。威震天下。經畧西北。在其掌中。而亟於內禪。遽開汴渠。以歸鎮惡。田子之偷。互相賊殺。而赫連氏乘釁而有之。是故中原之不復在。文當罪其任使非人。而在武當誅其立心不順。彼褚超不云乎。惡其見淵之附。蕭道成以篡宋也。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被獨至此。使作中書郎而死。不當爲一名士耶。假令下

邵當時勿發。長安戡定。西北東身歸朝上。功於主而身荷王爵。以終則造夏之功。真與周召比烈矣。及乎後世。必有明德之報焉。而一念之私。遽成南北。不可復一之勢。是以亡國之形。卽見于典事之始。則二子之不得其死。六王之不以壽終。孰孰非帝爲之乎。予聞讀橫尸閭門之語。未嘗不歎下邳爲忠。誦司徒周公之誓。未嘗不歎宜都爲友。而傾回若斯。嗟乎。爲武帝者。亦何慕乎三年之帝位。而蒙萬世之首惡哉。

宋武皇論

武皇在位十年。宗室稱兵者凡三。孝建之初。南郡發難。曰賊質教之也。大明以後。竟陵海陵連歲搆叛。曰賊明質度深之激之也。自今觀之。無故而殺典籤集兵衆者。獨海陵王休茂爾。若義宣反。戈忿。縣諸女。廣陵投表。責帝宮帷。武皇雖博學。問能文章。不能自閉其罪也。大君正位。先辭家人身。爲鳥獸行。而欲望其父兄。不怨宗族。無瑕不可得也。是以劉誕伏誅。左右稱賀。蔡典

史論一編

卷二

宋武皇

三

宗曰。今日常涕泣行誅。豈得皆稱萬歲。尹玄慶擒斬休茂。武帝欲峻黜宗黨。沈懷文請崇唐衛之。寄所以責帝反躬者。至矣。惜哉。其不察也。豈惟不察。莠言好焉。正言讐焉。顏師伯榜捕石萬立。躋侍中。劉德願哭殷淑儀盡哀。命爲制史。懷文與顏竣周朗切諫。卒賜之死。嗚呼。不殺比干。紂惡不熟。國家之亡。趣聞直言。武皇行事若此。獲列王燭幸矣。且帝毀高祖陰室。子業即欲發淑儀墓。掘竟陵。帝殺南平王。鑒武昌王。渾子業

卽殺義恭子鸞。江妃三子。帝淫義宣諸女子。紫卽山陰同羣。新蔡入宮。帝好屠戮大臣。子業五月卽位。卽八月殺柳元景。十月殺孔靈符。十一月殺何邁。沈慶之作述一軌。追類厥考。帝之胎諱。又何如哉。或曰。世祖欲立新安。蒙顓言之。子業東宮。非帝心也。雖然。其性同矣。卽欲不立。又烏得而不立。

史論一編

卷二

宋武皇

三四

生

宋明帝論

子業在位之十一月。綱目書兩諸父殿內。子勛舉兵尋陽。是時明帝飲食木槽。將就屠戮。賴少府解免。須臾緩死。敢望天子乎。及子業被弑。蒙次承極。而四方之師。已畢應。尋陽蕭惠開曰。湘東太祖之昭。晉安世祖之穆。其於當壁。並無不可。明帝憂殷。踐同逆。祭典宗曰。逆之與順。臣無以辨。繇此言之。子勛稱帝。但昧於守靜。不達大義。未可責以臣節也。然桑尼建牙。雍郢荊州會。

史論一編

卷二

宋明帝

三十五

稽二徐司豫青冀湘廣梁益。貢計畢集。明帝所保。僅丹陽淮南數郡。臺軍一發。往輒戰勝。不二年。間遂克江州。豈湘中天子。果天授。非人力歟。成敗之指。亦曰長臨。勿靜制動。合應離用。得其人。用不得其人。而已。湘東叔父。年長屬尊。雖宗正不推其賢。中外不問其德。以視子勛。尚未成。童則有間矣。吳亂既除。江州不問黃閣。而思端門。稱子業為皇。靈祐湘東。以矯害非大體之所。安也。東兵大至。宮省危懼。蔡興宗請鎮之以靜。

至信待人。時帝從之。四方雲合。而人情更安。義

興之役。泉尚之矣。遣英音。破逆。經諸城。既敗。沈攸之。推江方。與為主。卒覆南軍。劉胡拒張

興。世徑趣錢溪。劉胡忽不為備。休仁。遂入尋陽。

離合動靜。勝算在此。不在彼明矣。湘東任蔡沈。

劉勰。而與江州任貪闇之鄧琬。惟抗之。袁顗。責

困之。張悅。而敗用人之指。又烏可忽歟。南方既

平。淮北未靖。興宗請單使慰諭。毋令疑懼。明帝

不從而薛安都常珍奇畢衆敬俱叛入魏。連歲

史論一編

卷二

宋明帝

三十六

為患。先儒胡氏責之曰。心操而不放。端端百里

而王室載寧。縱而不收。強兵鼓行而喪師失地。

嗚呼。末世之主。不可責之以正心。而但告之以

用人。以明帝之任。與宗信之偶。一不堅得之於

前而失之於後。殷鑒不遠。寧獨子勛哉。

宋主昱

明帝既克江州殺安陸臨海邵陵松滋等十三人。世祖二十八子盡矣。其存者惟建安王休仁。晉平王休祐。巴陵王休若。桂林王休範。皆帝諸弟。同患難。相戮力。卒賜之死。僅休範以凡劣幾全。且建安當子業之暴。譏笑出帝於厄。征討子勛。宜勞最著。王敬先勸巴陵擁荊州自強。大。巴陵自帝誅之。兩人勤順無死法。誅無遺種。夫固欲世世長子孫無害也。子昱踐阼三年。楊玉夫

史論一編

卷二 宋主昱

主

弑之天下不憐。察其始終帝。悖甚矣。呂政大期而生。莊襄隱焉。少帝非張后所生。則猶惠帝子也。昱種李氏中外見聞。在位游敖。自稱李將軍。心豈父湘東乎。明帝忍賊同氣。君立非族。君子謂泰豫元年之夏四月。當直書宋祚絕矣。非過也。雖然。宋初之惡貫天達地。武陵來義四方雷動。始得懸首大航。汗諸居室。獨寄寂之於子業。楊玉夫於昱執而殺之。直須臾耳。何其易也。昔者陳佗不遵詩人刺之。所謂墓門是也。詩曰。夫

也不良。國人知之。淫於蔡。蔡人殺之。經曰。蔡人殺陳佗。傳曰。匹夫行。故匹夫稱之子業。射鬼於竹林堂。昱乘露車。賭跳飲酒。則猶之匹夫而已矣。其君陳佗也。其下則皆蔡人也。宋人於昱素無君臣之義。則猶蔡之視陳而已矣。嗟乎。君立之爲元子。下殺之如匹夫。然則明帝之獲保首領亦幸也。

史論一編

卷二

宋主昱

主

宋順帝論

明皇之世桂陽獨全謂其人材甚下物情不向也主昱初立即謀不軌發兵尋陽各誅運長賴袁粲扶曳入殿蕭道成出也觀者大難始定逮昱既受弑道成迎立安成即桂陽子也裴子野有言叔仲有國不失配天其是謂乎然昇明初紀大位已移王敬則勒兵入宮降號汝陰未幾而衛士喋血少長皆死即宋於零陵未有若是其者豈順帝無子嬰之義抑爲之左右者失計

史論一編

卷二

宋順帝

王元

也禪位之日謝朓朝服步出王琨攀車慟哭裴顗數齊主之罪褚炤詰司空之失君臣大誼僅存人間然時事非矣事之可爲在沈攸之舉兵之日袁粲劉秉成謀之時惜三人皆不足與圖大也漢初平勃欲誅諸呂先將相結歡士卒豫附灌嬰留屯榮陽齊王待約西界然後說呂祿解兵授太尉其事始成今攸之兵起王蘊合謀袁粲不先與深結使之長驅石頭今黃回卜天與等策兵內應而欲猝發朝堂冀得一勝此計

之大左者也初淵國賊不可與謀劉秉惟援難任以事粲既輕洩其言遂成得預爲備乘復失期先發爲王敬則蘇烈戴僧靜所迫雖踰城其可免乎索綯密殺攸之尚存使聽賊寅之策大衆東下乘國人之哀問忠臣之死道成倉猝斗城勢必待斃而輕念郢城曠日挫銳乃至攘兵叛降敬兄入據三臣既亡中外宿衛皆淵儉也蕭公復何畏哉臨川王綽說諸智舉事智告道成立賜之死李島奴勸范柏年勿受梁州之代

史論一編

卷二

宋順帝

王元

計未決而柏年見戮劉和宋之宮室也魏奉以伐齊而壽陽胸山前東之戰極梁祖玄元度周盤龍反邀破魏師大勢一失遂不可復夫誅亂賊者固在識時會哉

齊高祖論

齊高之篡宋梁武之篡齊論者謂其勢由相激非心乎篡也齊高祖久在軍中功名震主宋明帝微之入朝欲賜之死帝崩而不果蒼梧王元徽初桂陽王休範反齊高討斬之戰功最多蒼梧忌其威名嘗磨鋌欲相加陳太妃勸之乃止齊高懼不自全始令王敬則結楊玉夫楊萬年等弑蒼梧於仁壽殿齊東昏侯無道崔慧景奉江夏王寶玄舉兵向建康蕭懿自采石濟江入

史論一編

卷二

齊高祖

三十一

援慧景走死未幾聽諧殺懿梁武痛兄之死舉事襄陽而齊人弑東昏出降蓋勢不兩立者身不並存齊高不弑蒼梧蒼梧必殺齊高梁武不叛東昏東昏必殺梁武兩人之篡直欲免死非求帝也然宋順齊和其君何罪必廢且弑之何也夫君臣之義委贄而定君有道則奉之君無道則廢之其廢之者非爲於己有利不利也痛絕祖宗配天之業應萬世不還之廟無可如何而計始出此也成湯放桀非惡負桀之累囚武

王伐紂非怨美里之辱父直以上帝鑒臨四海告虐桀放則神禹復祀紂誅而玄鳥不喪一家之德非所圖也蒼梧東昏罪在社稷不問齊高發玉門之泣梁武懷祭器之憂徒喜聞君過冀爲身幸天下未亂之前兩人之禍心已積邀隙投變惟曰利己而已且安成王準文帝第三子非若蒼梧之出於李道兒也南康王寶融爲蕭穎胄所奉起義江陵梁武藉其勢取建康興師之日君位已定又非若安成之立於齊高也大

史論一編

卷二

齊高祖

三十二

分昭然而弑逆橫起名之爲賊其何辭焉宋武討桓玄滅盧循殺譙縱縛姚泓非造首室功過桓文而零陵之弑逆節不恕况齊梁之主哉宋武弑晉恭帝於秣陵其罪創齊高弑汝陰梁武弑巴陵其罪因弑逆之事創不可爲也因亦不可爲也甚而齊盡殺宋宗室梁亦殺齊湘東王等世以爲誅鋤之報然罪造於一人不中其身而必使子孫償之豈人心天道之乎哉是故報施君子所不忍言也

齊武帝論

武帝卽位不一年。坦崇祖荀伯玉以私憾見誅。張敬兒謝超宗以流言賜死。世疑其陰猜好殺。然自茲以往。敗德鮮矣。四戶用事。王晏觀貴。史書所譏。要之永明之政。外表無塵。內朝多豫。其美不能盡沒也。至於詔沈約撰宋書。傳袁粲之忠。諱武明之惡。賢哉世祖。其猶古者仁人之度乎。然文惠既沒。太孫踵立。狂縱不節。爲驚所弑。錄是長若隨王。賢如鄒桂。江夏才行。巴陵英果。史論一編 卷二 齊武帝 主

誅。是貴惡也。枯法者。無親貴惡者。長禍。西昌之逆。又謂之若文惠太子。心忌子響。害兩蕭順之。殺之。年不承而昭業披猖。昭業去。世祖有疾。卿耶。召入繼僕何。后而二蕭得意。榮生西弄。此則孽錄已作。帝不任其咎矣。

史論一編

卷二

齊武帝

主

齊明帝論

宣城之殺晉安王子懋也。董僧慧視郎君之善。一慟而卒。陸超之爲門生。所殺頭墜而身不傷。殺南康王子琳也。江泌哭之淚盡繼之以血。其他若何。呂寓於臨海。孔琇之於晉熙。周伯玉於南平。保全大義。蹈死不顧者。斐然可述。竊謂諸王賢。莫侍從風節。西晉以來未有也。然鬱林海陵。天下共主。宣城親試之。羣臣之賢者。惟謝淪高卧。虞儵大息。江敫吐葉車中。孫謙輒發甲士。

史論一編

卷二

齊明帝

三

少示異同。竟不問一人執節誓死。爲二主討賊。春心甚悲之。及親魏師。數出問罪。廢立益數。慮失求野中國之不如夷狄久矣。魏主遷都草創。驟議南征。任城王澄與盧淵李冲皆言不可。然以問罪爲名。固當日之義師也。兵臨壽陽。責以廢立。推慶遠霍光之對。設辭窮矣。蕭衍兵上賢首。王伯瑜出攻魏柵。開始解陸。然臨江數罪。萬世聽觀。豈獨淮東之民乎。房伯玉固守南陽。擊敗薛真度。魏主責其背武帝而事仇讐。後卒面

縛出降。宣城之罪十過伯玉。若使茅旌驚刀出。迎魏師。亦天下之所快也。新野之役。劉思忌死。事而不著其節。汚北之敗。沈秀方等十五將俱降。而不書其叛。王敬則以高武舊臣。謀逆會稽。而綱目於告變之謝朓。定亂之胡松丘。仲孚。咸無獎辭。幸其敗而忌其成。凡以明公惡於後世也。說者謂宣城性儉。高帝養之恩過諸子。卽位以後。乘輿服食。務從節損。其殆蓋初六之意。承考乎。嗟乎。滅主之族。而碎玉導身。弑二王而壞

史論一編

卷二

齊明帝

三

食也不亦謬乎

齊東昏侯和帝論

東昏侯即位不哭靈不却天無道已極江祐等見其失德浸章議廢之既而議所立不決劉暉發祐謀東昏侯殺江祐江祀易日臣不密則失身非與然此皆祐等罪其君無與也伊尹放太甲於桐三年而悔過霍光廢昏立明謀於大臣楊敞杜延年等始敢解昌邑王璽綬迎宣帝入朝當日小心秉慮日夜懼隕越不遑惟曰宗廟不可一日絕祀社稷不可一日無君他非所計

史論一編

卷二

齊東昏侯和帝

三十一

也夫謀國之臣不顧家其究也國安而家亦全忠君之臣不顧身其究也君正而身亦榮全與榮豈所先期哉盡臣之事而天心應焉上與下交賴之亦適然而已足故爲爵祿而建節爲名聲而強諫雖誼關人國言切利害君子以爲猶有私焉舍而不予也况廢立大事天地式靈以已愛憎爲之更置欲保無患豈可得乎江祐始議立寶玄劉暉不應始安王遙光欲自取祀復勸祐立之祐與暉相持回惑遙光怒欲斬暉遂

至是暉死先死夫天子威福已出苟議於群臣朝進一人而暮復奪以與一人下必疑且然步有人臣廢立事非非常而各便所私聞然聚訟如是而不湛族滅躬未之間也祀祐既死遙光勢必懼而起兵蕭坦之既斬遙光東昏益殺戮無忌於是坦之與劉暉徐孝嗣沈文季等相繼死矣夫劉暉元舅孝嗣文季輔命舊臣坦之又新有功戮之易若屠豕其故何也茹法珍徐世檣等害之也無道之朝大臣不敵貴戚

史論一編

卷二

齊東昏侯和帝

三十一

貴戚不敵嬖倖六貴雖尊豈若左右刀勅得當人主恣生殺哉陳顯達內懷危懼舉兵江州崔慧景憂憤昏狂師逼建康二臣叛逃罪在不赦然令不死亦東昏之敵國外患也既慧景討顯達蕭懿討慧景皆勝乃夷然自大謂天下莫子敵也併懿殺之而蕭衍蕭穎之兵始起夫懿討賊立功忠貞不二而不免於死猶胡亥之殺李斯也懿飲藥於省中衍擁兵於雍土猶楚平王殺伍奢伍尚子胥出走也大兵一臨內變必

作衍已先料之亡何王珍國與張稷果弑帝舍德殿送首石頭而國非齊有矣東昏未死和帝已卽位於江陵假穎胄衍黃鉞衍亦僅奉以爲名非實帝之也穎胄既卒和帝益孤已陵之廢鄭伯禽之生金舉朝以爲固然而已矣然東昏性本不仁明帝臨殂復戒以作事不可在人後迺決意誅戮不疑嗚呼不肖之子奉亂命不奉治命父憂在太極殿則惡之教以殺人則信之宜其鑒在隆昌而禍終永元也

史論一編

卷二

齊宋齊梁和帝

三九

梁武帝論

五代創業之君皆卽至尊之日淺欲壽考如梁武帝未有也武帝孝慈恭儉博學勤政爲史所稱獨侯景陳其十失比之王莽趙倫石虎姚興帝無以荅後世亦謂景雖叛逆其責帝未嘗不當也武帝少好籌略具文武才東昏卽位六貴同朝帝度其必亂沈竹木於桓溪以待事及蕭懿被誅始謀起兵立說蕭穎胄移檄建康秉銳獨進武勸其上迎寶融外請魏援帝皆不聽自以爲擁數州之兵廓清天步在其指握旣而引軍東下齊人出降遂至南超萬里西拓五千宋齊以來得地獨盛乃侯景亂人反覆來附謬信妖夢違衆納之自此以往失策日見身死臺城豈帝少壯決策幾先萬夫倦勤不斷智盡待斃歟抑忠逆異途昏明改轍長於作賊者短於禦寇巧於弑君者拙於處身也論者謂帝大過有三一曰慈柔廢國家之法二曰異教薄宗廟之禮三曰志取一城而輕天下之命宋簡惠之謂江

南之國事佛而亡者。前有姚秦。後有蕭梁。浮屠氏禍國家。烈矣。以余觀之。帝慕弒巴陵捨身。同秦招納侯景。其病皆在於貪。終身一轍也。帝在位四十八年。至寺捨身者凡三。群臣奉錢億萬。始贖還宮。宗廟牲牢。代以餅麵。死刑大逆。泣而宥遣。其仁慈疑由天性。然屠戮齊王宗室。若湘東邵陵晉熙桂陽兄弟。同時遇殺。不聞帝垂涕不食也。太子統。帝之元子。神靈備德。孝謹特聞。既葬丁貴嬪。聽道士言。埋鵝物於墓側。官監告以厭禱。太子慚憤卒。帝猶銜之。竟舍長孫。立次子綱。夫滅天子之懿親。而不忍一獸銜愛子於身後。而獨矜罪人。此必非人情。而帝爲此者。殆自愚以愚天下。欲上掩弒逆之跡。下全不死之身。以久有天位也。秦皇吞併六國。馳慕神仙。日遣童男女入海而不返。梁武篡斬齊祚。希求冥福。則素牀瓦器蔬食。而不厭其貧一也。好神仙者。其志廣大。非周行天下。不足以盡求。索好浮屠者。其術慈苦。非不殺一物。不足以邀大利。究

其心豈仁民愛物哉。侯景始事高歡。歡死。即以河南降魏。既又奉表附梁。叛臣不可納。邊蠻不可開。謝舉等言之矣。帝艷心機。會復慮欽金甌。躊躇夕之貪心靡已。朱异揣其意。爲之勸。決非逢君實長君也。大貪人必愚。景以十三州來歸。則可受。既爲慕容紹宗所敗。張韋贖而據壽春。則可誅。而忍違蕭介之諫。竟許爲南豫州牧。愚之應也。貪人必詐。帝既納景。卽不當許魏成。而復與高澄通好。使其內疑。詐之應也。貪人必怯。蕭範羊鴉仁。啟景反。謀請先討之。而不許。怯之應也。嗚呼。貪而愚。天下知其不智。貪而詐。天下知其不仁。貪而怯。天下知其不勇。三德既喪。亡無日矣。又益之以正德之大逆。邵陵王綸之不孝。至太清三年五月而絕命。宜也。東昏侯拜蔣子文神爲靈帝。以禦雍州之師。其死以淫歌武帝捨身。始於同泰寺。終以淨居寺。其死以饑餓國將亡。聽於神及其必亡。雖神曷恃乎貪河南而失天下。貪侯景而失其身。凡末世以毒螫

敦戒業躁競治清淨者紛紛皆梁武之徒也

史論一編

卷二

梁武帝

四三

梁簡文帝元帝敬帝論

簡文帝太子統之同母弟也。統卒。武帝立爲太子。周弘正以次不當立。勸其抗曰。災之義。統子臧之節。簡文不能從。君子譏之。然觀其追思昭明。揮淚誅鮑邈之。昭明子歡與榮等俱封王。帝亦不忘其於人倫。孝弟之道。未大悖也。獨侯景之亂。臺城受圍。時簡文帝以太子統軍。陳昕傳岐諸策。可以破景者二。皆爲所聞。自來土囊之禍。借哉。景攻建康。羊侃固守。遲久不克。陳昕爲

史論一編

卷二

梁簡文帝元帝敬帝

四四

景所擒。景使范桃棒囚之。昕因說桃棒殺王偉。宋子仙來降。武帝錫銀參與之。帝持不可。事洩。皆死。其失也在可許而不許。景軍忠饑。王偉請僞求和。俟懈進擊。武帝怒而拒之。帝復匿請。遣王克與盟。而景圍不解。其失也在不可許而許。二策既失。景遂陷城。武帝死於憂餓。簡文涕泣卽位。名爲人主。實景自爲也。湘東師至。景敗北。巴陵王偉說以廢立。乃八月弑太子。十月弑簡文。然則義師奮捷。不能拔帝於難。而反速帝以

史論一編

卷二

魏晉書

四十五

死豈湘東按兵不動簡文終幸無恙乎是不然
侯景來拊膺江幽辱共主其惡甚於夷羿亂夏
夫戎厄周簡文以樂樂棘人寄跡虎口無日不
可死也其尚係空名稱天子者功於一方之兵
耳景破湘東則梁氏子孫皆臣虜而帝以匹夫
死景爲湘東所破則慚憤弑帝實絕衆心而帝
以王者死桓溫兵敗枋頭郗超始勸廢帝奕麗
耶喪師柳子周重始勸殺崔彥曾凡盜賊舉事
靡其有盡利無難則景已全而勢其勢

史論一編

卷二

魏晉書

四十六

弟武陵王紀父子又俱見殺是梁氏子孫死於
侯景者十一死於湘東者十九也既梁王啓引
魏師入江陵湘東稱位未幾閭門遇害作史者
記承聖元年梁元帝立三年魏人殺元帝以夷
狄戮中國之君若無罪然蓋淫惡湘東也或云
湘東既平侯景不還建康而都江陵其地勢可
亡王琳勇力得衆心不使爲雍州刺史而遷之
嶺南其不知任人可亡庾季才慮建子之月有
大兵而帝方講老子於龍光殿其信異端忽天
戒可亡然四者雖其速亡之道而非所以亡之
本何則亡之本在忍死其親甘刃同氣而四者
通助之也元帝既死其子方智當立王僧辯執
義不堅畏懼齊人遽納淵明廢方智陳霸先殺
僧辯而復其位所持者正抑帝勢微矣敬宗遭
家不造成敗由人自霸先立之自霸先廢之甘
心禪位其亦晉恭帝之書赤紙讓劉裕乎而獨
不免於弑是可哀也梁武帝立子非正復分王
生隙使其後兄弟叔侄自相閹戮養子以陷者

實樹子以兵世皆曰此殺齊宗室之報其禍在浮圖災侯景入之前而武帝老不知也

史論一編

卷二

陳文帝宣帝後主

四十七

陳武帝文帝宣帝後主論

侯景之亂始興守陳霸先奉湘東王入討景敗走吳爲羊鵲所誅及魏師拔江陵殺湘東王及太子元良等霸先復立晉安王帝建康齊納貞陽王僧辯奉之霸先責其外依戎狄援立非次異於純臣其言若此豈有無將之志哉故繫陳於梁後者不當稱霸先爲陳之高祖而稱爲梁之陳公庶幾純臣所安也然既稱帝號其名不可諱既弑江陰其情不可原雖行事與汲汲乎篡者少間君子以爲猶篡也王琳爲梁起兵侯安都禦之武昌聞陳主受禪歎曰今茲必敗戰無名矣然則武帝篡位卽安都亦以爲不順其能欺天下乎武帝在位三年祖立兄子臨川王儼是爲文帝非得已也武帝子昌姪瑱陷於長安倉皇顧命嫡嗣無屬始召文帝而授之非如宋宣公于穆公必欲舍子而立弟也文帝旣膺重寄宜爲天顯請之於周迎昌瑱歸例立長者爲大弟明告以百年之後位次相及此亦宋穆

史論一編

卷二

陳文帝宣帝後主

四十八

公之不立公子馮而立虜公受命荷祿春秋所
許爲義也奈何周人歸昌頌於中流有叔之國
殺叔之子不仁實甚七年病殂子伯宗立而頌
廢之雖矯貶臨海盜殺溫麻世惡宣帝之忍實
文帝自取也宣帝十二年殂後主叔竇方立叔
陵伯固謀圖不軌叔陵討斬之國亂方息而主
昏莫制臨平湖開於丁未陳遂滅於己酉論者
曰癡人之銘黃塵之謠陳祚將亡天實爲之非
人力也然江總華而不實孔奐言其不可輔導

史論一編

卷二

陳文帝宣帝

五

太子宣帝不聽太子遂與總爲長夜之飲後竟
以酒婦人亡國逸子不教其誰爲之夫江南之
君宋亡以五十九年梁亡以五十六年而齊與
陳享國尤促齊王多暴視陳尤烈是以齊亡以
二十四年陳亡以三十三年三十三年之間一
病於文帝之執讓不堅而開閭牆之禍一病於
宣帝之教子不豫而忘無逸之德罪皆自上不
自下也且兩強並立後強者勝兩弱並立先弱
者亡陳宣能勝既衰之齊不能破方興之周隋

文能據全盛之周不難滅積削之陳又時勢然
也或謂陳氏代梁不滅其宗故後王人陪得居
京城大宅三品待宴嗚呼人主自強之不能而
徒望於優游之報施卽不聞吳音能不悲哉隋
至有云令叔竇用作詩日力思政務豈有敗亡
三復斯言傅綽將復結桐宮之恨沈后不能輟
穆羸之泣也

史論一編

卷二

陳文帝宣帝

五

隋文帝煬帝論

隋文帝以女娶周太子賢，賢死而奪其國，與王莽納女於平帝，曹操納女於獻帝，一也。文帝既廢周王圖，盡滅宇文氏之族，卽率師伐陳，獲其主叔寶，與司馬氏篡魏而滅吳，一也。操之篡漢，身不取而與其子懿之篡魏，身不取而與子芳又不取而與其孫獨新莽，隋堅皆身有之。莽內憑太后，不知用兵，但以謙恭欺天下，成龍劫大臣，而漢室遂移。堅長於用兵，身爲后父，剪宗

史論一編

卷二

隋文帝煬帝

五

國之羽翮，藉佞臣之推戴，而周祚遂斬。蓋莽所仗者虛名，而堅所資者實力，莽取漢於太平之時，其術尚緩，堅取周於昏暴之後，其機尚疾。二者均之乎盜而已矣。大盜斬木揭竿，一旦壞人之財，以爲己有，而人之家室亡。隋堅是也。小盜探囊覬隙，日夜竊人之藏，久而不覺，而其人之家室亦亡。王莽是也。莽治天下所託者周公之書，而不情當身必敗。堅治天下所守者申韓之法，刻而難久。一傳必滅，是以莽死於漢兵

史論一編

卷二

隋文帝煬帝

五

而隋盡於晉廣也。然莽子宇臨皆不孝，莽盡殺之。堅廢舅立廣，反爲廣所弑。子嗣同身禍異者，失在信婦人也。隋文與獨孤后相愛重，誓無異生之子。既太子勇寵雲昭訓，紀元氏暴卒，后心惡之，遂勸帝廢立。凡嫉妬性成者，非獨匹耦然也。子之所懼，母亦忌焉。蓋關雎之德，不根於內，而鴛鴦之惡，先食其親。廣偏宣華，文帝方悔，拊牀未畢，弑逆踵隨。論者以爲隋之獨孤，猶漢高之呂后，晉武之楊后，其亂同道也。漢高疏呂后，而不敢廢其身，後日殺漢子孫，幾危社稷。晉武愛楊后，而不忍違其言，後日賈后煽禍，諸王相攻，五胡乘之，而晉大不競。獨孤之惡，太子勇妬甚於呂后，其立晉王廣，害烈於南威，何則？呂后妬他人之子，而獨孤自妬其子。賈后之立禍，以女戎而楊廣之立禍，以男戎。隋文篡周，滅陳，殺戮無忌，迺受制一婦人，以子孫國家殉之，生不保尉遲氏之死，而怒奔山谷，殺不保陳夫人之辱，而羞貽金合，何所云五子一母，沒世無忠果

安在哉。晉王澄修德天下。獨其或文帝者在於
屏帳不傳。姬妾老醜。夫上好質。則下匿文。辭
上好節儉。則下匿聲色。此小人所以誑權人主
之術也。晉王仰效之以欺其父文帝。察周萬里
而照窮几。聞法嚴一錢而慮忽。元良豈特忍人
不可長世。亦愚者計不終朝矣。晉王毒瘡海內
者十三年。縊於揚州。世猶恨其死之不速。然呼
韓藉穎者。屠接踵。其時賦詩得意。漢武不若也。
夫長城大業於秦政。匈奴改號於王莽。啟民上
壽於隋煬。自古窮大之邦。每無夷狄之患。是以
議久遠者。不以敵國易蕭牆也。

史論一編

卷二

隋文帝

五言

歷代史論一編卷之三

唐高祖論

婁東張

淳著

高祖興師太原。六年而海內單服。有一非太宗
力乎。豈惟太宗力。苟聽高祖其事。必敗霍邑之
戰。下令旋師。元吉喪地。謀棄河東。使非太宗一
奮老生金剛之徒。已組唐公而肉食之矣。李靖
有經營天下之才。幾以私怨殺之。李密於大失
勢。不能參養其志。復輕信焉。遂開桃林之叛。用
人若此。何繆戾也。劉文靜盛彥師唐之功臣也。
無大罪而賜之死。封德彝字文士。及人臣不忠
之首也。驅其私而寵以高官。跡其所為皆不足
以得天下。得天下者。緣太宗也。天下之事。惟太
宗為之高祖。豈遂一無所事乎。善進令子以定
萬世之業。是則高祖之事而已矣。臨湖之變。又
何居焉。論者曰。教子義方。弗納於邪。高祖有數
失焉。元吉田酒殺人。留之并州。是稔惡也。賜錢
錢三鎰。是賈貨也。太子令秦齊王教與詔勅。並

行是破法也。聽建成出擊劉黑闥，是導爭也。楊文祿之謀，不開東宮，是養逆也。此雖歷窮其敗，亂之端抑未明其本也。大亂之本在於武德初年之建立世子而儒者不及察也。楊廣方薨，長安未寧，是時帝號非所急也。況儲位乎？帝能明詔海內，謂裁難之世，主器以賢元良，未建諸子，能平禍亂，有功德者立焉。事又而論，定秦王功高，推以嗣服，高祖既正大君之命，而建成亦不敢生心於立長之說。齊王雖暴，可以義靜也。辨之不早，而復咎開府置爵，禍猶博望夫四海之大，誰非王有？太宗卽無天策文學諸臣，生民繫心久矣。肯聽建成爲元子終代有天下乎？是故伏甲玄武，虎乳號慟，太宗忍於兄弟，君子直以爲高祖自忍其子也。然史稱唐有天下幾三百年，基自高祖者，何曰以其寬也？夫惟寬能得百姓，亦惟寬不能斷家庭創業之難也。寬亦固有失哉！大易言家人尚已。

唐太宗論

史稱太宗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其言信然而最大者，尤在用人納諫。收過不吝，當日房杜以下諸臣，皆能引繩論諫，而盡言不諱。魏徵尤著，抑當此非難也。危言於大業之際，正人必誅，容默於貞觀之朝，佞人必黜。間觀太宗言論仁義道德之指，憂勤深遠之慮，多自上開端，而群臣宣盡人君誠好直下，寧有隱哉！然太宗在位二十三年，政治鮮失，獨內則巢刺王、妃之有寵，太子承乾之被誅，外則夷狄之結辱，東征之不已，累德非淺。群臣默不一言，或言而不盡，何與？說者曰：建成元吉之事，帝所諱也。楊妃有寵，事在宮闈，非人臣所敢言也。然廬江王姬侍側，王珪、陳齊桓、郭公之言，帝立出之。鄭仁基女許嫁士人，聘爲充華，魏徵表諫，帝驚自責，命停冊，使仁君衽席之防，未嘗不慎，而獨不正楊妃之失，是群臣負太宗也。文德后崩，帝欲立巢刺王妃，徵引辰廬爲戒，惕然而止。然不

爭之入宮之時而爭之立后之日。愁過二十年始一匡論。猶之諫達事。咎既往矣。且楊妃雖不得爲后。子明則繼元吉。賈人倫而亂本支。唐室之大恥也。而下不與爭。是退中國而夷禮也。帝卽位時。承乾方八歲。賢否未辨也。而遽立爲太子。教誨無素。遂至於叛。嗚呼。武宗宣宗之失。在不早立太子。高祖太宗之失。又在早立太子。豈非天哉。抑其時君臣所以計之者。未審也。太子積劣無道。過失屢見。帝能以義斷情。可教則教。

史論一編

卷三

唐太宗

四

之不可教。則廢之。其誰敢貳。乃刺客謀殺于志寧。戶奴陰擊張玄素。一無所問。反詔取車物。有司勿爲限制。是明縱之也。旣縱之。而又寵魏王泰。以形之使折節者。萌奪嫡之志。無將者。決不逞之謀。帝實導亂。非止亂也。逮太子廢。魏王貶。而晉王始立。顧其時。但有擁立晉王者。而無先事以銷太子親王之禍。余是以悲唐朝之無人。也。高麗之征。敗於陳大德。李靖宿將。累師無功。帝敗於遼東。始祀魏徵祭戰亡。悔心已甚。然當

親征時。不復聞有諸遂良讒言也。房玄齡疾篤。謂諸子曰。天下無事。唯憂東征。我知而不言。死有餘責。玄齡尚不敢言。況他人乎。貞觀之際。四夷君長。爭入獻見。元正朝賀。常數百千人。中國以來。未有也。獨文成之嫁吐蕃。新興之嫁薛延陀。累書史冊。余竊羞焉。漢高祖解白登之圍。而遣劉敬文。帝從老上之請。而使中行說。勢非得已也。而和親之約。貽辱千古。帝威振絕國。甘蒙此羞。所謂除凶雪耻。又安在哉。廷臣既不言。而

史論一編

卷三

唐太宗

五

玄齡反質。決其議。是舉朝皆以爲公。主可以錫賚。遠人而不問也。嗚呼。楊妃之寵。夫婦之大綱也。太子之變。社稷之人計也。東征生民之大命也。和親中國。夷狄之大辨也。四者皆不言。天下事誰當言。言哉。宜乎盧祖尚張蘊古劉洎李君義成。以無罪誅。而羣臣不一爭也。彼以人之死爲猶小也。

唐高宗武后論

高宗本太宗第九子，次不當立。太子廢，魏王暉長孫無忌緒遂良擁立之。維太宗亦曰晉王立承乾，與奉俱無恙也。太宗未崩，承乾先亡。高宗即位，遇泰最厚，生爲開府置僚屬，沒則元旦爲臨軒，不受朝，可稱不忘父言矣。然武氏一人，王后卽廢無忌，遂良同賜貶死，豈帝竟忘其戴之功，忍於戕賊乎？曰：此非帝意，武氏爲之也。武氏初入宮，屈體事后，而他日卽殺后，始以順帝意。

史論一編

卷三

唐高宗武后

六

得立爲后，而他日卽制帝無動，欲帝速死，其狙詐之術一也。王后忌蕭淑妃之寵，因勸帝召武氏於寺中，未幾卽遭斷體之禍。人皆謂王后一念嫉妬自遺，伊感然當見女子爭寵之日所見，不出帷牆，亦不意喪身殄國，幾虐于孫，害遂至此也。麟德元年，帝憤見制于內召上官儀議廢之，已命草詔，武氏遽走，帝委罪于儀，同太子忠死。是時帝身不能自主，何有於其臣與其子乎？論者謂武氏既爲后，其罪可得正誅者，凡四。

史論一編

卷三

唐高宗武后

七

王后蕭淑妃因於別院帝間行至其所呼之，武氏卽斷后妃手足，投酒甕中，一罪也。太子忠無故而廢，二罪也。殺長孫無忌、柳奭、韓瑗，三罪也。使郭行真出入禁中，爲厭祿四罪也。四罪皆在麟德以前，帝心苟悟，正名其罪以告中外，或死或廢，一詔書力耳。然庸下如帝，必不能也。庸人之溺女子也，始則愛之，繼則畏之，愛則以妻妾爲性命，畏則委性命於妻妾。麟德以前，天下則帝與武氏所共也。麟德以後，帝之生死，武氏操之，何能爲乎？然高宗未崩，武氏一天子也，必中宗立而大亂作，何也？高宗未崩，武氏則高宗之妻也，以妻制夫，有其實而不能有其名。高宗既崩，武氏則中宗之母也，以母臨子，有其實有其名。而又有其時有其勢，繇是放恣刑戮，無不自爲政矣。徐敬業舉兵而告密法行，越王貞等敗死，而宗室斬盡，義師再出不足奪淫人之魄，而反速四海之禍。世謂武氏無忌憚已極，要亦勢所必至也。身不正者，必懼人；人懼已者，

史論一編

卷三

唐高宗武后

八

必以威制人。以威制人者。必重刑。重刑。則必用酷吏。用酷吏。則舉世以殺人爲功。漢武帝一告緡而張湯輩起。何惟乎索元禮。周典來俊臣。侯思止之屬。紛藉天后之朝也。或曰。永徽初政。不異貞觀。高宗好善。納諫。太宗之亞也。武氏雖暴。不損其仁。斯言非也。自古亂君。桀紂而下。身爲不善者。寧有幾哉。寄於小人。而小人亂之。寄於女子。而女子亂之。女子。小人之不善。皆君之不善也。楊妃之亂天下。以柔武后之亂天下。以剛玄宗剛王也。以柔制之而勝。高宗柔王也。以剛制之而勝。柔之禍水也。溺而不覺。剛之禍火也。其焚必盡。二者。惟人君自取而已。武氏少事太宗。高宗納之。立后之詔。引漢王政君。以自文其罪。嗚呼。武氏有政君之責。而又身行王莽之惡。中宗卽欲不爲。孺子嬰不可得矣。

唐中宗論

史論一編

卷三

唐中宗

九

古來無道之君。未有下流若唐肅宗王宋康王者也。肅宗王久敗房州。賴五王之力。反周爲唐。復位以後。卽縱韋后與武三思等淫亂。五王誅死。其穢賤固不足道。所深痛者。五王討亂反正。止誅張易之。昌宗。而不正名武氏爲賊。漢呂后少從高帝起。側微攻苦食淡。未若武氏先侍太宗。繼爲比丘尼。長髮入宮也。雖斷戚夫人爲人。疑無人道。未若武氏以妾殺嫡也。雖殺三趙王。未若武氏自殺已子。盡誅李氏宗室也。雖王諸呂。未若武氏竟稱皇帝。立武七廟。易唐社稷也。然朱虛一呼。呂氏無少長皆死。迎立文帝。漢乃大定。武曌罪惡貫達天地。以義斷之。實唐賊也。先儒謂五王既奉太子卽位。卽當以武氏至唐太廟。教其九罪。廢爲庶人。賜之死。而滅其宗。誠篤論也。張柬之等既不能討治。及武三思爲司空。始撫牀歎憤。彈指出血。嗚呼。晚矣。或曰。薛季昶慮產祿。劉幽求請早圖。三思之禍。當日有心。

者所共憂也。不知討賊之義。一在正名。一在乘時。武后爲唐禍烈矣。正其名。則天下之賊也不正其名。則中宗之母也。正之。則若何。其先在神龍元年之正月。其時易之昌宗既斬。廡下卽出太后於長生殿。聲其罪誅之。諸武咸戮。無赦。上也不。否則在是年之十一月。太后上賓。宜探禍本。猶之呂后既崩。平勃始誅諸呂。次也。五王既失其時。而在上者復童昏不覺。自中宗稱太后曰母也。自韋后則曰姑也。三思以母氏之懿親託婚姻於愛女上官婕妤。崔湜鄭愔復爲左右。其間韋后既不惜其身。以委仇讎。而帝亦甘心庸保。惟三思所使。蓋未流不肖之主。宗廟社稷本不關其心。久之而婦言是聽。卽夙昔之忿亦無所動。其中縱令斯時有忠諫之臣。痛哭流涕。歷陳往日以祈覺悟。二三小人必將巧爲之說曰。母實生我。其何敢怨。帝與后方德之不服。安能復念患難哉。然中宗一身女禍。接踵言乎后妃。武氏爲其母。韋氏爲其妻。言乎公主。安樂爲其

史論一編

卷三 唐中宗

十

女太平爲其妹。豈天固使然。抑人事所召乎。詩人傷褒姒滅周。春秋惡姜氏孫於齊。作唐史者至此。蓋痛不勝書矣。

史論一編

卷三

唐中宗

十一

唐肅宗論

太子重俊之斬武三思父子。臨淄王之誅韋后。二者皆天下所大快也。然重俊受戮而臨淄成。功竟爲天子者。繇勢有順逆。舉義同而爲時殊也。三思與安樂公主。韋后日夜謀危太子。太子不勝其忿。與李多祚謀發羽林軍殺三思。崇訓於其第。義則正矣。顧其所以圖事與所以稱名。皆未有處也。五王謀誅易之。昌宗徧擇心膂。委以禁兵。然後斬關復辟。須臾亂定。重俊所持惟

史論一編

卷王 唐肅宗

十二

多祚千里二人。及羽林三百。其能濟乎。且三思父子在外。執而誅之。猶易上官昭容。安樂公主在內。執而誅之。則難。太子不先騰表中宗。明告以爲國討賊。不驚至尊。而輕戰於官闕之間。是與呂父鬪也。蓋韋后行穢於南子。而太子疑於蒯瞶。三思罪浮於江充。而成王敗同於漢戾。惜哉。所舉者義而行之。非其時也。若中宗旣歿。韋后臨朝。舉國皆爲宗楚客。葉靜能等所制。晏然無言。此亦天地傾覆。三辰失明之秋也。臨淄

王唱義而前。與衆共之。何所不克。史稱王旣定。畫武請白相王。王不之許。美其斷而能審。愚以爲卽白相王。其事猶濟也。相王雖仁。其於君臣夫婦之大義。未或忘也。天子嘗餞餅之毒。淫人擅太后之號。中宗喪不正終。溫王立不正始。相王父子寄命亂朝。不保朝夕。今內外協謀萬騎。教死湯武。應順其誰尼之咨命而行於誼。九正何必不告於前。而謝罪於後哉。諸韋誅鋤。謹王謀亂。重福溺死。太平復梗。雖相繼作難。適爲真

史論一編

卷王 唐肅宗

十三

王先驅爾。然有臨淄之功。不可無宋王之讓。有宋王之善讓。不可無肅宗之早禪。至太極元年八月。彗星之變。公主借以傾臨淄。而肅宗卽因其言。傳德避災。授位太子。公主與其黨固爭而不聽。相王仁矣。而未始不智也。

唐玄宗論

高宗廢王后立武氏大臣長孫無忌褚遂良等諫爭皆死先儒譏諸臣不爭於長髮入宮之時而爭於廢立之際其罪大易之履霜堅冰也若玄宗子壽王瑁妃楊氏冊於開元二十三年之十二月竟以天寶四載八月納帝宮中十年子婦一朝奔之此視衛宣公作臺河上其惡尤甚當時無一諫者何也蓋自宋璟韓休張九齡既薨周子諒以直言死舉朝皆李林甫也客容之

史論一編

卷三

唐玄宗

十四

徒以言爲戒欲如開元盛時潘好禮之爭立武惠妃其可得哉貴妃一入而楊國忠遂進國忠既相而安祿山速反自當日之勢論之令國忠不日夜求祿山反狀未必卽反祿山卽反令聽哥舒翰言堅守以待諸道兵集無速出戰未必師敗靈寶帝西幸蜀然觀玄宗行事召亂垂矣安祿山一營州雜胡敗軍當誅無故而遠九齡先見之言春春不已至賜上爵兼三鎮復召入禁中母事貴妃卽問聖反夫所不爲也帝獨安

之何心乎自古亡國破家相隨屬其爲禍之大不外夷狄宦官女子小人四者而已女子宦官在內者也夷狄在外者也小人在內外之間者也四者分皆足以爲亂四者合亂不終朝矣祿山胡人而令爲貴妃兒起第親仁坊出入宮掖不疑是女子與夷狄合也楊國忠韋見素謀召祿山詣闕以賈循呂知海楊光弼分領范陽平盧河東節度帝將從之復令中使輔瑒往察變瑒受賂保祿山無二心事遂寢是宦官與

史論一編

卷三

唐玄宗

十五

夷狄合也所不合者獨林甫國忠二臣皆天下之賊也祿山禍邊鎮二臣禍生民天下惡二臣甚於惡祿山一日范陽師起衆怒有歸國忠尚在適爲亂者口實然則小人與夷狄其跡難分而禍猶先驟大勢又未嘗不合也至高仙芝得士心可無遽斬李光弼郭子儀北取范陽固守潼關之謀可急用祿山尚徘徊潼關京師左藏富可無卽棄而西歸今追咎皆帝失策要之既用小人一誤再誤合皇所出其勢必然然庶入

鳥獸行。汙宮室。以經斷之。亦未有天子妻妾子婦晏然南面者也。

史論一編

卷三

唐玄宗

去

唐肅宗論

肅宗之不先取范陽也。秦觀深傷之。以爲河北不歸朝廷。唐室方鎮之禍。皆始於此。信哉斯言。可謂知本矣。然愚未敢遂以此責肅宗也。論人之道。貴因人之高下而責之。先爲之地。以歷窮其端。然後其心始服。是故君子於庸人之始事。每有恕辭焉。且無卽難之。而徐觀其後。將以冀其一審也。至於覺寤不能而爲惑。彌天則雖太息流涕。無所辭於彼昏矣。肅宗人主之中材也。當其甫至鳳翔。軍聲少振。李泌請遣安西西域之衆。並塞東北。取范陽。帝以晨昏之慕。爲辭。進師京都。雖云失計。然猶有說以寬之。或者父子天恩。帝念上皇誠不能朝夕乎長安之民。思主而忽冠日。望王師之至。欲急難焉。恐無先此乎是哉。廣平子儀濟師而兩京克復。事未見其大失也。獨捷書方開而泌歸。辭由子儀光弼累立大功。而使魚朝恩爲之誣制。是則惑之甚者也。國家之待治於人主也。弱可以漸強。貧者可以

史論一編

卷三

唐肅宗

十七

以濟富獨用人。失其勢不可以復移。李泌從帝靈武謀議見信。帝欲相之。泌不肯就。而後卒受行軍長史之命。泌固非無意於天下也。建寧之元。泌始慮禍決於去國。而帝仰聽之。非良梯輔國之言。有以深中於心乎。史思明以十三郡求降。不察其奸而納之。而又使烏承恩圖之。激之使叛。帝若悔過急以軍事專屬郭李。責其成功。可以無患。無故而命朝恩為觀軍容使。權加於諸帥。則何為也。相州之役。當先斷思明之援。

史論一編

卷三

唐肅宗

十六

朝恩阻之。而九節度之師皆潰。印山之役。當持重安固。以挫賊鋒。朝恩趣之。而河陽懷州皆陷。定罪明罰。固宜首誅。朝恩勸勵將士。而寵信日深。反以其言召還子儀。去二帥倚重之勢。而光弼不能因以成功。上元之初。制令子儀帥師。敗走陽夏。以朝恩言罷其命。於是河北遂非唐有。竟如秦觀所言。不亦痛哉。夫上泌去位。而輔國益專。朝恩主兵。而將帥益惑。于虛是州河東朔方之軍亂於外。上皇張后之試越王。兗王之

亂。於內。而唐尚存者。何也。則以安史惡存之也。唐無可與之理。安史有不待不亡之勢。天之意。以為與安史也。寧與唐是故慶緒殺祿山。思明殺慶緒。朝義殺思明。天亟示唐以可為。而唐不能乘君子所以甚惡肅宗也。

史

編

卷三

唐肅宗

十九

唐代宗論

代宗在位十七年。政無可紀。獨誅三宦官及元載。爲最武。然以年次考之。上初立。殺李輔國。廣德二年。流程元振。大曆五年。縊魚朝恩。十二年。斬元載。十四年。而帝崩。其距載死僅踰年耳。是帝之身與四大姦相終始也。古之治國者。貴一人而天下勸。謂可賞者無不進也。誅一人而天下懼。謂可誅者無不遠也。代宗既殺輔國。復用元振。猶之輔國在也。既流元振。復用朝恩。猶之

史論一編

卷三

唐代宗

三十

少恩。蓋其以恩致之。則可悲矣。或謂僕固之亂。帝深悔之。善其姊。嫁其女。恤視最厚。子儀兩定大變。尊以尚父。世締婚姻。帝未嘗不念功臣也。抑思吐蕃入寇。元振壅蔽而不聞。僕固誘兵。朝恩劫遷而無忌。天下之亂。其誰爲之。難極計窮。始委之子儀。是所謂孤注也。孤注勝則子儀生。不勝則子儀死。子儀之生。生於忠信。爲蠻夷所服。非事勢可以不死也。廣德之際。吐蕃畏子儀。不敢居長安。而果興返。正永泰之際。回紇威子儀。反助唐。破吐蕃。而僕固遁。死子儀。實全代宗。代宗安能全子儀哉。懷恩非收兩京。平定河南。北倉卒造反。身入回紇。子儀爲焦暉。白玉所殺。帝不忍受賀。慘然有仁人之心。然姑息亂臣。乃其本性不足異也。崔旰襲殺郭英乂。栢茂林湯子琳。李昌岷。舉義請討。反遏止其兵。寵以大官。賊將田承嗣爲安史父子立祠。褒加平章事。詔以公主妻其子華。他若李懷玉。李懷希。逸。朱希彩。殺李懷僂。李懷瑗。殺希彩。紛紛亂道。不聞有

史論一編

卷三

唐代宗

三十

功唐室皆聽其自立況懷恩乎且元振未至江陵朝恩已總禁兵懷恩方歸靈州而京師即設百高座講仁王經甚至姦人妄說謂安史子禍懷恩病死二虜退還盡由報應不歸人力內以消人主英雄之志外以掩元臣造國之功若曰子儀固無能爲不必述任軍國也元載死佛法罷帝方悔悟知相楊綰而帝即病卒帝亦旋崩盡代宗之生年徒爲姦人所靖因臨死而覺又何益乎然四姦之誅運籌密斷惟帝久習兵乃史論一編

卷三

唐代宗

王

能爲此不測若德宗當之不以身與社稷徇者幾希矣

唐德宗論

代宗常吐蕃入寇倉皇幸陝德宗當涇原兵亂卽如奉天李懷光反卽走梁州父子皆輕棄社稷不憚播遷由玄宗幸蜀爲之倡後世因而效之也然廣德之初虜入大震關盡取河西隴右之地銳師抵便橋其鋒其盛不得已而避之魯昭之辱世猶有譏德宗建中時姚令言携兵五千過京師以犒賜微薄探甲噪呼是時天子坐含元殿召大臣正言往諭之斬中使一二人以

史論一編

卷三

唐德宗

王

殺衆怒亂可卽定而遽出苑北門竄身道路遂使都城無主亂賊橫行無計其矣夫涇原之兵過京師孫收襄城也襄城之圍孫李希烈反也希烈之反孫朱泚田悅李納王武俊稱王抗命上令之討納希烈不爲朝廷用而反與納等通也納等之連叛孫王武俊有殺李維嵩功朝廷吝恤節餞削其二州分其犒馬使之生心而滔悅等得進三鎮連衡之策也令德宗痛念前咎奮謀新圖雖流離間關可引後輩而爲失轉甚

亂何時已乎。朱泚廢處京師，心常快快。姜公輔請召使從行，上不聽。而令言迎之入宮，此一失也。泚已爲亂，兵所立羣臣，慮其攻城勸修守備，盧杞獨以百口保其不反，而上信之，此二失也。杜希全、戚休、顏時常、李建徽合兵入援，渾瑊議令自乾陵北過分賊勢，杞持不可，遂遇賊殺傷，此三失也。泚圍奉天，李懷光數千里赴難，敗其兵於醴泉，解圍走泚，請見天子，杞復尼之，生其怨望，此四失也。李建徽、楊惠元兵與懷光連

史論一編

卷三

唐德宗

三十四

營。陸贄請召屬李晟，其說不行，懷光遂併其衆，此五失也。大亂之後，當此五失，即欲不奔梁州，其可得乎？幸天不絕唐武後，悅納上表，謝罪，李晟馬燧、渾瑊、李抱真奮志掃除，始與返正，長安復完，不然三鎮蠭強，清泚合謀，懷光希烈構兵，河決未有不身最鋒鏑者也。然及人方靖，猶忌日，深用張延賞，則李晟用裴延齡，則貶陸贄，此兩人者，身歷百變之中，謀慮患難之際，上所與指天日生死無二也，而猶不免疑忌，中

外之臣，又誰爲股肱心膂哉？自志貞召募禁兵，急難時，無一禦賊者，其罪當死，而任以觀察盧杞殺楊炎，陷顏真卿，稱朱泚忠貞，激懷光反叛，澧州之敗，未足盡辜，死而猶念其忠，清強介，裴廷齡捨克狡險，欺罔上下，天下盡快其死，上獨悼惜，用其黨崔損爲相，德宗素不親近人，何獨於三者戀戀乎？夫猜主之性，畏勝已而悅不若惡，強直而樂順從，人有拂于已者，不曰此藩石也，而曰此輕我也，人有驅于已者，不曰此美疾

史論一編

卷三

唐德宗

三十五

也，而曰此愛我也，輕我者疾之，則君子日疎，猜之甚而流爲暴，愛我者私之，則小人日親，猜之甚而流爲愚，暴則必亂，愚則必昏，是以昏亂之禍，常萃于猜主之一身。蕭復言宦官縱橫，責盧杞不正，上愕然不悅，謂其輕朕，興元時欲造塔，厚葬唐安公主，姜公輔表諫，怒而罷之，謂其翹過求名，違其性也。陸贄人相，拒絕靴袍，旬日秉筆，其遠嫌至矣。帝終不悅，而貶于忠州，非其性之所安也。夫惟人主之性，雖強諫爲慢上，而小

人卽以絨黑爲敬君忌正言爲要名而小人卽以逢迎爲歸美是故盧杞關播固寵於前裴延齡李齊運李寔韋執誼韋渠牟之屬信用於後悅資文場霍仙鳴而中人復譏譴韓全義而敗將有功帝方以爲聰明英武幾不世出而奸邪與庸人錯出其間日用之以取富貴快恩讐而天下已大亂不止悲哉范祖禹論德宗三大弊曰姑息藩鎮委任庸人聚斂貨財又曰自古治日久而政愈弊年彌進而德彌退鮮有如德宗

史論一編

卷三

唐德宗

二十六

者其言至矣然李泌肅代功臣晚相德宗最見信厚郢國之幽太子幾不免必爲涕泣開悟及罷位薦相舉實參董晉而不及贊儒者疑之豈贊事德宗周旋本天久無庸泌先容乎抑帝非能用贊者泌已知之而不言也

唐順宗憲宗論

德宗在位日久積亂日深順宗立而一朝反之雖制出帷中而令稱治若貶李實名陸贄陽城罷進奉宮市五坊小兒尤善政之大者故論者謂順宗八月之疾病愈於德宗二十六年之強固也然德音方沛帝已不起賢主上賓普天同痛而唐幸復治者賴憲宗繼之也德宗崩時太子瘠疾不能來宦官欲乘倉卒謀他屬衛次公正言始定順宗疾久不愈中外思早立太子牛

史論一編

卷三

唐憲宗

二十七

昭容輩忌憲宗英睿鄭絪書立嫡以長字呈上乃得立兩人決疑俄頃其係國家治亂豈淺鮮乎憲宗圖治長於任人聽杜黃裳而討劉闢聽武元衡而討李錡聽裴度而討吳元濟厥功偉矣夫任得其人則治不得其人則亂憲宗旣任國治之人卽當去害治之人而晚節不終竟罹弑禍其失在信宦官也劉希光受孫瑋錢二萬緡立賜之死楊朝汶暴患韋轂蕭儼劾之卽誅伊慎賂第五從直怒貶其官柳公綽杖殺神策

小將帝以戒左右是於內宇未嘗少狗獨吐突
承雅則曲護之何謂也承雅欲討王承宗李拭
請委以禁兵帝斥為姦臣既喪師納賂出為淮
南監軍李涉稱其有功貶峽州司倉承雅之惡
帝所熟察也而旋退旋進晚寵頗固繇是知帝
於官官親之者性也遠之者名也名之所在則
姑微一二以謝賢士大夫之口性之所私則久
而不舍甘與之共社稷議政事繇是宦官益不
可去矣且宦官之惑人主術有數端庸主則專

史論一編

卷三

唐書卷三

五八

之以聲色宴遊劉克明於敬宗田令孜於僖宗
是也美主則導之以聚貨財好異端吐突承雅
梁守謙於憲宗是也導人主以貨財者曰不如
是則國不富兵不強而聚斂之臣進皇甫鏊程
異所以相也導人主以異端者曰不如是則神
仙不可致長生不可得而方士集於闕下柳泌
所以刺史也且鏊異之相繇承雅泌之進復繇
鏊小人相結其途各出而術則一致要在借人
主之執寵天下害君子而已是故承雅入則罷

李絳李鄴鍾異相則罷裴度崔群佛骨至則貶
韓愈柳泌再用則貶裴濟君子小人勝負斷如
不可強也及採藥無得而燥渴疾生中和殿之
暴崩陳弘志弑之也而託言藥發內外皆不敢
問然則方士金丹帝既因以喪身詎臣復假以
逃罪惜哉功造吳蜀風行兩河而四體不保墮
壤昇乎至此極也嗚呼順憲皆唐令主一則立
不成君一則死不正終設順宗長世其賢於憲
乎曰否有王伾王叔文在未敢許也善政之出

史論一編

卷三

唐書卷三

五九

暫則易為德久則難為功是又未可以永貞之
八月皆元和之十五年也

唐穆宗論

穆宗在位四年。史書所譏。惟華清之幸。驪山之
畋。爲遊放失度。其外不聞有大無道之舉也。卽
侍之初。楊虔卿趙知微。諫親倡優。手搏而不之
罪。九月大宴。李元。鄭。覃。崔。郾。等方言其失。反慰
勞之。帝雖未能改過。與亂君之歸。非拒諫者遠
矣。李直臣坐賄賂當死。左右爲之請而不宥。牛
僧孺不納韓弘財貨。嘉其清而拔以爲相。實諫
之際。有權驕焉。然宦官無忌。河朔再失。唐之不

史論一編

卷三

唐穆宗論

手

可爲實於此。始其罪在任庸相也。姦人禍有。形
庸人禍。無形。當穆宗任蕭。儼。段。文昌時。兩河戰
爭略定。天下未嘗無事也。無故而起。消兵之議
以自弛其備。崔植杜元穎王播繼之。怡堂猶昔
也。未幾而盧。龍。成。德。瀛。洲。魏。博。武。寧。相繼告亂。
朝廷之上。狙常叢故。若不問焉。張弘靖以驕貴
見。因田弘正田布以忠孝死。其事雖不作。其亂
一也。今日故朱克誠明日卽改史憲誠。故克誠
若故憲誠之漸也。今日故史憲誠明日卽故王

庭。奏。楊。憲。誠。者。故。庭。泰。之。漸。也。二。賊。可。赦。則。天
下。無。君。臣。矣。藩。鎮。之。君。臣。亂。于。外。而。欲。朝。廷。之
君。臣。治。于。內。不。可。得。矣。元。稹。勸。張。庭。泰。非。欲。息
兵。蓋。阻。裴。度。也。宰相當國家之變。不顧利害而
惟修私怨。則成者必敗。安者復危。安望綱紀復
存乎。陳弘志弑憲宗。而穆宗不討人倫之絕。卽
在其正位之日。其視庭泰殺弘正。憲誠殺田布
與弘志等耳。不足異也。魏博軍士喜于從亂。而
畏于歸命。所謂尤而效之。其何誅焉。或曰。憲宗

史論一編

卷三

唐穆宗論

手

之崩當謹。而穆宗事郭太后最隆謹。非不孝也。
嗚呼。君死于賊。而反以爲讎。恐父之讎。而徒以
口體悅母。爲此說者。與于不忠不孝之其者也。
當日穆宗君臣則安然行之矣。

唐穆宗宗論

穆宗長慶二年冬以擊毬得疾裴度三疏請立太子景王湛始正位東宮四年帝崩太子即位年已十六矣宋儒胡氏稱其在位日淺善政十餘優於德宗若厚待裴章禮遇李絳德裕尤用人聽言之大者是以入關十六子附麗用事而不害君子之進清思殿之盜方起即滅而鍾籛不驚使永其年而漸近正人遠切志未始不可望治也立甫二載酒酣遇弑余竊悲焉論者曰

史論一編

卷三

唐穆宗論

王三

劉克明田務澄許文端宦官之黠者也蘇佐明士嘉德石崇寬闊惟直等武人不可近同官而擊鞠是君臣為戲也或者又曰擊毬小過也穆宗之喪甫及易月而安為之則忘哀也忘哀者無親親者身廢漢魏遂所為昌邑痛哭也敬宗以擊毬始亦以擊毬終中和殿之幸弑端見矣豈俟逾年乎二者責敬宗皆正準之春秋之義則未盡也弑逆之罪不以君有道無道異辭昔者齊人弑君魯襄公曰孰臣而敢殺其君乎

師懼曰夫齊君治之不能任之不肖縱一人之欲以虐萬夫之性非所以立言也其身死自取之也而儒者非之謂為此說者助人臣之逆非定天下之亂也吳子餘祭死於刺而書閹弑蔡侯申死於公孫翩而書盜殺曰閹曰盜賤之也從其赴告之辭而著無君之痛不問釋臣而專罪君也宦官軍將閹盜之屬也敬宗以天下君而死於閹盜舍克明等其誰歸獄焉然敬宗雖僅佚逆而身蹈不測賊臣弑之直股掌間蓋由

史論一編

卷三

唐穆宗論

王三

元和之變穆宗不能討賊官廷篡逆押為固然敬宗之弑天下萬世曰此弑天子也其時克明等視之猶執一孺子耳穆宗不念厥考而嗣子不保弑君世見唐遂以亡君臣父子之間又兩失之矣

唐文宗論

文宗之殺陳弘志王守澄與代宗之殺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兩者皆英主所難也顧其勢異矣代宗少歷兵間微見武畧時宦官氣勢雖隆根株尚少三孽相繼誅死中人震情因而除之其種易盡也文宗承穆敬之後人主積弱委巷掃除玩弄素御執君殺相公行箴如欲驟絕其薰燎難矣弘志杖殺守澄既死雖快人心而求宜明其罪且欲誅守澄先進士良此亦驅虎搏

史論一編

卷三

唐文宗論

手書

狼也是故宋申錫謀之於前李訓鄭注圖之於後帝去宦官益急而宦官為禍愈烈蓋惡亂者有心而放亂者非人也自古定天下之變造非常之原與庸人議之必不成庸人者人所易也與奸人議之將成而必敗奸人者天所嫉也申錫循謹無能雖與帝謀漸除宦官之逼顧其成畫猶未定也而輕洩言於王璠自速開州之禍是庸人不可任也訓注孫守澄進身潛圖中貴計最陰狡注謀選壯士乘內臣集送王守澄薨

盡殲其類可望成功而訓先忌之謂壞其策徒託謀非露謀與乘甲亦易濟乎是奸人不可任也庸如申錫奸如訓注帝先不知而欲委以戡大難靖大凶必不得之數也兩謀不成百事潰亂太子暴薨帝疾繼作終其身竟以不能誅宦官而死不已痛哉然則為帝計者俯首內豎絕志澄清遂上下無訐優游天祿乎曰否去宦官者天下之正也欲去宦官者君心之正也心乎正者當一以正道行之文宗初立劉蕡對策首請正始用其言而立誅亂人大作綱紀上也委忠智內臣如馬存亮者圖之次也惜乎裴度章處厚坐視不言帝亦怯不敢與議不得已而謀之碌碌新進二三離解小人遂以憂頌為唐社稷臣者又烏可辭其責哉

史論一編

卷三

唐文宗論

手書

唐武宗論

文宗開成三年冬十月。綱目書太子永辛。蓋傷文宗聽之不明。信楊妃之譖。而太子母子。皆不得其死也。嗚呼。帝止一子。不能教之。而又令之。死千秋萬歲後。天子之位。其誰歸乎。無已。而謀之宰相。立敬宗少子成美。爲皇太子。主器非正。而內侍生心。帝一晏駕。仇上良魚弘志。遂擅廢立。於是皇弟潁王湜卽位。而楊賢妃與安王陳王同日死矣。武宗享國五年而崩。子幼不得立。

史論一編

卷三

唐武宗論

三六

世謂身不克壽。嗣且忽諸。天之報施不夷。然論其爲君。太宗以來。未有也。天下治亂。視君人君治亂。視相。武宗方正位。而首名李德裕。政本定矣。肅代而降。國之難治者。內莫大於宦官。外莫大於藩鎮。夷狄自德裕處之。則沛如也。仇上良矯詔立君。自矜不世功。而勸歸私第。劉行深楊欽義。夙典樞密。而甘居儒性。不取預事。宦者監軍。素爲國害。一朝約束。令母與軍政。而諸將帥次第就功。彼何嘗日夜謀誅宦官哉。聲色不動。

而茲國屏息。常群小藩籬之時。而有談笑坐制之勝。非才量大。過人者不能也。劉稹之叛。義在必討。治中國之法也。回鶻與黠戛斯相攻。順則撫之。逆則威之。治夷狄之法也。蓋李訓鄭注。教文宗以術。馭下者。大主心以意。忠而信之。教人主以術。馭下者。苟聽者有猜心焉。未必不疑。主以推誠任人者。苟聽者有猜心焉。未必不疑。其攬威福。圖自擅也。而武宗獨當此不惑。其度越尋常遠矣。且術非弱主可用。以文宗之弱。而

史論一編

卷三

唐武宗論

三七

求術則欲治。益亂誠惟明主能行。以武宗之明。而推誠宜一治。可以不亂也。或謂德裕肥牛僧孺。章元質。流李宗閔。殺吳湘。不忘私讎。疑非純臣。然觀武宗初立。仇士良譖誅楊嗣復。李珣。德裕涕泣極諫。援德宗殺劉晏。文宗竄宋申錫。爲懲久。而得釋。中心無累。亦深見矣。予乃信處高而使人。剛正而無忌者。皆天下無才不足比數之人。宋足窺德裕萬一也。

唐宣宗論

宣宗本憲宗嬖人之子。穆宗少弟。微宗文宗武宗之庶叔也。武宗未立太子而崩。皇嗣幼弱。大殺麻定。宣宗爲宦官所立。竟以叔氏紹位。論者僣於周孝王之繼懿王親親尊尊無害也。然三代以下事不經見。遂至佞臣獻拜佞之疑史策。書遷主之失。亦以立非其正邪說間作矣。宣宗明德邁祖而惡言建儲。晚年不豫。王宗實得以矯詔更立武宗之非身蹈而不悟。予尤惑焉。王

史論一編

卷三

唐宣宗論

三十八

才人以身殉武宗。帝哀其節而厚加贈葬。作雍和殿於十六宅。親近諸王。憂喜無間。友愛備矣。公主下嫁。裁以士禮。元舅富貴而不任以民官。家法嚴矣。獨郭太后之暴崩。景陵側之祔葬。爲世所譏。宣帝克修自行。獨虧大本乎。於是後世苛責之者曰。帝雖察上實逆主也。嶺南湖南江西宣州相繼軍亂。河南北淮南大水泛溢。皆逆氣所召。餌藥煎焚其誰咎焉。嗟乎。此其辭也。亂世之求君急於治世之求君。唐至穆敬陵微甚。

矣。今文宗崩而太子承繼之。武宗崩而孩童爲政。無道急焉。唐以宣宗侯天祐哉。是故武宗以太弟賢而召宣宗。以太叔賢而召皆天所以維持唐室也。賢君之治其道多端。莫先於聽言愛百姓。兩者宣宗所最優也。馬植服馬元貴實帶立貶於外。敕使怒鞭驛吏。論配景陵。李愬實不避鄭朗馬而剝色配南牙。今謂爲亂軍所逐而併杖監軍。王宗景當時號最難理者。無如宦官宣宗一正刑誅而內外恭靜。其後士大夫厭棄中

史論一編

卷三

唐宣宗論

三十九

貴。至有與監軍一揖沉廢終身者。繇此觀之。宦官真難去者哉。特患無神武明斷如宣宗耳。夫宣宗明聖不讓太宗。而治有遺議者。病在急反會昌而輔相失職也。會昌之政善政也。而指爲疵會昌之相賢相也。而斥爲佞。卽事之最明淺者如放曹尼汰元官。必反之後快。其他更錯何可勝言。抑知白敏中令狐絢其人不及德裕尤倍疑也。興慶宮之變。王俾秦郭后宜相焚。惡宗獄中怒詰之。俾貶句容。今是貶君於不孝。彼

實有罪焉安寧其相助爲理乎嗟乎有唐今主
莫若太宗次則武宣而人倫之際皆猶有憾豈
貽謀弗臧易世不變與此讀唐書者思鑒之九
二也

史論一編

卷三

唐書宗論

四十

唐懿宗論

唐自肅宗以來諸鎮軍將無歲不亂然未有民
逐其上者也至懿宗而民逐其上者三見若懷
州之劉仁規陝之崔義光州之李翦翁其著也
夫唐室再移威命不及四方節度使留後自軍
中推擇之予奪錄下習爲固然已不足怪所獨
恃者民心奉上不改其初久而無動國猶可支
也一旦槍擡雲起其踴逆節匹夫匹婦草賦自
而效牙將之所爲民心去矣君誰與托此徐樂

史論一編

卷三

唐書宗論

四十一

所謂瓦解之不足又益之以土崩也而懿宗不
知也豈惟三者之亂懿宗以爲小變而不有卽
龐勛造逆毒遍中原崔彥曾戴可師等連見挫
殺徐泗以南盡爲賊有天下幾殆矣康承訓仗
朱邪赤心精騎驅馳蕩滅功莫大焉而路巖韋
保衡惡之譖貶恩州司馬是則爲亂者賞靖亂
者刑懿宗之求亂辟揚火也又加薪焉間觀三
代以下亂天下者必始於女子小人而禍則成
於人主一念之溺以唐言之溺后而亂者高宗

中宗也。溺妃而亂者，玄宗也。溺女弟而亂者，睿宗也。溺公主而亂者，懿宗也。懿宗既溺公主，卽溺韋保衡、溺公主而厚其生死所殫者，天下之財。溺保衡而任之爲相所亂者，天下之政。其身惟一女是溺，遂至四方盜起而不聞，中官再用而不悟，佛骨入京而宮費無量，伶工寵貴而直臣貶死，甚至彗星三尺亦拊爲瑞，而唐亂不可復止矣。史臣責宣宗者，每謂其愛夔王，溺而薄，郭王溫儲位久虛，遂啓王宗實之變，而王歸

史論一編

卷三

唐僖宗論

四十五

長等不得其死，以今觀之，邠王之放又何如哉。

唐僖宗論

天下之亂莫大於臣有恃而君無恃。僖宗之時，盧鶴特高駟，田令孜恃陳敬瑄，天子獨一無所恃。雖欲不播遷，其可得乎？雖然，外臣之恃可去，內臣之恃不可去。是以攜死雄經而令孜再顯，至令孜再顯而天下事益不可爲矣。王仙芝之興於濮也，宋威嘗破走之，黃巢陷澤州，劉巨容俘斬其衆十七八，而賊且大熾，竟入潼關者，何也？則以天子之左右無人也。肅宗卽位，靈武德宗出居奉天，天下之勢岌岌矣。幸與李泌、陸贄朝夕謀議，得以繫人心而定國難。僖宗有一鄭畋而不能用，天下其孰望乎？崔安潛、在西川，羅盜訓兵，累見成效，卒用敬瑄代之，以便令孜私圖倉皇幸蜀。又何咎焉？鄭畋傳檄討賊，巢不敢西逼車駕。王處存、王重榮、李克用協力復長安，而乘輿東還，使是時効典元之策，下詔罪已，痛與天下更始，武夫暴臣誰不美服傾功罪未殊，獨以六年十二衛屬之令孜，孟昭圖強諫其失。

史論一編

卷三

唐僖宗

四十五

流於慕願荀子所云重愚重闇不較其愚禍患之來天下皆意人主之身親而忘其懼改若郭從謹進言而玄宗慨然足已追禍患然更面童語曰甚天垂垂示猶慮無以處之人心安能不變乎是故令孜孜欲兼之重榮稱兵帝走鳳翔寶雞而有官不至天下之人未嘗不痛明堂之無主而深有望於君側之未靖也爲僖宗者疾斬令孜以謝天下朱玫鄭昌圖敢立襄王抗天子乎夫帝一再出奔南司皆不及知而令

史論一編

卷三 唐僖宗

四十四

孜劫行初逐於巢而歸京師繼逐於孜而還鳳翔克用之功爲多而令孜且西依於蜀不奉端州之貶守澄士良未聞若斯之暴且橫也其故何哉史云帝在潛邸田令孜爲小馬坊使常懷珍果與飲帝心德之故雖爲劉行深韓文約所立令孜寵輒居上嗟乎一珍果之微而易天下之大王之貴明也在先旨教哉在先旨教哉

唐昭宗論

史稱昭宗體貌明粹雖爲楊復恭劉季述所援立獨謀任宰相銳然有恢復之志然身數遷徙蒙執椒殿何哉論者謂天子拱手外倚藩鎮南北二司邀以爲重竟殄國祚其言信矣猶非昭宗之所服也天子欲自爲武而無求助於諸侯此必天子之勢常有以勝乎諸侯昭宗非其時矣乾符以來天下積亂十五年始以昭之昭宗當時之天子亦徒有其名爾未能以尺兵威四

史論一編

卷三 唐昭宗

四十五

方也天子之勢既無以勝諸侯則當擇諸侯之賢者而求助焉始藉其力而漸反於正亦一時定亂之道也而昭宗失之李克用在僖宗崩力匡二難再存唐室所謂諸侯之賢者非歟昭宗不贊其勞而輕加以兵遂來晉州之圍然猶翔翔河中未敢直逼京師潞絳甫返還旆晉陽無禮之中或有足矜者焉迨昭宗內行恭簡三鎮犯闕殺相天下之亂極矣克用移授開封行瑜授平請乘勝剪滅茂貞韓建雖桓文之師阿

以加此傾惑左右之細言詔無入朝言師引去
華岐益陷於元少陽難作全忠入爵宗室斬盡
而唐祚滅矣夫帝之不聽克用進兵作謂欲留
茂貞以制沙陀也不知廣明以前天下之勢重
在內中和以後天下之勢重在外田令孜恃蜀
險以叛而王建誅之復恭守亮稱逆興元敗而
走閬爲韓建所俘當時之可憂者不在宦官而
在宦官之挾方鎮以自固若克用則非中人之
所而得挾也非中人之所挾者爲朝廷必忠而
討亂必力使帝任之不疑先平華岐後蕩全忠
竊謂唐之天下於時可以一振寧有劉季述王
仲先之亂乎失此不圖而身被幽辱岐梁爭賊
絕命難陽甚矣大臣懷二心者之可畏而不道
之臣難與深相結也少陽之變崔胤告亂於汴
劉季述願輸府庫而全忠心動使無李振決謀
必爲奪用李茂貞初與胤善每全誨張彥弘厚
賂之即背約相傾納而助帝走胤用此二臣者
介於陰賊內無仁義之心而崔胤輕託以天子

帝又不察而輕託以天下始託而終悔之必不
可得是以天子大臣皆不能保有其身繫辭之
言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戚而戚焉身
必危子於昭宗益信矣

唐昭宣帝論

昭宗之遇弒也。當日爲帝死者。昭儀李漸榮。宮人裴貞一耳。其他大臣親貴無聞也。輝王年幼。全忠立之。卽位。極前不處君禮。未幾禪位於梁。歐陽修作五代史。悲其時人臣之無義。特爲著唐六臣傳。盛稱受禪之日。梁王袞見南面。坐金祥殿。臣張文蔚。蘇循。奉冊升殿。楊涉。張策。奉傳國璽。薛貽矩。趙光逢。奉金寶。以大進。百官北面舞。蹈再拜。賀。簾址道喪而唐亡矣。柳璨說全忠

史論一編

卷三

唐昭宣帝論

四六

殺裴樞等三十餘人。旣而王殷趙殷衡復譖殺璨與蔣玄暉。張廷範。負國之報。出反不遠。要之樞等死。於怯懦等死。於佞無一爲唐死者。唐臣旣盡。而君亦隨之。曹州梅林身。遂見弒。嗚呼。痛哉。昭宣立以十三歲。弒以十七歲。滿子何罪。而必欲死之。然其時國勢已去。身難獨存。無論昭宣孱弱。不堪堪祖。卽令德王齒壯。梁所畏忌。其時得立。亦極殿之續耳。欲望子母生全。何可得也。全忠初弒昭宗。猶爲哭投地。殺朱友恭氏叔。

琮以冀寒謗。至濟陰之獄。則怡然安之。篡逆之事。始則疑。再則固矣。當是時。或使唐之支屬。未盡。藩城可圖。方絕之緒。其猶有賴乎。而九曲池一宴。昭宗九子。先被繼殺。又誰爲伯升之誅。王莽昭烈之哀。獻帝哉。文宗太和七年。李德裕建議。謂玄宗疑忌宗室。不令出閣。天寶建中兵亂。悉爲安祿山朱泚所魚肉。今宜盡去其樊。上然之以議除官。不決而罷。嗚呼。今德裕說行。天復天祐間。全忠滅唐。不若是易也。

史論一編

卷三

唐昭宣帝論

四九

後梁論

朱溫之不臣無論已。獨其所爲尤善。貞德黃巢之趨汴也。李克用擊走之。而反有上源驛之圍。朱瑋朱宣以宛鄆之師援難。秦宗權方破而二鎮隨入於梁。河中之王重榮溫何依。居母王氏呼爲舅父。遂併其地而殺其子。何於傳舍。凡所爲負心。若此。天下其誰安之。然而未也。五倫之義大在朝廷。近則家室。溫之不道。禍及洞腹。豈獨天下之人知之。其兄先知之。豈獨其兄知之。

史論一編

卷三

後梁論

五十一

其妻又先知之。溫與兄弟宴宮中。其兄全昱目攝罵曰。朱三一礪山百姓。天子用爲四鎮節度。何負而滅唐。家三百年社稷。行見族赤矣。此深知大逆之覆宗。其亡忽焉者也。溫納朱瑋之妻。張后抱之泣曰。充鄉與司空昆仲之國。以小故興干戈。致逼有奴。萬一汴州失守。妾亦當如此矣。此又深知溫後之必中女禍爲之哭泣。真以身悟也。或疑溫召子婦入侍。其子八人始皆不以爲異。使溫寵友珪之婦。無萊州之遣。廷諤一

婦其可免乎。噫。是何言也。鳥獸之聚上下同獄。底人有此亦來汴宮。諸室之誅。兇君人國者哉。友貞約魏討賊。史稱爲正。卽位東都之後。晉師數至。雖劉弼王極屢戰失。卽而存備。夜訖繼。翰來降。澶相西南皆梁所有。設其時納敬翔引繩之諫。專任王彥章爲將。勿微之還。大梁必存。而不知此非天意也。梁無可赦之罪。天無再逸之罰。凡敬翔李振王彥章之屬。務忠於梁者。皆避天而欲與之抗者也。趙嚴段凝張漢鼎漢餘之

史論一編

卷三

後梁論

五十二

屬致敗於梁者。皆順天而先爲驅除者也。天之所惡其類必盡。卽友貞至死而盡殺諸兄弟。又孰非天之假手以行其誅。誅乎君子於是傷朱溫之節。鎮重累朱滅之五經也。

後梁主真論

魯桓公弑隱公宣公弑了赤鄭厲公逐世子忽衛公孫剌逐其君衛四者春秋皆不絕其爲君蓋書其實所以著其罪也歐陽氏於後梁亦然故全忠引諸帝紀夫全忠既列帝紀其子友貞之得爲帝也何疑友貞聞友珪弑父與師復讎表象先等率禁兵討賊罪人立誅迎王卽位王報曰夷門太祖所以興王業也北拒并汾東至淮海國家藩鎮多在東方命將出師利於便近

史論一編

卷三

後梁主真論

主三

何必都雒陽哉於是遷居東都受璽正號彼其意固視大梁爲百世不拔也龍德三年唐主命李嗣源長驅入洛國竟不守友貞自殺豈地勢固不可恃乎史言梁主溫恭儉約無荒淫之失但寔信趙嚴漢傑等疎棄敬翔李振不用其言以至於亡要之翔振亦非端人也振本李抱真孫恐於助溫弑昭宗殺唐公卿裴徽等賜賜之名人人所惡翔爲溫謀畫策弑其妻劉氏待溫臥內兩人皆亂賊之尤卽使友貞果聽其言

史論一編

卷三

後梁主真論

主三

罷段凝任王彥章而神人怨怒梁亦必亡卒之唐師至曹州翔徙向主慟哭不能發一策自經高頭車坊而振已入朝新主郭崇韜鄙爲常人由此觀之彼何足係國家重輕哉夫五代諸主適立適亡唯重貴之妻叔母承佑之殺大臣致亂自躬其他若梁主友貞唐主從厚皆中材之君可以僅存者也以僅存而不存其父累之也幽厲雖暴不能沒文武之善其德遠也子嬰雖賢不能救政亥之惡其禍近也明宗卽位極前不忘獻祖武皇而從梁諸死從梁亂謀從厚爲王晉所弑人謂篡竊之報天不肯恕明宗其肯恕朱溫乎唐莊宗代梁時欲稱帝張承業亟詰魏州諫之請先滅朱氏後立唐後定萬年之基而莊宗不從怏怏憂死且李建及忠莊韋令闢諸出代州李存儒開優守衛州爲段凝張朗所執朱守殷蒼頭無能覆軍於德勝南城唐之失計屢矣而卒克梁者非唐必能滅梁梁亡不能待也康延孝爲梁左右先鋒指揮使來奔於

唐陳梁必亡之勢。請待梁兵既分。以鐵騎自鄆
趨汴。揭其空虛。莊宗卒用其策。八日而滅梁。延
孝其亦韓勣。馮廷諤之屬乎。勣與廷諤殺溫之
身。延孝覆溫之國。滅溫之裔。不如是何以警亂
賊哉。

史論一編

卷三

後梁上梁論

五十四

後唐莊宗論

莊宗受晉王三矢之賜。奮志復讎。不數年滅梁。
漆朱友貞首藏於大社。劉朱溫闕室剖其封樹。
天下咸壯之。謂其成功神速。不異漢高。然切柳
陂之戰。周德威父子俱死。師圍鎮州。李嗣昭中
矢而亡。至李存進沒於張處球。裴約死於李繼
範。朱守殷敗於王彥章。其他挫衄屢見。始知唐
兵入大梁。未嘗不艱難也。經營甫定。燕傲遂恣。
郭門高。露刃注矢。馳攻興教門。帝卽踣絳霄殿

史論一編

卷三

後唐莊宗論

五十五

廊下。焚以樂器。禍福不旋踵。又何甚哉。論者曰。
莊宗不終玄宗之緒也。然朱梁之滅。功大於誅。
韋氏。劉夫人之寵。罪小於溺楊貴妃。而得禍酷。
且亟者。何也。偏安之上。與混一之君。人情國勢。
不相侔也。圖治二十年而始遷。豫與一朝得志。
而縱溢不返。其成敗。豈慕又相殊也。莊宗性喜
音聲。好俳優嬉笑。方毀梁宗廟。卽擢其教坊使。
陳俊內閣使。儲德源爲刺史。蕩心見矣。同光之
際。善政無聞。外任聚斂之臣。以傷百姓。內寵女

子小人以搖國本雖在位四年亂君之爲茂不
備也嚴可求何詞小國之吏也高季興藩方之
弱臣也皆能料唐必亡豈俟鄧都告變汜水再
驅傾覆始決哉郭崇韜勸立劉后以圖寵而殺
崇韜者卽劉后莊宗嬖伶官以自娛而弑莊宗
者卽伶官世謂其君臣行事用類要之滅梁平
蜀功錄崇韜未可死也崇韜死而皇甫暉始扶
趙在禮爲亂李紹琛與王溫等紛紛見告而郭
從謙乘之意者不殺崇韜唐難不作乎抑知天

史論一編

卷三

後唐明宗論

五十六

下之亂積之有本發之有機本積不深則機發
不疾莊宗平日之淫樂招克所謂本之積也劉
后繼發之殺崇韜所謂機之發也玄宗之內亂
積於李林甫而發之者楊國忠外亂積於不用
王忠嗣而發之者安祿山亦猶是而已矣

後唐明宗論

莊宗時鄧都兵亂遣李嗣源討之反爲張破敗
趙在禮所劫作史者惡之直書李嗣源反抑其
情可原也莊宗誅戮勳舊嗣源危殆數四卽命
討賊反受制逼擁之入城彼進不放見天子退
不能自明傍俾投策計無所之聞安重海星行
詰闕之言則南趨相州惑石敬瑭先取慶會康
義誠從衆則生之策則兵向大梁當日心持兩
端而逆蒙大逆豈得已哉蓋畏死也至郭從謙

史論一編

卷三

後唐明宗論

五十七

弑主殿下嗣源軍至聖子谷此正義士反正之
秋忠臣建節之會也今嗣源堅持初志迎立魏
王不獨唐室再造功名終卽前此披猖非其
本念亦皎然白於天下矣奈何豆盧革上機勸
進而監國之令卽下佯託三讓而陰肆不仁逼
王雅王殺於民間魏王繼及繼於渭南不知太
祖養字之恩何負於選估然而夷其子孫殆盡
也或曰二王之死謀出於安重海魏王至長安
窮而自殺非帝罪也然重海助逆則心德之張

憲不勸進則假委城之罪殺之中誠好亂焉可
匿哉秦王從禁帝之愛子作亂伏誅宋王從厚
立爲君而見弑於從珂所謂殺人之子人亦殺
其子非與且嗣源初立惡宦官亡國今諸道盡
殺監軍而孟漢頃則爲宦殺使郭崇範之死人
情震駭而任圜安重海亦不免於誅劉后爲尼
於晉陽使人殺之而王淑妃則居宮中用事夫
莊宗之失莫大於任宦官親女謁殺大臣嗣源
皆躬蹈之遂令垂誨以剛愎亡身范延光趙延
史論一編 卷三 後唐明宗 五八

詩又以雅隨誤國然則史書所稱明宗有道之
君亦小功小美耳人者不足錄也嗚呼長興之
本宰相無短長至親無可恃明宗之身可謂窮
矣猶得稱賢者亦以薄賦減稅一念好生近於
古爲君之仁者焉信無道之世愛百姓尤不
可不急也

後唐愍帝潞王論

明宗天成之際安重誨惡李從珂矯命論楊彥
溫逐之河中軍亂索自通等將兵出討從珂馳
入自明重誨馮道趙鳳泰諸公皆能歸私第
當日皆謂重誨專橫以疎間親從不道卒取
唐天下獄閔帝者從珂也歐陽氏痛重誨先見
忠而不信反遭赤族閔帝身死穴於微陵一壠
之士路人悲歎使明宗有知不親重誨手然以
情言之重誨從珂亦錄爭寵生鄰未必逆料其

史論一編

卷三

後唐明宗

五九

後日篡弑也愍帝仁厚雖遭奈上忌嫉坦懷待
之卒免於難于潞王亦何嫌哉宋弘躬馮斌
心忌從珂說帝出其子重吉於亳州召其女入
禁中疑懼始生而從鎮趣反君子曰鳳翔之變
從珂何無人心也從珂本王氏賤子年十餘歲
明宗過平山掠得之養以爲子最見親愛安重
誨欲文致其罪帝曲庇之秦王從崇陳兵天津
橋帝呼李重吉欲授從珂以兵相慈惠之情薦
於親子今遠忘之而弑閔帝于衛州殺孔妃四

子登明宗戕朱邪從珂即起而效之乎孟漢璽

輪情路隅而立斬康義誠舉國來降而見族李

專美請脩法度立紀綱則忻然信之史在德狂

猶上書盧文紀劉清請賜黜而下詔勿責從珂

英斷遠過前人而石即兵至即自焚玄武樓何

其怯也呂琦議歸前刺等以結契丹龍徽欲立

李贊華以圖解圍其時應變最稱上策皆不能

用坐以待亡抑從珂智勇謀莫則有餘自衛則

不足哉閔帝之難王思同宋令詢執節殉主潞

史論一編 卷三 後唐高祖論 六十一

王攜傳國寶赴火中廷臣無一從死者意善薩

生鐵之誼民實怨讎哀閔帝之仁弱惡從珂之

剛嚴乎胡氏曰潞上甫入洛劉氏酬兵自是六

章版易天子益以習熟言近之矣

後晉高祖論

石敬瑭西夷梟獍鷄子也梟獍鷄常從晉王征

伐有功明宗愛敬瑭妻以永寧公主趙在禮之

亂明宗欲自歸天子明已不反敬瑭請騎兵

三百攻汴州夾門而叛勢遂成潞王謀逆敬瑭

不能計遇閔帝於衛州反殺其左右後騎身趨

各賜是敬瑭未弑從珂之前已兩為逆無義甚

矣儒者惡潞王篡弑謂敬瑭表唐主養子不應

承祀請傳位許王其論近正惜哉晚矣敬瑭夷

史論一編 卷三 後晉高祖論 六十一

人非知義者設果懷明宗之恩憤潞王之叛當

其舉兵鳳翔時即當捲甲直趨助帝討賊而道

遙不進遇帝逆旅俛首無言奔洪進責其附賊

賣天子既不之應而反戕帝左右敬瑭之逆猶

之潞王也潞王既立敬瑭入朝君臣之分已定

而天子謚命恐於拒逆如是而欲不名之為賊

不可得也敬瑭與潞王少事明宗材力等夷陸

梁河東亦何能為勢必結援契丹惡陵中國當

日唐臣呂琦李崧張延朗已豫料之欲先絕其

助惜阻於薛文遇言不用耳。敬瑭既聽桑維翰計。剗盧龍一道。雁門北諸州與契丹草表稱臣。事以父禮。劉知遠諫曰。夷狄厚賂金帛。自足致兵。不必許以上田。異日爲中國患。其言深切利害。然度敬瑭才必不聽也。宋高宗崎嶇患難。以僅存之身。倖立爲帝。偏處一隅。其志已足。則樂於奉事金人。而惡聞恢復。石敬瑭陰山賤夷。尚主領節鎮志。窮望極復。藉契丹力。君有天下。則終身得之。同於戴皇天履后土。而子孫之憂。

史論一編

卷三

後晉高祖

本十

四海之辱。不復繫念。兩者不肖一也。趙德鈞耽耽帝位。密賂契丹求立。請以見兵。南平洛陽。敬瑭聞之大懼。亟使桑維翰遊說。謂趙北平誕妄。不可信。契丹主乃堅石爛之約。譬猶貧家二子。斃心富室。爭媚其主人。翁求養已爲子。而多助者先得。亦可醜矣。卒之敬瑭。亂德鈞。奔降契丹。其子延壽。竟爲晉患。而負義侯之流。雖又不若。東京留守之寵貴。使敬瑭在。不知其妬北平父子。又何如也。嗚呼。莊宗明宗。以子夷人。

而亡石氏。又以父夷人而亡夷狄之難近固無一可哉

史論一編

卷三

後晉高祖

本十

後晉出帝論

石敬瑭在位七年。反側數見。若范延光亂於天
雄。張從賓亂於河陽。符彥釗亂於義成。王暉
於安州。李金全亂於安遠。王彥忠亂於靈州。安
從進亂於山南。安重榮亂於成德。疊書史策。雖
旋遭撲滅。而人情不順。亦繇得國不正。衆皆與
難也。敬瑭以契丹責讓。憂懼成疾。令宦者抱刃
子重唐。置馮道懷中。使輔立之。敬瑭方殂。道即
背其言。與景延廣立其兄子重貴。雖以國難立

史論一編

卷三

後晉出帝論

李四

長爲辭。又云契丹所立不可動。固知小人二心。
畏奉夷狄甚於其主也。延廣用事。議絕契丹。世
皆咎其橫挑強胡。盛亡晉祚。然以中國天子下
拜大羊三尺童子。無不耻之。天福之際。吳越開
城郭。崇威南遁。王權不肯使契丹。安重榮執北
使。拽刺請脩十萬。衆往擊。若惡之心。夫人盡有
豈獨延廣哉。且楊光遠遣廷壽勸契丹入寇。其
初至也。晉有威城。棣州。涇州之捷。其復入也。晉
有榆林。店白。團衛村之捷。虜雖強。暴失利。則去

史論一編

卷三

後晉出帝論

李五

非夾欲與中國爭也。間運三千柱。威秦取瀛莫。
趙瑩言其不可任。而馮玉李崇不從。至瀛州敗。
郇梁漢瑋戰死。契丹大衆盡趣恒州。李穀進。砍
虜營。備奔衝之策。王清喬李橋開道之勇。尚可
轉危爲安。而威受虜。唱進告降。計六軍慟哭。都
城一空。繇此觀之。晉之大策在於拒小勝。不在
於圖自強。在於任匪人。不在於絕蠻夷也。然推
尋亂本。馮道之罪尤不可道也。道身受顧命。負
信苟息。毋論已。既立重貴。而不與計安全。胡爲
乎。當日晉與契丹之事。惟戰和兩策。戰則當任
景延廣。延廣之氣不可恃。其心不可忘也。和則
當任桑維翰。維翰之謀不可經。百世猶可支目。
前也。爲晉計者。先用維翰。言以固國。本後用延
廣。言以大復讎。必能得志于天下。而道不念也。
依回兩可。不決一策。意以爲事成則受其福。事
敗不任其禍。凡道一生取富貴固爵祿。其術不
出乎此。而晉之天下已受其敵矣。欲戰而忽和。
和必不信。欲和而忽戰。戰必不力。述律太后雖

厭兵而無如中國之背約。契丹主雖無心入大梁而無如叛賊之迎降。此晉亡所以不旋踵也。況晉國無度。錄馮玉之專相。錄馮后。后者何重貴叔母也。安有天子妻叔母而可以一日居人上乎。無禮之人。君子猶恨其不適死矣。

史論一編

卷三

後漢高祖論

本末

後漢高祖隱帝論

胡致堂曰。晉祖爲楊光遠而出。桑維翰爲杜重威而出。劉知遠。此亡國之本也。信哉。契丹滅晉。漢未嘗赴難。史深譏其卒禍爲利。然觀漢稱帝。晉陽之時。晉主已北遷矣。當日神州陸沉。中原無主。苟有匹夫倡義。志圖興復。君子無不予也。梁暉殺契丹守兵。王瓊攻耶律郎五。東方群盜。隋末。毫密三州。虜主患其難制。若以內中國外夷。狄之義言之。紛紛盜賊。春秋所賞。况蕃方有土之君長乎。晉皇甫暉王建奔唐。韓熙載語唐主曰。恢復祖業。今也其時。若虜主北歸。中原有主。則未易圖也。時以連兵福州。未暇北顧。唐人悔恨夫唐主失之。漢主得之。此英雄所撫時而起。慨想桓文者也。安能更要故君於塞外。北面臣事之哉。五代之興。朱溫最逆。李嗣源。李從珂。石敬瑭。郭威。皆不免乎篡。惟莊宗起於唐亡之時。漢祖立於晉滅之日。得國近正。而覆轍相同。則又何也。郭崇韜死。而鄴都亂作。莊宗之身禍。

也楊邠史弘肇王章死而趙村變成漢祖之子
禍也莊宗非欲決殺崇穎主之者劉后與魏王
繼及也然莊宗不能制其妻子猶之乎身殺之
也漢祖有三子承訓早死承勳羸疾承祐年十
八未封王而卽帝顧其時豫教太子之道則久
廢矣胡亥今日卽位而明日射人豈非始皇之
過歟此張昭親近師傅延問正人之言爲可省
也或謂邠總機政弘肇典宿衛用法過嚴章掌
財賦聚斂刻急三臣皆非人心所附使僅殺三

史論一編

卷三

後唐高祖皇帝

李八

臣不及郭威可無變乎是不然威與三臣同功
一體三臣死威勢不能獨生無論隱帝不肯憐
而赦威卽赦威威亦必懼而先動是所謂殺亦
反不殺亦反也淮陰族而布越疑三臣死而郭
威叛成則爲帝王不成則爲疽醢人君當此有
幸有不幸耳李太后少事高祖當起兵太原時
諫無奪民財號知大體隱帝與小人游戲宮中
數切責之及謀誅楊邠等入白太后深以爲不
可郭威兵衛京師止帝按兵無動以詒論威帝

皆不從其言遂及於難嗚呼帝雖無賢父猶有
賢母而身死國滅則又何也然以太后之賢而
有李業爲之弟竟亡漢天下外戚固難其人哉

史論一編

卷三

後唐高祖皇帝

李五

後周太祖論

五代創業之君莫賦于朱溫。莫賦于石敬瑭。其他三主皆有取天下之畧。唐莊宗滅梁。功倍于漢之誅篡秦。而身死伶人。或謂晉在不聽張承業而自立。似矣。然唐室蕩覆。前裔斬盡。必欲使莊宗求之草莽。擎神器以與他人。其義雖正。亦後世人情之所難也。漢高祖與敬瑭同事明宗。敬瑭才力遠出其下。特以藉明宗愛信之勢。奄有河東。高祖勉左右贊成大事。此亦因便造

史論一編

卷三

後周太祖論

七十一

功非若張良于漢。高鄧禹于光武。識真主而委身也。敬瑭死。契丹入。重貴北行。而漢室嗣起。猶之取天下于夷狄而已矣。周太祖與楊邠史弘肇說漢高祖帝于晉陽。建策最多。漢高臨殂。委以孺子。其心未必遂欲取而代也。李業創謀。三臣誅死。隱帝復使郭崇威曹威殺周祖。而反形方決。蓋漢周二主才相同。而處勢各異。使智遠事漢。隱不能辭。澶州之甲。郭威遇重貴。必能正天禍之號。君子于此往往有怨詞焉。以為推

史論一編

卷三

後周太祖論

七十一

郭子儀之心。以責李光弼。唐室無純臣。執張承業之義。以責唐莊宗。五代無賴主。不得已而干中節。取焉爾。雖然。人有絕善。必有絕惡。世有奇忠。必有奇佞。承業死而馮道生。誦逆反覆。不可言也。道事劉守光為參軍。守光敗去。事張承業。承業一心王室。夙夜忠義。道所親見也。而躬侍之。俯仰十君之間。怡然以舊德元老自處。方自號長樂老。著書數百言。陳已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階勳官爵。以為榮。自謂孝于家。忠于國。為子為弟。為人臣。為司長。為夫婦。為子有孫。何無人心至此哉。漢乾佑時。三鎮拒命。隱帝遣郭威討李守真。威問策于道。道請勿愛官物。以收衆心。威用其言。克河中。加恩將相。諸鎮而澶州之行。即為衆所擁立。威方受勸進。召道先歸。販國協謀情狀顯著。而猶欺人視聽。若不與聞。其誰信乎。此賈貞所欲加罪。而世宗廢棄不用也。

後周世宗論

五代之主以養子而得天下者唐明宗周世宗兩者皆稱賢君其順逆優劣則相去遠矣明宗李桃彥溫兵據大梁莊宗悲涕洛城身遭焚絃旋居典聖宮稱天子異於朱溫之篡僅爾世宗雖柴守禮子勿從姑長太祖家太祖家族爲漢劉銖所滅世宗幸存廣順三年封晉王爲開封尹太祖疾篤詔判內外兵馬事人心賴之帝崩而卽位順也明宗在位八年大臣屢死骨肉猜

史論一編

卷三

後周世宗

主

殺秦王之變指天泣下皆其自取世宗於人倫無大德識者猶謂其不當立符氏爲后縱父守禮犯法然漢景王后出於再適轉腰殺人聖賢疑其難處必欲以此苛責叔季之君近於不起明宗少立戰功唯滅梁最著卽位以後汴州平盧鄆都宣武義武河中諸軍數亂僅賴將帥之力猶示誅鋤若高季興縱兵夔州董璋孟知祥連叛兩川李彝超拒命定難不能討而服也世宗顯德之際西定秦隴東平淮右北取三關

皆成功獨斷未嘗頓兵其神武固唐憲宗所不逮也然世宗威武震懾夷夏制作可施後世而大漸未幾陳橋變興周之天下倏爲宋有是何說哉史言世宗在位宰相屢請王諸子皆謝不應顯德六年始封宗訓爲梁王是時疾病方作幼子孤立亦國家危急存亡之秋也爲世宗計者倘果念祖宗德薄不能久長子孫衰弱禍難未已爲生民擇主求廷臣之賢如趙匡胤者而禪位焉庶國君有遜讓之實臣下無逆節之名

史論一編

卷三

後周世宗

主

不亦達節偉行高出世主乎然而不能也天下大器人主所戀而堯舜授受事難再爲燕噲子之效之而敗爲世警笑惡可以望人主也唐明宗每夕祝天願早生聖人而猶諱立太子不欲歸老太原舊第是知取而不予人情之常世宗雖賢豈能敵履其間哉究之柴氏不得不亡趙氏不得不興世宗既不能讓而宋祖不免爲篡此蓋得天下者之不幸而勢之無可如何也然唐明宗天成時王都作亂奚契丹助之武臣謀

王晏球擒其將楊隱禿餒等自是沮氣不敢犯
塞及晉主借夷滅唐世忠中國一宗方崩鎮定
二州言北漢契丹入寇趙匡胤帥兵禦之擁立
軍中周祥遂絕而宋亡亦卒以火狄石敬瑭桑
維翰之罪其可勝誅哉

史論一編

卷三

後周世宗

七十四

歷代史論一編卷之四

宋太祖論

婁東張 溥著

余觀太祖之世。天下未有一人得如太祖者也。
高繼冲之暴斂。周保權之幼弱。執而取之。猶孺
子也。孟昶奢佚於兩川。劉鋹淫虐於廣南。李煜
貶號江南。講誦佛書。不恤軍士。無道之君。其國
人望王師之日久矣。況爲之將者。又有王昭遠。
郭崇岳。與皇甫繼勳其人乎。夫天下無甚亂之
勢。則不生大治之君。觀諸國之所以亡。與宋之
所以興。非獨人謀。蓋有天意。乘便藉勝。其易固
然。所獨怪者。當時將相夾輔新主。號稱從龍。意
必有股才元德。卓犖其間。顧自今斷之一無聞
焉。王全斌國之大帥也。克蜀之後。軍行狂剽。遂
致全師雄之亂。使非太祖遣使招輯。曹彬劉光
義協師進擊。全蜀非宋有矣。且銀江之步騎。采
石之浮梁。事無大小。皆出廟算。至命彬伐江南。
或以不殺王書之。義同湯武在廷。諸臣有能

贊一辭乎受命之後。議奪方鎮。權趙普曰。諸臣
 錄錄。皆非統御才。脫軍伍有髮。彼何得自誅夫。
 惟其碌碌也。是以金錢娛樂田宅歌舞之言。得
 以中之。設有不常之臣。如韓淮陰者。在其中。聞
 之。必將引然而退。仰天而大息。聞所以舉事矣。
 安能必其再拜稽首解兵就第乎。然所謂錄錄
 者。非獨石守信王審琦王彥超諸將也。卽以趙
 普言之。前普而爲相者。質溥仁浦。後普而爲相
 者。居正義倫。皆固循簡默。無所表異。普乃得以
 史論一編 宋太祖 二十一
 所略著聲。要其中心。何嘗不爲富貴子孫計哉。
 江南吳越之主。以金遺普。太祖皆令受之。後於
 貢賞外。加賜五萬。太祖知普所欲得者。金故卽
 予之。以金以使之感效。雖十年。專相普久。爲太
 祖所用。其視宿衛節鎮諸臣。錄錄等爾。夫漢高
 之才。常不及三傑。而功臣皆誅。夫於其手。宋祖
 之時。無一人似宋祖者。而內外佐命。咸以功名
 終。豈物惜形已人愛。弗若乎。嗚呼。二祖之善用
 人一也。一則好全人。一則好誅人之所。

長其優柔。剛果立國之始。強弱已見。要論心術。
 吾不以彼易此。

宋太宗論

太祖太宗授受之事。程敏政辨之詳矣。其言曰。胡一桂。楊維禎之流。銳然欲以篡弒加太宗者。疑於不見李蓋之全書。夫不見全書。而輒於議人。猶刑官不本人之初牘。而深文鉤致。其言可謂至慎。然歷觀行事。弒兄之誦。實太宗自有以來之武功。之勉。成於不行太原之賞。秦王之貶。始於盧趙相傾之際。帝之不仁。見矣。楚王元佐。帝之長子。又愛子也。秦王遷房州。力救而不得。

史論一編

卷四

宋太宗

四

爲之憤冤失心。夫天子欲逐一弟。而致愛子以狂疾。帝之忍絕天倫。豈復他人可解乎。襄王立爲太子。廟見之日。人心喜躍。帝卽不懌。且語冠準曰。將置我何地。夫已有之而忌之。又何有於其弟。與其兄之子乎。後之君子。但觀其終事而不諱其始事。則不遑之言。日主而不察。亦何辭焉。或曰。昭憲之命。非治命也。然太祖崩時。北漢未平。淮海吳越之士。未闢十七年。間事多草創。使德昭遽爲天子。未必有淳化至道之治也。武

功既歿。興元尹又薨。傳國之次。當在太祖之子。孫不當在秦王。且秦王爲諸王。卽驕恣。又何能君天下。故秦王之存亡。亦非授受之所亟也。惟德昭之長子當立。而不立。而立已子是。則太宗之私也。太祖無魯隱之疑。而太宗有魯桓之誦。設以春秋之義處之。將如之何。德昭立焉。太宗相焉。意者成王周公之事。當日其猶可行乎。太平興國以來。相之不振甚矣。惟帝深知相道。賈黃中爲相。事多不決。帝戒其小心。太過。失大臣體。中書請內供奉繫學士。銜除王繼恩宣徽使。帝皆不許。及謂宰相曰。中書政本。當進賢退不肖。當功罪當罪。卽天下治論相如此。呂李雖賢。其敢望乎。夫明於相道者。斯於君道亦庶幾矣。是故太宗之爲君。世無譏焉。

史論一編

卷四

宋太宗

五

宋真宗論

天下之事有心知其不可而故爲之者真宗之天書是也宋史言契丹之俗主稱天后稱地所獵鴈鴒皆云天賜祭祀誇耀宋臣如其習而效之以動敵人聽聞宋臣者何王欽若其尤矣欽若之請爲天瑞託言於張國威而心寔主於傾寇準蓋度帝之英明信準已深他無可動惟登山封禪足以啓其雄心而中生間阻小人之害正亦何常乎敬天之主卽以天惑之而君子之

史論一編

卷四

宋真宗

六

道消矣又慮消之無其端也則謬言中國之取文之以經以厚集其毒然而爲之君者其惑已甚澶淵之役欽若謂寇準以帝爲孤注似也獨不念聞寇之計陳堯叟勸幸蜀欽若勸幸金陵乎卽使孤注不稍愈於棄國而奪者未知所稅駕乎契丹請平寇準不肯欲避其稱臣使獻幽州地以和乎且條畫以進曰如此則百年無事不然則戎將生心帝豈其志之乎君臣共事之辭昭然中外而一旦不察則天下事無復有可

信者矣然推察本末帝終未嘗忘準也周懷政之獄朱能之叛其事皆可借以殺準而僅得相州道州之貶大漸之日遺言寇準李迪可託相信之堅非王丁諸倖臣可以恩擬也玉清昭應之作泰山汾陰之祀孫奭崔立極言之帝亦未嘗斥爲已甚也惟行事之始獨與欽若深謀而懼其或洩則帝反爲欽若所制而五鬼比而笑惑王捷汀州之賤民也張正隨信川之道士也無故而加以將軍先生之號帝之尊寵五鬼亦

史論一編

卷四

宋真宗

七

何異於王捷張正隨乎君子則以爲猶戲也雖然欽若丁謂已矣舍不肖而責賢者帝之厭兵實中於曹彬和好之言而天書之敢於崇奉者恃王旦爲儀仗大禮諸使且也東封之時契丹假幣西夏求糧且不乘此開導止君邪心而徒策預借三萬儲衆京師爲處置得宜前史震而書之以爲美談竊無取焉夫治戾之家不信賢而尊巫則羣笑以爲惑况無疾而興巫者乎絕之甚易而爭之不力使李沆在必不其然

宋仁宗論

史臣論仁宗之無愧於仁也曰在位四十二年
吏治若媮惰而任事蔑殘刻之人刑罰似縱弛
而決獄多明允之士因未嘗無傑倖而不足以
勝善類之氣信哉斯言乎雖然有若如此而治
終不若代者欲速之心害之也何則治天下
之形與治一國之形異即以農政言之五季之
時方各爲國而粟賸有宋混一字內江浙淮南
相轉移而時憂不足推此類觀力專者易效勢

史論一編 卷四 宋仁宗

八

廣者難成凡事之情可知已慶曆之際仁宗銳
意太平數開天章閣召仲淹琦弼入對授筆札
使疏當世事求治之急不少須臾非千載一時
君子所樂得行其志者乎抑知志之不可得行
也卽在於此夫明主之求治其勢不能以無輔
則必引大臣之賢者而尊顯之既尊顯之而且
虞其莫爲我用也則日敦趣焉於是大臣之賢
者日夜思有所效用於人主不遑嫌難以爲之
圖而忌者弗是也上之人既不能寬日月以待

之而下之深相忌者復族立而求其隙天下大
矣一時之興革能盡當乎遞相察舉之人能一
用而皆無失乎偶或不效而忌者卽因以進言
於人主主人上拂然而起以爲我之任大臣如此
其至也而終莫爲我用則疑貳之心生進退不
一而動見裁沮雖有懿綱良知不一二年而俱
廢此善治之端也夫仲淹之十事韓琦之七事
八事與富弼之世務十餘條安邊十三策當時
治要大畧在斯矣若言其效則非旦夕可致也

史論一編 卷四 宋仁宗 九

使人主執聽不回雍容信任以觀於後成周之
治可以復見此非予之虛言也嘉祐以後富韓
再用其時風俗政教近三代之仁義有先漢之
風烈令前此諸賢無充郊郭楊之罷久道化成
亦何疑乎後人不原其端徒見石介蔡襄語言
之激夏竦賈昌朝用計之深以爲君子澗於言
事而疎於防奸不知始用之日范仲淹已先有
憂矣曰欲速則不達

六 宗卷

仁宗不豫。文彥博與富弼留宿殿廡。城內無知。史志聰曰。天子起居當告。不則行諫。英宗卽位。任守忠謀。開兩宮。韓琦立貞之。霸州安置。嗚呼。相臣之道。正矣。范曄之傳官官也。謂奄尹載於月令。悲伯見之。小雅其來已久。寢及東漢。委用漸大。實始於鄧后。稱制今考之。治平。原陵初立。太后聽政。帝復疾。作中禁多疑。使非大臣親迎。內外之事。則刑人含憲。動搖國家。其勢甚便。迺

史論一編

卷四

宋英宗

十

終帝四年。不問有一人。隨其間。未始非守忠之竄。有以威之也。太后始疑帝。甚至有昌邑之問。琦修反覆臣制。慈孝如初。每常奏對。不假寺人傳言。琦固善事太后。與帝太后亦善。任琦甚哉。人主敬大臣之有效也。敬大臣則左右畏。左右畏則外人無附。則上下不疑。而事功集。是以治平之時。帝無所事。任琦其事也。琦亦無所事事。正色立朝。屹然不動。其事也。相臣不動而天下之欲動者止矣。是故用止。

一人焉。內則兩宮安。而外則途夏服。朴駟曰。周以冢宰統關寺。漢初以丞相監宮中。故無近習之弊。東漢用佞幸。與政。唐命中人典兵。故有內廷之變。論厚陵者。止觀安置守忠之一事。足以信當日君臣之無間。然矣。元豐大臣一失其制。李憲王中正開其端。其後重貫握兵。梁師成預政。竟亂天下。可不懼哉。雖然。琦爲社稷臣。固也。裴者好水川之役。任福違節制而敗。使仁宗從廷議責琦。琦且終身罪廢。雖高山大嶽亦所安。

史論一編

卷四

宋英宗

十

見其雲雨靈怪乎。君子於是益思仁宗之忠厚。爲有宋得人之本也。

宋神宗論

神宗之於新法未嘗深信而樂行之也。廷臣頌言不便則召講官屏左右詢之矣。韓琦號入則諭執政罷青苗矣。鄭俠之圖上則夕寢不寐明日立罷十八事矣。且也發大風而詔安靜。憂不雨而求直言。觀史書所載求治之深而慮民之遠。神宗之有聖性而加聖心也。雖謂之堯舜可也。夫上有堯舜之君。則下必有堯舜之輔。王安石其可以爲輔乎。神宗有志於堯舜始亦未敢

史論一編

卷四

宋神宗

十一

史論一編

卷四

宋神宗

十二

是則且堅任之以說其放富弼之言雖銘肺腑司馬光雖當左右而其論終三代以下非三代以上胡足以稱堯舜而名愉快乎。則寧却諸賢以從之。而不以爲惑。迨惠卿傾危。王雱疽死。安石之意氣已盡。而新法之罪狀且見於南交之露布。靈州永樂之役死者六十萬。帝始知堯舜之可爲而不可爲也。皆安石一人誤之。憂梓成疾而輪臺悔過之詔已不及下。是故安石之負神宗與方士之欺武帝視法有加而於情猶一也。或曰。汴宋相臣之得君無若呂夷簡王安石。夷簡助神宗廢郭后而不害於身致太平。安石在政府食無兼味而卒大搖國命。且子公著與子雱去又相萬安在所謂天道乎。要之繇是則益信用人者智而自用者愚也。夷簡始以長寧之事貶逐賢臣。後勸仁宗倚韓范以西事而功成至見孫沔之書則撫然歎爲樂行。安石疎韓呂進身富韓歐陽皆國耆臣平日所敬事而不彈力詆迫其強辨也。援盤庚以拒胥怨之民引

國僑以謝慧星之見。嗚呼。奈何其不思也。

東論一編

卷四

宋神宗

十四

宋哲宗論

嗚呼。小人之傾敗人主。亦何所不至哉。哲宗在位之九年。元祐改而爲紹聖也。章惇爲相。蔡京改法。林希典辭。命蔡卞修國史。黃履張商英來之。邵等主彈射。凡元祐之人與法。除之無不盡也。孟后賢德。宣仁所立。使郝隨興獄廢之。而立劉婕妤。其謀猶未止也。則誣宣仁以廢立。引邢恕爲助。而難治焉。且自作詔書。請廢太皇太后爲庶人。嗚呼。何其悖哉。天下之母而幽之別宮。宣仁數年之令主。而欲降爲匹庶。既降。帝於不君。復陷帝於不子。使太后不叩閭。宣仁其竟廢乎。安民鑄黨碑。不願書名。張士良崇慶之寺人。也。蔡京安惇以嚴法迫之。誣宣仁而呼天自明。趙湯如歸。紹聖諸臣雖無心。獨不愧於長安石工與崇慶內侍乎。是故欲治紹聖諸臣之罪者。不必他人。使安民與張士良治之。而有餘矣。然追本禍始。元祐大臣未可謂無過也。程頤蘇軾之相爭。劉摯呂大防之致隙。既授言者以端。而

東論一編

卷四

宋哲宗

十五

司馬光之用蔡京與大防之信楊畏爲害尤甚
夫君子之勝小人也恃何者以勝之恃理而已
理不可必其必勝則恃時與勢時與勢合矣不
相與信於同功而相與信於同禍天下後世之
所大痛也且諸君子獨未聞治盜乎治盜者誅
其首惡而散其徒與不然則盜集羣蔡諸人之
爲盜大矣旣不能誅之又不能散之不得已而
爲調停以平怨賢如范純仁能辨楊畏之不蠹
而繼主其說養盜於內而求無患其可得乎蔡

史論一編

卷四

宋哲宗

十本

確屢起大獄奪人之位其罪可以赫然正誅乃
徒撫其遊車蓋亭一詩欲寬於法是卽李定捷
蘇軾之故智舍其大罪而別爲巧文又誰服乎
予間覽宋史論王安石爲侍從時仁宗發其釣
魚侍宴之詩內懷忿恚晚著目錄指斥之君父
且然何有百僚又見神宗時韓琦疏入安石稱
疾不出帝論執政罷青苗法曾公亮陳升之欲
奉詔趙抃持以爲俟安石出論罷連日不效致
復召用持新法益堅大抵小人銳於報復而君

子緩於內斷往往然也

史論一編

卷四

宋哲宗

七

宋徽宗論

金人之南侵也。議者罪徽宗輕於伐遼。謂其寒盟無信。佳兵不祥。以予論之。伐遼未可盡非也。獨所用非其人。爾太祖痛石晉以幽燕賂契丹。特置封樁庫。諭侍臣曰。俟滿三五百萬。卽往贖。不然。當散將士。冀必得太宗欲成兒志。旣乎北漢。遂伐契丹。有高梁河之敗。於是契丹世爲宋禍。今乘天祚之亂。與金連師。不勞歲月而山前後十七州皆爲我有。未必非先祖之盛烈也。何小信之足云。然而卒召感國者。則用童貫之爲謀不臧也。童貫初遣劉延慶出雄州而渡白溝也。郭藥師策其必危。後竟以不備而敗。士卒相踐死者百餘里。中國之弱。已爲金人所輕。迨金人攻居庸克五京。而貫師復失期不出。是適與金人以口實也。張鉞之歸。金人責盟。卽首歸之。致生藥師之心。六州皆陷。粘沒喝自雲中南下。貫卽宵遁。張孝純力止之。不得而河東盡失。喪亂弘多。有一非貫爲之者乎。議者又謂太祖始

史論一編

卷四

宋徽宗

木

欲都雒，太宗力請遷汴，因歎爲不出百年。天下民力已盡，范仲淹亦言：「雒陽險固，而汴爲四戰之地，有事當居雒陽。」廣儲蓄，繕宮室，宣和之時，蔡京以張覺言召楊時爲秘書郎。時且謂京都居四達之衝，高山巨浸爲阻，宜亟修戰備，使宋初開國都雒，而不都汴，金人雖強，其能卷甲直趨爲牟駝岡之據乎？是又不然。妻敬諭周之營雒在於有德，易王無德，易亂以道，君爲之君，以曾布、蔡京諸人爲之臣，卽天險何庸乎？此建中元

史論一編

卷四

朱熹

九

宋欽宗論

不求才於平日而用人於臨時世必笑其大愚以爲必不得已之數也獨臨時得之臨時失之其爲大愚更甚欽宗於李綱非乎崇寧以來國無正人禁近貴顯之臣皆蔡京王黼所引結驟聞師命競勸南幸襄鄧李綱泣拜還止爲治賊守召四方勤王金人屯兵要成种師道入援議欲緩給金幣伺其惰歸扼而殲之於河及挾肅王而北楊時李綱爭請發兵躡敵而言皆不從則

史論一編

卷四

宋欽宗

十一

李邦彥爲之梗也虜旣撤圍李綱料其人冬必南力條秋防耿南仲嫉之出之於外且詔罷諸召募兵追幹離不粘沒喝再侵呂好問請集澹滑邢相之戍過奔衝劾勤王之師衛京邑亦不之省而南仲唐恪等復請割地是南仲唐恪又一邦彥也夫國家當患難顛沛之時常懼疾呼其人而不應有賢者起而應之左右謀議相親倚如唐肅宗之於李泌德宗之於陸贄其猶有濟而偏聽生惑日暗其效而亡焉疏遠帝心

史論一編

卷四

宋欽宗

十一

固別有指乎求其指而不得試設爲後人之言論以繩當日意者金人議和之時綱以剛往未必其賢於李悅乎四方二十餘萬之師卽集金人再至未必不與六丁同敗乎則請有說以証之金使之來報成也見帝倨甚望見种師道則拜跪猶如禮比彼中情未嘗不怯也特李悅遇甚耳使綱往折以大義而奪其氣金人必屈金旣入城懼都下人悉力巷戰猶宣言許和邀上皇出郊巷戰尚畏况勤王之師乎且金師之脇

兇忍天性天下無事不過陷賊忠良破碎善類積釁成禍至於緩急危疑之際必有反覆賣國跋扈不臣之心自今觀之其言皆驗嗚呼紹述諸臣之效固何如哉

史論一編

卷四

宋欽宗

圭

宋高宗論

欽宗信和廢戰聽耿南仲唐恪而斥李綱遂有青城之辱康王所親見也然猶有可解曰非其身爲之卽位之初李綱陳十事薦張所撫河北宗澤守東京興復之功著矣汪伯彥黃潛善聞之三臣斥死杜充代用而金人入淮四京盡陷楊鎮杭明溫台之間奔走幾於不保則其身爲之矣然猶可解曰一試若夫捷懶遣秦檜入中國主和而兀朮拘王倫河間分道入寇後連敗不得志復遣莫將議和宋甘稱臣完顏亮復敗其盟而有三十二軍之出其事且數試矣康王何以終不之悟作史者謂章太后旣歸道君顯肅懿節之喪旣至康王慮淵聖南還爲兩大不復迎請又謂秦檜間言韓世忠張俊岳飛三大將爲國患康王忌之用王次翁詎召赴行在解其兵雖二者固皆贊論然不足以量康王之生才也夫疑忌陰猜君國者之大病亦雄主所時有也使康王內懷阻忍心識大計任用韓岳

史論一編

卷四

宋高宗

圭

劉吳諸臣。裁定中原。迎復二聖。宋之天下。淵聖
 其能有之乎。無論淵聖。退不敢居。卽以義斷之。
 急難屬國。以功爲本。建成。成太宗。而致禍成器。
 讓玄宗。以成德前代之事。亦云信矣。舍此不圖。
 而委國逃虜。甚至死而猶有申王之贈。忠獻之
 謚。此無他。畏金故也。尊神者。以金故。則殺飛者。
 亦以金故。飛之死也。豈待建炎十五年始見哉。
 前者殺陳東。歐陽澈之時。已知有今日矣。張邦
 昌親屬。則錄用之。而李綱不赦。劉豫以濟南降
 史論一編
 卷四 宋高宗
 王四
 金則名爲大齊。而開勝之死。不憐。凡忠宋者。皆
 康王之所深嫉。叛宋者。皆康王之所信愛。信愛
 之不足。又敬畏焉。類有性情。不能以言語說辭。
 爲力也。夫衣冠氏族之家。數傳而子孫式微。大
 不肖者。爲椎埋小者。爲人僕養。其爲人僕養者。
 似可遠刑罰。離死禍。而不知其虧體辱先也。不
 肖更甚於椎埋。是故論人主。而至高宗。桀紂皆
 令主亥。廣猶英辟也。後之爲議者。或創其君主
 之號。與以辱人之稱。庶康王其少安乎。何則。名

之宋帝懼其有爰居之駭也

史論一編

卷四

宋高宗

王

宋孝宗論

人主之勇於去佞而篤於任賢若孝宗者亦可
以無惑矣史浩議棄德順虞允文極陳其非而
立罷湯思退主和撤備金人入楚漢言者罪之
遂竄永州至於近戚內侍若張說之登書樞密
龍大淵曾觀之幹辦皇城張拭陳俊卿一為辨
論皆先疎去去邪之速聽不喻時雖真仁未有
逮焉然其後悅說復用王抃甘昇相倚為奸朱
熹進立紀綱正心術之說而帝怒為比我於亡

史論一編

宋孝宗

主七

何相戾也則其端錄於大臣之無人而朝廷之
輕大臣何以言之帝初受禪手詔張浚入朝倚
為長城符離之潰不忍言罪復任都督張拭奏
御帝歎未聞將欲以當楚分相星魏公父子之
見知於上者至矣自浚沒於隆興之二年帝還
在廷諸臣無一似浚者而大臣之賢者若虞陳
樞周之倫亦用舍無恒時謝廓然陳賈諸人之
在言路者又為邪說禁偽學以搆上心朱張胡
呂皆厄於下而不得進帝且左右視而歎其無

人也不得已而欲自用夫人主而欲棄臣以自
用將何為乎天下之大無論已抑一宮之內萬
幾之暇欲自用焉又誰圖乎自用既必不能而
近臣即揣上意以自附人主以為我未嘗使之
也而天下已爭懼而與之結是故善治之主寧
獎用賢樸無華之臣不任除陽小數之士寧挹
損誰讓以存大臣之體毋使斷內出以疑海內
之心孝宗嘗論唐德宗與陸贄論事以其使中
人傳旨為失而後日已之用舍且不免於內批
史論一編

宋孝宗

主七

亦足鑒已夫建炎紹興之間傷天下之無君乾
道淳熙之間傷天下之無臣其所以使天下之
無臣者誰乎甚哉高宗之為禍酷也

宋光宗論

事有不得已而爲之者得已而復爲焉則其後必亂宋高宗之內禪不得已而爲之者也高宗忘天下之大誓甘與金媾岳飛之死痛心哉道無論天下不能安高宗高宗亦無以自安於是擇秀王之賢子而立焉後世皆以其能立藝祖之後也而恕之且惟恐其禪位之不速也孝宗之內禪得已而爲之者也聖人在御中原繫心無故而循日至德壽宮之小孝傳位太子五年

史論一編

卷四 宋光宗

三六

之間身爲楊舜卿陳源所間而不能勢制則何爲也且高宗遜位於紹興之三十二年崩於淳熙之十四年其爲上皇也二十五年使高宗復爲帝二十五年沈該方俟高湯思退之倫盤固而不去宋必且爲金虛孝宗崩於紹熙五年之六月而光宗內禪於是年之七月凡光宗在位之年皆孝宗太上之日也使孝宗無禪政出於一則孝后之殺黃貴妃得以詔廢光宗幸無心疾而不朝垂華之失可以不著此得已而爲者

之大謬也若光宗疾甚而盈庭勸朝甚至陳傳良之引裾彭龜年之流血震動天下宰相而下以去就爭者百餘人太學生之上書請過宮者二百一十有八人雖然加天子以不孝之名不可一日立於人上使韓侂胄得內託關禮請於太后自詭定策則人臣之不善全君而謀國者適以爲累也前者光宗有疾壽皇不豫徐誼謂當以疾禱祠邵廟示百官進嘉王决底政權適亦謂父子相見俟疾瘳毋洵洵傷國體使行是

史論一編

卷四 宋光宗

三九

詔卽至戊戌之變喪矣迫臨下獲金滕之義上託諒闇之禮太子監國百官咸哀未爲不順亦何至倉卒竊謀大臣出境留正欲避趙盾之謀而舉朝盡蹈覆轍宋之失遂爲奸人所乘墜國大命哉子於是益知禪讓之事雖父子之際不可以數爲而復辟反政之風在後世人臣尤難言之也

宋宗宗論

韓侂胄用事左正言黃度欲疏其罪內批除知平江度曰昔蔡京假內批擅權亂天下今侂胄復然請辭新命蓋侂胄自知周顒封郡王劉歆獻計京鐘設謀凡留正朱熹趙汝愚彭龜年陳騏諸君子之斥逐謝深甫劉德秀劉三傑李沐諸小人之進用無不自內批者甚矣內批之爲奸臣資也夫宋之內降猶漢之鴻都唐之斜封其名非美人主行之而不疑者此必有小人以

史論一編

卷四

宋寧宗

三十

獨斷之說誤上也慶曆之時柴中家請攬威柄事從中出仁宗以爲不如付之公議令宰相行之行而不使則臺諫得言其失改之爲易夫仁宗豈不知事從中出之爲威重哉顧以天下之事必與天下公之則付失易知且下之所以服上者惟此號令酬賞耳發之宮中未明所向中書不復與聞百司不及執奏則在帝左右者人下移欲求治而反亂也寧宗不悟而委之侂胄

內批不已遂假御批天子熟視而不改問迨夏震礎之玉津園猶懼其不死也越三日而始下詔君不能制臣而臣反挾以制君孰非從中出者之爲積漸哉雖然蔡璉告趙汝愚吳玠欲行誣治范仲藝責侂胄以同文館獄之禍而其事遂寢京鐘既死何澹胡鈔陳罷而僞學禁弛侂胄之惡皆小人成之察其本心視京璉猶未甚也卽伐金之役使專任丘索而毋用程松吳曦之變亦可不作也且熙寧之用兵其主之者罪

史論一編

卷四

宋寧宗

三十

相等也安石賜帶而侂胄面首豈同敗之中有不幸乎昔人言呂惠卿誤安石安石誤神宗予於侂胄亦云

宋理宗論

理宗在位四十年。史彌遠史嵩之。丁全賈似道。相繼柄用。予惻乎其傷之。曰。宋之不振。其在斯乎。雖然。彌遠死而真德秀。魏了翁。復召嵩之致仕。而杜範爲相。亦天下大可爲之時也。且德秀敬德誠民之告。與了翁之二十餘跳。皆見嚮納淳佑之間。範相一年。而舊德日升。嘉祐元祐之風。漸復。鄂渚二帥。慷慨用命。率是以往。太平可致。顧無何而其人俱亡。何也。夫君子之不敢小

史論一編

卷四 宋理宗

三

人。非獨人事有天命焉。史浩之家。三相繼寵。蓋以永年令終。徐元杰。劉漢弼。一言暴死。而天子不問正直之難存。而庸回之厚福。亦從來數然也。惟有道之君。知君子生命之不猶。而務爲太勝之術。於是及其少壯之年。登之朝廷。斷絕疑貳。以盡設施。是以功成而名立。苟其忽而不察。置之閑地。邪人旣敗。而始悔悟。而策任之。顧歲月已久。精已消亡矣。此國家所以常不得正人。之用。而君子甚悲乎過時也。理宗之於真。魏即

位之時。旣知其賢而召之矣。顧以濟王之議。首拂大臣。使朱端常劾之。罷祠。棄置十餘年。而始命爲學士。杜範爲朱氏之學。直言憂國。亦以李鳴復之辯。疎之出外。遲之累年。而與諸同相。用不及其鋒。而志未究於世。迨其引謝。而爲之傷。恨亦何異。魯哀公不用孔子。而徒矢吳天。不吊之謀乎。或曰。理宗初政。黜王氏。而爭濂洛表章。朱呂。丕變士習。於正學明道。有大功焉。嗚呼。同時而不知其賢。異世而相與追慕。庸人無不

史論一編

卷四

宋理宗

三

然也。岳飛之并鄂。王泰檜之奪爵。謫彼韓侂

宋度宗

寧宗立太祖十世孫竑爲皇子。史彌遠聞之而
立理宗。理宗欲立忠王禔爲太子。吳潛不可。而
賈似道贊之。度宗立焉。繇是史賈功名震於兩
朝矣。東漢桓帝既崩。竇武援立靈帝。朝議欲加
封爵。盧植獻書。規武曰。同宗相後。披罔案牒。以
次建之。何勲之有。夫定策之功。賢如竇武。猶不
可居。況彌遠似道小人之尤。驟而當之。爲國患
害寧有紀極。是故理宗一立。而濟王貶死。忠王

史論一編

卷四

宋度宗

三十五

定儲而潛竄循州。二奸之寵。日固。宋事又安可
爲哉。似道在理宗朝。受任援鄂。密遣宋京如蒙
古軍。請稱臣。割地納幣。以和。又用劉整計。命夏
貴殺俘卒。毀兵。僞稱大捷。進少師。封國公。旣而
詢信使。元兵遂圍襄陽。以法言之。當同侂冑
而有人元。而似道猶然。以去要君。龍任如故。君
子曰。賈似道罪浮於僞侂冑。而僞勝於王安石。
置買公田。所行經界。排排法。作銀關。卽安石之
新法也。用劉良貴爲提領。陳普爲簡閱。卽安石之

之任。呂惠卿鄧綰也。呂樞罷。公用憤然求去。卽
安石之聞言請罷也。度宗初立。而棄官還越。卽
安石之堅臥不起也。假王沔之寇報。趣太后手
詔。起卽安石之再相。自江寧七日。至汴也。然
安石清強。而似道貪懦。安石緣飾經術。而似道
酒伎狎遊。安石執政之時。猶有君子與之爭。而
似道自斥楊萬里葉夢鼎馬廷鸞之後。舉朝無
一人敢言其非。安石用兵。熙河雖王韶徐禧喜
功致敗。其時國賦兵力。猶未大困。而似道當元

史論一編

卷四

宋度宗

三十五

師。卽至。所恃惟江漢之險。輕聽呂文德以委之。
元至襄陽六年。樊圍四年。罔不以聞。官嬪向帝
言之。立賜自盡。此卽趙高拒章邯之使。虞世基
諱西河之失。殆有甚焉。蓋度宗但德似道之立
已。而不知國亡而身亦無所存。似道但知掩元
師之至。可以固已之爵位。而不知臣主俱斃之
秋。朝之不振。而何有於它。迨襄陽叛降。而帝崩
揚州軍潰。而貴戰始信。度宗果無理宗之福。而
似道視彌遠之父。子寵終當亦歟。爲小人者有

不幸也

史論一編

卷四

宋度宗

三

宋恭宗端宗論

度宗既崩三子皆幼賈似道策立中子熹是爲恭宗元伯顏入臨安恭宗蒙塵陳宜中等立益王是於福州踰年而崩羣臣欲散陸秀夫與衆共立衛王昺遷於厓山爲張弘範所迫秀夫負帝入海中度宗三子皆帝而宋遂以亡然恭宗北行時年六歲端宗之崩十一歲末帝沈海以八歲伯顏所云宋得天下於小兒亦失天下於小兒其然歟賈似道授立恭宗之時侈然謂功獨莊起居元師大舉入寇猶執居中之說不肯視師既因人言後行復使宋京請和元人不許不得已而出軍魯港孫虎臣復貴不戰而潰遂同奔揚州舉朝上書請斬似道鄭虎臣乃殛之於漳州木綿菴當日人心無不痛快然非國之幸也從來國有大奸始則奸人伺國繼則國聽於奸人昔太宰嘉有亡吳之罪然太宰戮而吳已亡江充有賊漢太子之心然江充誅而太子亦死似道秉政三朝怨塞海內使無江上之漬

史論一編

卷四

宋恭宗端宗

三

似道不誅使似道不親視師則師不卽潰是似
道貫盈之罪必假手於視師始可快其誅夷而
不知大軍一潰宋之天下已隨似道同盡也似
道旣死王煥章鎬留夢炎庸老不任惟陳宜中
亢厲爲名高太后倚重之而反覆諸悍等於似
道殺鄭虎臣爲似道報讎也阻文天祥去異於
似道者也聞言遠遁數召不至卽效似道乞歸
之術而甚之也且江立信沿江之策文天祥四
鎮之謀張世傑請集勤王之師一戰而決苗再

史論一編

卷四

宋恭宗端宗

主

成欲合兩淮兵圖興復四者皆可以濟而一厄
於似道再厄於宜中兵銳漸盡而元乃坐大注
令太后幼主流離北狩蹙蹙闕廣至今讀德祿
思歸哀詞與楊太后趙氏塊肉一語恨不能起
二賊於九京正誅兩親也或曰元初破獨松關
臨安戒嚴一時朝列如常想文及翁倪普魯淵
子潘文卿李可等數十人皆遜太后榜列朝堂
招之不應臣之無良豈獨賈陳抑知以去要君
始於賊賈宜中夢炎王煥章鎬從而效之朝列

成風視爲固然始不足怪夫世至大變王法絕
而人心有朝廷亂而草野治忠義仗節誓死如
歸者不在大臣在小臣不在近臣在遠臣不在
榮寵之臣在罪廢之臣不在已仕之臣在未仕
之臣徵之宋亡尤信然觀賈似道當元師逼京
尚貪立幼陳宜中相益王時猶諷臺諫劾陸秀
夫萬世而下賊臣誤國其潮死不悔如一轍也

史論一編

卷四

宋恭宗端宗

主

元論

間讀元史自鐵木真至於蒙哥之世其可亡者有二焉太宗之殺馬乃真稱制越四年而始立定宗則已曠四年無君矣定宗既立事猶中乘三年而殂海迷失復稱制四年則又曠四年無君矣夫曠月無君秦穆以爲識况歷世乎宜乎諸王相攻大旱連歲水涸草焚危亂日告也然而不亡者何也意者猶有老成人乎六后之時耶律楚材以憂死矣然而不亡者何也蒙古

史論一編

卷四

元論

四

之始興也蒼狼白鹿秘史之事可以不言而阿蘭之生端人月輪之驅赤烏實以開國立元以婦人興者不以婦人亡乎憲宗以拖雷之子爲衆所推分封善任政復有紀而殞身令州二驢負輶世以爲竄失烈門徒死二后之報要元之所以終不亡者何也竊以其時度之夏金之滅欽蔡之降西域內屬諸夷震恐天下之大盡爲元有所獨存者宋耳宋之所恃惟荆襄淮甸自保之不暇而無以致難於人是以在元無敵國

之憂而女子得便其優游之勢猶之泰政然太
后雖亂於內而六國既弱不能起而乘之非夷
狄之不可亡乃中國不能亡夷狄也夫中國之
將亡也冀其不亡而亡夷狄之可以亡也冀其
亡而不亡若是者豈非天乎然宋用一賈似道
而亡其國元歷二寵后而不病於其有天下以
是見小人之禍尤烈於女子信然

史論一編

卷四

元論

四

元世祖論

忽必烈非有道之君也。任阿合馬而殺崔斌。任
 盧世榮而罷崔或。任要束木而陳天祥。係獄。任
 桑哥葉李而郭佑楊居寬誅死。任忙兀帶而劉
 宜自殺。卽其悔悟果斷。旋見夷戮。然混一以來
 十五年間。奸人相繼用事。鉤考規措。殆無虛日。
 至寵楊璉真加發宋室陵墓。罪覺下獄。猶釋不
 問。官其子暗普爲左丞。八思巴死。贈號帝師。此
 直胡人貪倖之尤。不知前此何以得天下也。夫
 史論一編 卷四 元世祖 四

周入於秦。非呂政之仁。赧王之弱也。晉滅於宋。
 非劉裕之賢。恭帝之微也。當宋景定時。蒙哥死
 於合州。阿里不哥守和林。不至忽必烈勢且熾。
 爰聽廉希憲早定大計之言。始卽位中都。改元
 中統。成都青居六盤諸帥。猶與和林相結。舉兵
 關隴。幾危而得安。亦何敢望爲中國主哉。然以
 僅保臨安之宋。敵全有中原之元。其地不勝以
 買。似道陳宜中。敵廉希憲史天澤。其大臣不勝
 以孫虎臣夏貴。敵伯顏阿朮。其將帥不勝三者。

皆不勝而又挾四歲之王。興久在兵間者。角如
 是。卽宋不欲亡。元不欲成功。不可得也。然天既
 與元而復不生一盛德之人。爲其創業之主。益
 不得已而興之。復不得已而欲速亡之。凡所以
 處夷狄強暴者。理數然也。

史論一編

卷四

元世祖

四

元成宗武宗仁宗論

成宗鐵木耳太子真金第三子也。武宗海山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成宗兄答剌麻八剌之子也。真金仁孝恭儉愛學於姚樞實然許衡諸大儒天下屬心不幸爲奸黨答即占阿散等所搆發臺臣內禪之謀失歡世祖竟以憂死世祖既崩鐵木耳來會喪王昔伯顏以大義責諸王奉爲天子嗣位十三年號稱守成今主其崩也太子德壽先死海山當立而遠在北邊成后乃屬

史論一編

卷四

元成宗武宗仁宗

單

之疑兩君皆中國之賢王猶然動心神器含養骨肉今武宗兄也仁宗弟也兄未至而弟爲居守監國靖變虛位以待兄之至其時之難難在仁宗兄有子不立立弟爲太子臨終授命而無所恤其時之難難在武宗且仁宗初入諸王禍淵牙忽都咸勸進而正辭拒之李邦寧與三寶奴相比說武宗勿舍子立弟而怫然不悅誠心發中不爲利易雖後日仁宗負約自立其子視武宗有慚德要論當時兄弟授受之際亦足以愧中國之嗜利忘義宗族相夷者矣或言成仁守文武宗不道其尤異者寵伶官爲平章加宦者爲丞相任西僧爲學士使當日武宗不立無道或不若是極然仁宗在中宮能爭臥僧斷截之刑而即位之時猶遣李邦寧釋奠於孔子加緒元驪昭文館大學士豈宦官尊寵習爲固然抑夷狄之禮驟進而中國其一時秕政未能盡革歟

史論一編

卷四

元成宗武宗仁宗

單

元英宗論

英宗孝友仁讓。元子之日。時有令德。卽位以後。追削迭兒。專任拜住。海內望治。而南坡之變。猝起行營。君相同盡。若當日之大風拔木。宮殿火災。已先告焉。論者咎其不謹。而悼所從來。以爲鐵失之逆。成於主之果殺。以予觀之。非主果殺之失。乃不斷之患也。何則。仁宗崩。歷四日。鐵木迭兒以太后命入中書。殺大臣蕭拜住楊魯兒。只大奸著矣。李孟之遷封事之奏。主嘗折之。及其死而始毀碑奪爵。抑何晚也。鐵失與迭兒相結爲父子。旣籍迭兒家。而鐵失仍領左右阿速衛。是明與以隙也。且柳林之獵。鐵失入見。主顧謂宦者曰。朕見此人。深有所懼。則主已久慮鐵失之難制矣。不蚤爲之所何歟。夫小人之在左右也。不可使之狎人主。亦不可使之懼人主。懼形旣成。君不圖臣。則臣先圖君。必至之勢也。元主怒殺觀音保等之諫。造佛寺而反委鐵失以振舉臺綱。是主之所欲殺。僅能殺賢臣不能殺

史論一編

卷四

元英宗

四

臣也。黑驢等之謀逆。不待勒狀而誅籍。而鐵失也。先以御史樞密領衛兵。而不問。是主能斷大。臣不能斷佞臣也。讀史者。覽至治三年八月癸亥之事。深悲主爲君之日淺。而及身之禍速。是以年月杳然。畢書愆使迭兒不死。主之受殺不俟斯日矣。

史論一編

卷四

元英宗

四

元泰定帝明宗文宗論

英宗被弑晉王也孫鐵木兒入繼大統論者謂鐵失謀逆晉王與聞乎故其致不舉請謚升祔之典明其爲賊也然考之信史晉王鎮北遼時鐵失竊遣幹羅思以謀來告請事成推王爲帝王因幹羅思令人赴上都告變既英宗遇害諸王按梯不花等迎王立於龍居河卽聽買奴言盡誅鐵失賊黨始發其謀而繼鋤其黨王非獨有善名殆有善實焉所云與聞乎弑者妄也論

史論一編

卷四

明宗文宗

中九

者又謂武宗禪位仁宗仁宗既崩次當在武宗二子仁宗不立兄之子而立其子子復受弑至元祀者非武宗二子其誰然晉王祔宗之孫甘麻刺之元子在世祖孫行其次爲長一旦國遭大難武宗二子遠在南北因諸王推戴乘間正位定變倉卒經權之際無所不順晉王自立王矣王崩而太子阿速吉八繼之亦正也執意燕帖木兒與滿禿等久懷異圖泰定一崩忽魯武宗二子當立之說遣使迎懷王圖帖睦爾於懷

州迎周王和世疎於漠北而太子卽位上親發兵入討矣太子敗卹懷王先入周王繼至繼然稱帝立懷王爲太子遂不能相容而周王暴卒矣夫周王之不立罪在仁宗而不在泰定辭臣欲立周王嘗言於仁宗定儲之時而不當言於泰定易世之後且旣迎周王復迎懷王懷王稱帝周王亦稱帝明示以兄弟並角之形而爲之臣者又無哈喇李孟阿沙康里之忠智調和於內外欲望懷王復爲讓兄之舉其可得乎嗟乎

史論一編

卷四

明宗文宗

中九

泰定之誅鐵失子嬰之戮趙高也懷王之弑周王卽胡亥之賊扶蘇也襲其禍本繇仁宗一念之私偏聽鐵木迭兒不立周王以至此倭人一片言三世罹毒悲夫

元順帝論

秦亡於胡亥。隋亡於楊廣。元亡於安懼帖。歷爾胡亥之亡。以暴楊廣之亡。以淫。順帝之淫。暴未若二主之甚也。且元自世祖以來。國無壽君。書無遠所。云厥後。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是也。順帝在位二十六年。視諸宗最稱壽考。而國亡於其身。則何謂也。予嘗觀三代以下。號混一者。莫彊於秦。莫富於隋。莫大於元。三者皆最難亡之國。而元爲尤甚。秦政

史論一編

卷四

元順帝

五

雖強其時。天下初服。六國之人。心猶思其舊祖。龍未死。積怨已深。繼以胡亥。其亡忽諸。隋豈得國於宇文。平陳之後。身享一統者二十餘年。國勢視秦較固矣。而楊廣以狀連。上以淫虐威下。在位十三年。而宇文文化及秋之益。隋之勢固於秦廣之惡。其於亥然而時有難易。是以亥三年亡。廣十三年亡也。元至明文之世。天欲亡之者。至矣。顯王年七歲。立甫閱月。而祖順帝以明宗長子。文后決意速立。既而出。文宗廟主遷太

后東安。殺燕帖古思於高麗。世皆謂文宗弑。兄文后弑。明后八不沙宜有順帝之報。又謂順帝雖雪先君倉卒之讎。而忘太后援立之德。報施未可謂當。抑知此僅其一家恩怨之事。非天心之所繫也。天心之所繫在於深惡夷狄之爲君。而不得所以驟亡之道。於是主以昏庸之君。久其位而厚其毒。使賢臣日消。佞人日長。太子亂於內。盜賊亂於外。猶之西漢外戚之禍。太后壽考。歷元政哀平四世。爲王氏宗主。以養成莽亂。

史論一編

卷四

元順帝

五

也。元不可以不亡。與秦隋同。而其勢不可以遽亡。與秦隋異。宋室之子孫無與者一也。中原湖廣東浙姑蘇八閩劔閣廣東遼陽之兵。雖相繼起而疆宇之廣。兵甲之多。財賦之充。猶未盡絀。二也。二者皆不足以亡。元惟昏庸如帝。久在高位。則可以亡。元是故太子殺太平。則天下無父。子李羅囚奇后。則天下無君。臣死而善言不聞。戰勝之將亡。而軍勢益蹙。凡順帝之優游危亂。淫戲秘密。坐整而不知所省。適以待

眞人之出也。說者曰：商帝乙欲立微子，太史據法爭之，卒立紂而商亡。文后迎順帝於廣西，太史言立則天下亂，後竟如其言，豈不立順帝？元祚不絕乎？不知舍幼立長，太后之正百年運盡，胡虜之常即使其時不立順帝而立古思，亦徒多骨肉相攻之禍於元之存亡無與也。

史論一編

卷四

元順帝

五

史論二編序

編年爲學古有之矣。後世見于學宮，若置身阿閣，猶難其人。至服官弃者，且挾書也，遑敵帚哉。故有十年通仕籍而目不寓一

牛

行終身薦華要而手不營一卷。往往然也。間有作者，慕古所爲，欲比夷班馬之林，挾霜噴霧，可旦夕成之。或志大而窘于寒暑，或才小而阻于倥偬，暮氣龐心。

終徐陵梁史扭于半途回想時
莢奕奕動人又不屑三鼓其后
不得已取古人一二成書謬加
丹黃之後陰謀周禮竊附玄經
則螟蛉其我爲先聖之苗裔若

序二

此尤甚夫五都之市各習其居
九野之纏不侔其次鏡于道業
雖非門分戶比然同文之盛旣
難有于枝葉君子感豐蔀而思
翦焉力孤則愈壯無多讓也非

西銘孰克與此約而言之學惟
一正時有兩端畀厥職者權在
上在上者久于其分則已之心
志一矣布厥告者權在下在下
者務竭其能則天下之耳目齊

序三

矣未合其旨賢者難之是故聖
門有回四方從者日至游夏文
學不居諸子之科西銘則有之
矣難之者曰學非適用等苟且
之音成弘而下豈無文哉而已

已庚戌功臣多元老壯猷也近之孔棘大過于昔

廟廷亟拳勇于文章作者方臧獲呼之奉簡書而事

明主疑于鏤鄣補稽大言匪類

序四

乃悄悄之詩哲人愈厲間取往事私語西銘秦焚詩書不在李斯事不師古而在六國之君不用孟子則蘇張之徒得而張皇其舌有以激之矣漢興蕭何收

丞相府圖籍先王之道不難復見于天下行之百年尚沒沒也已火矣何故府猶然豈別有所云僅以資目前之刀筆而非其至乎夫何至漢武之世始煥

序五

乎有之當時橫經之士多來自四方不聞出丞相府也故相業無補而仲舒更生相望以議其後西銘得無意乎勤北伐而思宣王誦采芑而懷山甫鬱蒔葢

有同心揆所繇本莫若詞林晉
令凡史官初入禁秘令先作傳
一篇以察其繇來今日似乎密
之凡兵農錢穀之事制作保邦
之猷罔不歷試庶無無能之詞

序六

覆其艱大之任則西銘者其人
如日其道如山矣

年社弟韓四維芹城題



歷代史論二編目錄

卷之一

三家分晉

秦并六國

豪傑亡秦

高帝滅楚

諸將之叛

匈奴和親

諸呂之變

史論上編

卷一

目錄

南粵稱藩

七國之叛

梁孝王驕恣

漢通西南夷

淮南謀反

漢通西域

武帝伐匈奴

武帝平兩越

武帝擊朝鮮

武帝惑神怪

巫蠱之禍

燕蓋謀逆

霍光廢立

趙充國破羌

匈奴歸漢

恭顯用事

歷代史論二編目錄終

史論二編

卷一 目錄

二

歷代史論二編目錄

卷之二

成帝淫荒

河決之患

丁傅用事

董賢嬖倖

王莽篡漢

光武中興

光武平赤眉

史論二編

卷二 目錄

一

光武平漁陽

光武平齊

光武平隴蜀

楚王英之獄

馬后抑外家

竇氏專恣

西域歸附

兩匈奴叛服

諸羌叛服

鮮卑寇邊

嬖倖廢立

梁氏之變

宦官亡漢

附 董卓之亂

黃巾之亂

韓馬之叛

袁紹討公孫瓚

歷代史論二編目錄終

史論二編

卷二 目錄

二

歷代史論二編目錄

卷之三

曹氏篡漢

孫氏據江東

劉備據蜀

吳蜀通好

附 平南中

諸葛亮出師

吳侵淮南

魏平遼東

史論二編

卷三 目錄

一

明帝奢靡

司馬懿誅曹爽

吳易太子

諸葛恪寇淮南

附 孫琳逆節

魏滅蜀

淮南三叛

司馬氏篡魏

晉滅吳

羌胡之叛

附 桓胤 齊萬年

陳敏之叛

兩晉之亂

附賈氏 諸王 胡羯 江左中興 附殺太弟又

劉淵據平陽

慕容據鄴

成李據蜀

張氏據涼

王敦平湘漢

石勒寇河朔

前趙平秦隴

史論二編

卷三 目錄

二

石勒滅前趙

氏據仇池

歷代史論二編目錄終

歷代史論二編目錄

卷之四

祖逖北伐

王敦之亂

蘇峻之亂

燕討段遼

附計宇文

趙魏亂中原

冉閔滅石氏

江左經略中原

桓溫伐燕

史論二編

卷四 目錄

一

桓溫滅蜀

桓溫廢立

苻氏據長安

苻堅篡立

苻秦滅涼

苻秦滅燕

慕容叛秦復燕

肥水之役 姚萇滅秦 慕容滅西燕

丁零叛燕

拓跋興魏

魏伐後燕

明慕容德據廣固

僞楚之亂

盧循之亂

譙縱之亂

呂光據姑臧

乞伏據金城

秃髮據廣武

蒙遜據張掖

秦滅後凉

史論二編

卷四 目錄

二

歷代史論二編目錄終

歷代史論二編目錄

卷之五

馮跋滅後燕

蒙遜伐西凉

乞伏滅南凉

蒙遜伐西秦

劉裕滅南燕

劉裕滅後秦

赫連據朔方

史論二編

卷五 目錄

一

魏滅北燕

魏滅夏

魏滅北凉

魏平仇池

劉裕篡晉

元魏寇宋

徐傳廢立

彭城王專政

宋文圖恢復

宗愛弑逆

太子劬弑逆

南郡王之叛

竟陵王之叛

廢帝之亂

宋明帝北代

歷代史論二編目錄終

史論二編

卷五

目錄

三

歷代史論二編目錄

卷之六

蕭道成篡宋

魏遷洛陽

蕭鸞篡弑

元魏寇齊

蕭衍篡齊

南北交兵

魏代柔然

史論二編

卷六

目錄

一

肇忠用事

邢巒寇巴西

梁魏爭淮堰

元叉幽后

六鎮之叛

元顥入洛

元魏之亂

魏分東西

高氏篡東魏

北齊

宇文篡西魏

後周

侯景之亂

梁氏亂亡

附陳霸先篡梁

西魏取蜀

蕭勃據嶺南

王琳奔齊

附陳伐齊

齊顯祖狂暴

附常山王篡立

安成王篡立

項

周陳之叛

史論二編

卷六

目錄

宇文護逆節

歷代史論二編目錄終

歷代史論二編目錄

卷之七

周伐齊

附周齊爭宜陽

吐谷渾盛衰

周滅齊

楊堅篡周

始興王謀逆

隋滅陳

隋易太子

史論二編

卷七

目錄

突厥朝隋

隋討高麗

楊帝亡隋

高祖興唐

唐平東都

李密 王世充

唐平河朔

竇建德

唐平隴右

薛舉

唐平河西

李軌

唐平河東

劉武周

唐平江陵

蕭銳

唐平江淮

杜伏威

李子通

唐平山東

劉黑闥

太宗平內難

太宗易太子

太宗平突厥

唐平鐵勒

唐平西突厥

太宗討龜茲

史論二編

卷七 目錄

二

太宗平高昌

太宗平吐谷渾

歷代史論二編目錄終

歷代史論二編目錄

卷之八

正觀君臣論治

唐平遼東

吐蕃請和

突厥叛唐

唐平奚契丹

武韋之禍

太平公主謀逆

史論二編

卷八 目錄

一

李林甫專政

姦臣聚斂

宇文融

楊綰

韋堅

楊氏之寵

安史之亂

劉展之叛

李輔國用事

張后

附程元振

僕固懷恩之叛

附周智光

元載專政

吐蕃入寇

代宗幸陝

兩稅之弊

裴延齡姦竊

吐蕃叛盟

藩鎮連兵

附吐蕃之變

李懷光之叛

任文用事

歷代史論二編目錄終

史論二編

卷八

目錄

二

歷代史論二編目錄

卷之九

憲宗平蜀

劉闢

憲宗平吳

李錡

魏博歸朝

田弘正

憲宗討成德

王承宗

憲宗平淮蔡

吳元濟

憲宗討淄青

附憲宗討吳少誠
李師道

河朔再叛

史論二編

卷九

目錄

一

南詔歸附

宦官弑逆

附甘露之變

朋黨之禍

武宗平澤潞

劉愼

裘甫寇浙東

龐勛之亂

回鶻叛服

吐蕃衰亂

附唐復河湟

蠻導南詔入寇

李克用歸唐

黃巢之亂

藩鎮之亂

楊行密據淮南

王建據蜀

諸鎮相攻

朱溫取淄青

歷代史論二編目錄終

史論二編

卷九

目錄

二

歷代史論二編目錄

卷之十

朱溫篡唐

宦官之亂

郢王篡弒

李氏據鳳翔

附岐蜀相攻

錢氏據吳越

附董昌僭逆

王氏據閩中

劉氏據廣州

高氏據荆南

史論二編

卷十

目錄

一

徐氏篡吳

馬氏據湖南

晉王滅燕

後唐滅梁

莊宗滅蜀

鄴都之變

李紹琛之叛

安重誨專權

秦王之亂

契丹入寇

孟知祥據蜀

石晉篡後唐

范陽之叛

范延光 楊光遠

契丹滅晉

劉智遠復汴京

三叛連兵

郭威篡漢

劉旻據河東

世宗征淮南

歷代史論二編目錄終

史論二編

卷十目錄

二

正雅堂古今書目

四書註疏大全合纂

易經註疏大全合纂

書經註疏大全合纂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

春秋註疏大全合纂

禮記註疏大全合纂

春秋三書

四傳斷 列國論 書法解

歷代名臣奏議

通鑑紀事本末論正

批評二十一史全部

詞出

讀史管見

古文五刪

宋文選 廣文選 唐文粹 宋文鑑 元文類

司馬溫公稽古錄

批評儀禮經傳集解

批評禮書樂書

批評文獻通考

批評通志畧

批評杜氏通典

批評兩史

歷代大典綱目

七十二家文集

歷代文典

歷代文乘

大類書

宋元類函

十三經類考

歷代史論一編

歷代史論二編

譚友夏批論莊子

卽山集

列女傳

七錄齋詩文合集

周介生先生評選丁丑大題自攜詞出

周勳自兩先生評選丁丑小題寶持詞出

周國公兩先生評選丁丑名家寶持

周兩先生評選皇明歷科小題詞出

周兩先生評選皇明歷科程墨詞出

書目二

孫孟樸兩先生評選易參詞出

七錄齋評選皇明易會詞出

七錄齋自訂合併全稿

七錄齋評選易會四編詞出

書目三

歷代史論二編卷之一

婁東張溥西銘著

三家分晉

荀瑶之伐鄭取九邑也。在周元王之元年。其後伐齊。曰滅夙。歸襲衛。強武最著。而族盡於無恤者。何也。以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智果所謂必滅之道也。智宗之滅。距三家爲侯。其歲遠矣。作者乃於威烈之二十三年。備記其事。志三家所錄大也。智氏不滅。晉有四卿之名。而三家不

史論二編

卷一

三家分晉

一

顯智氏既滅。則魏駒傳斯。趙無恤傳浣及籍。韓虎傳啟章及虔。而王命及之。然則智氏存亡繫晉乎。曰否。理之不仁。甚於三卿。滅范中行氏。逐出公道死。立哀公而專其政。皆理主之使。理不亡滅晉者。理也。或曰左氏傳終智伯。通鑑始智伯。通鑑所以接左氏。豈無說乎。曰一以示興亡之戒。一以著周秦之端。晉陽之守。趙以仁興。決水之禍。智以驕滅。此興亡之戒也。晉分則秦強。秦強則周亡。此周秦之端也。是故晉悼公合諸

侯之衆。敗秦於械林。君子美之。三家受幽公之朝。廢俱酒爲家人。君子惡之。尤而效焉。則安王十六年。齊田和爲諸侯矣。顯王五年。秦獻公有黜敵之服矣。然未若韓趙魏氏之甚也。田和之得爲諸侯也。猶會魏楚衛於濁澤。求之於王也。秦敗三晉之師。受衰黜之錫。王之失止於妄賞也。韓趙魏氏則胡爲乎。考之世家。無請命之文。列國無會求之牧。三家爲侯。直天子自命爾。尤作史者所痛也。或曰春秋之義。好道而獎善。苟

史論二編

卷一

三家分晉

二

有善焉。小國之君。變夷之長。無不錄也。魏文侯師事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趙烈侯相公仲連。而親牛畜荀攸徐越。二者亦當世之賢主也。絕之不已。甚乎。曰否。國家之善。不易天下之惡。一朝之令。名不改累世之迹。跡胡氏有言。三晉欲分宗國舊矣。委盟會于大夫。而悼公親政之志怠。受貨賂于崔杼。而平公黨惡之訓彰。荀躒出會。而魯昭弗歸。三臣內叛。而趙鞅復入。陰凝百

大夫滅君之始。天子不恤同姓而賞亂臣之已過也。

史論二編

卷一

三家分晉

三

秦并六國

秦王政十七年。內史勝滅韓。虜王安置潁川郡。十九年。滅趙。虜王遷。秦王如邯鄲。二十二年。王賁伐魏。引河溝以灌其城。魏王假降。殺之。遂滅魏。二十四年。滅楚。虜王負芻置楚郡。二十五年。王賁滅燕。虜王喜還。滅代。虜王嘉。二十六年。王賁襲齊王建降。遂滅齊。韓亡以後。不數年間。五國盡入于秦。論者輒咎縱約不堅。爲秦蠶食。然各國勢分易離。難合。秦惠文王時。蘇秦爲約從長。合六國以擯秦。未一年。秦以齊魏之師伐趙。蘇秦去趙適燕。從約皆解。國君無自強之策。勝人之具。徒藉辯士口語要約。鬼神即親兄弟不能保其終歲無貳也。蘇轍言。秦與諸侯爭天下。不在齊楚燕趙。而在韓魏之郊。商鞅收魏。范雎收韓。秦有韓魏腹心之疾也。四國厚韓親魏。以却秦。秦必不敢逾韓魏以窺四國信矣。然蘇秦之策。秦攻一國。五國出救。約尚破散。未得堅屬。欲令四國專衛韓魏。其誰聽焉。蘇秦主從張儀。

史論二編

卷一

秦并六國

四

主衡儀說六國章奏曰秦惠文王蒙諸侯復合從衛人之計將與秦終不交構援絕次第就滅者非儀之智高于秦乃禦之勢便于從也秦昭襄王復薨孝文王杜立三日而薨莊襄王楚立三年而薨子政立年僅十三國事皆委于呂不韋朱太后淫不制秦之可乘莫如是時六國皆庸主莫能發也秦王政九年族誅嫪毐遷太后於雍內亂亟矣令六國奮揚鐘鼓暴其罪惡以力則齊以名則正桀紂之亡何嘗不以強哉政

史論二編

卷一

秦并六國

五

年日壯六國日微地近者亡韓魏之逼于秦是也失賢者亡趙殺李牧是也好小勇者亡燕太子丹遣客刺秦王是也弑君者亡楚王負芻殺其弟郝而自立是也坐而待盡者亡齊王建聽后勝言不修戰備是也大楚夷秦戎三家分晉田氏篡齊其子孫皆不可以得天下燕雖召公之餘宗周已阻懷之魯衛其國長矣王降則思霸德衰則論力六國無德與秦更代惟力是聚又虛拱于秦是兩亡也然以六為成後世倘有

石敬瑭之事契丹宋高宗之事金人者

史論二編

卷一

秦并六國

六

秦懷亡秦

秦始皇十三歲卽位是歲甲寅豐沛已生漢祖
越十五年已巳項籍又生始皇南巡會稽漢祖
時年二十三籍亦三十四耳咸望見嘆息思代
其位以強壯好殺之天子田野少年睥睨于旁
卒不及知不能殺也危矣哉秦滅六國十有五
年而亡二世元年七月陳涉起斬自立爲楚王
而景駒懷王孫心項羽相繼爲王者四而楚復
八月武臣自立爲趙王而趙歇張耳張敖爲王

史論二編

卷一

秦懷亡秦

七

者四而趙復九月田儼自立爲齊王而田市田
安田都田榮田假田廣田橫相繼爲王者八而
齊復魏咎寧陵君魏豹相繼爲王者三而魏復
燕太子丹韓廣滅茶盧縮相繼爲王者三而燕
復韓則最後橫陽君成中陽鄭昌太尉韓信相
繼爲王者四而韓復或謂始皇之惡萬計朱而
千昆吾桀紂曷不盡誅六國子孫俾無遺種然
陳勝吳廣同問左戌長也秦亡于漁陽唐亡于
桂林戍卒一呼禍徧四海能爲亂者豈必王侯

苗裔哉秦將軍邯鄲殺周文武臣陳勝楚駒皆
被戮田儼周市魏咎項梁連敗死戰略誠不下
蒙恬也扼于趙高司馬亦事不達楊榮敗走榮
陽詔使斬之邯鄲降楚沛公遂入咸陽夫一統
殷盛天下富強其亡非一日而亡也人君自亡
之類必先有外敵繼以內亂隋煬帝大業時楊
玄感等起兵敗死王世充亦屢奏捷宇文化及
忽弑廣于江都隋因以亡以觀秦事何相若也
王離章邯降虜于外趙高間衆賊君于內子嬰

史論二編

卷一

秦懷亡秦

八

扶蘇爲長胡亥最幼趙高殺其十七兄而立之
以暴繼暴宜其速亡然胡亥愚主豈敢望始皇
哉平居不辨鹿馬忠難惡聞盜賊彼何能殺人
殺人者高也高說李斯立胡亥稱其慈仁篤厚
胡亥未成君時尚無暴名自高佐之始爲刻深
夫智而忍者其忍繇已出愚而忍者其忍爲人
用繇已出者其忍也可治可亂爲人用者其忍
也有亂無治始皇狼心虎視日夜謀吞六國積

二十六年方遂其志趙高一隱宮賤人挈胡亥用之其亡秦也直三年耳干戈之取天下勞婦寺之亡天下逸勞者累世不決逸者一朝立漬是故趙高之可畏甚于始皇也

高帝滅楚

楚漢之爭楚可以殺漢王者凡三飲于鴻門
劍之力耳而項王不忍彭越高會楚軍圍漢王
三匝賴大風晝晦始得遁去榮陽之困紀信黃
屋左轟誑楚楚兵之城東觀而漢王乃出西門
後世讀史者未嘗不稱漢王死而能生亡而能
存謂爲天授然漢王之得天下從此決矣鴻門
之厄始求大將脫於彭城始欲捐關以東出榮
陽至成皐而後戰守之策無一失夫擇大將者
史論二編 卷一 高帝滅楚 十
爭天下之本也捐地以與人者以棄爲取之善
術也可以守可以戰使敵疲於應命者則取天
下可以十全矣漢王雖豁達大度方其用兵之
始於取天下之術未深其西入咸陽也見秦宮
室重寶婦女卽欲留居之樊噲以秦亡爲戒張
良以助禁爲言乃還軍霸上及至彭城則敗貨
寶美人目置酒高會爲楚所乘身幾不免然則
范增所云沛公貪財好色其性固難猝改也逮
身更徵死之辱妻子之不保而後其用人益堅

任術益變非獨知已也而又知彼非獨善取也而又善棄張良曰英布彭越可急使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捐關以來以與三人楚可立破也漢王然之於是隋何使九江而英布倍楚彭越往來游兵絕楚糧食此兩人者間勝楚亦間敗於楚未嘗爲楚大難而楚已困甚若養其全力一舉而虜魏王禽夏說破趙下燕舉齊伐楚者韓信也井陘之役李左車說成安君以奇兵從間路絕韓信張耳之輜重而陳餘不從項王使

史論二編

卷一

高帝滅楚

十一

龍且救齊且客請深壁勿戰使齊王招所亡城與漢鬪而龍且不用或者以爲信幸不知信因敵施變其智十倍漢王即使左車與且客之說行未足殺信也魏趙燕齊旣爲漢國漢所獨與戰者楚耳項王雖強豈能以一國與天下敵哉是以迫楚東城不復渡江羽豈畏漢王哉畏韓信也惟楚畏信惟漢能用信是故其始也惴惴於卮酒之間而其後則抗聲以誅羽之十罪其始見楚兵之集則跳身以走而其後出兵宛葉

就食敖倉使項王奔走於滎陽成皐之間忽戰忽寧以卒邀其敵其所恃於人者固而更歷患難者精也然漢王殺人之術亦諒是益工矣

史論二編

高帝滅楚

十二

諸將之叛

武涉蒯通說韓信背漢而自立漢讓梁王越扈
轍勸越發兵遂反盧綰追張勝於匈奴臧衍說
勝令燕緩陳稀而與胡和自今言之皆人臣不
忠之謀不可以訓天下若論當日事所以爲三
人計者皆出於不得已其言漢王不可親信未
嘗不深中人情也然雲夢之遊成於陳平雒陽
之囚迫於告變及信越既至一廢爲淮陰侯二
赦爲庶人帝亦未決殺之也夫帝有戮功臣之

史論二編

卷一

諸將之叛

十三

心而不取卽有其事當時爲大臣者如鄼留諸
侯能引大義明高功以正救其失帝之邪心亦
可少止鄼留既嫌畏不敢言所賴維以仁恩匡
回剛戾者呂后耳后旣不然而反益其毒此漢
禍所以不可救也淮南王布反上已有疾欲使
太子往擊太子客說建成侯諸呂后涕泣爲上
言上乃將兵自東止太子居守當時天下已定
外患已除帝亦無所忌慮獨有妻子之言能入
其心爲之妻者少長援制而復助以誅殺信越

諸臣亦有死而已矣且呂后殺信有專擅之大

罪二帝知之乎信固功臣亦大臣也戮一大臣

而帝不問一罪也卽使帝在邯鄲倉皇不及往

反執信於獄以尺一告帝或誅或族惟命集百

官而廷議其罪亦惟命適遽斬之長樂鍾室夷

其三族二罪也或以爲高帝欲殺信久私與呂

后定約而出又不欲身有殺信名假呂后成之

而外示憐惜其事不可知然縱觀當日能與天

下爭衡者獨漢王與信耳呂后今日殺信明日

史論二編

卷一

諸將之叛

十四

卽玩弄帝於股掌之中英雄無相惜之心而老
婦有日甚之毒卽帝亦且奈之何哉是故韓信
受禽梁王震恐陳稀未滅燕王已貳樂布有人
人自危之言薛公陳淮南當反之論惟綰亦曰
往年春族淮陰夏誅彭越皆呂氏計遂不應召
帝崩乃亡入匈奴夫臣誅而高帝崩高帝崩
而諸呂亂勢會相應可謂無天道人事哉

匈奴和親

婁敬和戎之策本于晉魏絳絳之言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薦居貴貨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咸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晉悼公從之八年之內九合諸侯然絳所云和息兵修好務以德服而已未嘗厚贈賂磨體貌最下而要以中國王者之女也春秋隱公二年春公會戎于潛書議之惡其失馭戎之道也會戎于潛春秋之始會吳黃池春秋之終春秋書公會四十有六惟于二者有異詞裔不謀夏夷不亂華共指嚴矣漢高祖與匈奴冒頓戰困于白登厚遺閼氏解圍出婁敬即說高祖以適長公主妻冒頓高祖是之冒頓弑父妻母強子漠北有王者起誅之可也否則待以不治可也降而爲婚姻則首居下足居上也且高祖擊匈奴繇討韓王信韓王信叛降匈奴繇畏帝之疑

史論二編

卷一 匈奴和親

十五

楚王信方執韓王信已叛帝欲滅匈奴韓信彭越黥布皆足使也必欲殺之何哉韓王信叛則連匈奴燕王綰叛亦連匈奴帝不能使功臣滅匈奴而反驅功臣入匈奴計亦悖矣婁敬初衣褐見請都關中以此有名既又言匈奴見短伏奇不可擊爲帝親信齊虜得官無過口舌寧識禮義教化哉唐高祖起太原借兵突厥遂與和親太宗因而不改爲盛德累然薛延陀遣使乞和親公主行有日矣契苾何力言不可太宗善其策詔真珠親迎以計絕之真珠憤死薛延陀平許和而絕中國猶有利焉余竊悲當日張良蕭何諸臣不能力爭漢失也魯元公主已嫁張敖設聽敬言公主竟棄敖從冒頓乎戰國之世周分爲三有周赧王東周君西周君之稱周亡海內曠無天子者三十五年秦政既帝滅絕仁義天下不爲夷者幾希漢祖于父不辭擁篲于女則許更嫁羣下相視若無足恠知風俗未盡變君臣皆不學也

史論二編

卷一 匈奴和親

十六

諸呂之變

漢高帝卽尊位十二年崩。孝惠帝立。呂太后卽囚戚夫人。召趙王如意入長安。亡何皆殺之。則惠帝元年也。高帝初寵定陶戚姬。疎呂后。欲廢太子。立趙王。帝崩。呂后卽肆其忿。孝惠與母同讐。宜心快之。乃趙王來親迎。霸上與入宮起居飲食。呂后伺間殺趙王。帝腰斬官奴。見人豕大哭。病不起。凡爲人子天性仁厚者。誠不忍父母有過同室誅夷也。衛宣公烝於夷姜。生子伋。既

史論二編

卷一

諸呂之變

七

奪伋妻。生壽及朔。詩人賦邇有苦葉。賦新臺者也。宣姜與朔構子伋。公使諸齊使盜待諸竟。壽子以告。使之行。伋不可。壽子飲之酒。載其旌以先。盜殺之。伋至。又殺之。詩二子乘舟之所爲賦也。呂太后愛孝惠。而殺戚姬。趙王孝惠反。以傷戚姬。趙王病崩。何異衛宣姜欲殺伋。而及壽乎。孝惠在位七年。政隸太后。帝崩。又臨朝八年。是呂氏爲天子十有五年矣。呂后僭位十五年。天下晏然。衣食滋殖。唐武后僭位二十一年。刑罰

峻。用大亂不起。是惟適當國家強盛。黎民休息。得恣淫暴下。不敢難。豈天亦助女主乎。惡二后者。譏其稱制與王莽之十四年有同貶焉。孝惠崩。發喪。太后哭泣不下。心畏大臣。不敢卽王諸呂。張辟彊說丞相陳平等請之。太后說。哭乃哀。張良佐高祖成帝業。又保孝惠。無廢稱純臣。孫子不肖。背君親。黨呂氏罪當死。然十五歲兒。未足深責。陳平周勃身爲大臣。不能守王陵之正。阿意取寵等之尊亂矣。呂祿呂產旣王。握南北

史論二編

卷一

諸呂之變

大

軍。太后誅戮無忌。少帝幽殺。趙王友。趙王恢與燕王建父子俱死。將相大臣危不自保。幸太后老死。齊王兵起。灌嬰留屯滎陽。鄒寄游說呂祿。紀通矯節。朱虛奮勇。始得勃入軍門。捕誅諸呂。否則祿印不解。重兵在呂。大臣慈弱。相仗莫發。戰于闕下。勝負未可知也。呂氏崩。戚祿產母送喪。爲人所制。呂祿與鄒寄出游獵。呂須怒其棄軍。散珠玉寶器。呂氏男子皆祿。祿其強者獨婦人耳。然亦無奇能異智。當日平勃諸臣。但心憐

于淮南之越之延名經之說家全皆詳太后威權實羣下推長之不死烏能動哉則詩有云侯河之清人壽幾何呂氏爲高祖微時妃高祖崩時年六十三又十四年后方崩宛其死矣他人是喻陳平周勃可謂善侯者矣

史論二編

卷一 諸呂之變

十九

南粵稱藩

長沙王吳芮秦時番陽令也甚得江湖間民心號曰番君後以率百越佐諸侯從入關功封王高帝既帝制詔稱忠六粵王趙佗故秦南海尉也高祖既定天下遣陸賈因其地立之與剖符通使和集百越大漢方興芮從于舉兵之始佗服于功成之日兩人皆可謂知幾達變矣佗家本真定令于龍川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屬以事時天下虎爭中國擾亂憂地無所託舍于

史論二編

卷一

南粵稱藩

二十

孫親舊而用佗知佗者深也豪傑相攻南海僻遠擊并二郡坐大自王無戰鬪之勞依險阻之固生民有主稱臣奉約慮所素定楚人陸賈微便進說佗卽下拜親戚墳墓之情未嘗忘肆然欲爲中原王則不能與不敢持此安歸乎高帝之用兵陸生之縱口辯咸窺知其情毋煩亡矢遺鏃而直以柔屈也高帝崩呂后稱制佗卽自號爲帝發兵攻長沙邊邑夫老婦僭位淫人凶國四夷君長有能聲討者大義歸之佗何知

此但見隔絕器物黃帝信令則矣而延戈耳孝
文卽位南身功績信令則矣而延戈耳孝
陸賈再使佗去帝制黃屋左纓廟堂奉貢職誠
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哉帝制之道猶備高帝也
夫秦亡而佗王呂惜而佗帝其僭強也非叛異
高祖之威感文帝之仁其向化也則誠崎嶇山
海抱孫事漢遜同禮義之俗退免後夫之凶在
佗所處如是足矣班固贊吳芮之起不失正道
能傳號五世慶流支庶予于趙佗亦云韓信彭

史論二編

卷一

南粵稱藩

王

越功高天下據地非僻無論其志不安于尉佗
卽欲爲佗勢逼高帝矣亦不可得是可悲也

七國之叛

吳王濞高祖兄仲之子也楚王戊高祖同父少
弟楚元王交之孫也膠西王卬膠東王雄渠菑
川王賢濟南王辟光高祖長庶男齊悼惠王肥
之子也趙王遂高祖諸姬子趙幽王友之長子
也潁年二十有氣力以騎將從高祖破英布軍
既封吳王王三郡五十三城高祖見其狀有反
相拊背戒之文帝之世失藩臣禮不朝京師其
悖逆出天性非必激于晁錯始亂東南也然潁

史論二編

卷一

七國之叛

王

擅銅鹽竊亡命黃屋爵人者四十餘年至景帝
時人已老矣令帝效孝文寬仁無遽削地死後
分封支庶漸殺其勢吳可不勞而定也錯說帝
急削吳遂招楚趙諸齊同反謀誠不詳獨袁盎
譖入帝驟殺錯快人私讐無益國計鄧公所爲
稱冤也夫吳不削則不反削則必反不削而禍
大憂在國削而禍小憂在錯錯則主削者也主
吳之削而不知所以塞吳之亂則錯之所長僅
能削人而已惡足稱智哉錯促吳反反欲自若

守而令天子將兵。蓋說帝殺錯以罷吳兵。則不罷而豈使脫歸。二臣皆有死道錯死。豈生漢法不平甚矣。周亞夫往擊吳楚。涉說其走藍田。出武關而蒙澠之伏兵不發。鄧都尉請堅壁昌邑。以梁委吳。用輕兵絕餉道。全疆制罷極從之。而七國之師三月破滅。亞夫雖能將兵尤善。用言過則有田祿伯桓將軍周丘不知任也。取梁據洛吳之長策。舍此求濟進退無據矣。高祖臨崩遺命用周勃爲太尉以安劉氏。文帝崩亦

史論二編

卷一 七國之叛 章

戒景帝緩急將亞夫卒破七國。二帝知人善任。易世猶治彼同姓傾仄忿決一朝者宜未可以語此也。

梁孝王驕縱

孝文帝三年夏五月匈奴入寇帝如太原濟北王興居反遣柴武擊之興居兵敗自殺六年冬十月淮南王長謀反廢徙蜀道死景帝三年吳楚七國反周亞夫討平之漢是時宗室之變亟矣又四年有梁王武殺袁盎之事何居文帝之世淮南王長來朝殺辟陽侯審食其爲母讐也梁王與盎非讐而殺之者惡其格立弟之議也且審食其漢之罪臣盎則漢大臣也淮南王所

史論二編

卷一 梁孝王驕縱 語

殺止一食其梁王刺客所殺則盎及議臣十餘人也長情可原武罪難恕竟釋不問者一則曰親文帝在代時前有后生三子及竇太后得幸前后母子皆卒矣竇后生孝景帝梁孝王武諸姬生代孝王參梁懷王揖揖參先亡景帝在位所存惟武又重以母弟之戚太后慈愛非他王比也一則曰功吳楚之反先擊梁棘壁殺數萬人梁王城守睢陽使韓安國張敖等距戰吳楚不敢進而西勞苦至矣帝厚梁王以功以親梁

王自驕亦以功以親太后非王食不甘味寢不安席卽有殺益罪王未可誅也吳王濞初叛要約諸國濟北王志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王不得發兵吳楚敗志欲自殺公孫獲爲見梁王說其解紛得不坐梁王殺益使鄒陽入長安說王長君請命于天子卽獲智也景帝上奉母氏之命內聽皇后之言梁王必欲無竟田叔等適緣其意焚燒獄辭帝亦可因以謝天下矣濟北王興居與朱虛侯章誅諸呂迎立孝文功最大

史論二編

卷一 梁孝王驕傲

王

帝絀其封怨望稱兵而死漢初同姓諸王名不軌者莫不幸于興居莫幸于梁王蓋不賞者難居深根者易完也文帝初卽位有司請立太子帝下詔博求賢聖推讓宗親其言美其實非也景帝亦詭辭傳位以悅太后梁王竟啓驕戾大臣不得其死周公致謹桐葉戒成王毋戲言慮誠深遠哉

漢通西南夷

南夷君長夜郎最大其西滇最大自滇以北其都最大其外西自桐師以東北至葉榆名爲崑崙自崑崙以東北徙徃都最大自徃以東北冉駹最大自駹以東北白馬最大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後大抵屬漢南夷爲牂牁郡邛都爲越馬爲武都郡滇爲益州郡大漢兵威蕩定郡氏雄哉孝武誠足總八蠻制六合矣班固云西南

史論二編

卷一 漢通西南夷

二十一

夷發於唐蒙司馬相如兩粵起嚴助朱買臣朝鮮涉何頗咎三方之開自好事之臣然南粵者桂林南海象郡閩粵者閩中郡東粵者東甌郡秦所置也朝鮮則周封殷太師之國戰國時朝鮮準僭稱王屬于燕後燕人衛滿破王準有其地是皆中國臣屬武貳而討師猶有名西南夷則椎結編髮去中國遠南夷之端于番禺見拘醬于大夏見叩竹杖始知其路卽無通於漢奚病焉且唐蒙請通南夷夜郎司馬相如卽請

通西夷印苻比巴蜀四郡成懷不通夷又數反
上遂遣西夷獨事南步繼隨張客言西夷之
使復出彼使外國馳經試者燒修所問歸告天
子僅愈于方士之無根神山之未見天子印信
好之玉帛弓矢洋溢荒微以輟軒博物之言窮
生靈暴露之患功印非常事誠得已淮南王安
諫伐閭越莊助往論以指公孫弘請罷蒼海朔
方之役朱買臣等難以十策豈帝果以蠻夷山
川地圖寸數用兵非難哉厥常說而樂奇聞志

史論二編

卷一

淮南王反

二十七

將馳驚并包而不反也西南夷君長百數獨夜
郎滇受王印滇又最能史書異之武者天亦欲
諸夷上通中國是以蒙爲相如建其說郭昌衛
廣奮其威適與時會歟

淮南謀反

史言淮南王長剛戾谷口謀泄身死輜車罪不
足條然觀其鋪張推排辟陽侯令從者魏敬到
之馳走閭下肉袒謝罪豫讓刺卿不若是氣決
也辟陽之罪莫大於侍太后監宮中厲王責以
三罪而不之公益爲親譴也文帝心知辟陽大
惡難於顯言快心厲王之一擊而赦弗治亦所
以全親也若以春秋之義斷之厲王專殺之罪
小討賊之功大帝錄其功而赦其罪因其念親
之誠而教以忠孝之道自此世爲賢藩臣可也
適日驕縱之而生其邪謀則文帝過也袁盎曰
上素驕淮南王弗爲置嚴傳相以故至此嗟乎
此豈特爲厲王言哉錄而不察安賜之變又見
告矣文帝悼傷民歌封厲王四子賈誼痛言其
禍引白公爲戒然孝景三年吳楚七國之叛使
使往來廬江弗應壽山堅守淮南王安欲發兵
應之爲相所制乃復爲漢常時皇帝褒美貞信
勞苦卑濕賜謚徙地淮南諸子恩厚最著彼亦

史論二編

卷一

淮南王反

二十八

何嘗有反側之行邪辟之心哉卽安數欲反謀之伍被被極陳忠害安爲氣結流涕令被堅守其言請以死爭則安謀當寢而執義不固踪跡覆敗是所謂君非其君臣非其臣也衡山王賜惑於其后徐來因太子奕而佩大男孝以王印遂至太子告變闔室誅死跡其所造柵車鐵矢璽印反具亦以備淮南耳非果倍漢而自爲也而二子攜戮除事宜露衡山之死死於家人非教訓不豫之故哉予嘗論淮南父子之不得其

史論二編

卷一

淮南謀反

三十九

死長失於剛安失於文賜失於愚而禍本在於無嚴傳相傳相無人在王左右者大逆則爲柴武開章之聚兵小逆則爲雷被白麻之上書大逆負漢小逆負王奸人之志要在彼人父子危人君臣滅人社稷而已他何所計焉袁盎陰賊若心長於傾危獨論淮南一事實而近理亦尚論者所節取也

漢通西域

漢武帝元光二年擊匈奴元鼎二年通西域誘擊匈奴之策發于王恢一不效立誅死西域始自張騫元朔三年爲卽官大中大夫出使十餘年方得通初行百餘人惟二人得還帝未嘗詰責也匈奴數爲漢患攻邊塞西域則去漢遠絕矣史言帝睹犀布瑋珣則建珠崖七郡感枸醬竹杖則開牂柯越巂開天馬蒲陶則通太荒安息識其貴異物勞中國也帝伐匈奴專任衛青霍去病雖士卒耗敝多斬獲立功伐宛之役則欲侯寵姬李氏而將廣利大發兵車挫于郁成逾年僅能斬宛王母寡取善馬數十匹得不補失重困海內至張騫失侯說招烏孫以公主妻其王辱國甚矣尼莫初尚江都王女既苦老欲使孫岑陬尚之公上不肖聽天子報從其俗宜帝之世楚主妻岑陬肥王任王復室焉年老土思哀愈黃鵠夫武帝欲制兩越則通西南夷欲斷匈奴右臂則通西域人臣喜事必窺天子所

急以說中之及西域既開大宛月氏大夏烏孫
子貢扞采諸國咸以義屬方謂廣地萬里重九
譯致殊俗聖天子德威無二也乃公主下嫁烏
獸不別絕漢未窮閭門先騎漢直爲夷鳥足道
哉武帝雄材大畧欲駕文景而慚德有三董偃
幸于竇太主而不誅以榮大尚衛長公主詔細
君從烏孫俗是也宣帝能揚呼韓稽顙之威不
洗楚主丞報之耻其循孝武之失而未察乎抑
劉徹始議和親高祖降家人子于單于其特公
史論二編 卷一 漢通西域 三十一

主固已許從胡俗哉是故罪張騫者必先罪劉
徹罪武宣者必先罪高祖

武帝伐匈奴

漢武帝元光二年帝卽位之八年也其年夏六
月遣問誘匈奴單于入塞將軍王恢等伏兵邀
之不獲恢以罪下吏自殺元朔元年匈奴寇三
谷遣車騎將軍衛青等將兵擊却之二年青等
取河南地立朔方郡五年匈奴入寇青率六將
軍擊之還以青爲大將軍元狩二年以霍去病
爲驃騎將軍擊敗匈奴過焉支至祁連山而還
秋渾邪王降置五屬國以處其衆四年遣衛青

史論二編

卷一

武帝伐匈奴

三十一

霍去病擊匈奴青部前將軍李廣失道自殺去
病封狼居胥山而還詔以青去病皆爲大司馬
蓋漢自元光六年以來衛霍有事於匈奴至是
凡八出矣元狩六年去病卒元封五年青卒帝
猶盛擊匈奴不止及戾太子之變始有悔心輪
臺詔下不復出軍時征和四年也改元後元而
帝崩矣班固云建元六年出尤之旗見其長竟
天後遂命將出征畧取河南建置朔方其春戾
太子生自是之後師行三十年兵所誅屠夷滅

死者不可勝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子父皆敗故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及論匈奴又云當孝武時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畧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遼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言皆實今猶臆之然匈奴圍高帝嫚呂后有累世之讐武帝復之衛霍雖繇外戚起帝任以戰事至匈奴遠遁幕南無王庭亦可謂義大齊襄之滅紀明同高

史論二編

卷一

武帝伐匈奴

三十三

祖之任人矣且武帝久臨海內單于數死軍臣死于元朔之三年伊辟斜死于元鼎之四年烏維死于元封之六年烏師盧死于太初之三年匈奴湖死于太初之四年且鞮侯死于太始之元年其間以弟代兄以季父代兄子年歲不長師旅罷困皆天所以助中國之神靈也秦始皇既帝使蒙恬北擊胡收河南地爲四十四縣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後世雖咎其暴師之失而終享其亭障之利漢武擊匈奴功

罪亦然然文景之世有虜而治哀平之世無虜而亡夷狄者誠聖人外患之資而秦皇漢武必謂盡滅之始可以安子孫則志大而計左者也

史論二編

卷一

武帝伐匈奴

三十四

武帝平兩越

南粵王胡尉佗孫也。服蜀漢久。迫于閩粵。天子爲發兵誅閩越王郢。胡頓首感德。遣子嬰齊入宿衛。恭順異它國矣。胡薨。子嬰齊立。嬰齊薨。子興立。借望內藏侍子無闕。世樂奉蕃。保不失禮。忽抗兵殺將國。蹈破滅者。繇中國之使不得其人。也要齊后爲郢。郢氏女少與安國少季通。其國莫知。後位太后。心繫強漢。天子遣一介之使徵其人。朝母子必願奉約束。即不入朝。亦修

史論二編

卷一

武帝平兩越

三十五

職如祖宗時。奈何遣少季行也。少季淫人。通外國。后法當死。宥而不誅。可矣。遠啣帝命。輕歷國都。復通郢氏。縱其游談。使少主蒙辱。莊之耻國。人懷文姜之怒。敵符有刺人豕。將與呂嘉相三。王宗族貴重。能忍此乎。太后置酒。饗嘉以矛。王無意殺嘉。相持未發。韓千秋、樛樂、賈勇直驅。嘉等決反。王與太后俱死。後雖樓船伏波師過。雷霆司馬越郎功成。折首要于天子。懷遠之仁。討逆之義。兩無處矣。東越王餘善。閩越王郢弟也。

郢擅擊南越。帝命將往討。餘善殺郢以謝天子。乃罷兵。漢立繇君丑。餘善復竊號。遂兼立之。南越既平。惡險患。還始殺兄以爲利。繼昔漢以自雄。卒誅之者。非它人。故越衍侯吳陽建。成侯敖與繇王居股也。忍戕所親者。其親必反。戕之死。且愧于呂嘉矣。楊僕陷尋陝。破石門。討南越。功最多。帝復任以東越。恐其矜高。敕書責以五過。僕謝罪。效死。師行。再克漢高。踞見黥布。而英雄折心。孝武敕責楊僕。而大帥盡力。二帝皆善將者哉。

史論二編

卷一

武帝平兩越

三十六



武帝擊朝鮮

朝鮮之釁開于涉何帝奮兵威定爲四郡顧論賞封侯惟尼谿相參韓陰王映右渠子長路人子最皆朝鮮之故王公將相也漢將吏則並得罪楊僕贖爲庶人荀彘公孫遂衛山誅死帝素不吝封賞以勸將士何朝鮮之役獨忍刑戮哉夫涉何奉天子命誘諭朝鮮王右渠無故殺其裨王啓邊釁罪當誅帝反厚爵之朝鮮怨而襲殺何是朝鮮之不順繇帝失賞也衛山以往論

史論二編

卷一 武帝擊朝鮮

三七

右渠而太子不至誅公孫遂以助荀彘執楊僕誅時朝鮮尚未定也楊僕受降荀彘併擊尼谿相參等殺右渠誅成已來歸則朝鮮定矣卽僕忌彘而不急擊朝鮮彘不用天子命而私執僕兩將不相能咸有罪然既定朝鮮可以功補一誅一贖勞臣不服也帝既失賞于涉何不當又失刑于彘僕而決行之者何也王恢討闔粵常有功矣既聽聶壹計誘擊匈奴單于覺而去恢不出帝下之廷尉恢行千金于田蚡太后爲請

帝曰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恢聞自殺帝誠以刑名之學行于師旅之間是故王恢有罪無功而不恕荀彘有罪有功而不恕恢所坐者曰首爲馬邑事復不擊胡輜重也彘所坐者曰爭功相嫉也僕坐擅先縱失亡多當誅矣而得贖者以平兩越功寬之也誅王恢而後人臣不敢微幸于邊場誅荀彘而後大將不敢擅命于境外此帝用法之深也卽于彘微忍不惜矣

史論二編

卷一

武帝擊朝鮮

三八

武帝惑神怪

漢武帝元光二年冬十月如雍祠五時始親祀
竈遣方士求神僊征和二年夏諸邑陽石公主
反長平侯衛伉皆坐至蠱死帝如甘泉秋七月
皇太子據殺江充詔劉屈氂討之皇后衛氏及
據皆自殺時帝求神僊者凡四十三年神僊不
至反得至蠱何不幸也夫帝求神僊愛長生也
誅至蠱惡速死也神僊在蓬萊弱水之間形象
影響不可致至蠱則求之輦轂索之後宮皆是

史論二編

卷一

武帝惑神怪

三十九

何海內視帝者少詛帝者多也征和四年春正
月帝如東萊三月耕于鉅定還至泰山罷方士
候神人者戾太子既死至蠱與神仙並絕矣神
僊興則至蠱至至蠱滅則神僊止帝始求神僊
之福反獲至蠱之禍既察至蠱之冤即悟神僊
之妄二者廢典固相終始也帝初好神僊年方
少壯少翁樂大貴寵益極咸以誣罔伏誅樂成
侯丁義亦坐薦大棄市雖服奇慕異明威尚存
後漸耆艾思僊彌深公孫卿等縱言神祠不加

譴呵冀其或遇思僊不得則諱言死亡惡聞詛

呪秦始皇二十九年東游至陽武張良擊中副

車令天下大索十日不得遂登之罘刻石而還

武帝征和元年冬十一月亦大搜長安十日秦

皇之索以博浪沙中之鐵錐操之者實有人也

帝居建章宮所見帶劍男子則未嘗有人也好

生惡死疑心內生人形彷彿起于耳目龍華刺

客猶東萊大人之跡虎相捕告人盡可死連坐

數萬怨氣蒸薄非太子身當之害未有已蓋帝

史論二編

卷一

武帝惑神怪

四十

好神仙則惡至蠱惡至蠱則無罪殺人無罪殺
人則禍及太子長生未成骨肉先破神仙生人
者也非殺人者也帝可以悟矣田千秋為太子
訟寬帝族滅江充家焚蘇文于橫橋上復請罷
斥方士帝即從其請片言悟主感通若神適當
悔覺論說易施然帝好神仙久下鮮直諫強正
如汲黯廷諍闕如予不能無望于賢者也

巫蠱之禍

武帝年二十九始生太子據衛夫人子夫出也子夫爲平陽王嬙者驪入宮貴幸帝廢皇后陳氏而立之以嬙爲貴失德貽譏然衛氏素謹大將軍青尊寵有功能禮讓不伐據自元狩元年立爲太子長孺仁恕尹健行鈞弋夫人更幸衛后寵衰母子慎自詩鮮過行帝亦憐念無兩心巫蠱忽起江充發難遂至血流長安思子宮作寵始禍終天下悲焉陳皇后長公主嫖女驕貴

史論二編

卷一

巫蠱之禍

四十一

十餘年無子問子夫有寵怨悲帝怒窮治其巫蠱祠祭祝詛事斬女子楚服逮及者三百餘人奪后璽綬退居長門宮衛后母子亦死于巫蠱若有天道然陳后之廢錄挾婦人媚道自敗不聞後庭嫉諂未可以是非衛后與太子也江充始嫁女弟于趙太子丹親近敬肅王爲上客後負罪逃入關詣閭告變丹繫獄至死賊臣姦譌破人父子罪當族滅帝反目爲奇士任以督察巫蠱之起詭夷數萬充卽借以搗憾太子太子

懼不自明收充斬之蘇文奔告帝召太子使者不達遂以反報害遂不救夫充賊太子太子殺充雖云擅誅人心所快殺充之後令太子急詰甘泉涕泣陳罪帝心未必無動何發兵與丞相圖也天下莫親于父子而充敢于危之恃帝之忍也天下莫親于父子而太子受誣不敢見殺一罪臣不敢訴亦畏帝之忍也太子始以懼父而殺充繼以殺充而疑于背父使命一言之惑竟成父子相夷之禍骨肉至戚相見而親不相見而離苟有瑕疵託于言語假以傳宣門庭之內羌夷頓生斷首方痛時則晚矣司馬光責武帝十失言若龜鑑若爲人子者處此與其背父而生寧見父而死且天下亦安有無父而可以生者哉

史論二編

卷一

巫蠱之禍

四十一

燕蓋謀逆

孝武六男衛太子敗而燕王旦廣陵三胥多過失寵姬王夫人男齊懷王李夫人男昌邑哀王皆早薨遂立鉤弋趙婕妤子爲太子是日昭帝帝卽位時年甫八歲外有霍光金日磾上官桀輔政內有長姊鄂邑蓋長公主共養師保備矣不虞公主之私馴成大逆也蓋主私河間丁外人猶館陶公主之有董偃也武帝不殺偃昭帝與霍光效之不絕主驪詔外人入侍閤門斬德

史論二編

卷一 燕蓋謀逆

四三

開于英主提抱之天子不學之大臣寧知正厥考哉上官安女年五歲欲納宮中是時帝年則十二矣君非匹敵下有邪心霍光謝之禮也安請外人說蓋主竟立爲后國之大變也立后大事公主可以擅行欲去一光何難乎始元元年燕王旦結劉澤等作亂事敗澤誅赦旦弗治帝誠失刑然幼弱初立壯王難除赫然之誅人臣或未敢議且安知非公主左右之也蓋主與上官桀父子恣光桑弘羊等附之與燕交迎令旦

上音器光計旣不行反謀遂決始僂見女畏竇之愛官府嫉妬之微積漸生發不亂不止蓋蓋至立后則外人求侯求後不得則思去光去光不得則思廢帝立旦公主與上官霍氏何親何疎不過西外人而發忿爾光公主稱叛者漢有鄂邑唐有高陽太平其人才智各殊府皆繇淫心之不制孝武以帝屬光望其爲周公輔成王乃使淫婦人日在左右慮亦疎矣燕王始亂帝不殺之養成其逆公主桀安等謀害光帝覺其

史論二編

卷一

燕蓋謀逆

四十四

奸不能遠卒比燕爲亂危乎微乎元鳳元年八月之變非復夏陽男子北闕之詐也杜延年入告罪人悉誅禽禍之易無異雋不疑叱縛成方遂漢廷猶有人乎孝武託昭帝於霍光古今稱其明武獨上官桀以奉蓋微誠涕泣譏對亦被顧命幾搖天下知人豈易言哉

霍光廢立

天下有無望之福。霍光縣史子所出微以驃騎故得任爲郎。出入禁闕二十餘年。一旦以奉車都尉遷大司馬大將軍。受遺詔輔少主。是也。天下有無望之禍。光輔昭帝十三年。百姓充實。四夷賓服。不幸帝崩無嗣。昌邑王復淫亂不道。光廢昏立明。漢室危而復安。身死未幾。宗族誅夷。是也。夫始也光無周公之望。而任以周公之事。既也光有周公之功。而不食周公之報。論者輒

史論二編

卷一

霍光廢立

四十五

帝稱武帝知人而惜孝宣微少恩也。然以光論大臣前後禍福之殊。亦觀於居心公私之際而已。當昭帝方崩。羣臣議立廣陵王。光以先帝所不用。內不自安。乃迎立昌邑王。賀賀受璽二十七日。爲荒淫迷惑。千一百二十七事。光憂懣無所出。田延年以伊尹廢太甲請。始定圖計。自太后下詔解脫王璽。組歸邸廷議所立。丙吉杜延年盛稱魯孫德美。遂迎於尚冠里。進帝位。光之不立廣陵王。胥也。非有所憾於廣陵也。以先

史論二編

卷一

霍光廢立

四十六

帝之所惡也。昌邑之立而後廢也。與天下公立之與天下公廢之光無所喜怒。其間也。皇曾孫雖賢少。倚許廣漢兄弟及祖家史氏與光無平日之素養。視之情特以衆所稱述而建焉。凡光行事皆非得已。當田延年按劍之時。丙吉奏記之曰。光所汲汲惟漢之無君。而有君爾。進不知其嫌。成不敢爲德。卽後之幸而視安亦未及計存此心也。賢君長世而身名尊盛。有以夫。故曰霍光之擁昭立宣。以公受福。霍禹怨望朝廷。任宣曰。大將軍時殺生在手。李种王平賈勝胡徐仁逆意獄死。百官但事馮子都王子方。視丞相亡如。以此爲禍。愚謂此猶恩怨之小者也。光之失莫大於不發舉霍顯而署淳于衍。勿論也。顯欲貴小女成君。使衍殺母。扶許后。罪在不赦。使光因入上書治侍疾之醫發舉。顯謀卽周公誅管蔡。不過是也。且匹夫庶婦不得其死。尚足感傷。陰陽逆召。乖氣世未聞有殺皇后而無罪者也。發之則罪止一顯。隱之則害必三族。光不

忍割妻子之私而利貴其女卒之舉族殺滅女
殺雲林此所謂能斷社稷不能斷家庭知有目
前而不知天下後世也故曰霍光死財三年而
連坐誅滅者數十家蓋以私召禍

史論二編

卷一

霍光廢立

望



趙充國破羌

西羌研種者羌無戈爰劔之後也漢景帝時研
種留何率種人求守隴西塞於是徒留何等於
狄道安故至臨洮氏道羌道縣及武帝征伐四
夷開地廣境北却匈奴西逐諸羌乃渡河湟築
令居塞初開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門隔絕羌
胡使南北不得交關障塞亭燧出長城外數千
里時先零羌與封養牢姐種解仇結盟與匈奴
通合兵十餘萬共攻令居安故遂圍枹罕漢遣

史論二編

卷一

趙充國破羌

四丈

李息徐自爲擊平之始置護羌校尉持節統領
焉羌乃去湟中依西海鹽池左右漢遂因山爲
塞河西地空稍徙人以實之宣帝時光祿大夫
義渠安國覘行諸羌其先零種豪言願得渡湟
水逐人所不田處畜牧安國奏聞後將軍趙充
國以爲不可聽後因緣前言遂渡湟水郡縣不
能禁元康三年先零與諸羌大共盟誓將欲寇
邊帝聞復使安國將兵觀之安國至召先零豪
四十餘人斬之因放兵擊其種斬首千餘級諸

羌怨怒遂寇金城乃遣趙充國與諸將將兵六萬人擊破平之後漢書敘西羌若此是宣帝之世羌亂于義渠安國治于趙充國也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召楊雄爲領比之方虎顧其所制羌者未嘗窮武思盡惟在離其黨與屯田待敵而已先零欲反罕開豪靡當兒先使弟離庫來告充國仰縱歸使告種豪招以威德當時破羌強弩兩將並出天子璽書責讓道路咸欲鳴劍鮮水揚旌太白充國獨

史論二編

卷一

趙充國破羌

四十九

持重無應廟堂報可振旅成功蓋群臣所欲擊者罕開而充國所專誅者先零羣臣擊罕開以騎兵而充國敝先零以留田卒也先零破而罕開順屯田成而騎兵罷營平守節鬼方賓服俾手老臣之獨斷明王之善聽也充國遣還靡忘護軍以下皆爭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非爲公家忠計將奏屯田子甲懼使客諫充國歎曰何言之不忠吾固以死守之既條便宜又云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

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輪得避敵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稱非明主社稷之福老臣欸欸但期濟事則國不肯苟從詔書乃知衛青霍去病謹奉帝命馳驅萬里猶妾婦之順非充國所謂忠也義渠安國驅羌使合而楊玉等叛趙充國散羌使離而楊玉等誅安國之所以失充國之所以得也幸武賢等請置先零擊罕開其尚循安國之失而不悟乎然安國縱羌致亂不問顯誅趙卬從父擊羌有功反

史論二編

卷一

趙充國破羌

五十

以洩張安世語下吏自殺宣帝亦失刑矣

匈奴歸漢

宣帝五鳳之際。匈奴有五單于。呼韓邪單于者。虛閭權渠單于子。稽侯緡姑夕王烏禰幕所立也。屠耆單于者。握衍胸鞬單于之從兄。薄胥堂都隆奇右賢王所立也。呼揭單于者。呼揭王車犁單于者。右與鞬王烏藉單于者。烏藉都尉皆竊號自立也。既烏藉呼揭去單于號。尊輔車犁屠耆兵敗自殺。車犁東降呼韓邪。匈奴漸壹。就可少止。而閭振郅支兩單于復起。閭振者。屠耆

史論二編

卷一

匈奴歸漢

五十一

從弟休旬王郅支者。呼韓邪兄呼屠吾斯也。郅支擊殺閭振。敗呼韓邪。左伊秩訾王勸呼韓邪事漢。郅支亦遣子入侍。後怨漢擁護呼韓邪。不助已殺谷吉等。結康居叛。陳湯甘延壽矯制發兵斬其頭致闕下。呼韓邪喜。懼入朝。元帝願累世守藩。夫武帝設槽馬邑。快心狼望。勞師費財。戰爭數十年。匈奴未肯稱臣。宣元雍容廟堂。坐制強夷。修節忠孝。保塞無試。豈材畧勝先帝哉。單于內亂。家族破滅。俯仰天朝。示威城郭。故甘

史論二編

卷一

匈奴歸漢

五十二

絀節而不厭也。隋唐之世。突厥最强。其後沙鉢略與阿波爭。則朝文帝。啓民與都藍爭。則朝煬帝。頡利與突利相疑。懼則盡服。太宗爲唐臣離合之勢。猶漢匈奴。志性鳥獸。見利而趨。見害而避。中國攻之。孰若其內自攻哉。左大都尉死。而骨肉交惡。握衍胸鞬立。而干戈競起。禍皆成于閼氏。左伊秩訾兄女二人。妻呼韓邪。能鑒前敵。立長定國。匈奴以婦人亂。以婦人治。亦彬彬禮讓之效也。宣帝時。馮奉世矯諸國兵擊破莎車。

帝欲封之。蕭望之持不可。元帝時。延壽湯誅郅支于康居。功尤大。匡衡比石顯反。指爲罪。說則緣于望之以儒生守經之常論。資奸臣嫉妒之口實。幾何而不爲趙殺李牧。秦誅白起哉。

恭顯用事

班固傳漢佞幸寵臣云高祖時有籍孺孝惠有閔孺孝文時士人則鄧通宦者則趙談北宮伯子孝武時士人則韓嫣宦者則李延年孝元時宦者則弘恭石顯孝成時士人則張放淳于長孝哀時則有董賢然高惠文武成哀所寵類以臥起婉媚外家親戚繫戀其心公卿因而關說天子睚而不化恭顯於元帝無是也顯濟南人恭沛人少坐法腐刑爲中黃門宣帝時任中書

史論二編

卷一

恭顯用事

五十三

官元帝卽位遂委以政其人雖左右掃除手固先帝舊臣也孝元因循前非又謂中人無黨心竹倚之初元二年春卽下蕭望之周堪劉更生獄冬十二月而望之自殺矣其後張猛京房陳咸等無不得罪者竊疑元帝寬弘恭儉微用儒生在位十五年刑罰罕用獨爲顯除罪酷於虐主嗚呼胡亥任趙高而天下亂元帝任石顯而直臣死高之殺人用亥之恭顯之殺人用帝之柔降而東漢桓靈猶元曹節王甫張讓趙忠等

猶顯漢室竟亡柔與暴庸愈乎望之自殺時是歲弘恭亦死海內方快肘腋二奸先去其一小人漸孤有匪風下泉之思而顯得無恙根抵益深與帝終始夫惑人主危國家者豈在多人哉一而足矣匡衡貢禹昌言於元帝之朝而不敢斥石顯杜欽谷永高談於成帝之前而不敢斥王氏犯乘輿者無罪指權倖者必誅也元帝旣崩成帝卽位顯失倚雖權衡始奏其惡顯妻王氏徙歸故郡道病死王尊劾匡前者阿諛誠當

史論二編

卷一

恭顯用事

五十四

然石顯方免王鳳秉政董賢甫死王莽宰衡元帝寵宦官哀帝寵弄臣非獨自覆適資王氏耳是故篡漢者外戚成外戚之篡者佞倖論世者蓋謹而志焉

終

歷代史論二編卷之二

婁東張溥西銘著

成帝淫荒

孝武繼后以平陽主諷者得幸尚衣軒中入宮驟貴孝成趙后陽阿王家歌舞也亦貴傾後宮二后同出微皆大貴然征和之際巫蠱事起衛后自殺乘以小棺瘞之城南桐柏趙后則善寵終身哀帝立尊爲太后與元后敵禮若是武帝疑少情成帝能以恩終始也武帝卽位數年無

史論二編

卷二

成帝淫荒

一

子既說子夫納之歲餘不復幸帝斥出宮人不中用者子夫得見涕泣請出帝憐之復幸有身生三女元朔元年生男據遂立爲后后立三十八年乃死以年計之衛后老矣趙后于成帝鴻嘉時入宮永元初立爲后十餘年帝崩時后方少色未衰也且有女弟絕幸爲昭儀誰能間之武帝欲立衛后先廢陳后成帝欲立趙后先廢許后陳后驕妬有廢道許后聰慧善史書帝所寵也趙氏姊弟入而卽廢成帝博覽古今容受

史論二編

卷二

成帝淫荒

二

直辭天子之好文者也好文之心不勝其好色何哉武帝立衛后不請于皇太后亦不問太后難之太后父王仲母臧兒家世微矣于衛氏無識焉元后王氏方貴盛趙婕妤欲驟后必嫌其所出成帝令淳于長數往來傳語始得指婦人薄識僅爭門族不辨女德趙氏之立元后與有過矣子夫爲后以生子而正名趙后未嘗有子也不惟無子姊弟嫉妒後宮有子者皆殺之若許美人曹宮產子不見其若者也武帝多寵趙之王夫人中山李夫人與尹婕妤鉤弋夫人並見幸成帝初寵許后班婕妤好侍者李平趙氏入則俱疎後鮮他進者武帝之愛博年登上壽不病繼嗣成帝之愛專算不及中儲子析絕麗色之不可近也英王入焉奈王死焉入者悟而猶能出死者任而不復反矣

河決之患

漢文帝十二年冬十二月河決酸棗東潰金隄
興卒塞之武帝建元三年冬河水溢于平原元
光三年春河徙頓丘夏決濮陽六年春穿渭渠
元封二年春帝如東萊夏還臨塞決河築宣防
宮導河北行河東龍首二渠太始二年秋穿白
渠元帝永光五年冬河決清河靈鳴犢口屯氏
河絕成帝建始四年秋河決東郡金堤河平元
年春以王延世爲河隄使者塞河決三年秋河

史論二編

卷一

河決之患

三

復決平原命延世塞之鴻嘉四年秋渤海清河
信都河水溢緩和二年秋求能浚川疏河者平
帝元始四年徵能治河者百數新莽建國三年
河決魏郡東漢時明帝永平十二年夏四月修
汴渠隄十三年夏四月渠成河汴分流復其舊
迹章帝建初三年夏四月罷治摩沱石臼河自
是迄于獻帝河事鮮矣歷觀史書漢世河患
西漢爲劇西漢之朝武成爲其當時治河者言
人人殊其法不過曰疏曰浚曰塞而已通綱目

書塞河入書人者惟王延世以其三旬立塞功

約日寡也然二歲復敗圖其久治疎矣賈讓歷

陳三策欲內徙民居以爲曠地北放大河以入

渤海將建千載之業不較咫尺之地其後關並

張戎韓牧王橫進議指不外是或者疑之以爲

黃河數千里挾五六月之霖潦以一淮受之勢

不能無潰况欲縱其汎濫敗壞城郭田廬冢墓

哉此則以今量漢未得其情也斷自以夏改之

禹所二渠引河川疏澤灑中國無水患者七百

史論二編

卷二

河決之患

四

七十餘年河流分而勢平也周定王五年河徙
矜磧始改故道九河之跡漸堙至漢文決酸棗
孝武決瓠子又決館陶泛郡十六害及梁楚河
流不分而勢橫也逮宣房之築導河北行二渠
復禹舊跡後又流爲屯氏諸河且入于千乘間
德棣之河復播爲八八十年又無水患矣成帝
時屯氏河塞又決于館陶及東郡金隄溢兗豫
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則河之
分不分利害可睹也平常論經義有決河澤川

無隄防壅塞是故爲賈讓者上也爲王延世者下也讓之策高而難行延世之術速而易就繇是後世治河者相率爲苟且矣若夫西門豹引潼川而鄴邑大治鄭國開涇渠而關中沃野李冰鑿離碓于成都番系引汾水于蒲坂鄭莊通渭渠于長安莊熊鑿龍首于馮翊因勢利導以富國家雖未觀乎神禹之大猶有成周溝洫之遺焉

史論二編

卷二

河決之患

五

丁傅用事

孝元皇帝三男王皇后生孝成帝傅昭儀生定陶共王康馮昭儀生中山孝王興後哀帝則定陶子平帝則中山子也史云孝元之後徧有天下然而世絕於孫豈非天哉定陶恭王后張氏其母鄭禮傅太后同母弟也太后以親戚故欲其有子然終無有唯丁姬河平四年生哀帝凡子嗣之興欲有者未必印得得者非其欲有即帝王何庸力焉傅太后躬抱哀帝養視壯大見成帝無子多以珍寶賂趙昭儀王根爲求漢嗣成帝又賢哀帝而不能中山王且云兄弟不得相入廟遂立哀帝爲皇太子成帝崩哀帝即位傅太后專親恩功無二丁姬受成事而已董宏冷褒段猶朱博等獻諛稱尊一時有四太后丁傅子弟暴興重侯累將富貴倉卒爲世側目然哀帝在位六年而崩丁太后崩于建平之二年傅太后崩于元壽之元年奄忽俱在帝前不能如元后壽考傅晏丁明雖同日封其權勢未

史論二編

卷二

丁傅用事

六

王氏五侯若也。哀帝少惡王氏驕盛，欲加戕誅。僅遣根就國，免況爲庶人。莽則時用時罷，無所嚴譴。一旦帝崩，莽起用事，孝成趙后、孝哀傅后，迫令自殺。定陶太后與丁太后貶號發塚，至土崩火出，羣燕銜哀帝之施于王氏者，浸王莽之讐帝者，深天下。又皆是王莽非丁傅何哉？成帝以來，王氏久貴，世執大政，黨羽已成。丁傅驥出而傾之，衆不樂也。莽初就國，吏民上書賢良對策，訟冤者百數。莽掘平共王母丁姬故冢，公卿助將作者十餘萬人。當時人心知有王氏，不知有丁傅。王氏勢已極盛，但患無令名耳。哀帝新立，尊號議起，莽附師丹劾董宏，適與以名。益得矯行，而惑衆夫帝欲抑王氏，莫若無尊丁傅。尊丁傅必不能抑王氏，丁傅一尊，姑論出王氏上天下以爲不可，即與王氏敵天下。猶疑帝厚所生而薄于爲人後也。帝初爲太子時，有司議傅太后丁姬不得相見，元后獨許之。未央宮置傅太后張悞坐，元后之。分奏徹坐，元后不怒。

史論二編

卷二

丁傅用事

七

也。四太后各置官屬。傅太后呼元后爲姬，內庭安之。元后誠盛德哉。惟元后之不妬，著于深宮。斯丁傅之滿盈，聞于四海。賊臣杜門而竊警，弱主高拱而流謗。止此六年，而漢祚移爲王氏矣。然中山馮太后與宜鄉侯之死，哀帝失德爲甚。典獄者傅太后也，歿而不保山陵，亦足爲婦德剛暴之戒云。

史論二編

卷二

丁傅用事

八

董賢嬖倖

漢成帝崩趙昭儀自殺哀帝崩董賢自殺成帝昏夜平善鄉晨欲起失衣不能言晝漏上十刻而前民間歸罪趙昭儀昭儀侍燕迫近誠無所辭哀帝之崩非賢爲之自殺何也成帝寵幸張放同臥起游行放娶許嘉女供張甲第賞賜無數號爲天子取婦皇后嫁女成帝崩放思慕哭泣而死賢得幸人主甚于放哀帝崩豈能獨生乎漢書記佞幸惟高祖時籍孺孝惠時閭孺幸

史論二編

卷二 董賢嬖倖

九

自全文武之世士人得幸者鄧通幽餓韓嫣賜死寵過身危禍深女謁若者之始也貝帶傳粉謹身媚上修桑曼之容示可憐之色天子爲弄兒宰相得行鞭撻卑賤去俳優無幾也久之人出貴族名列公卿功臣之孫公主之子身侍至尊曜恩寢食世以爲榮下不知耻成帝愛張放迫于太后常涕泣遺之薛宣程方進執奏罪狀左遷其官哀帝尊寵賢在丁傅右又爲之殺上嘉免丁明權倖人主矣哀帝建平時中山馮

太后東平王雲咸坐祭祠祝詛死事最慘而

賢反藉東平之獄封侯裁本支以悅弄臣何心

乎策賢大司馬稱允執其中從容飲酒欲遜以

位不知衛靈之疎子瑕而效唐堯之禪虞舜帝

豈真戲言哉殆自謂身非孝成親子又後宮無

男接卿不任誠不難敵屣天下委于所愛也元

后殺趙昭儀使王莽治之繼殺賢亦莽爲政威

福震海內矣賢與孔光並爲三公哀帝令賢私

過光先拜謁恭謹兩兄子立爲諫大夫常侍帝

史論二編

卷二 董賢嬖倖

十

方崩卽承莽指奏賢父子罪發棺裸尸家屬遠

徙小人之尤何知朱詡之義乎成帝臨朝淵嘿

博覽古今而累之者趙氏哀帝文辭博敏幼有

令聞而累之者董賢成帝有趙氏雖愛張放其

情不專哀帝病不近嬪御于賢直以身殉成帝

好色而無子哀帝又以不好色而無子天泉欲

急亡漢而與王氏乎

王莽篡漢

王莽之與繇孝元后。后父禁有四女八男。長女君俠。次卽元后政君。長男鳳。次則曼。繇崇商立。根逢時也。鳳崇與元后同母。成帝卽位。鳳領尚書。崇封安成侯。又六年。繇等五人同日封侯。蓋先貴。太后同母而次及諸舅也。太后同產畢侯。獨曼早死。不得封。曼長子永。又先亡。乃封莽爲新都侯。時成帝永始元年也。比諸父侯後十餘年矣。王鳳以建始元年秉政。陽朔元年卒。用事。

史論二編

卷二

王莽篡漢

主

凡十一年。害丞相王商。殺京兆尹王章。權震中外。鳳卒。王音代政。四年。音卒。王商繼之。四年。商卒。王根繼之。四年。病免。莽爲大司馬。成帝崩。哀帝立。莽以爭定陶尊號。罷就第。居家取聲譽者六年。哀帝崩。莽領尚書。迎中山王箕子立之。是爲平帝。年僅九歲。元后臨朝。元始四年。莽遂弑帝。立孺子嬰。初始元年。廢之。莽自立。改漢爲新。原莽之取天下。非有奇功殊能。足以號令海內。卽漢之所以失。亦非有桀紂之行。幽厲之禍。內

史論二編

卷二

王莽篡漢

主

爭外。江權臣起而中分之也。元帝在位十六年。成帝在位二十六年。哀帝在位六年。合三主之享國。止四十八年。而元后壽且八十有四。天下之勢盡歸王氏矣。元帝病于優柔。成帝病于好色。哀帝病于男嬖。皆中主之才。遭世承平。府庫充。四夷賓。臣遂縱情慾。不顧後嗣。豈知取而代者有人在。房孺几園之間乎。元帝之世。王氏不顯。哀帝尊丁傅。寵董賢。于王氏則稍抑之。王氏號爲榮盛者。獨成帝時二十六年耳。然成帝寵之哀帝抑之。則天下之非在哀帝。成帝寵之者二十六年。哀帝抑之者止六年。則天下之勢又常在王氏。而不在哀帝。且王商避暑。明光王根赤墀。青瑱其人。類驕奢子弟。無大志。不足慮。莽獨佐以矯飾。窺問丁傅專攻上上之閥。既擅其勢。復竊其名。帝無壯子。忽棄山陵。孔光群小同聲勸進。王氏欲無帝得乎。元后貴異。同宗五將十侯。卒成新都。莽媚羅太后。無所不極。及廢子嬰求傳國璽。始涕泣投地。黑貂漢服。徒悲無

及婦人之仁能養配不能救配與其崩于新莽建國之五年孰若先哀帝而崩之之爲愈也

東論二編

卷二

王莽篡漢

奎

光武中興

王莽之弑平帝而立宣帝玄孫嬰也安衆侯劉崇東郡太守翟義起兵討之既廢嬰自立舉義者復有徐鄉侯劉快事雖不克足明公討建國以後四方兵輒數起瑯琊呂母以一婦人橫行海內莽不能制樊崇刁子都等所在鈔掠南郡秦豐平原女子遲昭平互相煽動比亦舛著號廉丹敗死莽勢益衰劉伯升與光武起春陵興復帝室新市平林下江兵皆從攻殺甄阜果丘

東論二編

卷二

光武中興

十四

陽卽無光武事亦易成更始則爲衆所立伯升兄弟皆臣事之劉稷一怒禍連伯升光武新破王尋讒人側目荷代昆陽之功哀長兄之死必遭屠滅漢室未與兄弟俱戮無爲也夫漢高屈節於項羽光武委蛇於更始兩者所處誠急然爲漢高易爲光武難項羽啞鳴叱英雄自命心輕高祖時儕而救之更始庸人政不誅已李軼等譖嫉積深不殺光武禍機不息是故高祖之事項羽智不出於勾踐光武之事更始謀更

史論二編

卷二

光武中興

五

困于子胥心懷不其身晦明夷及王莽授首河北命下始得脫羈縻而揚六師危哉光武年九歲而孤養於叔父良性勤稼穡伯升常非笑之比於高祖兄仲卒也伯升死而光武帝剛者易折柔者善全時至末世卽誓師鳴條觀兵孟津猶當以黃老之術行之此圯上老人所以折帝師也

光武平赤眉

更始將軍劉玄殺于赤眉猶楚懷王孫心殺于項羽然楚心雖在民間爲人牧羊一立爲王卽自尊高右沛公而忌項羽寵任朱義以弭見殺更始則懦弱無能清水卽位蓋煙流汗其末已見王莽旣死燕居長樂委政趙萌飲酒縱放較之陳涉器小量猶不若何敢望楚義帝乎赤眉樊崇等初起兵時特以困窮爲寇無志于徇地攻城及伯升舉義衆兵始合乃議立劉氏以從人望南陽豪傑欲立伯升新市平林將帥憚之乃更立始蓋也聚智慮淺短貪更始易制推以爲名鬬爭劫畧未嘗有君伯升之死自去其輔立未二年赤眉反攻長安諸將內亂更始出奔赤眉更奉劉盆子稱帝光武使馮異破于滎底遂平之論者謂項羽殺楚心幾有天下赤眉殺更始窮蹙立敗勢何懸殊夫項氏世爲楚將楚心又項梁所立羽不相下心至于殺且羽才勇過漢高心之存亡不足關其輕重是故羽之

史論二編

卷二

光武平赤眉

六

失天下在于不殺漢高不在于殺楚心赤眉賊也衆雖盛未能當一諸侯其稱號惟三老從事卒史臣人初降更始繼立盆子向背莫必益羽之勢可以自帝而赤眉之勢必爲人役自帝者貴獨斷役于人者貴擇主新漢與共主在劉諸劉驅馳擇而事之非光武莫託也赤眉始失之子更始背而殺之欲藉盆子以應符命擇主彌下矣更始在其空名猶可敵光武更始死則并其名而仁之大盜紛紛未聞有無主而存者

史論二編

卷二

光武平赤眉

七

也鄧禹數戰不利馮異棄軍敗走後雖戰勝不免回谿垂翅之歎然光武用其大敵莫若王莽王郎昆陽成功邯鄲底定卽有勁銳可折箠而使盆子更始刮席盆子齧符一羞爲帝一畏爲帝帝之名誠足以殺身也安定公嬰爲莽所廢方望度更始必敗與丁林等謀立嬰爲更始斬死嬰何無人君之福哉設嬰立光武又多一敵非天心也

光武平漁陽

龐萌初事更始既歸光武帝信愛之稱其可以託孤寄命後與益延共舉董憲忽背帝而爲亂彭寵從帝討王郎轉糧食前後不絕自負其功朱浮疑有變帝大笑不應寵遂反光武善聽任於二者獨謂知人則哲惟帝其難哉然龐萌與益延無郅止以詔書獨下延不及萌遂疑延諧已忍於反戈逆繇已作延固無罪吳漢王梁寵之所遣並爲三公寵獨無加朱浮又數譖搆之

史論二編

卷二

光武平漁陽

本

積怨相攻寵誠不勝匹夫之忿抑激成者浮也寵初怨浮反計未決其妻勸之竟不難以一漁陽警天子其敗也蒼頭三人乘卧執縛斷頭積尸夫王郎死於季立劉永死於慶吾劉紆死于高扈李憲死於帛意大盜喪亡迫窘急制其死命者多出於奔走厮養若何如義要以爲利謹謹尊親如刳牛不安在其平日臣妾爲也彭寵賂匈奴結張步獲索攻拔蒲城自號燕王所志窮滿禍生夢寐子密爲賊其帶大州柙南面

未嘗喪師折將墮城潰圍而家人臧獲忽取諸
鮮睡之中囊首入漢漁陽已定師武如林不煩
一卒嗟乎彭寵之妻夢廢祖張敬見之妻夢體
熱婦人妖夢害見厥家寵妻勸亂而卒同死尤
足戒也麗萌之叛帝親出討寵方反時浮望天
子親征帝不許反成功於子密事出不意爵及
叛夫豈帝獨不聞高祖之斬丁公乎彭寵忽然
而死子密等忽然而侯朱浮激寵使叛復棄城
逃免不加之罪而反官之亂人雖賈賞罰幾絕
史論二編 卷二 光武平漁陽 左
君子曰光武漁陽之役非天討也

光武平齊

更始之世劉永擅睢陽公孫述帝巴蜀李憲據
淮南泰豐王黎丘盧芳王安定張步起瑯琊董
憲有東海延岑反漢中田戎陷夷陵而河北羣
盜銅馬大彤高湖重連鐵脰大搶之屬所在爲
寇掠天下誠多故矣光武既削羣盜平西都劉
永宗室重戚能率先歸命帝必厚遇之豈與劉
盆子等哉乃考之綱目建武三年二月劉永立
董憲爲海西王張步爲齊王步執伏隆殺之四
史論二編 卷二 光武平齊 丰

月吳漢破永將蘇茂於廣樂睢陽人反城迎永
蓋延圍之秋七月慶吾斬劉承以降諸將立其
子紆復稱梁王四年秋七月遣馬武王霸圍劉
紆於垂惠董憲將賁休以蘭陵降憲攻拔之五
年春蘇茂救垂惠馬武王霸擊破之劉紆奔佼
疆帝遣耿弇討張步麗萌蓋延擊董憲萌反帝
自將討之夏六月董憲劉紆使蘇茂伐疆救麗
萌帝擊破之秋七月疆以衆降茂奔張步憲奔
犇駒梁人斬紆以降冬十月耿弇拔祝阿濟南

臨前與張步戰大破之帝勞弁軍步斬蘇茂以降齊地悉平歷觀三年間永死紆纓抗衡比肩耿弇視阿之功不異韓信歷下之戰蓋亦數舉而後得志也夫王昌許惲子與盧芳謬言文伯其人能亂而非劉氏劉玄欲讎後庭盆子從邀牧兒其人劉氏而不能爲亂若永者梁王立之子孝王八世孫周建等爲之將帥俊彊董憲張步等爲之服屬分親於王盧才過於二劉專據東方爭鋒南岳未知孰勝大師一出父子斬首

史論二編

卷二

光武平齊

主

齊梁擾攘咸怖英靈真人受命於斯爲烈樊崇擁衆百萬而立盆子張步據郡十二而奉劉紆彼亦名爲尊劉氏而不知事光武其始託身非人其後服而更叛負盜賊之資者固未可責以君臣之義哉

光武平隴蜀

隗囂與公孫述之起兵俱在更始之元年然囂立廟宇祀漢祖宗血親盟衆數王莽罪惡名爲應漢述故莽時能吏擊殺宗成破更始將李寶張忠威震益部志在自立不爲漢使囂降更始方望止之不聽後長安亂囂逃歸天水延接名士始稱西州上將軍鄧禹承制委以涼州朔方述初稱蜀王既稱成帝邀取漢中盡有益州地延岑田戎皆歸之原兩人志趣違竊帝自天囂

史論二編

卷二

光武平隴蜀

主

奔走劉氏其塗殊矣光武平齊以還獨蜀不肯下乃遣耿弇等七將軍從隴道伐之爲囂策者毋變前謀率兵效命組述歸漢功且十倍竇融顧或於王元反覆抗拒身死地喪甚非計也且劉玄懦弱僅賢盆子光武大度同符高祖其人孰勝更始政亂赤眉縱橫建武統一天下有八其時其地孰勝囂帖懾聖公忍殺叔父以免禍反二心光武欲封函谷亦人情之不可解者也述述感圍瑞力爭神器結誓拒漢又不敢用荆

邯之策。空國決勝。徒延引歲月。隴破蜀隨。雖來歙。彭死於刺客。漢失兩大將。要速之志。能畢於此矣。竊立於叛服之間。其亡也以愚。而無斷。是故始雖佐漢。不得爲縣布。速恃其險阻之勢。其亡也以詐。而不義。是故雖不臣漢。不得爲田橫。竊融觀變。河西投誠。真王斯可謂操陳嬰之上智。膺張耳之多福者矣。

史論二編

卷十一

光武乎隴蜀

三

楚王英之獄

光武十一子。東海恭王彊。沛獻王輔。濟南安王康。阜陵質王延。中山簡王焉。郭后出。楚王英。許美人出。明帝與東平憲王蒼。廣陵思王荆。臨淮懷公衡。瑯琊孝王京。則陰后出也。光武擊王郎時。至真定。納郭后有寵。生太子彊。久之。后寵衰。見廢。彊亦辭位。明帝立爲太子。天下方疑。朝廷德薄。少長未安。彊獨恭敬奉帝。至死不衰。東平王蒼在帝左右。輔國以禮。明帝之有兄弟。得天

史論二編

卷二

楚王英之獄

五

爲厚。乃永平十年。廣陵王荆自殺。國除。十四年。楚王英之變。復告光武。初崩。廣陵卽造飛書。害彊後。更呼相工。謀起兵。使巫祭祀。詛罪。固當死。英之所告。惟金龜玉鶴符瑞文字。帝何恨之深也。且樊儵等奏誅荆。帝怒不從。獨楚王之獄。累年窮治。禍延天下名士。燕廣告變。竟得封侯。英身死。而其獄不除。推英罪者。云帝初聞西域有佛。遣使至天竺求之。得沙門及持其書四十二章。以來所言皆卑卑苦行。云木叉戒。于佛法。

無當而王公貴人獨英先好之設伊蒲塞桑門之盛饌資賓福後遂交通方士造作圖讖乃坐大逆夫帝爲太子英獨歸附帝好沙門英送緣帛英誠善事帝不能得福反重得禍此必有深傷帝心者英雖自殺其罪未明帝心益疑必將治其所連英所連益衆則帝惡英益深悲哉楚獄之繁繇英速死也蓋陰陽所請其言易涉于不道而骨肉瑕纇其人不可以外求苟執幽明未證之辭治以君親無將之獄人盡可誅誰與

史論二編

卷二

英之獄

王

爲直此寒朗所以訟冤袁安願爲代坐也嗚呼帝之于兄弟也賢者則愛之東海會葬東平留鎮美瑯琊之詩賦重沛王之經書是也有過則原之濟南通賓客阜陵招奸猾中山殺韓姬而薄從遷削是也惟廣陵不能恕于楚王則又甚焉卽後加恩許后占護妻子已英死莫曉和氣重傷篤念天顯者慎無以鬼神爲獄哉

馬后抑外家

東漢后妃之德故自南頓夫人光烈繼之代多賢后若明德馬后和熹鄧后順烈梁后皆母儀之善者也然殤崩安立和熹勤政雖焦心卹患而臨朝有譏順烈義守不專未愆月誡冲質之際委任太尉李固等用忠良崇節儉而兄冀放恣不成其美是故稱內教者惟馬后有全德矣馬援騰聲三輔定節本朝後征五溪蠻卒于師梁松竇固等潛之家益失勢數爲權貴所侵侮

史論二編

卷二

馬后抑外家

王

從子嚴不勝憂憤白蘭夫人進女掖庭后以援小女選入太子宮夫伏波功高晚遭嫉妬其子弟憤家之不造納女青宮以圖雪恥一旦得當人主恩禮長秋震耀宗族快志怨讐豈獨兒女之情亦丈夫所時有也后獨遵循善讓始終不衰太后明帝益加隆敬后無子賈貴人生肅宗帝命后養之撫育勞瘁過于所生肅宗孝性天至專以馬氏爲外家其母子慈愛所僅有也夫吕后之惡戚姬趙后之惡許美人曹宮也皆繇

婦人陰戾已無子則疾人之有子乎子則必
賊人之子是以人彘流禍葦篋絕嗣若觀明德
則意念平矣明帝有言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
愛養不至爾明德之心即帝心也章德實后寵
專後宮亦無子梁貴人生和帝養爲己子而忌
梁氏作飛書陷誅竦貴人姊妹以憂卒後和帝
立梁嬖陳狀貴人改殯承先宮實后育他人子
與明德同而用心則異此關雖呂霍之所以分
也馬援四子客卿天歿廖防光在朝廷后務裁

史論二編

卷二

馬后抑外家

主

制共成謙讓肅宗固請封侯后以爲懷恨萬年
及后崩馬氏微縱矣廖性寬年老不教子孫防
光奢侈踰僭詔許思德既而子弟怨謗或遭誣
自殺以明德之恭儉抑損兄弟同心卽世未幾
家門禍生實梁已下又何足言甚哉貴戚之難
居保身之足樂也樊宏陰識先見之矣

竇氏專恣

竇融七世祖廣國孝文皇后弟也上莽末融棄
更始據河西開光武卽位上書內向助討隗囂
天下平定入朝就臣位執禮卑恭顯宗朝最寵
貴及竇林竇穆竇宣竇勲各以罪死聲勢衰矣
竊疑融忠順過尉佗未享茅土之封而子孫填
獄戶漢于功臣不已薄乎融之歸光武也自託
先后末屬豪恩外戚帝報詔亦稱景帝定王長
君魏其結其誠心後曾孫女竟爲章帝后至竇

史論二編

卷三

竇氏專恣

主

章女爲順帝貴人竇武女爲桓帝后若是乎竇
氏在漢世備椒房意者亦融勤國奉公之報也
竇后祖穆死平陵獄父勲死洛陽獄家既廢壞
得入長樂常繇此陽公主之力肅宗重后才色
寵倖殊特使后念門庭患難持已寬和仁恩接
下明德遺則固可法也乃宋梁貴人姊妹俱死
太子慶廢爲清河王悉出后謀其險賊著天性
何怪憲等恣睢不道哉和帝卽位憲尊崇竇彪
凡所施爲外令彪奏內白太后言無不從猶王

莽之尊孔光以自便也既殺北鄉侯暢求擊匈奴以贖死史言其追奔稽落之表飲馬北澠之曲銘石負鼎薦告清廟衛青霍去病未薨比肩而天下惡之者蓋罪浮于功勞不補惡也邳壽樂恢直言蒙禍朝臣震懼咸奉竇氏帝積不能平始謀誅鋤然當時王色立朝者尚有袁安韓稜諸大臣帝不與共事而私屬之鈞盾令抑任非其人矣且鄭眾謀殺竇憲單超等謀殺梁冀其事立濟竇武謀殺曹節王甫何進謀殺張讓

史論二編

卷二

竇氏專恣

三

趙忠不惟不濟而皆及於難外戚之尊且親宦官百不若也以宦官國外戚則成以外戚圖宦官則敗貴臣之易除不如左右之難拔夫豈一朝一夕哉

西域歸附

傅介子之誅樓蘭王安歸馮奉世之誅莎車王呼屠微陳湯甘延壽之誅匈奴郅支單于皆威行絕塞世莫比烈惟東漢明章之際班超營定西域稱同功焉介子之刺樓蘭王也告之霍光得請而行誘使醉酒壯士斷頭莎車攻劫南道奉世矯節發兵其王自殺諸國遂平郅支殺漢使谷吉等不奉詔湯矯制攻破都賴城單于殺劉死凡所成功謀出須臾不疑獨斷傳云苟利

史論二編

卷二

西域歸附

三

社稷專之可也班超亦然超貧困傭書其志常慕傅介子張騫既使西域誅虜使而都善服義巫者而于寘定決機旦夕之間而其後五十餘國海濱四千里外悉納質貢獻信哉功以斷成惟忠臣善謀惟明主善任也史云張騫懷致遠之略班超奮封侯之志立功西域羈服外域官設戍已帥建都護立屯田於膏腴列郵置于要害至甘英抵條支歷安息臨西海望大秦其觀止矣繇此而言博望出使久遠重托中夏大國

未盡服奇物未盡致也何敢望定遠父子哉王莽篡位頌功德者徧海內劉嘉獻符命劉閼獻神書劉成都獻書言莽德宗室王侯忍恥容媚獨莎車王延不肯附莽救諸子世奉漢家延死子康立能成其志夷狄慕義足懼亂賊雖後人以驕橫敗先世忠節未可忘也漢武帝開河西四郡以隔絕南羌收三十六國斷匈奴右臂廢天下之力單財閼兵浮河絕漠僅獲微效光武卽位狼望之北盧山之壑未嘗走一介煩檄書也西方諸國流涕稽首願得都護帝違其意再四不許英雄之所求明聖之所却也豈光武非人情乎窮四海者好武慮子孫者守經班超班勇其臣不能世得也西域之功又烏容嘗試哉

兩匈奴叛服

匈奴之分爲南北也絳單于與殺弟知牙師而立其子烏珠留單于之子比慙而自立也北匈奴之滅也絳南單于屯屠何請漢伐之也北匈奴之滅而復存也絳實憲之立於除鞬也南匈奴之互相爭也絳漢之助師子而誅安國也夫北單于暴則南單于與南單于與則北單于衰爲中國者右南則北滅立北則南叛作史者實實憲矜三捷之功忽經世之規更立北虜並恩兩護棄茂天公坐樹大鯁彼固見南單于入居西河美稷厥類繁昌魏武雖分五部大率皆居晉陽暨劉淵亂晉愍懷沉沒丘墟帝宅心竊痛之誠使實憲既勒燕然之後復南虜於漠北引侍子於京師泥并匈奴專爲一部則荒服無爭邊庭息戍不亦休乎然實憲請伐北匈奴時公卿固爭朝堂袁安任隗言之尤力實太后獨違衆議假憲以權竟立大功計其效驗備臣之守經豈若貴戚之遠畧哉北匈奴自憲滅之卽

憲立之意且謂戎狄一氣種難誅盡威惠並行
存立無害也不知王者之有事於夷狄也中國
之勝負專視夷狄之盛衰當其盛明王圖之不
足而高祖困於白登當其衰庸主制之有餘而
成帝受朝正月東漢章和之際北虜衰耗極矣
南部攻前丁零寇後鮮卑擊左西域侵右漢兵
一出大勢立崩卽微憲行事亦必濟而因便緣
隙刻石勒功不幾驕諸衛霍於宣元乎滅北之
利僅一時復立之憂在百世范氏罪憲良有繇
史論二編 卷二 諸夷叛服 三

矣呼韓邪單于兄弟以大立則不爭與單于私
子殺弟則國亂孝弟禮讓之不可缺也於夷狄
猶兢兢云

諸夷叛服

羌從爰劍種五世至研最豪健自後以研爲
種號十三世至燒當復豪健其子孫更以燒當
爲種號至滇良擊破卑湟滇右附落轉盛遂雄
諸羌病中國厥後段熲資山西之猛性練戎俗
之情應志在禽獵自畧必克於是追咎營平之
遺寇詆欺張奐之失策躬武畧事之始珍西種
卒定東寇詩曰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
斯人有焉然歷觀羌豪惟述唐飄詐滇零狂大
史論二編 卷二 諸夷叛服 四

難以義柔言其大常非盡驕不可理者也章帝
時述吾號吾寇隴西界李章追之生得號吾將
詣郡號吾請生歸張紆放遣之羌卽解散旣述
唐叛殺傅育紆僞招降斬其頭祭育家述吾子
述唐遂據榆谷爲寇一紆之身用恩則虜服用
計則寇決誰謂戎夷無信昔刑不貴德哉且述
唐之亂以吳社之促種人出塞也滇零之亂以
段熲之發羌騎迎西域也郡縣不內徙則寇不
深入邊將不侵暴則酋不樂禍任仁放縱兵士

而敗皇甫規奏免墨吏而安邊疆之治與內地之治寧殊乎是故欲羌無亂其道有二鄧訓撫養教諭沒而羌胡順死恩信之故也光武議棄金城而馬援爭之鄧騭議棄涼州而虞詡爭之城郭屯田之效也舍此以言張奐之好生段熲之盡誅計俱非全矣錄奐則養寇其失也為聶尚之護送單鉄錄熲則輕敵其失也為鄭勣之死于先零下而捷伐窮刺客起若尹就于呂叔都任尚于零昌杜季貢鄧遵于狼莫皆壯士應

史論二編

卷二

請洗叛服

三

募酋豪立誅刑卿訴政歎不如也然以王者之師講一鈞之任亦無取焉

鮮卑寇邊

鮮卑者東胡之支也別依鮮卑山因號焉漢初為冒頓所破遠竄遼東塞外與烏桓相接未嘗通中國光武初匈奴強盛率鮮卑烏桓寇北邊無寧歲建武二十一年祭彤擊破之繇是震怖及南單于附漢北虜孤弱二十五年鮮卑始通驛使其後大人於仇責蒲頭等率種人詣闕朝賀封王侯明章二世保塞無事和帝永元中竇憲遣耿种擊破匈奴北單于逃走鮮卑轉徙據其地匈奴餘種留者皆自號鮮卑其類漸盛至其至健之反覆檀石槐之克桀為中國患劇矣史稱檀石槐生有奇異其母吞電變身及長部落畏服盡據匈奴故地暴虜之興若有天祥其然乎靈帝時夏育田晏請討鮮卑蔡邕議不可不從而收緣邊被毒種衆日多身死子亂患始衰滅夫賢憲伐匈奴班超定西域鄧訓殺羌胡東漢威德者聞塞外鮮卑名號不尊於單于土地不大於漠北歷歲征討未獲一劄論者莫不

史論二編

卷二

鮮卑寇邊

三

咎建寧以降國無人焉然東羌未滅段熲平之
許生稱帝孫堅斬之蒼梧桂陽賊攻零陵楊璇
破之交吐梁龍反朱雋誅之板楯蠻寇巴郡曹
謙降之黃巾賊起盧植皇甫嵩等討殄之熊麗
成功咸在當日豈可謂廟堂空虛禦侮鮮寄哉
王甫刑餘曲庇田晏安主用兵師非其會將非
其人所以敗也喪軍議罪三將檻車甫獨無與
几聞用事之臣又誰以封疆鼓聲爲念乎比假
蒲奴則匈奴兩分蹇曼與魁頭爭國則鮮卑衆
散內離者亂四夷皆然矣

史論二編

卷二

鮮卑寇邊

三

嬖倖廢立

明帝之馬后章帝之竇后和帝之鄧后安帝之
閹后皆無子馬后養賈貴人子爲己子慈孝恩
備賈氏安全其德尚矣竇后養梁貴人子盡母
道然梁竦陷誅兩貴人憂死又先殺宋氏兩
人廢太子慶國家不危者幸耳鄧后事和帝
賢名不蚤定太子及帝崩始收皇子於民間又
舍長子勝而立少子隆史譏其失閹后則專房
妬忌宮人李氏生太子保遂錫殺李氏而保終
見廢較而論之竇后能擇子能殺人者也鄧后
不能擇子不能殺人者也閹后獨能殺人不能
擇子者也隆生始百餘日迎卽帝位不一年崩
是爲殤帝人心皆屬勝太后獨不然曰勝痼疾
故也然攷之史傳封八年而薨當時之疾非痼
也既不立勝其立清河王慶乎序不順也乃立
其子祐爲安帝且是年慶卽薨矣鄧后之過在
不立平原王勝不在立清河王子祐周章所爲
憤憤也鄧太后臨朝永初七年率大臣命婦詔

宗廟綱目書之若曰帝年已長后其可以已矣

杜根成胡世懸書象魏鄧康託病不朝皆望太

后還政也然太后既崩安帝政衰戮諸鄧殺楊

震龍乳母宦官廢太子無道踵見天下又爭思

太后蓋傳太后不崩董賢之寵不極鄧太后不

崩王聖江京等之惡不彰安帝無能一哀帝也

安帝卽位九年年二十二始立閹貴人爲皇后

爲時晚矣又得一妬后國儲用傾悲哉安帝崩

開后與顯等貪擁孩幼立北鄉侯懿則章帝庶

史論二編

卷二

雙傳廢立

三

子濟北惠王壽子也甫立而薨孫程等十九人

迎故太子濟陰王保入卽位誅閹顯等還太后

於離宮北鄉在位之月促於殤帝而宦官定策

之功著於周章何則平原可以不立濟陰不可

終廢也

梁氏之變

更始時梁統安集涼州推尊竇融光武立慕義

內鄧論功河西亦融亞也子松尚舞陰公主寵

幸莫比光武崩受遺詔輔政永平四年坐飛書

誹謗死松弟疎有三男三女肅宗納其二女爲

貴人小貴人生和帝竇后播害之疎與貴人死

並非所以梁氏立功開國貴人親育聖躬而累

世蒙罪死生足悲及和帝追悼所生梁棠梁耀

梁翟等封侯貴顯雍子商二女並后諸男擅威

史論二編

卷二

梁氏之變

四

東漢外戚之盛至此而極前後際會何相殊也

竇憲寵莫盛於和帝而誅於永元四年梁冀寵

莫盛於桓帝而誅於延熹二年此二人者自君

寵之卽自君殺之窮凶一轍咸里同讖然憲罪

最大者惟刺卻卿侯暢殺鄧壽樂恢奪沁心公

主園田耳未至弑君也冀則肆然爲之矣憲卽

果急報復睚眦然出擊匈奴能使溫禺驚鼓尸

逐染鐸國威遐振冀無一能竊賊淫暴醜妻嬖

處而已冀在順帝朝縱恣不法罪已當誅及冲

帝崩質帝立忘其聰慧進毒弑之卽赤族無以
謝天下而李固守經胡廣趙戒畏禍不能討也
冀謀於曹騰遂立桓帝大質帝方崩冀猶懼天
下之罪其弑君也桓帝既立冀不惟無弑君之
罪而反有立君之功天下之所惡人主之所德
也令非陳校考死鄧宜告變帝終身不怒冀豈
有死日哉漢高初興呂氏爲禍後王相仍世患
后威觀於東漢竇猶霍也梁猶王也梁冀孫壽
則霍顯王莽一家兼之矣然莽能篡國冀遂殺
身者莽志大而惡深冀志小而惡者也莽謙恭
折節窺伺神器其志不取漢不止冀則聲色狗
馬田宅富貴人也志大者不利於國家而不得
罪於百姓志小者亦不利於國家而重得罪
於百姓得罪於百姓者匹夫匹婦皆能指名其
不得罪於百姓者百姓且以爲賢而天子之不
歸之是故外戚之中大不幸而有冀又大不
幸而有莽有冀國必亂有莽國必亡矣

史論二編

卷二

梁氏之變

望

宦官亡漢
宦官之盛錄誅外戚也董卓之亂錄誅宦官也
和帝殺竇憲而侯鄭衆順帝立殺閹顯等而侯
孫程等十九人桓帝殺梁冀而侯唐衡單超左
悺徐璜具瑗以世計之自和帝永元四年迄獻
帝初平元年代更九主年近百載皆宦官之時
也宦官盛則漢亂宦官滅則漢亡世或有咎君
子者曰成瑨劉瓚翟超黃浮不捕論宦官親戚
則鉤黨不與陳蕃竇武不請太后誅常侍則黨
人不死何進袁紹不召外兵清君側則董卓不
得入京師行弑虐然桓帝在位二十二年始政
壞於梁冀終政壞於宦官延熹之際濁亂已極
如張汎縱橫趙津放恣侯覽殘暴徐宣殺人爲
世害者實繁有徒瑨等執誅不貸亦快陽矣除
惡之志慕李膺破柱之風而爲之非過甚也守
相方奉天子以行法而天子反疑守相之輕其
左右是鉗獄死刑問無章不明自上豈賢者過
哉膺殺張成宦官教成弟子牢修上書告膺等

史論二編

卷二

宦官亡漢

望

部黨逮捕四出沸亂天下禍烈於秦之焚書坑
 儒未幾桓帝崩靈帝立蕃武適秉國成海內落
 穆想望新政夫圖治者先其急去弊者先其甚
 當日弊莫甚於宦官則治莫急於誅宦官聖人
 復起必將行之獨惜其謀而不成也蕃武既敗
 名士徧戮及靈帝崩而始有進紹之謀天人怨
 怒惡而未發者又二十年矣進權重於武而無
 其德紹志作於蕃而無其望懲前輕舉召兵四
 方誠出下策然董卓未至張讓已先殺進紹遂
 史論二編 卷二 宦官亡漢 四星

李傕郭汜作亂王宏勸宋翼討之而不從至皇
 甫嵩受校尉之命朱儁就太僕之徵諸賢失策
 皆爲盜資是時無宦官亦無天子矣漢烏能復
 存哉

史論二編

卷二

宦官亡漢

四星

黃巾之亂

靈帝初即位復治鉤黨殺李膺等百餘人其事皆候覽曹節等成之曰黨人謀不軌圖社稷也及黃巾賊起則馬元義結封諸徐奉等爲內應矣元義事露車裂張角兄弟急遽擗兵天下響應帝始詰責諸常侍曰汝曹嘗云黨人不軌今黨人更何用汝曹反與角通是時帝固知諸常侍可斬也角等弄兵不一年即破滅黃巾諸賊以次銷散立功者皇甫嵩盧植王允朱儁也

史論二編

卷二 黃巾之亂

聖

然盧植連破張角垂拔廣宗小黃門左豐求賂不得譖其固壘息軍檻車徵還王允討破黃巾得張讓賁客交通書帝責讓不能罪讓遂以是中允下獄滅死二年六月論討張角功臣者張讓等十三人竟封爲列侯君子曰漢室必亡至此無復望也已小人之盡殺君子也必誣以不道銅以朋黨萬乘怒而不察蒼天呼而不聞爲之解者猶曰小人之敗固有時候焉可也至善人枉白左右蒙彰名連盜賊章上朝廷人主

既悟而功罪復清社稷其屋矣且黃巾方起皇甫嵩呂強請赦黨人帝懼從之而何相議刺中貴張鈞請斬常侍立遭掠死楊賜劉陶初請帝誅賊渠帥黃巾之亂帝追思前奏皆封侯未幾而免賜殺陶生斯世也爲斯人也平居善善亦死上書直言亦死爲國家驅馳亦死盜賊之未發也構禍者小人蒙難者君子盜賊之既發也成功者君子受賞者小人呂強清忠奉公宦者之君子也趙忠夏惲等譖之迫其自殺一君子不能敵衆小人也宦官有一君子而不能容則天下之君子無復存者矣在下者不幸而有爲君子之名在上者不幸而有殺君子之實兩不幸而國家與君子俱亡悲哉

史論二編

卷二

黃巾之亂

聖

韓馬之叛

漢初平三年夏四月王允使呂布誅董卓天下之亂將息矣賊臣賈詡說李傕等攻長安呂布軍有戛兵內反引衆入城允等被殺於是李傕郭汜樊稠竊朝政張濟屯弘農擾亂王室甚於董卓至興平元年二月傕殺稠攻汜劫帝入營四月汜攻傕傕遷帝於北塢六月張濟迎帝東歸七月發長安十二月帝至弘農濟與汜合追帝至陝帝渡河入李樂營建安元年七月帝還

東論二編

卷二

韓馬之叛

聖

爲卓者何多也操起而傕汜等俱死當時爲卓者獨操耳卓初入關要韓遂馬騰共謀山東遂固金城大盜騰則耿都叛將也兩人倚卓爲雄無辭於逆然李傕之亂倒山傾海人莫敢敵騰遂獨合兵攻之戰於長平觀下雖師錄私憤而情符衆怒亂賊崩分竟於焉始烏可謂無功哉操謀篡漢方事河北應騰遂爲亂拜爲將軍並開府後徵騰爲衛尉封槐里侯騰應召留子超領部曲十六年超遂據關中背操騰坐夷三

史論二編

卷二

韓馬之叛

聖

族騰死不以義而以愚余竊哀其死非其所也至潼關之戰超迫操幾死復破冀城降于劉備制勝從正超真人傑矣春秋誅亂賊必先絕其黨與亂賊比者無不絕苟或是也與亂賊異者無不予馬超是也子韓馬於興平而後李傕懼子韓馬於建安而後曹操懼是皆人臣之大過也

袁紹討公孫瓚

獻帝初平元年春正月關東諸郡起兵討董卓
雖袁紹爲盟主二年春奉大司馬劉虞爲帝處
不受夏六月袁紹逐冀州牧韓馥自領州事冬
十月公孫瓚攻袁紹以劉備爲平原相袁術使
孫堅擊劉表表軍射殺之三年春紹擊敗瓚於
界橋子讀史至此竊嘆義兵之起皆爲討卓大
賊未滅而諸將內攻殆未聞春秋同盟之義乎
是年之夏董卓伏誅謀出王允外兵無功卓將

史論二編

卷二

袁紹討公孫瓚

兗

李傕郭汜等犯關殺允救亦不至但開秋七月
帝遣太傅馬日磾太僕趙岐和解關東嗟乎君
父在難不能急之又重煩使者以出是以同室
之鬪貽天王之辱也至公孫瓚殺劉虞則更甚
矣瓚起遼西爲郡門下書佐太守奇其才妻之
以女繼受經盧植舉孝廉建威屬國破殺鮮卑
黃巾其人豈儕俗哉及張純在力居鈔掠四州
劉虞討靖瓚欲屠滅積隙不平又以弟越之死
務怨袁紹表其十罪治兵累年界橋敗北瓚身

史論二編

卷二

袁紹討公孫瓚

幸

幾窮劉虞處瓚爲亂率兵往攻城陷被執死於
藹市論者謂瓚盡有幽州其勢難下抑知公孫
誅破自此決矣瓚昔誓稱兵致忿於紹蒞以方
岳之盟罪固當責然衆生殺弟禍出同壤以力
相持勝負未決及婚誣帝冒戮害忠貞梗天子
之命據燕薊之饒則衆憤始集不義有歸紹乘
其敵直指易京是袁氏爲齊桓而公孫爲熊羆
也況高京鐵門樓櫓閉守婦人傳宣壯士棄散
直行同富賈焚身珠玉焉有不亡者哉劉虞東
海名宗守道自牧旣不忍於瓚違魏攸程緒之
諫而討之復戒軍士殺人禁燒廬舍居庸之奔
猶宋襄公之傷於泓耳劉表劉璋皆仁而近愚
循其弊而不振不有昭烈漢久爲魏曹操安肯
奉建安空名徘徊身後乎

終

歷代史論二編

婁東張溥西銘著

曹操篡漢

曹操之得自大也。成于破袁紹。紹其無能之人。哉。紹四世三公。勢傾天下。起義誅宦官。討董卓。以片言取冀州。智勇雲集。眾推盟主。誠以其時橫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擁百萬之眾。迎大駕於西京。復宗廟于洛邑。為齊桓晉文非難。惜哉。韓馥出走。紹志已極。忠言嘉許。百

史論二編

卷三 曹操篡漢

一

不入也。紹克公孫瓚。謀攻曹操。沮授催琰皆言其時未可。紹違而不聽。即軍既發矣。田豐沮授進持久之策。許攸獻襲許之謀。使盡用之。操必疲奔命。可以坐擒。不意其哀如也。攸憤言不見納。輕身歸操。請襲烏巢屯。紹軍驚潰。官渡倉亭敗北。不振。慙患病薨。許攸賣國立談亡。哀其反覆也。猶呂布之有侯成。逆節不追。然故其叛心者。紹也。紹忠義奮發。始惡張詡。段珪。繼惡董卓。後惡曹操。國家之賊。內莫甚于宦官。外莫甚于

強暴紹所與敵皆海內元惡仗義而行名正事

順然誅讓等則召外兵討卓則持疑失與操

角則懷諫自殘三者失策美反為惡忠適成罪

社稷五裂身族同糜力小任重能不痛哉譚尚

相攻劉表遺書苦言于戈不釋兄弟螭蚌為

漁父勢便固然獨表能知本初之失救譚尚之

過而不能自斷于琦琮是所謂今者笑前後復

笑今也操任俠放蕩許劭素鄙其人後逐鹿戰

爭倉迫于張繡呂布幾死者數其幸成功者惟

史論二編

卷三

曹操篡漢

十一

在于奉迎獻帝移駕幸許夫挾天子以令諸侯

霸業之先資也宇文泰高歡之爭魏主脩朱溫

李茂貞之爭唐昭宗末世篡竊必奉其主為名

智威踵操紹為漢世臣師以義勸反以天子讓

操提挈亡具而敗不更舉矣苟或佐操定根本

迎車駕操稱為子房贊霸中國及問操九錫之

議正諫不從飲藥壽春而死其從來謀議皆心

乎操未嘗為漢死而求名僅賢于華歆一等司

馬光許其仁過管仲未敢信也

孫氏據江東

孫堅之卒年三十七策之卒年二十六皆輕敵銳出中飛矢亡其視權安享江南稱王改元三十有一年壽七十一終福祚不及遠甚然堅舉兵江東破張角誅區星勇悍無並至會討董卓責袁術調兵食錄大谷入洛陽掃宗廟脩山陵而還忠壯動天下策年十餘歲結交名士堅亡以孱然童子渡江復讐袁術畏憚劉繇敗走主則華歆拱手讓地劉勳黃祖望風挫逃史稱其

史論二編

卷三

孫氏據江東

王

英氣傑清征銳冠世覽奇取異志陵中夏意虛哉權草國雖久不聞拓土名雖創業實守成也歷觀國家作述父兄之畧必大於子弟子弟之福必厚於父兄權卽人傑亦孫氏之賢子弟耳始任周瑜魯肅繼任呂蒙陸遜其下江表虎臣亦未有盛於斯時者也曹操初并劉琮遺書孫權治水軍八十萬衆會獵于吳張昭等恐怖失色請率衆迎降瑜肅獨主用兵遂敗操赤壁鼎足乃建後卽帝位權盛稱瑜功昭衆勿欲贊功

德權曰如張公計今已乞食繇今思之當日發言盈廷羣疑滿腹權拔刀決策火攻計行北軍大壞瑜肅而外又得黃蓋吳誠有人子布元表肉食者鄒權所深笑操始死華容其氣將盡蘇秦羞牛後韓侯願聽合從魯連欲蹈東海新垣衍不敢言帝秦僕妾知恥霸王立成獨斷之效孰有如權哉魯肅勸權以荊州借劉備或謂其計左不知權所自立者在被曹操不在得荊州得荊州權必不能爲王失荊州權亦不害爲霸

史論二編

卷三

孫氏據江東

四

肅知權審矣獨荊州坐分備敷負信權信肅愈專至死不咎此君臣相知尤古所難也操屢出師無能加于權至非善武者復何能爲江南之國以堅策而大以權而久權所以能久者止恃赤壁一戰天下遂復如何也袁紹一敗不復勝不勝而卽死孫權一勝不復大敗不大敗而且得壽考紹孫官渡以殞身權借赤壁以立國促紹業者操成權名者亦操人主卽守成焉可無奮發哉張溫不斬董卓漢室遽亡張守珪不殺

安祿山唐亂方競孫堅早識更愈張九齡矣

史論二編

卷三

孫氏孫江東

五

劉備據蜀

先主年十五與同宗劉德然遼西公孫瓚俱師事盧植德然父元起常資給之比遇中山大商張世平蘇雙等多與金財繇是得用合徒衆雲帝末黃巾起從鄭靖討賊立功後羈旅困厄殺身無所公孫瓚陶謙呂布曹操袁紹劉表等皆其主人也陶謙病篤使糜竺以徐州奉先主袁紹劉表聞先主來歸或出迎二百里或禮以上賓此皆先主所厚各以義合呂布輕役曹操奸

史論二編

卷三

劉備據蜀

六

雄非寇讐乎布爲袁術攻先主反解紀靈之師以相全主窮奔操操不忍殺表領豫州兩人終雖交惡顧其始投分忘夙昔之嫌完妻子具家室資以甲兵令出而展支體圖四方也情豈悠悠行路哉孫權任才尚計有勾踐之智于先主則妻之以妹借以荊州劉璋據蜀自大招先主入都舉國而授之主固弘毅寬厚喜怒不形抑觀其從來遇合咸取資于人戎敵而爲婚媾逆族而主人國往往有然豪傑善因天不絕漢

合向背之際成大業定亂離者誠非一道哉劉
表初卒蒯越等挾琮降操諸葛亮說先王攻之
王不忍涕泣辭表墓而去劉璋懼操規蜀遣法
正迎王拒守託國之重猶表也罷統與張松法
正定謀請王圖璋始尚猶豫既而決從中計斬
楊懷高沛進據涪城遂吞全蜀夫先王生平自
命以寬勝急仁勝暴忠勝謫表璋皆同姓懿親
荊州則念及泉下益州則取彼懷中一人之標
豈前後頗殊亦以用兵日久則觀變日深不忍
史論二編 卷三 劉備據蜀 七
之心漸而成忍且謂蜀不自取操權必取之以
表爲鑑而徐償前失也項羽不忍于漢高而敗
漢高忍于項羽而成三代以下仁義難言卽先
王猶不免悲夫

吳蜀通好

先王據荆益定漢中關羽北擊樊魏于禁等七
軍皆沒斬龐德困曹仁梁郗陸渾諸豪傑遙受
印號爲聲援威震華夏漢紫將成呂蒙豎子忽
進計孫權襲破江陵賊羽父子先王憤而用兵
种歸蹉跌竟以疾崩王事不終而漢絕矣當蒙
謀襲羽佯稱病還伏兵鱣鼉示人以弱乘敵之
驕一鼓戰克于權未嘗不忠惜其未明大義也
魯肅才十倍蒙每勸權撫輯關羽與之同仇不

史論二編 卷三 吳蜀通好 八

難分荊州以資先王彼豈不知湘水之險吳蜀
未可共哉誠以曹操尚存漢賊未滅同盟相殘
難以義定也且董卓作亂破虜進兵袁術稱帝
討逆絕之權之父兄世忠于漢今連蜀拒操合
師剪夷非獨方伯之義亦先君之志也權信魏
離間蒙佐以詐諂雖克荊州反成魏篡若以春
秋斷罪何異楚食諸姬乎先王恥羽敗沒大舉
伐吳趙雲諫曰國賊曹操非孫權也操身雖整
子丕盜篡釋魏先吳非計也其明大義斷大策

同于魯肅然度先王必不能聽也。關羽張飛少隨先王，恩若兄弟。羽死，臨沮飛復被刺，先王一身其何以生？蓋三人出入同舉，義同死亡，亦同君臣父子之誼。于斯極矣，急難相救，非可以人力爭意者。諸葛亮之不言亦爲是也。惟先負蜀，蜀必謀權，權請平而不許。黃權請先驅營寇而不從，曲在吳。直在蜀，自將之舉亦稱應兵。但先王出之以怒，陸遜應之以暇，以暇乘怒，道無不敗。營柵七百餘里，遇火立崩，白帝一走，王遂不起。區區劉禪豈能爲吳？夫差哉！亮既輔政，定議通吳，非忘先帝之讐，亦謂與吳好則可圖。魏魏亡則吳自滅，以之興漢，卽以之復讐，不虞志未酬而亮已殞也。呂蒙陸遜致難于蜀，吳之功臣卽漢之罪人。且兩國相好，無尤操欲徙都避銳，賊氣方衰而關爭忽起，論者惡其背義尤痛其失時矣。

史論二編

卷三

吳蜀通好

九

諸葛亮出師

諸葛亮之說先王借荊州取益州也。其道皆雜王霸行之及受顧命輔後主則行事純乎王矣。雍闓孟獲煽亂南中，亮務服其心，不尚誅殺。縱擒者七夷不復反。卽文王於昆夷曷過焉。建興五年，亮帥軍度漢中，圖中原。六年正月，敗于街亭。十二月，圍陳倉，斬魏將王雙。七年春，拔魏武都陰平，秋次成固，却魏師。九年春伐魏，圍祁山。夏，敗司馬懿於鹵城，殺張郃。十二年進軍渭濱，分兵屯田。八月，亮薨，亮生平年二十七。爲先王建奇策，身使孫權求援吳會，自此以往，謀定戰克，成蜀偏安。佐後主十二年，通吳討魏，國中富強。享年五十，有四嘔血卒。軍以天下之才限於中壽，萬世痛之。抑天欲亡漢，亮安能存？史臣不察，遂謂其長於治戎，短於奇謀，殆斥鴳之見乎？曹操弑伏后，曹丕廢獻帝，孫權殺關羽，敗先王以漢言之，魏爲盜賊，以蜀言之，吳爲讐首，亮不先讐吳而讐魏，孔子宗周之義也。亮初見先

史論二編

卷三

諸葛亮出師

十

主卽定計跨荆益保嚴阻外結孫權內脩政理
觀變以興漢室其後成功及此先王敗崩事豈
可復爲哉上非光武之君下無馮耿之將搏攫
盜賊猶病其難況魏方篡漢地據中國名稱正
統司馬懿將濟等謀國料敵材悉倍蜀亮欲一
人制勝天心地勢人事物力一不與資旅弱於
少康之興夏志大於管仲之霸齊數年蕩定必
無其期亮屢出而不悔者誠謂蜀伐賊亡不伐
賊亦亡坐而待亡不如其伐也以王霸雜行者

史論二編

卷三

諸葛亮出師

十一

師出於奇純乎王者師出於正出於奇者非大
勝卽大敗出於正者無大勝亦無大敗輔英王
以奇輔弱主以正昭烈既崩亮敢用奇哉魏延
子午之策彷彿孫吳亮危而不用者知彼知已
計慮審矣亮所能者日用兵而民不知兵日調
賦而國不知賦軍農並興若行無事以周公之
法寓於管子之令而天下莫能窺其間是以神
也混一之朝有征無戰角立之國有戰有守蜀
守國也非戰國也後王爲君守而不足諸葛亮

爲相戰且守而有餘西晉降而東汴宋降而南
時可爲十倍蜀矣其如無亮何

史論二編

卷三

諸葛亮出師

十一

吳侵淮南

曹丕稱帝昭烈始卽位漢中孫權懼蜀之計遣使降丕丕封爲吳王權受而不慙沛公不辭羽命豈若是乎權事丕恭謹珠貝禽鳥惟其所欲彼蓋以魏爲天王求車求金不敢後也旣敗昭烈卽阻江湖自大任子丕丕自將擊之濡須江陵之間魏兵斂犯暴風寒水龍舟不渡終丕之身無以難權曹叡新立權乘喪致寇窺魏江夏自是周魴誘曹休孫布誘王凌輒以謫勝權

史論二編

卷三

吳侵淮南

十三

叡率師交攻連歲不解叡先權而死吳君臣侈口強盛謂力能悍魏然大國之君賊傷盟好俯首臣人又分背矯拒奪羽蓋出間使朝盟夕寒狙詐直同一賊雖有石亭阜陵之捷惡足洗徐盛涕泣之耻哉丕勤征吳劉曄賈詡辛毗鮑勛等咸諫不聽師累無功臨江而嘆大兵手握畏涉波濤識者知其氣盡死不遠矣叡權之爭起釁自吳曹休王凌皆非陸遜朱桓之敵一誘再誘其術不悟滿寵老成慮敵僅能備禦不得長

驅新城之戰焚吳攻具遜種豆奕射如常魏不敢逼豈天眼南北師武之力兩無所濟蓋是時叡承祖宗之業而才尚遜不權籍父兄之威而年將向晚以聲色之中主當英雄之暮氣一彼一此僅足相持魯衛之政兄弟也敢望桓文初霸秦楚受盟哉叡旣病疽權亦內亂于戈未終而宗諸隙隕君子所以慎蕭牆也

史論二編

卷三

吳侵淮南

十四

魏平遼東

公孫度起玄菟小吏爲遼東太守。嘗殺公孫昭。滅郡中名豪大姓田韶等有餘家。東伐高句驪。西擊烏丸。威行海外。卽妄覲冠石之祥。孫登之。識乘中國。授攘自立。侯牧郊祀。天地跡其不順。亦張魯祭酒之徒也。度死。子康嗣位。曹操征三郡烏丸。屠柳城。袁尚等奔遼東。康斬送尚首。背弱附強。詭出天性。康死。子晃淵等皆小。衆立其叔父恭淵脅奪之。家世素服魏。忽通孫權。自比

史論二編

卷三

魏平遼東

十五

于田饒適齊樂毅走趙。要其飄賊。不可信也。權遣張彌許晏等。賁九錫備物。乘海授淵。舉朝力諫。權怒。不從。淵果殺彌晏。復託于魏。翻飛兩國之間。朝稱臣。而夕拒族。執修行人罪。當戮鼓陸遜等言不足較。權卽赦之。始受譎欺。終含痛辱。甘言可親。臣死莫賄。權氣已衰。未能遠舉。所云截頭擲海。姑爲大言。以耀人爾。淵初奪恭時。錄恭陰消劣弱。憑陵竊取。賢當方分衆志。未一劉辟請魏王。敝因其新立。臨之以兵。敝意遲豫。遂

生反側。毋丘儉倡議興誅。徒啓侵擾。僭稱燕王。

寇鈔不馴。乘勢者易。爲力失時者難。爲功其明。

徵也。司馬懿決策廟堂。料淵必守襄平。師克往。

還。不過一年。後竟如期。勝而後戰。動以萬全。薛。

公之籌。黥布陳湯之慮。烏孫於茲。復見至列營。

禁戰。雨霽合圍。斬淵父子。聲色不動。桓文節制。

寓於進退矣。淵數侮吳。急復請救。羊道勸權應。

以好言。蔣濟則知權必不出也。彼固度權中怯。

亦密淵危。詐先携鄰。援小國。無信其能立乎。司。

史論二編

卷三

魏平遼東

十六

馬懿行師制勝。遠不逮諸葛亮。獨遼東一舉。近於南中之師。然懿破公孫淵。以智亮服孟獲。以誠亮攻心者也。懿則猶攻城者也。

明帝奢靡

曹淑初卽位。綱目卽書魏大營宮室。厥後作洛陽宮。立崇華殿。如瀾觀。汶水鑄銅人起土山於芳林園。咸見特甚。至摩陂龍見。張掖石甍。怪而非祥。淑奉爲符瑞。星孛地震。宮殿數災。則曠不加省。綱目皆詳著之。所以惡國君之好逸也。太和初元。淑方營作。王朗卽請其法。大禹漢文同朝。卿士比多。補察陳羣。吮息土功。高柔奏減後庭。北芒立觀。辛毗冒言。縹綾曳袖。楊阜正色。衛

史論二編

卷三

明帝奢靡

十七

孫執案殿監。孫禮稱詔罷民。王肅規督役之嚴。意並尋誠公卿之負土。王基托喻於水舟。張茂獻箴於士女。盈廷謹節。文辭斐然。高堂隆歷指天變。危言悟主。死不忘憂。尤有史魚貢禹之風。然淑生平大過有三。一曰不孝。母郭太后而迫之暴崩。則不可以爲人子。一曰無義。始廢虞妃。立毛貴嬪爲后。旣又殺毛后。立郭后。則不可以爲人夫。一曰無禮。幼女淑卒。追謚立廟。取甄后從孫黃與之合葬。則不可以爲人父。三者之失。

皆係人倫。豈與耳酒嗜音。峻宇雕牆。比哉。諸臣諤諤。未聞苦口。唯東巡之舉。陳群楊阜有諫。然但言八歲下殤。不當送葬。未嘗言黃淑合葬之非禮也。國君之過。殺母大於荒政廢嫡。重於好色。諸臣指斥臺沼。抗辭殯殮。不難叩棺沐浴。以死力爭。獨於三者諱而不言。言而不盡。意者宮闈之事。人主所忌。骨肉之際。非臣與聞。要之言其易不言。其難恤民力而不救。國維憂國。賦而不正。君心使魏主徒博受言之名。未知脩身之

史論二編

卷三

明帝奢靡

大

益亦異於古。大臣論諫者矣。

司馬懿誅曹爽

司馬懿少服儒業郡舉上計掾曹操爲司空辟之以風痺辭爲丞相辟之又辭乃劫取之爲軍司馬不得已相服從其心薄丞相甚猶許劭之鄙操也既數發策操資以霸或謂懿有恨顧相操又夢三馬同食一槽內懷忌惡賴太子不全佑以免不立懿益見親遂與曹真陳群同受顧命輔政擒孟達於盈旬殄公孫淵於百日最稱雄決敵祖以芳託懿嘉福之寄重於霍光陵土

史論二編

卷三

司馬懿誅曹爽

十九

未乾甲兵內起曹爽王凌楚王彪等盡遭族殺爲人臣者當如是乎曹爽元侯真子少以謹重爲厥親愛恒父事懿共相幼主不敢專行及何晏鄧颺下謚罪軌進川始說爽奪懿權懿稱疾避爽當日軍國大事政歸司馬曹氏孤危有西漢哀平之憂爽能革魁柄歸之公室爲朱虛東牟計豈不善但慮無根本士競浮華忽曹罔強幹之謀狗晏等請附之說親親尊尊一無所聞徒專制變法樹黨要名此適驅人附懿烏足以

史論二編

卷三

司馬懿誅曹爽

二十

今國中哉晉賈謐之二十四友唐王叔文王伾之八關十六子其人非盡不肖舉事非盡失也驟貴多凶虛名生忌矜氣日隆而乘者不測一朝輕敗禍不旋踵矣懿病篤爽等咸自喜嘉平元正王芳謁高平陵爽與弟義訓彥從懿度國內虛卽勒兵據營馳奏爽等罪桓範勸爽兄弟奉天子走許昌發四方兵自輔爽不能決身方就第兵已圍守竟坐弘先帝才人罪其黨伊夷三族解兵授人卽以兵自殺謀非曹操之挾漢獻愚甚呂祿之信酈兄以純憤而爲燕雀不死何待司馬懿老賊善許今年殺爽等明年殺凌彪或玩人於疾病或取人于俄頃誅戮朝貴全用兵術彼無能者曷堪哉

吳易太子

孫權長子登居心茂美。長近雋德。次子慮臨事奉法。敬納師友。年並不長。第三子孫和以母王夫人寵愛。得立太子。然岐嶷有智。承師涉學。盛見稱述。卽登臨終上疏。亦言和仁孝聰哲。德行清茂。宜早建置。以繫民望。足明令器之譽。內外無間。不意權忽寵霸。生其疑貳。廢死相繼。禍酷驪姬。夫家有賢子。短命早終。生人大哀。幸繼者好學下士。能奉宗廟。當教誨保護。爲計長久。乃偏

史論二編

卷三

吳易太子

王

臣下分部將有袁氏之敗。爲天下笑。不知其大惑尤甚。袁紹欲舍譚而立尚。劉表欲舍琦而立琮。雖各惑後妻之言。望少子能勝大事。未嘗身行廢殺也。權立和。龍霸自構家禍。又用卬不怨紹。表失之疑。權失之斷。愚而不仁。其事同其失。倍矣。權自黃龍稱帝以來。盡過屢聞呂壹典校大臣日疎。誅壹之後。性益果殺。太子未廢。吾粲先戮。陸遜憂卒。以所不愛及其所愛情勢必極。唐太宗廢太子承乾。幽魏王泰而立晉王治。其意亦效權之廢和殺霸而立亮。此固衰朝之舉。非英主之畧。烏足法哉。孫峻當國。殺諸葛恪。和亦徙新都死。張妃從義。何姬字孤。咸以節顯。權有女魯班。巧于譖訴。逼死王夫人。毀廢太子。又說孫峻殺朱公主。同室誅夷。波實造之。此晨家索其是類乎。

史論二編

卷三

吳易太子

王

諸葛恪寇淮南 孫琳逆節附

諸葛亮輔後主連年伐魏初出師時天水南安安定皆去魏應漢及馬謖敗績街亭猶養兵復奮不忘討賊諸葛恪佐吳主亮亦亟亟以伐魏爲事蓋祖叔父之志討天下之惡執名固甚正也然街亭之役亮明罰思過民忘其敗再表出師惟期鞠躬盡瘁不敢計成敗利鈍屯田渭南戰守並裕恪則陵上減下小勝而驕東興戰捷功歸丁奉恪逃輕敵興兵不已新城頓挫憤偃

史論二編

卷三

諸葛恪寇淮南

三十三

自放才非將帥慮乏公誠日浚民以求勝欲無禍得乎孫峻孫堅弟靜之曾孫以膽決事權權衰老議託太子峻獨薦恪才出朝臣右可屬大事權殂孫弘謀誅恪峻告恪殺之兩人相親厚若此宜永好無間峻忽因民怨置酒手殺恪子弟親黨盡夷三族屠戮之慘深于不共彼險害性成安忍無親已非一日恪愚不覺耳峻既殺恪淫暴益甚私通全公主魯班殺故太子和及朱公主國人側目孫英等謀討不克俱死後石

頭心痛史云峻年三十八夢爲恪所望恐懼病

亡然身爲大惡淫刑無忌終于寢戶不服歐刀

疑天報施者未盡也司馬懿殺曹爽曹彪師殺

李豐張緝夏侯玄血流都市咸保令終意天子

是時實寬賊臣孫峻亦可無誅乎孫綝與峻同

祖峻死以後事付綝令不出於國君人則違於

衆望呂據滕胤結約廢綝舉非不順獨恨倉卒

定謀期會相失死而無濟至亮憤綝專罔與全

公主全尚劉承決議誅討尚妻不密臣死主廢

史論二編

卷三

諸葛恪寇淮南

三十四

謀及婦人宜其敗也孫休惟第六子主亮之兄

綝廢亮迎休適協乘龍之夢曲阿老公勸休速

行近于漢宋昌之贊代王綝欲居宮中虞汜抗

言乃止議論有功豈讓陸賈說平勃哉休惡綝

不臣召丁奉張布斬之席上其泰子嬰齊宮之

舉乎朱文帝爲徐美之傅亮謝晦所立卽位行

誅義不少赦亦遠師晉惠近法孫休矣

魏滅蜀

蜀之亡也論者咸咎姜維有二失一則數舉伐魏一則退屯漢壽然觀當日事勢伐魏未必非也司馬師殺李豐等廢其主芳悖逆著矣毋丘儉文欽起兵討師公悉彰矣師死昭立則衆心未定諸葛誕討昭則義師再出昭弑主髦則罪犯必誅使維伐魏時直聲司馬氏之惡討其不臣與海內同仇昭必內恐魏朝智勇之士亦必不盡附昭國難方作大師臨之安在不可一舉

史論二編

卷三

魏滅蜀

二十五

克乎維計不出此徒勤于用兵使司馬氏反資外敵以自固君子于是知漢必不振矣夫師昭謀逆大臣懷憤當日司馬氏所備者惟懼天下名之爲賊內外受敵勢將速蹙蜀兵數至置昭不問昭得肆其強力弑少主輩國人指身磐石儼然若帝指麾之下制隣國有餘鄧艾鍾會等能不驅馳奉命哉吳諸葛恪擊魏著論論衆謂司馬懿隕斃其子幼弱專國厄會可圖吳人不悅孫峻殺之恪身雖死言非大謬彼欲圖魏

于懿死之時維不能討師昭于廢弑之際誠無策矣鍾會入寇維請後主遣張翼廖化分護陽安陰平黃皓沮止魏遂長驅鄧艾出奇趨涪諸葛瞻黃崇戰死蜀卽挫傷尚堪背城決勝譙周再三勸降不知田橫之恥而遽效劉琮之辱其誤國猶賂賊也後主旣降維不能獨與魏抗不得已俯首于會因便構隙說會殺艾欲盡僂北來兵將卽誅會而興漢其日月復明之秋乎丘建奏納親兵胡烈召子作惡亂兵爭奮維會同

史論二編

卷三

魏滅蜀

二十六

死天欲亡漢豈人力哉晉劉裕使王鎮惡沈田子克長安留義真鎮守田子矯命殺鎮惡義真與王脩殺田子旣復殺脩關中大亂陷于勃勃君門遠于萬里強將聚于一城鮮有不變者也會懷異志艾更矜功共居新附之蜀必不相下維說行誅僂用漢之舊復其故邢易誠反掌須臾變起魚爛鳥焚其才能用舍而不及過亂兵將成復壞與關羽之敗沒諸葛亮之病瘡有同悲焉黃崇勸諸葛瞻速行據險猶豫未納而敗

姜維列營守險。會攻不克。欲引還。艾請從陰平襲成都而勝。國家之事存亡決于一言。勝負分于一戰。類如是夫。

史論二編

卷三

魏滅蜀

二十七

淮南三叛 文欽 毋丘儉 諸葛誕

毋丘儉文欽之討司馬師。諸葛誕之討司馬昭。春秋誅亂賊其義不虛。獨傷其志大而才小時失而功喪也。師沉毅多大略與夏侯玄何晏齊名。懿謀殺曹爽。獨與潛畫。懿死。師代輔政。喪稱伊陟之嗣。伊尹既修李豐等擅廢君后災。視見天毋丘何憂國家。傾覆說父儉舉義。于是連結文欽。募師十一罪。望司馬孚爲石碯季友。自將則爲程璜。伍員忠壯協同義聲先路。師親行禦敵。病患目痛。文鶩勇冠三軍。率壯士直前。師驚懼目出。嚙被幾死。令欽繼以大兵。必能屠剪。三噪不應。未敗遽逃。尹大目追之。欲語以情。忍數日無走以待師死。欽不悟也。父子奔吳。儉亦夜遁。斬于安風津。兩人欲應彗星之祥。毋丘已嬰赤族之禍。其失止繇文欽之一走是誤。儉者欽也。諸葛誕少有八達之譽。與司馬師善。儉欽舉兵遣人招呼。誕斬其使。露布凶逆。遂受師命。都督揚州擊殺留贊。以功封侯。及司馬昭當國。誕

史論二編 卷三 淮南三叛 三九

心不平買充勸昭微還京師誕即攻殺樂緒求
救于吳以拒昭是時昭氣方壯非師疾病之比
誕才勇又出儉欽下曷克勝任所恃惟吳救兵
文欽為司馬氏宿讐誕宜與申好無貳併力破
賊忽隙殺欽驅其二子歸昭國惡未除同盟先
喪英雄舉事猶懼不成況誕實無能哉傳子言
誕夫婦聚巫求福伏尸淮南方于宋建推牛禱
塞終自焚滅亦深悲其不足有為棄人召禍也
儉欽泉渡淮西吳兵大集師深壁高壘與之持

司馬氏篡魏

史論二編 卷三 司馬氏篡魏 三

古來篡國之臣必言王莽曹操司馬懿朱溫莽
溫身篡者也操懿子篡者也莽僭位十四年改
元者二殺於漢兵溫僭位七年改元者二子友
珪弒之二賊篡逆禍皆及身足以警亂曹丕廢
漢獻司馬炎廢曹真則操與懿師並追尊為帝
儼若子弟武王而父兄文王也豈僭竊累世獨
蒙後福哉莽數殺子孫字死於鬼神臨死於原
碧不祥尤甚溫有八子以嬖子婦遇錢均王友
真立於大梁者十一年而國亡彼子盡不肖悲
同安史與之以國猶懼不守欲與其成父逆志
規孳神器勢烏可得子孫不能取身亟取之不
顧百世之慮僥倖一旦凡為篡賊者盡然也操
幸生子多賢不博問強識才藝兼該能纂操業
懿二子師昭成具大略君國之器出於家庭身
死子繼不帝猶帝也且操佐漢而篡漢懿佐魏
而篡魏起自微賤積尊九錫與王莽世戚朱溫
大盜地勢俱異經營禁密之間勞苦矢石之際

大業將成其人已老子克負荷顧命焉父子授受不居其名其計慮深遠豈徒眩隨哉司馬師廢芳立髦正始之初威權逼王毋丘儉文欽其起親行捍禦突目嚙被病死許昌設師不死弑髦奪魏者必師也昭代兄為政大逆有加南關之戰可以帝矣猶迎立常道鄉公勉塞衆心然稱王受拜居然帝也亡何卒炎立而取魏師死年四十有八昭死年五十有五壯節方逞大命已促望周公流連魏武得意之日志恨未盡

東論二編

卷三

列馬氏墓

三十一

炎在衰經急遽攘袂晉人喪君而得君魏人有君而無君舉國不敢非大臣不敢議伐妾無懼而龜鼎是謀張悌有言司馬氏恨本固矣奸計立矣其然乎高歡不取西魏遺之澄洋徐溫不取吳遣之知誥其術皆絲操懿也

晉滅吳

吳主休年三十病篤把濮陽與臂託以太子章主方殂興卽違命與張布迎立烏程侯皓其所稱辭則云蜀漢初亡交趾携叛國內震懼貪得長君不知其蠱暴驕盈速覆家國甚于中主以下也興布伎巧貴寵非輔相才間萬或盛稱皓卽欲圖興戴功忘苟息之信興霍光之權然主皓秋立興布冬死夷族之禍與孫綝同背君者其何利焉皓荒酒色尤奸刑誅秋景后殺其二

東論二編

卷三

晉滅吳

三十二

子已惡過辛癸及克西陵復交廣淫虐彌肆以技殺萬或留平以諫爭殺賀邵以守正殺韋昭接玄陳聲以訛言殺齊王奮弑其五子以公清殺張譚車漫以私怒殺熊睦張尚酷誅無算苗民不省何定昏惑主而憤貴陸凱陸抗憂國而身亡人君若此卽富強如秦隋必不能守況天下三分晉有其二以大陵小以北制南何所不服是故司馬炎之平吳揚堅之滅陳勢便功顯非晉隋之有道乃皓與叔實之善亡也晉武

伐吳其謀起于羊祜羣臣皆弗願也賈充苟易馮統沮止尤力賴杜預張華贊成帝意計始不搖王濬兵指建鄴孫皓輿觀出降咸陽先入可以此勞王渾自恃宗黨矜奪其功反誣以罪渾不為鄧艾父子者幾希附胥武心重游功不能抑渾上無漢高知三傑之明欲責下以蘭生讓廉頗之義其難哉皓信刁玄識文尚廣筮卦羅兵華里侈言兼弁其意氣橫溢豈真以長沙桓王自命乎天璽元年之秋吳臨平湖開歷陽山

史論二編

卷三

晉滅吳

三十三

石印封發識者即知有啣璧之事未幾泥頭面縛詣東陽門始信青蓋入洛非破晉乃朝晉也皓性很戾與漢王禪殊臨危發憤宜出死關亦以禪俯伏兼以諂取容太子瑾等叩首稱臣為晉郎中無一仗義如北地王誨者皓晏受歸命侯死洛陽享年四十二何不振至此嗚呼刑戮恣于國中威武不出境外無事則削刑株熬危急則盤匝其帶叔季之暴君極天下之無志者也

羌胡之叛

齊萬年

晉武帝泰始六年鮮卑秃髮樹機能反咸寧五年冬馬隆討平之惠帝元康六年秋秦雍氏羌齊萬年反九年春孟觀擊獲之武惠相去三十年間羌胡載變惠之兵力較武微矣武克鮮卑十年乃定惠伐羌氏不三年即服以衰亂不振之君致高宗鬼方之烈豈惠賢于武哉敵有強弱功有遲速係在任人而已河西鮮卑大鮮廝孤其地東至麥田率屯西至濕羅南至澆河北

史論二編

卷三

羌胡之叛

三十四

接大漠樹機能繼壽闕而立以壯果謀略聞胡烈牽弘又無綏邊才一朝失和兵敗身沒石鑒李嵩師並無功扶風王亮失制于前楊欣與尸于後文鴛戰勝未能蕩平馬隆身請募兵選伐扁箱凌險溫水方度涼州復完武帝于時深恨用隆晚也齊萬年一秦雍氏帥土地甲兵不如秃髮朝廷命將之始即詔孟觀為周處前鋒必能殄滅惜感於梁王彤陷處先出軍無後繼遂力戰死既亟用觀萬年立擒虜固無能非涼州

比然觀陳壽之論烈弘張華之薦孟觀武帝獨
任馬隆勇士赴功梁王彤嫉害周處忠臣頑命
用人得失爲軍古凶子玉死而晉喜郭開閭而
趙亡疆場之事古今同鑒矣泰康元年郭欽請
武帝徙內郡雜胡於邊地元康之季江統作徒
戎論以警朝廷言若著龜卒不見納且晉武開
彌禿髮首叛昏患多難氏羌陸梁劉石先驅其
形已見猶充耳置之詩呼天蕩之詩呼文
王告君者切矣其君終若不聞是以底于亂且
亡也

史論二編

卷三

光朝之叛

三五

陳敏之叛

義陽蠻張昌作亂起于晉惠帝太安元年之夏
五月時諸王紛爭中原板蕩昌因憚征之民屢
聚攻掠衆至十三萬豎牙旗鳴鼓角震怖江夏
舊姓不從賊者惟江安令王偃秀才呂襲嚴石
冰爲昌梟將陳貞陳蘭張甫封雲等佐逆陷郡
昌遂跨帶五州樹立牧守然其徒皆盜禁小人
無能爲也陶侃出征張昌沉寃陳敏益兵冰雲
並斬及下雋被擒昌誅三族神鳳相國欲復爲
平氏縣吏已不可得斯誠逼迫成賊烏合易離
極其鋒距不過絳頭毛面挑刀走戟所謂盜且
無道者也廬江陳敏少有幹能以討石冰等功
爲廣陵相規天子出幸圖據江東父怒戒門去
職憂卒不忠之人先蹈不孝安能舉大事乎顧
榮賀循周玘皆江東首望敏榮官之循服寒食
散露髮袒身乃免郭欽將謂其風庶幾榮等四
十餘人維繫秩命形迹若濡然慕義畏敗情無
日忘華譚遺書責以大分咸懷慙變色起而圖

史論二編

卷三

陳敏之叛

三六

敏斯時也。樊於期爲燕刺首翟。赴漢赤族尚。非所難。況因隙構會。珍茲小醜哉。井卓者。寧之。曾孫憤亂棄官。志非庸下。遇敏歷陽。縱橫計合。乃結婚姻。相服從。榮玘危言正辭。其意立悟。迎女斷橋。收船南岸。榮羽扇一麾。大衆潰散。獲敏。江乘夷斬建鄴。譚笑敏倉部令史。七第頑穴。六品下才。欲躡桓王。蹈大帝。事必不成。其言果然。繇今觀之。張昌說興江左丘沉。妄稱聖人。敏亦斯人之徒。歟。華譚引義高論。榮玘印本。其指以史論二編。卷三。陳敏之叛。三七。

說卓或始屈而終申。或前逆而後順。吳會仁人。口舌之力。賢於甲兵。然則名士何嘗負晉哉。

西晉之亂

西晉之亂。始於賈后。繼以諸王。終于五胡。賈充女黠悍。太子衷少不慧。男女並劣。武帝屢欲廢。兩楊后擁護之。乃止。帝固訓立子以長。國家之經。充爲困勲。其女當念。孰知社稷播蕩。實基於此人。君聽言有似是而非者。其類也。問攷綱目。書法。晉武帝泰始八年二月。太子衷納妃賈氏。惠帝元康元年。賈氏殺太傅楊駿。廢楊太后爲庶人。六月。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璠及楚王

史論二編 卷三 西晉之亂 圭本

琬。二年三月。弑太后於金墉城。九年十二月。廢太子遼。永康元年春。殺之。四月。趙王倫殺賈后及張華裴頠。八月。淮南王允討倫。不克死。永寧元年春。倫自稱帝。遷帝金墉城。殺太孫臧。三月。齊王冏成都王穎河間王顒舉兵討倫。四月。倫敗伏誅。太安元年十二月。顒使長沙王又殺冏。二年秋。顒穎舉兵反。九月。帝自將討。顒將張方入城大掠。十月。又破穎兵。十一月。討張方。不克。穎逼京師。永興元年春。東海王越使張方殺

史論二編

卷三

西晉之亂

三十九

又二月。順表穎爲皇太弟。七月。越奉帝征穎。拒戰蕩陰。帝遂入鄴。越走歸國。八月。穎怒東安王繇。瑯琊王睿走還冬十月。劉淵自稱漢王。十一月。張方遷帝於長安。十二月。順廢太弟。穎更立豫章王熾。二年七月。越傳檄討張方。八月。順襲破范陽王彪。十二月。穎據洛陽。光熙元年。順殺張方。穎奔長安。九月。馮嵩執穎送鄴。十月。彪卒。劉興誅穎。十一月。帝中壽崩。太弟熾卽位。十二月。南陽王模誅順。懷帝永嘉元年七月。虜鎮建鄴。二年二月。太傅越殺清河王覃。十月。劉淵稱帝。三年三月。越入京師。殺繆播王延等。四年十月。漢寇洛陽。五年三月。越卒於項。四月。漢石勒殺王衍等。五月。漢陷洛陽。殺太子詮。遷帝於平陽。七月。劉曜殺模。愍帝建興元年二月。劉聰弑懷帝。四月。太子業卽位於長安。四年十一月。劉曜陷長安。愍帝出降。元帝建武元年十二月。劉聰弑愍帝。太興元年三月。睿卽帝位。夫惠帝之世戰以家人懷愍之際戰以夷虜禍僅一婦

史論二編

卷三

西晉之亂

四十

人始而宗祚隨之卽論八王者謂穎顯允賢於倫虔罔賢於穎顯允又賢於罔越賢於允亦彼善於此之言要其紛紛皆晉罪人也賈氏不弑太后趙王之兵不與趙王不廢惠帝齊成都河間之師不出罔以驕敗穎以逆斃罪皆自取又死於顯穎顯死於南陽越死於石勒之入寇其遇或有足悲者然骨肉用兵賢愚同盡內難日深外寇必起張方之大掠卽劉聰劉曜之先聲也開門而揖之又盡成宗室以資之鬪爭之始國有諸王而無帝久之則諸王與帝皆無矣惠之中毒獄將在越懷愍連弑咎則誰歸太傅無治國之才瑯琊失討賊之義下觀梁武侯景圍臺城而不救湘東戮門內而無遺亂臣賊子併於一室其禍同也晉武爲人臣則取國不正爲人父則擇婦不端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未若是酷不探亂本而徒咎清談豈清談之禍果甚於桀紂哉

劉淵據平陽 曉殺太弟又附

劉淵僭卽漢王位。陷河東平陽蒲坂。爲首亂帝。六年而死。子和立。弟聰弑之。南寇晉。懷愍二帝陷焉。自是晉南渡。雍允司冀豫悉爲漢。未幾聰死。靳準弑。蔡石勒殺曜。誅劉氏子孫殆盡。匈奴漢亡。距淵始創國。僅二十有六年。後世讀史者至此。輒幸胡人之速殞。信天運之有常。然履霜戒早。憂先治內。中國之失。恫乎其傷矣。劉淵者。冒頓後種。左賢王豹子。博習經史。兼學武事。

史論二編

卷三

劉淵據平陽

四十一

王渾稱其容儀機鑒。若由余日。碑齊王攸勸武帝除之。渾力保明。太康末。拜北部都尉。後遂不制。推究亂本。渾罪爲大。然使司馬氏骨內無殘支。餘並植淵得同五部。俊傑幽冀。名儒効其驅策。未始不可。臨隨陸追絳灌也。曹操少舉孝廉。詣許邵問臧否。邵目以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操大喜去。既謀誅常侍。討董卓。亦自託節義。後見漢室分崩。逞逆無人。臣禮爲能臣。不得卽逆。爲奸雄。時適騁志往而不返。淵才卽奇。僅操

流亞。國家無事。假一將軍號。鼓行邊陲。太平日久。老死秦涼間耳。楊駿賈后交亂。諸王爭攻。成都王穎鎮鄆。表淵寧朔將軍。監五部事。雖志蛟龍未敢問鼎。族人劉宣沉精積思。少慕蕭何。鄧禹未聞懷貳。忽茂王室。密謀推淵。蓋上無高光之主。內與驪姬之亂。晉不能用淵。淵必反而圖晉。帝王盜賊所爭者時也。苟非純臣。孰憂國難。非類異心。烏能責以守死哉。淵嘗求歸。穎不之許。東瀛公騰王浚兵起。淵說穎願歸合五部。推

史論二編

卷三

劉淵據平陽

四十二

二豎乃縱釋之。淵爲猛虎。假以深山者。穎也。浚率鮮卑破穎。淵命將往救。宜復諫止。淵始倏然以大禹東夷。文王西戎。自命建帝號。寇洛陽。勢不可止。晉室之禍。爲之者淵。成之者宜。淵能亂以才。宜勸亂以謀。觀野祭而感辛有之言。過驪山而痛幽王之辱。中國誠無人哉。劉和殺四王。身旋遇弑。聽立又爲太弟。黎城殺之。單后被悉。呼延構變。家人之亂。無異晉朝。皆天地不仁之氣所積矣。

慕容據鄴

慕容廆幼而魁岸。雄傑有大度。張華歎爲命世器。遣以簪幘。父涉歸死。刪篡立。將謀殺廆。亡匿避禍。後國人殺刪。迎廆立之。更叔父之難。免於誅死。卒爲國君。有棘城故地。天命所與在是矣。廆掠昌黎。擊扶餘。遼西遼東。歲寇不絕。及賈沘斬孫丁。廆卽謀於衆曰。吾先公以來。世奉中國。豈能與晉競乎。乃遣使來降。其明義知幾。隗器公孫述弗如也。記廆世系者云。廆以晉武帝太

史論二編

卷三

慕容據鄴

四十三

喜連木丸津。敗悉獨官。走崔毖。擒如叔子。而高句麗段氏宇文氏衰。逐乞得歸。而石勒懼方取徙河。旋奔遼東。戰畧誠勝。抑推亡御遠。界遼碣。而雄封建者。惟在尊晉乎。連津寇鎬。慕容翰請廆。復遼東。并吞二部。尊天子以成大業。元帝初立。魯昌高詡說廆。遣使詣建康。勸進此二策者。乘中國之無王。建義聲于絕壤。管仲相齊。先軫贊晉。謀無以加。廆納而行之。上翼帝室。下儆諸侯。卽使楚國無問。昨田已錫利。孰大焉。論者猶謂其按兵于二帝平陽之醢。率禮于五鐸金陵之祚。相時而動。勅王不誠。亦責意太過。非予人以善也。廆欲求王爵。先上箋陶侃。望其爲葉公。包胥志或有他辭。則直矣。惟其所用皆名賢。是以執言多仁義。廆稱孫權外仗周張。內憑顧陸。揄揚越。倭徐豫。令魏朝肝食。其意蓋以自處。豈若石勒妄比光武哉。

史論二編

卷三

慕容據鄴

四十四

成李據蜀

成李之與繇流民始然李庠死于趙厥李特李
輔李遠死于羅尚任厥李蕩死于追奔家族殘
覆多矣其能困而復奮離而復合者蓋饑寒之
民難靖庸顯之臣不戢上日見怨而下因爲德
是以用武弗疑樂于仇國也趙厥本買后姻親
耿滕陳總勢浸鴟張然無材必敗羅尚先言之
厥既斬庠李特李流怨厥甚收兵夜襲走死廣
史論二編 卷三 成李據蜀 四十五
都尚誠知厥哉及領益州度其行事必遠過厥
孰知其愛邪佞僧忠直富擬魯衛貪如豺狼蜀
人怨之尤倍厥也尚初入蜀特等奉牛酒迎勞
王敦辛冉說尚因會斬之不從比符下秦雍召
還入蜀流民又納賂許綏及州郡逼遣尚不能
止復搜索寶貨既利其財又奪彼安土民卽至
愚就能無怨尚彌督遣特愈請留衆怒在尚益
疾趣特是益州刺史爲鵠獮李氏兄弟爲叢淵
也特擊走辛冉殺張微尚屢敗北遂據少城特

心輕尚納降不設備任厥勸尚密約諸塢夾擊
特等斬首是時尚據勝勢可盡鋤諸李乃流蕩
雄收餘衆轉戰羅氏一婦人擐甲破敵尚仍窮
守宗岱孫阜奔亡范長生出糧資給流軍更振
民心去者暫勝而常敗民心附者暫敗而常勝
羅尚殺我之謠有太師更始之痛能望濟乎李
流始謀降尚李雄力諫卽與李離襲破孫阜流
死立後能與門戶者非雄其誰一據成都竟稱
帝號李氏父子兄弟與流民日夜圖之久矣死
史論二編 卷三 成李據蜀 四十六
者死帝者帝力併于圖宗事成於四載飄搖風
雨其巢不傾盜賊而得民若此者卽田常之智
弟若也

張氏據涼

張軌，漢張耳十七代孫也。家世孝廉，以儒學顯。軌與同郡皇甫謐善，謐宜陽女，凡山泰始初，受叔父錫官。張華與論經義，政事甚器之。比晉多難，圖據河西，筮遇泰之觀，乃投筮喜，求爲涼州。史云：犍虞觀象記，洪災不流，侯瑾規衆，知關者斯在，匪唯地勢，抑有天迫。厥後，北宮純入衛歌，雄大馬涼州安，全諸符倚柱事，誠非偶也。晉惠帝永寧元年，軌討破羣寇，威著西土。二年，韓稚

東論二編

卷三

張氏據涼

四十七

父子擊殺張輔，軌遣汜瑗諭降。鮮卑若羅拔能入寇，宋配斬之。軍聲益振，及懷帝遜廟，王彌擾亂，燒助晉，獨勤綱目，予義每爲大書特書。寢疾遺令，唯思報國忠哉！士彥無愧純臣，抑更難者其子寔茂，其孫駿華也。愍帝之世，寔遣兵入援，誓師伐漢元帝卽位，上表建康，哀故君而奉新君，赴義亟矣。閭涉等惑劉弘妖術，欲寔外寢，嗚呼！懷忠而凶，折寔之遇，何不幸於軌也！永嘉時，張越、張鎮曹祛謀逐軌，寔還出討，敗降繼跡。涼

州立定，劉弘一然燈懸鏡，妖人耳寔左右信事之謀，非大衆適起，詭扇竟喪國君肘腋之戒，毋以小忽信哉！寔亡子幼，茂代爲政，父兄遺志未申，劉趙強寇方逼，欲保境內，承大業，甚難。幸繼忠貞危而復全，摯國以授兄子駿，孫策有權而吳興司馬師有昭而晉帝張氏再羈，唯茂是賴。白哈入棺，繫心王室，駿雖卓越，不羈未敢忘執手涕泣之言也。河南之地，再失再得，駿亦因趙爲強弱，然勤脩庶政，遠近稱賢，大城維垣，豈僅

東論二編

卷三

張氏據涼

四十八

守文哉！至遺書李雄，約尊晉朝，遣使上疏，專請北伐，所痛者宗廟園陵所志者配天祀夏江左世臣，未或及此。重華嗣位，任用謝艾，連破趙師，上觀祖宗，忠順克荷，傳者四世，德則一心，知其天佑人助，不徒資險固於長河矣。

王敦平湘漢

湘州亂于杜弢平于陶侃漢汚亂于杜曾平于周訪殺初以才學著稱州舉秀才遺李庠亂避地南平應管愛而禮之後同擊破李驥有討賊功會汝班煽亂荀眺出走賊衆推弢爲主遂南破零陵東侵武昌害崔敷杜鑒鄭融等縱暴不止杜曾則南中郎將杜欽之從祖弟號勇絕人始爲新野王欽鎮南參軍歷華容令至南蠻司馬會永嘉國難胡元聚衆竟陵曾亦從亂旋殺

史論二編

卷三

王敦平湘漢

四十九

真朱軌趙誘殺于杜曾常上表自貶既幸清蕩朝廷以功歸敦春秋重主將名所當及然侃擊走杜弢平湘州功勞高顯錢鳳行譜侃詣江陵自陳敦欲殺之梅陶陳領力止乃免彼幾以幾人戮元功安能任將乎王澄與兄衍有重名在荊州日屢爲杜弢所敗王冲作亂澄過豫章敦忌其名聲誣與茂通殺之敦潛畜異志從弟稜切諫敦激怒王如使舞刀殺稜大功未立先殘骨肉不有兄弟何有于君豈待兵纒象魏逆節

史論二編

卷三

王敦平湘漢

五十

始著哉荀灌以十三歲女子帥壯士請救兵解宛圍趙胤痛父之死力敗兩甄可稱荀松有女趙諤有男王貢始叛附弢侃責以義欽容約降弢衆潰走死迷而能復視王機等以賊終則賢乎爾

石勒寇河朔

石勒以上黨胡雛從成都故將公師藩寇掠敗北奔漢爲劉淵前驅遂至敗太傅越殺王衍執荀晞及豫章王端問晉賊者首誅無赦若夫誘殺王浚役謀陷薊浚則誠愚未可罪勒也浚母趙氏婦貧賤出入沉家而生浚沉初不齒之年十五沉覺無子親戚共立浚爲嗣拜駙馬都尉後承賈后旨害愍懷太子尋督幽州乘朝廷昏亂結夷狄圖自安以女妻鮮卑務勿塵與蘇恕

史論二編

卷三

石勒寇河朔 五十一

延及趙王倫篡位三王起義兵浚擁衆挾兩端遏絕檄書懷帝遭亂思應當塗高識謀僭號劉亮王擣高柔霍原等咸遇害其爲晉大盜與勒等耳張賓說勒早辭事浚疾師入城縛之堂皇斬于襄國市食猶知伯愚同楚懷驕首就死直嬰兒然夫王彌漢之大將勒與共事召親厚一日召之飲酒立誅席上浚勇不若彌感其言而趣阱禍死不足憐所以見識于史也劉琨踣蹕汾晉志復中原敗于石勒進退失據段匹磾無

段匹磾之親約結之素羈旅要盟同獎王室方謂忠誠所感華夷赴命而段氏交攻未桡巧間現竟受拘不免縊死士抱信而見疑臣懷忠而不遂現不死於羯賊而死于同盟其真道窮乎匹磾邵續患難相依擊破未桡旋爲石虎所執夫現與匹磾其情兄弟其勢唇齒現死之時匹磾志氣已竭安能獨存是故劉段之凶終石勒之得志也嗟乎晉室分崩權移牧宰幽并之間與勒抗者前有王浚後有劉琨邵續段匹磾段文

史論二編

卷三

石勒寇河朔 五十一

督乃貪夫圖大害生蹊堅烈士煩首爨始室家逐使懷夷吾之志執子卿之節者與藏戶伏尸同盡蓋世衰則事多變常國亡則人無愚智至今讀現庸盧諶詩猶有痛于西符獲麟也

前趙平秦隴

南陽王模少好學與元帝及范陽王廙俱有稱於宗室既鎮長安荒亂不制鑄銅人鍾鼎爲釜器以易穀議者非之東海王越徵爲司空遣傳祗往代淳于定說模曰關中天府之國霸王之地今以不能緩撫而還旣於聲望有虧又公兄弟唱起大事並在朝廷若自強則有專權之罪弱則受制於人非公利也模納其言不就徵比趙染背叛劉粲來攻遣從韋輔計出降染箕踞

史論二編

卷三

前趙平秦隴

五十三

攘袂數其罪送粲殺之妃劉氏賜胡張本爲妻當其擁戴不朝專鎮雄懷誠以社稷多故居內則危居外則安及叛夫一呼胡兵雲合不圖背城泥首先縛託命非類冀倖苟全卒之身死妻辱關西淪喪爲彼蚤計莫若當日就召可免誅滅然太傅選在懷帝左右負罪憂死王衍遇害洛陽繼陷劉曜殺太子詮納羊后遷帝平陽皆在永嘉之五年遭世大亂欲問所適内外之際固無一可哉世子保初鎮上邦長安旣沒陳安

帥衆歸之後買疋裴苞盡死保遂全有秦州地隴右氏羌無不服從愍帝建興初詔拜右丞相與元帝分督陝東西諸軍事是時國家之痛君父之讐集於一人脩政禮賢飲血待旦猶慮弗及乃知陳安賢而不能用知張春楊次伋而不能去江東正位圖大稱王旋被幽弑志則欲抗邛邪身已死於春次世稱南陽王有文藝好述作徒虛語耳保體重喜睡痿疾無子春立宗室司馬瞻爲後陳安奮義討賊請兵於趙殺瞻逐

史論二編

卷三

前趙平秦隴

五十四

春斬次柩前葬保以天子禮窆形異鄉致忠故主此固李陵所不如王琳所慨慕也平先搏戰力竭始匿濶曲斷首隴上哀歌安身雖死其義猶生儒者尚議其叛趙何以勸天下忠臣義士乎

石勒滅前趙

劉聰。淵第四子。淵死。弒兄和恭。悉單太后。淫放無度。四后並立。其外佩皇后璽綬者。復七人。王沉宣懷刑餘養女。咸貴匹嫡。至災異競出。火焚親子。妻產蛇。獸尚不覺懼。反盛修諫臣。誅太弟叉等。惡浮冒。頻竟獲考死。論者撫膺。蒼天與高洋同嘆。子榮繼立。斬樊宣王。四太后悉加尊號。晨夜烝淫。斬準。又說榮誅劉景諸宗臣。旋勒兵入宮。執榮殺之。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東市。發

史論二編

卷三

石勒滅前趙

五十五

淵聰墓。焚燒宗廟。見大哭。聲聞百里。始知天姑緩聰死。以業後禍。在位九年而終。非幸也。劉曜爲淵族子。年八歲。從獵西山。卽見神異。雄武善文。常輕侮吳玕。自比樂毅蕭曹。弱冠。隱迹管涔山。淵僭號。頻歷顯職。斬準篡弒。舉義入討。齊秦等殺準出降。於是盡誅新氏。改國號曰趙。世稱爲劉中興。及石勒來戰。曜飲酒數斗。馬陷石渠。爲石堪所執。未幾遇殺。昔曜少時。劉聰目爲世祖。魏武崔岳許以英雄四海。以今視之。特一醉

人曾何足異。夫懷愍之弒。事皆出聰。曜無道。視聰少間。疑報施。嘗殊然。陷洛陽而執懷。陷長安而執愍者。曜也。曜執之。聰弒之。君子以爲二賊均乎。弒矣。卽曜淫不及聰。而羊后寵生三子。其亂人倫。辱中國。其於聰之尊婢。多后手。酌戎杯。族遭坑滅。天實厭胡。不逾十載。自古豈有長治者哉。斬準從妹爲叉孺子。淫於侍人。叉怒。賜死。準卽說榮殺叉。其二女大曰月。光小曰月華。皆聰后也。月光穢行。爲陳元達奏廢。慚恚自殺。月

史論二編

卷三

石勒滅前趙

五十六

華復與榮亂。新氏以色。漬劉準。又身行屠。弒女戎男戎害。並無極上。揣天心。若謂戲水胡塵。關洛戎馬。非此其種。不盡彼庚珉王。僞以懷死。吉朗麴允。辛賓以愍死。哭天子之行。勵勵乘輿之。執蓋。還觀。夷禍莫救。晉亡亦九原所大痛也。

氏據仇池

氏者西戎別種。號曰白馬。三代以來。自有君長。世一朝見。詩稱自彼氏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者是也。秦漢以來。世居岐隴南。漢川西。武帝遣郭昌衛廣滅之。元鼎六年。開分廣漢西郡。合爲武都郡。排其種人。分竄山谷。或在上祿。或在汧隴。各有侯王。受中國封拜。昭帝之世。再叛。復定。後漢初。悉附隴蜀。及隗囂滅。其首豪乃背公孫述降漢。後亦時寇盜郡縣。不爲大患。獻帝

史論二編

卷三

氏據仇池

五十七

建安中。有楊騰者。爲部落大帥。子駒勇健多計。畧始據仇池。逮千萬爲百頃。氏王飛龍假平西將軍。種更強盛。飛龍無子。甥令狐茂搜繼之。避齊萬年亂。復自畧陽歸保仇池。氏揚興於漢末。盛於晉初。不三四傳。授國外甥。雖冒姓繼祚。其本宗絕矣。茂搜子難敵縱寇梁州。張光憤卒。胡子序出走。始與晉貳。既而臣劉曜。歸李雄。叛服不恒。彼附趙則寇趙。附成則寇成。李琰李稚深入而沒。田松抗義而死。終啓無信大國受辱。氏

誠狗也。安可以義訓乎。難敵既卒。內難紛作。楊初殺殺。宋奴殺初。初子國殺宋奴。國從父俊復殺國家庭。戰爭相尋。以刃晉獻九子。齊桓五男。流離喪禍。未嘗若是。其在胡人。猶曩態也。獨恨晉室衰微。不能問罪。疆外討其亂逆。以天子之尊。失方伯之職。讀西伯專征諸詩。竊有愧焉。楊俊立國。傳及孫纂。秦苻堅遣楊安苻雅等討克之。徙其城於關中。空百頃之地。晉無以懷柔。楊氏則楊氏折而入秦。乃知王室多故。亦非戎狄之利也。

史論二編

卷三

氏據仇池

五十八

終

歷代史論二編卷之四

婁東張溥西銘著

祖逃北伐

劉琨之死於段匹碑也。在於晉元帝太興元年之五月。祖逃之亡也。則太興四年之九月。兩人志存晉室。相距三有餘年。皆哀不弔。現年四十有八。逃年五十。有六歲路強盛。退入三泉。命不酬。志幾於武侯之渭南矣。綱目責備賢者。書現鮮于辭。造劉希合衆。則書王浚殺之。劉曜襲晉

史論二編

卷四

祖逃北伐

十

陽則書奔常山。石勒攻樂平。則書救之大敗。樂平遂陷。長史以并州叛。則書奔薊。與匹碑討石勒。則書未行而罷。獨於遇害。則具官書太尉廣武侯。現自書并州刺史。綱目凡十一書于者。一耳。史臣痛琨獨禦鯨鯢。幽囚異類。猶惜其少無奇操。友賈謐入趙王倫幕。人近佻巧。琨何不幸多所見非也。祖逃與琨情好綢繆。其被同寢中夜聞荒雞鳴。蹴琨起舞。臥藉之。悲聞風知奮論者謂彼素懷貪亂。亦何以服義士之心哉。元帝

無志北伐。逃請發威命將。自符堅三不許。逃獨渡江。人君忍棄閭閻。臣各清中。夏商兵不得刺血。獨嘗千載而下。李綱宗澤所以叫號於宋高也。逃殺張平。降樊雅。走陳州。破挑豹。和解趙固等。趙已務施招。捧塢王黃河以南。盡爲晉土。方當推鋒越河。掃平冀朔。朝廷忽遣戴淵來統。奪其權重。逃自此知帝絕望河北矣。石勒方強。王敦將亂。逃憂憤發病。致妻擊汝南大木山下。尋築武牢城。未成而卒。生聞慈父之歌。沒立譙梁之祠。師未捷而身死。功將立而人亡。彼全宗之智。如田單而遇窮於樂毅。安境之惠。如羊祜而命厄於姜維。澄清有期。妖星已見。雍丘之變。天真不祐。哉。逃亡三月。敦反。武昌忠臣死。賊臣興所疾。于若僅一間也。

史論二編

卷四

祖逃北伐

二

王敦之亂

王導者王裁之子光祿大夫覽孫王敦則導從父兄也導年十四陳留高士張公奇之稱爲將相器數少有奇人之目尚武帝女襄城公主比晉亂元帝初鎮江東兩人同心翼戴成就威名至今傳上已觀導導敦騎從江南入望率拜道左中興造功於此焉始然導器識清遠桓彝許以管仲王敦昨曰潘潛知其噓人凡人本量素定議者先覺苟爲亂夫中情必見尉繚避秦政

史論二編

卷四

王敦之亂

三

王衍惡石勒有以也敦輔帝任征討未聞有大功卽斬華軼平杜弢咸資力於甘卓陶侃遂總江荆六州諸軍事稍失意卽罪狀君側兵指京師權重者易亂寵深者易怨物情實然導執機政亂生同本不能發奸未形止邪方矯仲父之訓何直以社稷爲三窟也敦據石頭加守尚書令無一策破賊反贊殺周顗戴淵是時與周札迎降呂猗姦詔幾無以異及明帝新立賊敦病篤始率子弟發哀遺書王含名爲正討此不過

畏天子方剛之年垂元凶難盡之氣所免門謀登心王室哉且元帝恭儉容言爲敦所逼憂憤疾崩敦雖未手弑帝其逆直弑也明帝決謀討賊溫嶠庾亮並握勝策導因勢鼓衆敦叛不聞同罪敦死則居首功晉趙穿弑靈公春秋專罪趙盾爲導者其何處焉王彬爲敦弟哀哭周顗責兄不軌大寧初敦復謀逆正色苦諫視導依違順逆觀望成敗賢不肖相去遠矣劉隗刁協抑損王氏窮爲逃虜甘卓稽留不進殺於周處

史論二編

卷四

王敦之亂

四

入臣赴義不勇禍與無義同爾顧颺說沈充斬錢鳳歸朝不聽旣而周光殺鳳吳儒殺充計皆出此心乎亂者禍福之說亦無以奪之天下之賊天下之愚也

蘇峻之亂

蘇峻少爲書生有才學仕郡王簿年十八舉孝廉永嘉之亂百姓流亡屯聚峻糾合數千家結壘最強衆推爲主射獵海濱青山中後歸順助討周堅有功王敦弑逆率衆赴京追破沈充石賊寇阜陵遣將韓晃擊走之其家世徵於王氏勲勞多於逆敦朝廷旣季寄江外精銳莫制以道漸銷可也庾亮復違朝議徵爲大司農峻乞補青州界一荒郡復不許遂從任讓匡衡計結

史論二編

卷四

蘇峻之亂

五

祖約作亂襲陷姑孰下壺出討戰死峻兵犯關蓋元帝永昌元年敦據石頭成帝咸和三年峻入臺城近距七年建康再難王國流離禍生強畔然敦三月入據四月卽還武昌內殺戴淵周顗外殺譙王承甘卓已智盡能索瀕死而大軍臨之王含王應非溫嶠等敵徒奔車敗執猶振槁蘇峻強賊善戰旣陷宮城盤桓不去溫嶠陶侃都鑒王舒等雖連塵雲進攻堅頑銳曠引日月非祖約潰奔歷陽蘇峻醉突被斬師必不克

史論二編

卷四

蘇峻之亂

六

是以峻正月犯關九月方死蘇彼據京城而處上流也蘇逸代領峻衆憤殺劉超鍾雅欲以崩離餘燼逆抗王師抑度其執窮猶敦死而應立爾滕合兵至獲逸斬之孽逞五月西軍力殄校之討敦勞逸有間賊在國中爲四方憂者不更急哉元帝之崩以憂敦庾太后之崩以憂峻二賊均乎弑矣然中興賢主顛蹙末路七歲幼君歆泣殿省司其責者非王導庾亮而誰陶侃握重兵居荊州溫嶠邀赴國難疑而未許旣攻峻不利復欲引還嶠與毛寶矢意痛諫方立大功否則幾爲甘卓矣嶠用委蛇斃敦忠直悟侃資友生之情趨國家之急微彭剛柔無不宜也

燕討段遼

慕容皝之與段遼及宇文逸豆歸。非仇讐也。慕容皝初立時。崔慧景結高句驪宇文段國謀滅之。鹿獒宇文牛酒。携三國心。遂破其衆。後段氏通和。皝乃息兵輯睦。皝繼鹿立。宇文乞得龜爲其別部。逸豆歸逐死。皝率騎往討。懼而請和。築榆陰安晉二城。還兩國。慕容平師可無出。乃連歲構兵。盡至勦絕。者開禍自慕容皝也。皝爲虢庶長子。權畧工射。膂力過人。永嘉初。說鹿與復遼

史論二編

卷四

燕討段遼

七

北奔宇文氏。逸豆歸忌其才名。佯狂自晦。皝遣王車遺以弓矢。逃歸故國。豫讓感智伯之國士。怨范中行之衆人英雄。託足豈昧。擇主哉。皝說皝擊高句麗。毀其城。進伐宇文。涉夜干。逆戰。被斬。逸豆歸走死。漠北其國散亡。皝誠負雄豪之才。棲遲逃虜。乘時發憤。不忘鳴劍。獨身一至而亡人二國。不祥甚矣。皝用法嚴峻。激輸出逃。有弟仁昭。不能柔和。而使之爲寇。昭雖賜死。仁據遼東。幸資海冰。襲破平郭。仁立擒誅。然骨肉生戎。宗族塗炭。卽得一勝。可乎。不可。賀也。柳城之敗。段蘭乘勢深入。翰恐滅本國。詭說不進。跡屬異域。心實在燕。後歸命立功。克酬初願。皝不釋憾。趣其仰藥。兄弟不容。山海負恨。彼龍顏版齒者。其人真少恩哉。石虎爲燕討遼。皝卽背之。稱師來征。名正力強。皝欲奔避。慕容根劉佩封奕等奮武不回。反覆趙軍。是周燕臣之善謀。亦適當趙虎之暮氣也。

史論二編

卷四

燕討段遼

八

趙魏亂中原 冉閔滅石氏

晉成帝咸和五年秋九月石勒稱帝。八年秋七月病死。九月石虎殺太后劉氏。石堪石生石朗皆死。九年十一月虎弑主弘及程太后。殺石宏。石恢。穆帝永和五年春正月虎稱帝。夏四月死。太子世立。其兄遵弑之。及太后劉氏而自立。冬十一月石鑒弑遵自立。十二月石閔幽鑒。殺胡羯二十萬人。六年春閔正月閔殺鑒。改國號魏。八年夏四月燕慕容恪等擊破魏。執閔殺之。自

史論二編

卷四

趙魏亂中原

九

勒初國至是歲僅三十有三年去劉氏二十六。年而國滅無幾耳。石虎勒之從子。祖曰荀邪。父曰寇。竟勒父朱幼而子虎。故或稱勒弟。虎性殘忍。勒將誅之。母王勒止。後卒篡逆。殺勒諸子。天生虎助勒成霸。又使虎斬勒後人。石勒之有虎猶劉聰劉淵之有曜。虎功同曜。惡則過之。是以曜取國於新。準有中興名。虎則直攫勒子而有之。罪不勝誅矣。虎少惑優童鄭櫻桃。連殺二妻。酷虐性成。寧肯馴擾人下。勒肉未安。妻子屠裂。

直以殺妻。故智施於勒。種子宣子遂。彼所愛。爾遂謀弑父。虎夜殺之。并其妻男女二十六人。宣使楊桓等殺弟韜。虎戮之。備極刑。父子天性也。啖肉咀血。顏色不慙。何怪他人殺其子乎。虎嬖劉曜幼女。生子世。張豺謀執政。說虎立之。又矯詔殺弑。遵懼而稱師。世等俱死。既卽位。召鑒等議殺石閔。鑒反告閔。閔遂劫李農等作亂。殺遵及母妻子。閔爲鑒所立。亦懼閔欲圖之。閔乃殺鑒。盡滅石氏。夫勒臣劉氏。忍殺曜。照及其族三

史論二編

卷四

趙魏亂中原

十

十餘人。虎又納曜女。生子石氏之禍。緣此起。報施當矣。然即使遂宣並存。世不立。遵鑒不亂。石氏亦必亡。何則。遂宣之惡等於虎也。家有惡子。害先同室。未成君則弑父。殺弟。既成君必破家。覆國。二人先虎而死。非二人之不幸。劉氏與世之不幸也。凶子死。幼子立。適弱肉而強食耳。冉閔父瞻。魏郡內黃人。勒破陳午。獲瞻。年十二。命虎子之閔。幼而果銳。虎撫之如孫。後顯名。昌黎立功梁嶺。胡夏宿將。莫不敬懼。及助遵討豺。遵

立欲誅閔。鄭太后止之。閔竟亡趙。其亦勒母王
氏之縱虎乎。燕僞乘亂興師。閔憤戰。馬鑿殺執
身斬龍城。石祗石琨又先亡周氏。遂絕大逆速
隕。何可長也。然閔家世中國。誅胡雪恥。志不忘
晉。臨江而呼。莫有應者。竟死於燕。使晉有人招
而用之。安知其不爲段匹磾哉。

史論二編

卷四

趙魏紀中原

十一

江左經畧中原

晉之圖復中原也。庾亮謀而未行。庾翼庾冰褚
裒殷浩行而無功。桓溫有功矣。而復不終。豈函
夏竟不可復哉。夫庾亮表請伐趙。在成帝咸康
五年之春。時石虎無道。內有子禍起。而圖之雖
功非旦夕。勵兵伺隙。事有可爲。郭城一挫。亮謀
遂解。燕王皝遣劉翔獻捷。京師請趙期大舉。共
平中原。晉人不應。明年春而亮亡矣。成帝咸康
八年崩。康帝卽位。建元元年秋。卽詔議經畧中
原。任之者亮弟翼也。庾冰桓溫譙王無忌皆與
同志。二年帝崩。穆帝卽位。冰翼尋卒。桓溫滅蜀
成大功。石虎死。石遵弑。太子世作亂。褚裒表請
伐之。亦百世一時也。魯郡民五百餘家起兵附
晉。河北遺民二十餘萬渡河來歸。石苞謀攻鄴
雍州豪傑。遣使告晉。司馬勲率衆破之。三輔多
殺守令以應。遂拔宛城。大勢漸舉。竟以無援。隕
衆輕還。喪功哀乃慚。卒顧其時趙則石鑒弑。遵
石閔弑。鑒矣。夫中原之謀。亮圖於成。康翼冰圖

於建元袁圖於永和皆踰年病亡歷王有三功
無一濟敵國可乘老成先謝意者天心雖欲亡
趙亦不樂於與晉也永和六年朝廷復謀進取
獨仗殷浩不任桓溫遂開疑貳挑襄歸命浩不
能用反追襲之浩固書生內樹溫敵外來襄寇
能無敗乎永和十年溫奏廢浩帥師伐秦捷於
藍田三輔皆降十二年督軍討襄敗之伊水遂
入洛陽修謁諸賊並戍而還其功甚盛然自此
溫不可制晉室漸亡矣夫亮等有復中原之心
史論二編 卷四 江左經界中原 十三

史論二編

卷四

江左經界中原

十三

而無其才溫有復中原之才而無其心才短者
至死不能立功才大者功高不爲主用是以石
氏亂亡無裨王室之弱強臣北伐更益蕭牆之
憂也

桓溫伐燕

晉穆帝升平二年冬燕陷河南荀美伐之不克
以郝曇督徐兗軍事三年諸葛攸伐燕敗績冬
十月謝萬郝曇復伐之曇病引還萬衆潰免爲
庶人哀帝隆和元年燕呂護攻洛陽桓溫遣兵
救之秋七月燕師引還興寧二年夏燕陷許昌
汝南陳郡秋陷河南諸城三年陷洛陽沈勁死
之帝奕太和元年寇兗州陷魯高平數郡四年
夏溫帥師伐燕秦人救之秋九月溫及燕人戰

史論二編

卷四

桓溫伐燕

十四

于枋頭不利而還袁真以壽春叛降燕晉自升
平以來燕屢入寇晉輒敗北十數年間喪師失
地爲國大辱謝萬矜豪傲物美雲才非折衝其
奔潰固宜獨桓溫雄豪逸氣文武奇才戡定岷
峨威懷三輔自謂英猷不世勳績冠時乃猶路
阻石門兵摧襄邑豈燕實強不可與敵抑溫謀
有所未盡也方溫師發姑孰將自兗州伐燕郝
超憂其道遠河淺漕運難通至金鄉果困溫使
毛虎生鑿鉅野引汝水會于清引舟自清入河

涉危道超復非之進溫二策上則舉衆趨鄴次則頓兵河濟溫俱不聽師老根竭燕秦兵合焚舟却走敗于東澗劉惔嘗稱溫爲孫仲謀晉宣王流亞輿師若此英雄笑人矣溫滅蜀以後心輕朝廷奏廢殷浩大權在握伊水戰捷其氣益驕慕劉琨而不得歡王敦爲可人總師征伐志不在敵復諫自用則曰予雄是故枋頭之役桓溫兵五萬而敗肥水之戰謝玄兵五千而勝雖兵家勝負不常亦可爲臣心順逆之明鑒也溫

史論二編

卷四

桓溫伐燕

十五

恥覆敗歸罪袁真真怨溫誣已據壽陽自固潛通燕秦夫陶侃敗于杜魯王敦引咎毛寶沒于邾城庾亮求貶溫不知責已驅人以叛其于真也猶殷浩之激姚襄謝尚之激張遇耳溫屯山陽帝奕不敢問罪反犒以牛酒使會稽王昱會于徐中溫竟發徐兖州民築廣陵城徙鎮之國君將亡先亡賞罰宜又明年冬溫入朝而帝廢矣

桓溫滅蜀

李特以惠帝太安元年起兵至李勢以穆帝永和三年滅君六世凡四十六年視劉石延祚少長矣獨國家巨擘反啓于李班之立世譏雄蹈匹夫之小節昧傳國之大統比之宋宣公吳餘祭何不幸也宋宣公舍太子與夷立穆公穆公又舍公子馮而立與夷華督弑之其稱辭曰殤公卽位十年而十一戰民不堪也吳王餘祭卒立弟餘昧餘昧卒欲授弟季札季札逃去餘昧

史論二編

卷四

桓溫滅蜀

十六

子儵立公子光使專諸行刺彼知儵無骨體之臣陰納賢士以勝之也今李班仁孝過于宋殤雄子越期才不若光雄舍已子而立兄子雖曰讓國猶之與賢乃白氣帶天順宮作難班方就哭泣旋遭劒鉞天禍善人所遇更出周晉吳登下悲哉李期篡國刑政無章殺李載脫李霸李保李攸大魚豕犬變生宮禁衛壯勸李驤子壽發兵而西遂克成都廢期徙越在位五年卒子勢卽位有姿貌善俯仰多殺直臣蜀人不附桓

溫出征袁喬督戰師抵城下勢叩頭而縛封歸
義侯穆帝升平五年死于建康得之也暴其亡
也亦疾父爲叔帶子爲劉禪勢于是時常恨壽
不早從龔壯言稱藩晉朝也壯絮已自守與龔
秀齊名父叔爲李特所害積年不除喪壽戍漢
中壯說以取蜀臣晉觀其奇節偉行東漢田疇
之流也疇痛劉虞死于公孫瓚北歸不仕又忿
烏丸賊殺冠蓋引曹操兵出盧龍討平之壽以
官則誓死泣辭壯假壽殺李特孫期雪其私仇

史論二編

卷四

桓溫滅蜀 十一

又欲壽歸晉明臣節苦言不從遂稱驛卿終身
不至成都漢晉之亂天下無王久矣天地不滅
君臣不絕者兩人力也壽用壯言而身霸不用
其言而子亡維忠與孝可以長久十年天子不
如百世諸侯誠然哉

桓溫廢立
桓。之。有。溫。郗。愔。之。有。超。不。如。沈。充。之。有。勁。哀。
哉。龔。爲。漢。桓。榮。九。世。孫。早。獲。盛。名。有。人。倫。識。鑒。
贊。明。帝。伐。王。敦。有。功。蘇。峻。之。亂。糾。義。討。賊。城。陷。
不。屈。爲。韓。晃。江。播。所。害。賊。平。追。贈。五。子。並。顯。溫。
其。長。男。也。郗。鑒。當。趙。王。倫。時。卽。著。節。朝。廷。後。剪。
滅。敦。峻。爲。晉。純。臣。長。子。愔。忠。孝。繼。父。志。生。三。子。
超。最。知。名。兩。人。家。世。忠。貞。兼。擅。才。望。溫。年。十。五。
枕。戈。泣。血。志。復。父。仇。年。十。八。殺。江。播。三。子。時。人。
史論二編
卷四 桓溫廢立 十一
稱其孝義既功高位重遷大司馬超以曠世之
度爲其參佐英雄同室共獎本朝追祖父之志
成萬世之名陶侃溫嶠當嘆弗如乃溫雄武專
朝鏡觀非望郗生入幕日夜助逆彼卽薄王導
不爲何至以敦自處也枋頭之敗溫不思愆責
擁兵築城比捷壽春擒袁瑾朱輔功不覆罪超
反勸其速行大事鎮壓四海夫曹操弑伏后司
馬師廢曹芳皆當功名震主之時人心憎而不
動獨溫反因兵敗欲爲伊霍不能振威疆場大

刷。國。耻。而。發。謀。廢。立。與。釋。內。愧。王。室。之。衰。也。大。臣。專。征。喪。師。君。不。罪。臣。則。臣。反。罪。君。若。曰。不。如。是。則。子。有。慚。德。于。天。下。也。帝。爽。哀。帝。母。弟。在。位。五。年。守。道。無。過。溫。誣。以。床。第。稱。其。寵。嬖。人。生。三。孽。遽。取。聖。綬。乘。輦。車。出。神。獸。門。羣。臣。啼。吁。莫。能。抗。節。賢。如。王。彪。之。亦。詭。隨。儕。俗。取。霍。光。傳。定。禮。儀。疾。風。板。蕩。其。誰。與。立。會。稽。王。昱。元。帝。少。子。清。虛。寡。欲。尤。善。玄。言。溫。迎。立。之。未。幾。災。惑。告。變。年。五。十。三。崩。于。東。堂。計。其。爲。天。子。僅。九。月。耳。帝。奕。

史論二編

卷四

桓溫廢立

十九

廢。徙。吳。縣。逃。于。酒。色。幸。保。天。年。武。陵。王。晞。好。習。武。事。母。子。俱。死。昌。邑。以。清。狂。得。全。定。陶。以。親。賢。被。遣。危。亂。之。朝。政。不。在。上。難。乎。免。矣。溫。廢。帝。奕。還。鎮。姑。孰。卽。敦。之。據。石。頭。而。還。武。昌。也。殺。武。陵。殷。庾。以。立。威。卽。敦。之。殺。周。戴。譙。王。也。簡。文。方。崩。孝。武。新。立。溫。入。朝。求。九。錫。無。何。病。薨。卽。敦。之。復。反。而。身。先。死。也。王。含。王。應。不。收。敦。惡。父。子。沉。江。桓。沖。能。脩。溫。闕。宗。族。復。振。爲。亂。賊。者。尤。望。有。賢。子。弟。哉。

苻氏據長安

苻堅篡位附

臨。渭。氏。蒲。氏。其。先。云。有。恩。之。苗。裔。至。洪。改。姓。苻。氏。者。以。識。文。有。草。付。應。王。又。其。孫。堅。背。有。草。付。字。也。洪。當。永。嘉。之。亂。散。千。金。召。豪。傑。士。宗。人。蒲。光。蒲。突。推。爲。盟。主。後。歸。石。虎。領。帥。關。東。石。閔。勸。虎。除。之。不。聽。石。遵。立。去。其。都。督。怒。歸。枋。頭。據。衆。十。萬。自。謂。居。形。勝。地。冉。閔。慕容。僞。可。指。辰。而。殄。姚。襄。父。子。克。在。數。中。取。天。下。易。于。漢。祖。乃。中。州。未。定。麻。秋。鳩。行。飲。恨。而。沒。其。人。暴。君。不。能。殺。而。

史論二編

卷四

苻氏據長安

二十

命。絕。于。孟。酒。宴。安。鳩。毒。其。可。懷。乎。苻。健。洪。第三。子。初。生。時。有。大。熊。之。祥。長。勇。果。便。弓。馬。好。施。善。事。人。甚。爲。石。虎。父。子。所。親。愛。虎。忌。殺。苻。氏。獨。不。害。健。旣。代。父。位。服。氏。羌。諸。酋。遂。杜。洪。張。琚。國。號。大。秦。竟。稱。皇。帝。至。置。來。賓。館。以。懷。遠。人。起。靈。臺。與。百。姓。約。法。三。章。張。靖。太。平。言。將。不。虛。可。謂。心。奢。願。極。遽。寢。疾。亡。年。僅。三。十。有。九。知。其。意。猶。有。未。足。也。健。長。子。苻。先。戰。死。殭。后。欲。立。少。子。柳。健。不。詐。信。讖。言。立。第三。子。生。健。死。生。立。淫。過。劉。聰。

而無文虐愈石虎而不智三羊五眼必蹈因終
苻氏以悲興其文亦有信不信哉苻堅健勇雄
子也漳水感孕少有奇祥健初入關夢天神遣
使者朱京赤冠命拜堅爲龍驤將軍翌日築壇
授之堅揮劔播馬志氣感厲士卒莫不憚服苻
生好殺國不堪命薛讚權翼等說堅舉大事率
壯士入雲龍門遂行廢武時日曷喪誠不終朝
然生幼無賴祖洪欲殺之雄力勸止活生者雄
殺生者堅父子之間何殊趣也使雄不死生其

史論二編

卷四

苻氏據長安

主

免乎彼笑太白入井爲渴聞虎狼食人而喜卽
雄在亦難一日而忍此也健疾病時苻菁謀殺
生自立不克死令菁計行生不立秦國士民可
無荼毒乃天旣爲生誅菁又縱生以殺秦人二
年而生遇弑好生之謂何意者天其絕秦也健
始從父言欲殺生旣愛其勇授以位臨終教其
漸除酋帥大臣子惡不知又導以殺齊蕭鸞踵
之東昏效之而國亡矣

苻秦滅涼

自張軌爲涼州至天錫而國亡凡九世七十六
年矣天錫驥之少子弑玄親自立時年僅十八
旣荒聲色不恤政事寵梁景劉肅廢嫡立庶人
情怨懼苻堅大師來寇席劂議降衆怒其老怯
勒兵抗戰馬建背叛掌握死難不得已襁縛歸
秦封歸義侯秦亡入晉年六十一卒其頑鈍善
全同於李勢而悖逆過之悠悠中朝銀黃再襲
老死爲幸然張氏世篤忠貞夙後竟以篡弑亡

史論二編

卷四

苻秦滅涼

二十二

國張祚之罪可勝言哉祚爲重華庶兄先悉重
華母馬氏重華卒子耀靈立祚結趙長尉縛等
議立長君馬氏從之遂篡位弑耀靈又逼重華
妻裴暴亂未嫁子女國人咸賦蕭艾之詩惡浮
於石虎苻生矣張曜與兵左右奔散祚暴尸道
左衆稱萬歲曜立玄觀兄弟強盛謀不軌宋混
討夷之混亡張邕滅宋氏玄觀進叔父天錫與
邕同輔政天錫惡邕驕淫滅之玄觀旋遇弑張
氏自重華以後耀靈立一月祚立三年玄觀立

九年無一今終者要其作偏則祚也張軌忠晉
寔茂駿重華效之四世不改張祚弒逆璿天錫
教之亦四世乃絕忠孝之風一變而亂賊勢不
再復者何也羅靈君也祚賊也祚殺羅靈爲弒
君璿殺祚爲討賊君而遇弒國人猶哀之賊而
成君人無不欲殺也玄觀自七歲立至十四歲
遭害其國數用兵宋混宋登殺璿張邑殺宋澄
天錫殺邑咸以討賊爲名久之天錫直弒玄觀
代之而國人不驚錄是知國家大事非獨廢立
史論二編 卷四 符秦滅涼 十三

符秦滅燕

劉聰在位九年亡於子黎石虎在位十五年亡
於子世二虜淫暴禍不及身慕容皝無道不若
是甚也國覆家竄爲泰臣僕既謀殺苻堅事敗
族滅亡王之禍皆身親之何哉慕容皝有太子
日暉賢而早卒立第三子暉鮮今德僞寢疾欲
以國屬太原王恪恪固辭僞薨羣臣復欲奉恪
立之不可乃止僞立二十一年竟亡燕祚季札
讓國而吳亂恪其有餘責乎然恪疾終未嘗不

史論二編

卷四 符秦滅燕 十四

薦吳王垂也恪智勇俱濟垂才兼將相生而同
朝沒則代政周召親賢蕭曹夾輔終暉之世國
可再霸不虞恪亡垂奔三四年間二哲往矣三
良深黃鳥之哀伍員甚楚國之懼苻秦接壤忽
爲寇讐堅與王猛登暉評敵哉堅自弒君以來
國分爲五兄弟攻殺苻法苻騰苻雙苻廋等或
死或畔內隙積深慕容德慕容垂請僞出討慕容
評弗聽秦遂日強評與可足渾太后謀誅垂
慕容楷蘭建勸垂生發垂悲不忍亡而之秦堅

禮用之。卽大舉伐燕。王猛鄧羌擊敗慕容評。長驅圍鄴。韓卽遁逃。爲郭慶巨武所執。蓋燕不能乘秦之敝。秦卽邀燕之隙。堅之圖燕也。謀生於慕容恪之死。兵發於慕容垂之奔。使燕有人焉。秦必不能得志也。且燕方勝晉。中國患之。垂一出而秦人入以全盛之燕覆於方定之秦。疾若風雨。師不再駕。恪之生死燕之治亂也。垂之去留燕之存亡也。伐燕之舉。垂未嘗與。但秦猶垂而師壯。燕無垂而國空。此作史者所以思由余

史論二編

卷四

符秦滅燕

三十五

哀囊瓦也。然垂奔燕亡。猛死秦亂。堅能滅燕而不知鑒燕其敗也。與慕容暉等。暉雖死猶及身。見堅亂悲夫。

慕容叛秦復燕

慕容垂號之第五子也。以功名爲燕主暉所忌。懼而奔秦。符堅重禮之後。卽背堅攻秦。自稱燕王。姚萇者。弋仲第二十四子。少隨兄襄征伐。三原之戰。符堅殺襄。萇率諸弟降於苻生。堅用爲將。累有大功。卒謀叛自立。國號後秦。執堅於新林佛寺。夫垂之負德甚於萇。萇之逆節倍於垂。兩人者皆所謂奇水覆舟。養獸反害也。然符堅雄主。平燕定蜀。擒代吞涼。五胡之盛。莫與比烈。

史論二編

卷四

慕容叛秦復燕

三十六

使善守其國。無怒晉而喪師。垂萇雖豪。終身臣服。惡能動哉。堅謀伐晉。愛妻少子。皆知其敗。勸行者獨慕容垂。姚萇與良家子耳。苻融言鮮卑羌虜國之仇讐。常思風塵以逞志。良家少年。不開軍旅。苟爲諂諛。會主之意。其論利害審矣。堅終不聽進鏡而驕。謝玄兵渡肥水。戎騎百萬。須臾靡潰。視曹操赤壁昭烈。虎亭禍更不支。兵多易敗。堅實涉凶。慕容氏居秦久。英雄連袂。志圖恢復。恨無其便。堅敗淮南。垂一軍獨全。堅手騎。

來赴慕容寶等勸垂殺之復燕易于反掌垂謝
 不忍其時猶感恩知已俟戮他日也丁零翟斌
 兵起堅命垂征討資寇以兵安能無變于是慕
 容泓起于華陰慕容冲起于平陽咸與秦敵皆
 垂所召獨姚萇從苻融出擊泓諫其輕敵融不
 從敗死堅斬萇長史萇懼亦反執堅五將山幽
 於別室遂縊之彼爲討慕容而出慕容未嘗弑
 君彼先爲之何以謝天下乎蓋慕容垂志復燕
 者也姚萇志滅秦者也復燕者返其侵地完其
 史論二編 卷四 慕容復燕 二十七

故疆燕秦並存可也滅秦者以下弑上勢不盡
 不止矣慕容冲攻長安堅尚可背城力戰忽歐
 識書逃奔五將時所慮者惟燕與西燕不虞後
 秦執之以歸也堅窮困亡命執于燕執于後秦
 等死耳然燕執之堅與分地而盟尚可無死後
 秦執之欲爲夫差釋勾踐其能乎堅不遇垂而
 遇萇堅誠不幸然垂得萇而有復國之實無弑
 主之名堅之不幸未始非垂之幸也萇既弑堅
 秦譬後秦深于兩燕自是萇日戰于君臣垂日

戰于宗族姚興殺苻登而後秦始與垂殺慕容
 永而燕始大寃之萇死一年秦方滅西燕滅一
 年垂卽死兩人年逼衰老國人國祀彼日暮途
 窮倒行逆施者亦可畏哉

史論二編

卷四

慕容復燕

二十八

丁零叛燕

行堅之敗於泥水而歸慕容垂也。執之止一夫力耳。慕容垂勸垂早圖垂弗聽也。昔項王被走彭越投榮陽烹周苛殺縱公屠韓王信遂圍成。皇漢高帝而逃獨與滕公載北渡河馳韓信修武壁將其軍乃復振令韓信是時取漢高無異。凡上肉顧不忍反資以兵漢竟有天下信則族誅今待堅困敗赴垂生死惟命垂感微恩以兵授之獨不慮堅爲漢高乎。堅比至洛陽衆十餘

史論二編

卷四

丁零叛燕 三十九

萬垂請奉詔書鎮慰北鄙權翼請堅勿許堅亦縱之翼遣壯士邀於河橋垂結草筏易衣馬始免設一失計身死不暇安能脫條籠振絕業哉。丁零翟斌者秦之衛軍從事中郎也反於河南堅檄書使垂討之垂卽斬吏燒亭襲殺苻飛龍與斌合前者堅就垂而垂舍之今者垂離堅而卽與堅敵釋掌握之易尋鋒矢之難等叛耳不順取而逆行何心乎抑英雄舉事不乘人險兵交在下無居首名前之縱堅所以明義後之從

史論二編

卷四

丁零叛燕 三十九

斌叛則有辭觀垂上表論列稱堅單馬來奔奉衛非苻苻不苻驕譏忌見迫丁零夷夏推爲盟主令終不遂泣望西京知其心慚倍德亦不樂以畔人自處也斌恃功驕縱潛謀叛垂事洩受誅後翟真翟成翟遼翟釗等反覆構難雖敗死繼告垂亦苦兵釗奔慕容永戰爭始息後釗復謀反永殺之丁零種衰且盡矣夫堅不蚤殺垂國家立覆垂不蚤殺斌用兵日疲豈垂之智計反不及其子寶哉群叛相聚孰必爭雄大爲楚漢小爲張陳未聞有始終無繫者也王莽篡漢宗室舉義南陽下江附劉續新市平林附劉玄謀出同族讐猶質首何責於鮮卑丁零乎斌始畔秦慕容鳳等歸之勸其秦垂卒滅翟氏者慕容氏愚哉斌也然垂起兵復燕慕容泓慕容冲應之燕將殺泓立冲稱西燕段隨弑冲隨誅忠立忠復被弑而永立永自帝垂擊殺之一燕也而魚肉若此斌又不足道矣

拓跋與魏

晉世五胡雲擾中原分十有六國宋初猶存五國而赫連沮渠最後亡至文帝元嘉十六年始盡入于魏創業者則珪也珪之先世有天水生男之祥諺云詰汾皇帝無婦家力微皇帝無舅家其事誕不足信若猗盧之善用兵鬱律之雄北方什翼犍之脩祖業則未可謂非人傑也猗盧與兄猗兜從晉東嬴公騰擊破劉淵及劉虎白部劉琨結爲兄弟藉其兵力敗斬沖劉粲等

史論二編

卷四

拓跋與魏

三十一

立功王室庶幾張軌慕容皝其盡得陞北地豎代王豈僭哉猗盧愛少子比延疏長子六脩而被弑普根攻六脩滅之討賊之正也普根卒子又蚤死國人立其從父鬱律猗兜妻惟氏忌而殺之其子什翼犍方在襁褓匿母袴中乃免後翳槐死拓跋孤親迎于趙讓之以國請方歸服長孫斤謀弑什翼犍世子寔格殺斤寔亦傷脊死珪其遺腹子也寔君弑父珪從母走依賀訥屢蹈死而脫雖賀氏之智劉庫仁梁六眷尉古

史論二編

卷四

拓跋與魏

三十二

真諸臣之忠足以濟險抑天將興魏其人固不可得而殺也夫中原土地始併于苻堅繼歸于後魏淮漢川蜀以北稱中國王者不能有也然前秦之興自苻洪始歷健生堅不登崇凡六王共四十二年爲姚興乞伏乾歸所滅魏則起道武登國元年止孝武永熙三年凡十三王共八十九年傳國脩促殊矣珪于晉孝武太元十一年卽代王位改國號魏至安帝隆安二年穆皇帝在位二十三年子紹弑之禍與猗盧什翼犍同三人皆拓跋氏英傑並厄子禍其才能大瓊字警荒服而不察蕭牆豈見遠者遺近圖大者忽微哉猗盧之弑繇愛少子什翼犍之弑繇繼嗣未定釁雖積漸尚可恕曰人倫之不幸也珪悅賀太后妹貌美殺其夫納于宮中生清河王紹紹年十六無賴珪將殺之反遇弑太甲云自作孽非歟唐太宗取隋天下而失之巢刺王妃明皇戡唐大難而失之壽王妃楊氏皆不知鑒珪也夫

魏伐後燕

晉孝武帝太元二十年夏五月燕遣其太子寶擊魏秋七月降其別部進軍臨河九月魏王珪將兵拒燕冬十月燕軍夜遁十一月追至參合陂大敗之二十一年春閏三月燕主垂襲魏平城克之夏四月還卒于上谷太子寶立秋八月珪擊燕九月慕容農敗走魏取并州冬拓跋儀攻鄴慕容德擊破之安帝隆安元年春正月德又破儀燕與魏勝負角見殺傷相當卒至國破

史論二編

卷四

魏伐後燕 三十三

君弑者豈盡戰之罪哉病在焉老而不知擇子寶暗而嗣致家難也垂初立第四子寶爲太子時後段后言其才弱恐麟爲患請擇農隆付以大業垂不聽寶立卽弑段太后身爲賊子欲使弟恭子孝難矣隆安初魏圍中山久城中將士皆思出戰高陽王隆力請從衆麟固止之慕容皓謀殺寶立麟蘇泥告反皓斬關奔魏麟又劫北地王精弑寶精守義死麟奔丁零時寶召會赴難在道寶恐麟逆奪其軍遂謀棄中山走保

龍城夫人心欲戰而退之大固可守而去之寵弟作難越在草莽惟賴愛子奉衛周旋無頑堂意會復懷憾謀誅二王廢太子隆死帳下農中重創寶斬會不殊會勒兵反攻寶馳龍城夫寶之坐困中山而不敢戰也所懼惟魏處不及麟麟亂出亡所懼惟麟慮不及會會又背父寶則安歸一人之身敵國難之其弟其子復難之寶殆將死矣慕容詳殺會麟殺詳魏王珪逐麟奔鄴寶還龍城可幸休息乃更圖伐魏士心嗟怨

史論二編

卷四

魏伐後燕 三十四

段速骨等因衆作亂蘭汗擊殺之遣使迎寶寶入城被弑寶卽位逾年日雖鋒鏑前欲避魏兵而不能避麟會後欲避段速骨等而不能避蘭汗兄弟蹂躪則彌滿內則滅頂寶真窮哉長樂王盛寶之庶長子沉敏多謀畧補垂興復有功寶赴蘭汗盛流涕固諫不從寶遇害盛幾死者數矣外依蘭氏內行離間卒誅汁等犯險忍辱克還舊物楚昭反平王之困燕昭雪子會之耻未若是難且烈也享年二十九竟遭賊傷天不祚

燕矣。垂少子趙王麟佐實弑段。后。其試實
通實失國而死。慕容詳守中山拒魏麟襲殺之。
上尊號于慕容德。既復謀反。爲德所誅。彼實恥
首不免夷戮。然猶恨其緩死也。

史論二編

卷四

魏代後

三十五

僞楚之亂

孝武帝在位二十一年。弑于張貴人。當國者會稽王道子。隱而不問也。安帝初立。王恭兵起。所稱討者。王國寶。王緒亦釋貴人不問也。道子斬國寶。緒以謝過。恭始還鎮。兵可以止矣。未幾復反者。庾楷。詭之也。王恭用兵。殷仲堪應之。劉牢之恭所厚也。桓玄揚仲堪所任也。牢之附恭。則背恭。附司馬元顯。則背元顯。附玄。則背玄。反覆速死。宜矣。恭信牢之而死。仲堪畏玄而死。仲堪救仲堪而死。牢之討玄而死。歷觀諸人之死。皆桓氏先驅也。恭再興晉陽之甲。牢之止之。不聽而敗。後雖負恭。其初心尚未欲亂也。玄與仲堪期。憤不得志。說仲堪舉兵。直亂首矣。王恭仲堪無爲亂之才。而有可用之兵。玄與牢之。仲堪無可用之兵。而有爲亂之才。是以牢之必用恭。玄仲堪必用仲堪。其亂始成。牢之工于叛人。玄佯期心乎賊。晉繩以春秋誅意之法。首誅者玄。佯期次之。牢之又次之。久之諸人俱斃。玄反居

勝勢者何也。半之殺恭仲堪之勢。孤矣。仲堪勢
 孤。則半之當併力以攻仲堪。半之不攻而玄攻
 之。于是仲堪俟期死而半之益孤矣。半之既歸
 元顯。必當從之討玄。又懷貳心與玄連和。於是
 元顯被執。玄入京師。半之益窮無所之矣。斯時
 也。非半之併玄。卽玄併半之者勢也。然玄能併
 半之。半之不能併玄者。亦勢也。同爲亂賊而諸
 人皆以勢歸玄。天下孰得有難之者乎。玄其可
 以無君矣。惟玄可以無君而玄之罪彰。惟玄自
 爲天下莫有難之者而難之者起。劉裕劉毅
 何無忌等乘間一呼。大師咸集。建康江陵。旌指
 鋒潰。玄始猶挾天子而逃。既則失天子而身喪
 矣。然後知玄本無能而仲堪半之等前者之自
 爲計失也。誅君側之惡者其名美而其事危。動
 四方之師者聚之易而散之難。王殷起兵不哀
 孝武之崩而但修私憾。半之歸正不明討賊之
 義而欲圖國隙。遂至仇人方修而強臣薦興。王
 室既搖而臣躬不保。事始幾微禍成板蕩。玄又

史論二編

卷四

僞楚之亂

三十七

拱手以勢歸裕而東晉竟亡矣

史論二編

卷四

僞楚之亂

三十八

盧循之亂

孫恩孫泰之兄子也。盧循恩之妹夫也。徐道覆循之姊夫也。泰死恩起恩死循道覆起恩智於泰循智於恩道覆又智於循盜賊之典後來者銳非劉裕烏能定乎。然孫泰本孫秀族人浮狡有小才師事杜子恭得其秘術炫耀爪刀無他異能獨以交結王雅及司馬元顯稱善養性躡取郡守私合徒眾欲窺晉祚朝士莫敢顯言謝輒發奸始行誘誅當其萌芽與張讓之黃巾何

史論二編

卷四

盧循之亂

三十九

異哉。恩逃入海聚亡命攻會稽撲滅甚易。王凝之信奉天師自撤兵備開門而揖城陷身死鬼兵不來大盜日熾會稽內史實爲罪魁謝琰劉牢之轉鬪前克恩懼東走棄寶物子女官軍競取之錚是得脫琰無緩懷武畧復敗死於恩其覆轍猶疑之也。劉裕立功墜岸連擊破恩窮沉海衆號水僊亦孫泰之蟬蛻乎。盧循者謀之曾孫雙眸炯徹瞳子四轉善草隸奕碁沙門惠遠素知其不軌恩亡餘眾推循爲主既執吳隱

之居廣州貢獻朝廷意欲常保嶺外徐道覆力說其乘虛襲建康勉強出兵殺何無忌敗劉毅勢遂橫決聞劉裕師還震駭失色道覆請循於新亭至白石焚舟直上敎道攻裕循疑不聽師老淮口退還尋陽裕分兵追擊劉藩孟懷玉斬道覆於始興杜慧度斬循於交州二賊盡平恩死時先鵠妻子妓妾後沉於水彼與恩盜術同其死法亦同然令道覆計行將以英雄自爲也曷至速滅哉裕克南燕方議留鎮下邳經營司

史論二編

卷四

盧循之亂

四十

雍循等入寇乃引軍還還何劉喪敗建康孤危孟昶欲奉乘輿過江飲藥死諫裕仗義決謀轉敗爲勝忠動國門功造京社賊失之於怯裕得之於勇猜孫者勝不償負善斷者危可復安觀劉裕之驅馳神武益恨王凝之謝琰之養寇何無忌劉毅之輕敵矣

譙縱之亂

譙縱稱王於晉安帝義熙元年之春。死於九年之秋。鴟鳴數載。顛覆隨及其出成都而奔也。女固止之。請死先人墓。不聽。投譙道福於涪道。福怒。投以劍。去而自縊。彼志圖興王而智窮。女子岷峨在握而投足無路。可謂窮矣。縱祖猷之有重名於西土。縱少謹。慎蜀人愛之。爲安西府參軍。毛瑛東討。桓振梁州人不樂遠征。侯輝陽謀作亂。逼縱爲主。縱赴水投地叩頭固辭。不得。

史論二編

卷四 譙縱之亂 四十一

已而登輿滅毛氏。稱成都王。自是毛修之被困。劉敬宣喪師連年無功。重朝廷憂。縱始畏作賊。久之居然賊矣。忍死須臾。萬世爲戮。斯亦足爲執節不堅。貪生昧義者戒也。劉裕遣帥失利。既懲黃虎之敗。決遣朱齡石授以兩書。至白帝乃發。克平模而成都失守。拔北城而南城立。潰雖齡石劉鍾長於用兵。司惟愷者則裕也。桓謙連逃之餘。縱請於秦合兵入寇。劉道規擊斬之。桓石綏起兵洛口。爲傳詔所誅。桓氏遂滅。夫桓玄。

大逆夷族未盡至。謙始蕩無遺。種亂臣賊子欲望顛木。繇葉其誠難之。然覆桓者謙。悞謙者縱。縱身未死。桓宗已絕。叛之爲害也。非徒自禍必兼禍人從之者。其何利乎。譙道福憤縱棄城墮功業。散金帛以結士。欲力戰保蜀。衆散出走。廣漢人杜瑾執送之。斬於軍門。與縱斬於王志一也。馬耽始從縱亂。及縱奔封倉庫以待王師。朱齡石徙之越雋。耽知不免。先引繩死。齡石果戮其尸。嗚呼。充譙縱始事。固辭之義。馬耽臨死見

史論二編

卷四 譙縱之亂 四十二

幾之明。卽爲忠臣不難而臨岐一謬。斷首莫贖。死生是非分於旦晚。其間尤貴早辨哉。

呂光據姑臧

呂婆樓苻堅佐命臣也。其子光復有大功於堅。若史書所載刺張蚝敗苻興乎慕容暉滅李嵩擊苻洛其最著矣。堅欲圖西城命光出討太子宏執其手曰君器相非常必有大福宜深保愛。既泥流稽首帛純出亡破僧胡七十萬騎王侯降者三十餘國光入龜茲城大饗將士賦詩言志不賓之胡貢款屬路使光是時撫綏既定振旅還秦則名高張騫忠比班侯玉門陽關世記

史論二編

卷四

呂光據姑臧

四十三

其績乃忽囑姑臧自領涼州何也說者謂苻堅喪敗長安危逼光歸無途莫若據國自雄壯秦藩籬然以晉紀攷之孝武帝太元七年九月秦遣光擊西城九年破龜茲十年九月擊涼州殺刺史梁熙而代之堅則太元八年之冬敗於晉十年之秋弑於姚萇十一年冬光得堅凶問始自稱酒泉公是光據涼州時堅尚未死也國若蒙難大兵掌握設統駿馬銳師與梁熙抗義入援慕容垂姚萇等未始不憚其威名斂戈解散

於是出故王於窮山復京師之舊宇夷夏承風燕秦混一較之偏安玄漠迹蒙不順豈徒魏賢寶融之懸殊哉梁熙文雅有餘機鑒不足不能納楊翰之言距守高桐伊吾二關爲光所敗張大豫爲天錫世子魏安人迎立之誅叛復國事可以濟乃遣王穆正誨戰而亡兩人才智不及光什一宜其覆隕獨光才過人之能負風世之望校圖外方若與燕秦相應示泮宋皓守義被殺毫無怍情雖其罪稍減垂長敢於無君則

史論二編

卷四

呂光據姑臧

四十四

一也昔苻重鎮洛陽以光爲長史重謀反堅聞之曰呂光忠孝方正必不同也馳使令光檻車送重以今觀之忠孝安在哉光少好鷹馬時人莫識唯王猛異之然猛能知慕容垂之驍叛不能察呂光之二心知人其誠難矣

乞伏據金城

乞伏部著於乾干盛於述延至司繁降苻堅國
稍微矣堅使鎮勇士川部衆復集及國仁代鎮
會堅寇晉因而逞亂彼蓋決之天道知堅必敗
割據一方有得無喪其僭竊同呂光智則過之
且光苻氏世臣出討龜茲仰思留居鳩摩羅什
勸之東歸遂殺梁熙取姑臧國之大叛罪甚無
將罔仁則隴西故墟舊部士馬世業足雄幸僥
風庭歸國興復事近寇暴情殊亂賊是故後涼
史論二編 卷四 乞伏據金城 四十五

仁在位四年死子公府冲幼國人立其弟乾歸
斬楊定敗呂延諸歸入朝視罷來貢聲振邊服
地連隴巴誠鮮卑霸王矣姚興師至乾歸修言
梟翦欲一舉而并關中忽窮敗北哭辭豪帥奔
秃髮利鹿孤以彼阻守金城追師未及聚衆力
抗可無越境驟敗遽逃輕於棄國豈可與古公
杖策昭烈南奔同日道哉既復背秃髮走依姚
興身歷險阻仍歸長安乾歸是時當亦悔向者

之出走矣司繁爲苻堅所逼願效呼韓入秦聽

命乾歸敗於姚興則逃徙靡定終爲之臣羌虜

何常困厄則附人伺釁則先動子孫行事猶之

厥祖也乾歸初霸呂光來伐密貴周等勸其遣

愛子往質惡而殺之後復有請其奔成紀者謝

不聽卒立大功彼勇於拒光而怯於讓與可謂

知強弱明進退矣然南景門崩有國不守梟易

集身則被弑災禍之來弗能避也乾歸代兄

之位謀立後嗣當在兄子公府舍之而自立其

史論二編

卷四

乞伏據金城

四十六

子能無怨乎公府弑之殺其諸子此吳公子光
所以刺王僚也熾盤討殺公府稱復父仇夷狄
有人猶賢于晉安帝矣

秃髮據廣武

秃髮樹機能當晉泰始中殺胡烈於萬斛堆敗
蘇愉於金山盡有涼州地武帝爲之肝食後馬
隆討誅之始衰至思復讎復盛子烏孤繼之務
農桑修隣好謀取涼州登廉川大山追思祖烈
仍欲使廬陵契汗萬里委順志登一日居人下
哉呂光初署烏孤官號石真若留勸權受之意
欲遵養待衆也既納苻渾策討蕩諸部卽自衆
大拒光爵命治兵力爭夫沮渠蒙遜乞伏乾歸

史論二編

卷四

秃髮據廣武 四十七

與秃髮烏孤皆光敵也蒙遜之畔光用衆之怒
乾歸烏孤之擊光乘人之哀自此後涼日疲奔
命矣攷諸編年光自晉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
稱涼天王以來安帝隆安元年擊西秦乾歸呂
延敗死是年烏孤自稱西平王攻涼取金城蒙
遜畔拔臨松據金山一年之內三大敵交難於
是沮渠稱北涼秃髮稱南涼尤爲光害三年烏
孤死弟利鹿孤立呂光亦卒厥後呂氏日亂西
秦亦弱虎視於涼者惟有秃髮沮渠西涼不敢

望也傳檀者利鹿孤弟兄終弟及至此凡三世
矣利鹿孤初立時段業譏其不輔冲人而自立
果明授宋宣孫策以對利鹿孤死又立傳檀者
曰此先父之命奇其才畧諸兄不以授子欲次
而傳之也利鹿孤在位垂拱軍國大事皆決於
傳檀一朝稱君從橫河右推呂氏取姑臧不煩
兵力固知宗敵許爲命世韋宗稱其偉人良有
繇乎夫乞伏國仁死國人立其弟乾歸西秦遂
興然身不免弑者兄子公府害之也烏孤兄弟
史論二編 卷四 秃髮據廣武 四十八
三人承命次及骨肉無瑕豈其有慕於太伯季
歷而興起者耶然乾歸外難方平家禍遽作傳
檀幸無家禍又迫於外敵窮兵而死禍生慮表
變成不測意者不如是則夷狄不亡乎

蒙遜據張掖

蒙遜先世爲匈奴左沮渠遂以官爲氏羅仇趙
粥其伯父也呂光征河南兵敗趙粥欲勒兵取
涼州羅仇守義不從光竟信譏殺之蒙遜將喪
歸葬激其諸部復讐斬馬達并拜以盟屯據金
山與從兄男成推立段業致敵於涼蓋其英畧
權變少時已然梁熙呂光皆奇而憚之常游飲
自晦是以伯父誅夷彼身獨免託名會葬得奮
私謀也段業者京兆人博涉史傳有尺牘才爲

史論二編

卷四

蒙遜據張掖

四十九

杜進記室光收帛純命作寇茲官賦譏其壯麗
既望光揚清激濁因療疾天梯山作表志詩九
歎七諷十六篇以諷若故儒素長者烏能爲亂
迫於沮渠不辭戎首單飄一已終見屠戮此亦
梁熙之流死不足憐然蒙遜親男成即殺男成
事業即殺業爲之兄與王者不亦難乎馬權武
畧過人業所親重蒙遜潛殺之誅男成作亂不
許卽要祭蘭門山遣許威告變業賜男成死蒙
遜復泣告衆爲兄報讐起而誅業去羅仇趙粥

史論二編

卷四

蒙遜據張掖

五十

之死呂光爲之蒙遜可藉以激衆怒男成之死
直蒙遜自爲之反借以殺業其術何居羅仇死
忠者也男成亦死忠者也蒙遜爲羅仇而叛光
涼之人皆以爲蒙遜能復讐者也蒙遜復以其
術用之段業人皆信其復讐不知其殺兄君父
之讐不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先王未嘗禁
人之讐也蒙遜假父兄之讐以愚涼人始行則
正再行則賊殺一兄而獲二利亦古來復讐之
大變也卽稱兵日澗南涼諸和出師丹嶺北寇
賓服焉足蔽凶德哉蒙遜始立搜揚賢儁自比
晉文後漸峻暴劉祥言事立誅夷性不仁初尚
矯飾久而無忌其行事皆如此也沮渠親信孔
篤蒙遜伯父也侵害百姓立令自殺彼建功業
則名爲父兄報讐振紀綱則假尊親試法猶而
能忍猶日頓鳴鏑射人之餘智哉

秦滅後涼

後涼之興也。史言呂光生於枋頭。夜有神光之異。及長。身長重瞳。左肘有肉印。出討西域。流沙無水。天助大雨。至脉文巨霸營。外黑龍奇祥累見。疑大命攸集。乃在位十年死。又三年而國滅。晉安元興初。秦姚興徵呂隆入侍。隆使呂胤告光廟歸東京。勸立奉詠。悲同係累。後竟坐姚弼謀反。伏誅。論者責呂紹呂纂。凡才負乘。呂弘呂超。兇狡階亂。誠然哉。然晉孝武時。光自稱三河

史論二編

卷四

秦滅後涼

五十一

王禿髮烏孤。卽懷異心。旣稱涼天王。拜烏孤益州牧。烏孤曰。呂王諸子貪淫。三甥暴虐。吾安可受不義之爵。留其鼓吹羽儀。謝遣之。未幾。出擊西秦王乾歸。呂延敗死。沮渠蒙遜段業郭摩楊軌等相繼告叛。終光之身。兵不得解。老疾將死。自號太上皇。而立子紹。召呂纂呂弘。勉以輯睦。涕泣受命。父死未寒。兵起暮夜。紹登紫閣自殺。纂卽僞位。彼爲呂光者。生受制於強臣。死貽禍於少子。名爲天王。實一弱小亂國也。五胡之興。

石氏最強。石虎死。太子世立。其兄遵弒之。國旋覆滅。呂氏局守姑臧土地。甲兵僅可附庸。後趙纂爲紹庶兄。忍行篡弒。內難外敵。何以克靖。呂弘作亂。被誅。纂益沉湎遊畋。呂超復弒之。立其兄隆。身弒人者。身卽見弒於人。胡奴所頭。番禾小鼎國之災也。寧足福哉。焦則委紀。說姚碩德伐隆。隆嬰城坐困。超請降以退敵。譙周勸劉曜降。晉一入不返。欲望勾踐再興於越。孫權暫屈於魏。其可得乎。碩得師還。隆復遁於俾檀蒙遜。

史論二編

卷四

秦滅後涼

五十二

舉族遷長安。隆雖逆徒。固光弟。實子。尚稱呂氏。後纂弒紹。殺弘。而光之愛子亡。隆起纂殺呂緯。而光之親子亡。及秦取涼。以隆爲散騎常侍。超爲安定守。等於臣虜。則光之宗人盡亡矣。小國歷三變。未有能復存者也。纂后楊氏。楊桓女也。超弒纂時。后命禁兵討超。阻於杜尚。纂死。超欲納之后。自殺。其節義同於苻丕。楊后之刺纂。容永苻登。毛后之拒姚萇。國家危。急守正者。獨一婦人。呂佗。衆氏能無愧於心乎。

歷代史論二編

婁東張溥西銘著

馮跋滅後燕

慕容寶聞而不斷，死于奔亡。慕容盛峻極城，刑爲段璣等所弑。後懲前失，遺禍則均。豈幹父之蠱，其君亦有戾歟？益信沉潛剛克，高明柔克。洪範所云：「皇極體常，三德盡變，非虐也。」盛中傷輩，升殿召叔父河間公熙，屬以後事。熙未至而盛死，度熙託國在熙，與在太子定與，皆未可知。熙

史論二編

卷五

馮跋滅後燕

竟得立者，丁氏意也。丁氏盛伯莊獻太子全之妃，盛卽位，尊爲太后。熙素得幸于丁氏，盛死，遂命立熙。熙旣立，納苻謨二女，最寵幸。丁氏怨恚，詛呪與丁信密謀廢熙，事洩死。昔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娶于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夷姜失寵，自縊。熙迫殺丁氏，無辭乎？弑在丁氏失行，死猶夷姜也。大苻昭儀，小苻皇后，皆美而夭。昭儀死，熙殺王榮后死，熙服斬袞，以嫂爲殉。至起徽平陵，被髮徒跣送葬。馮跋等推慕容雲爲

主，發尚方徒，閉門距熙。收髮，貫甲，夜攻龍城，不尅。微服隱林中，被執，雲弑之。太康畋，有洛之表，羿距于河，適因民弗忍，豈煩兵力哉？苻堅取燕，寵慕容垂，夫人段氏同輩，遊後庭，趙整作歌，以諷慕容冲。清河公主，弟弟專寵，長安有雌雄鳳凰之詠。後慕容氏卽叛，堅賈秦令熙亦納苻氏女，以隕其宗。哲婦傾城，抑何好還也！且垂后先，段氏當垂爲吳王時，淫浩等誣以巫蠱，入徽至死，不撓，垂得免禍。後段后勸垂廢寶，除麟不

史論二編

卷五

馮跋滅後燕

聽而亂。盛妃爲蘭汗女，汗欲殺盛妃，涕泣保全。又奉事丁氏，孝謹。後燕諸后妃並稱賢智，獨丁苻導欲其亡，忽諸國家，再造難而墜，命易更亂。以後于婦人女子，尤競競乎慕容雲、高和之孫，厚重希言。時人謂愚，惟馮跋奇其志度。寶爲太子，雲以武藝給事，拜侍御郎，襲破慕容會軍。寶子之賜姓，封夕陽公。熙攻高，卽罷還雲，畏其虐，以疾去官。及葬苻后，跋詣雲，通舉大事，旣立，內懼，蓄養壯士，使離班桃仁典宿衛，若固急自防。

驪姬玄妻之惑蕩海朝山之遊未敢縱也小臣
肆憾尸遷東宮其得立也不意死也不意天
亡後燕先殄本宗繼及養子慕容氏一亂而易
爲高再亂而易爲馮矣

史論二編

卷五

成敗興亡

三

蒙遜滅西涼

綱目于晉安帝義熙元年書西涼公嵩遣使來
上表三年復書是時天下無君久矣有一人知
尊正統者則特書嘉之所以存天王黜僭國也
李昶者漢李廣苗裔幼有令名蚤卒遺腹生嵩
少好學長習武藝誦孫吳兵法郭麀預知其富
有國土呂光末京兆段業僭位使索嗣爲敦煌
太守張邈宋繇說嵩距之又構業殺嗣業固儒
生無權畧外迫于嵩內惑于沮渠男成不難殺
詞以謝嵩然已使之而已殺之何以令下乎嵩
據敦煌之明年業卽見弑于沮渠蒙遜當日固
知其氣盡矣嵩遣舍人奉表詣關云五嶽神山
秋汗其三九州名都夷穢其七忠義憤發慨然
有慕于召陵城濮之師誠謂涼州世順張氏先
業可指日而復也遷都酒泉兵戈歲動禿髮
檀入據姑臧沮渠蒙遜基宇漸廣河西十郡其
猶左衽乎不得已而著述志魏得大酒客諸賦
以寄情僻陋遐方立功非所大業未成而年將

史論二編

卷五

蒙遜滅西涼

四

類纂誌妻誠子不忘道德終其身一文忠之士
循良之長而已敢曰與王千里哉子歆繼忠烈
刑煩役張顯加苦諫不納好戰而敗身死妻
泉父不能爲齊桓晉文子反爲宋襄王偃霸王
之事談何容易哉嵩妻尹氏好學清辨有志節
初適馬元正元正卒爲嵩繼室自恨再醮三年
不言撫前妻子踰子已生贊嵩創業西川有李
尹王燉煌之嘆歆謀襲張掖尹氏力止不聽遂
敗死其賢識過陳嬰之母無如子壯罔何也宋

史論二編

卷五

蒙遜滅西涼

五

繇爲嵩同母弟佐嵩開國受顧命相孺子國亡
不死臣于蒙遜與宋承之背李恂等耳歆子重
耳奔江左後仕魏子孫歷周隋封公竟啓唐室
世德不及公劉卜厭長于秦仲河右二十四年
竟與汧渭岐邠竝美廢興亦各有天也

乞伏滅南涼

前凉張軌據凉州歷九世七十有六載而苻堅
滅之後凉只光據姑臧歷三世十有三載而姚
興滅之西凉李暠據河右歷二世二十有四載
而沮渠蒙遜滅之南凉秃髮據廣武歷三世十
有九載而乞伏熾盤滅之北凉沮渠據張掖歷
二世三十有九載而魏滅之軌之興也繇中原
淪沒元帝徙居江左乃控據河西稱晉正朔至
天錫降于苻氏其地尋爲呂光所據光都姑臧

史論二編

卷五

乞伏滅南凉

六

後以郭騰言識改昌松爲東張掖郡及呂隆降
姚興地始三分有西南北之號然呂光臣于堅
者也段業臣于光者也沮渠蒙遜李暠又臣于
業者也光叛堅業亦叛光蒙遜與暠從而效之
暠知尊晉史無貶辭蒙遜殺業直斥爲弒上下
之防嚴矣秃髮烏孤則鮮卑別種遠祖匹孤自
塞北遷河西稱雄強久光初王時烏孤卽辭其
爵旣取金城遂爲南凉傳弟利鹿孤尙擅威
邊塞抗衡大國蒙遜懷懷威服從委質其強能

臣人非臣于人而叛者也。僂檀自晉安帝元興初，稱涼王，徙樂都。歲與沮渠構兵，唾突汗乙弗等部叛，更親與討。熾磐乘虛襲之，樂都城潰，容身無所歸。于西秦遇鴆死，當僂檀之數攻南涼也。惟怒蒙遜不知諸部之叛，既破乙弗，不知西秦之襲所敵在此，所禍在彼，常勝之兵忽喪其家。楚靈黷武身死，乾谿自古喪亡者，其國豈盡弱小哉？苻堅寇晉而敗，翟斌叛之，命慕容垂討斌，而垂叛命姚萇討垂，而萇又叛苻氏，遂亡得勢之君敵皆我役也。失勢之君役皆我敵也。苻堅肥水僂檀乙弗咸以驕整勝，亦何可恃也？晉隆安中，乞伏乾歸困于姚興，奔南涼以子熾磐爲質，後熾磐逃歸，遇執，利鹿孤命殺之。僂檀以魏武善關羽，秦昭怒頃襄爲言，乃赦之，無何又奔允街，僂檀歸其妻子。今南涼窮厄，固熾磐報德之日也。然大差能容句踐，句踐必殺夫差，出反勢極寧有生存者乎？西涼之亡，尹太后守義蒙遜不敢殺南涼亡，僂檀女爲熾磐后，謀復磐。

史論二編

卷五

乞伏滅南涼

七

而死強虜無繼絕之仁，婦人懷宗國之志，其亦人心之不滅者歟。

史論二編

卷五

乞伏滅南涼

八

蒙遜伐西秦

宋文帝元嘉五年夏五月秦王乞伏熾磐卒世子暮末立六月涼侵秦秋秦及涼平冬涼復攻秦六年夏涼及吐谷渾侵秦秦敗之獲涼世子與國七年冬秦遷保南安八年春夏滅秦以秦王暮末歸殺之暮末在位三年歲苦戰爭竟遭赤族窮困極矣魏書云暮末政刑酷濫內外崩離若誅辛進五族剝殺叔父什寅及白悉去列皆其淫戮之大者足以喪軀綱目又書其國災

史論上編

卷五

蒙遜伐西秦

九

異者二日食至星晝見地震草反不再九月亡徵亟見逾年而滅要其始難則涼王沮渠蒙遜也熾磐方死蒙遜乘喪來伐役夷無親固未可責之以禮然微危迫險朝盟夕變其誰堪之沮渠成都為秦所執熾磐遺命歸之暮末從其言蒙遜許和今暮末執與國若縱之還蒙遜必深見德可以息兵乃怒不聽贖結怨河西豈得策乎秦懼涼逼請迎于魏焚城邑搬寶器而出至高田谷赫連定督軍迎拒遂保南安魏遣使來

迎又不往定聞之急出降遇誅始也涼可以而

而不和既也國可以守而不守身一播蕩司命

在人或夏或魏惟所生死天下未有國君棄社

稷歷開關猶欲中立保無恙者也禿髮儁檀與

蒙遜搆兵不已羣部叛之自恃其疆出征乙弗

熾磐乘虛襲破樂都儁檀歸熾磐未幾鳩眾侮

檀所惡者惟蒙遜而滅之者反出于乞伏熾磐

暮末所畏者惟蒙遜而滅之者反出于赫連定

事變忽來烏可測也儁檀亡于好戰暮末亡于

史論上編

卷五

蒙遜伐西秦

十

懼敵其速死也皆躁輕于越境暗于託身春秋

悲紀侯大去其國南涼西秦蓋蹈之矣儁檀窮

奔獨陰利鹿隨之尉賢政則固守浩強不下聞

儁檀之左南乃降西秦亡矣焦楷猶勸其父遺

臣乃見顧其時則無可為哀矣哉

劉裕滅南燕

慕容德號之少子也。博觀羣書性清慎。多才藝。苻堅篡立時。苻雙苻柳構難。德勸慕容暉乘機討堅。不從。燕亡。入秦。堅敗于晉。德說暉圖興復。又不納。乃從慕容垂。贊中興。討慕容永。有功。垂臨終。勅其子寶以鄴城委德。兄弟之際。相知何深也。垂立太子。後段后以寶驕爲憂。告其妹李妃曰。范陽王有非常器度。必主燕祚。后知德又深于垂德之當興也。徵夢日之祥三臺之諸人。且信之矣。寶遭亂奔亡。羣臣勸德即尊號。謝之。既徙滑臺。寶自龍城南奔。至黎陽。德欲具駕奉迎。謝罪行闕。設不謀羣下。竟行其志。出寶于顛沛之中。扞圍反旆。光復社稷。以叔父之親。述先王之事。其功豈僅晉鄭輔周梁王術漢蒯慕容鍾張華勸進。德遠忘臣節。不出迎寶。遂至君弑國分。後雖決策清聰。進據廣固。恐南燕之上無以對趙思。服辟閭。渾也。慕容超。德兄北海王納之子。垂起兵山東。苻昌收納。及德諸子誅之。納

史論二編

卷五

劉裕滅南燕

十一

史論二編

卷五

劉裕滅南燕

十二

妻段氏方娠。呼延平挈之逃羌中。而生超。觀其陽狂秦市金刀。復還。即慕容翰乞食于宇文拓。跋珪。寄身于賀訥。流離屯晦。亦無以加德。子俱。喪立超爲嗣。誠天命非人力。即位以後。猜過日彰。公孫五樓用事。慕容鍾段宏等離叛。豈行事真桀紂哉。所云身長八尺。腰帶九圍。適冠玉而據殿耳。劉裕師來。縱入大峴。其愚倍成。安君不守井陘之關。諸葛瞻不據東馬之險。是桀紂之不足又甚而爲劉璋也。德初迎超至。夢號命其早立超爲太子。德感先帝神明。下書不敢復意。者其妖夢歟。不然何亡之暴也。慕容垂與燕于高陽王隆。遼西王農最賢。不立而立寶。國遂大亂。德無子。勢必立超。且有賢名。風表何可廢也。是故立寶。垂過也。立超非德過也。張光董統勸超降。怒不許。卒斬建康。雖無姚泓。御籜之辱。不免王始。朕崩之誚。死固鴻毛耳。然慕容氏廢與離合。凡四至超。而告究其數。盡矣。賢如慕容盛。尚殞于暮夜之戎。超亦何能獨長久哉。

劉裕滅後秦

晉書稱姚興取汾絳陷許洛款薛燕藩偽蜀夷隴右靜河西霸功猶楚莊秦穆又云秦梁都於禿髮授朔方于赫連專已生災邊城繼陷距諫招禍蕭牆屢發論興者詳矣至王師下長安凶嗣降軼道姚氏速亡人心咸快然觀姚泓行事固非配主也泓孝友寬和博學善談論尊敬師傅懲戒嚴酷劉厥之亂泓遣彭白狼討斬之諸將請廣首級謝不許弟弼謀奪嫡恩撫如初姚

史論二編

卷五

劉裕滅後秦

十三

紹爲弼羽翼推心事之若皆無愧於人君之度在位二年而亡姚萇之惡累之也萇父弋仲雖赤亭羌人素亮直知義冉閔滅石氏弋仲戒令諸子歸晉竭盡臣節子襄來降股浩激之使叛後爲苻堅所殺萇即臣堅乘危弑之其罪有三父命仕晉背之從亂一也兄死于堅視顏事讐二也既委質于堅矣因亂而賊君三也萇負三罪竟享年六十有四子興繼之擊殺苻登僭稱帝者二十二年逆賊厚終猶劉淵石勒縱苻堅

入夢鬼兵刺血鳥足償厥愆哉姚泓仁弱內變方定晉師復出姚萇姚恢先叛姚紹等戰死遂泥首獻關斬于建康自古強大之國其亡也或以暴君或以弱主爲桀紂而亡者病在暴爲報獻而亡者病在弱然報獻之亡反速于桀紂國力坐訕而君威下移也後秦之興僅於諸邦使一剛決善戰如石虎其人者守之卽無道尚能捍禦大敵與之持久泓則何能乎兵交立潰師至卽降直不戰而靡耳興之有泓名爲守文寔

史論二編

卷五

劉裕滅後秦

十四

則速斃益信祖宗以逆得國者卽子孫中主尚莫能救也且懷愍喪中原人皆思晉咸康永和之間庾亮庾翼庾裒股浩諸臣歷諫興復功雖不遂魯郡義兵河北遺民懷舊反正者未絕也桓溫敗秦兵于藍田三輔郡縣喜觀官軍不渡灊水王猛譏之薛珍勸溫徑逼長安不從而退珍偏師獨濟頗有所獲長安之望上師久矣劉裕耻江沱之宴安清百年之腥穢亦物逢其會天與其成也裕謀內禪無志西畧流尸嘆息父

老流涕觀秦隴悲裕之去足知其喜裕之來惜裕不以義終也

史論二編

卷五

劉裕滅後秦

十五

赫連據朔方

魏司馬昭之使鄧艾鍾會伐蜀也蜀亡而鍾會作亂鄧艾檻車就徵姜維爲會謀王事將成矣敗于胡烈亂軍殺會衛瓘亦襲殺艾晉劉裕之滅後秦也王鎮惡沈田子功最多裕方東還田子矯殺鎮惡王脩討田子斬之劉義真又殺脩夏王勃勃遂陷長安會謀開艾欲舉大事田子殺鎮惡賊止爭功魏不失蜀晉失關中者何也魏與吳蜀三分天下蜀入于魏吳不能乘即使姜維計行鍾會無死司馬昭出大師來爭蜀未必爲兩人有也後秦都于魏夏裕入洛陽時惟浩知其克秦而歸地終爲魏有劉穆之卒裕決意東還王賈德即勸勃勃圖秦強敵偏介幼子鎮守又不能推誠大將關之使亂夏人窺間而攫直委之矣司馬昭克蜀則篡魏劉裕克關中則篡晉然令鍾會亂成魏不得蜀昭傳子炎必不敢篡懼有兩大國在也劉裕得關中其子失之不善其篡者關中之有無非東晉之所急也

裕既滅秦設留長安經畧西北功成一統晉之
版圖其將焉往然裕之自知深矣夏或可兼魏
難猝滅與其不得晉也寧失關中是以急行而
不顧也裕伐秦而出纂晉而歸非獨晉人知其
篡也魏與夏皆知之鎮惡田子將帥相殺上將
有篡者下必有爭者其互殺無惜也夫沈王支
爭關中必危關中危義真必死裕豈不念之然
孺子可忘天位不可失明知之而明棄之其後
關中入夏義真逃歸亦義真之幸裕固無暇爲
史論二編 卷五 赫連氏 十七

史論二編

卷五

赫連氏

十七

之計萬全也裕初入長安議遷都洛陽王仲德
止之終于偏安江左物物得長安群下請都之
不從既而物物殂子昌立魏取統萬赫連氏竟
奔亡建國之地所係存亡廢興者大矣

魏滅北燕

慕容廆以晉元帝建武元年據遼東傳號僞
共五十二年而滅于苻堅時帝奕之太和五年
也孝武帝太元九年慕容垂與爲後燕距前燕
之亡僅十一年耳垂在位十三年而殂子寶立
四年爲爾汗所弑於是慕容盛稱北燕都城
慕容德稱南燕都廣固德僭立于隆安之四年
至超而滅于義熙之六年凡二世共十有一年
盛在位三年遇弑叔父熙立。在位六年。高雲弑

史論二編

卷五

魏滅北燕

十八

之雲立三年。離班桃仁弑之。馮跋自立爲天王。
北燕促亡與南燕等獨馮跋及其弟弘共享國
二十八年。方滅于後魏。較之德盛曆數爲長。何
歟。慕容氏之初興也。龐號邊豪。號懷奇畧。僞則
文武兼優。加以機斷。合三世之祚。方能龍旌帝
服。雄於燕冀。及滅而再興也。垂起少康之一族。
盛慕齊桓之復讐。中山創社。遼陰返舊。雖天命
皆人力也。馮跋商出中州。殊於醜虜。然殊史所
稱恭慎而已。豈有收羅趙魏。驅駕英雄之策哉。

慕容熙信德驕怒跋與素弗萬泥等弑之而立
 雲志在佐命榮寵血流左臂符命大事非所致
 言班仁弑雲李桑張泰奮劔斬除推跋爲主跋
 讓素弗素弗不受乃卽位厲意農桑勤心政事
 二十餘年而卒當四海戰爭之日叛換昌黎優
 游壽考可謂非常材之厚幸乎馮弘跋之少弟
 跋旣王封公管政萬泥乳陳作亂弘借張興聲
 討資其尋干戈於蕭牆棄友于爲閼伯誅逆定
 難克脩弟道跋死忽篡殺其子百餘人石虎秦
 史論二編 卷五 魏滅北燕 十九

幸亦猶跋矣

魏滅夏

晉之失中原也先之以劉淵繼之以石勒時慕容
 容據鄴成李據蜀張氏據涼其地晉皆不能有
 也石氏滅苻氏起據有長安燕涼之地皆入于
 堅桓溫經畧中原僅能克蜀及苻堅敗慕容復
 興呂光僭竊燕涼始貳姚萇弑堅蓋長安稱後
 秦滅呂氏涼分爲三乞伏氏介于秦涼之間稱
 西秦旣而後燕中亂燕亦分南北矣劉裕匡晉
 配南燕後秦成殄裕東還後秦復陷于夏當日

史論二編

卷五

魏滅夏

丰

馮跋則滅北燕西秦則滅南凉北凉則滅西凉
 覆西秦晉亡宋興之日所存者惟北燕馮氏凉
 沮渠氏夏赫連氏而已魏一舉而滅之其有天
 下豈特三分之二哉宋文帝元嘉元年魏太武
 熹之始光元年也熹卽位四年而滅夏又八年
 而滅燕又三年而滅凉燕凉之亡師行卽克伐
 夏則未易也夏之興赫連勃勃控朔方而姚
 興不敢問襲長安而劉裕不能伐定都統萬勦
 銘城南陰山之傑不弱于魏熹立一年而勃勃

死是天助魏也。赫連昌立，叢決謀，西伐先破長安，後圍統萬。昌棄城保上邽，安頓攻禽之。彘徒飛翰，亡不過杙然。風雨馬蹶，微服逐奔，彘幾不免。殆亦之死而生矣。北涼之強，不若夏後，燕之強，不若涼。魏既滅，夏何有二國？用兵之道，先近而後遠，先難而後易。蓋以赫連爲建瓴也。蒙遜苞禍滅親，勃勃凶殘，害物揆以天道，災當及身。然物情之所惡，敵國之所畏也。兩人不死，統萬十仞之城，姑臧水草之地，魏敢騁其車轍乎？

史論二編

卷五

魏滅夏

主

赫連定合燼于平涼沮渠無諱跳跡于鄯善餘兵再奮僅支歲月卽灑涕陰梁奉表建康終于老病誅死安能復反故國哉

魏滅北涼。西秦之乾歸弒于公府南涼之倭檀鴆于熾磐。兩人雄霸啓國不免凶終窮兵厚亡自貽其毒。抑悖惡未若大沮渠蒙遜甚也。蒙遜殺兄弒君，鴆時河西淫忌忍戮閭庭無禮新臺之變閩人王懷祖擊之傷足不死。妻孟氏擒斬之夷其三族。竟保考終享年六十六在僞位者三十三年。其得天幸又過馮跋豈惡積滅身於夷狄獨不信歟。蒙遜病死苦提幼弱乃立牧犍固謂好學。

史論二編

卷五

魏滅北涼

主

雅量國人所悅成君以後何其遲也。慕容垂之立寶慕容德之立超咸采譽青宮馳聲風表一當大位卽卽喪身頌國爲世侈笑牧犍器性遠謝寶超加以蒙遜貽謀不辨男女姊妹受術于沙門李氏傳嬖于宮掖朋行淫佚寧復知耻魏太武與涼和親日夜謀西累蒙遜存等嫌蒙已見牧犍無道適授以名大師親征聲罪十二姑臧城潰而縛來降燉煌老父之書帶石七年之讎期數不爽又未可謂無天也。李順初使于涼

歸告魏主言其可圖金寶入懷巧言沮計崔浩
厲詞折之伊穉請主決討水草豐饒軍行告捷
順後伏誅貪人罰均矣收健依棲魏朝猶以武
威公主之戚齒列貴臣未幾賜死女襲母爵或
疑太武好殺不仁然禿髮儁之女不嘗爲秦
王燾磐后乎儁檀固敗歸秦父子俱死彼持婚
姻而來身卽死于婚姻收健於魏又何可託也
西秦苻末之逼于蒙遜也不得已而臣魏魏遣
庫結迎之吉毘止其內徙爲夏所殺北燕馮弘
史論二編

卷五

魏滅北凉

主

與魏戰數困楊嶢勸弘速遣太子入侍魏不從
而請迎于高麗王璉遂死北豐秦燕之主殞首
他國者以不入魏也收健入魏而復死魏何以
勸來者乎大國方奮殺降之威亡王尚說議親
之典天下所以共笑其愚也

魏平仇池

沈約言楊氏兵精地險境接華漢伺隙是關首
鼠彊微遂西入白馬東出黃金乘晉燕之提攜
圍涪之登齊之宣皇定命先驅致帛南城全勝
萬里裴劉二將藉其威聲使濁水靡旗蘭皋失
險功烈盛矣斯蓋謂楊難當助司馬飛龍爲亂
連年南寇規有蜀土而深美蕭思話蕭承之與
裴方明劉真道之能莫平也氏楊儼忽見于漢
晉苻堅克楊纂徙戶關中空百頃地植佛奴楊

史論二編

卷五

魏平仇池

二十四

佛狗皆宋奴子也宋奴以殺楊初被誅二千奔
堅堅以女妻佛奴子定苻氏之亂定感恩盡力
堅死奔隴右後殺于乞伏乾歸無子佛狗子盛
統事遂有漢中地定不負君盛不辱兄亦荒服
之賢師也盛素稱藩于晉宋武帝受禪封爲武
都王盛仍奉晉永熙年號臨沒語其子玄曰吾
年已老當終爲晉臣汝善事宋帝玄承命始用
元嘉正朔恩于待士流舊懷德保境令終誠稱
善守玄死欲以其國授弟難當難當固辭奉立

保宗惑于妻言廢之自立流人生變迷失蕃禮
虔劉巴蜀喪地奔魏跡其後心將思吞黑水傾
井絡而并仇池之不保殺戎猾夏安在其有利
也思話平涼州時難當奉表謝罪亦云臣歷代
守蕃世荷殊寵要名期義不在今日豈可假託
妖妄毀敗成功乃甘言上騰而控弦復發何以
明忠信于朝廷乎姚氏勸難當自立固謂國險
立長反事孺子非久計今亡仇池者長君也嬖
妻鳴雌寧足信哉楊保宗歸魏尚公主其弟文

史論二編

卷五

魏平仇池 王五

德說之叛公主亦爲決計欲爲國母而恥縣王
也志大于熾磐王后死賢于沮渠昭儀是亦難
當妻之流而懷望不遂者乎

劉裕篡晉

宋武性不信奇怪既貴史官嘗問微時符瑞拒
而不答及不豫群臣請禱上下神祇謝弗應其
豁達大度亦沛公匹也然竹林龍章新洲杵臼
史書誑耀甚於赤帝孔恭占其墓地非常帝心
內喜韋叟相而言中用領軍佐不負信桐葉迨
受禪勸進言天文符應者數十豁達釋法稱解
論尤鑿若劉季卯金光武赤伏持之有故凡人
貧賤好奇異富貴惡不祥始所慕說冀感世衆
久而厭之卽謂近巫鬼不可示子孫則絕口不
欲言常情然也帝令王韶之弑晉安帝於東堂
其時可以郊壇卽位又遲不取復立恭帝廢而
弑之一人殺二主其情不作謂應昌明二帝之
識夫大逆不再再則有憂亂臣賊子猶震而懼
焉王莽弑平帝不殺孺子嬰司馬昭弑高貴鄉
公其子炎不殺陳留王璜宋武效而甚之竟以
安恭厭識芒乃再見欲後昆長世難矣劉毅與
諸葛長民裕所忌也司馬休之晉宗室之強者

史論二編

卷五

劉裕篡晉 王五

也。殺敗於王鎮惡。長民死於丁肸。休之爲胡藩。所逐北走入秦。好雄之盜人國也。去其異已。傷其本枝。然後次以及君帝。蓋工其術者也。漢高用兵久善。殺功臣。宋武久習兵。則善弑人主。兵不可試如是夫。

史論二編

卷五

劉裕篡晉

二十七

元魏寇宋

宋高祖殂。魏王議取洛陽虎牢滑臺。崔浩固諫。文帝元嘉二十九年。魏宗愛弒太武帝。更謀北伐。何偃止之。既師出。皆無功。信哉乘人之危。迫人於險。中國不能得志於夷狄。夷狄不能得志於中國。一也。晉文公卒。將殯曲沃。秦穆公潛師軼之。蹇叔哭而送其子。後有崤之敗。伐喪不仁。自古記之。崔浩勸魏主弔祭宋祖。存孤恤災。使義聲布天下。江南不攻自服。雖明世變。識時務。亦據經行仁之篤論也。魯肅輔孫權。議絕曹操。而與蜀和王猛相符。堅臨終戒無伐晉賢者在。人國不愛小義。不就小名。所持者天下之是。萬世之安而已矣。肅不事漢。而事權猛。不事晉。而事堅。適當其會。爲知已。用耳。江漢朝宗。天王河陽。未嘗一日忘也。崔浩智同子房。臣於佛狸。伐宋之論。每進格論。義有止戈。其亦心魯肅王猛之心乎。竺夔保東陽。叔孫建攻之不下。奚斤等環圍虎牢。毛德祖誓以死守。宋雖挫折。魏亦殺。

史論二編

卷五

元魏寇宋

二十八

傷攻城不如略地。浩言中矣。毛德祖忠公。表權略。縱反問於奚斤。魏主毅表。後文帝以其術。問王慧龍。王弗問也。勞以璽書。問術之難行也。一而疑再而不信。君子以是益悲范增之不通也。

史論二編

卷五

元羅寇宋

于尤

徐傳廢立

宋武年踰不惑。始生少帝。晚而有子。愛且過甚。遂至失教。敗德臨喪不哀。遂戲無度。徐羨之傳亮謝晦與檀道濟同被顧命。憂念國家。計圖黜昏。於是少帝夕寢龍舟。朝出東閭。跡雖不順。非得已也。然必使邢安泰弑之。悖矣。羨之等謀廢少帝。復惡義真當次。先列其罪。徙降廢人。少帝既弑。禍心未已。又殺義真。武皇陵土未乾。二子相繼勤戮。伊尹桐宮。豈若是乎。傅亮迎文帝東下。引見之日。帝問義真。少帝薨廢本末。悲號鳴咽。亮即自度不免。晉大夫里克殺奚齊。卓子納晉惠公。惠公殺之。謂其難乎爲君。羨之等罪不啻克三年始死。伏劍已晚。史言亮畏世路屯險。著演旗論。少帝失德。感賊成賦。初奉大駕。道路賦詩。言有懼心。既知傾覆。無由求退。作辛有穆生諸贊。稱其見微。即彼知幾。寧讓傳迪。然有君而賊之。君可無死而死之。其臣實甚於上。何尤古者危篡之臣。篡成則王不成。則族舉事之始。

史論二編

卷五

徐傳廢立

于

非不日與死隣也明知必死故一爲之冀其或成是以布衣卿相萌倖倖之心少主鍾簾權塗炭之厄李斯不斬咸陽不思上蔡凡人寵極而危者皆然其身爲絨而欲以功名終者尤未聞也謝世基與晦同死臨刑爲連句詩有橫海垂天之悲晦續以保退無力太行難陟不怨身謀而傷世俗亦文人自文其愚也

史論二編

卷五

徐傳廢立

三

彭城王專政

義康聰識過人長於政事歷方任領朝權號稱強敏又性友悌文帝病虛勞入侍湯藥飲食親嘗以進彌日忘寢夫以國體之材篤其爾之戚周旋帝側內外無甚卽終身令名爲漢東子可也遇劉湛傾危范曄造亂胡誕世弄兵豫章奉以爲名遂至促命何者寵榮適爲禍乃然瑕釁所出義康實不與聞人欲其隙而身當其患則謂之何劉湛爲殷景仁所引同被時遇卽傾景仁欲自專劉斌王履劉敬文孔胤秀等附麗爲群共謀推戴凡小人日夜指天日出心腹者豈爲義康計長久哉苟幸成事取富貴足矣帝嘗疾篤義康流涕感然以幼主爲懷胤秀等卽闕訪舊事議立弟彼蓋謂介弟執政聲勢已極所不足者天子耳不知其坦懷憂思係心本朝也孔熙先感義康救父之德力懷報效嗚呼欲忠於文帝莫若勸以敦睦欲忠於義康莫若勸以止足熙先不念張約扶令育之讜言而計出於

史論二編

卷五

彭城王專政

三

羊勝公孫詭何其悖也范曄酒狂善琵琶豐妓
辛薄父母門閥雖華物望不及熙先輕屬以大
事又所往來者法略道人法靜尼之徒細人傳
言妄窺禁密即欲不敗其道無歸曄等既死義
康益危蓋骨肉殲生事跡章著問義康者義康
猶得誅之奉義康者義康即不與其謀不能百
口明也豫章兵起魏師再至帝慮義康甚於敵
國掩被冤酈其何以免義康素賤文義厭袁淑
才語及徙安成讀漢書見淮南厲王長事始廢

史論二編

卷五

彭城王專政

三十三

書長史夫處盛貴形跡之嫌若高畏託足之衆
尊親如義康猶然下者可知已

宋文圖恢復

文帝元嘉七年興師北伐魏碭磬滑洛陽
牢以兵皆棄城去諸軍色喜王仲德獨憂其河
水既合必復南來既魏軍大敗於安甌到彥之
聞叔孫建長孫道生濟河而南焚舟棄甲步趨
彭城棧道濟師登高梁亭猶以食絕還旆蕭思
話劉振之等望風引却敗降相屬然後遣使通
幣折而求和策已下矣元嘉政令鮮失佛狸亦
性不好殺十餘年間邊境無事可不言兵乃王

史論二編

卷五

宋文圖恢復

三十四

玄謨獻策用師袁淑進諛封禪帝又無故開兵
南兖徐兗豫青冀六州無日不戰遂至郡縣赤
地春燕巢林前鑒不脩後禍彌酷齊桓復九世
之讎漢武洗白登之辱不聞如是顛覆也歷季
明七十老人身入長安招合夷夏關中豪傑四
山羌胡蠡起應命柳玄景進克陝城薛安都斬
其將張足連提王旗北指衆呼萬歲薛此戰勝
而言文帝輕略中原非迂也王玄謨既敗遂召
元景等還使到康祖戰死王羅漢被擒失策之

中又有失焉。兩軍得失決機將帥。子思轉戰事。不辭中帝志存河南而不知擇帥將出山門。新責以君命何異放跋大逐狡兔驅駿馬而禁其足也。卽玄謨初出兵時。魏王賈德華礪礪避甲元吉。張淮之棄樂安避崔猛。宋兵方銳。魏所震也。玄謨頓刀滑臺。貪懷好殺。不緩河洛。歸民而征求。梨布將成之功。墮於一旦。蕭斌欲奮刀斬之。宜矣。檀道濟歸廷射魏人不憚。吳子裴方明有仇池功而死。佛狸遺書訾笑大帥一跌數世。

史論二編

卷五

宋文圖恢復

三五

不復師貴丈人惡小子。彼江湛徐湛之皆不足語此也。

宗愛逆節

宗愛不知所繇來。以罪爲閹人。歷碎職。至中常侍。魏太武聰明威靈。夷狄賢主。獨信任愛。爵郡公。齊桓公尊管仲不能遠堅刀。其後五子爭立。尸蟲出戶。君子見微知著。惕然堅氷。魏王之禍。伏於正平元年。賢如崔浩。高允不聞諫諍。殿廷斥愛就下位。供掃除。其國無人哉。太子晃主之。長子賀夫人所生。五歲明悲強識。長好經史。通大義。主所奇愛。旣從征蠕蠕。至鹿渾谷。與賊遇。

史論二編

卷五

宗愛逆節

三十六

虜惶怖擾亂。請速進擊。掩不備。劉潔尼之後。虜候騎云。畏追北走。主深恨不用太子言。益親重。使監國斷萬幾。愛嶮暴非法。太子所惡。仇尼道盛。任平威等任事東宮。與愛不睦。愛構成其罪。斬於都街。太子憂死。久之。太武追悼不已。愛懼誅。弒主永安宮。父子之情。君臣之義。尊親無以加也。刑餘聞葦威福。過恣開制。其命始賊太子。江充之迫戾園也。繼而弒君。李兌之餓主父也。賤人再逆。率士怨痛。廟堂晏如。無洗簡書弒。

沐浴討賊者豈春秋之法不施於蠻貊歟愛殺秦王翰立吳王余後余疑愛謀奪其權愛怒使小黃門賈周等夜殺余彼惟殺主而不忘立主而不疑一國君死一國君生生死直一夫也令東廟之甲不發劉尼之言得行愛可沒齒無患否則又擁皇孫詔定策矣尼與潁陽侯長孫潁侯抱濟入平城卽帝位其愛周五刑火三族罪人放而復得三綱絕而復明惜也不先行於太武初變秦王未死之時君子謂有逸罰焉

史論二編

卷五

宗愛逆節

三七

太子劭弑逆

劭始生三日文帝往視之無風墜帽濟將產之夕有鵬鳥鳴於屋上兩人窮奇怪異先見天產不祥其有懼心乎袁皇后初生劭惡其形貌欲不舉帝撥幔禁之世謂其自掇戎毒然叔向之母能知伯石豺狼不能殺伯石卒喪羊舌氏大夫廢與其猶有時變出天子宮室豈復人力哉濟生而母死潘淑妃養以爲子愛濟特深濟不念也劭弑帝殺潘淑妃剖視其心濟反謝劭云下情所願梟食母貌食父劭濟兼之合殿之變君子曰固也嚴道育奚官賤婦能爲巫東陽公主應閔婢王鸚鵡與之善稱於公主託善鸞召入宮劭濟惑事之遂與歌儔詛呪帝左道之爲禍也其始僅婦女之玩流珠之異旣矯誣逆行臣弑君子弑父頌言可爲文帝平日不簡赦二子巫風蔑聞及王鸚鵡出嫁陳天與領隊始誚讓太子後事敗又不忍罪蔽所愛而厚其毒皆帝自爲也道育變服匿東宮復隨濟出入帝急

史論二編

卷五

太子劭弑逆

三七

捕不得。以天子之尊。不能加一巫婦人。巫婦人何能爲。挾愛子而重也。帝謀廢劬。賜游死。久不自決。徐湛之。江湛各欲立所親。助爲猶豫。謀未成。於秉燭。刃已發。於東堂。語云。需者。事之賊也。文帝殺子。而不斷江。祚等廢君。而不成敗。猶上轍也。袁淑。王僧綽。咸爲帝死。忠矣。然淑。薛。登。車不能討賊。僧綽。勸帝。裁兒。委蛇。僞命。惜哉。義而不勇。病亦在需矣。

史論二編

卷五

太子劬欲逆

三九

南郡王之叛

武帝七男。少帝義真。爲徐美之等所弑。殺義康。義季。皆死於文帝之時。孝武正位。所存。蜀。江夏。王。義恭。南郡王。義宣。耳。初。孝武討元兇。義宣遣徐遺寶。率衆三千。助先鋒。勳有攻事。平論序。加羽葆鼓吹。給班劍。封子。謐。母。所徵。必從。乃。臧質。妄言。異國旋起。舍逸樂。而趨禍患。抑何愚也。質少輕薄。無簡。爲文帝所嫌。既。屢居名郡。涉獵文史。有氣幹。好言兵。卽見大任。至封。漫便與魏太史。論二編。卷五。南郡王之叛。單。武。寫臺格。瞻斬。佛狸。長圍。衝車。肝胎不下。疊程之。守勇。猶過之。文帝崩。問至。立時舉義。與薛安都。程天祚。等同會。太極殿庭。生禽元兇。魯爽。祖父。歸魏。爽使酒。得罪。太武。始與弟秀。南還。討劬之役。爽與有勞。兩人皆可無反。驟而任。厥不聞。三思。蓋質起。義陽口。時心所推奉者。獨義宣。孝武事成。非彼所期。卽奉義宣。亦利其間下。可制易。於自爲。非真欲北面。臣事之也。義宣內憤。閨庭外。惑游說。密治舟甲。趙孝建元年。秋冬。舉事。

魯褒狂酒失旨正月便反遣府戶曹送版補義

宣天子以臣叛若聚族耀師談笑俄頃不啻手

搏其稱師也無正名其舉事也無定謀直教安

男子揭竿爲戲豈待魯秀痴人之歎知其必敗

哉薛安都躍馬刺爽時人比於漢關羽之斬顏

良義宣臧質聞而色戒義恭致書義宣以質方

靈寶牢之義宣始疑質劉湛之顏樂之相慈間

質策皆不行繇是質頭入武庫義宣父子以微

戶誅與師命將以義振者任人而疑事尚背梨

史論二編

卷五

南郡王之叛

四十一

羣叛烏聚復自猜武亡無日矣義宣跳身江夏

翟靈寶魯秀竺超民等勸其治兵繕甲更開決

戰義宣昏沮不出衆遂離散大勢去者斂不復

合鋒銳盡者登不復利人笑爲孤雛而我自視

爲鷲鳥齊建卽墨項籍江東猶或難之義宣其

何能焉

竟陵王之叛

竟陵王誕文帝第六子也文帝北侵魏命諸藩

並出師皆奔敗獨誕遣柳元景廋弘農關陝元

內劭立沈正顧琛說誕唱義其將劉季之有奔

牛塘之捷義宣謀叛力兼四州武帝惴惴欲具

乘輿法物奉迎誕持不可既上流平定王座不

移彼歷兩朝凡三建緒自以爲懿親有功大城

崇寄周公其人也匹夫告密六師移之憤而不

服遂起抗兵武帝仇人其弟弟亦反之以仇投

史論二編

卷五

竟陵王之叛

聖

表城下罪帝宮闈有狐綏綏詩人所刺帝不重

自責又戮誕左右支黨千人誕在諸王功最高

其負禍獨酷雀鼠哀生叫呼天地其視南平附

劭身懼後夫喪魂食毒尤足悲矣賀弼始諫誕

拒命抽刀不怨將佐遂降謝以飲藥范義哲死

從誕不效何康之苟活王璜之五子在建業沈

慶之縛而招之其志不奪呂曇濟携誕子景粹

匿民間死不忍離四子俠烈標季所難雖烈夫

慕義有賊洪韓延之風亦傷誕無罪願身游地

下也。武帝既克廣陵，詔屠其城人，沈慶之強諫，尚殺三千餘口。築爲京觀，不涕泣，天顯而鯨鯢骨肉帝之不仁，實愧楚莊矣。詔未死時，侍直臺，覺失髮，築廣陵城，海陵表孫千輿大罵，請立六慎門。又五音士狂易見鬼，怖哭城上，白布旛謂誕亡徵，然誕罪可不死。武帝逆探其心，迫之於死，天狗流血之災，帝亦當躬受之，非獨竟陵也。

史論二編

卷五

竟陵王之叛

四

廢帝之亂

孝武二十八男，廢帝子業，其長子也。元凶弑逆，孝武倡義，廢帝寄命建康，囚於侍中下省，將見誅夷，卒保無恙。度居帝位，必思艱難，乃相非人君，行同犬豕，卽尊未幾，過惡甚於昌邑，千百二十七事，華光之弑，尚云罪浮其厲。子勳次在第三，廢帝有太祖世祖之疑，送藥賜死。朱景雲停湓口不進，鄧琬決謀反戈內向，然尋陽甲兵未動，湘東已廢，昏自立爲子，助者束身歸命，優游史論二編。卷五。廢帝之亂。四。黃閭亦長策也。鄧琬陶亮袁顗等才略不强，妄萌大志，子勳十一歲兒，惟其所爲，及劉胡夜遁，張悅貳心，累囚傳首，爲世所悲，休仁不仁，助桀爲虐，松滋侯兄弟一時勦死，予聞孝武諸子終始未嘗不泣然也。廢帝死以十七歲，子勳子房子瑱死以十一歲，子驚子仁死以十歲，其他幼小鋤戮者年不能盡知也。國君害喪孩童成群，飲食不離保母，言動制於左右，閭閻之外事不及知，戕斧相尋，支體已裂，或死於其兄，或死

於諸父。乃頸見迫。痛生王家。夫廢帝不立。子高。子鸞。子師。不死。子助。不叛。松滋兄弟。不誅。天故。生之。又故。殺之多。男多。凶。其是謂與路太后崩。數日。廢帝見夢。云。孝武陰虐滅道。結怨人神。見子雖多。並無天命。孽積厥躬。而毒流嬰孺。末世。亂。君家禍。國發。往往而然。書紀微子之命。有以哉。

史論二編

卷五

廢帝之亂

四十五

宋明帝北伐

明帝在位七年。與魏構兵。凡五年。其始非有不並之勢。積仇之劫。特以薛安都常珍奇。據城北。降請兵自救。畢。衆散。憤于見誅。甘心遐遁。遂至長淮以北。忽焉戎有。迫師老氣竭。買元友陳伐。魏取陳蔡之策。劉劭斥其狂謀。難信。帝亦徘徊。聽許。漢武悔田輪臺。其庶幾乎。明帝泰始二年。八月。殺子助。十月。殺子綏。等十三人。踰六年而二月。殺休祐。五月。殺休仁。七月。殺休若。終帝之世。非攻討夷狄。卽屠戮骨肉。彼陰賊猾戾。以爲骨肉之患。等於夷狄也。然子綏等。同日賜死。休祐射雉拉殺。休仁入宿。仰藥。休若召赴。七月七日。宴而死。翦戮同氣。易若執離。魏人兵臨。則喪師。覺地。善戰如沈攸之。善守如沈文秀。不免挫傷。始數骨肉之弱。不如夷狄之強。明帝滅親。則勇當敵。則怯。後日螟蛉。非種。禍流壇壝。索虜左袒。得環而笑之矣。尋陽師起。四方貢計。咸集東。兵至永世。官省危懼。蔡興宗請鎮之以靜待人。

史論二編

卷五

宋明帝北伐

四十六

以信清蕩可必明帝從其言轉危爲安子助既敗薛安都歸命帝命張永沈攸之將十五萬迎之興宗言但須單使尺書勿以重兵生其疑懼帝弗是也耀兵示威囊難四決顛覆之際用言而興成功之日違言而敗裴子野云桓公矜於葵丘而九國叛曹公不禮張松而天下分前鑒之失於宋明而三是以持盈難也

終

史論二編

卷五

宋明帝北伐

四七

歷代史論二編卷之六

婁東張溥西銘著

蕭道成篡宋

蒼梧王忌蕭道成威名嘗欲殺之射腹之難賴王天恩滑稽以免既復磨鍊陳太妃晉罵而止事執誠危前者廢帝無道箠辱諸父呼湘東王或爲猪王一日將付大官宰屠建安王休仁譚笑爲解繫廷尉一宿而釋或實懼死乃謀行弑阮佃夫壽寂之等深相結抽刀竹林狂主立死或遂白帽稱帝蒼梧日欲殺道成道成急爲身謀令王敬則結楊玉夫等弑之乃命盡於七月丁亥之夜二王狂軼同其迫人於險亦相類然湘東帝室尊親廢昏自立其執猶順道成人臣也今日殺天子明日即欲自爲天子難矣湘東卽位鄧琬懷尋陽端門之志勸晉安王子勛勿奉令書蕭惠開亦義懷世祖推奉九江後雖戰勝順逆未分道成弑蒼梧立安成竟總軍國不臣迹著此沈攸之與袁粲劉秉等太息而起也

史論二編

卷六

蕭道成篡宋

一

夫粲乘園內攸之圖外道成雖有文武才可執而取然緒淵者粲乘之賊劉懷兵者攸之之賊淵洩密言道成設備袁粲父子死石頭城劉乘父子死領擔湖內力盡矣攸之初起兵懷兵即懷二心以馬機寄張敬兒令豫爲防既攻郢城不拔懷兵即燒營倍畔魯山軍散攸之大和繼於櫟林外力盡矣夫若死與死國亡與亡忠臣孝子計不反顧蓋明知其無益而猶以身從之天欲墜而不墜地欲傾而不傾千秋萬歲猶藉

史論二編

卷六

蕭道成篡宋

工

斯人彼稱稽素書尊於黃鉞石頭歌謠榮於九錫褚淵王儉何以生爲易代世降臣道益微蕭衍篡立同朝勸進唯王志不署名王亮不送款馬仙理擁兵袁昂拒境稍存大義後皆事梁不終其節惟亂賊易起效尤之心而習俗漸忘二君之恥是以愈久不振也

魏遷洛陽

趙武靈王胡服騎射以教百姓國人不欲魏王宏南遷洛陽禁士民胡服胡語王公以下皆苦之然則變夏爲夷變夷爲夏習俗難移有同然與且主父胡服公子成稽首以辭因請而後聽命卒報中山之怨雪鄙事之醜魏孝文賢王興學校正風俗太子恂先與之二穆泰陸叡志戀舊土遂謀煽亂椎結可以略地而漢制不能弭變章甫適越越人笑之豈真蕃夷北鄙無用中

史論二編

卷六

魏遷洛陽

三

國之治治哉恂不好書學體貌肥大惡河洛暑熱追思北方委棄衣冠私着胡服頑鈍自便類有夷性孝文強使南居苦無跳脫乘駕幸嵩嶽欲召牧馬輕騎奔代高道悅苦諫手刃禁中此亦求歸故鄉辭髮挽弓馳馬放獵冀得愉快非如戾太子殺江充子弄父兵也孝文處亂永嘉廢爲庶人清狂不惠可保天年遽信李彪密表椒酒賜死十五歲兒羸棺瘞土餒爲若敖則微少恩矣泰獻素無亂心祇以不樂溫土謀推陽

平王顧順僞許之密以奏聞仕城王澄持節疾發徒黨立擒事無成謀兵無強援名雖反賊勢同狗盜度其無能亦向類也論者見魏氏遷洛以後再傳而微過咎孝文謀未食同以威脇衆失盤庚播告之義抑知利用遷國帝王繇興成周定鼎漢都關中十年卜世其吉不疑魏文以夷狄之君建土方夏較之古公避狄遷岐衛文恃齊東徙弘略遠甚奈何與周平晉元同類而道也敬宗奔河內以遜元顥孝武奔長安以遜

史論二編

卷六

魏遷洛陽

四

高歡是則子孫之不振宅中者豈有過焉

蕭鸞篡弒

齊武帝時有小史姓皇名太子帝爲移點於外易名犬子處士何點曰太子者天地所懸三才所繫今化爲犬不得立矣又樓號東田宮稱舊宮禪靈不祥闕鑿族滅凡宮室事里衣冠口語史悉列妖怪指爲文惠早薨二王廢黜之驗然則昭業無道蕭鸞篡立果天授非人力歟鬱林五歲時戲高帝牀前能識太翁爲所種愛少工隸書善對賓客進退音吐有令譽抑中誠不肖

史論二編

卷六

蕭鸞篡弒

五

祖若父不知也蕭鸞道生之子少孤高帝撫育過諸子居官嚴能職任清重既受遺詔輔太孫阿衡周公惟鸞是恃楊珉何后幸臣奏而誅之徐龍駒日夜六宮房內勸留霍姬周奉叔橫刀禁闔恭母珍之佞人之首罪皆不赦鸞以貴戚大臣正誅群小刑人市朝告罪宗廟誰曰不宜獨惜其內懷不臣利主爲惡蕭衍造謀逆光贊志非一朝夕是以平居不聞諍諍臨事無所不恐然後知珉等之死非清君側直弒逆之先聲

也宋或弑于業蕭道成弑宋昱皆迫於身危不得已而後逞昭業淫頑類二主其善殺不如也何胤依違誅讐不決蕭謀或服身須西弄伏完不能計其害事平未至而身已下客之所從來矣鸞在位四年誅戮並行史猶稱其儉約肅清罷新林苑廢鍾山樓館至是英餘漢襄蒸晚食亦愛惜不費謂無改武帝舊德自古篡弑殘殺者其人類能攻苦食淡堅忍無華此文烏足道哉

元魏寇齊

齊武帝永明十一年魏王宏召群臣議大舉伐齊非果伐也以此爲聲欲脇衆遷洛陽耳追明帝鸞弑鬱林王昭業新安王昭文始決南伐盧淵高閭李冲與任城王澄止之不從後雖失利其所以稱師則正矣蕭鸞殘賊身弑二君鄱陽王鐸等七人衡陽王鈞等四人賢而無過盡見屠戮一年之間弑殺無忌神人痛憤宗室無間罪之師群臣鮮伏節之義悠悠六合皆鸞黨也

魏宏君長荒服執言伐亂昔齊人弑君魯人不能討孔子譏之今中國安於陳恒索夷不忘沐浴徐孝嗣諸大臣能無聞風愧乎然魏既罪鸞師指樊鄧義振鐘鼓如漢高貴羽袁紹檄操可也蕭衍破敵壽誕病死宏欲亟還廼臨江水數罪而去此直兵力阻頓勉以辭勝之烏足表大義於天下懼亂人之魂魄哉建武四年魏師復出時忿前者不武更圖一捷抑逆惡雖虜運亦衰蕭鸞阻於正福魏主旋殞穀塘亂賊無禍

而正終夷狄有君而道死始皇沙丘之恨孟德
香履之悲其人幸不幸又何如哉兩主皆死戰
鬪方息又歎異者搆兵彼此勝負徒糜生靈于
國家大數無與也

史論二編

卷六

元龜宛齊

九

蕭衍篡齊

蕭順之殺巴東王子響非齊武帝意也受指於
文惠太子縊之射堂有司奏絕屬籍賜姓昭氏
然輕妨還關其罪誠可不死後武帝得子響妃
裙腰啟怪恨鳴咽爲作齊行香兄景陽山鳴
猿獻獻不自勝順之慚懼感病憂死擅殺帝子
獲老牖下幸矣子衍以是怨武帝欲助明帝傾
其嗣以雪心恥忠孝兩乖豈人臣所當行哉明
帝篡弒衍爲畫策以顯官啗垣歷生十白龍美
女嬃王敬則折東召隨王子隆立賜自盡于是
屠滅宗親喋血門內朝廷極惡衍實啟端即使
其終身守順效伯氏之節有死無二君子猶謂
其非純臣况僭窺神器篡奪自恣也崔慧景之
亂蕭懿投箸入援臺城載寧建鼓清路義遇祖
逖遇元勳未賞而竭諸先行賜藥省中禍及子
弟衍欲更執臣諫勢不可得夫斷三峽臨九派
兵定湘中傳檄江南乘風草之疾掃東夏之塵
凡衍上策懿非不能爲也懿經而不權衍權而

史論二編

卷六

蕭衍篡齊

九

不經當夫入朝。珍難叛人。卽誅。勒兵廢暴更立。
 病主上不負國家。下不損臣節。伊尹。霍光前已。
 爲之。懲猶刑。守正死而弗蹈。孝莫孝於中。生。
 忠莫忠於蕭。懿傷哉。兩人身雖不存。其志可法。
 也。衍扶穎。曹舉兵。而師謀獨斷。外奉南康王寶。
 融爲主。而不受處分行事之始。卽以天子自待。
 至王珍國張。稷謀弒於內。不煩干戈。東昏斬首。
 衍無弒主之名。而坐收討亂之實。其視蕭。道成。
 戎服殿庭。身乎弒者。勞逸順逆。遠矣。順之十男。

史論二編

卷六

隋衍纂齊

十一

懿衍最賢。懿死爲人臣。衍生爲天子死者。類伍。
 尚生者。類伍。員惜順之威殺巴陵。其忠不如伍。
 奢也。

南北交兵

南國出師之盛。無若梁臨川王宏。及風雨夜驚。
 無故奔潰。兵刃未交。死者五萬。敗北之恥。亦惟。
 宏爲甚。宏於武帝諸弟中。最不才。終身錢愚。內。
 行尤亂。師旅之任。豈彼所堪。帝揚威朔方。燁車。
 彭彭。而輕命小子。屬以大衆。軍容雖盛。徒耀川。
 谷。是殆以兵爲戲。不戰而靡。其誰執咎。韋廉裴。
 達。敵之所忌。帝欲擇師。斯非丈人之選乎。舍之。
 而用宏者。以介弟故也。國之大事。惟祀與戎。狗。
 史論二編 卷六 南北交兵 十一

子弟之私。隕天下之命。梁室不綱。初政已見。西。
 昌侯淵。藻殺鄧元起。而薄貶臨川王宏。棄師而。
 贖罰厥後。西豐豫章。背親降魏。兆基於此。豈獨。
 蕭娘呂姥見笑。夷狄哉。東昏之世。齊隋可乘。元。
 英。厚懷屢請大衆。逡巡不發。意者其無志於中。
 國乎。梁武篡齊。盡欲殺諸王。寶寅懼死。竄述入。
 魏。伏闕請師。痛心復讎。弘演內肝而齊人救魏。
 包胥庭哭而秦人救楚。忠臣孝子之行。可使國。
 家有者。不亡亡者復存。寶寅雅重之。性賢於裙。

展宗祀之痛哀於草莽。魏主傾國捲甲名討不義。不能驟得志者。亦繇昏亂方定。非配有人。武帝非歲暮之時。將帥皆攀附之傑。英雄朝氣持而不下。是以彼此陳師曲直壯老互見得失。然以梁國方立。魏軍數至東西。應命驟趨。頭危令非翦滅。齊宗迫其挺走。何至洛口橫骸。義陽失守哉。魏人失時於前。爭城於後。頓銳鍾離。勢必不克。韋叡曹景宗。濟之以和。戰守並用。遂奏捷功。梁任宏則敗。任叡則勝。君子繇是知所以建侯行師矣。

史論二編

卷六

南北交兵

十二

魏伐柔然

柔然之號始於本骨閭子車鹿會。再傳而地業袁死。部分爲二。後且軼興軼衰。與魏終始。社喻併兼諸部。自稱可汗。學中國立法。置戰陣爲邊害。道武患之。干戈方起。威自阜刻。石獻文誓衆。武川紀功。至今。山之蹟懷北征之頌。比於周伐獯貊。漢逐匈奴。亦云庶幾。然叛服飄忽。勢如風鳥。令難不一。強卽思距。射律方靜。大檀復興。豆嶮甫摧。醜奴又熾。子成外請婚姻。

史論二編

卷六

魏伐柔然

三

時窺邊塞。阿那瓌累受國恩。不忘鈔寇。勁騎圍集。危於白登。曼書和親。倨猶冒頓。與之爲好。則夷人野心終朝不保。二而討之。則鷹擊獸馳。兵行已逝。疲中國之力。而逐無人微一時之勝。而戕萬物。得不償失。功不補怨。班固致戒於西域。江統先憂於徙戎。良有以乎。東西魏分。各結柔然爲重。高歡英武。願爲子婿。宇文雄略。亦謀降主。悼后休傳之女。文后大國之母。邊塵告警。寂陵長閉。孝武卽不惜一婦人。以謝將帥。共如天。

下何突厥木杆滅鄧叔子餘燼在魏泰孳而還之柔然三千餘人盡殺青門外傷哉黑獺昔者何親今者何忍此惟畏強侮亡不爲齊存邢衛而爲楚滅江黃繇是知好殺不仁乘危非義不獨夷狄然矣

史論二編

卷六

魏伐柔然

南

肇忠用事

高肇出自夷土以舅氏之戚數日驟富貴尚宣武姑高平公主遷尚書令初頗孜孜政令世謂其能然不學無識勢不至任勢殺大臣不止也茹皓常季賢陳掃靜等皆儉輕不可近天子出而遠之足矣必以此罪北海王詳誣奏至死豈法之平乎漢王鳳殺王章實憲殺樂恢外戚播威海內重足況執戮親王如一匹夫無將實甚何所逃死京兆王倫憤怒出師殺于野王猶以史論二編

卷六

肇忠用事

主

弄兵爲辭彭城王勰魏之賢王無罪飲毒載尸歸第冤哉皇天其孰堪此人臣有三死疎間親死卑踰尊死不肖害賢死三者有其一皆可以死兼之亡無日矣肇殺北海京兆猶以疎賊親卑賊尊至殺彭城不第賊尊與親也又賊賢焉史言肇西征車軸中折於函谷兆不吉還余謂賜亡之年卽肇死之日無俟宣武告崩悲泣憂戮也于忠素樸直宣武嘉其忠款爲之改名又賜劍杖令其循名取義出入自防凡肇不道忠

所不平身行。窮討既得志。卽忘殷鑒。惡裴植郭
祚而殺之。卽高陽王雍。幾不免。斯何心乎。論者
云。忠不交勝已。與章初環楊保元友。稱斷金。李
世哲以金帛結二人。進引參腹心。忠擅權。昧進
計。悉出世哲。然以阻忌之性。來不義之朋。身爲
不善。何責於人。彼苟得免者。亦以俯仰女玉。資
緣舊恩。不然西廊之禍。續矣。宣武二后。于氏靜
默婉容。性不妬忌。高氏庸阻。遇後宮。以悍闊。奈
惡聲惡類。高貴嬪又恨忠無德。不如于順皇后
也。

史論二編

卷六

學忠用事

去

那鬱寇巴西

梁武帝天監四年秋七月。魏統軍王足攻涪城。
八月大敗梁軍。殺其將魯方達等三十九人。綱
目大書之。以爲戰爭殺將未有多於此者也。夫
興師無名。多殺不仁。責以義兵。曲當在魏。然戰
勝攻取。兵家之常。可退而不退。可進而不進。皆
謂之愚。足旣銳捷。涪城可舉。若克涪城。益州可
在掌握。而魏主遷延。坐失良會。此那鬱所爲。魏
怨也。鬱少好學。有文才幹略。經營漢中。開地定
境。獲郡十四。功大於足。其決定巴西。止須衆二
萬。彼度梁無姜維而魏有鍾鄧。梓潼先附。益州
中分。不絆大帥於沓中。而外援自絕。無出奇兵
於劔閣。而豪右悉歸。藉執順流。莫若斯日。連頻
請不從。足軍竟還。李仲遷或張法養女。盤樂廢
政。城人斬首降梁。巴西遂沒。將得而失。其咎誰
歸。夫涪城之役。累表請行。鍾鄧之師。苦口諫止。
豈鬱一人勇怯自異。誠見虛國易乘。天險難破。
王足執可長勝。而禁之不前。元英兵無克狀。而

史論二編

卷六

那鬱寇巴西

十七

師老不反此皆用違其時物喪其器也梁以張
豹子代康絢則壞淮堰魏以羊祉代王足則棄
巴蜀凡國家舉大事用大兵成敗豈不以人哉

史論上編

卷六

邢劭寇巴西

十八

梁魏爭淮堰

梁武帝篡齊而自立蕭寶寅出奔魏魏爲發兵
伐梁天監以來無歲不戰三年春梁姜慶真襲
魏壽陽不克魏使任城王澄攻梁鍾離梁遣張
惠紹等救之戰于邵陽大敗自是梁甬城義陽
皆入于魏矣四年春梁漢中太守夏侯道遷以
郡降魏魏遣邢劭入漢中取梁州十四郡秋魏
王足攻涪城殺梁將魯方達等三十九人冬十
月梁遣臨川王宏僕射柳懷帥師伐魏次于洛

史論二編

卷六

梁魏爭淮堰

七

口十一月魏王足奔梁五年夏四月魏遣中山
王英督諸軍以拒梁師五月梁取宿預梁城小
峴合肥等城秋九月魏邢劭擊梁師敗之復取
宿預梁蕭宏逃歸冬十月魏徵邢劭還遣蕭寶
寅與元英圍鍾離六年春正月梁曹景宗草創
大敗魏師于鍾離當時南北用兵民不堪命梁
卽省役薄徭猶患弗濟乃九年作緣淮塘十三
年築淮堰十四年淮堰潰復築之十五年夏四
月淮堰成九月淮堰壞其用民而日新也于兵

之不足又困之以力役仁者豈若是乎罪魏者曰王足伐梁益州城成降者什二三蜀將克矣遽以羊祜代之激其奔梁是宜武不能任人也罪梁者曰王足魏之叛將也堰淮水灌壽陽非計之得者也陳承伯祖脰言功不可就武帝違之而興大役何其聽言之不審也或云淮堰未起先有荆山上格浮山下格潼沱激溝併灌鉅野之謬史臣又謂鎮星守天江而堰興退舍而堰決是役若有天道梁武無容力焉然沉鐵歷

史論二編

卷六

梁魏爭淮堰

三

蛟伐樹填石盛夏勞瘁枕尸蟲飛嚴冬河凍死者十八荷念民瘼亦可止矣且堰工告究軍壘列居開湫東注魏師潰歸皆康絢力也張豹子請行勅其代事堰曠不脩未幾而壞用舍真中成難敗易天寧任其咎哉魏人守壽陽時有水患大抵夏月久雨淮水暴漲皆足爲病不關堰之廢興若平靖武陽廣視三關界在信陽南北分疆之要害也梁得之而魏復取之事在天監之八年則作史者爲梁懼矣

元義幽后

咸陽王禧以逆誅其子樹入梁遣魏公卿書暴元義過惡言元本名夜叉弟羅實名羅刹二鬼食人名表噬物今觀義殺清河王懌戮中山王熙子弟推刃本支陰賊不疑樹言信然又父繼襲封江陽王素無令德爲御史彈廢又少碌碌不聞遮種特以妻靈皇后胡氏妹遂居心膂寵任出諸王上天潢之戚藉椒風之助親王不貴而貴姨父時使然也胡太后聰悟多才藝射能

史論二編

卷六

元義幽后

三

中針孔雖女婦人乎其志颺而不群宣武既殂明帝冲幼卽行祀聽訟策孝秀宴群臣出入遊幸儼然一蕩天子至逼幸清河王懌九亂天常使父惡淫者聲罪以討后入金墉懌歸司敗猶之齊人殺哀姜不爲不義獨惜其謀成小人禍繇私忿胡定一言文以大逆懌死非其罪而天下怨文益深彼繼婢妾良人又別姑姊凡男女之防宮掖之禁其父子不知也卽使誅懌以法尚云以亂易亂況懌有賢聲又多醜跡一人

牆茨之羞不蔽四海仇讎之怒憚死义生勢不得矣太后被幽北宮欲下髮入寺憾义已甚高陽王雍定計外廷潘外憐進言祗席义卽百身難以贖死太后猶以一妹之故忍不決婦人之性蕩逸有餘果斷不足此豈呂武匹哉元义既死弟羅復通义妻太后姊妹皆不正义又不幸而爲姨父矣

史論二編

卷六

元义幽后

幸

六鎮之叛

史論二編

卷六

六鎮之叛

幸

魏明帝正光四年沃野鎮民破六韓拔陵反五年胡琛起高平莫折大提起秦州其時盜賊盡聚叛亂踵告若乞伏莫干反於秀容于菩提反於涼州旋起卽滅者不能盡書也孝昌收元賊勢滋大杜洛周葛榮等縱橫莫制墮名城戮大帥至章武王融廣陽王深被殺樂安王鑒據鄴叛降宗國親王不死於賊卽身爲賊何尤天下者紛紛乎莫折念生天生大提子也万俟醜奴胡琛將也大提死念生尤強醜奴浸暴蓋父死則子繼一帥亡則一帥出大盜蔓延且以世及禍始沃野而叛窮六鎮履霜戒漸豈不信哉賀拔度拔父子殺衛可孤羊侃殺莫折天生渠魁既殲勝勢在魏矣拔陵殺琛元洪業殺斛干脩禮葛榮殺洪業洛周盜賊相殺隙可圖矣然群盜滿山小挫不折攻殺日久後出者強是以葛榮醜奴驍銳甚於破六韓諸賊也蕭寶寅荷魏重任討賊無功遂殺酈道元背魏自立爲

侯終德所襲。携妻子奔醜奴。志望齊帝反。臣朝賊策斯下矣。爾朱榮河陰之役。弑太后。幼主。殲夷百官。洛陽人士。思食其肉。以比出討。宜為賊屠。膾宣雪。衆忿。乃精騎七千。破賊百萬。葛榮生擒。五州平蕩。韓樓邢杲。醜奴道洛。以次就殄。兵行神速。世無其比。何則。外賊之氣。方衰。內賊之氣。方盛。同一賊也。而倚伏乘之。勢不敵也。然三秦甫定。榮旋伏誅。豈免盡狗烹功高莫賞乎。不。錄大逆貫盈。神人不賞。爾朱榮斬東序葛榮。斬

史論二編 卷六 六鎮之叛 五

都市其罪同其死同也

元顥入洛

元顥初至洛陽。欲入閭闔門。馬驚不進。元昭業謂其兆猶劉更始。不成帝位。楊昱華亦云。假服袞冕。不過六十日。乃七月果敗。言何符驗也。魏當永安時。衰亂日甚。葛榮南侵。爾朱榮縱暴。王子攸寄命強臣。朝不保夕。元天穆東擊邢杲。空不設備。顥藉陳慶之銳師。乘虛進拔。榮城梁國。榮陽虎牢。兵指瓦解。子攸出奔河內。洛陽無人。惟顥居之。摧枯朽者。易為力。此其時矣。天穆北走。費穆迎降。顥且無敵。爾朱榮敗卒再奮。冠受。破擒。顥死臨穎。驟而勝亦驟而亡。人盡勇爾朱。悲北海。然爾朱何能死北海。王顥顥所以速死者。在猜陳慶之。而欲背梁也。蕭寶夤齊明帝之。亡入魏。尚南陽公主。總大軍。後忽負德。殺。鄴道元。改元建號。兵敗被擒。身死駝牛屠。夫以中國令胤失國。走胡受蠻夷之恩。被侏儻之寵。始附而終叛之。不免流離與亂賊同死。況顥本夷虜。父詳貪淫魏之棄臣。詳死非所。顥痛罔極。

史論二編 卷六 元顥入洛 五

望風歸梁助以六師送歸京國大梁之仁同於天地豈與魯莊納于糾趙鞅納蒯聵同日語哉顯甫南面即萌貳心慶之請益兵備禦反表止之親其所仇仇其所親遂使梁德不終彼躬同盡人君無行不如匹夫田光侯生之倫猶將笑之此所謂朱均之性生於孩提對其之禍沒齒不悟也慶之護顯入北提兵七千破虜衆三十餘萬自發鉅縣至洛陽十四旬平城三十二方叔湯湯何以過此顯既內異馬佛念說其屠顯

史論二編

卷六

元顯入洛

手

據洛立萬世功惜哉不從潰於嵩高至今壯士猶爲撫膺長歎彼或者慕介子絕域之功而猶有鎖匙關中之慮足以徘徊也

元魏之亂

元魏衰亂戮錄胡太后鄭儼徐紇親倖用事明帝暴殂遂至唯虺稱帝當壁再移晉獻驪姬漢高呂雉有其戎毒爾朱榮秀容酋長世席兵威憤王室不綱抗表問罪長樂王子攸賢王之子迎而立之太后淫暴臨洮僞立遷而廢之罪人出宮宗祏有王不可謂非變事知宜權行合經也賊臣費穆謬贊屠戮榮心頓昏高陽王雍以下衣冠二千餘人踣於胡騎長樂二弟亦就駢死從來國家危急人望義師以其靖亂非以益亂爾朱榮哀國仇血流京闕上下怨禍視靈后尤甚名齊桓而行董卓其誰堪之長樂英主權不自疑外厄仲達內迫懷虞憤結殺梁梁冀死而西鐘不驚司馬誅而南闕無恙人方謂魏敬神武實邁群后孰意爾朱徒養餘孽紛起世隆直向京師兆從河橋西渡敬宗孤立宗國之威所恃惟華山王鸞城陽王徽皆晏安無備望敵先逃於是身委胡騎官禁汚塵孟賁雖勇空手

史論二編

卷六

元魏之亂

手

史論二編

卷六

元魏之亂

天

不搏嗟哉敬宗繼於佛寺此真天亡豈羽罪哉
高歡素世北邊負才康濟雖爲榮所拔擢孟德
奸雄其所長也高乾慷慨陳論李元忠鼓箏長
歌忠義悲憤感動天地歡既舉義斛斯椿賀拔
勝賀拔岳宇文泰等咸英雄自命欲爲歡所爲
孰肯低首亂賊受其驅使卽其時光控關右
仲遠在大梁兆據并州世隆居京邑爾朱專割
權強莫比然勢極者變速身高者慮疎群雄并
算離合在人歡慮世隆兄弟與兆仲遠合也縱
反間而猜貳造形勝慮天光與兆各據一方難
以盡去也椿立說世隆追天光等赴洛討歡而
兵皆會鄴始令兩虎自鬪繼併十鼠同穴爾朱
固強羈絡剪除久孫歡等河橋敗納枝黨盡誅
寶泰師臨元兇縊樹雖天殛稔惡人謀未嘗不
勝也魏朝舊制後宮生太子者先賜死宣武改
令胡后得全揆之以義漢武殺鉞弋不如其大
度也神州割裂反因此起是又事存氣數非國
君得而主之矣

魏分東西

史論二編

卷六

魏分東西

堯

高歡入洛陽幽魏主恭於崇訓寺斛斯椿欲乘
其初至圖之賀拔勝言害功不祥乃止後竟逐
君分國魏祚修亡智哉斛斯雖反覆善變其先
辜之明衆不及也然歡初翦爾朱以義起事平
勝王脩又其所立求新君於田舍之中清京關
於犬豕之會勲勞無上權勢莫比卽跋扈自雄
亦政孫寤氏祭則寡人爾遠取而代非意所至
椿見其戮爵宰張子期懼不利於己乃謀間之
蘇張縱橫大兵扶起佞人之口伊可畏也歡勢
當震主發生衆譏入朝自明恐貽天枉爲斯計
者上書歸誠遣子質侍猶可以解胡爲蓄疑抗
表納叛拒命封隆之孫騰王所憎也匿而不反
華山王鷟汝陽王叔昭上所任也矯而不納遂
至詔書頒下嫌郤日形魏主外稱南伐潛備晉
陽高歡表掣荆雍志窺神鼎情既垂違辭尤悖
激卽施之朋友兄弟尚慮有變況君臣交忌譏
人則極乎賀拔岳侯莫陳悅皆歡信用使擁強

兵爲國爪牙。何所不可。歡忽遣程嵩離間。令相屠戮。彼固謂岳死。則已無敵。已無敵。則魏必折而入於高氏。孰知宇文才智更度越。賀拔岳泰統。岳衆勢必敵歡。歡敵非挾天子。不可。爾朱榮討靈太后。歡討爾朱氏。皆是術也。事成之後。歡反以此名授泰。可謂愚矣。泰一舉殺悅。其鋒甚盛。若欲臨歡。強大等爾。未能旦夕下也。魏主畏歡愈迫。則恃泰愈深。歡軍方渡河。主卽出走。泰長用兵。知已。知彼。卽意自衡量。豈謂力足勝。

史論二編

卷六

魏分東晉

三

歡哉。但得兵至。主奔。則歡有逐君之名。泰有挾君之實。可以得志於天下矣。東西鬪爭。勝敗孰見。猶晉楚之戰。各以國力於周室。強弱何與焉。漢亡無董卓。則無曹操。魏亡無高歡。則無宇文泰。天子奔走就臣。而失國家。人臣坐制天子。而成功。霸業古今興廢。誠一轍哉。

高氏篡東魏

司馬懿圖篡曹魏。殺曹爽等而身死。子師昭繼之。弑戮橫行。亦未能帝也。炎嗣始代魏。國號晉。北齊高氏亦然。高歡破爾朱氏。逐魏孝武。援立靜帝。遷都於鄴。南和梁國。北懷蠕蠕。吐谷渾。阿至羅。咸效力用。規略震遠。幾成天子。然星隕日食。敕勒悲歌。不免畏死。子澄機略嚴明。有父風烈。嬰兒人主。倨慢不道。蘭京刀起。食盤足投。牀下。關弑餘祭。禰生所忽。洋外貌不足爲澄所輕。驅君犢車。奄有其位。彼青雀鸚鵡之謠。不徵於父兄。至洋而克。踐何爲也。司馬師兄弟。隨父征戰。歡立大功。昭旣弑髦。猶能滅漢。其才武勝也。高澄當國。東魏多故。遂令侯景翻飛。高慎叛拒。卽潁川戰捷。一城之克。未足稱功。洋尤無名。妄觀九錫。此縣賊臣勸進。彼何能爲。師昭才皆似。然而不帝。澄才不及歡。洋又不及澄。澄幾帝而死。洋不死而帝。懷奸人之心。享庸人之福。予未知所處也。孝武西遷。歡以爲病。終身恭事靜帝。

二子崛起不思幹蠱以義斷之於魏不忠於歆
不孝是故荀濟之鹿車王經之廷尉也魏收九
錫之文成濟南關之戈也陳留出舍金塘司馬
乎流涕中山降居南宅高隆之灑泣興亡之際
哀者一人而已不亦人臣道盡淪胥已極乎楊
愔魏國世臣時稱賢者乃躬進禪詔追魏主下
御座而妻其后此又亂賊之首當與華歆同誅
矣

史論二編

卷六

高氏纂東魏

聖

宇文纂西魏

宇文泰之伐高歡也傳檄方鎮數其罪惡至北
爲器識庸下賤出與皂力同鷹犬猶之陳琳檄
曹操指以贅閭遺醜標役鋒協同爲海內所快
然歡雄渤海泰豪武川咸有光氣之祥大度之
舉才智匹敵未可相輕泰所以得勝歡者亦以
孝武西奔勢同居鄴泰迎馬首功類河陽挾君
而重歡何敢致難焉及其既也歡奉魏靜湫齒
臣節泰於孝武七月入洛陽閏十二月卽弑之
史論二編 卷六 宇文纂西魏 聖
斯又何居史言孝武閨門無禮平原安德羨慕
三公主皆其從妹亂而不嫁平原入關羨慕自
經泰諷元氏諸王殺平原主孝武孿弓推案時
常憾泰遇鴆而殂殯於草堂佛寺夫孝武賁倫
天惡其淫播遷患難不思省改齊襄漢賀何以
主國泰若懷宗廟之憂行霍光之事變不失義
臣道猶存今私弑之則其逆直蕭鷺等耳高歡
日夜圖泰聞孝武凶問卽當爲若縞素檄書討
罪而憤兵求關竟無執言蓋欲遂孝武則諱其

為君既諱孝武為君即不敢名泰為弑舊君及服東魏群臣尚有異議欲其舉義誅逆其可得乎漢陽王順說泰奉長君反歎所為於是寶炬得立是為文帝然觀其登望嗟峨山慨思脫屣與孝武宴逍遙園增懷華林悲心有同豈非慮逼畏死情見乎詞哉既幸無恙保終子欽嗣位泰諸婿握兵泄其怨謀即廢徙雍州亦遇鴆殞泰一人而殺二帝又何以責歎無將逐君不返也泰弑孝武歎無所問高洋弑靜帝泰亦遼巡

史論二編

卷六

宇文墓西魏

雷

而返弑逆之臣勢雖相敵情則相隱人君逃出而委命漢獻風塵皆安板蕩事會必然泰第三子覺才略蔑聞恭帝迫於宇文護拱手讓之主強則奸雄覲覲而不能國弱則庸愚坐取而無忌裴俠有言去歎就泰無異避湯趨火今觀西魏之亡距東魏僅六七年耳國家苟幸無患即不幸而變愼毋輕棄故土以身託人哉

侯景之亂

侯景初為北鎮戍兵魏明帝時胡后臨朝爾朱榮自晉陽入弑景率私眾見榮彼親任命驅河內生擒葛榮以功封濮陽郡公頃之高歡為相入洛誅爾朱氏景即降歡其反覆天性也景素輕高澄歡自知身死景必咤日暮途盡僅能畜養不能殺景貽子以憂豈歡心哉歡死景舉河南附梁澄慮其與西南合從為已患貽書綢繆望以國士漆身之節壺殯扶輪之效辭命雖善

史論二編

卷六

侯景之亂

雷

然景非樂毅燕王之書寧足聽乎梁武享國久稟稟金甌懼一傷缺顧內懷妖夢外咸誦言翔而納景慕容紹宗兵至景再戰敗北貞陽侯淵明胡貴孫趙伯超等皆虜於魏帝聞驚墮床當時梁武恃景無慮執玉扈捧盈水趨走畏驟又心欲之澄請通好帝意復回貪人嗜利不擇後害其所計慮謂既納侯景復與魏和兩利並存甚於漁人之收蚌蟪蛄執知和信方通賊心已貳澄止出一介空言坐使景與梁闕我方魚肉人

史論二編

卷六

侯景之亂

美

方刀俎其愚。若何。都陽王範請舉合肥之衆討景。羊侃欲以二千人據采石。令邵陵王襲壽陽。其策皆可制景。帝不用而敗。無論已。卽景師繞臺城旦暮不保。范逃棒之降。宜受而却之。景軍饑餒求和。不可許而許之。委柄太子。身餓淨居。其誰爲哉。湘東邵陵養寇不救。正德正表。爲賊所用。溧陽公主。女子耳。以身擲景。供人噉食。帝男女衆多半黨於景。逆賊之。加以骨肉天下事尚忍言乎。賊奴方敗於紹宗。窮困無歸。劉神

梁氏亂亡

史論二編

卷六

梁氏亂亡

三七

簡文帝大寶初。湘東王繹始大舉討侯景。王僧辯守巴丘。賊不能拔。胡僧祐陸法和縱兵奮擊。任約被擒。策皆獨斷。不藉人謀。景遂誅死。大難殄定。可謂非復仇之勇。中興之辟哉。旣魏師入江陵二十八日。卽城潰不守。作詩四章哀歌。陵樹天子楚囚坐而待死。又何億也。湘東初移檄入援河東。岳陽。江州。郢州。應命赴義。君父急難。則閭閻之饑。中夏盟主。則桓文之託。鳴鼓先驅。猶恐不及。及頓留武城。翱翔不進。殺蕭賁。歸江陵。豈人情乎。岳陽王譽久在襄陽。政令稱治。於湘東無纖芥之嫌。河東王譽猶是也。張繡憐人私怨。搆毀桂陽王。無故見殺。譽營不平。治師抗刃。譽殺方等。湘東將王僧辯又殺譽。莽卓未誅。骨肉先死。縱斧伐柯。尋禍何已。邵陵王綸尸投江岸。豫章王棟兄弟。武陵王紀父子。橫死水中。噓臂圖土。家庭怨氣上薄三光。岳陽窮困。召寇入室。湘東當日所憂在短狐。不在長鯨。命盡

於魯夫已知之矣。湘東始攻河東。邵陵涕泣致書。謂骨肉之戰。愈勝愈酷。其言至痛。湘東不省。八王爭而劉石起。叔任鬪而魏兵入。晉梁覆。其禍同途。令昭明太子在當不若是。武帝年可死而不死。昭明不可死而死。鹿子之譖。梁亡已兆。岳陽憤結於鵠。錫而害延於封豕。後梁局促。三君疑天不絕。昭明然名雖梁主。身猶魏臣。去棲別宮。死外邸者。又幾何哉。

史論二編

卷六

梁氏亂亡

美



西魏取蜀

史論二編

卷六

西魏取蜀

美

梁武帝八男。武陵王紀最少。葛脩容出也。諸子罕登公位。紀先破黃扉。邵陵王綸撫枕而歎。益州之任。帝謂天下方亂。唯蜀可免。用以處紀。既思念不得見。使善畫者張僧繇至蜀。圖其狀貌。委以安壤。懷彼朝夕。武陵愛子。非群兄比也。臺城受圍。徐憺勸紀速入援。紀不欲行。內卿之後。竟懸桴首於市。此與湘東殺蕭賁異乎。侯景未滅。先卽帝位。或云太陽門成字。武王紹宗。紀師將發。江水長六尺。黑龍負舟。皆天贊助。然王致秋。花天正。改年識者。已知其不祥。紀學觀占。善風角。臨埋沙洲。乃椎牀歎吒。何晚也。紀在蜀十七年。南開寧州。越嶲。西通資陵。吐谷渾。殖財利。脩甲兵。最號強盛。侯景既平。束身歸朝。贊助湘東上也。還救根本。專制一方。次也。兩者無處冒昧東進。兄肥弟瘦。竟不一念。豈紀以湘東性忌。嶠方之許。卽聽而旋施。未忘聲討乎。然西蜀地勢從來居勝。劉備偏霸成。都江東許昌兵威。

不敵湘東亂離之餘自救不給欲加兵益州必不其然紀內咸圖照進退失據身殉金甌地爲魏有圓滿軀分照正啖臂二江三峽之悲莫回上林宣室之怒始歎阿郎計悞樊登絕屬孺子之言不可信也永安死忠圖照死逆不幸一也武陵之子不如邵陵賢者擇死以正而已

史論二編

卷六

西魏取蜀

四十

蕭勃據嶺南

蕭勃父景梁武帝從父弟禮寄隆厚越親居揚州整斷稱治兄勵仁孝忠王爲廣州長城勸勵謀誅侯景事不成而死以彼慈親令望賢於諸王勃承戚枝之貴修父兄之德時平守順國難社敵其職分也賊景煽亂陳霸先舉義入討勃不助師反遏止之霸先兵渡大庾復令譚世遠結蔡路養拒於南野安忍無親亦云甚矣霸先進爵長城蕭勃起兵廣州論者予之以義將以警不臣明天討然勃忍忘武帝寧京湘東其所攘袂求鬪者素隙霸先志意不下衡進驢張冀獲一勝若謂其有微子殷墟之悲周人王城之泣未敢信也歐陽頤言行著嶺表從蘭欽南征夷獫有大功韋粲平珍湘衡界五十餘洞委頤監衡州蘭裕乘臺城內變攻奪啟亂招頤同事頤責以大義不應霸先入援將至始興則深自結託其於君臣之分順逆之理審矣元帝遣王琳代勃爲廣州勃經始興頗據城不謁勃嬰執

史論二編

卷六

蕭勃據嶺南

聖

之不得已而委質非其本心周文育師據半韶
顧退泥溪擒送建康霸先禮以上賓授以征討
符節方至嶺南盡平齊人定齊楚人安楚霸先
用人可稱不惑熊墨朗劫益之長役猶變化肯
侯瑱給歐陽顥執陳定殺周文育同一禍機地
非淮南而思帝勢異庸蜀而圖王天下既亂人
盡爲雄踞彼紛紛者言勃行事較正矣

史論二編

卷六

蕭勃據嶺南

聖

王琳奔齊

王琳兵家子以姊妹後宮之寵親近元帝擒朱
子仙破侯景杜龔戰功第一西漢衛青因姊子
夫事武帝逐匈奴入北封侯尚王位大將軍以
琳視之勲勞遠矣元帝性猜忌王僧辯審啟琳
罪即徵下吏陸納痛哭願死鬻張載拒王命予
珩朝入納暮投戈非平日恩義深相結何以若
此元帝栖遲荆鎮不戒西鄰又出琳廣州自遠
屏蔽魏師欲至呼援不及裴政呼號城下西門
已潰帝囚烏慢琳大長沙主亡國破窮無所歸
編素舉哀傳檄入討蓋元帝君臣之分明於楚
心王琳故君之悲烈於漢祖彼成而此敗豈非
天哉沌口之戰琳乘平輿執鉞而麾擒侯安都
周文育鎖野豬艦巡軍白水自謂勸王之師
不讓溫嶠卽吳明徹淮左良將隕師盆城僅以
身免琳之爲琳可謂勇矣陳師再出齊人不委
琳專兵輒屬尉破胡長孫洪略趨泰州輕關速
敗琳亦被擒明徹奔北之將成功壽陽王琳百

戰。驍。勁。反。接。入。建。康。天。乎。人。乎。誰。爲。爲。之。城。東。
斬。首。野。吏。懷。血。朱。瑒。上。書。李。賀。勝。等。送。樞。田。橫。
之。客。琳。猶。有。人。鳴。呼。猜。主。怒。而。不。怨。孺。子。死。而。
不。忘。求。木。主。於。煨。燼。之。餘。輦。大。鼎。於。重。淵。之。下。
自。古。國。家。淪。喪。九。死。不。回。如。琳。者。寧。有。幾。哉。史。
稱。琳。誠。信。感。物。有。李。將。軍。風。雖。然。李。廣。之。遇。甚。
以。蘇。武。之。忠。予。於。琳。尤。有。感。云。

史論二編

卷六

王琳奔齊

留

齊顯祖狂暴

常山王墓立附

常山王演長廣王湛之殺楊惜也。婁太后哭之。
哀。謂其忠而獲罪。齊人咸惜之。以國刑不可濫。
善人不可死。王允誅蔡邕而敗蕭紀。戮徐悺而。
亡其近是乎。然高洋狂暴。倍爲宰相。不問諫爭。
簡囚供御。身進廁籌。視爲鮮恥。又東魏故臣。妻。
其母后。人倫道絕。罪不容死。及疏忌二叔。命靈。
捉酒。余猶恨彼向者之年。爲罔生也。廢帝殷洋。
之長子。幼有人君之度。天保間。令名尤顯。常山。

史論二編

卷六

齊顯祖狂暴

留

王奪其位。廢徙在鄴。篡無所辭。復召而扼殺之。
絕肋之變。報施固然。夫洋窮理殘虐。盡性荒淫。
無道之舉。桀紂未聞。猶然令終德陽。廟舞光大。
子殷溫裕。死非正命。狂父逸輕劍之擊。賢子飲。
金甕之酷。天道無知。誠不敢信。史云。洋初命邢。
邵制太子名殷。字正道。洋曰。殷家弟及。正字一。
止。吾身後。見不得也。楊愔當肉。有白羊野草。阿。
廢道人之譏。死生命也。夫豈人謀。然大惡保首。
領小善。羅刀鐫亦足悲矣。湛輔洋爲暴。永安王。

浚上黨王渙之死湛實成之既代常山統大寶
卽殺其子百年至妻太后殂服緋作樂逼通昭
信李后孕而有女帷簿之亂不異於洋竟以太
上皇老吁可怪也高歡妻后生六男洋演湛皆
爲帝一母三天言有奇驗洋死三十一演死二
十七湛死三十二年雖不長咸克有終然洋湛
最不道演稱賢主不免篡弑山澤龍蛇戾逆所
聚未可謂帝王之祥也

史論二編

卷六

齊顯祖狂暴

罪

安成王篡立

安成王之廢文帝子伯宗也以慈訓太后令告
於朝堂謂其罪浮昌邑聲醜太和及考史書第
云太子仁弼帝孳漢惠流亞不聞有衣車納女
衰經生子之事也安成居已齊聖處人內淫欲
加之罪其無辭乎始興昭烈王道談仕梁爲東
宮直閣將軍侯景之亂援臺中流矢卒所生惟
文帝及安成王項江陵既陷安成與長城世子
昌俱沒長安文帝卽位周人歸昌元嘉三月甲
戌入境丙子濟江隕於中流四月丙寅喪柩至
建康是時武帝上賓親子零落惟衡陽僅存群
臣哀思故主屬念東官意望昌入見宗廟退班
諸王乃竟衣冠迎柩不聞燕笑但聞哭泣膠舟
水濱其誰爲賊衡陽獻王入江不化侯安都封
公不慚陳文殘忍奚啻蕭鸞獨安成至則進參
臺閣被顧命蓋兄子則殺之母弟則信之又謬
言禪位要其三讓自此黃百年之後孺子無恙
孰意攫而有之不俟再歲也劉師知涉書傳明

史論二編

卷六

安成王篡立

罪

典章。追梁敬帝。遶牀走執衣。加刃走報陳武帝。武帝曰。卿忠於我。後莫復爾。此實弒君之賊。後忌安成。與王暹殷不佞。謀矯詔令還東府。事覺死北獄。適償厥辜。非死忠也。到仲舉與文帝同里。深相結。韓子高美麗。十六歲。卽執備身刀。從行。華皎事王偉。文帝囚於侯景時。遇待甚厚。三人微賤。相暱。其於陳文猶漢高之盧綰。樊噲安成。逼主起而致命。視孔奭食言。偷祿死者。重喬岳生者。輕鴻毛矣。文帝殺衡陽。安成殺伯宗。伯

史論二編

卷六

安成王黨立

哭

茂何罪。亦罹其毒。彼實有不平之言。所以難免也。昌次不當爲天子。則不死。伯宗不爲天子。亦不死。甚哉。天子之位。生殺之器也。

周陳之叛

周迪臨川南城人。少居山谷中。挽強弋獵。旣代周績爲渠帥。王崇元之世。授高州刺史。封臨汝縣侯。陳武受禪。出兵拒王琳。擒李孝欽。樊猛。余孝頃。送建邺。文帝嗣位。熊曇朗反。復結周敷。黃法氈。圍屠之。功賞甚著。陳寶應。着安侯。官人閹中大豪也。襲父羽。太守陳文武時。崇命有加。至子女受爵。宗正錄系夫。以草澤之雄。鳴壁之長。攻剽不仁。凌暴鄉里。此亦古吹簫。販綰。監門。屠狗者。流驟富貴。任機。岳名。列功臣。家敵疆土。匹夫隆盛。志望已極。猶懷異圖。狼逸犬噬。不顧夷戮。是非兩人始願。蓋賊臣留異。敎之也。吳東陽狙黠。茂守宰。殺郡丞。盪放自爲。侯景之亂。臨城公蕭大連。板爲司馬。殘殺失衆。心賊將宋子仙。攻會稽。異背降。爲鄉道。反執大連。送景。及景敗。巴丘劉神茂。謀應江陵。異復附之。神茂敗。又款於景。免剗。斬其謫詐。傾險。什百於呂布。劉牢之。陳寶應。爲其子婿。周迪與之通謀。兩人愚悍。惟

史論二編

卷六

周陳之叛

哭

彼所使虞寄流寓東山寺致書寶應諫以十事
卽馬援說隗囂班彪著王命無其嫌慨寶應懸
懸閨房甘與同惡章昭達乘流放臆縛取草間
周迪爲程靈洗所驅竄身山谷駱牙斬之道傍
是時留異挑支敗北依棲寶應亦懸首建康少
長咸死雖戈船下瀨南州底定然連年鞠族方
窮三兇國力幾頓矣蓋異罪同王偉漏釘舌之
誅惡浮彭儻逸抽肝之罰不唯赦之又降帝女
錫以昏姻刑賞一乖封豕日鼓豈非帝失哉

史論二編

卷六

周陳之叛

辛

宇文護逆節

周孝閔帝覺剛果明帝毓仁明皆末世有道之
君也見弑於宇文護予竊痛之護父邵惠公顯
文帝泰之長兄也顯三千什肥爲高歡所害導
鎮龍右卒於上邽護幼少大父德皇肱最憐愛
年十七依泰於平涼泰諸子並幼委以家務數
其類已既從征伐禽寶泰復弘農破沙苑戰河
橋咸建功績泰臨殂召護至涇州屬以天下事
泰於護分雖叔姪情猶父子既輔覺嗣恐名位

史論二編

卷六

宇文護逆節

辛

素卑群公不服于護對衆推之人情始定護又
慮覺幼弱欲其早正大號逼魏恭帝禪位覺稱
天王月餘恭帝殂綱目直書護弑蓋護專周政
弑君之事孺子何知歸獄於護書其實也護方
握權卽殺趙貴獨孤信於是李植孫恒等起而
圖之張光洛泄言植等誅死護遂弑覺立寧都
公毓毓素有識量雖爲護擁心弗善也護遂使
李安進毒而殂編年考之護丁丑二月弑魏帝
九月弑覺庚辰夏四月弑毓相望四年歷弑三

歷代史論二編卷之七

婁東張溥西銘著

周伐齊 周齊爭宜陽附

齊。洋之時。周人畏齊。齊。湛之時。齊人畏周。河清二年。周師及突厥。逼晉陽。王欲出走。趙郡王徽河間王孝琬叩馬諫。乃止。旣而段韶斛律光奮銳挫敵。周師數敗。楊樹勝兵開關出降。王雄勳將一矢立斃。使齊主逃。擒越安能收後效。若此哉。段榮起家武威。斛律金著聲勅勒。兩人皆從

史論二編

卷七 周伐齊

一

齊高歡經百戰。功最高。韶與光俱將門子。建武略。當時齊臣智勇鮮敵。趙用李牧北翦胡寇。西却強秦。其斯人與周兵雖盛。何敢與爭。然有宇文憲章孝寬楊忠等在。比權量力。勢不相下。彼勝此敗。何謂也。宇文護母姑沒齊。遣使訪求。齊人歸之。舉朝稱慶。護不德齊。制於突厥。反尋干戈。背恩不祥。宜其敗也。然項王以太公歸漢。王漢王不解兵。卒殺項王。有天下後世不議其負義。以此罪護。豈心服乎。乃齊數未盡。賢人尚存。

史論二編

卷六

宇文護逆節 五十一

泰第四子。毓遇毒大漸。口授詔書。召而立之。託以事。生哀死。聽望慙。勲卒。誅護者武帝也。素不知護。輕委以國。而二子俱死。毓深知邑舍子而立。而讎賊服刑。然則寧都雖死。猶能討逆。可謂賢矣。宋文詔誅謝晦。張皇六師。魏敬手刃天柱。不免後患。此皆功倍於高貴。而智遜於魯公也。

終

護逆當死。昊天不祐。孫皓雖暴。陸抗不死。吳國不亡。齊之謂也。曹操雖強。終身漢賊。辱於孫劉。護之謂也。宇文泰有事山東。請魏主鑒乙弗后。納柔然頭兵女。護欲借突厥攻齊。則迎木杆可汗女妻周武母。中國婚姻。豈夷仇讎。隣壤作春秋者。尤深惡諸。

史論二編

卷七

周伐齊

二

吐谷渾盛衰

吐谷渾。若洛廐。皆鮮卑。涉歸子。二部馬鬪。兄弟責言。東西遂分。阿于之歌。哀思骨肉。傳之子孫。爲輩後鼓吹大曲。其亦詩人常棣之義乎。蔡延痛念父讎。縛草泣射。碎糞憂傷三弟。避位而死。視連感父悲。隕不遊娛。酣宴者十五年。阿豺令子立弟。折箭戒後。勉以戮力一心。共固社稷。咸誠心爲本。孝友世承。中國之君。尚或愧之。劉或蕭繹。死不食餘矣。阿豺并兼氐羌。地方數千里。

史論三編

卷七

吐谷渾盛衰

三

居沙州。號強國。常登西強山。觀墊江源。見水東流。慨思朝宗。乃遣使入宋。獻方物。封澆河公。是通諸夏之始也。慕瓚歸魏。禽赫連定。送京師。太武策爲西秦王。魏公卿議論矜大。謂小白腸。胙重耳。受田塞外。小國封賞。宜新其後。貢獻頗闕。此妄以天王自待。而徒失遠人之心也。慕利延殺緯代。叱力延等出逃。魏詔晉王伏羅討之。遂奔于闐國。樹洛干子拾寅立。數傳當隋。鬼王訶叛父歸命。文帝拒以大義。乃止。國以孝弟始者。

反以大逆終夷族。擾擾失豈在詒謀哉。吐谷渾西走以來。賢而強者。莫若阿豺。暴大而久於位者。莫若夸呂。啟土則氏建。公孫雄盛。則君稱。可汗。強弱之際。可以觀世。卽中國禮樂之鄉。先王仁義之化。傳及百年。不能無變。必欲責鮮卑有治。無亂其道。誠難抑論。祖先立國。則賢於朱蒙等遠矣。

史論二編

卷七

吐谷渾盛衰

四

周滅齊

趙高教胡亥肆志。寵樂和士。開說齊湛。縱橫取快。百世而下。其術同符。若祖挺進計。欲上禪位。東宮始稱極貴。則振古未聞也。高氏以豪俠起北邊。世無令德。歡演纂弑。澄洋淫暴。魏鼎遽遷。桀宋無恙。人方謂微天過厚。惠通吉凶。理有未信。又甚以武成繼極。惡等文宣。河南河間樂陵諸王。無罪而殞。群小朋昏。猶茨不掃。及身而整。逸罰猶譏。況太子不肖。無故禪立。嬖嬖擅定策之。功優笑獻。推戴之力。宮車未曉。而新君受朝。太上。方壯而元子南面。是則桀紂同宮。幽厲並國。上下爲戲。勢不終朝。周人起而乘之。豈特武王觀兵。沛公入關而已。趙煦抱宏。請從河北。直指太原。其策若行。周師一出。齊可立定。猶更需後舉。假以歲月者。此周武之不斷。非齊人之善守也。斛律光死。齊久無人。晉陽城陷。驛馬不達。韓高握槊。馮妃獵圍。周師旣逼。開庫合戰。婦人唱走。未敗而逃。后服方至中途。齊國已非王有。

史論二編

卷七

周滅齊

五

安德王延宗。患難權立。奮身死戰。東門之役。周武幾縛。不意鳴角還兵。醉人不整。力屈被擒。敗非其罪。以劉謀哭廟之忠。負子嬰素車之辱。豈非天乎。至緯棄平陽走鄴。繼又棄鄴走青州。顛沛無策。唯有逃遁。然遷國不再。身將安歸。孝元徙出滄州。荀子溢縱暴鄴境。時最危急。尚猜忌忠戚。放縱宦官。死而不悟。夫復何言。廣寧任城共謀匡復。爲憲所執。趙穆等迎立范陽。敗奔突厥。挽覆舟於中流。起死人而肉骨。宜其難也。齊

史論二編

卷七 周滅齊

六

緯窮戚。視於子恒。厥父覆轍。躬亦效之。八歲之兒。亦蒙帝號。而死悲哉。

楊堅篡周

隋公堅相貌非常。有人君之表。宇文憲王軌勸周武帝蚤除之。不果。後竟篡周。爲天子。王衍不殺石勒。卒亂晉室。至今恨之。然周武之世。堅蹶庖。未形殺之。無名。且有天命在焉。能殺也。天元昏虐。君臨踰年。卽禪位于太子閼夫。魏弘禪于宏。而身弒。齊湛禪于緯。而國亡。太上不祥。前車非遠。天元不念禍亂。尊高自擬。身爲王者之父。志窮四海之欲。五后並立。天杖酷行。憲執孝伯

史論二編

卷七 楊堅篡周

七

等誅死。而忠賢盡。鍾趙陳越代。滕諸王就國。而根本不固。驟疾病瘡。嗣主幼冲。鄭譯劉昉遂謀戴堅。此皆狡諂小人。不足多怪。獨李德林齊朝宿望。周武尊禮隆重。謂其人在天上。殆愈鳳麟。而願死奉逆。贊堅陰謀。華歆楊惜二賊肉。腥豈足食哉。尉遲迥累葉貴戚。地居形勝。憤堅逆亂。投袂稱兵。仗義疾呼。何往不克。韋叔裕李穆等。不知大義。助堅爲敵。黃龍兵敗。擲弓罵賊。迴歸地下。軍士坑屠。罹義不附。粉族諸葛誕甘心碎。

首莽昭之世。天地君臣賴此不滅。事雖不成。何可少也。趙王招圖堅杯酒徘徊不成。元胄扶堅下牀。自謂勇等鴻門。然比之黃沛。其功狗耳。楊后麗華。柔婉不忌。周旋暴君。接御婢嬪。有衛風碩人之德。後知父異圖。不平憤惋。堅欲奪其志。以死相誓。黃皇室主稱疾不朝。山陽夫人抵墮軒下。外戚亂賊類有賢女。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天生三后。所以不辱漢周。抑亦發逆臣之恥。維三綱之絕也。

史論二編

卷七

楊堅篡周

八

始興王謀逆

新安王伯固。文帝第五子。始興王叔陵。宣帝第二子也。兩人素不協。鮮天親之愛。然伯固善言。論輕率嗜酒。好鞭笞。叔陵少機辯。強梁嚴刻。性相似也。骨肉宗戚。理無親疎。獨情好。應求又各有類。賢者邇。賢不肖者狎。不肖周召同功。管蔡並亂。其大致也。大建時。叔陵用事。伯固諂附。彼所親近。非以諸父昆弟爲念。不忘直劫于勢位。向炎而趨。又叔陵好發塚。伯固挾弓矢。好射雉。

史論三編

卷七

始興王謀逆

九

兩人入。則登朝堂。侮耆老。出則行田野。縱椎埋。其視殺人放君如蒲戲。飲酒聊復爲之。無害也。宣帝不豫。太子叔寶當立。叔陵侍左右。忽抽藥刀爲弑逆。無平日約束之謀。內外資助之力。而僥倖鉛鈍賊傷人主。此蓋身爲莽何羅。擊漢帝殿上。觸寶瑟立僵。而叔堅奪刀指袖。其功則金日磾也。雲龍突走。白帽招呼。叔陵跳躍勢僅一夫。伯固不度利害。單馬馳赴。助其指揮。及四門既閉。蕭摩訶兵來。吸其泣矣。何嗟及矣。宣帝四

十二男。惟岳陽王叔慎知大義。有漢北地三謀之烈。次則長沙王叔堅。始興太子兄弟。急難勤勞。在原本。雖祀日月。衣服木人。亦鮮令終。雖史云。詎視上書。皆孔範管斌施文慶等爲之。抑以驕召忌。錄自取也。西省見因涕泣陳對。欲死見叔陵。責彼泉下。叔寶哀而赦之。乙卯之功。不能受福。猶可免死。叔寶豈忍人哉。史又云。叔堅酒家婢子。性頗使酒。爲兄弟所憚。初與叔陵招賓客。爭寵不平。朝位幽薄。不肖先後左右。爭

史論二編

卷七

始興王諒道

十

道嗣。其後奮。縛叔陵。似發宿嫌。非忠國主。然叔寶在東宮。伯固善嘲。甚親狎。叔陵心害其寵。將中以法。既惟相得。願同死。何也。兇殘性類。始隙而終合。一見之。朱劭濟再見之。陳伯固叔陵矣。

隋滅陳

史論二編

卷七

隋滅陳

十一

江南亡國之君。陳後主與宋齊同。識抑考行事。不若是甚也。宋亂於子業。亡於蒼梧。齊亂於昭業。亡於東昏。凡兩更無道。因祚始絕。陳則武帝以下。鮮聞凶德。後主性好文酒。狎昵婦人。其最不道者。在於殺傅縡。章華至。賣亂天倫。誅滅宗戚。則未然也。國亡入隋。願乞官號。平居嗜驢肉。與子弟日飲酒一石。終於洛陽。享年五十有二。其所爲近於頑鈍。無恥雖錄。此失國身亦因而得全。劉禪東遷。不思岷蜀。孫皓泥首。賜爵歸命。二主皆無人心。然禪愚。皓詐。禪辱皓。忍所爲亦小有殊。宋昱齊寶卷。皓之流也。陳後主叔寶。禪之流也。隋伐江南。人人言克。抑而不聞大言。無懼者。獨施文慶。沈客卿。江總。孔範等耳。周師入齊。馮淑妃猶翫粉鏡。急而用兵。大抵非荒主所樂。陳後主日夜同八婦人十狎客。時殷製詩。麗服酣飲。風流自命。甚於無愁。天子一旦戎服對敵。左右勞苦。無異梓。倍或臨衆大笑。或腹煩欲

決大師在前童心如故彼但冀早釋于戈幸自
寬勝敗非所計也任發奴始請固守臺城綠淮
立柵精兵金翅徑掩六合其策誠善王不能從
後竟背而降隋引韓擒虎軍入朱雀門是雖情
言不見信計出反覆然江南既亡任瓌猶勸王
勇立陳氏子孫此非蠻奴弟子與門庭以內一
忠一逆何懸殊也岳陽王叔慎刑牲普師不望
青門高涼洗太夫人保境拒守捧書慟哭宗王
抗北地之節婦人明霍弋之義而長城喜笑如

史論二編

卷七 隋滅陳

十二

漢安樂亦無可如何也

隋易太子

獨孤伽羅周衛公信女信奇隋文狀貌乃妻之
後竟爲皇后單父呂公善相女婚劉季遂啟浩
室事適然也文帝與后相得誓無異生子太子
勇晉王廣秦王俊蜀王秀漢王諒皆其所生五
子同母少長咸序謂可百世無患乃秦王死最
蚤疾繇妃崔氏帝徵還京師責其失德免冠就
第臨死僅哭數聲祭以鹿脯父子天性薄何若
是開皇二十年六月秦王俊卒冬十月太子勇

史論二編

卷七 隋易太子

十三

廢楊素陰陽之術險於趙高姬威羅織之文毒
於陳舞英君察后昏而不覺遂至兒女諧慝至
尊流涕飲食媒廢宮禁爲獄帝固鑒高歡縱子
不知其惑甚歡也蜀王無罪廣素問之華山偶
人寃同漢戾帝責彼十罪幽於內省發婢給役
瓜子不見可謂窮矣煬廣弒立漢王起兵羊羔
首背咎徵甚顯晉陽窮蹙絕屬幽死爲時幾何
諸子安在跡彼終始惟秦王盡傷妬妃爲虐其
他死廢皆成於廣文帝皇后愛其老醜給事樂

器塵埃後庭無子屏帳不飾稱為德器孰知
奇飾詐外結朝臣內通婢媵東宮無鴆毒之謀
而謗成貝錦藩房無西岳之祝而誣極鬼神此
蓋玩父母於股掌而欲速取償於天下也獨孤
性忌後宮希進御者文帝悅尉遲迴女孫后即
殺之帝怒奔山谷嫉妬之害其所身嘗獨不可
爲太子舅雲昭訓寬乎后年五十九崩帝始近
聲色陳宣華蔡容華皆有寵後俱見逼於廢彼
遠女謁者節不固於老耄而僞恭敬者亂獨流

史論二編

卷七

隋易太子

十四

於天親父子交讎後悔何及高穎妻死其妾生
男諸王朝士妾或有嫉於后無與也必嫉而斥
之既妬其夫復妬其子既妬其君復妬其臣后
年有盡后妬無窮不舉天下刃之易止乎

突厥朝隋

突厥者匈奴別種世傳其先爲狼生有化狼十
男各爲一姓泥師都二妻一孕四男之說倣近
誕妄要其種最荒賤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蠕蠕
世居金山之陽爲鐵工堯鑿突厥號所繇始也
土門強盛求婚蠕蠕阿那瓌晉辱之遂與親婚
妻長樂公主西海獸畜柔然羞言婚婦中國降
女舉朝不慚其辱視漢妻冒頓尤甚土門既稱
可汗其後木杆強大日熾周齊敵國咸結爲援

史論二編

卷七

突厥朝隋

十五

舉足左右繫其安危他鉢無禮呼爲在南兩兄
周千金公主趙王招女也始妻他鉢繼妻沙鉢
略最後妻都藍夷狄之俗世妻國母因循罔忌
公主華人獨無規乎觀其哀痛周亡題詩屏風
始終怨隋不忘宗祀至今讀皇家飄流之詞猶
有申胥復讎之志彼遇等明妃身從胡族寧得
已哉安遂迎事發突利構而殺之累世喪節不
免淫死南越呂嘉殺膠太后特以安國少季爲
名非心誅配也長孫晟善彈工射好奇計務立

功名。隋文少所器異。繼嗣宇文神慶送公至突厥。與處羅侯結心腹。得國中要領。後遂設策。携貳招其主爲隋藩臣。李晟奇略。鄭吉不如中行。說等死。豈足蹟哉。阿波可汗。木杆之子。達頭可汗。沙鉢略從父也。晟欲圖沙鉢略。先結達頭。阿波。阿波戰敗。說之入朝。其母爲沙鉢略所殺。遂身奔達頭。貪汗地勒察。咸附之。盡與沙鉢略敵。沙鉢略乃窮而歸隋。此文帝之所以頒屢受朝也。莫何。沙鉢略弟。都藍。其子也。沙鉢略舍子

史論二編

卷七

突厥朝隋

十六

立弟。弟死。子復得立。蠻夷授受有天。存焉突利者。莫何子也。妻以宗女。使間都藍。都藍達頭襲之。戰敗南走。晟邀之入朝。爲政民可汗。都藍被殺。達頭迎降。政民益大。樂爲隋臣。此煬帝之所。以幸帳賦詩也。夷狄宗族日相屠翦。爲中國所。愚反見德。願效死。蘇縱橫功皆錄。晟然。晟始。不爲媵臣。亦安能深入蠻中。陰陽離合乎。錄此。言之千金公主亦隋室功臣也。

隋討高麗。高麗之釁始於裴矩。當時突厥破民入朝。車駕千里。煬帝親幸廬帳。索辦擊肉。韋韞獻酒。中國之威雄於渭橋。二三佞臣。謂強夷藉類。溝小醜望風景。附無煩鞭筆。不意其禍生所忽。敗乃蹟垓也。魏孝文時。高麗王璉華心恭順。年百餘歲。死。爲舉哀。東郊。其孫雲事宣武。允議。土毛不愆。侍子敬職。彼奉大國。久度不無禮於隋。且齊洋主國。崔柳出使。求魏末流人。高麗王成應對

史論二編

卷七

隋討高麗

十七

少慢。柳張目怒叱。擊墜林下。左右雀息不敢動。遂挈五千戶歸報命。偏安竊伯桐。喝所及趨。款恐後。隋混一富強。三倍於齊。戰馬百萬。一呼雲集。高句麗箕子舊封。武力遜於諸夷。嚴兵分下。肉袒出迎。其執宜然。顧困獸求鬪。雖小毒也。聚天下之兵。頓於一城。轉萬里之粟。輸於窮海。高麗爲主。隋人爲客。彼勞此逸。執百懸殊。夫曹操赤壁。苻堅淝水。咸以兵多致敗。未有旌旗鼓角。亘千有餘里。水陸淹留。連營阻險。師行絕域。令

京中朝觀望戰鬪得完者也九軍渡遼三十萬
五子得還者二千七百人耳明珠彈雀有喪無
得人君慎毋以敵強而棄國寇小而玩師彼威
驅朝野之雄力窮手掌之地一蹶而憤再蹶而
懼場帝雖豪能更大帳賦詩薄漢天子哉乙支
文德請管詐降于仲文縱而不執來護兒兵捷
早奢城將趣平壤詔忽召還論者恨其坐失機
會然即使獲勝時叛時服猶足遠敵中國淮南
王諫伐南越庾質郭榮得其指矣

史論二編

卷七

隋計高麗

十九

煬帝亡隋

煬廣亡隋與胡亥亡秦後世同譏二主性皆不
仁廣尤矯飾顧其悖逆天紀屠戮骨肉行事多
相類扶蘇矯詔自殺十二公子死咸陽市十公
主死杜將間昆弟呼天拔劍子高死願葬驪山
足書曰自作孽不可活亥惡貫盈亡秦者胡亥
繇於此隋太子勇廢爲庶人升樹呼不得一
見文帝及抵牾遣追反迷之死十男毒殺竟無
存者天生兄弟分形共氣呼居順齒患難在原
史論二編 卷七 煬帝亡隋 十九
兄爲天子弟爲藩臣人倫榮遇情尤有加奈何
以弟殺兄舍順效逆夫身卽肢體兄弟手足世
未有手足斷裂肢體聯屬者也廣亂父姬罪甚
於亥趙高教胡亥悉耳目窮心志於是復作咸
陽宮欲如煬帝千乘萬騎綿絡山谷奇服巧態
炫溢後房卽始皇遜不如亥病未能也夫樂天
下之樂憂天下之憂天子之事也以一己之樂
易天下之憂後世人之主之失也始樂而不節則
民貪繼樂而無制則民死天子以人之死爲樂

天下亦必以死反之。彼遼東之歌哀於清夜。江都之夢徵於西閨。人情實然。豈獨天道。隋師入陳。君臣詩酒不輟。驛啟塵封。文帝笑之。廣親承其弊。亦惡聞盜賊。手斬宮人。亡主諱亂。繫其性情。臨事而蔽大愚。一軌此虞世基。所以用趙高之術。宇文化及等。所以尋閭樂之逆也。廣游梓荒淫。汲汲顧景。惟恐不足。適語蕭后。即亡不失長城公。然蕭后不如之德。或亞沈后。而煬廣人倫之惡。十倍叔寶。欲班同三品死。葬芒山。惡可得哉。

史論二編

卷七

煬帝亡隋

二十

高祖興唐

沛公劉邦起兵。在秦二世之元年。九月。唐公李淵起兵。則在隋煬帝大業十三年之五月也。二世立三年。趙高弑之。隋煬荒淫十三年。始弑於宇文化及。兩君無道同。其數脣短則異。然漢唐真主仗義。驅除咸在紂惡。既盡之日。是以興師未幾。其主先亡也。唐公遠祖虎。在西魏時。賜姓大野氏。隋文帝與淵親愛。復姓李氏。顧方士言天子之識。民間歌桃李之章。猜忌如煬。危且不保。淵女甥王氏在後宮。煬問淵死否。懼而縱酒納賄。以自贖。其不爲李洪兒者幾希。隋申公李穆初薨。孫筠當襲爵。叔父渾使兄子善衡殺之。以國賊賄宇文述。請紹封。後貪言述。乃遣裴仁基告渾反。推從子敏爲天子。於是敏渾善衡宗族三十二人皆死。此亦渾殺筠之報。然朝廷旣以圖讖戮人。姓氏相求。何服之有。淵幸得全。反任山西河東撫慰大使。命有天下者。其人日在側。不可得而殺也。淵在晉陽。擁兵自強。頗無大

志。子世民請之。裴寂劫之。強而後應。是惟懼私。宮人中死法以爲反。亦死。不反。亦死。與其死也。寧爲賊耳。然王之者實世民也。子不能匡父。以正而迫之。以淫懼之。以死乎民。伐罪而先表餌。其父發慮之始。已胎武幸楊妃之禍。帝王舉事。義利順逆。介在毫髮。可不辨哉。高歡討爾朱氏。詐爲書。稱兆以六鎮人配契胡。激其用命。淵欲起兵。則使劉文靜詐救發太原西河鴈門馬邑民爲兵。集涿郡。擊高麗。用民之憤。使人以急陳

史論二編

卷七

高祖與唐

三十一

勝吳廣。亦繇此起兵。不厭詐。其是謂乎實殺女。淵之妻也。崇紹妻。淵之女也。殺女少時。聞隋文篡周。自投牀下。恨不爲男子。救舅氏患。紹妻一婦人。歸鄆縣別墅。招合羣盜。悉歸於淵。其英武豈下世民。夫唐公家庭。其無志天下者。或淵耳。若妻若子。若女戚。久有圖隋之心。四海之略。淵又何能與異。且淵卽不叛隋。度其執節死義。必不能爲堯君。素則不如任賢子而起大事也。

唐平東都

楊玄感弱冠以父軍功位柱國。旣從征伐。威名尤盛。討土谷渾還。至大斗拔谷。從官狼狽。卽謀襲擊行宮。叔慎止之。遂東之。從督運黎陽。遂圍大舉。引兵向洛。彼富貴伴人。至賓客徧海內。驍勇善戰。身先士卒。叱咤風雲。威方項羽。兼荒主在外。六飛未還。離民在下。延頸思亂。乘而攻之。何堅不克。迺兵頓弘農。身死葭蘆者。雖繇狹智淺見。不用李密上策。亦以楊素窮凶弑殺。冤酷

史論二編

卷七

唐平東都

三十一

天不欲使其子孫得志於中國也。密策略弘遠。禮賢得士。當日豪傑。群推爲首。輔玄感不成。幾死而脫亡命。江海哀吟。草野不遇。翟讓一飢賊耳。謠譏奇異。群盜敬愛。統領大眾。權出讓右。張耳陳餘。豈相阨哉。讓貪復無能。殺於杯酒。先發制人。王世充歡密爲龍蛇。不測抑大業。未成自相屠戮。蕭銑所以責沈柳生也。玄感舉兵。密勸其先圖關中。及自立。不聞其鼓行而西。豈能言之不能行之與。洛口黎陽二倉。民食所聚。密能

而有之。富誠莫敵。然粟多民聚。粟盡民散。恃粟而立。其何能久。柴孝和進西襲長安之策。徐洪客獻直向江都之謀。密心善之。而不用。志雖有餘。氣則將竭。英雄回首。負嘆。崦嵫王世充。俠賊狙點。一戰卽勝。密不敢於所畏。而敗於所輕。魚服見笑。鼓衰足悲。委身唐公。不得台司。鬱鬱奔叛。斬邢公岨。下生不如寶融。死不如田橫。傷哉。唐公初起義。嚴憚惟密。卑辭推獎。呼爲大弟。西方克定。密忽窮歸。喜實過望。縱之山東。失策其

史論二編

卷七

唐平東都

三十四

矣。盛彥師。邀斬半渡。功等淮陰。楚亡漢興。斯其會也。李密旣死。世充何能爲。彼豺聲卷髮。機巧刻深。媚煬帝。弑皇泰。迷惑閉房之記。誑耀莊周之書。觀塗耳目。苟延日月。篡三年而滅。予猶謂晚也。

唐平河朔

隋季僭竊。鄭夏最強。然竇建德非王世充比也。世充祖本西域胡。冒王姓。乃仕隋。世充無他才。能以口舌得幸煬帝。飾臺沼。奏珍物。破括江淮。良家女備後庭。皆王心所慕。樂其側媚。固寵猶裴矩。虞世基耳。宇文化及弑煬帝。世充不能討。皇泰主立。專政自用。元文都。盧楚。謀誅之。言泄而死。王亦被廢。旋遭醜絃。弑君之罪。不異化及。猶崛強東都。敢與唐抗。趙高齊官。董卓北據。厥

史論二編

卷七

唐平河朔

三十五

罰宜同。乃俘於太廟。免死徙蜀。非獨孤修德。痛念父讎。自行翦戮。唐其無刑哉。竇建德。漳南世農。重然諾。喜俠節。鄉黨所重。情世危亂。入高難泊中爲盜。此與食隋祿官。隋官而反戈。悖逆者其情已殊。迨兵次聊城。生擒化及。奉表皇泰。弒臣蕭后。討賊之正。唐公不及也。唐克長安。奉代王侑爲帝。尊煬帝爲太上皇。內圖自王。外修臣禮。淵亦自云掩耳盜鐘。建德武人。獨明大節。卽地非漢祖之入關。而功猶更始之誅莽。其所不

能望秦王世民者或莫王天授大器非常耳若夫婉婉慕義好行其仁王雖不成豈可少哉且赦李蓋之死量同項王斬王軌之奴媿侯子密撫降不殺賞忠不誅盜名字建旌旗者時有百數行事相近者什不能一也世充始交好繼交惡其深絕之者以獄王故也唐兵逼洛陽世充請赦宜拒而不納竟惑於劉彬空國往援交非趙魏而勢連虞就秦王定策始戰一舉兩克建德之亡非自亡也爲世充而亡耳以身殉人而

史論二編

卷七

唐平河朔

王六

殉者其讎以國委人而委者其賊魯連虞卿之義貴於排難解紛不聞如是其愚也曹氏明識善斷遠過建德其言不用狼狽就死內有賢妻而違以蹈禍嬰妃能佐高歡之成曹氏不能救建德之敗婦人雖智命繇其夫斯亦各有天哉

唐平隴右

隴西盜起金城令郝瑗將討賊薛舉與子仁果劫之座上矯稱捕反者起兵爲亂度瑗從舉非出誠心宜善自全圖去就適忠於所事誓死不反何也舉始用兵卽降宗羅賊襲皇甫鎛鍾利俗唐弼等相繼殄服勢誠驍銳然以之比唐關地聚民不過一大國諸侯使早知廢典稱臣獻順如吳芮長沙尉佗南粵保功名終計豈不善瑗獨非之儻然擬於漢高昭烈使舉心侈大戰

史論二編

卷七

唐平隴右

二七

關不息卒至覆宗殞國此亦陳嬰之母所深笑也高城旣拔瑗勸舉乘勝直取長安會病死廼止瑗遂哭舉不起卽其生相信死相哀未嘗無君臣之義英雄之感然舉非項籍而瑗慕范增徒死無益余又傷其力小而欲與天爭也仁果勇號萬人敵獨貪而好殺卽舉殘猛亦心惡之每戒其虐必亡國後果爲秦王世民所擒夫薛舉父子素不敵唐前者高城之役豈舉能勝哉特以秦王臥病劉文靜殷開山違其節制輕師

取撓。多見殺傷。及嚴兵再出。始而堅壁繼而長。驅賊勢窮。感而縛下。服舉一倖而勝者。仁杲不能再倖。欲取天下。豈不繇材智度量哉。旁命地。仁杲驍將。降而復叛。至始州。掠王氏女。醉寢野中。女取其所佩刀。析之。送首梁州。封崇義夫人。其俠節成功。榮於薛舉。胡后矣。

史論二編

卷七

唐平亂石

三本

唐平河西

薛舉李軌皆以財雄邊。然舉爲亂者也。軌防亂者也。軌略知書。有知辯。好關人急。見舉亂金城。恐郡縣吏孱弱無足與計。誠不忍以鄉黨宗族父兄妻子委盜賊魚肉。始謀聚保。河右觀天下變。苟亦名之爲賊。不幾以燕雀笑鴻鵠哉。群衆推奉。軌遂有奢心。欲身應讖書。夫李密公卿子。孫號令霜雪。志氣才略百倍于軌。猶不能符歌。桃李自命真王。軌何人。斯望爲天子。多見其不。

史論二編

卷七

唐平河西

三九

知量也。安與貴家世。京州久留長安。表唐高祖願還招軌。臣順其說不行。卽與弟修仁結西域諸胡圍城。連奚道宜擊軌。玉女臺成。不來神仙。徒別妻子。愚哉。京帝坐而死。寇然與貴初心。非欲殺軌。示以大唐之盛勸其東歸之樂。設軌能聽之。奉圖朝廷。世作蕃輔。與國終始。與貴未始非涼忠臣也。隗囂有一馬。援不能用。而用王元病飢情死。豈援罪乎。與貴成言而出。建節而還。身入大敵。威宣萬里。厥功高矣。豈特使不辱命。

哉隋末群盜竄建德蕭銑稱賢次則李軌三者
智數雖殊廢典亦復相近其典也建德戒害忠
良銑惡自相攻戮軌亦禁殺人取貨其廢也建
德殺王伏寶銑殺張繡軌亦殺梁碩寬大則士
附猜忌則衆難從來爭天下者無不然也

史論二編

卷七

唐平河西

三十一

唐平河東

史言劉匡妻趙氏夜坐庭中見飛光投懷感娠
生武周彼爲盜賊者其誕育固有神怪哉武周
受王仁恭愛遇總虞候直閣下盜其侍兒反復
異計說諸惡少年殺之逆亂負德與楚王坐客
袁盎從史異矣武周雖驍悍善騎射其所資以
尤強者在得宋金剛金剛上谷賊與魏刀見善
實建德滅刀見遣人招之金剛患曰魏王死吾
義不往拔刀將自刎衆抱之泣遂歸武周武周
史論二編 卷七 唐平河東 三十一
號爲宋王分遺家貲妻以女弟金剛出故妻而
納之蹈殺妻之忍以明丹青之信其人穿窬耳
然破裴寂殺姜寶誼齊王元吉懼奔京師是時
彼師盛若王尋唐兵弱猶光武雀鼠谷之戰可
方昆陽敗而復勝危而復安非秦王世民其誰
克哉元吉驕侈喜鷹狗其守并州時不修軍政
惟載且網三十車日夜縱獵聞武周騎屯黃蛇
嶺始遣張達率百人嘗關達爲鄉導榆次失守
諸城連破晉陽遂陷元吉不顧土地但携妻妾

按之以法有誅無赦高祖徇情不問則梁武之
縱蕭宏耳關中震駭欲棄大河以東秦王上表
力陳願假精兵克復乃更出師平時無根本之
慮急難爲棄地之謀高祖無能猶元吉也令秦
王不行太原尚非唐有敢望混一乎武周以汾
陽官人賂突厥得立定楊可汗引衆入寇據有
晉陽既窮無所之非突厥莫與歸也後復謀歸
馬邑事泄被殺彼與于突厥亦死于突厥夷狄
不可恃於盜賊也猶信

史論二編

卷七

唐平河東

三十一

唐平江陵

蕭銑後梁宣帝曾孫也少貧傭書事母孝煬帝
以外戚擢羅川令大業十三年董景珍等謀起
兵推銑爲主銑報書厲衆哀痛先君志存剏取
夫帝室之裔名非草澤復讎之舉師興潢池以
此令天下視唐與晉陽尤順惜其文有徐武不
足也趙郡王孝恭師抵江陵銑總哀布噴泥首
軍門願身當死無殺百姓送至京師高祖讓之
銑對以逐鹿無罪自比田橫遂斬都市史臣謂

史論二編

卷七

唐平江陵

三十二

銑力困計殫好言僞辯唐祖神聖賜以殊死夫
古公去國屬告父老蒯通強辭辭漢高不殺銑係
虜抗言開誠解甲卽責其盜竊仁義說世亂俗
爲聖人所必誅豈心服哉高祖素怨李靖一入
長安卽召而殺之秦王固請逕免及銑據江陵
詔靖安輯會蠻賊鄧世洛兵數萬屯山谷間廬
江王瑗討不勝靖謀擊却之進至峽州阻銑兵
不得前高祖復罪其逕進詔許紹義軍前紹惜
其才奏請得解靖之一身幾死者再卒破銑者

靖也。孝恭發夔州，峽江方漲，靖請掩其不備，連拔二鎮。既獲戰艦，盡散江中，援兵進，疑不進，銑窮出降。設唐果殺靖，蕭氏坐大，孰發十策哉？銑統地廣遠，西至三峽，南交趾，北距漢水，無不附屬。獨性外寬內忌，大臣疑貳。董景珍叛，張繡誅銑，益孤弱。梁元帝、山王琳於廣州，而魏師至，蕭銑移諸將於江嶺，而唐兵入。平時自空宿衛，倉卒難於呼援，其所以取敗同也。唐釋李靖猶漢放淮陰，英雄瀕死而生，王業得人而成，自古然矣。

史論二編

卷七

唐平江陵

三十四

唐平江淮

史論二編

卷七

唐平江淮

三十五

杜伏威輔公祏，劍頭交也。公祏數盜姑家牧羊，餽伏威，縣迹捕急，相與亡命，爲盜下苗海潮殺。趙破陣衆遂盛大，然兩人隙未順，遂中分。伏威入朝，公祏反誅張耳歸漢，而王陳餘自立而滅。效忠者智恃，大者愚成，敗之數前人較如矣。伏威選敢死五千，號上幕，每戰先登，又有養子三十人，皆壯士，屬以兵同衣食，其中關陵王雄誕最知名，稱大小將軍。伏威初渡淮，與李子通合，後被襲，重創墮馬，雄誕負逃葭澤中，哀嘯散亡，又爲隋將來整所窘，衆復潰。西門君儀妻負伏威走，雄誕總麾下十餘人從之，追兵至，力戰始脫。伏威不死，王將軍力也。子通跳梁京口，汪華據雄縣，歛聞人遂安守險，崑山三者皆唐勁敵。雄誕兵至，或窮窘乞命，或傳諭卽降，功勞甚顯。公祏謀叛，爭以大義，遂遇緼，伏威效河西于生。前雄誕從賊洪於地下，雖人各爲其主，死可謂非唐忠臣哉。關陵勇善拍刀，威行群部，南討公

戰功獨多青山之戰賊衆下拜趙郡王孝
誼以謀反殺之忠功見誅義士痛疾公祐年長
於伏威人呼輔伯奮擊子通長刀無敵威於左
游仙都陳故宮僭位號益州子陽崛強何益祗
速死耳沈法興吳興郡守亦起爲盜才不及子
通遠甚沈江先死所自取也張善安年十七掠
淮南猶伏威年十六入長白山同年少劇賊後
歸唐以與公祐謀誅斯時又悔不如伏威餌雲
母而死也

史論二編

卷七

唐平江淮

三六

唐平山東

唐赦王世充殺竇建德蕭銑世議其失刑未幾
果有劉黑闥之亂黑闥與建德少相友善後亡
命爲盜更事鄭孝德李密王世充乃歸建德封
漢東郡公委以斥候每乘隙奮奇入敵中出不
意兵多摧克軍中號神勇凡人幼少結納壯大
同事雖爲盜亦各有類也建德死黑闥還匿漳
南杜門不出然古來跳躍百戰勁賊假王未聞
檣蔽戶牖卽窮困無聊雜于農夫傭保此其人

史論二編

卷七

唐平山東

三七

豈肯鉏耒老哉唐祖用人非長建德舊將散在
民間既不能殺之又不能用之彼無半城之寄
寸組之賞足以係累其心縱官吏不分捕郡縣
不呼討亦有群爲盜耳漢定天下功臣偶語沙
中子房卽懼其反群盜放蕩不納繩墨徒出使
者望道路是激速亂也劉雅願守耕桑衆共殺
之黑闥方種蔬見諸將來卽椎牛享士翼微縣
城不數月間盡復建德故地善戰如李世勣羅
士信等皆非其敵李玄通不肯從賊酒酣舞劍

而死。史萬寶擁兵不進。坐喪淮陽王。道玄二臣忠逆殊。顧其勢則危急。秦王克平山東。黑闥尚能爲禍。崔元遜諸葛德威。彼所署將。誘以飲食。始見執。窮寇再奮。中原幾震。麋虎豹者。無術忽。蜂鶻者。受螫也。韓信。囊漣水以破龍。且秦王塵洛水以收黑闥。用兵之神。殊世合轍異哉。

史論二編

卷七

唐平山東

三十八

太宗平內難

秦王世民之殺建成元吉。儒者以爲猶鄭伯之克段。抑其事執殊矣。其叔段雖姜氏愛子。鄭武公未嘗許立也。莊公即位。段於情則君之寵弟。於分則國之人臣。莊公以兄訓弟。以君制臣。納之以義。寧敢作惡。必養成其惡。而後殺之。春秋所以惡其忍也。唐之建成。於取天下無尺寸功。又驕不惜士。人心不附。立爲太子。高祖之愚也。齊王元吉。不惟無功。且棄太原。其罪當斬。高祖姑息不誅。成彼邪心。復聽諧言。欲播秦王。父猶贅腹。二子猶象。欲爲舜者。其難哉。象心欲殺舜。其勢與力不能殺舜。建成元吉。執力厚矣。操秦王日急。坐而待死。卽舜當其時。必不然。周公誅管蔡。史序其事曰。乃致辟管叔於商。辟者法也。其辭始以乃繼以致者。不忍之至也。周公以王法討亂臣。非世閱牆者比。二叔可死者。死之可生者。生之公在天下。意則家人。然卽使管叔不死。彼亦必不能殺成王。建成元吉。則殺秦王必。

史論二編

卷七

太宗平內難

三十九

矣建成殺秦王元吉必殺建成秦王殺建成元吉死者止建成元吉耳建成元吉殺秦王豈特無建成元吉直無唐也建成元吉死高祖拱手無言讓位秦王設建成元吉殺秦王度高祖亦不能問也秦王之失惟倉卒手刃夷戮諸子猶有道議若夫兄弟不容危在宗廟痛而一割直其所遭之不幸豈與鄭伯處心積慮等哉魏徵王珪不能勸建成爲秦伯而欲以立功固寵之謀管仲射鉤寺人斬祛彼猶愧之尉遲敬德躍

史論二編

卷七

太宗平內難

四十

馬禁毀撥甲海池似以兵劫君然士死知己忠無二君未可非也高祖天下得之秦王凶子害之發御讒之秦王幾死何怪漢高殺韓信誅布越哉

太宗易太子

常山愍王承乾與濮恭王泰高宗治皆文德皇后所生承乾八歲時敏惠著聞太宗有諒陰委央庶政有大體長而頑滯非意所期也晉幼慧後漸奢虛靡勇好學獨多內嬖繼體之君習非則易習善則難爲之父者師傅教諭寧不兢兢然適死于南風勇廢于獨孤適當人倫之變禍患叢非不能自明承乾遭遇太宗而敗德日甚是誰咎哉孔穎達令狐德棻于志寧張玄素

史論三編

卷七

太宗易太子

四十一

趙弘智王仁表崔知機等皆天下選備位宮臣每發規論太宗必厚賜金帛冀以感勵太子後又遣魏徵往傳寄托深重周呂相趙王汲黯相淮南護愛子而格非心用意至矣承乾在暴不聞悔過更忌魏王泰欲謀殺之侯君集素懷快快利固有發勸其決反李安儼趙節杜荷錢血同盟攘臂呼亂唐開基日淺臨湖未幾又圖西宮父子兄弟寧堪再刃哉泰著書下士窺望儲副承乾既敗復瞻晉王帝心不平幽之北苑太

子之位。天位也。泰以有心而失治。以無心而得。始信才智不可過用。庸懦未始非福也。乾于承基。承乾所養。刺客奔走效用。同逆已久。會治齊王祐反事。懼誅告變。身欲脫死。忍訐尊親。罪當無赦。反爵平棘縣公。江充重賞。戾園益悲。漢武作思子之宮。唐宗封不義之侯。何相背也。承乾廢後。岑文本劉洎勸帝立泰。長孫無忌獨請立治。執持雖正。後幾覆唐室。使泰得立。其無武氏之禍乎。然天欲亂唐。則興武欲興武。則立治。太

史論二編

卷七

太宗易太子

四十二

宗且不能違。况無忌哉。紂立而殷亡。漢惠立而呂后亂。此皆不可以後日之異變。譬當日之守經也。

太宗平突厥

冒頓強於秦末。始畢大於隋季。蓋中國戰爭。則夷狄坐寬。豪傑並攻。則非族日長。卽素所服屬。忽絕羈勒。植并兼指。大於股。換人輕重。其孰然也。始畢可汗咄古者。本改民子。乘大業之亂。華人走。依群胡奉役。竇建德薛舉劉武周梁師都李軌王世充等。偏起爲盜。成臣尊之。唐高祖與晉陽。亦屈節求助。雖多請馬少請兵。有王者權。畧然既資其力。不能不爲彼下雪。恥除兇義存。

史論二編

卷七

太宗平突厥

四十三

隱忍。啟民身。鋤香草。始畢使升御座。父賤爲奴。子豪爲帝。盛衰豈不以時哉。隋義成公主始妻啟民。繼妻始畢。三妻處羅處羅死。嫌子與射設陋弱。更妻其弟咄苾。是爲頡利可汗。而始畢子什鉢苾長。別立爲突利可汗。其時公主失行。不異千金。而突厥勢貳漸等。都藍衰亂。所繇始也。關中屢驚。高祖欲徙都出避。秦王世民固諫。願假數年之期。生繫頡利。致於闕下。蓋彼所縱橫。出勝者。唯二可汗。抑知秦王得因其隙而用之。

者亦以二可汗故也。隴阪陳師，突利託款，突厥盛氣而來，無所加於唐。獨與秦王結兄弟耳。秦王既爲天子，二可汗乘其新喪初立，直抵郊甸。天子輕騎詣渭水上，責彼負約，懼而請和。又縱使歸，不伏兵掩擊。先耀以強，後服以仁。文王整旅，宣王飾車德威備矣。頡利弱亂，突利先歸。李靖進兵，風行草偃，不折弓矢，兩可汗俱爲唐臣。頡利死，京師突利死，并州生，長蠻夷死，葬中原。滿東起冢，墓碑有文，魂魄有知，尚依唐室。此又

史論二編

卷七

太宗平突厥

四十四

空幕南幸廬帳者所未有也。突厥降衆，宜緩還故土，毋留中國。帝違群議，獨用溫彥博策，分處河南。亡何，結社率果犯行宮，方悔其失，始固謂王者大無外而不知戎狄豺狼終不可逼也。然幸發之者，蚤治之者，疾唐遂無晉代五胡之患。則魏徵等言猶見施行，不與江統同棄矣。

唐平鐵勒

薛延陀者，先與薛種雜居。後滅延陀部，有之號薛延陀。在鐵勒諸部最雄張，其於突厥叛服不常。夷男之時，頡利政亂，天子方圖頡利，乃冊書拜夷男爲可汗，賜鼓纛，將以樹敵突厥，携其支黨視漢通月氏大夏烏孫，以分匈奴。西方援國尤事逆功倍也。阿史那思摩，頡利族人，忠誠獻順。天子嘉其義，立爲可汗，使還故疆，與廢繼絕。朝廷厚德，風動蠻夷。夷男不慕中國之仁，驅擊

史論二編

卷七

唐平鐵勒

四十五

思摩牙帳內徙，此在與國爲乘危。天朝爲負固問罪之師，其何能已？王師數出，天子服兵，許以新興公主下嫁夷男。國家之辱，莫有大焉。契苾何力，夷人忠孝，心如鐵石，獨持議絕婚。進策見用，公主不出。夷男憤死，二子爭殺，諸部歸命片言，樽俎遂平。救勒厥功茂矣。自古議夷狄者，周得上策，秦得中策，漢則無策。無策者，何和親是也。漢武帝通西域，遣江都王女妻烏孫王，昆莫死，岑陁欲尚之。公主慙悲不肯聽，上書言狀，報

從其俗。其後翁歸靡元貴摩等紛請無忌也。善望之奮發大義請賜謝絕徵還少主邊竟謐安累世積取一朝而復至今禁之房玄齡褚遂良唐社稷臣昧於禮誼堅爲夷男求婚降良人于穹廕汗帝女以蒸報是徒循婁傲之陋說而不明望之之達識也太宗神武內斷詔夷男親迎中道爲惡病死沙磧於是振旅回紇殺拔灼咄摩支來歸京師十一姓趨款靈州帝坐勞之曰爾來若鼠得穴魚得泉我爲爾深廣之

史論二編

卷七

唐平鐵勒

四十六

作詩勒石告廟賜酺其所以功高百主威行窮海惟在善聽何力若群臣錄錄扭小信忘大經見猶房緒苟用其言必爲世笑趙充國議凡公卿班超惡文俗吏有以哉

唐平西突厥

東突厥之有西突厥也錄木杆舍其子大邏便而立翁佗鉢始也大邏便不容於攝圖西走達頭後被虜國人立執素特勒子再傳而及達沒在隋時頗叛服分衆爲三唐高祖武德初歸命長安遂聽統葉護所請縱使者殺之曲在唐矣統葉護爲莫賀咄所殺國人請立泥孰泥孰不可迎立咄力卒殺莫賀咄忠臣奉君孝子復仇兩者無愧咄力復欲圖泥孰不仁實甚既咄力

史論二編

卷七

唐平西突厥

四十七

奔而泥孰立向背在人惟義乃附卽變夷猶然泥孰死弟同娥設立統吐屯構叛部衆復立欲谷設西突厥又分爲二國勢益不支矣同娥設奔死弩失畢部落立其子薄布居南庭與欲谷設北庭無相害也欲谷設復殺薄布強大驕倨諸部請廢之立莫賀咄子爲乙毗射匱可汗未幾阿史那賀魯起并其衆廬帳最盛事唐最反覆欲谷設子頡苾請共擊之蘇定方等銳師再出賀魯禽獻昭陵乃命彌射步真分主西突厥

地亡何步真又說蘇海政殺彌射嗚呼戎狄無親爭雄以力骨肉相攻彼所不忌然言其族類則皆父兄子弟也晉室板蕩禍生八王梁祚衰絕兵極六門同室之圖勝則不忍敗則同盡夷雖非種情勢殊陷用藥干以間雍虞閭唐用突利以制頡利亦突厥之近鑒也而犬羊愚悖不知覺寤是以夷狄攻夷狄夷狄之失計中國之上策也

史論二編

卷七

唐平西突厥

四八

太宗討龜茲

焉耆謀叛龜茲王布失畢遣兵佐之太宗赫然議討其夜月食昂詔曰月陰精用刑兆也星胡分數且終乃命阿史那社爾等連師進擊未幾破大城五降小城七百餘虜其王相歸夷虜興亡上應天象卽小醜猶然哉郭孝恪楊程奇士少從李密後歸太宗策破王世充賁建德功出諸臣右焉耆王龍突騎支與西突厥婚約爲輔車不朝貢其所恃者都城三十里四面大山海

史論二編

卷七

太宗討龜茲

四九

水緣外唐兵雖神不能渡也孝恪倍道絕水夜傳堞達曙譟而登鼓角轟哄執突騎支以來時天子坐堂上度功萬里料二十二日孝恪必破焉耆蓋彼威勇夙昔人虎穴得虎子班超降都善耿乘擊車師斯其人也既討龜茲破其國城自留守遣餘軍分道進長勝之餘謂可談笑制人乃那利收合散亡與城內胡結鼓譟轉襲孝恪闔死威行窮漠而命蹙一城蟻隙潰堤言之烏邑孝恪出營時國人獻言亦云那利出亡

必爲變。願謹備之。孝恪忽不聞。父子死敵。凡八千勝不當一敗。螭蛇螫手。斷腕不及壯士。當此難以救矣。崔義起曹繼叔募兵再戰。那利就擒虜。固易制耳。狎則噬人。屈則積額。亦視所備者何如也。太宗受俘紫微殿。待布失畢以不死。大唐至仁。然那利有殺孝恪罪。未可赦也。縱之歸國。任其蒸逆。後復煩斧鉞。龜茲方定。一時通誅。沒世有害。卽彼國君何利焉。

史論二編

卷七

太宗討龜茲

五十

太宗平高昌

高昌王都交河城。漢車師前王廷也。田地城戍已投尉所治也。其王麴伯雅隋時妻華容公主。蓋宇文氏女也。唐武德初。伯雅入貢。既死。子文泰立。遣使來告。及太宗之世。貢獻不絕。宇文女賜氏李更封常樂公主。中國保字出于誠心。非若敕勒貌附。賜以精刀。實鞭而已。文泰不恭焉。耆來訴。帝往問狀。猶不悛順。驕倨自大。意謂伏蒿之雉。不畏鷹。唯穴之鼠。不畏猫。迨唐師臨磧。

卷七

太宗平高昌

五十一

口惶悸發病。夜郎特遠于賓疎。漢彼不覲。天子之師。烏知中國威武哉。文泰疾死。智盛當國。孺子何知。可服而舍。侯君集伐不棄。羣勝不驕。兵其晉文公之服。原人乎。智盛謁軍門。辭尚未屈。薛萬均勃然起。流汗伏地聽命。高昌兵如霜雪。唐家兵如日月。其譟果驗。俘獻殿庭。舉國內屬。智盛智湛爲唐臣僕。麴氏傳國。九世百三十四年。至是而亡。以小抗大。寧有利焉。太宗旣平高昌。改爲州縣。魏徵褚遂良固諫。不聽。後西突厥

數入寇。乃喟然悔也。唐卽富強。但能絕趙氏之世。不能獲高昌之用。地實限之。非人力所及。使太宗明漢光武不置西域都護之意。則無是舉矣。侯君集取高昌。兵不血刃。歸下獄吏。岑文本訟之。乃出。此與劉向疏甘延壽陳湯功。曷異哉。

卷七

太宗平高昌

五十一

太宗平吐谷渾

慕容伏允。夸呂少子也。襲兄位而妻其妻。素懷不順。會隋末喪亂。屢寇河右。郡縣不能制。唐高祖卽位。始與連和。貞觀時。復梗命。負嶠。太宗詔使屢出。終無悛心。不得已。而興師討。義兵有名。非若拾遺無罪。魏文成。獻文。窮武。相加也。李靖年老。帝不欲勞以兵戎。獨慷慨請行。耀威虜塞。廉頗馬援。勇猶不如。侯君集等佐之。轉戰無敵。至行空荒二千里。盛夏降霜。士糜水。馬秣雪。

卷七

太宗平吐谷渾

五十二

既大星宿川。達柏海上。望積石山。覽觀河源。亦已功高。瀚海勢崇。國靈伏允。初拘天子行人。統兌項驍。衆意氣厲盛。後遭殲中。從者僅百騎。無聊自經死。蓋彼有臣。天柱王而爲謀。不忠有子順。而二心不孝。昔所以速亡也。伏允向事唐。感天柱王。乃抗衛。順斬之以降。于奉中國爲正。然父死。謂何不可言也。吐谷渾初起時。兄弟悲思。母子涕泣。孝弟之風。傳于竹帛。其衰也。鬼王訶背。夸呂順背。伏允父子之間。咸有賊心。陰山

上臆貽譟蕩如能無痛乎伏允西走燒野草以困唐兵任城王道宗欲按兵鄆州徐圖進退君集奮計二軍始出惟君集善謀亦惟靖善斷兵貴神速塞外之威不同于河上之師久矣順既爲可汗國人不附卒遇殺子諾曷鉢立尚唐弘化公主其相宣王跋扈謀作亂席君買威信王討誅之彼順禍猶世伏而跋扈逆甚天柱豈國家長世之兆哉

卷七

太宗平吐谷渾

五十四

歷代史論二編卷之八

明婁東張溥西銘著

貞觀君臣論治

唐室三大禍一曰女寵一曰宦官一曰藩鎮女寵始于巢刺王妃終于張良娣宦官始于高力士終于韓全誨藩鎮始于李懷仙終于劉稹三者之禍酷矣又內主之以小人外迫之以盜賊而唐亡論者深嫉朱全忠而思藩鎮則曰全忠才智非易于安史朱泚也其時藩鎮盡滅時溥朱瑄秦宗樞羅紹威王鐸之徒盡亡天下無有制之者也設昭宗之世朱滔在冀田悅在魏王武俊在趙李納在齊全忠卽欲爲曹操司馬懿烏能動哉然當日諸侯制全忠者李克用助全忠者韓建李茂貞唐不用其制者而用其助者速亂而已豈繫藩鎮之存亡乎且論唐大勢所難去者非藩鎮也安史之亂肅宗能先取范陽則傾賊根本而可無藩鎮張忠志薛嵩田承嗣李懷仙既降代宗能召之入朝不委以地則河

北黨散而可無藩鎮元和之治諸鎮畏威宰相能善處置朱克融與王承元田弘正則魏博鎮冀盧龍皆安而可無藩鎮王庭湊等連叛穆宗能銳意征討如憲宗之平淮蔡則河朔再靖而可無藩鎮藩鎮之禍皆天子致之未嘗有半不可拔之勢也藩鎮漸微大盜四起龐助之黨爲黃巢黃巢之黨爲全忠勛果叛唐而誅之以其爲盜賊也全忠歸唐而用之則盜賊而又藩鎮也宰相誅宦官則召藩鎮崔胤是也宦官殺宰相亦召藩鎮韓全誨等是也究之宰相死宦官死天子亦死全忠勛龐神叅而有之然則罪唐亡者獻將安歸乎肅宗以前國家之憂在女寵肅宗以後國家之憂在宦官嗣聖之女禍莫烈于武后而繼之者又有韋后韋后者武后之餘也天寶之女禍莫烈于楊貴妃而繼之者又有張良娣良娣者貴妃之餘也武后虐而殺子韋后賤而弑君楊妃無其罪召亂反甚焉婦人之勢積久而潰也肅宗鑒于楊貴妃而不能遠張

良娣鑒于高力士而不能去李輔國魚朝恩鑒于安祿山史思明而不能馭武夫悍卒雖中興之至實益亂之君也乾元而降宦官日盛再更三王則陳弘志立穆宗王守澄立文宗仇士良立武宗馬元贊立宣宗王宗憲等立懿宗劉行深等立僖宗楊復恭等立昭宗甚而陳弘志弑憲宗劉克明等弑敬宗矣宦官弑君而不問立君而不疑天下之權畢聚於宦官天下之怨亦畢聚於宦官文宗懷振獻之悲宋申錫等抱陳寶之耻無如之何而有崔胤者出則又何進袁紹之不若矣夫婦人寵過則覆宗宦官勢極則滅種人君愛之適所以害之也然有小人愚焉則上自人主下至婦豎莫不交爲之用玄宗英主也李林甫用之終身不悟而幽陵叛興德宗猜主也盧杞用之死猶見思而梁州再窺許敬宗李義甫長高宗之惡則武后立崔湜鄭愔結韋武之歡則五王死天下莫智於小人莫愚於爲小人用之婦豎又莫愚於用小人婦豎之人

主太宗樂拜昌言慎終如始其君臣論議詳矣
一傳而卽配治法易治人難也讀貞觀政要者
能無望賢于孫哉

卷八

貞觀君臣論治

四

唐平遼東

唐太宗說高祖起兵太原立克長安降李密于
黎陽俘竇建德于河北禽王世充于東都芟劉
武周于并州剪劉黑闥于山東夷蕭銑于江陵
殄薛仁果于涇水六年而定天下卽位以後夷
厥之渠繫頸闕庭北海之濱悉爲州縣史稱除
亂比湯武用兵若黃帝近古未有也獨遼東一
舉拔高麗十城斬首四萬不能成功心懷哀痛
至馳驛祀魏徵柳城祭戰士幾于漢武之悔輪
臺論二編

卷八

唐平遼東

五

臺儒者責帝玩武困于小夷然貞觀十六年陳
大德出使高麗歸言其國可取帝閉山東彫瘵
未忍勞之十七年鄧素請增懷遠戍兵復不許
反遣使冊高麗王藏爲遼東郡王旣新羅來言
高麗百濟爲難猶璽書往諭未卽加兵帝亦可
謂有容矣且泉蓋蘇文手弑其王建武而立藏
亂賊首逆當移六師非若隋大業時高麗王元
之無罪也新羅入貢高麗與百濟謀絕其路啓
囊自夷非若隋煬帝幸啓明帳中欲脅高麗入

朝而代之也。李世劼拔蓋牟、張亮、拔單沙帝，拔遼東白巖高延壽、高惠真率眾請降，勝勢在唐。非若隋宇文述等九軍大敗于薩水也。然而無功同者，一病于親征，一病于專攻安城市而不直取平壤。隋煬之伐高麗也，庾質請留車駕，祇命猛將助卒倍道兼行，尉遲敬德勸太宗亦然。帝不能鑒也。隋之銳師頓于遼東，唐之銳師頓于安市，集兵萬里，致命一城，中國之善戰不如東夷之善守也。高祖創漢業而有白登之圍。

史論二編

卷八

唐平遼東

七

太宗創唐業而有遼東之挫，得之四海失之一隅。英雄同憤，沒而不忘，是以班師以來，帝喜怒失恒，敕勅請吏備禮告廟，勒詩靈州，姑發無聊以蓋前耻。未幾復造大船，謀征高麗，遺詔乃罷。斯誠慟失足于末路，結長恨于身後矣。高宗繼之，乾封初，蓋蘇文死，三子相爭，李勣等遂平高麗，用兵之將非勇于昔日也。又臨之以庸主大功，忽立賈言，忠所云前未有釁，今乘其亂也。嗚呼！伐匈奴者武帝，而受朝者元帝；伐高麗者太

宗而蕩平者高宗，夷狄廢興彼各有時，豈盡緣中國兵力哉。

史論二編

卷八

唐平遼東

七

吐蕃請和

唐太宗貞觀八年吐蕃贊普棄宗弄讚遣使入貢此吐蕃通中國之始也十二年吐蕃寇松州侯君集擊敗之此吐蕃寇中國之始也十五年以文成公主嫁吐蕃則中國與吐蕃婚矣高宗龍朔三年吐蕃擊破吐谷渾詔鄭仁泰等分屯涼鄯備之咸亨元年薛仁貴郭待封擊吐蕃敗績與論欽陵約和而還則吐蕃漸大與中國抗矣三年吐蕃遣仲琮入貢儀鳳三年李敬玄與

東論二編

卷八

吐蕃請和

吐蕃將論欽陵戰敗績永隆元年吐蕃寇河源黑齒常之擊却之永淳元年婁師德擊吐蕃於白水澗入戰入捷則吐蕃忽貢忽叛中國勞於用兵矣武后垂拱四年詔發兵學生羌及吐蕃不果行永昌元年遣韋待價擊吐蕃大敗除名流緄州長壽元年救王孝傑等擊吐蕃復取龜茲于闐疎勒碎葉四鎮萬歲通天元年遣婁師德等擊吐蕃大敗秋吐蕃遣使請和親郭元振請許之久視元年吐蕃將黠戛布支寇涼州唐

史論二編

卷八

吐蕃請和

九

休璟破之長安二年吐蕃遣使求和冬吐蕃寇茂州陳大慈破之中宗景龍元年吐蕃遣使入貢自此迄於睿宗中國累歲無吐蕃患矣玄宗開元二年吐蕃復寇渭源薛訥王曉敗之六年吐蕃請和十年張松擊破吐蕃十五年吐蕃寇甘州王君奭追擊至青海西破之秋吐蕃陷瓜州十七年信安王禕攻吐蕃拔石堡城十八年吐蕃遣使入貢十九年以詩書賜吐蕃二十五年吐蕃西擊勃律趙惠琮矯詔令崔希逸擊破之二十八年吐蕃寇安戎城發關中兵救之二十九年吐蕃四十萬入寇臧希液帥衆五千擊破之冬吐蕃陷石堡城天寶六載董延光攻吐蕃石堡城不克反譖貶王忠嗣七載哥舒翰築神威軍應龍城吐蕃不敢近青海八載翰拔吐蕃石堡城大抵玄宗之世吐蕃每入輒創卽爲寇而希矣及肅宗卽位戎患寢昌代德繼緒大寇歲見遂至京輔權毒天子出走強同回紇而罪深僕固大唐封疆蹙牙犁庭之盛淪胥忽諸

抑何前後勢異哉。幽陵盜起，乘輿播遷，戎介西極，密邇王畿。隴右諸鎮安史所不爭得，規便而掩有猶之秦亂而何。奴大隋亂而突厥雄峙地然也。然吐蕃本發羌支屬，秃髮衰種俗事源。世隔華風，弗夜氏驅野馬刺犁牛，跳躍西域。即思通朝尚主一不得，遂擊吐谷渾，攻党項白蘭。上脅中朝，太宗不即乘銳戡定，反下降公主，生其侈心。築城夸耀歲，瞰邊庭。中宗時棄隸，續贊請婚，又以金城公主妻之。楊矩得厚賂，請河西

史論二編

卷八

吐蕃請和

十

九曲爲公主湯沐，虜近與唐接勢，益張易入寇。和親之失策也。辱國喪地於吐蕃，尤甚太宗寧能辭責哉。

突厥叛唐

武后擊奚契丹，則命武懿宗擊突厥，則命僧懷義。女主失政之大者也。突厥自李思摩入朝，車鼻可汗被擒以後，諸部盡爲內臣。北邊無寇者三十餘年。阿史德溫奉職二部，忽背反。時在高宗之季，未幾咸伏其辜。皆裴行儉力也。高宗崩，武后僭制，骨篤祿等爲寇，僧懷義出討，不見虜而還。骨篤祿死，弟默啜立，入寇靈州，復命懷義討之，不果行。嗚呼沙門而執司馬之柄，淫人而

史論二編

卷八

突厥叛唐

十一

張九伐之師，史冊以來僅見而已。骨篤祿反，改日不卒，祿默啜反，改日斬默啜。太后怒其叛，則更其號二虜固不懼也。王莽篡漢，大分匈奴爲十，五單于，烏珠留單于怒曰：先單于受漢宣帝恩，不可負也。今天子非宣帝子孫，何以得立？不受拜而入犯塞。武后使武延秀入突厥，納默啜女爲妃。默啜曰：我女嫁李氏，安用武氏兒？突厥世受李氏恩，今將輔立之，乃拘延秀，遺書數朝廷五罪。夫漢人臣于賊莽，唐人臣于武氏，天下習

爲故常不知其非也。夷狄君長反能抗首不服。一矢加遺其禮失而求之野乎。聞知微出使降虜。唐殷若翻城應敵。是時邊臣死義者自高。奴外不多見也。交待累載。勉許彼婚。猶武后忍冒顛之。娛書苟幸無事。誰敢言樊噲之橫行。匈奴哉。玄宗定難。英武始奮。張仁愿築三受降城。郭虔瓘斬同俄特勒。突厥漸衰。嘿啜旋爲拔曳固所殺。獻首闕廷。遂至國內分爭。關特勒殺默啜。諸子梅錄啜弑毘伽可汗。登利骨咄烏蘇白眉。

史論二編

卷八

突厥叛唐

十一

相次被誅而突厥并於回紇矣。唐書載阿史稱亂自泥熟匄至白眉宗族迭攻。令終者鮮。較前得失。曷若思摩盡忠陪葬昭陵。立碑化州也。焉奉世立莎車之功。蕭望之裁之郝靈荃得突厥之首。宋璟抑之二臣慮遠。皆在英主好大之世。豈可與匡衡石顯之阻甘陳同日道乎。

唐平奚契丹

契丹與奚皆東胡種也。契丹之先爲匈奴所破。保鮮卑山。魏青龍中逃潢水南。黃龍北至元魏。自號曰契丹。其地東距高麗。西奚。南營州。北靺鞨。室韋。阻冷陁山。以自固。其君大賀氏有勝兵四萬。折八部臣于突厥。以爲俟斤。奚則蹋頓之後。元魏時自號庫真奚。若鮮卑故地。東北接契丹。西突厥。南白狼河北。與突厥同俗。盛夏必徙保冷陁山。山直嬀州西北。至隋始去庫真。但

史論二編

卷八

唐平奚契丹

十一

曰奚。唐武德中契丹大酋孫敖曹來朝。而君長武小入寇。當太宗時。契丹帥窟哥奚帥可度並帥所部內屬。賜姓李。自此世爲唐臣矣。李盡忠者窟哥之孫。孫萬榮者敖曹之孫。忽殺趙文翽而反。則武后之萬歲通天元年也。武后自垂拱以來。專任酷吏。誅唐宗戚大臣。郎將莫必其命。獨小醜角閭策力不展。何女主之威能行于告密。鈞距不能行于蠻夷。外方也。契丹旣反。奚亦同叛。與突厥相表裏。號兩蕃。后卽欲不用兵。不

可得然王孝傑戰敗武攸宜徘徊漁陽駱務整
騎至武懿宗退據相州后將諸武固謂子弟勇
智奔走禦侮足擁遠國乃上無實意燕然之功
而下有高克清人之刺則中才之謂何也后惡
二虜改萬榮曰萬斬盡忠曰盡滅猶然婦人之
忿犬鷄之詛無當營伐即後日誅頑突厥默啜
實助有勞豈大唐之聲靈哉玄宗開元時契丹
可突于弑其主李邵固叛降突厥制以忠王浚
領元帥帥十八總管討之定亂服貳誠稱義師

史論二編

卷八

唐平突厥

十四

惜後不行稍稽天誅踰二年張守珪設計誘斬
鐵厥渠魁亂猶未靖安祿山敗北救而不誅委
以范陽數侵掠市功久之奚契丹稍衰祿山遂
反然則良常之酒非特東胡醜步亦天子腐腸
之藥也唐盛而亂以營州衰而亡以桂林易曰
喪牛于易詩曰敬之敬之葢可忽哉

武韋之禍

武氏之禍成之者李勣甚之者李義府許敬宗
高宗之欲廢王后立武氏也褚遂良韓瑗來濟
涕泣固爭雖不能聽未嘗不心畏之他日獨問
勣勣答以陛下家事毋問外人帝念遂決百口
莫易也開元之末楊洄譖太子瑛鄂王瑤光王
琚及薛鏞於玄宗召宰相謀之李林甫亦云陛
下家事非臣等宜豫於是三子死東城驛鏞死
藍田賊臣亂宮闈搖國本者必以家事爲辭內
成人主之私外杜諫臣之口於唐尤信焉武后
聖曆初武承嗣三思求爲太子伏仁傑力陳不
可太后謝以家事卿勿與知仁傑云王者以四
海爲家何者非陛下家事臣備位宰相豈得不
知后威夢鸚鵡召還廬陵卒反周爲唐大臣遇
主一言興邦一言喪邦蓋可忽哉武后淫佚好
殺其行事間類中材以上蘇良嗣批僧懷義而
不問漢文之責鄧通也讀駱賓王檄文而歎其
才高歎之惜王偉也國兒諸害皇嗣王慶之請

立承嗣立賜之死則族江充者不如其斷狄仁傑一心唐室宋璟不禮諸張久任不衰則和楊愔者不如其明降而韋氏婦德益荒矣中宗懦猶高宗而甚之以愚韋后淫猶武氏而益之以賤愚且賤其人不可言也彼生長富貴中歷幽囚十四年間不聞臥薪飲血但視見天日縱情慾憂愁隱約無怒武氏之心而慕武氏之樂志可見矣三思讎也委之以身五王親也刑若不及昔太宗韋高宗王后屬二三大臣謂之佳兒

史論二編

卷八

武韋之禍

十一

佳婦嗚呼若中宗者夫夫婦婦祖宗豈忍見哉武后欲自縱願高宗頭眩速死韋后淫不制遂毒中宗婦人始惑其夫既則惡之又甚則殺之盜憎主人婦怨無極下愚當此有死而已徐敬業舉義匡復不能鼓行洛陽回翔揚潤窮蹙敗死猶翟義不能殺王莽楊玄感不能殺隋煬蓋上有商辛而歲惡未稔下非武王而觀兵太早是以徒傷無益也臨渭乘衆怒斬罪人則真甲子之師矣

太平公主謀逆

高宗三女義陽宣城二公主蕭淑妃所生太平公主則武后出也蕭妃女幽掖庭年逾三十不嫁太子弘奏請出降后怒即日配當上翊衛太平下嫁薛紹則假萬年縣為婚館翟車火燎道撻為枯陵辱他生寵貴已女婦人不仁陰性類然且后生四子弘薨合璧賢殺巴州既忍其子何愛子女太平寵愛特厚者以其類已也儀鳳中吐蕃請尚太平后不欲棄之遠夷度為女道

史論二編

卷八

太平公主謀逆

十一

士葉宮薰戒以拒和親久之主紫袍玉帶歌舞帝前戲言乞賜駙馬乃嫁紹紹死更嫁武承嗣會承嗣小疾罷婚後殺武攸暨妻以配至蓋武后愛主不異呂后之愛魯元而太平失行甚于平陽之適衛青人倫道盡后實倡之于太平何誅武后臨朝二十一年主蒙愛倖不聞顯過張易之兄弟之誅頗與有力玄宗討韋后復預秘計遣子薛崇簡從事定掖溫王下御座奉睿宗即位國家征討廢立事非兒女子所知太平生

長閨閨贊決大謀權略英武百過中宗非若長
寧奢侈安樂妖淫徒恃傾朝之貴見榮妃主也
爲若策者一心相王永戴臨淄親兄之子爲帝
與兄之長自爲帝寧有二哉然勢極重者不反
權太高者慮奢太上之妹天子之姑宰相出其
門庭六軍繇其呼喻庸愚則喜其易制英明則
畏其除已積蠱成逆勢所必至其握龍也以才
致死也亦以才婦人不可有才尤不可使有功
太平其明微矣武氏之亂決于李義府許敬宗

史論二編

卷八

太平公主謀逆

十一

韋后武三思之亂決于崔湜鄭愔太平之亂決
于竇懷貞蕭至忠非小人不附女子非女子莫
客小人若懷義什方穢濁官禁靜能慧範參園
秋廢人非衣冠害同亂賊君子所謂非類小人
則以爲其類也

李林甫專政

唐時賊臣許敬宗李義府李林甫稱首三賊皆
死竊下敬宗享年八十一其所遭際卽元載盧
杞弗若也敬宗義府繇倡廢王皇后立武昭儀
致寵林甫結玄宗亦繇附武惠妃小人遇王必
窺掖庭之間求祿席之助微矣哉唐書列傳云
源乾曜執政素薄林甫不與以郎官裴光庭夫
人武三思女也嘗私林甫高力士本出三思家
武氏令薦林甫入相會帝用韓休武氏復語林

史論二編

卷八

李林甫專政

十九

甫代爲休請休既相重德之遂內外延譽登相
位彼固長平肅王曾孫其進取率以武氏力益
高宗以來滔滔小人皆武黨也女子之寵終於
惠妃小人之禍極於林甫非獨人事若有天道
焉敬宗應對帝丘辨濟澤高宗美其多聞義府
獻承華歲文致儻直兩人卽陰賊猶以博文顯
林甫不學發言鄙陋甚於伏臘侍郎兼張九齡
以文學進守正持重難乎爲繼林甫以相捷乘
之拊背扼吭何哉漢武帝相公孫弘石慶不相

汲黯董仲舒世謂英主用人喜柔順畏直方崇長厚忌有才術矣然玄宗明識遠不及漢武林甫役猶又非弘慶比也彼相於開元之二十四年卒於天寶之十一年十九年間貴極人臣寵溢天下帝一意任之謂年和歲豐四境無事君臣同德可免後憂及是時窮聲色恣遊娛莫非林甫功也胡亥欲圖極樂始專趙高玄宗蠱惑後官始專林甫爲林甫者開元時天子之愛在武惠妃則附武氏天寶時天子之愛在楊貴妃

史論二編

卷八

李林甫專政

手

則附楊氏彼日用天子之所愛而天子果以爲林甫愛我也李林甫相而國家安祿山將而邊境安帝意自此忘老矣且祿山之貴幸林甫之大利也胡人用則文人疎賊臣用則大臣遠祿山出入禁中唐室之辱林甫獨心喜之竊謂祿山不奪我相又可驅除他人卽久握兵庸何傷及范陽師起天子流離彼考終久矣養一人之欲而不虞其死造天下之亂而不與其禍卽剖棺抉珠焚骨揚灰豈償願幸哉

姦臣聚斂

甚哉言利之難也宇文融以括戶入相配流道死韋堅鑿廣運潭封韋城縣男殺千臨封楊慎矜楊卿之子督責出納兄弟並誅王鉷大夫歲貢私帑禍且赤族當其誅求無名獻媚天子弘羊孔僅猶爲計拙一旦竄死狼藉方恨搜括天地智者不爲象齒焚身懷璧有罪以小況大可不懼哉融言利最先其得罪獨輕帝亦心念其才然衆怒不可使也堅以太子後宮之戚外有

史論二編

卷八

姦臣聚斂

手

幹名上牙盤歌得寶巧幸無二李林甫比之卽林甫殺之並寵生忌其勢必然慎矜服勝禍及慎餘慎名王鉷與邢絳著兵鉞家連坐兄弟同利未亦同害彼宗族榮寵處非其據豈足福乎融敗于信安王禕鉞敗于陳希烈堅慎矜則皆林甫所殺也鉞鉞慎矜致貴中逆附林甫作飛驒陷覆其家後五年鉞亦族滅慎矜之獄盧鉉寔殺張瑄瑄見崇伴死天道出反如響應林甫日殺人問逆凶豈惡過物量造物冥冥亦

無如何哉。堅等縱橫言利，皆祖字文公私騷然。海內集怨，林甫因之，譬去已之疾，陰賊發。不遺餘力，銛雖厚善，戮跡既露，即推而遠之。一引手，小人但能擠人于死，不能脫人于難。善殺者，其才止殺者，非其心也。且諸臣聚斂，威焚財利之權，競作威福，世即得指而斥之，其名穢其害烈。一入其中，沒世不出。林甫家富敵國，凡朝廷興利，敵民之舉，悉唯諾順成，而獨不與預。其名利則歸已，皆則人任此諸臣，所以皆死。

史論二編

卷八

秦臣聚斂

王

于林甫也。

楊氏之寵

壽王玘，玄宗第十八子也。母武惠妃，頻產不育。玘生，寧王養之。邸中故封建獨脫，其妃楊氏冊於開元二十三年之十二月。天寶四年八月，明皇納之宮中。天下亂，不可支矣。李林甫，國家之賊，相之十有九年，亂已有餘，又益之以貴妃。楊國忠是速亂也，韓非有云：木雖蠶，無疾風不折。牆雖隙，無大雨不壞。明皇之相林甫，蠶木隙牆也。更寵貴妃，任國忠，則疾風大雨也。國忠飲酒

史論二編

卷八

楊氏之寵

王

蒲博見，擯宗黨，發憤從軍。張寬撻之，無行。若此，豈有范睢捐折、張儀掠笞之恥哉？太真妃即貴寵，乃其從祖妹，黃綠親密，驟進執政，成非觀津而貴，愈成陽殉之以國不亡，何待安祿山、柳城賤胡？又敗北當死，帝違張九齡之言，免其刑誅。國法已謬，忽引入宮中，母事貴妃，彼昏不知，何至此極？大齊湛使士開握槊，中宗為三思點籌，此皆無道。愚王甘居下流，玄宗身定國難，治成太平，遽病狂易，自亂帷牆，遂條戚施，為世慘笑。

斯蓋天奪其魄。人與其常。鳥獸爲群。則夷虜入室。晚禍崇酷。事應固然。國忠與林甫。祿山皆小人之雄。氣類相求。宜驩好無間。乃林甫既死。而誣之。祿山將叛。而激之。中以危法。幸其傾敗。惟恐不及。始信君子能用君子。小人必不能容小人。嫉妬其天性也。漁陽變至。帝下令親征。制太子監國。國忠恐懼。令三夫人說貴妃銜土涕泣。其事遂寢。既疑哥舒翰趣之急戰。潼關失守。京師尚可無動。忽唱幸蜀。復俱出走。彼以爲蜀固我家。天子卽失長安。楊氏姊妹兄弟猶歸故耳。帝心亦幸有貴妃在流離。一國尚樂可忘死。不意陳玄禮等之議其後也。國忠避禍益急。越死益蚤。其臣生刺雄狐。其君沒傷紫褥。非此大亂孰爲大哀嗚呼。

史論二編

卷八

楊氏之亂

三

安史之亂

安祿山史思明幼同鄉里。思明除日生祿山歲日生長相善。並以驍勇聞。後俱叛唐。亂天下。晚遭子禍。慶緒朝義甘心弑逆。於是祿山腸流牀上。思明尸歸橐駝。二賊少壯同事。死禍不殊身。爲亂臣家有賊子。可稱殷鑒。祿山變段氏欲立慶恩。嚴莊李豬兒乃助慶緒殺之。思明亦貳辛氏愛朝清。駱悅蔡文景卒說朝義爲亂。周子俊擊弓生擒縊于柳泉驛。以彼天下之賊。咸不能割壁妾少子之愛。謀成。祢席劍及腹背。屠慘決酷於市朝。蓋是時賊勢強大。駁駁天子矣。驟而撲之。兵力不給。刃發其家。翦滅始速。且安史賤胡負國恩。虐海內。卽使身就檻車。頭懸闕下。未足明罪。莫若假手其子。洞腹斷體。宗族內夷。然後王師繼之。殲無遺種矣。王莽僭位。數殺子孫。其太子臨通侍者原碧。恐事泄。遂謀弑莽。覺而自殺。朱溫滅唐。漁色不厭。子友珪使馮廷諤弑之。寢閣繇來盜魁。極四海之惡。必罹親子之

史論二編

卷八

安史之亂

三

患蓋其人爲五行所未有而亦天吏所不及也。玄宗晚節昏回，開門揖寇，遂非一端。其臨事而惑者，尤在輕戰速敗，無故出奔。肅宗繼統失策更多，不先取范陽一也。史思明既降，假以成權，許叔冀狡猾，不欲入宿衛。二也。以魚朝恩監九節度之師，三也。三大失，可以亡國，幸而有功者，亂賊運盡，諸將協心豪傑，馳驅于下中，主受成于上，郭子儀、李光弼實造唐室，若何力焉？若王承業聽張通幽之譖而喪顏杲卿、賀蘭進明，懼許叔冀之禁而喪張巡、許遠，遂使常山陷而長安不保，睢陽破而江淮幾震，縱賊之罪等于降賊，惜不與達奚珣、陳希烈等同誅也。

史論二編

卷人

安史之亂

三本

劉展之叛

肅宗立於患難之中，捍安史之亂，時天下正未寧也。卽其臣而叛者，若何滔、亂于南充，王惟良亂於北庭，康楚元、張維瑾亂于襄州，朱泚亂於長塞，劉展亂於江淮，段干瑋亂於梓州，王元振亂于絳州，紛紛者，史不勝書。然治執楊齊魯、盧元裕平之，惟良謀作亂，李嗣業討之，楚元、逐王政、稱南楚霸王，韋倫禽之，維瑾殺史翹，來瑱降之，融奉嗣陵王珍爲亂，邢濟告而誅之，于瑋殺

史論二編

卷人

劉展之叛

三本

號王巨，稱梁王，崔光遠斬之。元振殺李國貞，郭子儀戮之，皆起亂旋定，不勞大師。若劉展遲亂，朝廷莫制，借兵平盧，民受翦掠，江淮間始重困矣。劉展與李銑皆領淮西節度副使，節度使王仲昇惡之，先誅銑，使監軍邢延恩并奏除展，勢不兩下，計必先發。然展病剛強，較銑貪暴罪少，殊科徐爲之地，可不戰而服也。延恩密進詭謀，屢心懷疑，激而決反，以天子明威不能行之一臣，顧鳴之以官欺而執之，又不密而收速之反。

開詩惡謔人亂國春秋惡寺人漏師於多魚延
恩均有焉天寶之季安祿山將反韋見素請除
爲平章事召詣闕以賈循呂知誨楊光弼分領
范陽平盧河東節度使玄宗將從之先遣輔
琳往觀變琳受賂盛言祿山無二心事遂寢
無何而反然琳以蔽祿山之惡成亂延恩又
以發展之惡召亂中臣卿命緩急進退於國皆
無濟也展兵橫行李恒退走李藏用責其不忠
不勇竭力柵拒後得田神功銳師戰勝展敗渡
史論二編 卷人 劉展之叛 王九

江斬於賈隱林是役也神功之勞雖多其先完
城却敵功惟藏用事定之後牙將高幹誣其謀
反以兵襲殺之崔圓不問反爲殺孫待封賞有
罪而誅有功紀綱倒置莫有甚於斯時者也且
河東軍殺鄧景山而推辛雲京鎮西北庭行營
兵殺荔非元禮而推白孝德詔無不從藩鎮之
禍實始肅宗憂國者奈之何哉

李輔國用事

上皇崩於神龍殿殿蕃官勢面割耳者四百餘人
予爲泫然曰夷狄知禮賢於肅宗遠矣肅宗不
俟父命卽位靈武謀冊后立太子不能一日待
李泌固諫乃止終非帝本心也輔國窺帝所欲
惟憐憫大位若以爲上皇在雖父子異宮人心
未深相屬也上元之秋肅詔迎上皇遊西內射
生官遮道劫遷上皇驚幾墜馬入甘露殿執高
力士手泣曰微將軍且爲兵死鬼自古臣弑君
史論二編 卷人 李輔國用事 王九

子弑父豈必身執銳瞑目語難哉授意於人而
不正其討春秋所以誅趙盾也輔國假六軍將
士之威僞上皇如西內高力士厲聲叱之震懼
失轡及素服謁上謝罪反勞苦之稱社稷功玉
真公主及力士承恩等上皇愛女舊侍盡賜屏
竇謂上不與聞乎弑其誰信之且輔國開廐小
兒役於王銍典禾豆隨事齷齪不啖葷詭爲遊
屠行其人至微淺驟拔擢官僕射惟所欲爲至
求宰相不敢辭私語蕭華令裴冕謝之輔國怒

華立罷度非平日與陰謀逆不恐怖忌諱若此
隋煬能殺張衡肅宗不斥誅輔國煬帝勇肅宗
弱也張后比輔國諸殺建寧王俊謀遷上皇罪
當死然晚隙輔國召太子誅誅之謂逼遷聖皇
罪大太子泣不應乃屬越王兖王集甲士長生
殿事雖不成其英武帝不及也

史論二編

卷八

李輔國用事

手

僕固懷恩之叛

懷恩拒命三年再引胡寇幾危唐室鳴沙之死
人神痛疾然觀見蹇使怨憤上書自陳六罪
何其甚也若固鐵勒部種素不明忠義一旦從
令公討賊閭門效順生死立功自謂再造唐社
稷雖有罪子孫可十世有也辛雲京鎮撫河東
無秋毫功輕與辛絕路奉僇載寶而還證成反
狀彼進不敢見天子退無以自明則有起而爲
寇耳回紇其婚姻也吐蕃吐谷渾党項奴刺之
屬可以利誘也叛人一呼百萬雲集令非子儀
以計離之挺身定約執酒醉地涇陽奉天非唐
有矣或責懷恩始功雲中身爲子儀裨將烈士
慕義何所不勉夫罷廢而不怨聞難而即行凡
爲所難爲當日純臣獨一令公耳賢如李光弼
猶擁兵徐州愧恨成疾况懷恩乎子瑒授首帝
不受賀懷恩有母輩至長安而禮之史言帝遇
勞臣厚矣夫懷恩距躍刺方敢於激發非怨帝
寡恩也功罪不分而中官貴人隨訖其間則筵

史論二編

卷八

僕固懷恩之叛

三十一

而險耳。懷恩望帝。惟在因循。帝終懷恩之死。不
言其反。雖諱懷恩。亦自護其短也。然僕固族死
盤屋之屯。駱奉仙猶在兵間。詩云。讒人罔極。有
如是夫。

史論二編

卷八

僕固懷恩之叛

三十一

元載專權

元載既得志縱侈。上嘗因獨見深戒之。終然不
後。客賦都盧尋橦篇。諷其危。載泣下而不知悟。
後竟賜死。妻子誅滅。李輔國妻載宗女也。載初
附輔國。既盜斬輔國首。臂於其第中。載亦與謀。
魚朝恩握神策重兵。視天子蔑如。載結其黨。周
皓皇甫溫。縱殺禁內。以彼其才。令無貲貨。以功
名終。亦唐彊力相也。載既惡兩國賊。取諸君側。
爲天下除大害。疑與禁密。貴人落落難近。顧揣
史論二編 卷八 元載專權 三十一
探深微。先得上意。往往賴中人董秀力。豈帝性
寬。慮豺虎不慮蜂螫。抑天子親信左右臣。載雖
才智不能無助。董秀小人。利載財。卽爲之使。深
宮萬幾。其几闔肘腋。間日夜相密。無厭也。既不
峻法制。明與絕遠。得此失彼。何可勝道哉。代宗
既寤。先杖殺秀。後賜載死。天下稱斷。然載資秀
淫汰驕溢。已十餘年。載莠草聚斂。縱卓英倩等
爲徑實。一日縛致萬年縣鍾乳等物。籍入公府。
無論身求速死。妻與三子一女皆無有也。可謂

愚矣。然載貪人法。不應族。卽戮妻。祭祖宗。墟墓。何罪之有。乃竟毀夷不貸也。是刑也。宜施之。安史而叢於載身。先正有言。疑朝恩之黨。爲之豈其然乎。

史論二編

卷八

元戴鴻樞

辛酉

吐蕃入寇

天寶初。天子坐宮中。責將帥逐虜萬里。當日董延光。悻悻。倖功。石堡城。王忠嗣。諫之。強爭之。疾至不欲以數萬人。命易一官。仁人之言。誦之於今。然哥舒翰立功青海。高仙芝發奇策入阿弩越城。小勃律王逃於石窟。卽小挫傷。凡將士所斬逐。慮無不得志。肅代之際。吐蕃則破州陷城。無數直度。便橋車駕出走。彼虜強弱。何常之有。中國盛則轉徙。而北。中國衰則伺隙蹈瑕。聚衆而稀。突爾然吐蕃盤據長安。長孫全緒給以令公大軍至。擊鼓夜呼。卷衆全遁。僕固引寇。再逼涇陽。郭子儀結盟回紇。令與貳。卽夜引去。虜實中怯。無能爲也。令代宗當時毋聽程元振言。輕出苑門。京師必完。語云。截趾適履。孰云其愚。京師天子之家。急委而去之。宗廟社稷。子孫王侯。土庶其誰歸乎。賴令公卻敵。乘輿反正。未幾聞寇魚朝恩復脅幸河中。假非劉給事亢聲責止。代宗流離。與楚靈乾谿。亦何以異。自古宦官在

史論二編

卷八

吐蕃入寇

辛酉

內其於夷狄盜賊不來則招之來則避之無非挾天子以自全而闇君不悟也曰左右愛我其不欲以我身嘗寇也嗚呼此國家所以亂亡接踵也

史論二編

卷八

吐蕃入寇

三本

兩稅之弊

三代井田之法壞于商鞅以其隨田之在民者稅之而不問多寡也唐租庸調之法壞于楊炎以其隨民之有田者稅之而不視中下也然定稅以丁者難考定稅以畝者易覈兩稅之法自炎創之遂通行至今矣唐武德初用前代戶調法制每丁租二石絹二丈綿三兩外禁毋得調斂此租庸調之所繇始也既定均田賦稅法民有田則有租租言以公田假人耕收而稅其租

史論二編

卷八

兩稅之弊

三本

入也有家則有調調言據丁土所樹藝而調取之也有身則有庸庸言人出絹而當役庸直也當是時也財歸左藏兵蓄府餉官有定員貢無加配可不謂國家富庶黎民蒙業哉及玄宗倦勤用度奢侈楊慎矜宇文融王鉷等爭以聚斂結王始有額外進錢兩京淪陷肅宗卽位籍江淮富商稅鹽麻銅冶鬻官勲爵邑告身度道士僧尼費猶不給大曆以來地頭青苗諸錢益紛紛矣夫承平日久則生齒盛而浮客多于是有

宇文融之括田版籍燬亡則科征繁而名目衆于是有楊炎之兩稅融守高祖太宗之法而務盡者也炎變高祖太宗之法而務簡者也盡則民怨簡則法行是故惡融者曰之爲逼齊州縣妄增逃羨于炎則始安一然初定兩稅時諸郡邑獨取大曆十四年科率最多之數爲準他備急供軍折估宣索諸名邑一之于兩稅于爲賦已重尋以軍興貫加征二百救事畢停止已竟不罷初計緡錢爲筭納稅配綾絹計錢爲估緡

史論二編 卷八 兩稅之弊 三十九

一疋值錢三千二百後物價益下絹匹直錢千六百輸一者過二及度支以稅物頒諸司又給本價爲虛估而謬以濫惡見効督州縣剝徵放賦名不增於舊而民困又初救兩稅外加斂者以枉法論而朝廷宣索若諸州上供畢復賦諸民獨陽避徵文科役則廣其課而狹償其庸命曰召顧科配則精其入而蠲給其直名曰和市比大曆之數復倍兩稅之病不病于更法而病于如斂卽炎不死亦莫可誰何也

國朝以天下墾田定天下賦稅制猶兩稅而度越于唐者數焉夏稅秋糧歲有常額非臨役典而後度其數賦于人也隨田寬狹取數多寡非以一年之科率最多者爲額也額數具于黃籍總于戶部期限責于藩服州縣非別設兩稅使總之也戶編里甲十年輪差不役之絹無有也法制善矣而民重有憂其惟在稅外乎

史論二編

卷八

兩稅之弊

三十九

裴延齡姦蠹

依古以來言利之臣。虛妄無能。莫如裴延齡。若也。獨德宗心好之。謂其好詆毀人。冀親厚之。得聞臣下過失。史言帝摘發耳目。中朝士過從宰相者。金吾士必密啓飛白。惟帝以爲厚。一延齡愈於百金。吾士也。然左藏正物移置別庫。詭號美餘。申奏見物。謬云已棄。欲歸雜庫。長安咸陽何所得。陂澤數百頃。同州一谷。又安有八十尺木數千株。此皆欺君之顯者。帝不一問。何哉。玄宗末政。嗜利。宇文融王鉷韋堅楊慎矜之徒競起。後盡貶死。劉晏領度支有勞能。帝遣中使繼於忠州。世謂人臣好言利者。往往不得其死。延齡凶妄倍諸臣。享年六十九死。牖下幸矣。帝遇哀之深。如秦人之賦黃鳥。凡人情性必喜。所以德宗陰猜矜察。及臨事無一能也。於延齡性近矣。宜其生相得死相思也。陽城爲諫官。飲酒不言。一日問天子任裴延齡。逐陸贄。李充張滂。李錡。卽帥拾遺王仲舒等伏延英門上書。張萬福過。

東論二編

卷八

裴延齡姦蠹

四十一

東論二編

卷八

裴延齡姦蠹

四十一

拜之。賀朝廷有直臣。當日抗慨何異。漢成帝時。朱雲上殿。請劍誅張禹。哉。趙憬贊所引也。李繁。泌子也。反眈眈爲延齡用。憬生愧。友繁死。愧父爲小人者。亦繁有徒乎。

吐蕃叛盟

吐蕃贊普棄宗弄讚死於唐高宗永徽元年。嫡子早殤。其孫立爲贊普。凡二十八年。至調露元年。死。子器弩悉弄立。生八歲。至武后長安三年。卒。子棄隸贊立。生七歲。玄宗天寶十二載。乞黎蘇龍臘贊死。子達悉龍臘贊立。至德宗卽位時。乞立贊爲贊普。貞元十三年。子足之煎立。貞元二十年。死。其弟嗣立。至憲宗元和十二年。死。可黎可足立。幾三十年。病不事。委任臣下。

史論二編

卷八

吐蕃叛盟

四三

不能抗中國邊候晏然。死弟達磨。嗣嗜酒好獵。喜內。凶愎少恩。政益亂。自是國中地震裂。水泉湧。岷山崩。洮水逆流三日。風食稼。人飢疫死。郭問夜聞鼙鼓聲。武宗會昌二年。死。無子。以妃緡兄尚延力子乞離胡爲贊普。始三歲。妃共治國。大相不服。於是論恐熱尚婢婢相攻而國亡。夫吐蕃之盛也。國君長世。務競雄譎。卽七八歲兒。咸能率謀。夫越帥剽陵中土。其衰也。至暗代促。異姓攘袂。望如河隴。高年解辯。易服猶病未。

能存亡之際。可謂非天乎。然高宗武后時。吐蕃

滅吐谷渾。方國萬里。數敗王師。政盡出於欽陵

兄弟。代德以來。盜河湟。薄王畿。皆尚結贊等爲

之。戎方號令。稟受酋長。國之強弱。不視其君。反

視大臣。所從來矣。開元初。吐蕃請尋盟。解琬泄

之。未及盟。虜將兵十萬。寇臨洮。攻蘭渭。掠監馬

背惠。食言。其故智也。德宗不察。信張延賞而達

李晟。平涼之會。渾瑊幾不免。自古愎諫之至。未

有不愚者也。韋臯招諭雲南。吐蕃勢衰。李德裕

史論二編

卷八

吐蕃叛盟

四三

出鎮成都。維州內屬。其功畧等。牛僧孺害之。詔還。悉怛謀戮於境上。棄中朝之舊墟。絕遠人之忠。類罪在百世。且吐蕃當日論贊無人。兵馬微弱。僧孺敢而設天子盛陳氣勢。恫喝必從。懷盧杞之不忠。託苟吳之小信。春秋惡佞人。其是謂乎。

藩鎮連兵

藩鎮之禍始於肅代李懷王殺王玄志之子而立侯希逸肅宗不能討反順而命之軍士廢立未有已也代宗之世諸鎮抗令其最反覆不臣者莫若田承嗣朝奉恩獎暮尋干戈天子賞罰不能自繇唯視其喜怒苟幸旦夕慈母護驕子非獨養且倒授以柄德宗憤王之不綱奮發一怒先試於劉文喜効亦小見然劉晏無罪而死王武俊朱滔有平李惟岳功處置失宜生其

史論二編

卷八

藩鎮連兵

四

怨望使叛臣舉兵有名而連衡策進建中禍亂于是始烈矣嗚呼田悅與李正己李惟岳拒命其重在外王武俊既殺李惟岳其重在內重在外者貴離賊勢重在內者貴服人心德宗知皆不克也梁崇義反則遣李希烈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俱稱王則奉李希烈希烈初平崇義即驕倨自帝天子四顧莫可爲使不得已而徵涇原諸道兵救襄城時所汲汲者惟在討希烈不意又有姚令言出其間也援兵五千嗷呼京闕

志在求食寧懷亂心以靜鎮之勢可無走而禁旅分散至尊出奔令言非賊而成賊長安有主而無主變起無名難生倉卒朱泚不從軍駕資以而李懷光解圍奉天激而反戈蓋長於養姦而短於用忠徒憂目前而不思未雨是以前卻未平後衆復作此備方殷彼慮已失奉天梁州之間奔走不服安寧宇哉李抱真善結武俊而朱滔走李晟銳復長安而朱泚誅懷光繼死功歸馬燧希烈飲毒謀出窘急四賊敗亡皆

史論二編

卷八

藩鎮連兵

四

社稷之靈人臣之力德宗何能焉顏真卿死忠而不憐盧杞保賊而不怒大抵德宗生平其所謂性乎亂者亂亦隨之大學言平天下先正好惡非迂也

任文用事

新唐書言王叔文母死。匿不發。置酒翰林。哀金
侁李忠言俱文珍等大言無忌。從者竊耳語。母
死已。疑留此何爲。其辭過甚。通鑑削而不錄。蓋
從實也。王任以書侍太子。聞允達。匿楚語。無大
志。叔文班班能言。繇奕恭進。卽見敬。直易與爾。
二人素微賤。所司不過伎藝卜祝之間。驟見幸
太子。太子卽大位。病居深宮。帷幄中。惟李忠言
牛昭容左右侍。夫新天子方立。卽疾病不聽政。
史論二編 卷八 任文用事 四六

名任文素。無行。能握權柄。入司馬文章。名人願
爲死友。復以善政鼓舞中外。跡其意。非徒席勞
位。將以名招天下。爲不拔也。天實惡之。欲其速
殞。上皇禪位。相繼竄死。宜哉。章皐遠在成都。騰
表宮闕。請誅任文。裴均嚴綬繼之。舉朝倚以爲
援。然藩鎮逐大臣之漸已兆於此。讀史者。懷隱
憂焉。保大珍等疾叔文力削翰林職。名王任請
起復叔文。三上不報。託風疾輿歸。彼所恃者。與
援然卒去之者。中人也。順宗雖疾困。明過德宗。
史論二編 卷八 任文用事 四七

遠甚。李忠言新用事。勢不敵俱文珍。劉光琦薛
盈珍等任使舊人。彼根抵淺。又以貪人敗類。易
云。力小任重。未有甚此者也。終

歷代史論二編卷之九

斐東張溥西銘著

憲宗平蜀

王叔文用事時韋臯遣劉闢入京師求都領劍南三川叔文怒欲斬之闢跳身歸蜀時皆謂叔文悞妄謬喜怒不順及臯薨闢即自爲留後發兵反又悔當日叔文不殺闢也闢起家繇進士宏詞科佐臯府遷累御史中丞度支副使爲國表臣與武夫異顧驚蹇弄兵造大教祈五福係

史論二編

卷九

憲宗平蜀

十

首興安門始歸罪五院子弟斬城西南獨柳下高崇文不通書以三千人破吐蕃三萬寇於寧州杜黃裳稱其勇畧帝專委以討蜀時宿將重臣爭自奮聞詔特用神策軍使高崇文則大驚猶漢王卽軍中拜韓信大將也銳師一出闢生擒羊灌田盧文若沈江中不數月成都底定彼武人忠義倍關材能智力又十過之世且謂妄書生不及介冑士其榮辱長短豈待劉氏族誅崇文配食始見哉杜黃裳贊策征蜀請專任崇

文勿置監軍又指授方畧帝以平蜀功歸之當矣韋臯治二十一年歿而祠象獨闕於知人過任闢復以侈橫務益藏慮僚祿官洩之歲久爵高遲留幕府不令還朝率使闢階爲厲堯戒有云人莫躋於山而躋於垤韋臯賢者一念自私以闢蹉跌定秦之議子孫幾不免可不戒諸

史論二編

卷九

憲宗平蜀

二

憲宗平吳

孟獻子言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若李錡者。兼之矣。錡宗室子。以貢獻餽遺致寵。史臣曰。德宗好貨。劔南江西有日進月進。杜亞劉贊王緯及錡。歲時貢奉。江淮以南。物力大屈。錡尤暴橫。聚挽強。蕃落謀自全。布衣崔善貞訟其不法。天子不問。反械送錡。生瘞坎中。自是錡日耽耽無君矣。自古言利之臣。外貌不可測。大抵其天資必陰賊。刻深錡厚。賂李齊運。結主恩。即選腹心爲

史論二編

卷九

憲宗平吳

三

五州鎮將。日夜謀變。彼言利者。何知義。下賊百姓。上逆天子。苟便於身。則逞一決。爾然李深入常州。顏防斬之。趙惟忠連營湖州。辛秘募鄉間子弟。卽斷其首。張子良李奉仙田少卿。錡兵馬使也。裴行立。錡甥也。還兵相向。如縛犬豕。錡在浙西。久割剝六州。以自肥。且謂富敵公室。出家財驅使。民不數月。可坐明堂。朝諸侯也。三將方發。而身縶城下。何哉。浙西地非反側。四鄰效順。不爲逆使。錡獨藉貨財。啗人大軍。一至渙然中。

離紉衣寶玉。以焚榮夷公。好利而亡其所少者。豈財哉。跡錡所爲。雖有國必亡。况爲人臣行貨逆乎。

史論二編

卷九

憲宗平吳

四

魏博歸朝

唐書田弘正父子。王承元史孝章同傳。所以表忠義爲藩臣式承元孝章不登中壽。世皆借之弘正父子不得其死。予尤痛焉。弘正父廷玠。承嗣從昆弟也。承嗣盜磁相廷玠抗節不汙。田悅從恒鄆作叛。正言責之不納。憤死。弘正性恭遜。又親見其父行事。豈肯苟同。季安相隨。亂虐乎懷諫。十一歲孺子爲母所立。決政家臣。弘正晨入府。將士環拜。請爲留後。弘正驚不應。與定期。史論二編

卷九

魏博歸朝

五

約守朝廷法令。乃許當時人心。擾擾不屬。孩童其敢於奮決。推所尊愛者。亦以朝命未至。政繇婦人。一國三公。惟衆是從。爾李絳料懷諫乳臭。諸將必不服。從起而代者。必歸命天子。及魏博監軍奏狀。請卽降白麻。除弘正節度使。制命一至。魏人鼓舞。夫以弘正忠誠。卽微中使。先至裴度宣慰。自稟命無貳。然失之須臾。士心懈矣。大曆貞元以來。方岳連衡。以逆節爲守。常以恭順爲反。古上之來。下急於下之求。上也李絳處置。

史論二編

卷九

魏博歸朝

六

得宜成德兗鄆使者皆歎。嘯彊何益。後日崔悽恹。魏兵二千不給弘正。遂使忠臣喪元。孝子刺心。河朔永不可復。廟筭一言繫藩鎮得失。固若此哉。

憲宗討成德

憲宗初卽位劉闢楊惠琳李錡抗命咸討誅之國威振矣元和四年成德節度使王士真卒子承宗擅立帝遣裴武宣慰承宗表獻德棣二州詔以承宗爲成德節度使德州刺史薛昌朝爲保信節度使領德棣二州承宗襲昌朝執之以歸帝削承宗官爵發兵討之以吐突承曜爲招討處置等使踰年戰不利制置承宗復其官爵十年盜殺武元衡王士則上告謀出承宗詔議

史論二編

卷九

憲宗討成德

七

其罪十一年復討之渾鎬戰敗十三年承宗納質請吏復獻二州詔復官爵朝廷用兵數年承宗屢叛屢服叛則討之服則赦之賞罰之令天子不能自主而反聽命于強藩豈憲宗發憤之初心乎且當時與承宗同叛者昭義有盧從史申蔡有吳元濟淄青有李師道或誅或執不遭天戮承宗旅拒王師獨保無恙恩寵幸終何哉盧從史之有昭義也懷之于來希詰又陽順而陰窺承曜奉詔密會所謂乘其不意而取之也

史論二編

卷九

憲宗討成德

八

李正已遂侯希逸而有淄青吳少誠殺陳仙奇而有淮西盜賊之擾也再世方滅猶緇漏吞舟矣王武俊契丹部種隸李實臣帳下實臣死殺惟岳歸朝德宗不與以節度故其怨心遂同田悅朱滔爲寇不臣之罪誠無所解然建中興元之際涇原兵變帝走奉天朱泚亂于內李希烈李懷光朱滔等亂于外武俊舉足輕重立係安危而翻然改圖爲唐擊賊卒使贊與反正王室莫清其功亭山李晟李抱真下乎帝寵武俊禮穆悉官身死贈諡禮比渾瑊子士真息兵善守歲貢中朝恭于燕魏其奉國之勞結下之恩深矣鎮州世繼習以爲常憲宗忽怒承宗臨之以兵是卽元戎大帥建鼓親行尚慮惠譽未分堅銳難下奈何以斧鉞重任寄之刑餘關冗之臣哉承曜喪北帝詔罷兵復以盜殺武元衡入議征討雪宰相之恥其名正揚鐘鼓之靈其時壯然爲盜者李師道非承宗也方討之而旋恕之亦云有辭矣承宗之初自立也叔父士則恐禍及

宗來歸京師其既死也弟承元繼之恭請朝命
移鎮義成王氏世有順臣而承宗乃恣睢負固
此一人者獨何心哉上負國家內背宗黨適不
爲元濟師道者亦天厚之也

史論二編

卷九

憲宗討成德

九

憲宗平淮蔡

淮。西。之。不。順。也。德。宗。時。有。李。希。烈。吳。少。誠。憲。宗。時。有。吳。元。濟。希。烈。反。于。建。中。之。三。年。死。于。興。元。之。二。年。少。誠。反。于。貞。元。之。十。二。年。赦。于。貞。元。之。十。六。年。元。濟。反。于。元。和。之。十。年。誅。于。元。和。之。十。二。年。三。賊。陸。梁。無。過。四。三。年。卽。靖。然。已。重。爲。天。下。困。矣。希。烈。少。籍。平。盧。軍。從。李。忠。臣。浮。海。戰。河。北。有。勞。後。忠。臣。荒。縱。衆。怒。逐。之。代。宗。詔。希。烈。留。後。德。宗。立。更。被。寵。遇。既。平。梁。崇。義。功。多。擁。兵。欲。

史論二編

卷九

憲宗平淮蔡

十

有其地。李納朱滔田悅等叛奉命出討反與連和遂致奉天之變。王室幾搖後兵勢敗蹙陳僊奇因其疾毒殺之與衆來降詔以爲淮西節度使吳少誠者幽州潞人希烈所寵任也爲之報讐復殺僊奇而爲留後專據數年忽叛寇壽唐。潞南五樓之役六師屢潰不得已而赦之德宗之不斷也憲宗元和四年吳少誠死吳少陽殺其子自攝軍州詔委蛇順之既死子元濟遂反兩世跋扈義難再赦朝臣請緩成德之討專事

淮西裴度親詣行營李愬奇兵克襲元濟立會

韓愈碑云不救不疑繇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

乃成然哉唐末藩鎮有八接踵爲逆者無若淮

西斷以王法希烈一勳而亂天下賊之首也少

誠黨希烈殺僊奇而復反同乎爲賊者也少誠

與少陽友善養以爲弟少誠死而背之猶少誠

之殺僊奇而無忌也元濟藉父之資以抗朝命

猶少誠之甘逆節而不悛也德宗前不能遏希

烈之亂後不能誅少誠之逆中不能害仙奇之

史論二編卷九憲宗平淮蔡

寬養寇忍禍幾十餘年申蔡之人恬于搏鬪軍

號驛子兵習星文目無朝廷久矣元和之治立

矯前弊罪人斯得亦可謂克蓋先人而昌大之

也德宗信實文場而用韓全義則兵敗而不知

憲宗信裴度而用李愬則帥行而卽服蓋任宦

官者亂任宰相者治也然成德之師幾覆于吐

突承璀則淮西神武憲宗亦有鑒而能改者歟

憲宗討淄青

劉昫云或問李師古之前三帥而不滅師道繼

立數年而亡何哉荅曰納與師古自運姦謀躬

臨戎事朝廷任盧杞以私妨公致懷光變忠爲

逆李納父子宜其苟延憲宗當朝裴度爲相君

臣道合中外情通師道外任諸奴內聽羣婢軍

民携貳家族滅亡不亦宜乎至哉斯言可謂明

于論相矣德宗建中時大亂紛起一亂于朱滔

田悅王武俊李納之合兵一亂于李希烈之自

史論二編卷九憲宗討淄青

稱元帥一亂于姚令言之奉朱泚據長安一亂

于李懷光解奉天之圍不得見帝而反其禍皆

賊杞成之卽赤族無以謝罪裴度在憲宗時惟

淮西之役奮其獨斷師道授首未聞有謀史亦

歸功焉者以其主廟堂之議也且淮西蕩平淄

青膽落田弘正度河鄆州大震帷幄繇度豈虛

美哉兩河自安史以後迄于貞元父子擅襲六

十餘年號爲反側之俗至師道謀殺宰相焚宮

闕惡過父兄不啻天有吳元濟既斬懼獻三州

可緩旦夕死復惑蕭大姊袁七娘言抗命求開

不亡何待李錡之叛也遣張子良李奉仙田少

卿襲宣州三人知其必敗與裴行立同謀討之

械送京師師道喪亡亦然劉悟爲師古信愛妻

以從娼後事師道見疑勒兵入城斬其父子後

夫有凶禍生親近左右之芒刀密于朝廷之蕭

斧亂賊又安可爲也憲宗任杜黃裳則平劉闢

任武元衡則平李錡任裴度則平吳元濟李師

道用賢而效成功赫如然師道初襲節度黃裳

史論二編 卷九 憲宗討藩 十三

欲乘其未定以計分制帝不能用卒煩甲兵元

濟死帝心微縱蕩于神僊貨利皇甫鎔程異與

度難相消青方服帝亦上賓元和之治銳于劉

闢衰于師道未毫而倦勤即處脂韋足恃乎

河朔再叛

唐之藩鎮天雄軍有州七貝博魏相衛磁洛也

成德軍有州六恒定易趙深冀也盧龍軍有州

九幽薊營平涿莫檀娒瀛也平盧軍有州十二

淄青齊海登萊沂密曹濮兗鄆也橫海軍有州

四滄景德棣也彰義軍有州三申光蔡也昭義

軍有州五鄆邢洛磁也宣武軍有州四汴宋

毫潁也憲宗元和十二年吳元濟誅而彰義安

十三年程權朝而橫海安十四年李師道誅而

史論二編 卷九 河朔再叛 十四

平盧安田弘正朝而魏博安十五年王承元從

鎮而成德安穆宗長慶元年劉總棄官而盧龍

安藩鎮之亂息矣未幾而盧龍亂則囚張弘靖

立朱克融成德亂則王庭湊殺田弘正魏博亂

則史憲誠殺田布其後憲誠被殺而何進滔立

再更五姓至羅紹威而魏博滅克融被殺而李

載義立再更六姓至劉仁恭而盧龍滅獨庭湊

保倖終一姓相傳凡五世至鐸而成德滅終唐

之世三鎮非國家有也夫劉總之始以盧龍歸

朝也。分所屬爲三道。送宿將于京師。誠謂雄鎮
 瓜剖勢無。素燭銳士入衛。人消異萌。亂且汙止。
 而崔植杜元穎坐無遠略。不加省憂。遂令朱克
 融勒歸本軍。張弘靖驕貴。敗禍宰相。失入亂。
 思嗣朝廷之過。罪不獨在下也。田承嗣累世負
 逆。天子苦兵。至弘正始。送懷諫于京師。身自入
 朝。變魏人之梟形。釋中朝之肝食。藩方基義。未
 有及焉。殺于庭。湊起布討之。憲誠鼓衆。潰叛。布
 不忍背國。抽刀自刺。死父子忠孝。感動神人。是
 史論二編 卷九 河朔再叛 十五

俱失悲哉。庭湊憲誠既亂。天子不得不赦克
 融。既赦克融。則將并赦庭湊。憲誠于是有賊不
 討。喪地不問。而河北坐亡杜牧云。元和中。募天
 下兵誅蔡誅齊。頓之五年。無山東憂者。以能得
 魏也。昨日誅滄。頓之三年。無山東憂者。亦以能
 得魏也。長慶初。誅趙。一日五諸侯兵四出。潰解
 以失魏也。昨日誅趙。一日罷。如長慶時。亦以失
 魏也。故河南山東之輕重。常懸在魏。地形然也。
 夫魏之繁唐若此。而唐之失魏若彼。石晉燕雲
 史論二編 卷九 河朔再叛 十六

之恨。南宋中原之痛。皆猶是夫。

南詔歸附

南詔強大。錄皮邏閣。史云。天后時。蒙舍邏盛炎。入朝。妻方娠。生盛邏皮。喜曰。我又有子。死唐地足矣。暨長。子炎閣立而死。盛邏皮繼之。生皮邏閣。遂併五詔。賜名歸義。爲唐藩臣。與吐蕃抗。衛可謂非天哉。天寶九載。閣邏鳳攻陷雲南。繫始張虔陀。朝廷不懲其忿。輕發大兵討之。前後死者二十萬人。鮮于仲通敗于瀘南。李宓生被禽。楊國忠皆隱其敗。更以捷聞。嗚呼。豈夷荒鄙之

史論二編

卷九

南詔歸附

十七

人何知禮義。苟懷之以恩。猶可撫也。安有天子守臣利其財。求私其妻子。而猶望其稱臣效順。永無二心者乎。觀閣邏鳳北臣吐蕃。刻碑國門。明非本心。及孫異牟尋立。鄭回說之。歸唐。遺韋臯帛書。痛言四忍四難。忍益信。淫昏。惟授迫而始鋌曲。在此不在彼也。杜元穎治蜀。不恤軍士。驅與蠻合。嵯巔入寇。成都守郭釗勉與立約。攻掠粗定。李德裕練葦積儲。蜀人乃安。然桂林兆禍。雲南之患。究與唐終始矣。夫南詔一叛。李

晟擊之。韋臯招之。蘇危出師。崔佐時宣詔。歷數年乃服。而杜元穎政一不修。亂卽蠭起。視點蒼山載書。無有也。蠻性荒忽。易動而難靖。其俗固然。若天子守邊之臣。惡貪人尤惡庸人。此其鑑哉。

史論二編

卷九

南詔歸附

十八

宦官弑逆

文宗謀誅宦官不得意忽忽不樂歎息涕泣自恨受制家奴不如周赧漢獻後世竊悲其志要當日事非難也宋申錫沈厚忠謹拔擢爲相密圖誅內申錫漏言鄭注王守澄令豆盧著誣以謀立漳王是時若天子權斷在心親坐殿庭召告者鞠之不獨申錫無枉諸奸人指授者可廉其狀鋤而去也國家之法謀逆者與誣人逆者同罪令申錫謀逆罪當死令申錫無逆謀豆盧

史論二編

卷九

宦官弑逆

七

之誣受指何人不勞聲色罪人立得矣聚公卿議之惟命徇於城社惟命守澄雖傾危其計適以自覆敗也告密方至大臣遽譴帝何無聰明大度哉李訓鄭注縣守澄進身卽殺守澄此亦以夷治夷顧人主用之如何耳文宗則非其人也訓害注之成不與甲於送喪而託覲甘露借以驅除譬猶與蠻夷鬪者不戰於千里之外而角觸穴中不亦危乎韓約變色士良告變令帝能泣獄焉李訓弄兵仇魚戎首可同日死也倉

卒潰決倒受鎗柄士良等顯知上與大臣有謀也縛王涯賈鍊等盡斬之懸首興安門外豈獨快其私忿直威天子姑待以不死耳陳弘志弑憲宗穆敬不敢問王守澄誅劉克明等立文宗有大功執而殺之不過尺一詔書獨於士良諸中貴紛紛甲兵何爲也令狐楚鄭覃不能紆君之憂出涯等於死而唯唯證成彼哉斗筭之徒矣迨武宗立李德裕相士良遂歸私第貴爵並絕欲清君側者其人固不易哉

史論二編

卷九

宦官弑逆

丰

朋黨之禍

李逢吉李宗閔牛僧孺皆與李德裕不善人咸直德裕曲逢吉宗閔獨於僧孺多原之曰其人廉謹非齟齬人者抑其居朝廷碌碌無短長司馬光責之諒矣漢之黨劄始於甘陵二部相議成於太學諸生相譽其終也以節義唐之朋黨始於對策成於貢舉所爭惟勢與利而已勢盡則離財盡則散劉峻所爲廣絕交也卒禍移國家燎原不止嗚呼凡人失意相怨望得志相應

史論二編

卷九

朋黨之禍

二十一

援群居無聊放廢議論或遇而忽之及登巖廊升鼎軸雖雖發心雖君父急難不能易也蘇轍所見者小所持者深君子奮於廢昂小人積於陰賊維蜂與蟻實有其毒非有天下者其誰受之是故人臣有朋黨非社稷之禍也僧孺不納韓弘錢千萬穆宗閱視財簿拔而相之其致王近正上所以不次擢者異於群臣顧不念國家日夜相心惟以沮害德裕爲功名維州之議緝送悉怛謀於吐蕃文宗始聽而旋悔之僧孺亦

史論二編

卷九

朋黨之禍

二十二

賢是疎罷猶沾沾欺人主謂天下小康誠哉位偷名無所逃罪德裕相武宗會昌致治威惠表夏宣宗惡之淪身瘴海可爲歎息夫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曾史齊距閭然人主之前善任如漢高聽言如唐宗智常不察顧用其人而治與用其人而亂可以成效論也僧孺歷相三主一無表見德裕綏三鎮制蠻夷六年之間政若沛風兩人功罪懸絕不待智者賢否已辨烏容以愛憎持兩端也然德裕功高望重吳湘冤死匡州之貶咎若自取夫盧杞日夜殺人人主不疑名之曰忠德裕在位一夫失所則身殉之賢者當人國平心善物尤貴就兢哉至朋黨議起危亂循環白馬驛之禍凡縉紳不與梁者柳璨皆誣以朋黨貶死數百人悠悠六合皆梁賊也反指唐臣爲黨其時所謂邪正又何如哉天祐毒痛實基長慶歐陽流涕而者論有以夫

武宗平澤潞

劉稹以從諫從子。狡焉抗命。李德裕破羣論。請用兵。時昭義最富強。難戰勝。科斗寨之役。賊勢橫奔。大將損辱。衆議鼎沸。天子雖神武。始亦懷疑兩端。然觀德裕次第。指授賊不足平也。澤潞謀叛。所持惟河朔三鎮。今詔王元逵。何弘敬。討張仲武。察回鶻。不惟去其輔車。且使鎮魏爲朝廷用。是一舉而河朔奔走於闕下也。元逵奏捷。則稱其功。以激厲諸道。弘敬不出師。則詔王

史論二編

卷九

武宗平澤潞

三十三

宰竟趙磁州李彥佐。觀望不進。則令石雄代晉絳。王茂元有疾。則令宰兼河陽。宰不可專任。則又資以敬昕。制以劉沔。激以石雄。使之不得不盡其力。楊弁作亂。則決令客軍討之。而河東成兵。自取太原。李石王宰上稹降表。則責令舉族面縛。而密詔諸帥分行高文端之策。凡所謀畫。決機廟堂之上。轉移俄頃之間。中使不得關說。武夫願爲盡死。卽杜黃裳裴度不及也。至崔誼崔假請降於元逵。王釗請降於弘敬。郭誼內變。

武宗亦料其計必出此矣。誼斬劉稹。日望旌節。德裕建議。令石雄入潞州擒歸。斬於京師。溫公謂殺降非信。抑不然。稹一驢孺子。誼與王協導之爲亂。又殺以求賞。無夏侯澄抵目之悲。而效子密囊頭之惡。且夷戮宗族。誅及襁褓。怨毒甚矣。不陳朝市。何以訓天下乎。稹與郭誼定約。入告其母裴氏。母曰。婦朝佳事。但恨已晚。卽耶李新聲張谷侍人也。當從諫覲。時勸谷脫族西去。勿顧一飯恩。以骨肉腥健兒食。昭武將士竟無一知義識。變如兩婦人者。悲哉。

史論二編

卷九

武宗平澤潞

三十四

袁甫寇浙東

宣宗八年春正月朔日食。綱目著之。汲汲乎有盜賊之憂。又七年而咸通改元。袁甫唱亂。自是麗。助芝巢。接踵紛起。遂以亡唐。然則懿宗初立。桐栢挫師。非小變也。鄭祗德以子穎尚主。固求散地。顯求作相。貽書切戒之。跡其生平。類有議者。顧應變制。敵非其所長。國家用與。其分坐我范。居植等數將。賊勢滋大。抑曲逆。所以譏尾生孝已也。王式受命討賊。置酒餞客。意甚閑暇。軍

史論二編

卷九

袁甫寇浙東

三

令方舉十九戰俱捷。賊跳入剡。合圍禽之。易於挽指。或謂甫酒人。無能。賊中多智。無若劉駝。令雖計行。襲越州。守西陵。掠維揚。取福建。王中丞雖智勇。未能猝下也。然袁甫畧非孫權。其策士戰卒。不及江東遠甚。驟聞式至。徒黨震駭。欲大兵橫馳。斷截江海。卽鳥飛獸逸。勢有不能。劉駝踰唐興。斬王輅。以自解。亦謬援天亡。蓋非已罪。爾王式破賊。指畧絕人。慮表其所得成功。在多兵不惜費。然非夏侯孜悉力於內。樂羊中山

手足見制。矣。攻爲相。無他功能。獨專任王式。蕩平浙東。於晉公淮西之事。可稱底幾。新唐書於其本傳。畧而不書。子竊惑焉。彼執政在內。不念國難。而媚嫉彊臣。多方沮之。俾其一敗者。亦攻所深笑也。

史論二編

卷九

袁甫寇浙東

三

龐助之亂

龐助因徐州戍卒剽掠稱亂此與秦時驪山徒縱行豐西澤中漁陽適戍至大澤鄉謀舉衆稱公子者何異然許估輩故羣盜助一小吏爲所挾持徐兵久戍桂州六年不代怨望思歸激而一決無論沛公大度非彼所期卽壞壞求圖率衆擅歸圖見妻子亦何嘗有陳勝吳廣之志哉令狐綯以宰相出鎮淮南當助等東下時令裴李湘言鐵之高郵亂可立止廼縱之渡淮陷宿

史論二編

卷九

龐助之亂

二十七

州破彭城囚崔彥魯要天子節鉞禍始烈矣綱所見不出境內亂兵紛馳幸無擾城郭卽可謝天子告無罪抑思大臣慮四方數千里外有赴愬患難叩關不寧者號令鈇鉞得專制之賊至境不能討反逸之使禍鄰因此去身爲盜者幾何也幸譚擊劔尚快年五十罷居揚州未嘗有茅土之責一將之任聞泗城危迫身貫賊柵趨見杜愔願與同死犯圍請掠迎糧濟師凡往來者十二泗州得全當龐助據徐城分兵四出所

史論二編

卷九

龐助之亂

二十八

急爭者唯泗蓋江淮之衝用武之首也安慶緒之亂尹子奇專攻睢陽張巡許遠以死守大小四百餘戰殺賊十二萬人身雖死而賊亦困杜愔以孤城捍助助之精銳悉集于泗幸譚奮身出入泗完而賊旋受誅雖時望救有幸有不幸譚能得之於郭原本張存誠南齊雲不能得之于賀蘭進明要彼忠烈蓋齊致矣康承訓奉命討賊奏乞朱邪赤心自隨戰勝之小自得人如銀刀雖橫豈能敵沙陀哉王弘立殺戴可師於淮口氣矜之隆遇赤心騎兵三萬人俱糜碎張玄稔初脅從助繼謀歸國青旌一立徐州遂平承訓善將又能用盜龐助父子亦何能爲彼唯仰慕藩鎮謂節度可以操臂得也朝廷怒不肯赦橫屍路隅猶恨死晚天子貴威斷戒姑息遂宗行之尚克有濟君子益傷德宗矣崔彥魯不善撫循怨怒召亂徐卒至符離諸將請發兵先擊元密陷死荷滄世尤其失策然賊勢已成卽不擊聽其至徐州內城必潰將帥必辱彼亂積

咸通三年之秋。適當彥曾而發斯亦足戒役非其民使非其時者也。

史論二編

卷九

唐助之亂

二十九

回鶻叛服

史論二編

卷九

回鶻叛服

辛

回紇故元魏時高車部也。部落十有五種。突厥資其財力。雄北荒。既處羅可汗攻脅鐵勒。坑其渠家數百。回紇遁居娑陵。建默啜破敗。突厥衰微。回紇懷仁。盡有古匈奴地。夷狄廢興。彼此以時。強力惡可久恃哉。安史寇亂。兩都陷沒。肅宗卽位。靈武獨倚朔方軍。孤危不保。懷仁遣其太子葉護助國討逆。香積列陳。鐵騎奏功。新店疾戰。黃埃矢發。西京東京。以次蕩定。迹其功賞。勞被社稷。未可與始。畢助高祖。同日論也。然大掠三日。從欲無厭。驕而不止。國何以堪。代宗當陽懷仁已死。登里無信。時負盟約。史朝義僕固懷恩。屢相誑誘。舉衆入寇。雖劉清潭揚廣平之威。郭子儀著大人之信。虜心內動。反爲我用。而輟捷使臣殘殺州境。罪已過浮。彼大羊之性。見利則颺。急難不肯盡死。安樂難與同功。中國無援。迫而與親。卽獲數勝。不免後憂。小怒犯朱。雀門大怒犯長安。其無忌者素也。德宗新立。登里欲

乘喪進兵。頓莫質力。諫不從。遂殺之。而自立。此在彼國。爲逆在唐室。爲忠。天子不念其德。反縱張光晟殺其使者。九百餘人。曲在中國。彼不敢怒。李泌勸許和親。議以大功宜錄小忿。可捐逆孽。未彰順節。當勸釋回紇。而討吐蕃復讎之義。桑遠之仁二者。咸盡厥後。李德裕相武宗。招徠嗚沒斯。以逼烏介。冊命黠戛斯。以靖回鶻。貳而執之。服而舍之。策不外是。蓋不窮人於險。則荒遐感慕。使彼自爲闢。則中原不勞善用夷狄。遠

史論二編

卷九

回鶻叛服

三十一

昭聖武。卽太宗平突厥。破薛延陀。亦然。

吐蕃衰亂

唐太宗平薛仁果。得隴上地。虜李軌得涼州。破吐谷渾。高昌。徙安西都護於龜茲。統于闐。碎葉。疏勒。號安西四鎮。玄宗繼收黃河積石。置神策軍於臨洮。西置燒河。那於積石。西置紀秀軍。實河曲地。極輪臺。伊吾。所在屯田積粟。中國無斥候警者。幾四十年。自安祿山作亂。乾元以後。隴右。劔南。西山。三州七關。軍鎮監牧三百所。皆淪喪。杜佑著論。有言。漢匈奴舉國之衆。不能當漢

史論二編

卷九

吐蕃衰亂

三十一

一大郡。故備邊乘障。而中國完安。今潼關之西。隴山之東。鄜坊之南。終南之北。十餘州之地。吐蕃已生聚數十萬家矣。則夫復西集之饒。使農夫趣利。阨險屯田。畜力爲復河湟之畫計之急者也。然憲宗覽天下圖。思規舊封。經畧未暇。及宣宗世。吐蕃國亂。唐師一出。不刃而復。河隴高年千餘人。見闕下。天子爲御延喜樓。賜冠帶。倚歎盛哉。耻雪累朝。地橫西極。豈盡師武臣力。亦因時勢者。易爲功也。高宗命李勣伐高麗。賈言

忠自遼東使還帝問克乎對曰必克煬帝東征而不克者人心離故也先帝東征而不全克者高麗未有繫也今虜兄弟閔恨災荒荐作役不再舉在此行也已而高麗平夫吐蕃達磨當國山崩地裂夜聞鼓聲怪異數見猶高麗之狼狐入城蚡穴於門也論恐熱與尚婢婢攻戰不休猶泉男生與男建男產之互相猜貳也數盡則國多憂內携則眾不附趨而事大必以中國爲淵藪是以康季榮等無爭鬪之勞張義潮尚延

史論二編

卷九

吐蕃演亂 三十三

心建忠順之效天子安坐而有之不能卻也然唐室外患惟吐蕃回鶻強且久晚節二姓滅亡爲國大慶而唐祚亦衰豈手亦背疽禍有淺深不在遠而在近與呼韓積頽不補漢亂啟民上青無救隋亡聖人先內治尤兢兢哉

變導南詔入寇

史貴唐明皇一日殺三庶人父子不相信而遠治閭羅鳳之罪士死十萬當時寃之言最深痛卒亡唐者桂林戍卒也南詔之數始于鮮于仲通張虔陀繼授于杜元穎終刺于李承自是國勢日降任人日非亂川是長矣蔡京忌蔡數請罷戍兵李維周惡高駘擁卒不發喻士珍貪猾降賊李師望欺罔朝廷泰匡謀棄城路嚴烏取罪皆無赦且師望既罷代以竇滂貪殘過之是去一賊生一賊也滂師大敗利于西川陷沒軍北至輒說止無前是不惟歸而與尸且身爲戎首也李維周既不援駘復匿捷奏誣其玩軍幾至貶易是殺賊者有罪養寇者有賞也康承訓喪師邕州賴小技燒營羣蠻解圍盡攘其功騰表大賀顏慶復弟死于賊不念同仇反疾宋威功多勒奪其軍使蠻過斷橋復恣是皆緣寇以爲利取人國而徵倖也夫天子居深宮之中命將萬里之外假以鉄鉞政錄闡成勝則社稷

史論二編

卷九

變導南詔入寇

三十四

之靈敗則捍。爾之慘。今相率爲欺。觀望。齟齬。武夫媚功。中人競利。貨賂行於地。營妻非生於戎。馬便宜中變。朝廷不聞。是非倒持。宰相不察。此而無亂。自古未有幸也。高駢善戰。曾衮多智。捷至京師。安南再鎮。遂得開成都之門。置平夷之戍。否則蠻氛方熾。我師未老。賈耽楊慶復。雖堅守如臧質。不免與黃景復同蹉跌矣。若夫酋龍老死。于法代立。朱縉少年寧足深罪。許之以和。罷兵息人。未始無益。中國又不可以崔潛安潛。

史論二編

卷九

高駢辛諱爲劉敬也

三十五

李克用歸唐

唐懿宗咸通十年冬。以朱邪赤心爲大同軍節度使。賜姓李。名國昌。十一年冬十二月。以國昌爲振武節度使。僖宗乾符五年春正月。大同軍亂。殺防禦使段文楚。推李克用爲留後。夏四月。以李國昌爲大同節度使。國昌不奉詔。冬十月。河東昭義合兵討沙陀。大敗昭義節度使李鈞。戰死。廣明元年春正月。沙陀寇忻代。逼晉陽。秋。李可舉討李克用。大破之。李琢討李國昌。敗之。

史論二編

卷九

李克用歸唐

三十六

國昌克用亡走達鰲。中和元年春。赦李克用。遣李友金召之。六月。克用陷忻代州。二年春二月。克用寇蔚州。十一月。克用將沙陀趣河中。十二月。以克用爲鴈門節度使。三年春正月。克用敗賊將黃揆于沙苑。王鐸以克用爲東北面行營都統。三月。克用圍華州。黃巢遣尚讓救之。克用逆戰破之。五月。克用破黃巢。收復長安。冬十月。克用取潞州。四年夏四月。克用會許汴徐兗之軍于陳州。黃巢退走。五月。黃巢趣汴州。克用等

史論二編

卷九

李克用歸唐

三十七

追擊大破之尚謙帥衆降衆收餘衆奔兗州克用至汴州朱全忠襲之克用走還秋七月克用表討全忠詔諭解之光啟元年冬十月田令孜遣朱玫李昌符攻河中克用救之十二月進逼京城上奔鳳翔二年春正月朱玫李昌符追逼車駕上復走入大散關夏六月詔扈蹕都將楊守亮與王重榮李克用共討朱玫冬十二月王行瑜還長安斬朱玫昭宗大赦元年夏四月詔削奪克用官爵屬籍秋八月克用執招討副使孫揆以歸殺之冬十月官軍潰張洵韓建遁還二年春二月加克用中書令貶張洵繡州司戶乾寧二年夏五月王行瑜李茂貞韓建舉兵犯關六月克用舉兵討三鎮十一月克邠州王行瑜伏誅十二月克用還晉陽嗚呼綱目書法若此克用功罪見矣唐室之亡黃巢始之朱全忠終之朱玫王行瑜李茂貞韓建等交亂之長安再失而復乘輿數遷而反其誰力哉卽罪克用者云雲州之據擅殺防禦沙苑之戰逼走天子

史論二編

卷九

李克用歸唐

三十八

然觀黃巢糜爛之時鴟兒軍至反亂爲治功奏第一雖有百愈足以贖矣克用方救全忠而全忠國之是全忠負克用也功高朝廷而張洵討之是朝廷負克用也爲克用者國家急難則奉命驅馳賊勢少寬則身見攻擊人臣當此而不怨者但能必之郭子儀不能必之李克用也至三鎮犯關殺宰相克用奮義進討韓建呼城行瑜授首遂欲乘勢取茂貞爲左右所扼止其入朝表謝引師去進不爲王濬之爭功退不爲李愬之光之忿叛克用此時直純臣矣嗚呼射獵達粗之日克用沙陀之武夫也還旆晉陽之日克用唐室之元功也其爲武夫也有大亂之才而天資則忠其爲元功也有難於之名而宅心則順天下方定而淮陰縛漢賊未滅而武侯死魂魄千載晉王有同恨焉

黃巢之亂

宋祚有言。廣明元年。黃巢始盜京師。自陳唐夫丑口而著黃明。黃且代唐也。嗚呼。其言妖與。後巢死。秦宗權始張。林亂偏天下。朱溫卒攘神器。有之。大抵皆巢黨也。寧天託諸人。告亡於下乎。然王仙芝起長垣。最强暴。裴渥許爲奏官。卽帖首請降。巢凶戾過仙芝。其所耽耽。惟節度使度。彼大欲無踰。勵志望不得。長驅入關。五路掌塵。遂職實命。連感奔虎狼谷。計無所之。始語林

史論二編

卷九

黃巢之亂 三十九

言曰。吾欲討國姦臣。洗濯朝廷。事成不遇誤矣。生無項羽。獨霸之畧。死爲曹操。欺人之語。荏蒲賊人。寧足圖大。究令四海分崩。天祿永絕。其誰之過歟。田令孜以果食游戲。厚結僖宗。專政放恣。濁亂天下。當時南牙北司。互爲唇齒。九流三事。不別貴賤。耆老侮于朝堂。盜賊競于草莽。巢等馳檄中原。章奏論列。咸得指切朝廷。詆訶禁密。皆處士不逞之辭。窮民怨毒之結也。盧攜始任宋威。繼任高駢。其策俱失。及駢受巢餌。張璠

戰死。益無鬪心。逍遙河上。初止畏寇。而後漸不臣。忿生于怯。叛成于慙。不能警賊。而反警君。國家何利。有若臣哉。劉巨容俘斬賊衆。將盡欲留爲富貴資。竟不窮追。曹全晟渡江逐北。詔段彥謨代之。乃止。賊勢復振。惟朝廷負人。人遂敢負朝廷。沿沿六合。無一舉義如顏杲卿張巡者。天子其何賴焉。潼關旣破。車駕出走。世威咎帝不鑒覆轍。輒棄宗廟。然時非天寶。王與玄宗張承範將弱於哥舒翰。黃巢賊盛於安祿山。時察地

史論二編

卷九

黃巢之亂 卑

迫勢必奔馳。獨恨田令孜崎嶇。幸免不得。爲楊國忠之揭首馬。嵬君子於是知天之有意亡唐也。長安民苦巢亂。日望官軍。程宗楚唐弘夫王處存乘銳破賊。兵猶救焚。勝而不整。喪敗更烈。非友金進策。沙陀入討。亂且禁絲。亦曷定乎。鄭畋以忠唱四方。李克用以勇靖京邑。遂使亡者復存。死者復生。而今夜在側。顛隲又見一小人。爲禍英雄。不能爲力。甲兵不能爲強。惜哉。義師大舉。不先誅令孜。而後討巢也。

藩鎮之亂

田令孜結朱玫李昌符以抗王重榮也。自謂內扶天子。外援強藩。河中雖有功。可以力屈。不意李克用助之也。晉陽師出。令孜勢危。不意玫昌符復背之。而與兩鎮合也。玫昌符交關中人。後爲亂賊。仁義節制。彼則何知。特以令孜窮。天下憤疾。恥爲之用。合而聲討。乃信君側奸回。非獨英雄痛心乎。號必誅。即亂臣飛揚羞與同列也。僖宗當黃巢入寇。爲令孜所劫。倉皇失國。賴

史論二編

卷九

藩鎮之亂

聖

克用戡難。反旆長安。今克用等罪狀令孜。志清宮禁。寧有異心。執罪人歸之宗。而不驚。鑑觀克殄四海。望治此其一時。乃乘輿見脅。遽幸寶雞。僖宗一身。縣令孜而再遷京師。無王朱玫懷二竟奉襄王煜。以拒朝廷。棄其主于草莽。號支子爲新君。昌符內據。讓能進策。克用移檄滿洛。重榮討賊自贖。二叛立剪。車駕復還。然使僖宗不奔四鎮。效順誅止一豎。天下已安。何至朱玫萌推戴之私。襄王微非望之禍。同枝血刃。三輔流

離哉。是以興元之難。論者罪不首玫而首令孜也。昭宗嗣立。權繇楊復恭。縱恣放僻。多樹養子。謀作不軌。闕下橫兵。儼爲戎首。李茂貞王行瑜韓建等上表請討。稱名最正。孰知豺狼成性。無異復恭。憤形書表。變起都亭。杜讓能之貶死。冤于冕錯。李谿韋昭度等之賊殺。酷于武元衡。廢立將成。神器不保。克用更奮義師。行瑜授首。衆執疾舉。鳳翔可平。忽詔息兵。茂貞建又驕不可馴。嗚呼。李懷光解奉天之圍。不得見德宗。則逆

史論二編

卷九

藩鎮之亂

聖

而叛上。李克用定三鎮之亂。不得見昭宗。則顯而歸國。二臣均功高行事。何不伴也。然懷光犯關身禍。旋頌克用東歸。國難未已。宋儒又恨其徒執硜硜小信。不蕩清岐華入輔朝政。要當諸鎮無君之日。晉陽獨恪恭奉命。彼所持未始非純臣之義。惜昭宗自爲者愚也。今孜專權。昭宗爲壽王時。受其鞭撻。及即位。反曲救之。王建先誅以聞。表謂當路斬蛇。事非利已。將相在閭外有不得已而專之若此者。亦權而合經矣。

楊行密據淮南

神僊之不可信也。秦漢之雄主，咸之猶有失。高駢乎？駢家世禁衛，名起落陽，討党項，定南詔，蠻數有功，獨縱黃巢北渡，反上書詬朝廷，請車駕幸江淮，既聞賊平，鬱鬱無聊，乃篤意求神仙，以軍事屬呂用之，逆節之臣，病必狂易，失心窮冥，求福其猶狐祥叢祠之見哉？用之都陽亡命，役鬼賣藥，諸葛殷張守一，又以長年方進，即復所稱，智不出爐鼎，技不外薰濯，而妄議府政，總

史論二編

卷九

楊行密據淮南

四十三

置官屬，愚且詩抑，何甚也。畢師鐸憤用之侵陵，連鄭漢章，張神劍起兵，不因衆怒，一鼓入城，猶乞師秦彥，受制他人，誠出下策。卒之高氏坎壈，秦畢同內，但見其害，孰見其利？楊行密少爲群盜，後據廬州，師鐸之亂，用之僞爲駢牒召援，哀襲勸其乘時速赴，兵次天長，用之神劍咸來歸，命多助之，順始事已，視師鐸殺駢，適資以名，竊素聚衆，其師壯直，秦畢出奔，行密安坐廣陵，淮南四境皆在楊氏掌中，雖孫儒勁賊，襲破楊州。

史論二編

卷九

楊行密據淮南

四十四

仁義朱延壽從行密起兵，積戰功最高，江淮甫定，獨三人猛悍難制，行密皆伺其釁，剪鋤之，楚滅而韓彭誅，蜀亡而鍾鄧死，上方行景風之賞，下已懷雲夢之懼，功成以後禍，每不免抑人心之怨望，難齊得國者以忍止亂，大爲漢祖小爲行密，各有無可如何者乎？

奔竄瀕危，濟江再舉，幾失而終得者，孫安仁義田，顏力戰之功，亦足明彼寬仁得士足有一方，不與盜賊同也。夫淮南之事，高駢縱果入長安，罪當死，呂用之等蠱駢害民，罪當死，畢師鐸秦彥擅殺主將，罪當死，然駢不死於國法而死于秦畢，用之守一不死於秦畢而死于行密，畢師鐸秦彥不死於行密而死于孫儒，殺之不必其罪，刑者不必其罪，要以凶德參會理，無不亡，藉勢驅除衆往，則克語云：盜亦有道，信哉！田顏安

王建據蜀

王建一屠販劇賊。隸楊復光爲都頭。復光死。田令孜誘養之。僖宗走興元。時建仗長劍負玉璽從行。當塗驛棧道焚斷。控馬冒煙破中出。過宿坂下。天子枕其膝而寢。其流離奉君義於楚涓人之背靈王也。令孜蜀人陳氏子。錄小馬坊使進中尉。佞濁亂天下。劫主再遷。神人怨毒。旣流僬州。猶依兄陳敬瑄。不肯行。昭宗新立。亦不聞明詔其罪。僖示四方。國命幾搖。戎首遁死。匹夫史論二編 卷九 王建據蜀 聖五

有憤義不共存。建固田氏養子。未必憂社稷之辱。明討賊之義。獨其決機擇利。亦知倚天子爲勢重。誅亂臣爲有名。破關進兵。拜表鞠旅。彼偏霸一方者。每以桓文自處。智勇亦類近之。盜賊屠僧烏能識其意哉。韋昭度受命出討。三年無功。建乘罷兵。制書脅而去之。駱保朝烹。印節夕授。遂專志圖蜀。全有其地。蓋事未成。則借名于朝廷。將成。則擅功爲已有。國之大臣。不執兵柄。蜀之版圖。不登天府。先有所藉。後無所分。然後

名實並收。世莫能較也。令孜窟穴西川。惟恃敬瑄拒命來奔。卽盜其軍政。竊國之智施之。竊兄適行其熟及成都危急。登城請命。猶望以十軍阿父之恩。寬其辜。瑄建陽許諾。竟取而代。遷於雅州。二賊並誅。有韓建擒楊復恭之功。無郗詵殺杜讓能之罪。是可謂以義斷恩。不病專征矣。顧彥暉雄視梓州。楊晟楊守厚跳梁彭綿。李繼密橫據漢中。其抗衡不下者。皆蜀之梗。建旣誅令孜敬瑄。次第畢克。蓋罪人斯得。則國璽是依。史論二編 卷九 王建據蜀 聖六

大勢在我。則羣方來屬。亦事之必然也。

諸鎮相攻

朱溫天下之無義者也。始從黃巢爲賊，棄而歸唐。非心忠順，特劫于謝贍，從橫之論，擇利而往。爾巢趣汴州，溫乞師於晉。李克用下兵太行，度河出洛陽，擊巢敗之，拔溫虎口。恩施誠厚，顧以酒醉，嫚言夜攻上源驛，德始而怨，終非獨負晉于國，寧有利焉。巢黨秦宗權陷洛，諸州稱帝矣。將兵擊溫，環汴爲柵三十六，溫不敵也，懼而請救于兖朱瑄。鄆朱瑄聚四方之力，始得邊孝

史論二編

卷九

諸鎮相攻

四十七

溥誅宗權，逐王郢，敗劉仁恭，攻城略地，咸以誦勝。其最得志者莫大于兼兖鄆，克河中而負德獨甚。所以論者惡溫，謂其賊倍曹操也。李克用功造唐室，張濟孔緯反，與兵討之，莽卓未誅，而郭李嬰罰，謀國不忠，罪無所追。然六師擄伐，猶以天子爲名，不敢怨也。朱溫國賊，首背晉恩，李罕之劉仁恭等紛紛効之，朝爲兄弟，夕爲仇讐。所遺何多不幸乎溫？善負人，克用爲人所負，負人者得天下，負于人者幾不能保一國。豈三代

史論二編

卷九

諸鎮相攻

四十八

以下戰勝，攻取仁義之術，竟無可施哉。溫妻張氏賢明精悍，兵間外事咸藉咨決，克用劉夫人嘗從征伐，教侍妾騎射以佐戰，智略習兵。上源驛之圍，保軍徐還，勸克用歸鎮，表訴朝廷。氏叔琮等圍困太原，李存信請避入北邊，夫人晉之乃止。晉汴舉事，雖不同其起家，俱餘賢婦人力，彼捆以內未嘗不相當也。

朱溫取淄青

王師範平盧節度使王敬武子也。敬武初爲平盧軍牙將，逐安敬儒，自稱留後，朝廷因而命之。敬武卒，師範尚幼，張蟾謀叛，昭宗拜崔安潛出鎮平盧，竟不受代，驅歸京師。彼父子素梗，朝命幼尤諸鎮習而不疑，急君赴難，非其所圖。然朱溫圍鳳翔，韓全誨矯制徵藩鎮兵入援，師範捧詔泣下，露襟，卽分遣諸將西馳梁軍，當天下無君之日，獨伸方伯連帥之義，試以較黃巢入寇高駢出屯東塘，劉季述等作亂，韓建奔華州，不討者，順逆懸天壤矣。溫狠譎善鬪，其將葛從周、朱友寧皆驍勁，歷百戰，師範欲以一方捍之，執誠不敵。顧淮南助師威過汴，將淄青戰士互倚爲雄。王茂章飲酒縱兵，溫登高畏懼，萊州柵之，役張士泉馳斬友寧，如覆嬰兒。斯時義兵振呼，賊徒崩喪，使持久不屈，縱未能滅此朝食，亦可割強自衛與梁犄角，迺楊師厚奮攻青州，王師克被擒，師範遽摧阻，開城請降，何無策也。劉鄩

史論二編

卷九

朱溫取淄青 四十九

史論二編

卷九

朱溫取淄青

平

好兵有機略，從敬武父子立功久，援師方發，鄆以步兵五百襲破兗州，獲葛從周母妻子，弟遇之以禮，從周盡銳來圍，鄆嚴守不下。師範若與協力拒賊，効死勿去，充非故土，可以歸梁。淄青則天子版宇，祖宗封域，他人不得而有也。且昭宗出幸，溫師東還，與師範戰者獨一楊師厚、度茂章、鄆等皆足當之。賊雖強，不若尹子奇、青州雖困，不若睢陽。而遽修牽羊之禮，軼道之辱，此直以土地授人惡，能復恤其後哉。溫旣篡位，召師範爲金吾上將，居洛陽。朱友寧妻涕泣請，攝警人之廩，遂假此名誅無道。種師範臨死，召宗族會飲，猶懼少長失序，下嫗先人酒半，以次起，就戮于坑。前者素服乞降，祇求一生，今乃禍盡家族，溫之不仁誠甚。然族焚其巢，託命無所，卽項籍不能赦子嬰，何尤於芒碭大盜哉。終

歷代史論二編卷之十

婁東張溥西銘著

朱溫篡唐

袁紹戮常侍而董卓亡漢。崔胤血軍容而朱溫篡唐。禍亂一轍。今古同悲。予所尤痛心者。二賊于誅宦官俱無功。徒委以天下。爾袁紹爲何進畫策。多召四方猛將。引兵向京師。脅太后行。誅僂者。惡張讓趙忠段珪等之專也。讓等殺進長。吳匡叫號。盧植執戈。紹閉北宮門。捕斬無

史論二編

卷十

朱溫篡唐

遺。議珪扶獻帝出走。閔貢逐之。惶怖投河北。諸臣發憤。俄頃宮禁立清。未嘗假卓一矢之力。乃聽其恣睢。廢立胡爲也。劉季述王仲先擅廢昭宗。錮于少陽院。崔胤謀誅之。忠節不異。袁紹然請師汴州。溫觀望不前。卒賴結孫德昭董從實周承誨大呼疾斬元日。陳兵萬挺。交下四族。滅不俟終朝。溫聞之。惟有拊心嘆叱。魏不勤王。豈敢言勞。胤于是時堅南司典兵之請。循韓偓太甚之戒。以道消息。不資外權。卽憲敬積警文。

史論二編

卷十

朱溫篡唐

僣積憤可夫。第修復豈特四星終吉。萬乘延洪哉。惜也。國賊未滅。先樹私交。根本不堅。更排異已。韓全誨潛伺其謀。召李茂貞以敵溫。一帝之身。二鎮爭之。宰相與宦官又爭之。天子之命。寄于逆旅。六宮之辱。感于行路。雖溫勢强大。足控茂貞。岐汴交合。誅韓全誨。張彥弘等以和。然今日鳳翔明日長安。又明日則洛陽欲執君者。先劫君以遷。一遷則亡其家。再遷則亡其妻。子三遷則亡其身。神堯天祚。卒與巷伯同盡。悲夫。抑論察本末。足爲人臣鑑者有三。劉季述等遷陵無上。同黨悉屠。宦官專政之禍也。崔胤外結強援。刀集厥躬。大臣自私之害也。蔣玄暉柳璨張廷範弑君迫禪。譜殺朝士。旋受誅夷。賊臣賣國之刑也。警積宮府。痛在普天。閣下之戰。寺人不居其禍。內省之誅。外廷不忍爲賀。五行生尅。貴水濟火。而無水滅火。斯天地所以平戾也。

鄂王墓誌

梁家人傳言朱溫有八子其一養子卽友文也友文姓康名勣長於征敵佐溫用兵四方溫愛而子之溫長子友裕蚤死百歲後傳位當在友珪友文外人非所當問溫嬖其婦欲屬以後事無論厥子不堪禍及洞腹卽令友珪退讓博王入宮非其苗裔儼然爲天下君而羣臣所母儀者卽淫人王氏也其誰忍之友珪母亳州營倡也溫與野合而生友珪山最微矣或不當立意

史論二編

卷十

鄂王墓誌

王

席也直以兒女子爭寵決而居其父耳朱友諒故石壕三鄉間大盜附溫恭謹以同姓願齒諸子父子之誼不親於友貞也聞溫死痛泣不受微以河中附晉屢破友珪軍其見義最早友貞憤憤未能遽發扈趙巖至始定謀然觀其游說今公激怒也成蓋亦慮全而後動也袁象先等禁兵一呼三逆同殲誅鋤之易似無藉外兵要非彼此合謀則成事不遠友貞安能晏然夷門遂稱皇帝乎楊師厚兼雄鎮擅動兵友珪所畏

史論二編

卷十

鄂王墓誌

四

也聞變而舉義拒詔而渡河天王鑼鼓亦何以加乃徘徊入朝動色於衆議而始遣將亡勇甚矣然其時春秋之義已絕苟有能討賊者君子亟予之烏可責也

李氏據鳳翔

王建初欲棄李茂貞之衰，攻取鳳翔。馮涓止之，遂脩和好，結婚姻。旣而李繼崇驕矜嗜酒，普慈公主求歸成都，蜀主留之，岐遂與絕。連年攻戰不休，夫兩國之好，愛女之託，主者殷勤，爲百世計也。干戈之鄰，反生其間，古所謂飲酒擊缶，式好無尤，其可信乎？茂貞儒而貪，屢求貨於蜀，蜀王必應，驟舉兵臨蜀東鄙。雖蜀王不聽趙溫珪苦言，輕奮一怒，覆師折將，然推原棄本，曲常在

史論二編

卷十

李氏據鳳翔

五

岐挫衄數見，患若自撥，其用兵勝負，互有短長，不足盡論。若反覆跳躍，能禍人國者，則劉知俊也。知俊少事時溥，背而降梁，勇出諸將，是時劉開道名重軍中，戰功最高，朱溫篡位，晉王岐蜀與師，幕谷一戰，岐遂數敗，繇是加檢校太尉，兼侍中，封大彭郡王，寵榮至矣。王重師無罪見誅，知俊懼不自安，其弟知浣知假亦云來必死，毋饒虎口也。倉皇失圖，舉族奔岐，然在梁則破岐，在岐則破梁，舉足輕重，彼其材，中下乎岐蜀

稱兵，知俊屢見武功，左右間之，復懼奔蜀。蜀王厚遇之，而陰忌其才，黑牛諸典，身首橫絕，卽有取秦鳳階成四州勲勞，弗念也。論者悲知俊事非其主，所往厄窮抑饑，附飽殿亦呂布劉牢之屬耳。烏能免乎？五代史次蜀世家，而處岐於雜傳，蓋謂通處土州上表臣晉，其子局促鳳翔，非侯王有國土者比也。然茂貞亂逆不異朱溫，卒保首領，稱耆老以秦王終，亦云幸矣。

史論二編

卷十

李氏據鳳翔

六

錢氏據吳越

董昌一杭州都將。妄感免子企牀之識。謀稱帝。號黃碣。吳錄張遜執義正諫。咸被誅。錢鏐移師城下。責以改過。昌懼請罪死。者懷比干之悲。生者脩齊桓之職。鏐是時與昌大分絕矣。昌求援于楊行密。治兵拒攻。屢見挫折。刺羽譖殺董真。昌益無助。顧全武執之歸臨安。行至西小江。昌顧左右慷慨言。吾與錢公俱起鄉里。吾嘗爲大將。今何面見之。瞑目大呼。赴水死。卽其涕泣。史論二編 卷十 錢氏據吳越 七

引決。愈于秦宗權檻車。乞憐然。身爲叛賊。一死烏足惜哉。元璣鏐之次子。身歷戰功。不避險難。出質田頔。幾死倖全。後議繼國。諸兄弟咸推元璣。襲位以來。友愛倍篤。元璣恪守忠順。元璣盡禮家人。此卽唐文皇不能得之建成。元吉吳越霸國。獨克備之。夫禮以已亂。雖小治也。讀錢王世家。可以風矣。弘佐代立。以寬臨民。兄終弟及。弘宗繼之。胡思進憤其剛嚴。廢銅義和院。迎立弘俶。弘俶遣薛溫衛兄周謹。免于禍。尼卒殺何

承訓方安等。思進死。亂臣是誅。天顯不貳。父子兄弟之間。愉愉如也。且元璣年三十餘。無子。馬夫人爲請于鏐。廣納嬪妾。遂生十子。撫愛如一。以逮下之仁。宏宗廟之寄。周咏文母。其風可作。國欲無興。得乎卽元璣元珣。死于左右。弘侑仁俊。不免幽廢。猶爲人倫盛德之累。然危不及親。禍不變國。吳光視之。尚有規焉。羅隱說鏐討梁。鏐不能用。或譏其不武。抑度其國力弗能任也。王者之事于大國。則望之于小國。則恕之期。史論二編 卷十 錢氏據吳越 八

無失其正而已矣。

王氏據閩中

史云王審知雖起盜賊。爲人儉約。好禮下士。王淡揚沂徐寅皆依之仕宦。建學四門。以教閩士。招徠海中蠻夷商賈。至雷開黃崎。港號其棠。咸稱德政。所致若斯者。即不自王亦一賢刺史也。然審知卽壯貌強戰。軍中有白馬三郎之呼。顧其土地。得之兄潮。潮有四十。不立而立弟。王審邽。審知次兄也。審知讓位。審邽不受。其人非知書者。行事則合于泰伯。延陵使子孫效之。世崇

史論二編

卷十

王氏據閩中

九

唐衛根葉不披。豈有淮南陳思之禍哉。乃傳及延翰。龔思卽彰。王延稟本周氏子。審知少護養之。與延翰素不叶。約鑄爲亂。殺於紫宸門外。鑄既得立。卽縱欲無度。子昶結李傲弑之。其叔曦被幽私第。朱文進連重遇奉以爲君。遂縊昶死。曦復行虐。與弟延政相攻。文進重遇。又弑曦。林仁翰以義誅之。後延政歸唐。李仁達歸吳越。閩國竟亡。始循禮讓。而後極篡殺。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弟。弑其兄。接踵一國放誅。殆盡統計。王潮

自唐景福元年入福州。有閩世祚。不過五十年。審知以下凡易四主。無一令終。卽高歡子孫禍。不若是烈也。且延翰多采民女。鑄上書。歷諫。鑄或薛文傑。和令檻車送軍前。以慰衆心。旁觀則智及身則迷。以亂易亂。淪胥不悔。何哉。若夫崔氏殺人。後宮無子。金鳳淫逞。龍帳宣調。春驚婢子亂倫。李后酗酒圖逆。人非女士之族。色異河洲之選。咸害等龍。聚禍深燕。啄愚賤爲災尤足悲矣。

史論二編

卷十

王氏據閩中

十



劉氏據廣州

劉襲有子十九人。耀極飽。同早死。襲憂洪度洪熙不足任事。與王翻謀立洪昌。且云子孫不肖。後世如鼠入牛角。勢當漸小。因泣下歔歔。既蕭益入問疾。以立長爲言。洪度卒得立。卽位未幾。洪熙弑之。誅戮諸弟無遺。二王狼戾。襲有先慮。使立洪昌。可以無悔。蕭益一言不幾。爲殷太史續哉。洪度臨殯。樂飲墨纓挾姐。裸男女爲戲。山海間盜賊競起。醉酒遇弑。無道固然。洪熙殺兄

史論二編

卷十

劉氏據廣州

十一

屠弟淫刑以逞。害洪弼等八王。戮其男。納其女。劉或高洋惡猶弗若。竟全胥領。享年三十有九。兄弟之間。報施懸爽。豈遂無天道乎。內侍吳懷恩擊楚。潘崇傲攻柳。虐王勤兵。貂璫執柄。勢必敗北。反見克捷。抑馬氏衰微。師行輒潰。或天惡淫人。小喜厚毒。然沒身無恙。所微過矣。襲爲劉謙庶子。母段氏生襲。外室謙妻韋氏拔劍出見。而慘劍墜地上。謂非常兒。殺段氏。養爲己子。長善騎射。長身垂手。過膝。後果代兄隱有國。蘇章

建功。曲承美就。俘霸國之威。天若膺之。將望長世。乃南宮白龍。改元更名。胡僧識書。固曰滅劉氏者襲也。與亡秦者胡。其驗不殊。蓋彼奢窮。珠玉醢類。蛟蜃立賢。不斷多男。速亡洪熙。方斧羣子。方木天宗。魚肉兆形。厥躬豈侯。劉銀素衣。白馬始悲。漢盡哉。

史論二編

卷十

劉氏據廣州

十二

高氏據荆南

高季興汴州富人李讓家僮也讓爲朱溫養子季興因得進見溫奇其才命讓子畜之冒姓朱氏其所出賤微與黥髡盜服等特以鳳翔一戰募騎士馬景弼開岐人城門感敗李茂貞知名當世後遂擁節荆南備有十州朱溫既死謀臣兵自固唐莊宗入洛司馬董等勸之入朝梁震諫止不聽既至京師莊宗果欲留之郭崇韜以諷動諸侯爲言始厚禮遣歸季興斬關急出荆

史論二編

卷十

高氏據荆南 十三

南諸臣無不稱震蚤見抑後唐滅賊義高天下中原草竊日月復明南平以江漢外藩先脩述職外勤事大之禮內寄恩漢之忠未可謂非正也莊宗難作季興懷貳遂殺魏王使者韓琪等邀留蜀物明宗攻討楚殷出師連歲戰鬪竟以三州臣吳季興享年七十一始奴隸于朱氏繼屏翰于唐朝世方幸其出谷遷喬少知順逆晚節不勁又附他族一人三反其猶有妾婦之行哉從譴襲位不改父德委任梁震孫光憲政事

哉

史論二編

卷十

高氏據荆南 十四

無門可稱守文然便道煥賁所向稱臣諸國目謂高勣子若長江表蒙譏賤人父子不振亦足羞矣季興入見唐莊宗譏其矜伐游辭享國不終楚王希範驕侈從譴鑒之捐去玩奸人君不知所亡不知所與荆南雖小幸而久安者此也漢田敏遣從誨五經從誨謝曰予所識不遇孝經敏因誦諸侯章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從誨怒其譏已大危罰之彼實心譏而姑以爲戲也歷觀高氏亦克守四言者

徐氏纂吳

徐溫少監鹽爲盜楊行密起合肥往隸帳下行密所與起事劉城陶雅之徒號三十六英雄獨溫未嘗有戰功顧以密策殺朱延壽見親愛謀議行密寢病平生舊將皆戰守在外溫居帳內遂與張顥泰立渥功涯陵茂勲舊溫顥弑之溫復委罪於顥結鍾泰章行誅彼不戰而冒功臣之賞同逆而避弑君之名使先王寄以心膂國人不知爲賊亦奸人之最雄也知誥李榮子

史論二編

卷十

徐氏纂吳

十五

流寓濠泗間行密收養之賜溫爲子勤孝積寵竟代溫執國政雖知訓死于朱瑾知詢知諫疾死若有天幸然溫未亡時知誥卽潛收衆心知詢握兵據上流知誥徵還江都金鍾置毒撫棺誚讓圖害徐氏諸子不遺餘力徐溫陰謀一生盜據國柄臨沒撫膺意謂司馬懿雖死師昭正強代有吳者必已子也假手捷取反出異姓不亦笑自爲之愚問鼎何益哉知誥照鑑悲老急望篡位殆市德如田恒終謀禪如王莽至遷楊

史論二編

卷十

徐氏纂吳

十六

氏子孫禁於海陵久而男女自爲匹偶又族殺之則零陵汝陰不甚其酷矣宋齊丘贊誥竊國妬周宗先已上書諫正旣振綱失慮又請斥遠楊溥父子以沈約之詔欲效荀彧之智多見其詐而鮮恥也知誥女爲吳太子璉妃後封永興公主女聞呼公主必悲咽流涕而辭其志操豈異黃皇室王乎

馬氏據湖南

劉建鋒之難。衆推張佖。佖忽爲馬踴齧。傷髀。語諸將。曰。召馬殷立。爲留後。湖南國旌。繇此而起。天意有歸。倉卒轉屬。佖可謂知興矣。殷以材勇。事孫儒。爲賊梟。銳不聞大度。獨決策高郁。上奉天子。下撫士民。視成汭楊行密。茂如無有。繇是地大力完。數邀封爵。竟以功名終身。彼謀取資。富強挾持者。重奉天祐之朔脩四隣之好。用知自全。幸無蹉跌。亦非偶然也。殷臨殂。真劔祠堂。

史論二編

卷十

馬氏據湖南

十七

遺命諸子。兄弟相繼。違者必誅。然殷未疾病。長子希聲。已擅殺高郁。國之謀主。無故族死。子利父亡。目久無殷。劉子反。昨先戮耆老。又安能保百歲以後。羣昆恭友。念父遺言。永無失墜哉。希聲襲位。慕朱溫。食啖居喪不哀。日烹五十雞。卽其一事。無禮甚于魯昭公。漢昌邑何以能久。希聲驟逝。希範不長。王國之次。當在希萼。劉彥瑫等。忽立希廣。以啓爭端。潭朗相攻。累年不息。希廣懦弱遇害。希萼束身歸唐。兄弟窮困。促數分。

史論二編

卷十

馬氏據湖南

十八

崩。惡不及。劉晟。禍則等王。曦門內之兵。有兩敗。無兩全。繇來然矣。馬希振。殷之嫡子。長而賢。殷寵哀夫人。越次立希聲。希振棄官爲道士。希驥希萼。希廣弟也。痛兄交爭。屢遣使諫。不從。疽發背卒。施氏。希萼妻也。泣止用兵。不聽。遂赴井死。以同氣仁讓之風。令妻藥石之助。可使頑夫革心。凶人改聽。而死不見咎。獨希崇。狡險。尺書激。蒙喪國。無怨大抵骨肉。構隙其人。至愚惡聞。粹。聽喜信。難問衆。正力。臣不敵一夫。讒繇是以論。

史論二編

卷十

馬氏據湖南

十八

楚潭朗者與袁紹劉表諸子有同悲夫

晉王滅燕

劉仁恭少事幽州李可舉。能大。地攻城。軍中號
劉窟頭。素懷大志。嘗自言。夢大幡出指端。年四
十九。當秉旄節。後果雄盧龍。言若符驗。顧其性
最反覆。始背李匡威兄弟。附晉王克用。晉破匡
倚命王幽州。未幾復背晉。附梁。米全忠表用于
朝。既移師擊魏。為梁所攻。則更求附。晉陰詭若
此。宜卽鉄鉞。容久據強燕。築宮大安山。以老
乃王誅。未彰子禍。先作則守光為患也。守光上

史論二編

卷十

晉王滅燕 十九

悉父妾。仁恭笞而逐之。不卽顯戮。猶云姑息。李
思安兵至。竟乘虛入城。令李小喜元行欽虜仁
恭歸。囚於別室。老牛未忘。磁憤。視子不憚。食父
其時。仁恭流離。莫保。視朱溫旋柱王
鑄匿帳。僅愈一死耳。守光幽父。益驕。遂稱帝號。
將謂嚴君可囚。六鎮氣懾。然天下豈有無父之
國哉。晉人謀陽推守光。以矜其惡。其韓魏驕智
伯之策。乎抑大道無赦。罪狀明白。晉為盟主。鎮
定輔行。直討亂賊。義聲遠揚。卽不徘徊。俟之師

濟必克也。周德威李嗣源分兵競出。燕人望風
送款。守光懼。乞降于張承業。承業不許。求援契
丹。契丹不應。皆曰。彼無信。故也。賊子。棄本。又負
信見疑。不祥之人。所在而窮。非闔室就死。何以
謝天下哉。李小喜佐守光為逆。復背之。先降小
人。徂詐。且不若馮廷諤。然反覆故智。彼亦適用
仁恭父子之術也。劉守文痛哭舉義。齋志而殫
守光二妻。忼慨入地。命不自繇。傷哉。乎是誠不
幸矣。

史論二編

卷十

晉王滅燕

二十

後唐滅梁

晉襄公畢袞經敗秦師于殺虜孟明視西乞穠
自乙丙以歸遂繼文公而霸晉王李存勗白服
出兵破梁夾塞解潞州圍後竟滅梁有天下大
孝先安國家變而合經二者于費誓之義不悖
矣晉王志氣遠大年十一從父克用破王行瑜
獻捷京師唐昭宗異其狀貌手鵠鵠厄翡翠盤
飲之撫其背曰兒有奇表後當富貴克用厄于
梁憂形顏色晉王慰以遵養待時勿輕沮喪既

史論二編

卷十

後唐滅梁

二十一

朱全忠攻劉仁恭於滄州仁恭告急克用怒其
反覆未許晉王曰天下之勢歸朱溫者十七八
自河以北能爲溫患者獨我與幽滄耳今不與
之併力燕必亡燕亡卽勢益孤夫爲天下者不
顧小怨且彼嘗困我而我閔其急援之天下必
以爲義是一舉而名實兩得也此吾復振之時不
可失矣克用乃許仁恭和召幽州兵與周德威
李嗣昭共攻潞拔之其英雄權畧定于夙昔一
篲位而趣上黨救鎮定滅燕克魏連拔諸州直

入大梁兵敗而後勝師正而出奇詢謀良將決
斷智中屢險若夷及終卽用至今記其事者少
半祭廟錦棠盛矢過三垂岡而呼先王之靈組
係燕父子幽梁君臣首而告成功于天非漢高
光誰與比烈哉朱溫敗刃落縣慚憤病劇勉歸
洛陽被弑寢殿友貞弟思材非主器內任趙巖
張漢傑而疎敬翔外用賀環段凝而殺謝彥章
劉鄩及鐵槍遇擒晉師入汴猶疑忌兄弟殺鄆
王友誨等五人徘徊登樓揮劍嗟晚然惡盈勢
極賢者莫爲子嬰能殺趙高不能延秦子嬰能
殺爾朱榮不能延魏梁之亡也溫實甚之奈何
以存滅之舉望末帝乎

史論二編

卷十

後唐滅梁

二十一

莊宗滅蜀

蜀太子元膺之妃郭王宗衍之立皆非建意也。唐襲以舞僮得幸元膺易之數相譖誣七夕之宴王宗翰不至元膺遷怒于濟峭毛文錫請賜貶斥蒙卽告其爲亂召兵入衛倉猝疑關並見殺傷襲中流矢墜馬死元膺匿躍龍池檻中亦爲衛兵所殺既議立儲建心屬宗恪宗傑徐賢妃結宦者唐文原教相士言宗衍相貴又諷張格贊成之遂立爲太子。夫元膺告變建遣宗翰慰撫急望生全衍雖以母寵得立建嘗憂其幼懦弗克勝任慈父之愛知子之明於人情無大相遠且羣非巫蠱而啓子弄父兵之禍女異驪戎而開廢長立少之疑衍亦心知其非不能自斷豈老夫耄焉慮鮮及世哉衍方順大口垂手過膝傾目見耳以皮相之誠善于元膺之叙咏臨齒然朝盈仰客國效醉粧母妃鬻官寺人出鉅太史奏貪狼之風君臣迷甘州之曲般樂待亡安能延久唐郭崇韜李紹琛輔魏王繼岌入

史論二編

卷十

莊宗滅蜀

王五

詩自出師至蜀之亡一曰自古國家覆亡未有若是速者衍與觀山降僅冀免死莊宗聽景進言竟負信三辰湛彼一族殺降不仁禍不旋踵然身爲臣虜死生在人秦川悲怨又誰咎哉王宗弼王宗壽皆建養子宗弼受詔輔政賣國劫君宗壽諫衍荒飲守義不降蜀亡之後收王氏十八喪葬之長安南三趙村忠臣板蕩於家人見之然宗弼輸欵所求惟西川節度反爲崇韜所誅宗壽亡入熊耳山唐明宗義而官之爲

史論二編

卷十

莊宗滅蜀

王五

叛首者果何益乎徐賢妃臨刑叫呼劉氏死不辱衍上愧其母下愧其妾斯時亦哀已爲陳長城公而所遭不若也

郭都之變

同光四年之變。始于魏王繼岌之殺郭崇韜。成于皇甫暉之劫趙在禮。終于郭從謙之弑莊宗。然崇韜之死。不特非帝心。即魏王亦弗願也。馬彥珪說劉后作教。李從襲等環而泣。請魏王不得。已應之殺一大將。在須臾。間刑無赦。書罪無主名。升階。搃旨。蓋直戲耳。皇甫暉夜博不勝。因詭言造亂。殺楊仁晷。奉趙在禮為帥。豈真欲反哉。適以戲激也。郭從謙帝所幸。愛厚于郭崇韜。

史論二編

卷十

郭都之變

三五

李存乂帝以是戲之。懼而謀變。尋常諧謔之言。即帝亦忘之。不意露刃注矢。出其間也。魏王擅殺崇韜。其罪當問。即不問。當坐彥珪從襲。帝不一省。反聽景進言。誅李存乂族。朱友謙以甚其過。則天下真以為帝殺崇韜矣。趙在禮為亂兵所逼。擾攘至郭都。先逆擊之。後慰撫之。皆可無大變。無如史彥瓊之開門揖盜。又絕彼自新也。郭都招撫。帝既命李紹榮。又遣李嗣源往討。一方小警。兩將並出。理亂絲而勢之易。以靖諸張。

破敗作亂。嗣源幾踵在禮。幸而得脫。與歸朝廷。

復為紹榮阻遏。懼無以明。石敬瑭乃說取大梁。帝聞之以為嗣源果反也。輕離宮闕。同翔汜水。

而郭從謙等弓起矣。從來國家破亡。非強寇外。作即累叛內生。聚忠肝腋之間。爭衡矢石之際。

或相持累年。或潰裂一旦。禍皆有原。莊宗無是也。孺子專殺民。詭譎與樗蒲之卒。夜驚幕府首。

鼠之將朝。沸京師。大將忽疑兩端。天子適履境。外優笑發難。流矢為殃。嗣源無心乎篡。而遽涉。

史論二編

卷十

郭都之變

三六

逐君莊宗。可以不亡。而身先被弑。變出偶然。勢成莫反。雖有智勇。已不及施。是孫帝立漢高。馬上之功。而不割元帝洞簫之愛。慕唐宗用兵之長。而未絕玄皇悻房之溺。遂至顛沛。俄頃與昏亂同轍。哀哉。

安重誨專權

歐陽氏之傳安重誨也言其威福自出者三。盡忠補益者五。獨見之慮。禍孽所生者四。斬馬延殺任圜。強放三司積欠。威福之類也。拒熒嘉禾。却白鴈白兔。殺田令方。劉知章死。盡忠之類也。輕信韓致。殺烏昭遇。而絕錢鏐。陷楊彥溫於死。而不能去潞王。遣李勣監軍。而孟知祥貳命。李仁矩節度。而董璋叛。獨見生禍之類也。至云重誨被護。二子奔父。忍死報國。械送京師。明宗不

史論二編

卷十

安重誨專權

二十七

信。夫妻流血一篇之中。哀歌隕涕。又云重誨既死。李從璋檢責家貲。不及數千緡。其臨死尚恨不爲國家除潞王。志勤王室。無愧清忠。歐陽氏之傷重誨至矣。作史者誠見潞王不臣。上弑愍帝。徵陵穴土。路人心惻。嘆明宗無先事之智。誤殺重誨。自取滅亡也。然任圜大臣。矯制賜死。李從珂反形未彰。私行剪除。其專若此。寧無罪乎。重誨少事明宗。明敏勤恪。參決大計。功稱佐命。誠可無死。其所以死者。在于擅殺通王存確。雅

王存紀長君之惡。以自結寵也。郭崇韜忠畧有志。滅梁破蜀。建天下利害二十五事。勲勞遠過重誨。獨以求助中宮。請立劉后。危唐社稷。遂先莊宗而死。大臣一念之私。殺身有餘。不必其事成敗何如也。李環發難。于升階從璋奮過于荅拜。功臣碎首同泣。劉錢然崇韜不惡于李。從襲向延嗣。馬彥珪必免。驟戮重誨不惡于孟漢瑒。翟光鄴必無族。誅從來殺大臣者。多出宦官。扇馬勿乘。豈激論哉。

史論二編

卷十

安重誨專權

二十八

秦王之亂 潞王墓誌附

唐明宗四子曰從璟從榮從厚從益從璟從莊
宗戰數有功爲金槍指揮使明宗軍變于魏奉
帝命馳諭厄於元行欽不得達願死衛天子後
竟遇殺作史者稱其君臣父子之際知所從而
得其死李曜忠孝有遺悲焉明宗稱帝從榮次
當繼序握兵輕驕將相大臣皆患之思出外以
避其禍帝幸宮西士和亭得傷寒疾從榮入問
起居漸有欲死其父之心既謀召牙兵宿衛孟

史論二編 卷十 秦王之亂 三十九

漢瓊朱弘昭等遽以反告命朱弘實安從益帥
兵以出殺于床下張弧之疑至死不明然明宗
平日教誨不素縱侈納邪封秦王時聽其儼然
受冊朝廟又加大元帥名節度使以下咸其秦
鞭庭謁衛州吁之驕咎先莊公豈盡厥子罪哉
從厚形質豐厚寡言好禮兄死襲位序不爭
潞王從珂卽用兵久非明宗子以道宗之可以
無動朱弘昭馬贊等輕易其地迺激使反王氏
阿三號勇善戰志氣難下明宗旣崩陵忽少主

益甚日夜思變但苦無名耳河東一徙藉爲口
實移檄詰師琴帥風附卽潞王初發時不虞其
不戰屈人若此楊思權梁之控鶴軍使事唐莊
明昵于從榮勸其招募死士增利器械潞王反
鳳翔五節度使合兵攻討城將陷思權大呼先
降衆軍奔潰潞王長驅入陝其始誤秦王也罪
深于劉陝高輦旣背閔帝也逆甚于劉遂雍康
義誠反漏上刑以節鉞終何無天道哉明宗監
國李紹真孔循卽請建國號潞王至蔣橋馮道
李愚首勸卽位當時二王雖師克入都尚未敢
顯然稱君賊臣賣國亟奉尊號遂居而不疑五
代大臣寡廉鮮恥大都以上箋勸進爲佐命元
功可慨也夫

史論二編 卷十 秦王之亂 四十

契丹入寇

契丹自後魏以來。名見中國。當唐之世。其地北接室韋。東隣高麗。西界夷國。南至營州。後分爲八部。常推一大人建旗鼓統之。歲久相代。及阿保機代遙輦。聽漢人言。不肯受代。既用其妻述律策。召諸部大人牛酒會鹽池。伏兵擊殺。并爲一國。阿保機嘗度磧擊党項。述律后守帳黃頭。臭泊二室韋。乘虛攻掠。奮擊破之。名震諸夷。李克用起兵代北。劉夫人嘗從征伐。劉知遠舉事。太原李后出後宮。費爲軍賞。霸王之興。類資內助。夷狄亦然。意者其天也。阿保機與克用置酒雲州東城。握手約兄弟。期共舉兵擊梁。歸而背約。反求封冊于梁。狼夷無信。惟強是附。不足多怪。然克用人傑也。杯酒未寒。違盟且言。譬之禽獸。將寢處焉。臨沒恨恨。以箭屬莊宗。期必滅契丹。先王之怒。與朱溫劉仁恭同。不戴天。莊宗滅蕩梁燕。功皆摧枯。獨契丹爲患。未能剪此朝食。豈蠻夷不較。當置度外。抑亦經營中原力有

史論二編

卷十

契丹入寇

三十一

弗追也。契丹兩窺晉。述律后止之。不從。皆與尸歸。婦人之智。遠之輒敗。王猛戒苻堅伐晉。崔浩諫蠕蠕寇宋。有矣。夫莊宗殂。阿保機聞之。痛哭未幾。亦死。中子德光立。惑於王都搆扇。助之入犯。明宗遣王晏球往討。都舉族自焚。禿駁前刺。楊隱莩逸等。咸被誅擒。中國威靈。當此一振。克用之志。其成於明宗乎。不知德光用兵時。述律太后何不以母命止也。韓延徽爲契丹謀。王終同光之世。誓不南牧。盧文進叛居平州。歲爲契丹鄉導。盧龍巡屬。疲于奔命。狡夷不馴。必有中國逐逐之人。啓之漢武。所以惡衛律也。突欲爲契丹長子。不得立。憤而奔逃。述律太后思念之深。早辭厚幣。數遣使聘請。唐斬其使。不報。此婦人者。無故廢長。幸不大亂。猶賴其平日勇決權變哉。

史論二編

卷十

契丹入寇

三十二

孟知祥據蜀

孟知祥董璋皆郭崇韜所善也崇韜伐蜀軍事大小咸與璋參決蜀平遂節度東川知祥初爲北京留守亦以崇韜薦帥西川崇韜既死欲保兩人無異心誠難哉明宗時安重誨居中用事議者多言知祥必不爲唐用能制之者璋也頗優寵之璋竟先知祥而反豈人情乎璋少與高季興孔循俱爲汴州富人李讓家僮朱溫鎮宣武養讓爲子僅奴皆得事溫璋立軍功進刺史

史論二編

卷十

孟知祥據蜀

三十五

乃不殺。悞。悞。若此豈勝戰陣委以閬州兵潰滅二者決盡過錄重誨及石敬瑭征蜀無功重誨自請督戰中道召還東西川益跋扈無忌明宗與有失焉重誨既誅詔蘇愿劉澄諭蜀改過知祥約璋歸朝璋怒反攻知祥彌牟一戰勇者先死李陵絕歸漢之心彭寵嬰家人之禍璋誅誠當知祥因而得志竟享全蜀則幸甚矣范延光欲乘兩川交爭早圖其隙既聞董璋敗死卽勸朝廷撫慰知祥知時識變可謂老謀若夫君

史論二編

卷十

孟知祥據蜀

三十四

臣大義天下共之璋與知祥莊宗臣也莊宗殂明宗篡使兩人據蜀明同仇之義雪故君之恥方師直指震電馮怒明宗懼無以應惜哉其不知此也

廢帝之亡其失有五不歸前刺等與契丹和以制河東一也契丹北來鳴門諸路險要廢兵備使其長驅深入二也李贊華德光之兄立為莫丹王今趣西樓德光必內顧解圍議竟不決三也趙德鈞延壽陰畜異志委以兵柄便其北行四也張敬達久困圍中命龍敏郎萬金帥精騎救之晉安團栢聲勢相通可以挫敵而坐視不援五也五者之失及時解紛危安亡存猶克

史論二編

卷十

石晉書

三十五

有濟惜哉賊臣馮道知而不言呂琦龍敏言而不用耳廢帝本鎮州平山王氏子隨母魏歸明宗石敬瑭則陰山夷種明宗愛之妻以永寧公主廢帝弑鄂王殺孔妃及其四子逆節無道宜干天誅敬瑭起而角圖同一天下養子得之孰與其愛婿得之若以正論明宗四子廢帝時惟許王從益尚存使廢帝廢鄂王立許王王社稷者明宗親子即不辭伊霍之嫌天下可無用兵也敬瑭入討廢帝能奉許王立之而無自帝反

史論二編

卷十

石晉書

三十六

正之義高于列國然度二人必不能廢帝常立戰功莊宗呼其小字曰阿三不徒與我同年敢戰亦類我敬瑭從莊宗攻梁橫擊馳擊劉鄩軍拊其背壯之手唱以醉其寵愛不異家人彼不難負莊宗何難負明宗廢帝殺明宗子孫敬瑭亦逼廢帝舉族焚死出反昭然寧無天道趙德鈞幽州人也事劉守光守文為軍校攻脩縣納劉利妻種氏并其子子之是為趙廷壽尚明宗女興平公主敬瑭反將兵北行厚賂契丹求立

已為帝明宗有二婿皆欲結夷狄王中國廢帝能孤立乎張敬達堅守晉安寨削木篩糞以飼馬馬死盡無降心其忠義豈出王彥章下毆陽氏猶責其不誅楊光遠而諷其殺已降賊故不書死恐非春秋善善長惡惡短之指也

范楊之叛

范延光事唐莊明滅梁破朱守殷皆有功其論招孟知祥折劉遂凝廷臣不及也明宗有疾延光制勅以靜京師大定石敬瑭反出屯遼州趙延壽先附延光獨後降敬瑭封臨清王以慰其心意終不安殺秘瓊漸以叛聞論者責其無人臣禮流尸繆家灘非過也然敬瑭天下之賊延光爲唐大臣起而與抗夫豈不順所借者發非其時任非其人耳孫銳輕脫無謀延光委以軍

東論二編

卷十 范楊之叛 三十七

政從之起兵銳每出師擁媚酣歌士不用命敗于楊光遠軍遂不振石昂上書朱憲出使延光卽奉表待罪率子入朝錄彼猖狂但欲踐大蛇之夢而無復仇之心謀之私人而不知大義也楊光遠沙陀部人阿登毀于從周德威戰契丹於新州折一臂廢不用久之遷大鎮石敬瑭召契丹寇唐末帝命光遠佐張敬達往討晉安寨危困卽殺敬達出降比事敬瑭佯爲悒悒愧不及張生鐵死何詐也延光之降光遠本無大功

徒以握兵居外要挾人主稍不得志遽召契丹

入寇其意欲效敬瑭襲唐藉蠻夷力竊帝位然禿瘡天子跛脚皇后久爲世笑安能有成李守

貞符彥卿東討圍青州時北望契丹不至稽首大呼皇帝誤我子承勲勸降猶執不可劫而幽

之不得已上章請命若所戀戀亦惟天池紙錢待時欲帝猶之延光惑于張生妄覲王者不知

浮橋之溺馬廐之誅其禍同歸蓋秘瓊初殺董溫其盡取其貨延光又殺瓊取之終以貨爲光

史論二編

卷十 范楊之叛 三十八

遠所殺究之光遠不能免也貪夫不終何利之有德光滅晉召光遠長子至京師責其罪鬻食之契丹能誅劫父之楊承勲敬瑭不能殺射母之李彥珣中國不如夷狄如是夫

契丹滅晉 劉知遠復漢

石敬瑭爲明宗之婿而滅唐杜重威爲石氏之婿而亡晉敬瑭與潞王共事明宗潞王殺明宗子而自立以君臣之義言之潞王者明宗之仇也敬瑭取天下于潞王非取天下於明宗若以爲無罪也云爾重威妻敬瑭女弟敬瑭卽位尊戚無二齊王重貴立舉社稷以從忽艷心褚袍降于契丹引入京師其爲晉賊也愈于篡矣敬瑭后李氏爲人強敏敬瑭常嚴憚之唐清泰三年入朝潞王于春節辭歸潞王醉呵之歸告敬瑭反謀遂決及耶律德光破晉后欲自焚薛超勸止令范質草降表稱新婦李氏妾館封禪寺中求僧一飯不得後卒建州鹵地語重貴焚骨送范陽佛寺無使爲虜鬼生死流離窮於匹婦此適不幸爲敬瑭后耳李守貞連挫契丹白團衛村之戰能立奇功獨德重威賄賂與之親善讓以兵權竟同降虜武夫見小利忘大義立身不終覆人家國痛哉張彥澤突厥種也其人

史論二編

卷十

契丹滅晉

三十九

驍悍殘忍與敬瑭連姻擅殺張式王周奏其不法二十六條李壽請急行誅敬瑭不問卒爲契丹前驅屠掠京邑劫奪帝妃其戮也都人快心同于董卓膏膺侯景饑食然禍實敬瑭馴之其誰咎焉敬瑭初起時桑維翰請割地賂契丹劉知遠正諫不聽幽涿十六州淪沒虜庭罪在萬世國何以長是故晉之亡也始于桑維翰終于杜重威馮道爲王爲內癰景延廣爲外潰一國有此數人雖金城湯池必不能守況依蠻夷爲

史論二編

卷十

契丹滅晉

四十

存亡者哉魏人入江陵而霸先王陳契丹陷京師而知遠王漢衰亂之季得國差正蕭繹石重貴未可以南面臨之矣

三叛連兵

綱目書漢高祖天福十二年秋七月發兵討杜重威十一月重威出降乾祐元年漢王嵩祖重威伏誅此重威在漢之本末也天福十二年趙匡贊益益叛降于蜀乾祐元年匡贊益叛蜀降漢漢以益爲開封尹此匡贊益在漢之本末也乾祐元年趙思綰據城作亂王景崇叛降于蜀二年思綰請降景崇自殺此思綰景崇在漢之本末也乾祐元年李守貞反二年郭威克河中

史論二編

卷十

三叛連兵

四十二

守貞自殺此守貞在漢之本末也杜重威貴戚大臣降契丹滅晉室漢王卽位尚稽首闕庭備位師傅誠逸天罰既同三子尸市路人誅詬支裂立盡罪猶張彥澤不足深論獨王景崇歷仕唐晉後爲漢王晝攻戰策甚辨漢王奇其才國家新造鳳翔侯益永興趙贊皆阻疑拒命陰召蜀人爲助漢王使景崇經畧關西呼入臥內許其便宜圖二鎮景崇行至陝贊已入朝益尚未發景崇欲殺益不果益遁至京師厚賂楊邠等

盛毀景崇益尹開封景崇心懼遂謁贊牙將趙思綰作亂共推李守貞爲秦王彼以討叛出反身爲叛且其胥部鼎之譏雖入雲夢之罽未彰趙朝自明上表論列何嫌何懼乃妄意南箕忍窺寶王春秋之戮其容後諸李守貞背晉歸虜罪不下重威旣納順歸河中聞漢王祖卽懷非望或總倫天子之言侈思綰御衣之獻徵幸天人迷而關遲扈彥珂請郭威先近後遠於是築長城連三柵河中生困二鎮並亡思綰聽陳讓

史論二編

卷十

三叛連兵

四十二

能言率先自歸冀望免死郭從義王峻誘而斬之疑于殺降不仁然屠人吞膽其虐已甚得寬釘磔幸矣守貞妻子景崇家人共蹈煙燼亦可謂數叛而窮死不知返也

郭威篡漢 劉晏據河東附

郭崇韜死於兗王。安重誨戮於明宗。以震王之臣處衰季之朝。欲保全終其道。誠難。然未有如漢隱帝殺楊郭史弘肇王章之甚者也。高祖起晉陽。入洛汴。兵不血刃。皆弘肇力。楊郭長于吏事。王章志在富國。三人斷急。所病不知大體。要其一念奉公。死豈有二。難發纖人。宗族糜粉。仰天呼冤。四海動色。又密使紛出。詔殺郭威王峻王殷。當此時。延頸待戮。忍死無歸。或者伍尚蕭

史論二編

卷十

郭威篡漢

四十三

洩言左右或濡遲俄頃急而求生。禍必內國。隱帝之命李洪義殺王殷。郭崇威曹威殺郭威王峻也。豈不謂詔至立誅其易也。猶廣政殿東廡下耳。孰知李洪義畏不敢發。郭崇威曹威心不能平。郭威遂激衆怒。趣兵河上。李太后命隱帝按兵守城。飛詔諭之。可全君臣之禮。乃聶文進慕容彥超大言好國。帝竟違命出征。賊于亂兵之手。夫汜水之變。莊宗不先死。李嗣源必不敢篡。唐趙村之亂。隱帝不先死。郭威入朝未必遽弑君。以號令天下也。卿命者。需忍一時走險者。謀成篡竊禍亂忽來。天心人事。須臾之際耳。可不畏哉。澶州兵變。威被黃旗童奮說。劉贊急召張令超夜奪郭崇威兵。北走晉陽。劉崇聞隱帝遇害。欲舉兵南向。李驥勸其逾太行。逮孟津。俟贊卽位。後還鎮。二策若行。猶可藉抗衡之勢。持危亡之隙。皆不見信。遂至湘陰。遭弑。北漢隅立。求援契丹。以小敵大。何益乎。

史論二編

卷十

郭威篡漢

四十四

世宗征淮南

唐王琬李昇長子也昇未篡吳時琬即居要職
 用事既嗣昇位首平張遇賢亂又值閩楚袁殘
 晉漢多故招納羣盜頗能自雄及周師南征世
 宗詔責其迫奪閩越塗炭湘潭應接慕容勾誘
 契丹琬懼無以對綱目書周顯德二年敗唐兵
 于壽州三年春正月周主自將伐唐斬劉彥貞
 二月克滁州擒皇甫暉姚鳳自此唐敗周勝月
 不絕書四年則唐主盡獻江北地當時出師逾

史論二編

卷十

世宗征淮南

四十五

臣若之云亡已幸況危削哉天寶之亂禍玄宗
 者李昇而爲之死者顏杲卿建中之亂禍德
 宗者盧杞而爲之死者段秀實今唐失江北實
 齊丘等造之反貽仁瞻等以死竊國者肝膽之
 臣殉國者平疎之士其來久矣世宗川兵威武
 出討北漢高平之戰誅樊愛能何徽等以肅軍
 政驕將惰卒惕然知懼是以所向成功淮南之
 克殆繇于此李昇削尊稱輸臣節孫權事魏蕭
 督奉周未若其恭順也世宗與爲一家令其修

史論二編

卷十

世宗征淮南

四十六

終

歷代史論二編十卷

安嶽巡撫
採進本

明張溥撰溥有詩經注疏大全合纂已著錄是書
總論史事起三家分晉至周世宗征淮南議論凡
近而筆力尤弱殊爲不稱其名題曰二編蓋尚有
前編今未之見

狂狷裁中十卷

〔明〕楊時偉撰

首都圖書館藏明天啓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狂狷裁中

十卷》提要

狂狷裁中序

大景行仰止必曰聖賢曰豪傑
而孔孟獨慊於狂狷狂狷之
與豪傑倘六激辨於豪傑以
寸稱狂狷以品貴稱寸故用
序一

廣貴品故體真習象傑中有
狂狷宇宙之景星度雲河藏之
孤出絕清也草木之有竹而飛走
之有魚龍亦然夫子思裁本思其
進取而喟然與點初未嘗明指

為狂則無牧者法文渺茫無據而遂稱狂簡將又接去鳳德子桑南面而其寃也汝南月旦江左風流僅資狂聊以濁亂天下而亦可為狃竊謂馮虛不如履實

序二

異撰不必庸行當日從孫慈者四科六藝各自斐然誰不人々真狂簡真進取輝騞騞而弗棄為皇、而文宗即誤解在陳思象而高賢大良之仍相顧者如宵

子曾子子張子華子腰子羽原思南容漆雕開宰父及不下數子舉無可思而必舉、不據、思與舉其說而不得回改賢子古未聞志士仁人忠臣孝子而外別有所謂進取

序三

不為者是故移而尚論取實代虛凡忠孝志仁正骨氣雖不襲狂名不矜猶迹而狂名不狂猶鳥或微顯而漸幽或人素而我取或舍大而問細或掩瑕而論瑜代不

斷盡人々不新盡事即於孔云

之旨茫無取裁而律以成章進

取則庶幾不悖爾矣有客見而笑

云有是裁亦各言其狂猶乎虛耶笑

耶其孰是而孰非則我未之能定

序

也子始存子說以誅君子之裁中

天啓丙寅元旦時偉識



明人薛 益謹書



狂狷裁中卷之一

戰國

田子方

魏成 李克

顏獨

豫讓 聶政

郭隗

屈原

王蠋 王孫賈

狂狷裁中 目錄

魯仲連

莊周 荀卿

蘭相如 繆賢

平原君 虞卿

徐福 趙佗

安陵君

雍門司馬 即墨大夫

荊軻客 田橫客 廝養卒

戰國目錄完

狂狷裁中卷之一

楊時偉去蒼蒼

弟時俶思永較

妻 堅子柔

陳繼儒仲醇 閱

田子方

子擊出適田子方於道子擊下車伏謁子方不爲禮擊怒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富貴者安敢驕人諸侯狂狷裁中 卷一

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夫士言不用道不行則納履而去安往而不得貧賤哉擊乃謝之
記曰師臣者帝賓臣者王三代以降安問賓師哉是故孔思孟與斷斷如也而子方衷然乃與卜子夏段干木鼎立而尊嚴猗與魏文炳耀史冊無兩矣世子伏謁師嚴愈尊其曰不爲禮以告者過也夫師禮固不得熾趨聲折而謂以學騎人不益謬乎或曰子方信賢

而擬之狂狷當乎不耶吾所謂狂狷者其品萬殊而德歸之不同流不合汗况環行琦節與聞然媚世者霄壤哉

魏成 李克

魏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李克對曰臣聞之卑不謀尊疎不謀戚臣在閭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狂狷裁中 卷一

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趨而出過翟璜之家翟璜曰今者聞君召先生而下相果誰爲之李克曰魏成翟璜忿然作色曰以耳目之所覩記臣何負於魏成西河守吳起臣所進也君內以鄴爲憂臣進西門豹君謀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無守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傅臣進屈侯鮒臣何以負於魏成李克曰子之言克於君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

君問置相非成則璜克對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是以知魏成之為相也且子安得與魏成比魏成食祿千鍾什九在外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所進五人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比也翟璜遂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願卒為弟子

讀魏世家文侯受經於卜子夏每過段干木之廬必式夫三師在廷五臣在位而猶勤諸

狂狷義中

卷一

三

良相其英英濁世之唐虞哉鑑空衡平片言默定後世猥譚夢卜而成克之奇雅茂焉固難為耳食目論者道也翟璜任座並際明良從容謔諤一時多士乃爾耶

顏觸

齊宣王見顏觸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宣王不悅左右曰王人君也觸人臣也王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可乎觸對曰夫觸前為慕勢王前為趨士與使觸為慕勢不如使王為趨士王忿然作色

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觸曰有昔秦攻齊今有敢去柳下季隴五十步而樵採者罪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不若死士之隴也宣王默然不悅左右皆曰觸來觸來大王據千乘之地而建千石鍾萬石簏天下之士皆為從處今夫士之高者乃稱匹夫徒步而處隴畝下則鄙野監門閭里士之賤也亦甚矣觸曰不然觸聞古大禹之時諸侯萬國

狂狷義中

卷一

四

何則得貴士之力也及湯之時諸侯三千當今之世南面稱孤者乃二十四由此觀之非得失之策與稍稍誅滅滅亡無族之時雖欲為監門閭里可得而有也哉是以堯有九佐舜有七友禹有五丞湯有三輔是以明乎士之貴也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乃今聞君子之言願請受為弟子且顏先生與寡人游食必太牢出必乘車顏觸辭去曰夫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大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

非不尊遠也然而形神不全觸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靜貞正以自虞

語有尋常而致足千古者有味乎晚食當肉緩步當車哉子瞻通敏本服膺斯語而強以不聞道解之謂車與肉猶存於胃中將所謂道者果安在也至若無罪以當貴更難言之矣夫罪寧外至者為有無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清靜貞正雖動亦靜又何罪焉

狂獨裁中

卷一

五

豫讓 聶政

趙襄子滅知伯漆其頭以為飲器豫讓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吾其報知氏之仇矣乃變姓名為刑人入宮塗廁欲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問塗者則豫讓也左右欲殺之襄子曰彼義士也且知伯已死無後而欲為報讐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之豫讓又漆身為癩吞炭為啞其友識之曰以子之才善事襄子而為所欲為顧不易耶豫讓笑曰委贄事人而求弑

之是懷二心以事君也吾所為難亦將以媿天下後世為人臣懷二心者居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橋下襄子至持馬驚於是襄子面數豫讓曰子不當事范中行氏乎知伯滅范中行而子不為報讐反委贄事知伯知伯死子獨何為報之深也豫讓曰范中行氏以眾人遇臣臣故眾人報之知伯以國士遇臣故國士報之

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卻嚴仲子懼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人

狂獨裁中

卷一

六

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仲子至門請具酒自醵聶政母前奉黃金百鎰為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謝仲子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有老母以為狗屠可旦夕得甘脆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眾笑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為夫人粗糲之資以交足下之驩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

政聶政固不肯受然嚴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

豫讓忠臣也彼其不死衆人而死國士於義固當于長列之刺客亡乃非倫儼乎聶政真其人矣然母在不肯以身許人可不謂孝與寧隱市屠得甘脆固讓不受嚴仲子金可不謂廉與或以宗魯之義裁之疑不爲聖門所取夫觀人者取節誦詩者斷章吾於聶政節取其廉孝爾矣

狂狷裁中

郭隗

燕昭王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欲將報讐故往見郭隗先生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耻孤之願也郭隗先生對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誅已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已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默則什已者至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下天下之士必趨於燕

矣昭王曰寡人將誰朝而可郭隗先生曰臣聞古之君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對曰死馬且買之況生馬乎馬今至矣於是不暮年千里馬之至者三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况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來燕

狂狷裁中

卷一

八

自古人臣薦賢爲國者多矣未有以身自媒者自媒致士自隗始至今尋跡黃金臺弔昌國君而想涓人之駿骨則郭隗先生與俱不朽焉以此多賢君臣遇合經營二十年而始獲權強齊而報積憤六轡如組兩駟如舞何則人馬相得也御失其道丹光荆高之徒橫軼而罟駕幾何徵倖而不喪人之國乎

屈原

初屈平爲懷王左徒志潔行廉明於治體王甚

任之後以讒見疎而睠顧不忘作離騷之辭以自怨焉尚冀王之一寤而王終不寤也其後子蘭又譖之於頃襄王王怒遷之於江南原遂懷石自投汨羅以死太史公曰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適二而見義達其志潔故

卷一

九

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吝自疎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讀離騷者宛轉悲歌一唱三歎子長痛之曰作離騷以自怨焉或誤以爲怨君則非也夫以楚之衆強君出不能止君幽不能復君死不能殉襄王既立而通國之臣不見一言報秦者離騷之怨非怨君也楚雖三戶亡秦必

楚三戶者昭屈景也宗臣義重後之君子以子房孔明元亮配靈均而並稱得其心事矣

王蠋 王孫賈

樂毅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環畫三十里毋入使人請蠋蠋不往燕人曰不來吾且屠畫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用吾諫吾退耕於野國破君亡吾不能存而又欲劫之以兵與其不義而生不若死遂自縊死

王孫賈年十五事閔王王出走失王之處其母

卷一

十

曰女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女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女今事王王出走女不知其處女尚何歸王孫賈乃入市中曰淖齒亂齊國殺閔王欲與我誅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之誅淖齒刺而殺之

王蠋之死也齊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齊人因是以殺淖齒保莒城而迎立襄王嗚呼誰謂三齊之興復不諒一士之感動哉賈年十五而一

激於慈母之惓惓立誅亂賊勇兼忠孝如賈如蠋宜並田單而鼎列焉

魯仲連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持高節游於趙而秦圍邯鄲魏使晉鄙救趙畏秦不進又使新垣衍說趙欲共尊秦爲帝以却其兵魯仲連聞之往見衍云秦將聞之爲却軍五十里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不受遂辭平原君終身不復見後田單攻聊城不下魯連乃爲書遺燕將燕將見書泣狂狷裁中

卷一

十一

三日乃自殺田單遂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仲連之語新垣衍也至今讀之如從壁上觀鉅鹿之戰呼聲動天地又如范雎說秦王莫不洒然變色者子長乃云其指不合大義甚可怪也豈指遺燕將書有捐燕游齊語耶子貢破齊存魯君子誼之腐儒疑焉人各爲其父母之邦如捍頭目又奚疑乎魏王問高士

於子順子順曰世無其人也其魯仲連乎夫神龍遊戲兩澤立需而第取空虛無用爲名高殊失狂簡之用矣子長合傳以鄒陽附仲連此其義指安在耶

莊周 荀卿

莊周者蒙人也其學無所不窺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狂狷裁中

卷一

十二

之欲以爲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子獨不見夫郊祭之犧牛平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毋汙我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荀卿趙人齊襄王時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譏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萬餘言

自仲尼歿而微言絕獨孟子推明其道以扶世立教所謂醇乎醇者不難見也莊子本老子而洗洋自恣歸之自然苟卿復鄙迂周故述儒效秉禮法其旨嚴正而要於詆排賤儒則其意未嘗不懸合焉故其微辭緒說各有攸當夫縱橫押闔流毒宇內而譁天雕龍滑稽炙轂亦復無所施用則吾以夫二子者之於儒也乃齟齬不滓夏出流汗之外者焉乃可謂斐然矣

狂狷裁中

卷一

主

蘭相如 繆賢

蘭相如者趙人也爲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蘭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

與燕王金盞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東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爲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

相如之折強秦讓廉將軍也知深而勇沈英風偉挺炳烺千古然其階進乃以繆賢繆賢

狂狷裁中

卷一

古

鑒賞相如既深終不自私而卒進之君不亦知人得士公忠於趙哉世皆鄙商鞅不當因景監然王稽任安平皆因范雎而相牽引得罪今繆賢景監不聞因緣用事余故因相如而特闡繆賢且併爲景監分別之

平原君 虞卿

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乃爲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爲布衣之交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爲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

且以爲然而入秦見秦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謂平原君曰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爲友者爲賊也富而爲友者爲貧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王乃遺趙王書趙王乃圍平原君家魏齊夜亡出見趙相國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

卷一

主

人固難知知人亦不易也夫虞卿躡屣擔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爲上卿三見卒受相印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間行急士之窮歸公子公子曰虞卿何如人人固難知知人亦不易也

友誼之於人大矣哉稱於兄弟曰孝友曰友愛又君臣朋友同以義合者也夫義等於君臣而情並乎兄弟兄弟急難每思良朋此嬰

鳴友聲所以次脊令也平原於四豪問其功能不啻小減乃匿魏齊抗秦王立義不顧危難其得稱翩翩佳以此虞卿固賢然非脫屣重位與人俱危亡後世誰爲訓義無窮疾風知勁草二君之謂矣

徐福 趙佗

秦皇帝使徐福至海上求神異物還爲僞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耶臣對曰然汝何求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曰汝秦王之禮

卷一

主

薄得觀而不得取即從臣東南至蓬萊見芝城官闕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於是臣再拜問曰宜何資以獻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與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帝大說遣振男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

尉佗者真定人也姓趙氏秦時爲南海龍川令至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佗語曰秦爲無道天下苦之豪傑叛秦相立南海僻遠此亦

一州之主也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當死佗即移檄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吏以其黨爲假守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爲南越武王高帝已定天下爲中國勞苦釋佗弗誅遣陸賈因立佗爲南越王高后時佗自尊爲帝及孝文元年爲佗親家在眞定者置守邑歲時奉祀復以陸賈往使因讓佗自帝賈至南越佗爲書謝願長爲藩臣奉貢職孝景時稱臣朝請至武帝建元四年卒

皇甫謐云南越漢興七十餘年佗蓋百歲矣

在獨裁中

卷一

七

秦始皇二十八年齊人徐市上書請之海上求神僊而伍被以爲徐福或言僞辭罔上非端士夫當秦無道六國既殲劉項未起黔首嗷嗷如釜魚暮燕而福能巧發遠引蜚騰自王斯蓋一時之異人千古之奇事而規規焉欲以躡步繩之將所謂腐儒齷齪生齷齪坑焚中語耳勝廣起中國亡不旋踵尉佗承任置之指坐王海南者七十餘年壽幾至百歲子孫有國垂百年而後亡徐福既去無跡可尋

雖欲從海上望見之焉且不可得祖龍之珠取之未睡若二子者皆足以雄矣列爲狂士是以論其世也

安陵君

魏攻管而不下安陵人縮高其子爲管守信陵君使人謂安陵君曰君其遣縮高吾將仕之以五大夫使爲持節尉安陵君曰安陵小國也不能必使其民請使道使者至縮高之所縮高曰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管也夫以父攻子人大

在獨裁中

卷一

六

笑也見臣而下是背主也父教子背亦非君之所喜也敢再拜辭信陵君大怒曰安陵之地亦猶魏也今吾攻管而不下則秦兵及我往稷必危願君生束縮高而致之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地手受大府之憲其上篇曰國雖大赦降臣亡子不得與焉今縮高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我負襄王之詔而廢大府之憲也雖死終不敢行秦王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

安陵安陵君其許寡人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雖然受地於先王願終守之弗敢易因使唐雎使於秦秦王謂唐雎曰秦滅韓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爲長者故不錯意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請廣於君而君逆寡人者輕寡人與唐雎對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於先生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也宣道五百里哉

安陵君事再見於魏策寧抗信陵之威命而

狂獨裁中

九

不肯奪縮高父子之義節及秦王易地固守峻辭終不與易縮高之死唐雎之怒一時節烈慷慨相狗當欺詐偏凌之世而有人如此哉卒令公子請罪秦王謝過彼其屹立天壤垂耀史冊奈何略而弗譚余故揭之與闡幽者高焉

雍門司馬 即墨大夫

齊王建入朝於秦雍門司馬前曰所爲立王者爲社稷耶爲王立王耶王曰爲社稷司馬曰爲

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反即墨大夫聞雍門司馬諫而聽之則以爲可爲謀即入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十萬夫三晉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堙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十萬之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即臨晉之關可以入矣鄢郢大夫不欲爲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十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即武關可以入矣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矣舍南面之稱制乃西面而事秦爲太王

狂獨裁中

卷一

三

不取也齊王不聽秦使陳馳誘齊王內之約與五百里之地齊王不聽即墨大夫而聽陳馳遂入秦處之共松栢之間餓而死先是齊爲之歌曰松栢栢耶住建共者客耶

六國之患秦也舍合從而外無策矣是以蘇秦一倡天下響應信陵再勝函谷震驚猶怒深怨奚待賊亡而始奮耶況收未散之人心鼓方新之忿恨踴躍爭號有益無損孰與坐而待亡然則住建共者客奚咎焉威王時有

不事左右以求譽者竭王之末有固守不下敵者區區即墨乃有三異人而皆不著名姓

荆軻客 田橫客 酈卷卒

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且至於燕太子丹患之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劫秦王共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操兵於外而有亂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爲下恐不狂狷裁中 卷一

足任使太子頓首固請然後許諾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乃裝爲遺荆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爲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爲治行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送者孺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強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

田橫懼誅而與其徒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高帝聞之以爲田橫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後恐爲亂廼使使赦田橫罪而召之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橫謝使者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爲天子而橫廼爲亡虜其耻固已甚矣遂自剄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帝爲流涕以王禮葬橫而拜其二客爲都尉二客穿其冢旁亦自剄尚餘五百人聞田橫死皆自殺

狂狷裁中 卷一

趙王聞出爲燕軍所得燕將囚之欲與分趙地半乃歸王使者往燕輒殺之以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酈卷卒謝其舍中曰吾爲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皆笑曰使者往十餘輩輒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將見之問燕將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趙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乃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此亦

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爲卿相終已耶夫臣與主
宣可同日而道哉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
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爲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
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
趙王此兩人名爲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
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
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將以爲然乃
歸趙王養卒爲御而歸

語云不知其人視其友荆卿有客在狗屠高
狂狷裁中

卷一

漸離之外彼何人哉千載而下跂予望之祭
田橫者曰得一士而可王夫天下已定度既
無容足地而倪首侯王能保劍芒之必脫不
所養卒蓋負奇而隱者其膽識洞若觀火聽
其言如錐畫地如磁引針一士可王庶幾近
之矣

狂狷裁中卷一完

狂狷裁中卷之二

西漢

留侯張良

樊噲

魯兩生

陸賈 賈誼

吳公 文翁

申屠嘉 周亞夫

汲黯

狂狷裁中 目錄

東方朔

楊王孫

金日磾

田叔 田延年 雋不疑

朱雲 梅福

司馬季主 嚴君平 向長 禽慶

王宇

翟義 附于定國

西漢目錄完

狂狷裁中卷之二

楊時偉去奢著

第時倣思永較

婁 堅子柔

陳繼儒仲醇 閱

留侯張良

留侯張良者韓人也韓破良弟死不苑惠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爲韓報仇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擊狂狷裁中 卷二

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爲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嘗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爲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爲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

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爲王者師矣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嘗用其策良爲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漢六年封功臣高帝曰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乃封爲留侯留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仇強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狂狷裁中 卷二

足矣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游

子房佐漢報韓炳烺千古而其神異者如所稱倉海君博浪沙中力士圯上老父黃石公四皓赤松子若隱若見皆不著姓名豈可謂無鬼神與世多云四皓不真真者不出也優孟叔敖衣冠抵掌或亦神秘之緒餘今所傳太公兵法黃石公素書果當時手授耶微子房言即庸人能省而不可傳者與其人俱往矣

樊噲

張良傳沛公入秦宮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曰沛公欲有天下耶將欲爲富家翁耶今臣入秦宮所觀宮室帷帳珠玉重寶美人婦女皆秦所以亡願沛公急還無留沛公不聽留侯曰夫爲天下誅殘賊宜綽素爲賓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淮陰侯傳信嘗過樊將軍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狂狷義中

卷二

三

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伍

樊將軍之闖入鴻門也雄駿慷慨非勇勝羽者不能及後高祖病臥詔無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噲獨排闥見上流涕爲言趙高上笑而起然其事辭並顯著獨諫入秦時無留居事此殆興漢首功乃先留侯發端即留侯傳不盡載故表出之而禮敬淮陰不帝嚴重觀淮陰之輕噲非知噲者則又賢於淮陰遠矣令噲不死必能持正不從平勃等附呂

氏不疑嚮嘗誤目爲武士故備論之

魯兩生

叔孫通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共起朝儀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度吾所能行者爲之於是通使徵魯諸生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爲公所爲

狂狷義中

卷二

四

叔孫事十主皆得親貴自非卿原曷克臻此耶即叔孫之禮樂具是矣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高帝叔孫非兩生之君友也然兩生言禮樂必百年而後興此言亦誤夫天地之和序奚久暫之有哉楊子雲曰魯有大臣史失其名而近世李氏藏書廬品叔孫爲因時大臣夫因時者同流合汙則何謂大臣矣

陸賈 賈誼

陸賈楚人也從高祖定天下兩使南越名有口
辨時時前說稱詩書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
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

賈誼洛陽人年二十餘上疏陳政事多所匡建
劉向稱誼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
事詳史漢

陸太中辨士也其再使南越在漢初以為隨
鄴者流迺時時前說詩書曰文武並用長久
之術也夫安得三代之語而稱之賈太傅著
狂狷裁中 卷二 五

蔡千古其策治安者文帝已略見施用此豈
老師宿儒所辦一二哉夫交驩將相誅呂安
劉本陸生計畫平勃等碌碌因人成事爾即
橐裝遺令亦千古風流足念也獨所傳陸賈
新語賈誼新書並庸淺亡奇殊不類當日語
疑妄庸人贗託之

吳公 文翁

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故
與李斯同邑而當學事焉徵為廷尉廷尉適言

洛陽人賈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以為
博士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誼以為漢興二十
餘年宜改正朔興禮樂帝謙讓未遑也然諸法
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發之

文翁廬江舒人也景帝末為蜀郡守仁愛好教
化見蜀地僻陋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
有材者十餘人親自勅勵遣詣京師受業博士
皆成就還歸以為右職用次察舉又脩起學官
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勅行者與俱吏
狂狷裁中 卷二 六

民見而榮之爭欲為學官弟子由是大化至武
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官自文翁始

賈生云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嚮道類
非俗吏之所能為也然則薦進英賢興起教
化倘所稱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
隆者非與或謂吳公治行狀惜不傳夫能進
賈生尚何別求治行而記稱文翁圖畫仲尼
弟子七十二人於學官跡其表章孔子致武
帝詔天下郡邑皆立學官自蜀始亦世世治

平第一也嗚呼彼俗吏者固脫視之矣

申屠嘉 周亞夫

申屠嘉梁人也以材官蹶張嘉爲人廉直門不受私謁鄧通方愛幸嘉罷朝坐府中爲檄召通責曰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上度丞相已困通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帝即位詔錯爲內史貴幸用事議通罰侵削諸侯而丞相嘉自誅所言不用因錯擅穿高廟垣垣事請誅錯錯恐入官自歸上上庇之嘉謂長史曰吾悔不狂獨裁中

卷二

七

先斬錯乃請之爲錯所賣

周亞夫絳侯勃次子以河內守爲將軍備胡上自勞軍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使人稱謝曰嗟乎此眞將軍矣景帝三年吳楚反亞夫爲太尉東擊吳楚淝壁守便宜凡相守三月而吳楚破平其後上廢栗太子及欲侯王信匈奴王亞夫皆切諫不聽

申屠之相也前欲斬太中大夫後欲斬內史

皆上所貴幸終始漢世豈復有嚴正如嘉者

班固譏其無學術嗟乎學術爲漢相者比比而是其最著則孔光張禹國事何如哉本嘉廉直門無私謁故能特立行意如此亞夫爲將令天子按轡驚歎勿論平吳楚有安廟社功即所爭太子二侯事並大事正言眞社稷臣可託孤寄命者申屠之謝爰盎條侯之禮趙涉皆非足已不遜惜哉二千皆伸於文而死於宗

狂獨裁中

卷二

八

汲黯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治官理民好清靜不苟小黠爲人性倨少禮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而視之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上不冠不見也其見敬禮如此直諫切偲朋友之劇乎然從容商確尚多隱匿不盡況登殿陛而懾天威其踧踖可勝道哉長孺於武帝儼儼發舒不異家人父子千古一人也夫帝奴視弘青輩而不冠不見特

禮敬黜如見大賓且數怒數解上為默然者
五固精誠之感乎倘亦有神焉為擁護耶後
先臣主罕其儼者或以玄成諱疊庶幾近之
然太宗好名多面從至停婚仆碑而默既卒
後能令人主追思特以黜故官其子弟即文
帝前席賈生猶少遜焉何魏微之得擬乎是
故都俞以降吾獨慕黜為極隆焉

東方朔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武帝初即位朔
狂獨裁中

卷二

九

上書高自稱譽上偉之今待詔公車建元三年
微行始出後迺私置更衣欲除以為上林苑朔
進諫願陳恭階六符以觀天變上迺拜朔太中
大夫賜黃金百斤上為實太主置酒引內董君
是時朔辟戟而前云久之陳農戰強國之計
終不見用

世稱東方曼倩以仕隱者也或曰僊隱武帝
求神僊畢世不遇而近得之曼倩其在漢廷
如神龍含霧游戲曼衍卒歸嚴正惜其所陳

恭階六符及農戰強國之計俱佚不傳而班
氏獨取設客難非有先生二篇謂朔之文辭
此為最善似未知朔者楊子雲以為流風遺
書蔑如也蓋惋惜之深爾乃詠諧占射齒牙
餘慧而世喜譚之不幾以纖瑣而掩閎鉅哉

楊王孫

楊王孫者孝武時人也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
厚自奉養生亡所不致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
吾欲贏葬以反吾真必亡易吾意死則為布囊
狂獨裁中

卷二

十

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
其子欲默而不從重廢父命欲從之心又不忍
迺往見王孫友人和侯和侯與王孫書曰王孫
苦疾僕迫從上祠雍未得詣前願存精神省思
慮進醫藥厚自持竊聞王孫先令贏葬令死者
亡知則已若其有知是戮尸地下將贏見先人
竊為王孫不取也且孝經曰為之棺槨衣衾是
亦聖人之遺制何必區區獨守所聞願王孫察
焉王孫報曰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

故為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羸葬將以矯世也夫厚葬誠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財殫幣腐之地下或迺今日入而明日發此真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之為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裹以幣帛而棺槨支體終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勢為枯腊千載狂狷裁中

卷二

十一

之後棺槨朽腐迺得歸土就其真宅繇是言之焉用久客昔帝堯之葬也窾木為槨蒿藋為緘其穿下不亂泉上不泄殯故聖王生易尚死易葬也不加功於亡用不損財於亡謂今費財厚葬留歸而至死者不知是謂重惑嗚呼吾不為也祁侯曰善遂羸葬

孟堅為楊王孫立傳稱為狂狷不言爵里而冠於胡建朱雲梅福云敞之首各取一行磊磊不倫殆班史之奇文而於狂狷之義亦稍

發明為廣其途焉王孫羸葬尤曠世寥廓而良友佳兒一時奇邁遂成千古夫狂狷者豈必立異哉而世俗鄉原必笑為奇詭則請雜引盧子幹趙邠卿皇甫士安語折衷焉盧指字子幹臨困勅其子葬於土穴不用棺槨附體單帛而已

趙岐字邠卿年九十餘先自為壽藏勅其子曰墓中聚沙為牀布簾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即日便下下訖便掩

狂狷裁中

卷二

十二

皇甫謐士安屬其子云吾欲朝死夕葬夕死朝葬不設棺槨不加纏斂不用沐浴不造親衣其子方回遵其遺命焉

金日磾

金日磾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與母闕氏第倫俱沒入官輸黃門養馬武帝游宴視馬後宮滿側日磾等數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日磾獨不敢上奇焉即日賜湯沐衣冠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甚信愛之日磾母教誨兩

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病死詔圖畫甘泉宮
日磾每見畫嘗拜鄉之涕泣乃去日磾子爲帝
弄兒後弄兒壯大不謹自廢下與宮人戲日磾
適見之遂殺弄兒繇是著忠孝節賜出宮女不
敢近上欲內其女後宮不肯其爲慎如此

武帝託孤以霍光金日磾並稱跡光何敢望
日磾哉初武帝遺詔以前捕父者馬何羅功
封光博陸侯日磾桉侯日磾以帝年少不受
封而博陸不辭相左一也武帝欲內日磾女
狂狷裁中 卷二

後宮日磾薦慎不肯而光既已外甥爲昭帝
后復內其女宣帝二也日磾長子弄兒偶戲
殿下立殺弄兒陰妻邪謀隱忍不發三也光
之不祀誰寃哉而日磾後以忠孝名家七世
內侍兩人家法天道應之矣或謂霍光異母
兄去病初擊匈奴獲休屠王祭天金人故金
氏盛於中國霍氏衰絕而日磾後稍戡於第
倫其事並有不可解者母子兄弟忠信薦敬
夷狄中有此異人千古雙矣

田叔 田延年 雋不疑

田叔趙陘城人齊田苗裔也梁孝王使人刺殺
故吳相袁盎帝召田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景
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
在田叔曰上母以梁事爲問也上曰何也曰今
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太后
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帝大驚
田延年字子賓先齊諸田也昌邑王即位行淫
亂光憂德獨以問延年延年曰將軍爲國柱石
狂狷裁中 卷二

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
曰今欲如是古有此不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
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
之伊尹也光迺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
張安世圖計會議未央官羣臣皆驚愕失色莫
敢發言延年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
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
下鼎沸社稷將傾如令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
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羣

臣後應者臣請劾斬之

雋不疑字曼倩渤海人也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黃犢車詣北闕自謂衛太子詔使公卿雜識視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關下以備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莫敢發言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荆軻違命出奔轍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狂狷裁中

卷二

上

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誼繇是名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廷尉驗治竟得姦詐

夫斷大事決大幾者非獨選懷觀望首鼠前却即勇悍剽輕者不任焉田叔燒梁獄辭不疑論衛太子事所全者多所據者正不亦智深而勇沈耶廢立大故倡議既難而按劍慷慨引義抗辭向非田子寘安得立剖無異同即所恃大將軍坐鎮而咄嗟應機千古震動

以此殊功而不蒙議宥光真少恩哉西京重事無大於三者故特著之與讀史者共尋覽焉

朱雲 梅福

朱雲字游魯人也好倜儻大節元帝時瑯琊貢禹爲御史大夫而華陰守丞嘉上封事言治道在於得賢御史之官宰相之副九卿之右不可不選平陵朱雲無資文武忠正有知略可使以六百石秩試守御史大夫以盡其能上迺下其狂狷裁中

卷二

十六

事問公卿太子少傅匡衡以爲賤人圖柄臣妄相稱舉嘉竟坐之是時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爲梁丘易乘貴辨口諸儒莫能與抗有薦雲者攝齋升堂音動左右連柱五鹿君語曰五鹿獄獄雲折其角舉方正爲槐里令時中書令石顯用事雲數上疏言丞相韋玄成容身保位至成帝時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

至者也臣願賜上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左將軍辛慶忌免冠叩頭曰此臣素著狂直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輟之以旌直臣雲自是不復仕常居鄴時乘牛車從諸生所過皆敬事焉薛宣爲丞相雲往狂狷裁中 卷二

見之宣備宿主禮因留雲宿從容謂雲曰且留我東閣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乃欲相吏耶宣不敢復言

梅福字子真壽春人也爲郡文學補南昌尉後去官歸壽春數因縣道上言求假軺傳條對急政輒報罷是時大將軍王鳳擅朝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刺鳳爲鳳所誅王氏浸盛羣下莫敢正言福復上書言故京兆尹王章實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

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陰盛陽微金錢爲飛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爲右當與之賢師良傳教以忠孝今迺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狄勢陵於君權陵於主然後防之亦亡及已上不納成帝久無嗣福以爲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爲殷後綏和二年遂下詔封孔子世爲殷紹嘉公語在成紀是時福居狂狷裁中 卷二

家常以讀書養性爲事至王莽顯政福一朝棄妻子去至今傳以爲仙後有人見福於會稽者變名姓爲吳市門卒云

朱游梅子真皆班史所稱狂狷者也雲爲縣令而福又尉也又皆已罷家居而輒見殿上及假傳上書元成以前未聞有是至其所論劾非丞相師傅即權戚大將軍如卯投石如蛾赴火而卒皆免難何哉牛車市卒千載猶生其視孔張輩貢輩厭厭鄉原者竟何如矣

司馬季主 嚴君平 向長 禽慶

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辨天地之道日月之運差次仁義列吉凶之符莫不順理宋忠賈誼瞿然而悟云季主捧腹大笑曰夫卜筮有何負哉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父此有德者也而以義置數十百錢此夫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二人相謂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相去遠矣

嚴遵字君平臨邛人以為卜筮賤業而可以惠

卷二

十九

狂狷裁中
人與入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從吾言者已過半矣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即閉肆下簾而授老子楊雄少時從游學及雄著書曰

蜀莊湛冥

向長字子平河內朝歌人也性尚中和貧無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取之而反其餘讀易至損益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不知死何如生耳嫁娶既畢勅斷家事曰譬如我已死遂與同好北海禽慶俱遊五嶽不知所終

季主君平所謂市隱者也亦有忠孝以誘導愚蒙是則卜人焉已矣李彊見君平而終不敢請為從事乃信楊子雲知人此賈宋為之茫然者耶向平昏嫁人世何時畢乎家事相聞誰能勅斷夫半椽卜肆牀頭百錢逍遙餽息是亦臥游而又奚生死之足問損三之得友益四之利遷向禽以之

王宇

王莽子 莽女孝平皇后

云

初莽欲擅權平帝立白太后即拜帝母衛姬為

卷二

二十

狂狷裁中
中山孝皇后賜帝舅衛寶寶第玄爵開內侯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莽于宇非莽隔絕衛氏恐帝長大後見怨私遣人與寶等通書教令帝母上書求入莽不聽宇與師吳章及婦兄呂寬議章以為莽不可諫而好鬼神可為變怪以警懼之令歸政衛氏宇即使寬夜持血灑莽第門吏發覺莽執宇送獄死

異哉莽之有宇其漢之忠臣莽之孝子乎既立平帝而隔絕帝母不得之京師宇雖莽子

心殊不平且內不自安挽回匡救昨過計也
充宇是心必不願莽篡漢終不亡吳章不
知深謀而輕詭敗事則誠可恨然宇先莽死
不見篡漢及莽誅事死孝死忠兩得所矣竊
怪後人不知有宇直以莽故掩宇夫宇而見
輕將父無諄子而操懿不昭誰非慈孝耶
平帝后莽女也婉孌有節操自劉氏廢常稱
疾不朝會莽敬憚哀傷欲嫁之后大怒因發
病不肯起及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宮后曰何
狂獨裁中 卷二

面目見漢家自投火死嗚呼篡後乃數生鳳
麟何也

云敬字幼孺師事吳章章坐要斬磔尸東市
門初章爲當世名儒弟子千餘人莽以爲惡
人黨罷當磔銅盡更名他師敬時爲大司徒
掾自幼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斂葬之京
師稱焉

翟義 陳豐

翟義字文仲丞相方進少子也年二十爲南陽

都尉宛令劉立與曲陽侯婚又素著名州郡輕
義年少義行太守事行縣至宛收縛立威震南
陽所居著名有父風烈徙爲東郡太守王莽居
攝義心惡之乃謂姊子上蔡陳豐曰新都攝位
必代漢家方今宗室衰弱外無強藩天下傾首
服從莫能亢捍國難吾幸爲宰相子身守大郡
義當爲國討賊以安社稷欲舉兵西誅不當攝
者選宗室子孫輔而立之設今時命不成死國
埋名宿可以不慙於先帝今欲發之肯從我乎
狂獨裁中 卷二

豐年十八勇壯許諾

王莽闇奸天位海內人心豈無發忿震怒與
翟義同心者哉當此時莽煽方張漢厄伊始
故天意人心若夢疊焉獨義首唱大謀詞嚴
義正足震奸賊之膽惜哉所奉非眞主共事
無英雄死國埋名竟符其志焉然孤忠義憤
正以一葦而欲障江海之橫流是之難耳藉
今遭光復之運佐雲臺之勛不過庸將天威
身名俱泰安得身死名震獨高千古哉陳豐

年少慷慨許諾越王之式怒薨此類是也

附論鄉原

于定國

于定國字曼倩東海鄉人也其父于公爲郡決曹決獄平東海有孝婦少寡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鄉人曰孝婦事我勤苦哀其亡子守寡我老父累少壯奈何其後姑自縊死姑女告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狂狷載中

卷二

吏驗治孝婦自誣服于公以爲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殯斷之咎倘在是乎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家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孰郡中以此大敬重于公定國少學法於父補廷尉史以材高遷御史中丞會昌邑王即位行淫亂定國上書諫宣帝立大將軍光條奏群臣諫昌邑者定國繇是爲光祿大夫數年遷水衡都尉

三

超爲廷尉定國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高備弟子禮爲人謙恭士雖卑賤徒步過定國皆與鈞禮學士咸稱焉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冤爲廷尉十八歲遷御史大夫甘露中代黃霸爲丞相封西平侯時陳萬年爲御史大夫與定國金位八年論議無所拂後貢禹代爲御史大夫數處駁議定國明習政事率常丞相議可

狂狷載中

卷二

夫尚論古人非史無徵焉觀史者或據一事而略全傳或先入一時俚語不登十萬世士君子之公論於是鄙夫鄉原始潛匿於其間矣班傳於定國止載諫昌邑王及迎師學春秋二事豈更無片言隻行可傳述者何哉及讀司馬溫公斷云以宣帝之明丙魏爲相于定國爲廷尉而超蓋韓楊之死皆不厭衆心又云周官司寇議賢議能若廣漢延壽之治民寬舒憚之剛直雖有死罪猶將宥之况罪

不足以死乎然則當世所稱民自以不寬與
平法審慎者安在耶夫以孝文之寬仁而釋
之猶屢爲亭平四人當日豈無纖介可矜而
不聞廷尉半語至所斷獄非大辟即要斬黥
贊宣帝慘刻即公孫曲學阿世張湯陰陽人
主何以加焉而謂與釋之等乎其自廷尉御
史大夫至丞相立朝居尊位凡二十七年其
間豈無一事可言即已不言亦豈無都兪贊
襄微見平章者而杳然寂然及爲丞相坐視

狂獨裁中

卷二

五

石顯顯橫蕭望之周堪劉更生輩至再下獄
望之自殺元帝至爲流涕悲哀而丞相不聞
即隱忍朋比充耳絨口無一可者當時陳萬
年之善調且死猶惓惓焉而定國與俱並位
八年一無所拂班史之微言殆可謂厲其神
矣夫一婦寃死三年枯旱于公不忘卒表其
間知達長而不知繼述其如枯旱千載何夫
在廷尉則酷吏位丞相則鄙夫而盛德盛名
流芳不朽自非神於御原者安能併媚萬世

至此哉余特表而出之嗚呼罪我者其必斯
言乎然史冊具在可覆案也

狂獨裁中卷二完

王月

表二

五

狂狷裁中卷之三

東漢

鄧惲

朱勃

李善

寒朗

袁安

良賀

李郃

折像

廖扶

張綱

狂狷裁中

目錄

史弼

申屠蟠

蘇不韋

田疇

孔融

管寧

楊豐

鮑出

東漢目錄完

狂狷裁中卷之三

楊時偉去蒼著

第時做思永較

婁堅子柔

陳繼儒仲醇閱

鄧惲

鄧敬

鄧惲字君章汝南西平人也明天文曆數王莽時仰占玄象歎謂友人曰方今鎮歲熒惑並在漢分翼軫之域去而復來漢必再受命西至長

狂狷裁中

卷三

安上書王莽曰漢曆久長上天垂戒欲悟陛下令就臣位轉禍爲福取之以天還之以天若不早圖是不免於竊位也莽大怒收繫詔獄劾以大逆猶以惲據經識難即害之使黃門近臣脅惲令自告狂病恍惚不覺所言惲瞋目詈曰所陳皆天文聖意非狂人所能造遂繫須冬會赦得出乃與同郡鄭敬南遁蒼梧建武三年積弩將軍傅俊素聞惲名禮請爲將兵長史惲耻以軍功取位辭歸鄉里惲友人董子張者父先爲

鄉人所害及于張病將終憚往候之子張垂殤視憚歔歔不能言憚曰吾知子不悲天命而痛讐不復也子在吾憂而不手子亡吾手而不憂也子張目擊而已憚即起將客遽仇人取其頭以示子張見而氣絕憚因詣縣就獄令跪而追憚遂自至獄拔刀自向以要憚曰子不從我出敢以死明心憚乃出太守歐陽欽請為功曹欽教曰西曹督郵繇延天資忠貞不嚴而理令與衆儒共論延功憚於下坐愀然前曰司正舉觥狂獨裁中

卷三

二

以君之罪告謝於天按延資性貪邪外方內員明府以惡為善股肱以直從曲此既無君又復無臣憚敢再拜奉觥欽色慙動不知所言門下掾鄭敬進曰君明臣直功曹言切明府德也可無受觥哉欽意少解鄭敬素與憚厚乃相招去曰子廷爭繇延君猶不納吾不忍見子有不容君之危憚曰障君於朝既有其直而不死職罪也敬乃獨隱弋陽山中欽果復召延憚乃去從敬漁釣自娛既而謂敬曰天生俊士以為人也

子從我為伊吕乎敬曰吾幸得全軀還秦墳墓是亦為政也安得從子憚於是告別而去敬字次都清志高世光武連徵不到憚遂客居教授舉孝廉為上東城門侯帝嘗出獵車駕夜還憚拒開不開帝令從者見面於門憚曰火明遽遂不受詔帝乃迴從東中門入憚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盤於遊畋而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晷其如宗廟社稷何書奏賜布百匹貶東中門侯為參封尉後令憚授皇太子韓詩及郭后廢

狂獨裁中

卷三

三

憚言於帝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況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可否無令天下有議社稷而已帝報曰憚善怒已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后既廢而太子意不自安憚乃說太子曰父處疑位上違孝道下近危殆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太子宜引愆退身奉養母氏太子從之帝竟聽許再遷長沙太守後坐事左轉長又免歸教授著書八篇以病卒

讀君章傳未嘗不爲之起舞擊節載驚載喜也跡其生平履危乘險不啻再三而竟無纖介屢申奇志豈易所云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者耶夫篡革既久忽蒙竊位之譏欲令舉天下還之漢此何等語而猶得赦乎拒關不納廢后輒諍而動荷寵褒至輔導太子俾登讓位當幾中竅泰伯延陵不勇於此矣次都良友臭味可尋然不附君章不見焉

朱勃

狂狷裁中

卷三

四

朱勃字叔陽年十二能誦詩書嘗候援兄况勃衣方領能矩步辭言嫺雅援纔知書見之自失况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知盡此耳卒當從汝稟學勿畏也勃未二十右扶風請試守渭城宰及援爲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援後雖貴常待以舊恩而卑侮之勃愈身自親及援遇讒惟勃能終焉援卒後有上書譴之者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舊塋賓客故人莫敢弔會援妻子草索相連詣闕請罪前雲

陽令同郡朱勃詣闕上書曰竊見故伏波將軍馬援拔自西州欽慕聖義寧自知當要七郡之使封侯之福耶八年車駕西討國計狐疑援建宜進之策卒破西州及吳漢下隴冀路斷絕援奉詔西使鎮慰邊衆謀如涌泉勢如轉規又出征交趾援與妻子生訣遂斬城徵側間復南討立臨臨鄉師已有業未竟而死吏士雖疫援不獨存夫戰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致敗人情豈樂久屯絕地不生歸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年北出塞漢南渡江海僵死軍事名滅爵絕海內不知其故塋不歸墓臣竊傷之臣聞春秋之義罪以功除若援所謂以死勤事者也願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絕宜續以厭海內之望書奏報歸田里

狂狷裁中

卷三

五

馬伏波之被讒也生平故人莫敢上言而分明枉結列叙援功者乃出於居恒卑侮之朱勃然則况援臧否亦足少概矣援不知勃勃自知援奈何以侯封縣令官爵大小定人器

識耶伏波雅志馬革不取少游款段其於止足謙退殆未炳幾而口吻雄黃亦覺便便不謹是使後人復笑後人也叔陽一疏上爲國家保全功臣不專終始馬氏鄉曲氣誼九原可作文淵兄弟愧勃多矣

李善

李善字次孫南陽滎陽人本同縣李元蒼頭也建武中疾疫元家相繼死歿唯孤兒綢始生數旬而賞財千萬諸婢私共計議欲謀殺續分其狂狷裁中

卷三

六

財產善深傷李氏而力不能制乃潛負續逃去隱山陽瑕丘界中親自哺養乳爲生漚推燥居煖備膏艱勤續雖在孩抱奉之不異長君有事輒長跪請白然後行之閭里感其至行皆相率脩義續年十歲善與俱歸本縣修理舊業告奴婢於長吏悉收殺之時鍾離意爲瑕丘令上書薦善行狀光武詔拜善及續並爲太子舍人善顯宗時辟公府以能理劇再遷日南太守從京師之官道經滎陽過李元家未至一里即脫朝

服持鉏去草及拜墓哭泣甚悲身自炊爨執典俎以修祭祀垂泣曰君夫人善在此盡哀數日乃去到官以惠愛爲政續至河間相

夫主僕者其一家之君臣異姓之父于與易於童僕不見於家人而見之旅曰得貞曰喪厲夫吉凶得喪不必其旅也聖人特因旅以著用而誤解者云孤客親童僕又漸與骨肉遠轉於童僕親將不旅而家者其於童僕不已疏乎今譚星命家有五男女六奴僕七妻狂狷裁中

卷三

七

妻爲次序雖然中處猥同骨肉何哉其說雖鄙良亦可思讀季次孫傳乃眞於旅而見焉始以存孤終收譽命與繼光復主僕並升千載異人史冊無兩奚啻得貞矣

寒朗 袁安

寒朗字伯奇魯國薛人也永平中以謁者守侍御史與三府掾屬共考楚獄顧忠王平等辭連及隨鄉侯耿建等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顯宗怒甚吏皆惶恐請所連及率一切陷入

無敢以情恕者。胡心傷其冤。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而二人錯愕。不能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奸。專爲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召朗入。問曰。即如是忠平。以引之。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虛引。冀以自明。臣見考因在事。老成共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冤。無敢招陛下者。帝意解。後車駕自幸狂狷裁中 卷三 八

獄錄因理出千餘人

袁安字邵。公拜楚郡太守。是時楚王英事所連及者數千人。顯宗怒甚。吏案之急。迫痛自誣死。者甚衆。安至郡。不入府。先往案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頭爭。以爲阿附反虜。法與同罪。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帝感悟。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

易象之於刑獄。抑何惓惓欽恤也。於噬嗑曰。

明罰勅法。於豐曰。折獄致刑。明慎於旅赦宥。於解議。緩於中孚。而於賁。則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夫折獄豈外於庶政哉。庶政過差。猶及更張。刑獄一誤。遂至下戕民命。上干天和。豈有及乎。楚獄之起。株連枉濫。若非寒朗坐鎮於朝。袁安立剖於外。何以感寤帝心。平反不辜。耶。或謂袁氏後顯奕世。上公而朗後無聞。然朗所陳懇惻悲痛。至今爲酷吏刺心。琅琅天壤。豈必高門顯宦哉。

狂狷裁中 卷三

九

良賀宦官

初。順帝爲太子。見廢太子家黃門長秋。皆以無過獲罪。徙朔方。及帝立。並擢爲中常侍。賀清儉。退厚位。至大長秋。陽嘉中。詔九卿舉武猛。賀獨無所薦。帝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才長於官。振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加士類。昔商鞅因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終。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嗚呼。宦寺縱橫至東漢而極矣。呂強清忠。曹騰謹厚。特迴輩流。然皆預政用事。未有若良

賀之內明外順不涉勢權者也讀其奏對簡而確澹而有文備在士流廉潔乎德讓君子矣范史於曹騰傳備稱其美而別載李固傳云質帝既崩固等諸大臣共議立清河王而曹騰輩聞之夜往說冀曰清河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貳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於是誅固立桓卒傾漢祚然則騰雖百善足償萬死耶而賀之守正光絕古今矣

狂狷叢中

卷三

十

李卻 折像 廖扶

李卻字孟節漢中南鄭人通五經善河圖風星和帝即位分遣使者皆微服單行各至州縣觀採風謠使者二人當到益部投卻候舍時夏夕露坐卻因仰觀問曰二君發京師時寧知朝廷遣二使耶二人默然驚相視曰不聞也問何以知之卻指星示云有二使星向益州分野故知之耳後三年其使者一人拜漢中太守卻猶爲吏太守奇其隱德召署戶曹史時大將軍竇憲

納妻天下郡國皆有禮賀郡亦遣使卻諫曰竇將軍不修禮德而專權驕恣危亡之禍可翹足而待願明府一心王室勿與交通太守固遣之卻不能止請求自行許之卻遂所在留連以觀其變行至扶風而憲就國自殺凡交通憲者皆免官唯漢中太守不與焉

折像字伯式廣漢維人也父國有貲財二億家僮八百人像幼有仁心及國卒感多藏厚亡之義乃散金帛資產周施親踪或諫像曰君三男

狂狷叢中

卷三

十一

兩女孫息盈前富增益產業何爲坐自單竭乎像曰昔鬬子文有言我乃逃死非逃富也吾門戶殖產日久盈滿之咎道家所忌今世將衰子又不才不仁而富謂之不幸墻隙而高其崩必疾也知者聞之咸服焉自知亡日召賓客九族飲食辭訣忽然而終時年八十四家無餘資子孫衰劣如其言云

廖扶汝南平輿人絕志世外專精經典尤明天文識緯風角推步之術公府辟召皆不應就問

災異亦無所對扶遙知歲荒乃聚穀數千斛悉用給宗族姻親又歛瘞遭疫死亡不能自收者常居先人家側未嘗入城市太守謁煥先為諸生從扶學後臨郡未到先遣吏修門人禮又欲擢扶于第固不肯當時人因號為北郭先生年八十終於家

順帝之立也卻謀蓋先定云已而不居固讓

侯封高節如此不當冠之子周傳司徒太尉

奕世載德耶况豫策寶龜之危亡而勸太守

狂狷裁中

卷三

十一

一心王室忠智並奇寧詎占星小數而列之方術何哉折像散財廖扶聚穀仁心為質知幾其神手雖明推步妙在不言跡此二賢並稱獨行肅宗銓次殆不可曉

張綱

張綱字文紀犍為武陽人漢安元年選遭八使徇行風俗惟綱年少官次最微諸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曰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以葛羌

之資居阿衡之任而專為封豕長蛇以害忠良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皆臣子所切齒者也書奏京師震悚時廣陵賊張嬰等數萬人殺刺史二千石寇亂徐楊間積十餘年朝廷不能討冀乃諷尚書以綱為廣陵太守因欲以事中之前遣郡守率多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既到乃將吏卒十餘人徑造嬰壘中示國恩嬰初大驚既見綱誠信乃出拜謁綱延置上坐曰前後二千石多貪暴故致卿等懷憤相聚二千石

狂狷裁中

卷三

十一

信有罪矣然為之者又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思以爵祿相禁不顧刑罰相加此誠轉禍為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震怒荆楊交豫大兵雲合豈不危乎嬰聞泣下曰荒裔愚人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喘息須臾間耳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既陷不義寔恐投兵之日不免孥戮綱約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嬰深感悟乃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

面縛歸降綱乃單車入嬰壘大會置酒散遣部
衆任從所之親爲卜居宅相田疇子第欲爲吏
者皆引名之人情悅服南州晏然朝廷論功當
封梁冀還絕乃止天子嘉美徵欲擢用綱而嬰
等上書乞留乃許之在郡一年年三十六卒綱
自被疾吏人咸爲祠祀祈福皆言十秋萬歲何
時復見此君張嬰等五百餘人制服行喪送到
犍爲負土成墳詔曰故廣陵太守張綱班宣德
信降集劇賊息干戈之役濟蒸庶之困未升顯

卷三

十四

爵不幸早卒朕甚憫焉拜綱子續爲郎中賜錢
百萬

文紀者留侯七世孫而司空皓之子也皓仕
安順間皆著忠直聲文紀雖爲公子而厲布
衣之節顧其嚴於冀而寬於嬰兩者並極險
危何以言之威煽如冀觸之者靡而綱所餘
上冀十五罪至京師爲之震悚不知何以得
免廣陵逋盜既殺刺史工千石矣尚得單車
造器置酒爲樂耶汝南張繡爲東郡太守見

長吏有殺盜徒者繡輒案之以爲令長受賊
罪不至死盜徒皆饑寒傭保何足窮治此與
綱歸罪前二千石意略同所謂安問狐狸者
耶是知弭盜之要當以招徠爲散解而俗吏
專務驅之使聚豈唯受賊不死日者傳云此
夫爲盜不操矛弧者也

史弼

史弼字公謙陳留考城人爲平原相時詔書下
舉鉤黨郡國所奏相連及者多至數百惟弼獨
狂獨裁中

卷三

十五

無所上從事坐傳責曰詔書疾惡青州六郡其
五有黨平原何治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
下畫界分境他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
承望上司誣陷良善則平原之入戶可爲黨相
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即舉奏弼會黨
衆中解濟活者千餘人弼爲政多挫抑強豪小
民有罪多所容貸

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夫此五郡長吏何人哉
而平原相之名遂千古焉豈天下酷吏之多

耶良繇俗吏殺人媚人自營巧脫耳寒朗所云心知其寃而仰屋竊歎者皆俗吏爲之嘗恨俗吏之殺機甚於酷吏更爲酷吏者深文自快至併殺其身不顧而俗吏殺人乃專媚人且巧自脫是故酷吏之殺人少而俗吏之殺人多嗚呼不鄉原安能爲俗吏哉

申屠蟠

申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京師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

狂狷裁中

卷三

十一

爭慕其風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卒有坑焚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跡梁宿因樹爲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或死或刑者數百人唯蟠確然免於疑論焉大將軍何進連徵不至使蟠同郡黃忠書勸蟠曰幕府初開特加殊禮潁川荀爽載病在道北海鄭玄北面受署知時不可逆豫也今先生處平壤游人間孔氏可師何必首陽蟠不荅後與爽玄及韓融陳紀等並徵唯蟠不到人咸勸之蟠笑而不應爽

等爲董卓所脅迫西都長安大駕西遷公卿多遇兵饑室家流散僅以身脫唯蟠處亂末終全高志

說者曰兩漢之亡天人參焉者也西京之禍起於朝孔光張禹輩以小人而秉君子之器其失也靡東京之禍倡於野郭泰范滂輩以匹夫而擅天子之權其失也激夫林宗孟博豈非人倫之師表濁世之清流與然昏吻雖黃狂奔盡氣當時已有鄙林宗者既爲下吏

狂狷裁中

卷三

十一

不屑公儀林宗不以非孟博而反罪仲舉夫以一二人招搖標榜布彌天之畧攫驅妄庸而周納之彼誤入其中者至死情如也張儉狐奔鼠竄禍倚人門咸明耻不與黨不亦謬乎申屠矯矯冥鴻天外碩果不食君子得與當世一人而已

蘇不韋

蘇不韋字公先扶風平陵人也父諱初爲郡督郵時魏郡李嵩爲美陽令與中常侍貝瑗交通

令員暴爲民患前後監司畏其執援莫敢糾問及
諫至部案得其臧論輸左校諫累遷至金城太
守去郡歸鄉里漢法免罷守令自非詔徵不得
妄到京師而諫後私至洛陽時嵩爲司隸校尉
收諫詰掠死獄中嵩又因刑其屍以報肯怨不
韋時年十八徵詣公車會諫見殺不韋載喪歸
鄉里瘞而不葬仰天歎曰伍子胥獨何人也乃
藏母於武都山中遂變名姓盡以家財募劍客
邀嵩於諸陵間不剋會嵩遷大司農時右校劾
狂狷裁中

卷三

十九

廡在寺北垣下不韋與親從兄弟潛入廡中夜
則鑿地晝則逃伏如此經月遂得傍達嵩之寢
室出其牀下值嵩在廁因殺其妾并及小兒留
書而去嵩大驚懼乃布棘於室以板藉地一夕
九徙雖家人莫知其處每出輒劍戟隨身壯士
自衛不韋知嵩有備乃日夜飛馳徑到魏郡掘
其父阜冢斷取阜頭以祭父墳又標之於市曰
李君遷父頭焉匿不敢言而自上退位歸鄉里
私掩塞冢梓捕求不韋歷歲不能得憤恚感傷

發病嘔血死不韋後遇赦還家乃始改葬行喪
士大夫多譏其發掘冢墓刑罪枯骨不合古義
唯任城何休方之伍員太亦郭林宗聞而論之
曰子胥雖云逃命而見用強吳憑闔廬之威因
輕悍之衆雲怨舊郢曾不終朝而但鞭墓戮屍
以舒其憤竟無手刃後主之報豈如蘇子單特
子立靡因靡資強韓豪援據位九卻城關天阻
官府幽絕埃塵所不能過霧露所不能沾不韋
毀身恤慮出於百死冒觸嚴禁臨族禍門雖不
狂狷裁中

三卷

十九

獲逞爲報已深况復分骸斷首以毒生者使嵩
懷忿結不得其命猶假手神靈以斃之也力唯
匹夫功隆千乘比之於員不以優乎議者於是
貴之後太傅陳蕃辟不應爲郡五官掾初弘農
張奐睦於蘇氏而武威段熲頗與嵩素等後奐頗
有隙及熲爲司隸以禮辟不韋不韋懼之稱病
不詣熲既積憤於奐因發怒乃追咎不韋前報
嵩事以爲嵩表治諫事被報見誅君命天也而
不韋仇之又令長安男子告不韋多將賓客奪

舅財物遂使從事張賢等就家縱之乃先以類與賢父曰若賢不得不幸便同飲此賢到扶風郡守使不章奉謁迎賢即時收執并其一門六十餘人盡誅滅之諸蘇以是衰敝及段熲爲陽球所誅天下以爲蘇氏之報焉

讀不章傳其難於伍胥多矣然非伯郭之論不定焉李嵩跋頗蒙於勇而盡於禍並小人私憾固無足道而不章快仇行意如此又復不去人間潛踪滅影殆亦不知所裁蘇跋二狂狷裁中

三

族至更相讖盡天道亦可畏哉范史作獨行傳而屬之狂狷若不章者宜歸獨行及孝子傳僅附蘇章傳後幾失不章矣故備錄之

田疇

田疇字子春右北平無終人也初平元年董卓遷帝於長安幽州牧劉虞歎曰賊臣作亂朝廷播遷今欲奉使展効臣節安得不尋命之士乎衆議咸曰田疇雖年少多稱其奇疇時年二十一虞乃備禮請與相見大悅之署爲從事具其

車騎將行疇曰今道路阻絕寇盜縱橫稱官奉使爲衆所指名願以私行期於得達而已虞從之遂問道至長安致命詔拜騎都尉疇以爲天子方蒙塵未安不可佩荷榮寵固辭不受得報馳還虞已爲公孫瓚所害疇至謁祭虞墓陳發章表哭泣而去瓚聞怒曰汝何自哭劉虞而不送章表於我疇曰劉公不失忠節章表所言恐非所樂聞且將軍既滅無罪之君又仇行義之臣則燕趙之士皆將蹈米海而死耳豈有從將狂狷裁中

卷三

三

軍者乎瓚壯其對釋不誅疇得北歸率宗族及他附從掃地而盟曰君讐不報吾不可以立於世遂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地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疇謂其父老曰諸君不以疇不肖遠來相就衆成都邑而莫相統一恐非久安之道願推擇其賢長者爲之主皆曰善同僉推疇乃爲約束又制爲婚姻嫁娶之禮興舉學校講授之業至道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烏桓鮮卑並各遣使致貢建安十

二年標北征烏丸先遣使辟疇令曰田子春非
吾所宜吏即舉茂才拜將令不之官隨軍次無
終時方下水雨而濱海營下渟滯不通虜亦遮
守要害軍不得進操患之以問疇疇曰此道秋
夏每當有水若嘿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
出空虛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蹋頓之首可
不戰而禽也操曰善令疇為鄉導遂大斬獲入
塞論功封疇亭侯疇自以始為居難率眾逃遁
志義不立反以為利非本意也固讓操知其至
狂猶裁中 三卷

心許而不奪後追念疇功乃復以前爵封疇以
死自誓年四十六卒

陶靖節詩云辭家風嚴駕當往志無終聞有
田子春節義為士雄嗚呼子春雄節得陶令
而益章千古臭味豈偶然哉跡其不肯劉虞
不仕曹操不賣盧龍之塞其視荀陳王華董
相率賣漢者何心也山中都邑宛爾武陵仙
源元亮之賦園居其真有所感也夫

孔融

孔融字文舉孔子二十世孫也年十歲隨父詣
京時河南尹李膺簡重不妄接賓客融故造膺
門曰我是李君通家膺進融問曰高明祖父與
僕有舊乎融曰然先人孔子與君先人老子同
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衆坐莫
不歎異太中大夫陳煒曰小而聰了大未必奇
融應聲曰觀君所言將不蚤慧耶山陽張儉與
融兄褒有舊亡抵於褒不遇時融年十六儉少
之而不告融曰兄雖在外吾獨不能為君主耶
狂猶裁中 卷三

固留舍之儉得脫走遂收褒融送獄融曰保納
舍藏者融也褒曰彼來求我非第之過其母曰
家事任長妾當其辜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之
詔書竟坐褒焉融由是顯名辟司空掾遷虎賁
中郎將會董卓廢立融輒匡正忤卓時黃巾寇
亂而北海最為賊衝卓乃詆三府同舉融為北
海相融到郡起兵講武馳檄飛翰引謀州郡稍
復鳩集吏民為黃巾所誤者四萬餘人更置城
邑立學校表顯儒術薦舉賢良鄭玄彭璆邢原

等郡人甄子然臨孝存空室融恨不及之乃命配食縣社其餘雖一介之等莫不加禮焉郡人無後及四方游士死亡者皆歛葬之時黃巾侵暴乃遣東萊太史慈求救於昭烈昭烈時爲平原相驚曰孔北海乃復知世間有劉備耶即遣兵三千救之賊乃散走時袁曹方戰而融無所協附知紹操終圖漢室不欲與同融自其高氣志在靖難而軍旅之事非其所長在郡六年昭烈表領青州刺史建安元年爲袁譚所攻流矢狂狙裁中

卷三

王

兩隼談笑自若及獻帝都許徵爲將作大匠遷少府每朝會訪對融輒引正定議公卿大夫皆隸名而已時曹操奏收楊彪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操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以表氏歸罪楊公易稱積善餘慶徒欺人耳操曰此國家意融曰假使成王殺召周公可得言不知耶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而去不復朝矣操不得已遂理出彪融見操雄詐漸著數不能堪故發辭偏宕多

致乖忤操疑融論建漸廣益憚之然以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而潛忌正議慮梗大業山陽慮承望風旨構成其罪下獄棄市時年五十六曹瞞之殺文舉范蔚宗蘇子瞻論之詳矣而構釁寔始於郗慮後慮爲御史大夫爲操殺伏皇后而副之者華歆也嘗怪文舉見族而郗華之裔並顯盛焉誰謂天道不爽耶或曰千載蒙鐵分明天壤固即天爾神龍威鳳世不常見而鷹犬億豫未聞絕種斯言殆不誣狂狙裁中

卷三

王

也

楊豐 鮑出

楊豐酒泉人也建安中太守徐揖誅郡中疆族黃氏時黃昂得脫在外乃以其家粟金數斛募衆得千餘人攻揖揖城守豐以昂爲不義乃告揖捐妻子走詣張掖求救會張掖又反殺太守而昂亦陷城殺揖二郡合勢昂恚豐不與已同乃募取豐武威太守張猛假豐都尉使齎檄告酒泉聽豐爲揖報雙雙遂軍馳入南羌中合衆

得千餘騎指趨郡城未到三十里皆令騎下馬
曳柴揚塵酒泉郡人望見塵起以爲大兵到遂
破散昂走捕得殺之豐後舉孝廉州表其義
鮑出京兆新豐人也興平中三輔亂出與老母
兄弟五人家居以饑餓相將行採蓬實爲母作
食留其母守舍而噉人賊數十人已略其母以
繩貫其手掌驅去二兄初雅等怖恐不敢追逐
出怒曰有母而使賊貫其手將去煮噉用活何
爲乃攘臂結袵獨追及賊賊望見出共布列待
狂狷裁中 卷三 二五

之出斫賊四五人賊走復合圍出出跳越圖斫
之又殺十餘人見其母與比舍嫗同貫相連賊
問出曰知欲何所得出指其母賊乃解還出母
比舍嫗獨不解遙望出求哀出復斫賊賊謂出
曰已還知母何爲不止出又指嫗此我嫂也賊
復解還之鄉里嘉其孝烈欲薦州郡辟召出
出辭曰田民不堪冠帶母年至百餘歲乃終出
時年七十餘行喪如禮其後年八九十才若五
六十云

楊豐之殺黃昂爲太守報仇也以單騎合羣
衆先爲曳柴揚塵殆善用兵非徒勇者鮑出
不惟還母兼得鄰嫗可謂仁心爲質餘勇足
賈矣得古書中異人奇事忠孝偉烈輒爲踴
躍如身親觀之所恨採摘不盡耳

狂狷裁中

卷三

二五

狂狷裁中卷之四

季漢

龐德公 司馬徽 徐庶

忠武侯諸葛亮

關羽 張飛

趙雲

魏延 馬謖

蔣琬 費禕 姜維

北地王 諸葛瞻 瞻子尚 黃崇

狂狷裁中 目錄

傅彤 彤子僉

孫策

周瑜 魯肅

董承 劉陽 魏諷 金祿 耿紀

韋晃 吉本 本子選 邈弟穆

附

華歆 和慮

季漢目錄完

狂狷裁中卷之四

楊時偉去奢著

弟時倣思朱較

婁 堅子柔 閔

陳繼儒仲醇

龐德公 司馬徽 徐庶

龐德公南郡襄陽人也居岷山之南未嘗入城

府夫妻相敬如賓賞器諸葛亮司馬徽及從子

統嘗云孔明臥龍也士元鳳雛也德操水鏡也

狂狷裁中 卷四

孔明每至其家獨拜床下德公初不令止德操

嘗造德公值其渡河上祀先人蒙德操徑入其

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有客當

來就我與龐公譚其妻子皆羅列拜於堂下奔

走供設須臾德公還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

荊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曰夫

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德公笑曰鴻鵠巢

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龜鼉穴於深淵之下

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

得其栖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畝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德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我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遂携其妻子入鹿門山采藥不反于山黑亦有令名娶孔明小姊

司馬徽字德操陽翟人也有人倫鑒識兄事龐德公而友諸葛亮及德公從子統嘗曰亮爲臥龍統爲鳳雛德公因曰徽爲水鏡徽知荊州牧狂狷裁中

卷四

劉秉性暗必言善人乃括囊不談議時人有以人物問徽者初不辨其高下每輒言佳其婦諫曰人質所疑而一皆言佳豈汝君之意乎徽曰如卿所言亦復佳其婉約遜適如此昭烈嘗訪世務於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昭烈問爲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

徐庶字元直汝南人也南客荊州與諸葛亮特相善謂昭烈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宜顧見

之乎昭烈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昭烈遂詣亮荊州既破庶從昭烈爲曹操所追獲庶母庶辭昭烈而指其心曰本與將軍共圖匡漢者以此方寸地也今失老母方寸亂矣遂詣曹操終身不設一謀

嗟乎人固有幸有不幸哉郭林宗許子將性好倫鑒識拔薊年不聞有龐士元品流萬一况孔明乎三君一時器韻並足千古其勝於荀陳德星遠甚臥龍飛躍光啓定先焉元直狂狷裁中

卷四

從母而不從操終身未嘗爲操設謀可謂不負方寸已少連季漢書列之內傳與文舉幼安等輩余故取傳孔明爲季漢之前茅云

武侯侯諸葛亮

諸葛亮字孔明瑯琊陽都人早孤從叔父玄依劉表玄卒亮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唯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元直謂爲信然時昭烈屯新野徐庶謂昭烈曰孔明臥龍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昭烈詣亮

凡三往乃見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
昭烈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
君勿復言羽飛乃止

世儒皆言三代以下無聖人聖人者才與識
合謂無纖芥可疑故難之也吾就漢言君而
聖者有孝文昭烈臣而聖者留侯良程侯日
碑武鄉侯亮即唐虞三代美讓焉昭烈君臣
一時遇合更選焉罕儔魚水之云寫自心神
非可名喻託孤寄命比伊周難較倍之今在
狂狷裁中

孔門不當兼按四科耶允矣中行而亦復可
狂可狷王弼州云雖有腐儒不能不紆意於
孔明有以也

關羽 張飛

關羽字雲長河東解人也好左氏春秋略皆上
口亡命奔涿郡昭烈於鄉里合徒衆羽與張飛
爲之禦侮昭烈爲平原相以羽飛爲別部司馬
分統部曲昭烈與二人恩若兄弟寢則同牀而
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昭烈周旋不避艱險

張飛字益德涿郡人

人倫有五昭烈開張乃處三焉伐吳之役君
臣義憤千古同仇雖孔明孝直安得而沮止
之陳史以報効曹公潘氏云秉燭達旦殊淺
陋不盡雲長英風偉業流行天壤世稱益德
在唐爲睢陽在宋爲鵬舉浩氣所傳不當爾
耶何必封王贈帝乎記爲奇哉

趙雲

趙雲字子龍常山真定人也昭烈就表紹雲性
狂狷裁中

見昭烈昭烈與雲同牀眠臥遂隨昭烈至荊州
及昭烈爲曹操所迫雲身抱弱子保護甘夫人
皆得免難有言雲已北去者昭烈曰子龍不棄
我走也頃之雲至從平江南領桂陽太守代趙
範範寡嫂曰樊氏有國色範欲以配雲雲辭曰
相與同姓卿兄猶我兄固辭不許時有勸雲納
之雲曰範迫降耳心未可測天下女不少遂不
取範果逃走雲無纖介先是與夏侯惇戰於博
望生獲夏侯蘭蘭是雲鄉里人少小相知雲白

昭烈活之薦蘭明於法律以爲軍正雲不用自
近其慎慮賴如此昭烈入益州雲領留營司馬
此時孫夫人以權妹驕豪多將吳吏兵縱橫不
法昭烈以雲嚴重必能整齊特任掌內事權聞
昭烈西征大遣舟船迎妹而夫人內欲將後帝
還吳雲與張飛勒兵截江乃得後帝還昭烈自
蒞蒯還攻劉璋召諸葛亮亮率雲與張飛等俱
溯江西上平定郡縣至江州分遣雲從外水上
江陽與亮會於成都成都既定以雲爲翊軍將

卷四

六

軍時議欲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園地桑田分
賜諸將雲駁之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
爲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
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
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然後可役調
得其歡心昭烈即從之夏侯淵敗曹操爭漢中
地運米北山下數千萬囊黃忠以爲可取雲兵
隨忠取米忠過期不還雲將數十騎輕行出圍
迎視忠等值曹操揚兵大出雲入營更大開門

偃旗息鼓操疑有伏引去雲雷鼓震天惟於後
射操軍操軍驚駭自相蹂踐墜漢水死者甚衆
昭烈明旦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隨
諸葛漢中失利於其公然雲身自斷後兵資什
物畧無所棄雲有軍資餘絹亮使分賜將士雲
曰軍事無利何爲有賜其物請悉入赤岸府庫
須十月爲冬賜亮大善之

子龍心貫金石誼薄雲天不城關張主臣契
分輪固綢結吾以爲昭烈得人乃在高光之

在猶裁中

卷四

七

右矣夫智不必深而動中竅要勇不必沈而
前無勍敵且善計立斷善敗不亂跡其器識
不唯大將抑亦賢相也孔明擇主而得明君
擇婦而得醜女子龍亦庶幾焉

魏延 馬謖

魏延字文長義陽人也以部曲隨昭烈入蜀昭
烈爲漢中王當得重將以鎮漢川衆論以爲必
在張飛飛亦以心自許昭烈乃拔延爲督領漢
中太守一軍盡驚諸葛亮駐漢中使延西入羌

中延大破魏將軍費瑤雍州刺史郭淮延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於潼關如韓信故事夏侯楙爲安西將軍鎮長安亮於南鄭與羣下計議延曰聞夏侯楙少主婿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于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棄船逃走長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必足以

狂猶裁中

卷一

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爲此縣危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

馬謖字幼常襄陽人良弟也才器過人好論軍計諸葛亮深加器異建興三年亮征南中謖送之亮曰雖共謀歷年今可更惠良規謖對曰南中恃其險阻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疆賊彼知官勢內虛其叛亦速若殫盡遺類以除後患既非仁者之

情且又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策赦孟獲以服南方故終亮之世不敢復反

史稱諸葛爲相能盡時人器用信哉其於楊儀魏延不忍偏廢常恨二人之不平而咸盡其能文長間道之策鄧艾用之以成功雖云危幸要亦奇計壯猷也南征之役全用幼常攻心之謀獨恨所謂七擒七縱者千古奇事

狂猶裁中

卷四

九

而陳史不傳夫二子者安得錄瑕而掩瑜哉

蔣琬 費禕 姜維

蔣琬字公琰湘鄉人也隨昭烈入蜀除廣都長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才也亮數外出琬嘗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東曹掾楊戲素性簡略琬與言論時不應答或攜戲於琬琬曰面從後言古人所誠戲欲贊吾是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戲之快也

又督農楊敏毀琬作事憤憤誠不及前人或請
推治琬曰吾實不如前人則憤憤矣復何問耶
後敏坐事繫獄琬心無適莫得免重罪琬以諸
葛丞相數窺秦川道險運艱竟不能克不若乘
水東下欲由漢沔襲魏興上庸會疾動不果
費禕字文偉江夏鄆人也亮初從南歸以禕使
吳孫權性既滑稽諸葛恪羊衛等論難鋒至禕
辭順義萬終不能屈魏延楊儀相惡延或舉刃
擬儀儀涕泣縱橫禕嘗入其坐間諫喻分別終
狂猶裁中 卷四

亮之世各盡儀延之用者禕匡救之力也代蔣
琬爲尚書令識悟過人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
納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奕每盡人之歡事亦
不廢魏軍次于興勢假禕節率衆禦之光祿大
夫來敏至禕許別求共圖某時羽檄交馳人馬
嚴駕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聊試君耳君信
可人必能辦賊禕至敵遂退功名略與琬比雅
性謙素豕不積財兒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
從車騎無異凡人

姜維字伯約天水冀人也亮與張裔蔣琬書曰
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所有李永南
馬季常諸人不如也其人涼州上士也父曰既
有膽義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漢室而才兼於人
維自以練西方風俗兼負其才武每欲典軍大
舉費禕嘗裁制不從與兵不過萬人謂維曰吾
等不如丞相遠矣丞相尚不能定中夏况吾等
乎且不如保固治民若不如志悔之無及禕卒
維率數萬人圍南安糧盡引還明年復出隴西
狂猶裁中 卷四

狄道長李簡舉城降進圍襄武破魏將徐質乘
勝多所降下復出狄道破王經於洮西魏諸葛
誕起兵淮南維欲乘虛向秦川復率數萬人出
維谷景耀六年聞鍾會治兵關中維表帝分護
陽安關口陰平橋頭以防未然黃皓徵信鬼巫
謂敵終不至啓寢其事而鄧艾果自陰平由景
谷道傍入尋被帝勅令詣會於涪會既構徵鄧
艾維教會併誅北來諸將徐欲殺會還復漢祚
密書與帝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

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會欲授維兵五萬人
爲前驅事洩魏將士殺會及維維死見剖膽如
斗大

嗚呼此三人者皆孔明之同志季漢之忠臣
不當以戰守異謀勲績未奏爲成敗論人也
琬璋雍容儒雅不墜前猷維志存征討追踪
丞相丞相既沒經營軍國迨三十年則此三
人者不唯忠漢拒魏抑亦不負丞相矣焦周
老嫗仇國鄙論安知諸葛門風忠臣心事乎
狂狷裁中 卷三

哉諸葛出師表云伐敵亦亡坐而待亡不如
伐之伯約乃無媿云

北地王諶 諸葛瞻 尚 黃崇 傅彤

漢晉春秋曰後主將從焦周之策北地王諶怒
曰若勢窮力屈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
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帝不納諶哭於昭烈之廟
先殺妻子而後自殺

諸葛瞻字思遠鄧艾入蜀瞻督軍至涪前鋒破

退還住綿竹艾遺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爲瑯
琊王瞻怒斬艾使遂戰死時年三十七子尚歎
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以致傾敗用生
何爲乃馳赴魏軍死

黃權降魏子崇留蜀爲尚書郎隨諸葛瞻拒鄧
艾崇屢勸瞻宜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地瞻
猶豫未納崇至於流涕瞻却戰至綿竹崇帥厲
軍士期於必死臨陣見殺

昭烈敗於猱亭將軍傅彤爲後殿軍將盡死彤
狂狷裁中 卷四

氣益烈吳人使降彤罵曰安有漢將軍而降者
遂戰死鍾會鄧艾入蜀守將傅彤死之會彤子
也

昭烈之有北地王孔明之有瞻尚也豈非一
門威烈千古美譚哉玄德乃生禪禪那得不
生諶寧獨謝庭之數異也彤僉黃崇並非元
戎重任乃皆崛起奮節崇流涕勸瞻勿令敵
得入平此與姜伯約意合漢燼衰絕謀適不
用宗誠幹鼎倉亦負薪夫

孫策

孫策字伯符堅長子也父堅初興義兵留家壽春策年十餘歲已交結知名舒人周瑜與策同年自舒來造便推結分好堅卒還策當嗣侯讓與弟匡徑到壽春見袁術涕泣而言曰亡父昔從長沙入討董卓與明使君會於南陽同盟結好不幸遇難勲業不終策感惟先人舊恩欲自遇結願明使君垂察其誠術甚貴異之然未肯還其父兵復往見術術以堅餘兵千餘人還

卷四

十四

策時策年十七渡江轉鬪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士民皆呼爲孫郎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長吏委城竄伏及軍令整肅難大菜茹一無所犯民乃大悅遂引兵渡浙江據會稽奉章詣許獻方物袁術僭號策以書責而絕之是時袁紹方強而策奔江東曹操常呼御兒難與爭鋒操與紹相拒於官渡策陰欲襲許迎帝部署未發會爲故吳郡太守許貢客擊傷創甚呼弟權佩以印綬曰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陣之間卿不

如我舉賢任能以保江東我不如卿卒時年二十六

江東霸業伯符十建八九矣十五而結公瑾十七而說袁術請還父兵慷慨涕淚千載如生是以孫郎所至華歆王朗輩皆失魂魄以方項羽殆似勝之權承父兄之基稍稱負荷耳桓王不帝長沙不世仲謀爲竊攘哉

周瑜 魯肅

周瑜字公瑾廬江舒人也初孫堅興義兵討董卓徙家於舒堅子策與瑜同年獨相友善瑜推

卷四

十五

道南大宅以舍策登堂拜母時獻帝初平元年策瑜同十五歲也會策將東渡瑜將兵迎策策大喜曰吾得卿諧也遂從攻橫江當利皆拔之渡江擊秣陵破笮融薛禮轉下湖孰江乘進入曲阿劉繇奔走而策之衆已數萬矣因謂瑜曰吾以此衆取吳會平山越已足卿還鎮丹陽袁術欲以瑜爲將瑜觀術終無所成故求爲居巢長欲假塗東歸策親自迎瑜時年二十四吳中

皆呼爲周郎破劉歎討江夏還定豫章廬陵留鎮巴丘策薨權統事曹操新破袁紹下書貴權任子權召羣臣會議張昭秦松等猶豫各顧妻子瑜曰今一送質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便見制於人極不過一侯印豈與南面稱孤哉不如勿遣操入荊州將士聞之皆恐懼咸謂曹公豺虎託名漢相不如迎之瑜曰不然操雖託名漢相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杖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

狂狷裁中

卷四

十九

雄樂業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耶請爲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爲操後患且舍鞍馬杖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今又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往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時昭烈爲曹公所破與魯肅遇於當陽遂共圖討遣諸葛亮詣權權遂遣

瑜及程普等與備併力破操普頗以年長數降如飲醇醪不覺自醉初操聞瑜年少謂可遊說動也遣九江將幹往見瑜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爲曹氏作說客耶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假使蘇張更生能復移其意乎幹但笑終無所言還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說所能間也卒年三十六

狂狷裁中

卷四

十七

予以結士爲務周瑜爲居巢長將數百人候肅并求資糧肅有兩園米各三千斛指一園與瑜瑜之東渡因與俱行劉表死肅說權曰夫荆楚與國隣接沃野萬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輯睦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加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肅請得奉命弔表及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今不速往恐爲操所先權即遣肅行比至南郡而

琮已降肅徑到當陽與備會宣騰權旨及陳江東強固勸備與權併力時諸葛亮與備相隨肅謂亮曰我子瑜友也即共定交備遂到夏口遣亮使權肅亦奉命會權得曹操欲東之問諸將皆勸權迎之而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對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謀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不失下曹從事乘

狂狷裁中

卷四

大

騎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乎顓早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也權歎息曰比諸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此天以卿賜我也時周瑜受使鄱陽肅勸權追召瑜遂以肅爲贊軍校尉助畫方略曹操破走後備詣權求督荊州惟肅勸權借之呂範勸權留備肅曰不可將軍雖神武命世初臨荊州恩信未洽宜以借備多操之敵而自樹黨計之上也權即從之曹操聞權以

土地業備方作書落筆於地

嗚呼公瑾英資眞足雁行伯符其佐權破操遂成千古子瞻大江一曲足令還顧解頤也子敬慷慨首倡拒操當陽迎備赤壁贊瑜孫吳王氣誰寔匡之且瑜深忌玄德而肅力爲左右陰相唬爐微勸借荊資取益有功季漢者當時止子敬一人而已余於魏吳無一採錄而瞻言二子低回擊節何能已已故備著之以附季漢之末簡

狂狷裁中

卷四

十九

董承 劉陽 魏諷 金祿 耿紀 韋

晃 吉本 本子遜 邈第穆

董承河間人獻帝舅也李傕郭汜劫帝於長安承護衛帝聞關險阻會操迎帝都許見操舉動陰念曰拒虎投狼奈何尋受帝衣帶中密詔誅操因與昭烈合謀未發事洩被害

劉陽沛國名士也爲苦令與王朗善以曹操有異志意欲除之而事不會年三十蚤卒及操得志求其嗣子甚急其子惶窘莫敢藏者朗乃納

數子也

附

華歆 祁慮

嗚呼漢魏之際與尋常易代者不侔何則漢德靈長人心未去操獨假禪受爲篡奪其甘心鷹犬者未易備括而若歆若慮則尤漢廷操獲也歆在當時以名德稱而親牽后臂集詬無耻即成濟弗若夫竊怪世說多載歆德

狂狷裁中

卷四

廿二

行久汙蘭編以欺聾瞶千載不及前洗何哉此蓋貌鄉原而行盜賊不止穿窬已也同仇者奈何略焉

狂狷裁中卷四完

受積年及從會稽還又數開解操久乃赦之

魏諷字子京沛人也才器過人鍾繇辟爲西曹

掾建安二十四年曹操軍在長安曹丕在鄴諷

以操欲危漢乃潛結徒黨與長樂衛尉陳禕謀

襲鄴殺丕禕懼告之丕殺諷王粲二子亦從

金禕字德偉京兆人日磾後也自以世爲漢臣

觀國祚將移喟然發憤遂與太醫吉本少府耿

紀司直韋晃本子邈邈弟穆等結謀時曹操在

鄴留長史王必典兵督許中事計欲殺必扶天

狂狷裁中

卷四

子南投昭烈率家僮千餘人夜燒門攻必射必

中肩會天明敗散收紀晃等紀呼操名曰恨吾

不自生意竟爲羣兒所誤禕等皆死

嗚呼生於漢而事曹魏者皆不幸人也當時

慙惻危漢欲殺操丕者不過此數人譬之猛

獸入室強賊在庭而彈力設謀是即忠臣孝

子也王朗老魅乃能庇護故人之子盜徒豈

無一筆錢仲宣二子亦豫忠謀即死有聲矣

嗚呼曹魏之徒蠅營狗苟九原有知何顏見

狂狷裁中卷之五

晉

王裒 王覽

孫登 劉伶

蒯欽 王彰 韋忠

周處

劉琨 祖逖 溫嶠

卞壺

譙登 沈勁

狂狷裁中 目錄

王羲之 王述

謝安 謝玄

陶潛

龔壯 周虓

陳留小吏

晉目錄完

狂狷裁中卷之五

楊時偉去奢著

弟時俶思永較

婁 堅子柔

陳繼儒仲醇 閱

王裒 王覽

王裒字偉元城陽人也父儀爲晉文王司馬東

關之敗昭問誰任其咎儀對曰責在元帥昭怒

曰司馬欲委罪於孤耶引出斬之裒痛父非命

狂狷裁中

卷五

未嘗西向而坐廬於墓側攀栢悲號涕泣看樹

樹爲之枯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

三復流涕門人爲之廢梨棊

王覽字玄通瑯琊人太保祥弟也母朱遇祥無

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至於成

童每諫其母母屢以非理使祥覽輒與兄俱又

虐使祥妻覽妻亦隨而共之朱患之乃止祥後

漸有時舉朱深疾之密使酖祥覽知竟起取酒

祥疑有毒爭而不與朱遽奪反之自後朱賜祥

饌覽輒先嘗初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爲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謂祥曰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臨薨以刀授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覽後遂奕世多賢興於江左

有子曰孝弟爲人之本與王儀稽康皆死非其罪者也然則侍中之血何如栢上之淚乎玄通薦摯遂爲瑯琊三百年基命之主區區佩刀是直以公輔侈爾太保周旋魏晉司馬孚馮道之間與古今以爲盛德而求魚幕雀

狂狷裁中

卷五

二

倘亦有溢美而誤傳者不然何克諧如是而終無以格黨母耶延祖之出本無待巨源消息之語然公羊子云佞人來矣佞人來矣其山濤之謂乎余故釋祥紹而志衷覽

孫登 劉伶

孫登字公和汲郡人也好讀書性無恙怒文帝時使阮籍往觀與語不應嵇康從之游三年間其所圖終不答康每歎息將別謂康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人生而有才而不

用其才故用火在乎得薪用才在乎得貞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康不能用果遭非命乃作幽憤詩曰昔慙柳下今媿孫登阮籍傳遇登商略終古及棲神養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返至半嶺間有聲若鸞鳳之音響振巖谷乃登之嘯也遂歸著大人先生傳

劉伶字伯倫沛國人也放情肆志以細宇宙齊萬物爲心澹然少言營乘鹿車携一壺酒使人荷鍾而隨之曰死便埋我嘗渴甚求酒於其妻

狂狷裁中

卷五

三

妻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惟當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兒之言慎不可聽仍飲酒御肉醜然復醉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而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伶雖陶兀昏放而機應不差未嘗墮意文翰惟著酒德頌一篇其辭曰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爲一朝萬期爲須臾日月爲扁牖八荒

爲庭衢行無輟迹居無室廬幙天席地縱意所
如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惟酒是務焉
知其餘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
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蜂
起先生於是捧匳承槽嚼玉漱醪奮髯箕踞枕
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悅爾而
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睹泰山之形不
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
若江海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螟
蛉猶我中 卷五

處濁世者以神識爲主澹默爲用蘇門先生
其識疑神在嵇阮之上矣伯倫雖把臂入林
乎然其深衷託之沈飲余故於七賢中有獨
採焉康籍負才並履危機使伶遇登相視莫
逆爾爾間長嘯頌酒短章嗚呼豈不超然雲
外哉

副欽 王彰 韋忠

武帝旁以楊駿爲太尉輔政立惠帝駿姑子少

府蒯欽數以直言犯駿人爲之懼欽曰楊文長
雖闇猶知人無罪不可殺不過踈我我得踈乃
可以免不然與俱族矣

駸辟王彰爲司馬彰逃不受其友怪問之彰曰
自古一姓二后未有不敗况楊太傅昵近小人
踈遠君子專權自恣乎天下之亂可立待也
張華裴頠並管機要頠薦平陽韋忠於華華辟
之忠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張茂先華而不
實裴遠民欲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豈大丈
狂猶我中 卷五

夫之所爲常恐淵濤蕩撥餘波見漂况可塞裳
而就之哉

君子知微知章故曰明者見未形况已著乎
惠之不惠而賈司晨不待中智以下而始卜
亂萌者駸不足道也華頠貪而闇於識此三
君所爲高蹈遠引手非謂華籬之思必幾先
於鶴唳之歎也

周處

周處字子隱義興人也膂力絕人不脩細行鄉

曲患之處自知爲人所惡慨然有改厲之志謂父老曰今時和歲豐何苦而不樂耶父老歎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曰南山白額虎長橋下蛟并子爲三矣處曰若祇如此吾能除之乃入山射殺猛獸投水搏蛟後及齊萬年戰死之

改過之於人大矣哉故夫風雷之益貴神速也子隱一奮而三害立消自勝之難難於蛟虎此忠勇殉節不過復亨剛反之餘事爾善狂狷裁中 卷五

乎謝鯤之告王敦曰但使日亡日去有味斯言誰謂迷復之後遂無悟幾也

劉琨 祖逖 溫嶠 王安

劉琨字越石中山人與范陽祖逖爲友聞逖被用與親故書曰吾枕戈待旦常恐祖生先吾着鞭其意氣相期如此拜幽州刺史鮮卑段匹磾數遣信要琨與同獎王室琨率衆赴之匹磾從第末波沮其計會王敦密使匹磾殺琨琨嘗乘月登樓清嘯中夜奏胡笳賊聞流涕歔歔而起

祖逖字士稚有贊世才具與劉琨同寢中夜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爲豫州刺史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屢敗石勒勒鎮戍歸附者甚衆由是黃河以南盡爲晉土俄卒於雍丘豫州士女若喪考妣王敦久懷逆亂畏逖不敢發至是始得肆意 初逖有胡奴王安甚愛之及在雍丘謂安曰石勒是汝氣類厚資還還遂爲勒將及祖約誅安歎曰豈可使祖士稚無後乎乃竊

狂狷裁中 卷五

七

取逖庶子逖重遷之及石氏亡復歸江南溫嶠字太真太原人也元帝初鎮江左劉琨誡禁王室謂嶠曰昔班彪識劉氏之復興馬援知漢光之可輔今晉祚雖衰天命未改吾欲立功河朔使卿延譽江南子其行乎乃以爲左長史奉表勸進明帝即位拜侍中大爲王敦所忌及敦構逆嶠自率衆擊敗之明帝崩與王導等同受顧命鎮武昌蘇峻反嶠力說陶侃誓衆滅賊及賊滅朝議將留輔政嶠以王導先帝所任固

辭遂藩

夫救焚拯溺者必負邁往之才以鼓精忠之氣然而有濟有不濟則天也越石清嘯而陸沈幽薊士稚擊楫而竟殞妖氛視太真驅除敦峻殆未可成敗分焉茂弘元規輩養奸召旣時無太真即陶公沮喪亦爲甘卓矣而絕裾嘆之母乃詭傳溢史與趙孤之嬰杵李燮之王成並君臣師弟之有素王安一胡奴而酬知殉義乃爾史冊中可多得耶

卷五

八

下壺 于盼盱 劉超 鍾雅

下壺字望之濟陰人也壺幹實富官執正督世不肯苟同時好故爲諸名士所少明帝深器之阮孚每謂之曰卿恒無閒泰如含瓦石不亦勞乎壺曰諸君以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壺而誰時貴遊子弟多慕王澄謝鯤爲達壺厲色於朝曰悖理傷教罪莫斯甚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欲秦推之王導庾亮不從乃止然聞者莫不折節時庾亮將徵蘇峻壺固爭未可倉卒峻果稱兵

壺與諸軍距擊遂死之二子盼盱相隨赴死其母撫尸哭曰父爲忠臣子爲孝子復何恨乎壺死時年四十八後盜發壺墓面如生髣髴蒼白兩手悉拳爪甲穿連手背安帝詔給錢十萬以修塋兆

劉超字世瑜臨沂人以忠謹清慎爲元帝所拔遂從渡江專掌文檄超自以職在禁近而書跡與帝手筆相類乃絕不與人交書時出休沐閉門不通賓客及蘇峻謀逆峻遷車駕石頭時天

卷五

九

大雨道路沈陷超爲右衛將軍與侍中鍾雅步侍左右賊給馬不肯騎悲哀慷慨成帝時年八歲雖幽厄中超備啓授孝經論語峻猜忌朝士而超爲帝所親遇疑之尤甚使任讓將兵收超及鍾雅帝抱持泣曰遂我侍中右衛及峻平任讓與陶侃有舊侃欲庇讓不誅帝曰是殺我侍中右衛者由是誅讓

鍾雅字彥胃潁川人明帝崩遷御史中丞時國喪未替而尚書梅陶私奏伎樂雅劾奏陶宜加

放黜以整王憲百僚皆憚之蘇峻之難雅與劉超並侍衛天子或謂雅曰君性亮直必不容於寇讐雅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各逃遁以求免吾懼董狐將執簡而至矣遂與超流涕步從並爲賊所害

晉尚玄虛而中原板蕩漸涵江左遂無砥柱其間者下望之所以忿發而欲推論王衍謝鯨也然衍第陰賊以唇吻濟奸若鯨屢諍王敦不專聽廢日亡去之言竊謂士君子當狂狷裁中

卷五

三復焉世瑜彥曹正色當官塞裳衛主晉史稱匪石爲心寒松比操諒哉要此三君器韻方等足爲南渡冠冕遠出茂弘元規輩上矣

誰登 沈勁

初譙周之子居巴西爲成太守馬脫所殺其子登詣劉弘請兵復讐弘表登爲梓潼內史使自募巴西蜀流民得二千人西上攻宕渠斬脫食其肝遂據涪城成人攻之屢爲所敗至是三年食盡援絕士民重鼠食之餓死甚衆無一人離叛

者城陷見獲成主雄欲宥之登詞氣不屈乃殺之

初沈充之子勁以父死於逆亂志欲立功雪耻年三十餘以刑家不得仕及燕人逼洛陽陳祐守之兵不過二千勁自表求配祐効力屢以少擊衆摧破燕軍而洛陽糧盡援絕祐自度不能守乃以救許昌爲名留勁以五百人守之勁喜曰吾志欲致命今得之矣城陷死之

司馬溫公曰沈勁耻父之惡致死以滌之變狂狷裁中

卷五

凶逆之族爲忠義之門可謂能子矣吾嘗怪天壤間乃有譙周張昭等人一聞敵至欣然欲降然皆以德位名壽稱千秋憤憤匪今伊昔今登死節周有孫矣且克復父仇至食仇人之肝即伍胥蘇不韋何以加焉夫蓋愆幹盡二人宜合傳云

王羲之 王述

王羲之字逸少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女壻於王導導令徧觀王氏子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並

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牀坦腹食獨若不聞鑒曰此正佳婿遂以女妻之時殷浩與桓溫不協義之以國家之安在於內外和因與浩書誡之及浩將北伐義之以爲必敗以書止之言甚切至果爲姚襄所敗後圖再舉又予書曰以區區江左所綜管如此天下寒心久矣自喪亂以來疲竭根本竟無一功可論任事者豈得辭其責哉若猶以前事爲末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何以自容又與會稽王書曰

狂狷裁中

卷五

上

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已而所憂乃重於所欣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願令諸軍皆還保淮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嘗與謝安登冶城安悠然遐覽義之曰今四郊多壘而清譚廢事恐非當今所宜其留心世務多此類者

王述字懷祖太原人王導辟爲掾見導每發言人皆稱善述曰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導改容謝之謂庾亮曰懷祖清真簡貴不減祖父時

便翼鎮武昌以累有妖怪欲移鎮避之述與庾水牋曰樂鄉去武昌千有餘里數萬之衆一旦移徙興立城壁公私勞擾又江州當沂流供給力役增倍且武昌寔江東鎮戍之中若移樂鄉速在西陲一朝江渚有虞不相接救方徽重將固當居要害之地爲內外形勢禳避之道達士不取正當擇人事之勝理思往援之長計耳翼乃止述每任職不爲虛讓子坦之諫以爲故事應讓述曰汝謂我不堪耶坦之曰非也但克讓

狂狷裁中

卷五

十三

自美事耳述曰既云堪何爲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簡文帝每言述才既不長直以眞率少許勝人多多許桓溫平洛陽議欲遷都朝廷憂懼述曰溫欲以虛聲威朝廷非事實也但從之自無所至事果不行又議移洛陽鍾簾述曰永嘉不競暫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爾宜改遷困陵不應先事鍾簾溫竟無以奪之

楊用脩曰王逸少之在東晉直以抗懷物外

不爲人役故功名成就無一可言而識見議論世少其比每味斯言寔足表章逸少而不知懷祖殆略同焉夫以桓溫之奸再折其萌又難於逸少之諫殷浩矣二公性尚不同以此情好中忤至於識慮深長持論堅正則器韻幹略政足方等故並著之不嫌同傳云

謝安 謝玄

謝安字安石陳郡陽夏人神識沈敏風宇條暢少有重名累召不起桓溫請爲司馬溫將移晉

卷五

十四

室呼安及王坦之欲於坐害之坦之甚懼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既見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坐定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溫笑曰正是不得不爾時強敵寇竟邊書觸至安每鎮以閑靜威恩外著符堅率衆號百萬次淮淝京師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玄入問計安夷然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安遂命駕出遊桓冲深以根本爲憂遣精騎三千入援安固却之曰朝廷

處分已定宜留以防西藩指授將帥各當其任玄等既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棋看書既竟便攝放牀上了無喜色圍棋如故客問之徐蒼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屐齒之折其矯情鎮物如此性好音樂自第萬喪十年不聽及登台輔恭喪不廢音樂嘗疑劉牢之不可獨任王味之不宜專城牢之卒以亂終而味之亦以貪敗由是識者服其知人謝玄字幼度少爲叔父安所器重安嘗問子姪狂狷裁中

卷五

十五

日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正欲使其佳玄荅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令生於庭階耳及長有經國才時符堅方彊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北方者安乃以玄應舉中書郎郗超雖素與玄不善聞而歎曰安之明乃能違衆舉親玄之才足以不負所舉時咸以爲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雖屐屨間亦得其任是以知之及堅列陣淝水玄軍不得渡玄使謂符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陣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

移軍小却使我得渡以決勝負堅曰但使半渡我以鐵騎蹙之蔑不勝矣遂麾兵使却不可復止堅中矢走秦兵自相蹈藉淮水爲之不流棄甲宵遁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詔進玄前將軍固諫不受

晉人淝水之捷古今以爲有天幸焉而安石矯情鎮物殊無大處分也及讀劉牢之傳云謝玄北鎮多募勁勇牢之以驍猛爲前鋒百戰百勝敵人畏之乃知超洛澗斬梁成以有狂狷裁中

卷五

十六

備無患也所謂已別有旨豈虛言哉至却桓冲之衛助以防西陲好以暇而不事張皇其非倖勝亦明矣玄辭進號即居功亦不失素風焉

陶潛

陶潛字元亮侃之曾孫也少懷高尚任真自得以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以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復爲鎮軍建威參軍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常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爲五斗米

折要向鄉里小兒即日解印去賦歸去來辭刺史王弘造之稱疾不見弘密知當往廬山乃遣其故人龐通之齎酒先於半道要之弘乃出與相見遂歡宴窮日弘後欲見輒於林澤間候之親勿好事或載酒往亦無所辭時或無酒雅詠不輟嘗言夏月虛間高臥北窓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性不解音素琴一張撫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音臨歿自作祭文挽詩

兩漢之世皆二百餘年人心德澤其不能忘

卷五

十七

宜也魏篡漢而祚不長故忘漢而忠魏者亦無取焉晉之篡魏如奪諸盜賊之手以快人思漢之心且其立國已百五十五年矣劉裕之功不減曹操而篡竊均焉王謝之於宋亦猶荀陳之於魏也於以知宇宙正氣人心高節豈易遷於易代之間哉夫使松栢凋於歲寒而雞鳴已於風雨則無爲貴狂狷矣

龔壯 周旋

巴西處士龔壯父叔皆爲李特所殺壯欲報仇

積年不除喪時成主期驕恣日甚大臣多不自安尤忌漢王李壽威名壽懼不免數以禮辟壯杜不應而往見壽曰蜀民本皆晉臣卽下若能發兵西取成都稱藩於晉則福流子孫名垂不朽豈徒脫今日之禍而已壽從之遂襲成都盡殺李雄諸子徵壯為太師壯誓不仕贈遺一無所受石虎遺書欲連兵入寇中分江南壯諫曰與胡通孰若與晉通壽乃止壯以人莫大於忠孝故既報父叔之仇又欲使壽事晉壽不聽

卷五

文

乃詐稱耳聾以文籍自娛終身不復至成都周毓字孟威尋陽人訪之曾孫也少有節操領梓潼太守寧康初苻堅將楊安寇梓潼毓遣步騎送母妻還為堅將邀而獲之毓遂降堅欲以為尚書郎毓曰蒙國厚恩但老母見獲失節於此毋子獲全秦之惠也雖公侯之貴不以為榮遂不仕自是母見堅輒箕踞坐呼為賊賊堅待之彌厚後毓與堅兄子苻謀襲堅事洩堅引問毓毓曰世荷晉恩生為晉臣死為晉鬼復何問

平左右請殺之堅曰孟威烈士豈憚死乎遂徙毓太原後竟以病卒

毓壯既報父叔之仇而卒全其忠晉之志其古今義烈忠孝之完行哉周毓以母故陷於秦其弗獲歸晉如徐元直可也而屢謀叛亂不已甚乎然生為晉臣而不得與隨季同廷紫陽書法漫與元苞王皮共貫則亦不哀其志楊用脩稱毓五世名臣王元美稱壯能遂而能完不誣也堅嘗歎曰周孟威不屈於前

卷五

九

狂狷裁中 丁彥遠繁已於後吉祖冲開口而死何晉之多忠臣嗚呼即史策不盡載耳

陳留小吏

陳留大郡號稱多士瑯琊王澄行經其界太守呂豫遣吏迎澄澄問此郡人士為誰吏曰有蔡子尼江應元是時郡人多居大位者澄以姓名問曰甲乙等非君郡人耶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問官位澄笑而止到郡謂豫曰舊名此郡有風俗果然小吏亦能知此

鑑不能私妍媸衡不能意輕重而人不能鑑
衡故口雌黃而手高下以空平易眩也平手
之問小吏之答皆偶然猝然令人有餘思焉
是不獨奇於答而問亦奇詩亡然後春秋作
問者採風謠答者定褒貶可以興可以觀而
亦可以懲勸迺知許子將裝行儉之流齷齪
皮相者惡足與論驪黃之外哉

韓延之

司馬休之在江陵頗得江漢民心子譙王文思
狂狷裁中

卷五

十

在建康性凶暴好通輕俠劉裕惡之執文思送
休之令自訓厲意欲休之殺之休之但表廢文
思裕由是不悅收休之次子文實兄子文祖並
賜死發兵擊之密書招休之府錄事參軍韓延
之延之復書曰辱疏知以譙王兩事良增歎息
司馬平西體國忠貞款懷待物以公有匡復之
勲家國蒙賴推德委誠每事詢仰譙王往以微
事見劾已表奏廢之自表遜位所不盡者命耳
而遽興兵甲所謂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劉裕足

下海內之人誰不見足下此心而復欲欺誑國
士來示云處懷期物自有由來今伐人之君啗
人以利真可謂處懷期物自有由來者乎劉藩
死於閭闔諸葛亮於左右甘言詭方伯載之以
輕兵以是為得算良可耻也吾誠鄙劣嘗聞道
於君子以平西之至德寧可無授命之臣乎假
令天長喪亂九流混濁當與臧洪共遊於地下
不復多言裕視書歎息以示將佐曰事人當如
此矣延之以裕父名翹字顯宗乃更其字曰顯

狂狷裁中

卷五

十一

宗名其子曰翹以示不臣劉氏

陳琳為袁紹檄曹操此文人之辭初無情實
故琳卒事操豈不媿哉洪哉延之情發忠義
其情辭自見惻然慕圖已就而剪除異已
晉魏之初靡不辭之乃有不臣劉氏者其賢
於王謝遠矣延之奔秦入魏而卒堇魯宗之
墓次有同事之悲乎事見北史

狂狷裁中卷五完

狂狷裁中卷之六

十六國 南北朝

張軌 張寔 張茂 張駿

張肅 張淳 張耽 謝艾 王騰

常煒

劉翔 梁琛 賈堅

慕容鳳 姚佛念

趙整 趙思

袁淑 袁粲

狂狷裁中 目錄

褚紹 褚貢

蔡廓 蔡興宗

王琳 張彪

吉盼 王頌

蘇瓊 辛公義 王劭

徐洪客 虬髯客

陳叔慎 堯君素

附 高允

六卷目錄完

狂狷裁中卷之六

楊時偉去奢著

弟時倣思永較

婁 堅子柔 閔

陳繼儒仲醇

張軌 張寔 張茂 張駿

張軌字士彥安定烏氏人家世孝廉以儒學顯

與同郡皇甫謐善累遷散騎常侍以時方多難

陰圖據河西室之遇恭之觀乃投策喜曰霸者

狂狷裁中

光也於吳求為涼州少府掾虞夜觀星象相與

言曰天下方亂避難之國惟涼土耳張涼州德

量不恒殆其人乎軌威名大震東夷校尉韓稚

作亂軌討之先適稚書曰今王綱紛擾牧守宜

戮力勤王適得稚州檄云卿稱兵內侮吾重任

一方義在伐叛武旅三萬絡驛繼發伐木之感

心豈可言卿若單馬軍門者當與卿共平世難

也稚得書而降于時天下既亂所在使命莫有

至者軌遣使貢獻歲時不替朝廷嘉之在州十

三年寢疾表立子寔爲世子

張寔字安遜學尚明察敬賢愛士攝父位愍帝
策授涼州刺史西平公蘭池長趙爽上軍士張
冰得璽文曰皇帝璽厚傳上慶稱德寔曰孤常
念表本初擬財諸君何忽有此言因送於師
張茂字成遜虛靖好學不以世利嬰心築靈均
臺周輪八十餘堵基高九仞武陵人間魯夜叩
門呼曰武公遣我來曰何故勞百姓而築臺乎
姑臧令辛巖以曾妖妄請殺之茂曰吾信勞人
狂狷裁中 卷六 三

曾稱先君之令何謂妖乎命止作役茂雅有志
節臨終執駿手泣曰昔吾先人以孝友見稱自
漢初以來世執忠順今雖華夏大亂皇輿播遷
汝當謹守人臣之節無或失墜

張駿字公庭十歲能屬文及統任年十八黃龍
見於揖次之嘉泉長史記禮言於駿曰朝廷越
在江南音問隔絕宜因龍改號以章休徵不從
既而收復河南之地西城長史李柏請擊叛將
趙貞爲貞所敗議者以柏造謀致敗請誅之駿

曰吾母以漢世宗之殺王恢不如秦穆之赦孟
明竟以減死論羣心咸悅於是刑清國富羣僚
勸駿稱涼王如魏武晉文故事駿曰此非人臣
所宜言也駿有計略勤修庶政總御文武咸得
其用遠近嘉詠號曰積賢君遣參軍麴護上疏
曰東西隔塞踰歷年載夙承聖德心繫本朝而
江湖寂蔑餘波莫及臣專命一方職在斧鉞勒
雄既死人懷反正是以臣前章懇切欲齊力時
討而陛下雍容江表坐觀禍敗懷目前之安替
狂狷裁中 卷六 三

四祖之業馳檄布告徒設空文臣所以宵吟荒
漠痛心長路者也且兆庶離主漸冉經世先老
消落後生靡識懷君戀故日月告流願敕司空
鑒征西亮等汎舟江沔使首尾俱至也

實融之在河西及身效順可稱忠敬矣藉令
傳之奕世安知不爲漢初之兩粵荆益之二
劉乎涼州陡絕足自雄長而武公乃心王室
忘孝世家比之吳越錢氏畏威共命者殆勝
之矣傳至重華先德稍懈而猶能用張耽之

言收謝艾之捷天錫見滅苻秦身還晉室時
典午維藩孰意有河西者

張肅 張淳 張耽 謝艾 王騰

西海太守張肅定叔父也以京師危逼帝將降
於劉曜請爲先鋒擊曜定以肅年老弗許肅曰
鍾儀在晉楚弁南音肅受晉寵副符列位羯逆
滔天朝廷傾覆肅宴安方裔難至不奮何以爲
人臣寔曰門戶受重恩自當圖宗效死忠衛社
稷以申先公之志但叔父春秋已高氣力衰竭
狂狷裁中 卷六 四

軍旅之事非耆耄所堪乃止既而聞京師陷沒
肅悲憤而卒

張駿欲通表建康乃遣治中從事張淳假道於
成主李雄僞許之將使盜覆諸東峽或以告淳
淳謂雄曰豪君使小臣行無迹之地通誠於建
康者以陛下嘉尚忠義能成人之美故也若欲
殺臣當斬之都市宣示衆目曰涼州不忘舊德
通使瑯琊主聖臣明發覓殺之如此則義聲遠
播天下畏威今使盜殺之江中威刑不顯何足

以示天下乎雄大驚曰安有此耶司隸景壽言
於雄曰張淳壯士請留之准曰壯士安肯留且
試以卻意觀之壽謂淳曰卿體大暑熱可且遣
下吏小住須涼淳曰寡君以皇輿播越梓宮未
返生民塗炭莫之拯救故遣淳通誠上都所論
事重非下吏所能傳使下吏可了則淳亦不來
矣雖火山湯海猶將赴之豈寒暑之足憚哉雄
謂淳曰貴主英名蓋世土險兵彊何不稱帝自
娛一方淳曰寡君祖考以來世薦忠貞以仇耻
狂狷裁中 卷六 五

未雪枕戈待旦何自娛之有雄甚慙厚爲禮而
遣之淳卒致命於建康

後趙石虎遣將軍王擢麻秋攻涼州司馬張耽
曰國之存亡在兵兵之勝負在將主簿謝艾兼
資文武可用也重華召艾問以方略拜艾中軍
將軍給步騎五千艾引兵出夜有二梟鳴於牙
中艾曰六博得梟者勝克敵之兆也遂與趙戰
大破之明年麻秋復攻枹罕率衆八萬百道皆
進艾帥步騎三萬進軍臨河乘輅車戴白帽鳴

鼓而行秋望見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馳擊之艾據胡牀拈麈尾分趙人以爲有伏懼不敢進別將張瑁自間道引兵截趙軍趙軍退艾乘勢進擊大破之虎復遣孫伏都步騎二萬會秋軍艾又破之虎歎曰吾以偏師定九州今以九州之力困於抱罕彼有人焉未可圖也

駿遣參軍王騰聘於劉曜曜謂之曰貴州必欲追躋寶融欵誠和好卿能保之手騰曰不能曜

卷六

六

侍中徐邈曰君來而同而云不能何也騰曰齊桓貫澤之盟憂心兢兢諸侯不召自至葵丘之會驕而矜誕叛者九國趙國之化常如今日可也若政教陵遲尚未能察邇者之變况鄙州乎曜顧謂左右曰此涼州高士使乎得人禮而遣之

山有猛獸而藁藿爲之不採涼州人士何其盛耶張肅不遂勤王而悲憤賁志張耽能識將帥而拔自下僚王騰張淳從容慷慨而曜

雄之驕心詭計一時咋舌之數君子者所稱矯矯虎臣不啻季梁之在隨也謝艾恂恂儒將非張瑁伏兵邀敵豈當試而倖一捷者哉

常燁

麻秋石虎並百戰驍雄而歎息欲退令艾得副孔明必無衝亭之僭惜乎未竟其用焉

卷六

七

魏冉閔圍石祗於襄國祗遣張舉乞師於燕許送傳國璽燕主僞遣兵救之閔遣中郎常燁使於燕僞使封裕詰璽所在燁曰在鄴裕曰張舉言在襄國何也燁曰彼求救者爲妄誕之辭耳僞乃積柴其旁使裕以其私誘之燁辭不變左右請殺之僞曰彼不憚殺身以徇其主忠臣也使出就館夜使其鄉人往勞之且曰君何以不實言王怒欲處君於遼碣之聚索何燁曰吾結髮以來尚不欺布衣况人主乎雖沈東海不敢避也遂臥向壁不復言僞乃囚之於龍城後知張舉之妄乃赦舉而釋燁之囚

或謂常燁執義不屈可謂賢矣然石閔篡竊

安可委忠不知羯胡克殘腥穢中土閔雖石氏養子而其言曰吾屬故晉人也請與諸人奉迎天子還都洛陽且遣使臨江告晉曰逆胡亂華今已誅之能共討者可遣軍來而朝廷不應是閔不聞接引而後求援他方柰何以閔棄煒耶夫閔能殺石虎于八人虎孫三十八人及晉殺石琨而石氏遂絕可爲當時一快而讀史者不詳也

劉翔 梁琛 賈堅

狂狷裁中 卷六

八

燕王皝既敗石虎自以未受晉命遂遣長史劉翔獻捷且言權假之意朝議以爲故事大將軍不處邊異姓不封王翔曰自劉石構亂長江以北翦爲戎藪未聞中華公卿之曹有能摧破凶逆者也獨慕容鎮軍心存本朝屢殄疆敵竊惜聖朝疎忠義之國使四海無所勸慕耳尚書諸葛恢翔之姊夫也獨主異議以爲夷狄相攻中國之利惟器與名不可輕許翔曰君位侔元凱曾無憂國之心慕容鎮軍枕戈待旦志殄凶逆

而更唱邪惑之言四海所以未壹良由君輩耳乃封皝大將軍燕王以翔爲代郡太守翔固辭不受翔疾江南士大夫驕奢酣縱嘗因宴集謂何充等曰四海板蕩奄論三紀斯乃廟堂焦慮之時忠臣畢命之秋也而諸君宴安江沱以奢靡爲榮以傲誕爲賢寧諤之言不聞征伐之功不立將何以尊王濟民乎今石虎不壽志相吞噬王師縱未能澄清北方且當從事巴蜀一旦石虎先人舉事併壽而有之雖有智者不能善

狂狷裁中

卷六

九

其後矣

秦燕既結好燕使郝晷梁琛相繼如秦晷與王猛有舊猛接以平生問晷東方之事晷知燕將亡陰欲自託頗泄其實琛至長安秦王堅方畋於萬年欲引見琛琛曰秦使至燕燕之君臣朝服備禮灑掃宮庭然後敢見今秦王欲野見之使臣不敢聞命堅乃爲設行宮百僚陪位然後延之琛從兄弈爲秦尚書郎堅使典客館琛於奔舍琛曰昔諸葛瑾爲吳聘蜀與諸葛亮惟公

朝相見退無私面今使琛即安私室所不敢也
齊數問琛東事琛曰兄弟本心各有所在欲言
國美惡非所欲聞欲言其失又非使臣之所得
論也堅使太子延琛相見秦人欲使琛拜先諷
之曰隣國之君猶其臣也隣國之儲君亦何以
異乎琛曰天子之子尚不敢臣其父之臣況他
國之臣乎禮有往來情豈忘恭但恐降屈爲煩
耳乃不果拜

燕太山太守賈堅屯山莊荀羨引兵擊之謂堅
狂狷裁中 卷六

曰君父祖世爲晉臣奈何背本不降堅荅曰晉
自棄中華非吾叛也既已事人安可改節吾束
脩自立未嘗易志君何匆匆相謂降乎羨復責
堅堅怒曰墜子兒女御乃公遂憤惋而卒堅年
六十餘慕容恪聞其善射置牛百步試之堅曰
少時能令不中今老矣往往中之乃射再發一
矢拂脊一矢摩腹皆附膚落毛

劉翔叩命獻捷爲晉効忠而王室大臣幾失
將迎之畫可謂闇於撫納矣梁琛引喻諸葛

不肯私於兄弟而王景略乃以郝君知幾爲
先真所謂賞丁公而誅李布者晉葉中原信
如賈堅之說而既已委質遂不二心蓋亦翔
琛之流其射能以不中中稱絕技矣

慕容鳳 姚佛念

燕主暉遣慕容評禦秦而以宜都王桓爲評後
繼及評敗桓走和龍攻遼東秦追桓殺之桓子
鳳年十一陰有復讐之志鮮卑丁零有氣幹者
皆傾身與之交權翼謂曰兒方以才望自顯勿
狂狷裁中 卷六

効汝父不識天命鳳厲色曰先王欲建忠而不
遂此乃人臣之節君侯是言宜褒勸將來之義
手翼改容謝之言於堅曰鳳慷慨有才器但恐
終不爲人用耳

劉裕入長安秦主泓將出降其子佛念年十一
言於泓曰晉人將逞其欲恐降必不免不如引
決泓慨然不應佛念登宮牆自投死

嗚呼烈哉二子比年十一觀其慷慨論議不
特蚤慧而已夫人固多聞然畢世雖壽百歲

猶爲死也。二子廩廩生氣，迄今與天壤俱。錄之以媿忘親事仇，而且有祿位名壽者。

趙整 趙思

洛陽趙整，宦官也。博聞強記，能屬文。上書及面諫，前後五十餘。慕容垂夫人得幸於整，與同餐。遊整歌曰：「不見雀來入鷲室，但見浮雲蔽白日。」堅改容謝之。命夫人下輦，堅與羣臣飲以極醉。爲限整作酒歌曰：「地列酒泉，天垂酒旗。杜康妙識儀狄，先知紂喪殷邦。桀傾夏國，由此言之。前狂狷哉中。」卷六

危後則堅大悅，命整書之以爲酒戒。堅以諸宗各配氏戶，出鎮整援琴而歌曰：「阿得脂，阿得脂，博勞舅父是仇。」綏尾長翼短，不能飛，遂徙種人留鮮卑，堅笑而不納。

慕容寶南奔，遣其中黃門令趙思召慕容鍾來迎。鍾本首勸德稱尊號，聞而惡之。德以思練習典故，欲任用之。思曰：「犬馬猶知惡主而況人乎？」思雖刑臣，乞還就主，以明微節。德固留之，思怒曰：「周室東遷，晉鄭焉依？殿下親則叔父，位爲上

公不能率先羣后，以匡王室而幸本根之危，欲爲趙王倫之事。思雖無申胥哭秦之効，猶慕龔君賓不偷生於莽世也。德怒斬之。

中涓內侍當以不用爲用，故千秋史冊，吾獨取一良賀云。若整因事納忠，思忘身殉節，皆彼中錚錚者。況詠歌辭，令彬彬質有其文，即縉紳先生猶或難之。符堅善善而不能用，狎仇而忘旤其及也。宜哉！人各爲其主古者矣。交使在其間，此慕容垂所以不殺姜讓也。德狂狷哉中。」卷六

乃殺思又殺張瑛，不及堅壽遠矣。

袁淑

袁粲

梁子昂

附袁象

袁粲之

袁淑字陽源，元嘉末爲太子左衛率元，尚將爲逆。呼淑及蕭斌等告以當行大事。淑斌並曰：「自古無此，願加善思。」勸怒斌懼，奉令淑叱之曰：「卿謂殿下真有是耶？」殿下幼嘗患風，或是疾動耳。勸愈怒，問曰：「事當克不？」淑曰：「居不疑之地，何患不克？」但既克之後，爲天地所不容。左右曰：「此何事而可言罷？」勸與蕭斌同載呼淑登車，辭不上。

命左右殺淑孝武即位贈侍中太尉諡忠憲

袁粲字景倩叔父淑雅重之清整有風操領丹陽尹每杖策逍遙郡南一家頗有竹石粲率爾步往不通主人直造竹所嘯咏自得主人出語笑款然俄而車騎至門方知是袁尹又嘗步歷白楊郊野間遇一士大夫便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彼知顧到門求進粲云昨飲酒無聊偶相要耳竟不與相見明帝臨崩粲與諸將並受顧命時齊高帝方革命粲自以身受顧託不欲事狂獨裁中

卷六

十四

二姓謀率衛兵攻齊高帝粲謂其子最曰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廈之崩直以名義至此耳最覺有異大呼抱父粲曰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父子俱殞最字文高時年十七粲小兒數歲乳母將投粲門生狄靈慶靈慶曰吾聞出即君者有厚賞今袁氏已滅匿之尚誰爲乎遂抱以背乳母號泣呼天曰天地鬼神有知我見汝滅門此兒死後靈慶常見兒騎大宛狗戲如平常經年餘忽見此狗直入其家遇靈慶噬殺之少時

妻子皆死

袁象字偉才伯父顗見誅宋明帝投其尸江中不許歛葬象與奴一人微服求尸四十餘日乃得密瘞石頭後岡身自負土懷其文集未嘗離身

袁廓之字思度父景儁宋世爲淮南太守以非罪見誅廓之終身不聽音樂布衣蔬食足不出門示不臣於宋時人以比晉之王裒

陳汝諸袁風猷德操累世冠冕與王謝彬狂獨裁中

卷六

十五

彬等盛哉而殉忠死烈者則必以陽源景倩爲高節焉宇宙之運祚在宋齊梁陳間殆如逆旅其能耻事二姓者幾人如昂如樞如憲並清德雅望不忝家風而周旋三四朝倘所謂一心可事百君者非耶故載取之而載置之最象廓三子孝義懇惻稱其家兒狄庭之狗袁郎亦靈應矣

褚紹 褚貴

褚紹字彥宣淵從弟也齊受宋禪以褚淵爲司

空昭問淵子賁曰司空今日何在賁曰奉璽綬在齊大司馬門昭正色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淵拜司徒賓客滿坐昭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召至此使彥回作中書卽不當是一名士耶名德不昌遂有期頤之壽淵性好戲以輅車給之昭大怒曰著此辱門戶索火燒之取人奔車乃免

諸賁字蔚先少耿介父淵背袁粲等附齊賁深執不同終身愧恨之有棲退之志淵卒服除遂狂獨裁中

卷六

去

不仕以爵讓其弟蔡屏居墓下終身

嗚呼忠義之性父不得而奪諸子況兄弟乎時人語云可憐石頭城寧爲袁粲死不作褚淵生二人品案遂與石頭俱永而昭賁風猷亦遂千載賁既不同於心已復不仕於後雖王褒沈勁何以異焉

蔡廓 蔡興宗

蔡廓字子度濟陽考城人以方梗閑素爲宋武帝所知性至孝遭母憂三年不櫛沐時中書令

傅亮任寄隆重朝廷儀典皆取定於亮每事諮廓然後行亮意若有不同廓終不爲屈徵爲吏部尚書徐羨之曰黃門卽以下悉以委蔡以上故宜共參廓曰我不能爲徐干木署紙尾遂不拜干木羨之小字也選案黃紙錄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故廓言署紙尾也羨之亦以廓正直不欲使居權要徙爲祠部尚書文帝入奉大統尚書令傅亮率百官奉迎廓亦俱行至尋陽遇疾不堪前亮將進路詣別廓謂曰營陽在吳

卷六

去

狂獨裁中 宜厚加供奉一旦不幸卿諸人有殺主之名欲立於世將可得耶時亮已與羨之議害少帝乃馳信止之信至已不及文帝卽位謝晦將之荊州與廓別屏人問曰吾其免乎廓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昆而以之北面挾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爲難也廓年位並輕而時流所推重每至時歲皆束帶詣明奉兄軌如父家事大小皆諮而後行公祿賞賜一皆入軌有所資須悉

就典者請焉從武帝在彭城妻却氏書求夏服
廊答書曰知須夏服計給事自應相供無容別
寄少子與宗

蔡興宗字興宗幼爲父廓所重謂有已風與親
故書曰小兒四歲神氣似可不入非類室不與
小人游故以興宗爲之名字年十歲喪父哀毀
有異凡童廓罷豫章郡還起二宅先成東宅以
與兄軌軌罷長沙郡還送錢五十萬以裨宅直
興宗年十一白母曰一家由來豐儉必共今日
狂狷裁中

卷六

十九

宅直不宜受也母悅而從焉軌深有愧色謂其
子淡曰我年六十行事不及十歲小兒以業尚
素立爲中書侍郎與王僧綽厚善元凶弒立僧
綽被誅親故莫敢往興宗獨臨哭盡哀竟陵王
誕據廣陵爲逆事平孝武輿駕出宣陽門興宗
時陪輦曰陛下今日政應涕泣行誅豈得軍中
皆稱萬歲帝不悅奉旨慰勞廣陵州別駕范義
與興宗素善在城內同誅興宗躬自收殮致喪
還豫章上聞謂曰卿何敢爾觸網興宗答曰

陛下自殺賊臣自墜周旋又廬江內史周朗以
正言得罪鐐付寧州親戚故人無敢贈送興宗
時在直請急詣朗別上知尤怒時上方盛淫宴
虐侮羣臣自江夏王義恭以下咸加穢辱唯興
宗以方直見憚不被侵媒先是大明世奢侈無
度多所造立至是悉皆刪除興宗慨然謂顏師
伯曰先帝雖非盛德三年無改古典所貴今殯
官始撤而凡諸制度不論是非一皆刊削雖復
禪代亦不至爾天下有識當以此窺人師伯不
狂狷裁中

卷六

十九

能用時前廢帝凶暴太尉沈慶之深慮危禍興
宗說之曰主上比者所行人倫道盡今所忌憚
唯在於公公威名素著天下所服指擣之日誰
不景從僕在中書自當倡率百僚案前世故事
更簡賢明以奉社稷僕荷眷深重故吐去掇之
言慶之曰此事大非僕所能行政當抱忠以沒
耳慶之果以見忌致禍時領軍將軍王玄謨大
將有威名興宗因勸玄謨舉事玄謨報曰此亦
未易可行其當不洩君語時帝每因朝宴極醜

羣臣自建安王休仁以下咸見陵夷唯興宗得免初吳興丘珍孫言常侵興宗珍孫子景先人才甚美興宗與之周旋及景先爲鄱陽郡爲吳喜所殺母老女勿流離夏口興宗親自臨哭致其喪柩家累皆得東還時右軍將軍王道隆權重一時到興宗前不敢就席良久方去竟不呼坐興宗行已恭恪北地傅隆與父廊善興宗常脩父友之敬又太原孫敬玉嘗通興宗侍兒因以待兒賜之爲立室宇其過惡揚善若此興狂狷裁中

卷六

十

宗家行尤謹奉歸宗姑事寡嫂養孤兄子有聞於世

劉宋而下才品寔罕蔡氏父子可謂清貞而貴不忝家風者矣興宗正骨璘琦奇氣礪何身非伊霍而憂先計切其說王沈眞足寄命託孤夫豈險危徼倖之可比乎風雨如晦難鳴不已惜乎慶之玄謨非其質爾夫處汙世際暴君而能剛正不撓廩廩自完乃爾豈非寒歲之松柏狂瀾之砥柱乎哉興宗於孫敬

王事殆推娶尼餘意而終不與師伯纖芥斯又方正中之通雅云

王琳 張彪

王琳字子珩會稽山陰人也以軍功遷岳陽內史侯景遣宋子仙據郢州琳攻克之又隨王僧辯破景拜相州刺史琳果勁絕人又傾身下士所得賞物不以入家麾下萬人多江淮羣盜王僧辯懼將爲亂啓請誅琳琳亦疑禍令長史陸納率部曲赴湘身徑上江陵陳謝及至帝以下

卷六

王

吏而使宣諭琳軍陸納等及軍人並哭莫肯受命元帝遣王僧辯討納琳無罪帝乃鎖琳送至僧辯升諸樓車以示之納等投戈俱拜舉軍皆哭曰乞王卽入城卽降及放琳入納等乃降仍復琳位帝以琳得衆心出之嶺外授廣州刺史及爲魏圓逼乃徵琳赴援琳師至長沙知魏平江陵已立梁王彥乃爲元帝舉哀三軍縞素率師傳檄諸方爲進趣之計陳武帝既殺王僧辯推立款帝以侍中空徵琳不從遣將侯

安都周文育討琳擒安都文育鎖置所坐艦中令一閹監守之乃移湘州軍府就郢城帶甲十萬琳巡軍而言曰可以爲勤王之師矣溫太真何人哉初永嘉王莊年甫七歲逃匿人家後琳迎還湘中及敬帝立出質於齊請納莊爲梁主及陳文帝立琳乃輔莊次濡須口陳遣吳明徹將龔彭城琳遣巴陵太守任忠大敗之明徹僅以身免琳尋與莊同入齊齊孝昭帝遣琳出合肥鳩集義故更圖進取淮南僞楚皆願陳力

卷六

主

陳將吳明徹圍之城陷被執百姓泣而從之明徹欲全之而將領多琳故吏爭來致請并相資給明徹恐其爲變殺之時年四十八哭者聲如雷有一叟以酒脯至號酹盡哀收其血懷之而去傳旨建康懸之市琳故吏朱瑒致陳尚書僕射徐陵求琳首曰故建寧公琳輕躬徇主以身許國而天厭梁德徒縕包胥之念終邁莫弘之責致使身沒九泉頭行萬里馬革裹屍遂其生平之志會彼人臣之節然身首異處有足悲者

瑒雖芻蕘竊亦有心琳經蒞壽陽頗厚遺愛近故舊王瑒等已有論牒不使壽春城下唯傳報葛之人滄洲島上獨有悲田之客陵嘉其志卽又明徹亦數夢琳求首並爲啓陳主而許之義故會葬者數千人瑒等乃間道北歸尋有楊州人茅智勝等五人密送喪柩達於鄢琳體貌閑雅立髮委地喜怒不形於色雖無學業而強記內敏軍府佐史千數皆識其姓名刑罰不濫輕財愛士得將卒之心屢經喪亂雅有忠義之節

狂狷裁中

卷六

主

雖本圖不遂人亦以此重之當時田夫野老知與不知莫不爲之歔歔流泣觀其誠信感物雖李將軍之恂恂善誘殆無以加焉張彪不知何許人少亡命在若邪山爲盜頗有部曲臨城公大連出牧東楊州彪率所領客焉禮遇甚厚及侯景將宋子仙攻下東楊州復爲子仙所知後去子仙還入若邪義舉征子仙不捷仍走向剡趙伯超兄子稜爲侯景山陰令去職從彪後懷異心僞就彪計請酒爲盟引刀子

披心出血自歎彪信之亦取刀刺血報之刀始至心稜便以手案之望入彪心刀斜傷得不深稜重取刀刺彪頭面被傷頓絕稜謂已死因出外告彪諸軍言已殺訖欲與求富貴彪左右韓武入視彪已蘇細聲謂曰我尚活可與手於是武遂誅稜彪不死復奉表元帝帝甚嘉之及侯景平王僧辯遇之甚厚引爲爪牙與杜龕相似世謂之張杜貞陽侯踐位爲東揚州刺史刺令王懷之不從彪自征之留長史謝岐居守會僧狂狷裁中

卷六

王

辯見害彪不自展拔時陳文帝已據震澤將及會稽彪乃遣沈泰吳實直還州助岐保城彪後至泰等反與岐迎陳文帝入城彪因其未定踰城而入陳文帝遂走出彪復城守彪將申進困又叛彪彪復敗走惟常所養一犬名黃蒼在彪前後未曾捨離乃還入若邪山中沈泰說陳文帝遣章昭達領千兵重購之并圖其妻彪眠未覺黃蒼驚吠却來便嚙一人中喉即死彪拔刀逐之映火識之曰何忍舉惡卿須我者但可取

頭誓不生見陳蒨劫曰官不肯去請就平地彪知不免謂妻楊呼爲鄉里曰我不忍鄉里落他處今當先殺鄉里然後就死妻引頸受刀魯不辭憚彪不下刀便相隨下嶺謂劫曰卿須我頭我身不去也若見沈泰申進爲語曰功名未立猶望鬼道相逢劫不能生得遂殺彪致首昭達黃蒼號呼彪屍側宛轉血中昭達進軍迎彪妻便拜稱陳文帝教迎爲家主楊便改啼爲笑欣然意悅請昭達殯彪喪墳冢既畢黃蒼又俯伏狂狷裁中

卷六

王

冢間號呼不肯離楊遂經彪宅謂昭達曰婦人本在容貌辛苦日久請鑿過宅莊飾昭達許之楊入屋便以刀割髮毀面哀哭慟絕誓不更行陳文帝聞之歎息不已遂許爲尼後陳武帝軍人求取之楊投井決命時寒比出之垂死積火溫燂乃蘇復起投於火彪始起於若邪興於若邪終於若邪及妻大皆爲時所重異忠義之道安有常哉善言者不必能行而跡之者恒在所忽王琳亂朝忠節志雪仇耻然

天方相陳大慶落構豈一木所能支也張彪一遇何懷死而後已惟妻及犬義感人記傳所陳何以加此異乎此李延壽南史論也余又案王琳之得人心殆有出於精誠義節者奚啻恂恂善誘乎張彪勁烈誓不生見陳舊固宜妻犬亦化之黃蒼之事其與袁郎鬼孰相感發云

吉玢 王頌

吉玢字彥霄馬翊人父原鄉令爲吏所誣逮詣

王

狂狷裁中 卷六

廷尉罪當大辟玢乃擊登聞鼓乞代父命武帝異之以爲童幼疑受教於人勅廷尉蔡法度嚴脅誘之盛陳徽墨厲色問曰爾求代父死勅已相許便應伏法刀鋸至劇審能死且不爾童孺志不及此必爲人所教姓名是誰若有悔異亦相聽許對曰因雖蒙弱豈不知死可畏憚顧諸第幼藐唯因爲長不忍見父極刑奈何受人教耶法度知不可屈撓乃更和顏誘之曰主上知尊侯無罪行當釋亮今若轉辭幸父子同濟玢

曰父挂深劾必正刑書故思頌仆冀延父命玢初見囚備加桎梏法度矜之命脫其二械更令着一小者玢弗聽曰玢求代父死死囚豈可減乎法度以聞帝乃宥其父丹陽尹王志欲舉充純孝玢曰異哉王尹何量玢之薄乎夫父辱子死斯道固然若玢有醜面目當其此舉則是因父買名一何甚奪拒之而止

王頌字彥博太原祁人僧辯子也少儉儉有文武幹局父僧辯平侯景留頌荊州遇梁元帝爲

王

狂狷裁中

卷六

周師所陷頌因入關聞其父爲陳武帝所殺哭不絕聲服闋布衣蔬食藉藁而臥隋開皇初獻平陳之策上覽而異之及大舉伐陳頌自請行從韓擒虎先鋒力戰陳滅頌名父在時士卒對之涕泣其間壯士曰將不爲霸先早死不得手刃之耶請發其丘隴斷視焚骨亦可申孝心矣頌頓棄流血曰其墳甚大恐一宵發掘不及其屍更至明朝事乃彰露諸人請具鍬鍤於是發陵剖棺見陳武帝顏皆不落其本皆出自骨中

頌遂焚骨取灰投水飲之既而自縛歸罪晉王表其狀文帝曰朕以義平陳王頌所爲亦孝義之道何忍罪之舍而不問錄其戰功將加官賞頌固辭曰臣緣國威靈得雪怨耻本心徇私非是爲國所加官賞終不敢當

痛父代刑本情勢應爾非過孝之言也而世不盡爾粉纔十五而秉持堅正不肯買名得官其於立身揚顯無少媿焉王僧辯之納貞陽固爲失計而道成特以私詭剪除異已遂狂狷裁中 卷六

至發陵飲骨頌殆伍胥之儔哉孝原百行端緒非一而採其尤異者亦不勝紀云

蘇瓊 辛公義 王伽

蘇瓊字珍之武強人也幼隨父在邊嘗謁刺史曹芝芝戲問曰卿欲官不對曰設官求人非人求官芝異其言除南清河太守性清慎不發私書道人道研爲濟州沙門資產鉅萬在郡多出息常得郡縣爲徵及調譚問玄理無由啓口弟子問其故研曰每見府君竟將我入青雲間何

由得論地上事遂焚黃券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瓊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晉明兄弟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住每集大儒講於郡學文案之暇悉令吏受書時人指更曹爲學生屋郡界大水絕食瓊普集有粟家自從貸粟給付饑者州計戶徵租綱紀謂瓊曰雖矜饑餒恐罪累府君瓊曰一身獲罪且活千室何所怨乎在州六年遭憂解職起爲司直廷尉正有告謀反付瓊推檢事多中雲尚書崔昂狂狷裁中 卷六

曰數雪反送身命何輕瓊曰所雪者冤枉不放反逆昂大慙京師語曰斷決無疑蘇珍之

辛公義隴西狄道人也開皇中除岷州刺史土俗畏病若一人有疾即合家避之父子夫妻不相看泰公義患之欲變其俗因分遣官人巡檢病者皆以牀舉來安置聽事聽廊悉滿公義親設一榻日夕對之秩俸盡用市藥迎醫療之於是召其親戚諭之曰死生有命前汝棄之所以死耳今我坐臥其間若言相染那得不死諸病

家慙謝始相慈愛此風遂革呼爲慈母後遷并州下車先至獄中親自驗問十餘日間決斷咸盡方還受領新頒皆不立文案遣當直僚佐一人側坐訊問事若不盡應須禁者公義即宿聽事終不還閤人或諫云此事有程使君何自苦也答曰刺史無德可以導人尚令百姓繫於囹圄豈有禁人在獄而心自安乎罪人聞之咸自歎服後有欲諍訟者遽相曉曰何忍勤勞使君多兩讓而止

狂狷裁中

卷六

三十

王伽河間章武人也開皇末爲齊州參軍被州使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時制並枷鎖傳送伽憫其辛苦呼謂之曰卿輩既犯國刑身嬰縲紲此其職也今復重勞援卒豈獨不媿於心哉吾欲與汝等脫去行至京師掘集能不違期不如致前却吾當爲汝受死流人感悅依期而至一無離叛上聞而驚異召見與語稱善久之乃下詔曰凡在有生含靈秉性咸知好惡若臨以至誠則俗必從化而伽誠心宣導參等

感悟自赴憲司明率土之人非爲難教良是官人不加示曉致令陷罪無由自新若使官盡王伽之儔人皆李參之輩刑措不用其何遠哉

讀晉書良吏傳抑何寥寥也至鄧攸殘忍縛子妻甥亦汙史冊傳訛至今南北史頗詳治行故循良卓異者多觀揀焉蘇瓊言語亦自千古豈惟政事能令人焚券止爭哉公義伽稍疑跡詭而誠心薦行累世所稀所謂不可無一不能有兩非耶要之世自不乏李參輩

狂狷裁中

卷六

三十一

而求一王伽何可復得夫斗臂之去狂狷久矣

徐洪客 虬髯客

初李密襲據洛口倉廩民就食浹旬間得勝兵二十餘萬太山道士徐洪客獻書於密以爲大衆久聚恐米盡人散師老獸戰難於成功勸密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向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密壯其言以書招之洪客竟不至莫知所之

虬髯客傳見虞初志

夫神龍之用能潛能見是故知幾勇於介石
君子貴焉徐福趙佗自量不能爲劉項而又
不肯爲勝廣故高蹈遠引寧爲雞口有以也
李密闇於洪客之謀而卒降唐見殺牛角漢
書殆學而不思乎虬髯客不見正史相傳張
燕公作傳或疑其與唐書不合然能識真主
避龍戰而去效徐趙之偏安則賢於李密遠
矣

狂狷裁中 卷六

陳叔慎 堯君素

陳叔慎字子敬宣帝第十六子也楊素之下荆
門遣龐暉將兵略地南至湘州城中將士刻日
請降刺史岳陽王叔慎年十八置酒會僚吏酒
酣歎曰君臣之義盡於此乎長史謝基伏而流
涕助防遂與侯正理起曰主辱臣死實致命之
秋也縱其無成猶見臣節今日之機後應者斬
乃遣人詐降於暉暉入叔慎伏甲執之以徇并
其衆皆斬之隋將兵適至遣正理拒戰兵敗皆

死

堯君素魏郡湯陰人也大業末從屈突通拒唐
師於河東時圍甚急君素乃爲木警置表於頸
具論事勢浮之黃河沿流而下守者得之達於
東都越王侗見而歎息唐獨孤懷恩攻之不下
招之不從遣其妻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亡君
何自苦君素曰天下名義非婦人所知引弓射
之應弦而倒君素志在守死每言及國家未嘗
不歔歔謂將士曰吾大義不得不死必若隋祚
狂狷裁中 卷六

永終自當斷頭以付諸君持取富貴久之食盡
又聞江都傾覆左右殺君素以降

嗚呼忠孝大節人心之秉彝也而迨夫矢死
授命不一二遵焉南北史所載固不乏人而
陳岳陽王隋堯君素最著陳宣帝四十二男
而岳陽年纔十八慷慨倡義誘殺敵帥守死
君親君素名義自堅射妻勇殉豈非金石爲
心歲寒其操者耶王行本既代君素而力屈
見殺竟多一降故知審死爲難也

附

高允

高允字伯恭勃海齊人也領著作郎與司徒崔浩述成國記時浩集諸術士考校漢元以來日月五星并議前史之失別為魏曆以示允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更宜審之後歲除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經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語又謂游雅曰高允之術陽源之射也初浩薦士數十人起家為郡守景穆太子謂浩曰先召之人亦狂獨裁中

卷六

五

州郡選也在職已久勤勞未答今可先補前召外任郡縣以新召者代為郎吏又守令宰人宜使更事者浩固爭而遣之允聞之謂東宮博士管恬曰崔其不免乎苟違其非而校勝於上何以能濟遂東公翟黑子有寵於太武奉使并州受布千疋事發黑子問允主上問我首手諱乎允曰公憚懼寵臣答詔宜實中書侍郎崔鑒公孫質等咸言宜諱之黑子以鑒等為親已怒而絕允而不以實對終獲罪戮時著作令史閔湛

却樹性巧佞為崔浩信待勸浩刊所撰國史於石以彰直筆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閔湛所營分寸之間恐為崔門萬世之禍吾徒無類矣未幾而難作初浩之被收允直中書省景穆使召允留宿宮內翌日命駟乘至宮門謂曰入當見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說既入見景穆言允小心慎密且微賤制由於浩請赦之帝召允謂曰國書皆浩作不允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彥海所撰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同狂獨裁中

卷六

五

作然而臣多於浩帝大怒曰此甚於浩安有生路景穆曰天威嚴重允迷亂失次耳臣向問皆云浩作帝問如東宮不允曰臣罪應滅族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乞命耳實不問臣不敢迷亂帝謂景穆曰直哉此亦人情所難而能臨死不移且對君以實貞臣也寧失一有罪宜宥之允竟得免於是召浩前使人詰惶惑不能對允事事申明皆有條理時帝怒甚勅允為詔自浩以下僮吏以上一百二十八人皆夷

五族宗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聖乎允後與人言曰吾不受東宮導旨者恐負翟黑子也

鄉人皆好之子曰未可也衆好之必察焉夫聖人豈好爲察察焉衆非獨是衆是獨非哉乃有盛德盛名千古共好而吾竊不能無深疑者不止晏嬰于定國又得一高允焉夫允內潤外明幼賞於崔宏才辯風節深信於游雅忠直累朝百年仁壽吾何間然而獨於崔浩一事論之夫人非共事或病於交淺而言狂猶裁中 卷六

深事非共晰或限於積迷而不寤允之共事於浩也匪朝伊夕矣湛標所營刊石名忿愚智共明而待允乎獨允所憂崔氏百世之禍則何不以私告宗欽者而容言之浩乎或疑浩之剛愎雖言不聽然天文星曆之所爭浩嘗徐悟而從允矣國史事重家禍慮切安知不隨言憬悟耶夫直諫切偲僚友之常誼也從容諷導從薪之忠告也其視震懼威嚴之下剖詰殿陛之間孰難孰易允但知不負翟

黑子而負浩實深會不悔於負心乎由前言之不過自神其知而所謂矯矯風節仁及僚友者安在白後言之亦不過自沽其直而所稱事事申明三同事者美裨不惟是也景穆固請上歎其難允既得免矣崇果當族彼其僅吏百餘人暨浩嫻家三大姓獨不可一言其枉濫乎浩事三朝功能當譴而亦無一語及之致後太武有崔司徒可惜之悔是允不止負浩而仰負人主良亦多矣且允自誇

狂猶裁中

卷六

陰德自詡陽報遂謂卑陶至德英夢先亡夫陰德詎宜自言卑陶豈誠酷吏而英布之黜尚復追咎夫至德之餘鑒試詳斯旨益所未安嗚呼史稱允歷事五帝出入三朝五十餘年毫無譴咎非甚盛德曷克臻此將所謂忠信廉潔無非無刺者允也有焉而吾獨以負浩一端於立身行己非瑣瑣者故願與千古之衆好共品臚云

狂猶裁中卷六完

狂狷裁中卷之七

唐

田留安

崔仁師

唐臨

嚴譔

王義方

李敬業

駱賓王

魏思溫

楊初成

武攸緒

裴仙先

蘇安恒

張循憲

狂狷裁中

目錄

楊元琰

袁楚客

嚴挺之

崔隱甫

王丘

丁公著

陸南金

李光進

賈誼言

辛諫

鄭榮

司空圖

李白

杜甫

王君操

趙師舉

同蹄智典

李俊

徐元慶

張璠

張琬

余常安

安金藏

雷海青

石演芬

七卷
目錄

狂狷裁中卷之七

楊時偉去翁著

第時叔思永載

妻 堅子柔

陳繼儒仲醇 閱

田留安

劉黑闥擁兵而南河北州縣皆附之唯魏州
管田留安不下黑闥攻之留安奮擊破之獲其
將孟柱降六千人是時山東豪傑多殺長吏以
狂狷裁中

應黑闥上下相猜留安獨坦然無疑白事者皆
令直入臥內每謂吏民曰吾與爾曹爲國禦賊
固宜同心協力必欲棄順從逆但斬吾首去吏
民相戒曰田公推至誠以待人當共竭死力報
之有苑竹林者本黑闥之黨潛有異志留安知
之不發其事引置左右委以管鑰竹林感激卒
收其用

方黑闥之強也李玄通羅士信皆殉節焉豈
不壯哉然未有若留安之勇能破敵誠能懷

叛者也至授竹林以管鑰化異志爲同心以彼其才於良將吏何所不宜新唐書不見紀錄綱目略而弗詳夫功跡顯赫易見也若夫微顯聞幽斯蓋異人奇事不容不亟採焉

崔仁師 唐臨 嚴譔

貞觀元年青州有謀反者逮捕滿獄詔崔仁師等覆按之仁師至悉去桎械與飲食湯沐止坐其魁首十餘人孫伏伽謂仁師平反者多仁師曰凡治獄當以仁恕爲本豈可自規免罪知其狂獨裁中 卷七

寬而不爲伸耶萬一誤縱以一身易十囚之死亦所願也至勅使訊諸囚皆曰崔公平恕極高宗嘗問大理卿唐臨繫囚之數對曰見囚五十餘人惟二人應死上嘗錄囚前卿所處者多號呼稱冤臨所處者獨無言上怪問其故囚曰唐卿所處本自無冤初爲萬泉丞有輕囚父繫方春農事興臨說令可且出囚令就畝畝不許臨曰有所疑丞執其罪令移疾臨悉縱歸與之約囚如期還

嚴善思名讓同州朝邑人武后時擢監察御史方酷吏構大獄以善思爲詳審使平活八百餘人原十餘姓長壽中按囚司刑寺罷疑不實者百人來俊臣等疾之誣以罪論交趾五歲得還始中書舍人劉允濟爲酷吏所陷且死善思力訟其寃得免後見允濟語未嘗及之尚書王本立曰祁奚之救叔向嚴公有之

唐稱仁吏必首徐有功人能言之矣新唐書

贊云有功處猜后酷吏間議者謂過漢于張狂獨裁中 卷七

今觀善思仁恕平反偏亦有功流亞哉而僅列方技故表出之唐崔事行頗亦相類獨臨縱輕繫急畝畝獄獄不與令說隨嗟乎此令眞俗吏也

王義方

王義方泗州漣水人性褻特高自標樹奉明經詣京師客有疲於道者自言父宦達方病且革欲往省困不能前義方哀之解所乘馬以遺不告姓名去由是譽振一時不肯造請貴勢魏徵

異之欲妻以夫人之姪辭不取俄而徵薨乃聖人問其然曰初不附丞相今感知己故也素善張亮亮抵罪故貶吉安丞道南海舟師持酒脯請福義方酌水誓曰有如忠獲戾孝見尤四維廓氛千里安流神之聽之無作神羞是時盛夏溝霧蒸湧既祭天雲開露人壯其誠吉安介靈免梗悍不馴義方召首領稍選生徒爲開陳經書行釋奠禮清歌吹簫登降跪立人人悅順久之從洹水丞而亮兄子皎自朱崖還依義方將狂獨裁中 卷七 四

死護妻子願以尸歸葬義方許之既葬皎原武歸妻其家而告亮墓乃去顯慶元年擢侍御史時李義府用事洛州婦人淳于氏美色繁大理獄義府屬大理丞畢正義枉法出之將納爲妾事覺義府逼正義自縊以滅口上知而不問義方欲奏彈之先白其母母曰昔王母伏劍成陵之誼汝能盡忠吾死不恨義方即上言請下有司雜治正義死狀對仗叱義府下義府顧望不退義方三叱義府始趨出上釋義府不問以義

方毀辱大臣貶萊州司戶歲終不復調往客昌樂聚徒教授隱居不出卒門人員半千何彥先行喪家側三年乃去

夫一死一生乃見交情義方於魏徵張亮之際生不附殯死能殉義其激昂感慨可謂先後兩宜且欲叩關而先白母忠孝所存咸有次第焉一官不調見幾勇決教授隱居遂至義感門人三年不去豈偶然哉其稱員半千云五百年必有名世子其當之故特更其名狂獨裁中 卷七 五

攷半千亦不墜名行然遠遜其師矣

李敬業 駱賓王 魏思溫 楊初成

中宗嗣聖元年太后廢爲廬陵王遂改元立武氏七廟時諸武用事唐宗室人人自危衆心憤惋會英公李敬業及弟敬猷駱賓王魏思溫謀起兵殺揚州長史旬日間得勝兵十餘萬敬業自稱匡復上將軍移檄州郡曰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又曰一坏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太后見之問誰所爲或對

曰駱賓王太后曰宰相之過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魏思溫說敬業曰明公以匡復為辭宜帥大眾鼓行而進直指洛陽則天下知公志在勤王四面響應矣薛仲璋曰金陵有王氣且大江天險足以為固不如先取常潤然後北向以圖中原進無不利退有所歸思溫曰山東豪傑聞公舉事皆聚麥為糧伸鋤為兵以俟南軍之至不乘此勢以立大功乃更蓄縮欲自謀巢穴遠近聞之其誰不解體敬業不從將狂狷我中

卷七

六

兵攻潤州思溫謂杜求仁曰兵勢合則疆分則弱敬業不并力度淮收江東之衆以取洛陽敗在眼中矣四年九月虢州人楊初成矯制募人迎帝於房州太后殺之

敬業者李勣之孫也武氏之禍皆自勣一言喪邦而敬業乃能効忠於國以盖前愆高何論成敗哉是故賓王之檄思溫之謀千古猶為快心而楊初成者突如其來如亦復流芳史冊其視李孝逸魏元忠輩甘為妖孽之婦

寺寧帝曩猶而已乎

武攸緒

武攸緒武后兄子也恬淡寡欲好易莊周書少變姓名賣卜長安市后革命封安平郡王固辭願隱居后疑其詐許之以觀其所為攸緒結廬山巖如素遁者后遣其兄攸宜敦諭卒不起盤桓龍門少室間冬蔽茅椒夏居石屋所賜金銀鎡鬲野服及王公所遺鹿裘素障襖裙之屬塵皆流積不御也市田力耕使奴雜作與民無異狂狷我中

卷七

七

中宗初以安車召拜太子賓客苦祈還山安樂公主出降璽書迎之將至帝勅設位兩儀殿行問道禮詔見日山披葛巾不名不拜攸緒至趨就常班禮不及行朝廷歎息賜予一無所受親貴來謁寒溫外默無所言俄而諸武誅惟攸緒不及

賢者避世武后之世何時乎攸緒獨避家禍蓋龍德而鴻冥者也是故以遯之九為乾之初若焦孝先能言而不言仲長子光以瘖不

能言彼皆心隱者流故得遂其神而攸緒復不免就班位通寒溫此外寂無一語坤之括夬豫之介石其斯之謂與史傳列之於隱逸殊未足以當攸緒也嗚呼若攸緒者千古一人而已矣

裴伯先 蘇安恒

裴炎之下獄也炎弟子太僕寺丞伯先年十七上封事求見曰陛下為李氏婦先帝棄天下遽覽朝政變易嗣子疎斥李氏封崇諸武伯父忠狂獨裁中 卷七

於社稷反誣以罪戮及子孫陛下所為如是臣實惜之陛下早宜復子明辟高枕深居則宗族可全不然天下一變不可復救矣太后怒命於朝堂杖而流之

蘇安恒冀州武邑人武后末年太子雖還東宮政事一不與大臣畏禍無敢言安恒投匭上書曰陛下膺先聖顧託受嗣子揖讓應天順人二十餘年矣豈不聞虞舜褰裳周公復辟事乎今太子孝謹春秋盛壯使統臨宸極何異陛下身

撫天下哉自昔天下無二姓並興且諸武並王而陛下二十餘孫無尺土封非長久計也請黜諸武為公侯而分土以王諸孫擇立師傅養成德器藩屏皇家書奏召見賜食厚慰遺之明年復疏曰臣聞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今太子年德已盛尚貪有大寶忘母子之恩何施顏而見唐家宗廟大帝陵寢哉臣謂天意人事還歸李家物極則反器滿則傾當斷不斷將受其亂陛下以臣為忠則擇是而用以為不忠則斬臣狂獨裁中 卷七

頭以今天下書聞不報

自牝墜司晨而天下雌雞多化為雄者於是須眉丈夫反化為婦女矣伯先安恒猶存唐室兩男子哉裴炎雖附后廢中宗而卒謀反后夫反后所以忠唐惜唐之故臣遺老無及此者而屑屑焉以冀儲還政為辭陋矣哉夫潛授五龍夾日以飛此狄公之志而五王之功也顧於大義有遺恨者今錄胡王二論為攷覽焉

胡明仲云武氏之禍古所未有也張柬之等第知反正廢主而不能以大義處非常之變爲唐室討罪人也兵既入宮當先奉太子復位即以武氏至唐太廟數其先罪廢爲庶人賜之死而弑其宗中宗不得而與焉然後足以慰在天之靈雪臣民之憤乃膠守常故不能討治故不旋踵而韋氏肆行意可以爲常事也

王元美云讀唐史至五王之復唐也曰大哉狂獨裁中

卷七

績乎雖然有遺憾矣夫武氏者社稷首誅人也唐臣不共天故立宗室璿臯嬰職厥宗出中廢而王之帝治而弗宗於廟也上也即帝中矣居望於上陽而族武弗使胤也次也名曰翼皇嗣吾故知其弗盡討也

張循憲

侍御史張循憲爲河東採訪使有疑事不能決問侍吏曰此有佳客可與議事者乎吏言前平鄉尉張嘉貞有異才循憲召見詢之嘉貞爲之

條析理分莫不洗然循憲因請爲奏皆意所未及及還太后善之循憲具言嘉貞所爲且請以已官授之太后曰朕寧無一官自進賢邪因召嘉貞與語大悅即拜監察御史擢循憲司勳郎中賞其得人也

宅子之治單父也所師事者若而人所友事者若而人故鳴琴而治後世邑令以上即倜然神明自居安知更有疑事而外思佳客哉異乎循憲之意指其虛襟雅抱于賤之後一狂獨裁中

卷七

人而已師德之於仁傑也懷慎之於姚崇也皆休休有容宰相之事也千載以爲美譚而用人則裕自用則小豈必閹鉅爲然哉

楊元琰

楊元琰字溫太尉震裔孫也生數歲未言相者曰語遲者神定必爲重器咸初中爲安南都尉徙荊府刺史張柬之與相代同泛中流語及革命事元琰悲涕慷慨志匡王室柬之引爲羽林將軍因誅二張復唐宗社封弘農郡公及敬暉

等爲武三思所構元瑛知禍未已請棄官爲僧
中宗不許敬暉聞而笑之元瑛曰功成名遂不
退將危此乃由棄之請非徒然也暉感其言然
不及計及暉等得罪元瑛獨免開元六年卒年
七十九諡曰忠生平無留蓄中外食其家嘗數
十人臨終勅諸子薄塋

二張之誅也劉幽求謂張柬之等曰三思尚
存公輩終無葬地薛季昶亦云二凶雖誅產
祿猶在而無素五王之憎如也既明且哲以
狂獨裁中 卷七

保其身語遲神定詎不信哉夫當武曌時宇
內英豪未見高飛遠引不受其牢籠者本以
匡復爲期故徘徊隱忍而不去唐社已復宇
宙在手而迎幾不斷仍留產祿以續武韋五
王之自極也宜哉觀元瑛之沈勇而始悟觀
然女主之庭者非不能去不欲去耳嗚呼攸
緒炳幾於亂始元瑛色舉於凶終二人而外
鮮儔已

袁楚客

魏元忠自端州還爲相不復彊諫惟與時俯仰
中外失望酸策尉袁楚客致書元忠以爲主上
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當進君子退小人以興大
化豈可安其榮寵循默而已今不早建太子擇
師傅而輔之一失也公主開府置僚屬二失也
崇長緇衣使遊走權門借勢納賂三失也俳優
小人盜竊品秩四失也有司選進賢才皆以貨
取勢求五失也寵進宦者殆滿千人爲長亂之
階六失也王公貴戚賞賜無度競爲侈靡七失
狂獨裁中 卷七

也廣置員外官傷財害民八失也先朝官女得
自便居外出入無禁交通請謁九失也左道之
人榮感主聽盜竊祿位十失也凡此十失君侯
不正誰與正之哉元忠得書愧謝而已

史稱魏元忠在武后時有清正之名中宗初
又云元忠素負忠直之望中外賴之嗚呼豈
其然乎當徐敬業之舉兵也元忠不能效灌
嬰之忠以成武氏之勢蓋武之厲犬唐之竟
梟而尚何清正忠直之有哉楚客以書規之

其殆杞人憂婦之思乎而三思橫五王穢章
止十失而已

嚴挺之 崔隱甫

嚴挺之華陰人開元中李林甫與張九齡同輔
政九齡欲引挺之使見林甫挺之惡其爲人三
年非公事不見林甫恨之天寶初上嘗問林甫
云嚴挺之可用令安在時挺之爲絳州刺史林
甫退召挺之第諭以上意甚厚蓋稱疾求還可
以見上即奏挺之老疾宜授閑散上歎吒久之
狂獨裁中 卷七

崔隱甫貝州人開元初爲洛陽令梨園弟子胡
雛善笛有寵嘗負罪匿禁中上以他事召隱甫
從容指曰就卿丐此人對曰陛下輕臣而重樂
工請解官再拜出上遽謝與胡雛隱甫殺之有
詔賞死不及矣會上欲相隱甫謂曰牛仙客可
與語卿嘗見不對曰未也上曰可見之隱甫終
不詣他日又問對如初上乃不用子弟或問故
曰其材不逮中人可與之對耶

唐書贊曰嚴挺之拒宰相不肯見李林甫崔

隱甫違詔不屈牛仙客信剛者乎二人坐是
皆不得相彼亦各申其志也余因攷曲江之
罷相正以力阻牛李且極言如用林甫恐憂
在社稷而自是近無名相崔羣亦言開元二
十四年罷九齡用林甫爲治亂之分夫屈於
一時而申於千古嚴崔勁挺風度不減曲江
笑

王丘 丁公著

王丘字仲山開元中爲懷州刺史上東封還謂
狂獨裁中 卷七

輔臣曰懷州刺史王丘鐵章之外一無所獻魏
州崔沔供帳無錦繡示我以儉濟州裴耀卿表
數百言莫非規諫如三人者眞良吏矣由是以
丘爲尚書左丞二十一年侍中裴光庭卒上問
蕭嵩孰可以代光庭者嵩欲薦丘丘固辭因盛
稱韓休才行嵩入言之上遂相休丘清古修潔
生平未嘗通饋遺病不能供藥餌上命給全祿
以旌廉

丁公著字平子蘇州人三歲喪母稍長見鄰母

抱其子哀感不食父令就學弱冠五經及第授校書郎秩未滿歸侍不應請辟父喪哀毀躬負土成墳閭里聞風皆敦孝第詔賜粟帛旌其門閭淮南節度使李吉甫薦其學行充侍讀著皇太子及諸王訓十卷穆宗即位召入詢訪朝典以宰相許之公著陳情固辭俄授給事中集賢學士寵青宮之舊也尋知吏部選事公著知將大用以疾力辭求外遂授浙西觀察使二年改河南尹皆以清靜為理公著每得一官未嘗不狂狷裁中

卷七

十六

憂色滿容年四十四喪室以至終身無妓妾聲樂之好

嚴崔不相以遠權佞傷比匪也君知之相薦之將安所辭避而仲山固遜平子請外是寧惟涼躋不屑哉史稱韓休峭直始嵩以為恬和易制故引與共事及休守正不阿嵩漸惡之即立之不就可謂幾先憲宗遇弒宦寺縱橫公著青宮舊學得毋蚤鑑於微乎夫清忠恬介曠然世氛之外並彬彬焉雅君子也

陸南金 弟趙璧 李光進 弟光顯

陸南金吳郡人也初為奉禮郎太常少卿盧崇道犯罪流嶺表逃歸東都時南金以母喪在家崇道假稱弔賓造南金言其情南金哀而納焉崇道俄為讐人所發詔按其事捕獲崇道連引南金絕以重法南金弟趙璧詣官請死曰藏匿崇道者我也南金固稱第實自誣身請當罪兄弟爭死御史怪問其故趙璧曰兄是長嫡又能幹家事亡母未葬小妹未嫁自惟幼劣生無所狂狷裁中

卷七

十七

益御史列上狀上嘉其友義並特赦之

李光進本河曲部落稽阿跌之族也光進兄弟少以孝睦推於軍中及居母喪三年不歸寢室光顯先娶妻其母委以家事母卒光進始娶光顯使其妻奉管鑰家籍財物歸於其姒光進命却之曰新婦逮事先姑嘗命以主家不可改也因相持泣由是乃如初

易之家人兄兄弟夫婦婦而家道正是故忠臣孝子未有不本乎家庭者焉南金兄

弟友于如此人第知孔氏褒融爾然漢竟坐褒而唐兩宥之見法外之仁矣光進光顏先後策勲旌常與馬北平渾威寧等埒光顏却韓弘之妓至感慟三軍視子龍之拒趙範嫂俱凜凜奇男子哉

賈直言 辛諫

賈直言者父道冲得罪貶賜酖於路直言偽令其父拜命伺使者稍息即取其酖自飲之遂迷仆死明日酖洩於足而復蘇代宗聞之宥其父狂狷我中 卷七

死直言亦自此病斃後從事於李師道師道不恭朝命直言冒刃諫者二輿櫬諫者一師道訖不從及劉悟斬師道得直言於禁錮中因奏置幕中悟纖微乖失直言必盡箴規以是譽聞於朝穆宗以諫議大夫徵悟拜章乞留復授御史大夫仍充昭義行軍司馬悟用其言終身不虧臣即

辛諫者雲宗之孫也寓居廣陵喜任俠五十不仕時龐勳作亂濠州刺史盧瑋面開門迎之泗

州刺史杜愔完守備以待賊諫與愔有舊詣泗州勸愔避之愔曰安平享其祿位危難棄其城池吾不為也誓與將士共死此城諫曰公能如是諫當與公同死時敕使郭厚本將兵救泗州畏賊不進諫夜乘小舟潛渡說厚本淮南都將袁公弁曰賊勢如此何暇救人諫拔劍瞋目謂公弁曰賊百道攻城隔在旦夕公等奉詔赴援而逗遛不進不惟有負國恩丈夫氣義亦宜感發如臨淮隔賊淮南即是冠塲公能獨存耶即狂狷我中 卷七

欲揮刃向公弁厚本持之諫望泗州大哭經日夜半斬賊柵大呼賊城中遂固諫又至閭州見杜雷權雷權乃遣兵輸鹽米以救泗州賊水陸布兵錮斷淮流諫揚旗鼓譟燒柵斬錮賊遂大潰諫犯國出迎兵糧往送凡十二賊平授諫泗州團練侍御史及除亳州刺史上表言臣之功非杜愔不能成也愔還鄭滑節度使諫復從為賓佐愔卒乃歸江東以隱居焉

代父飲酖與觀冒刃皆忠孝之死地也直言
甘之如飴豈非自天祐之過涉无咎與賊勢
誼振泗幾不守謹出入險艱一生百死雖知
勇宿將不是過也功成不居歸依杜愐生死
追隨卒以隱終奇節雅志並出人表要之此
兩人皆以氣義勝焉然劉悟杜愐終始聽信
以保功名其善亦安可泯也

鄭榮 司空圖

鄭榮字蘊武進士登第為廬州刺史黃巢剽掠
狂狷裁中 卷七

過淮南榮移巢文牒請無犯郡界巢笑而從之
一郡獨不被寇罷郡歲錢千緡寄州庫後郡治
數陷盜終不肯犯鄭使君錢榮善為詩多侮劇
刺時故落格調時號鄭五歌後體還給事中傳
宗以杜弘徽為中書舍人弘徽宰相讓能之弟
也榮以兄在中書弟不宜榮近封還制書不報
榮即移病去官光化初庶政未恆榮每形於詩
什昭宗聞其激訐注鄭榮可禮部侍郎平章事
制下榮搔首言曰歌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

笑累表遜讓不獲既視事侃然守道無復談諧
三月餘移疾乞骸致仕

司空圖字表聖登進士第為主司王凝所器重
凝左遷高州刺史圖請從之召拜殿中侍御史
不忍離凝以赴闕遲留為臺司所劾久之徵拜
禮部郎知制誥屢以疾辭時朝廷徵弱紀綱大
壞圖自深維出不如處再徵不起昭宗遷洛柳
璨忌陷舊臣詔圖入朝圖懼見誅力疾至洛謁
見之日墮笏失儀旨趣踈野璨知不可屈稱詔
狂狷裁中 卷七

放還山圖有別墅在中條之王官谷日與名僧
高士遊咏其中時盜賊充斥獨不入王官谷士
人依圖避難獲全者甚眾預為壽藏故人來者
引之壩中賦詩對酌人或難之圖笑曰達人大
觀于何不廣哉吾非止暫遊此中布衣鳩杖出
必以女家人驚臺自隨歲時村社圖必造之與
野老同席曾無傲色唐亡之二年聞王遇弒
不憚而疾未幾卒年八十餘
榮之在諫職也以封還制書彊諫不聽輒移

病去官固已確然勇退矣及拜相而累讓不獲未幾引去晚唐諸相安見風裁如紫者而以歌後輕之豈非耳食吠聲耶司空明詰委脫迄於唐亡而忠憤以均夫匪夷匪惠似獯以狂可謂二君子矣

李白 杜甫

李白字太白母夢長庚星而生因以命之蘇頌為益州長史見白異之曰是子天才奇特少益以學可比相如賀知章見其文歎曰謫仙人也狂狷裁中 卷七

言於玄宗召見金鑾殿親為調羹詔供奉翰林白嘗與飲徒醉於市帝坐沈香亭欲得白為樂章左右以水頰面援筆無留思嘗醉侍使高力士脫靴懇求還山永王璘辟為僚佐璘起兵逃還彭澤璘敗當誅初白游并州見郭子儀奇之子儀嘗犯法白為救免至是子儀請解官以贖詔長流夜郎

杜甫字子美舉進士不中第李邕奇其才先往見之天寶中玄宗獻饗及郊甫奏賦三篇帝奇

之使待制集賢院因高自稱道臣之述作雖不足鼓吹六經至沈藹頓挫隨時敏給楊雄枚臯可踰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棄之與房瑄為布衣交瑄敗陳濤斜罷相甫上疏論救數嘗冠亂挺節無所汙為歌詩情不忘君人憐其忠

太白為永王所辟本以勤王望璘也及璘反而逃之彭澤不桀其跡審矣子美之挺節不汙汗二人同之而後猶以濡染嫌疑論太白非也子美之救房瑄明目張膽本為朝廷惜賢狂狷裁中 卷七

欲令別究其用而或指為少陵隱德若僅以交情援手者何哉夫使汾陽不遇青蓮安知不為房瑄之終廢乎二公器識皆有功國家不當僅列藝苑也

王君操 趙師舉 同蹄智齋 李俊

徐元慶 張理 張琇 余常安 梁悅

王君操即墨人父為鄉人李君則所殺君操寡孤仇家無所憚貞觀時君操密挾刃殺君則剔其心肝敢立畫趨告刺史曰父死凶手歷二十

年下克報。頃今刷憤，願歸死。有司州上狀太宗，貸死。

趙師舉，絳州人。父爲人所殺，師舉幼母改嫁仇家，不疑師舉長爲人。傭夜讀書，久之，手殺仇人，詣官自陳。高宗原之。

同蹄智壽，同官人。父爲族人所害，智壽與弟智真候諸塗擊殺之，相率歸。有司爭爲首，有司不能決者三年。或言第始謀，乃論死。詔刑曰：仇已報，死不恨。智壽自投地，委頓身無完膚。詎智真狂獨裁中。

血盡乃已。見者傷之。

初曹王明以大子賢黨降封零陵王。黔州安置都督謝祐，希武后意，逼令自殺。高宗深惜之。黔府官屬皆坐免。祐後寢於平閣，夜失其首。及明子俊爲后所殺，籍其家得祐首，漆爲穢器，題云：謝祐乃知明子使客刺之也。

徐元慶，下邳人。父爽爲縣尉，趙師韞所殺。元慶變姓名爲驛家保，久之，師韞以御史金亭下元慶，手殺之。自囚詣官，后欲赦之，左拾遺陳子昂

以爲宜正典刑。後旌閭墓，時避其言。後柳宗元駁曰：旌與誅不得並也。有斷斯獄者，不當以前議從事。

張理，張琇河中解人。父宙素爲雋州都督，有陳纂仁者誣其冒戰級，私庸兵，詔監察御史楊汪即按之。纂仁復告宙素與總管董堂禮謀反，堂禮不勝忿，殺纂仁。宙汪露章雪宙素罪，吏共殺堂禮。汪得出，遂當審宙素實反斬之。理琇尚幼，從嶺南久之，逃還。候汪理所，其馬爲琇所殺，吏捕狂獨裁中。

以聞。議者多憐其穉，年孝烈，張九齡欲活之。裴耀卿、李林甫不可，遂勅杖殺。士民憐之，爲作哀誄，歛錢塋之。

余常安，衢州人。父叔皆爲里人。謝全所殺，常安八歲已能謀復仇。十有七年，卒殺全。刺史元錫奏輕比刑部尚書李鄠，不可卒抵死。

梁悅，富平人。父爲秦果所殺，悅殺仇詣縣請罪。詔曰：在禮仇不同天，而據法殺人者死。二說異焉。下尚書議，員外郎韓愈曰：律無復仇之條，非

闕文也。蓋不許則傷孝子之心。許之則無以禁止。故聖人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浚其文於律。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於是杖悅一百流循州。

子復父仇。天地之常經。人心之通義也。是故議宥者多。仁人而撓法者多。俗吏然同蹄兄弟。歸獄智勇而理瑋不見分別。是張父子兄弟以三人狗一楊汪何也。且謀反何事而竟坐殺之所稱。父不受誅者非耶。故匹夫相讎。

狂狷裁中

卷七

王六

殺司寇猶得議平。而酷吏濫殺將奚復而奚。議耶。嗚呼。曹王明庶幾有子矣。

安金藏 雷海青 石演芬

有告皇嗣異謀者。后命來俊臣鞠之。左右不勝楚毒。皆欲自誣。太常工人安金藏大呼曰。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引佩刀自刺。腸出。武后聞大驚。令鑿入宮。使醫內。賜以桑皮線縫之。傳以藥經宿。始蘇。后臨視。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使汝至此。即命停獄。肅宗始安當是時。朝廷士大夫

翕然稱誼。自以爲弗及也。卒配饗肅宗廟庭。安祿山宴其臣於凝碧池。盛奏衆樂。梨園弟子往往戲。歎泣下。賊皆露刃。睨之。樂工雷海青不勝悲憤。擲樂器於地。西向慟哭。祿山怒。支解之。

李懷光潛與朱泚通。其養子石演芬遣客詣行在告之。事覺。懷光責之曰。吾以爾爲子。奈何負我。演芬曰。天子以太尉爲股肱。太尉以演芬爲腹心。太尉既負天子。演芬安得不負太尉乎。演芬胡人。苟免賊名而死。死不恨也。懷光使左右

狂狷裁中

卷七

王六

爵食之。皆曰。義士也。以刀斷其脛而死。

嗚呼。忠義根於人性。然求之士大夫。往往難之。彼工人者。流非有名節禮義之素。開而憤發其愚。在勃然猝然之頃。假令躊躇四顧。有安得踴躍奮迅。乃爾乎。演芬胡人。亦知不肯負天子。而寧負懷光。養恩斯又審分義而不與者。忠烈誠多然三子尤卓矣。

狂狷裁中卷七元

狂狷裁中卷之八

唐

孔璋 郇模

李諤 譚忠

薛平 令狐建 王承元 張茂昭

陽惠元

曹文洽

韋肇 韋綬 韋純 韋溫 韋渾

錢徽 李景讓

史孝章 鄭祗德 楊凝式

薛元賞 溫廷皓

附傳奕 蕭瑀

五代 十國

羅隱 張彥業

梁震 王宗弁 楊洞潛 柴再用

李建勳 徐仲雅

嚴可求

劉昫 張居翰

王晏球

呂錡 趙玉 賈仁洛 龐令圖

劉審交 郭延魯

王殷 史德珣

宋令詢 沙守榮 奔洪進 李延鄒

張彥卿 鄭昭業

張憲 吳璠

八卷目錄完

狂狷裁中 目錄

狂狷裁中卷之八

楊時偉去奢著

第時倣思永較

婁堅子柔

陳繼儒仲醇

孔璋 卽模

李邕爲陳州刺史會仇人告邕贓貨枉法下獄當死許昌男子孔璋上書天子曰伏見陳州刺史邕剛毅忠烈難不苟免往者折二張之鋒挫狂狷裁中 卷八

韋氏之銳身受謫屈而奸謀沮解是邕有大功於國也且邕所能者拯孤恤窮家無私聚今聞坐賊下吏死在旦夕臣聞生無益於國者不若殺身以明義臣願以六尺之軀膏斧鉞以代邕死臣與邕生平不款曲臣知有邕邕不知有臣臣不逮邕明矣夫知賢而舉仁也任人之惠義也獲二善以死臣又何求若以陽和方始重行大戮則臣請伏劍不敢煩有司皇天后土寔聞臣言臣聞士爲知己者死臣不爲死者所知而

甘爲死者非特惜邕賢亦以成陛下矜能之慈疏奏邕得減死貶遷化尉流瑋嶺南

晉州男子卽模以麻辦繫持竹筐華席哭於市人問其故曰願獻三十字一字爲一事若言無所取請以席裹尸京兆以聞上召見賜新衣館於客省其言圍者請罷諸州團練使也監者罷諸道監軍使也

嗚呼男子不患無名而患無事今若兩男子者人不笑爲多事即詆以爲沽名然所謂生狂狷裁中 卷八

而有四方之志者非耶唐初嘗用監軍御史武后罷之曰御史監軍軍中皆承稟以下制上非今典也且何以責其成功後况肅代而下世以中官爲制帥迄於唐亡則是須眉男子不逮一牝晨而卽模之哭豈無見哉孔璋求代李邕尤難於朱勃然邕事異伏波七寸不止而卒杖死斯亦不足代也已

李諤 譚忠

清河客李諤年二十餘爲郡人乞師於顏真卿

曰公首唱大義河北諸郡恃公爲長城今清河公之西鄰國家平日聚江淮河南錢帛於彼以贍北軍謂之天下北庫竊計財足以三平原之富兵足以信平原之疆公誠撫而有之以二郡爲腹心則餘郡如四支無不隨所使矣真卿奇之欲與之兵衆以諤年少輕慮徒分兵力諤就館復爲書說真卿以爲清河去近効順公乃不納而疑之僕回轅之後清河不能孤立必有所繫託將爲公西面之疆敵公能無悔乎真卿大

狂狗裁中

卷八

三

驚遽詣其館以兵六千借之諤曰聞朝廷遣程千里將兵討賊賊據險拒之不得前今當引兵先擊魏郡開漳口出千里之師諸同盟分兵循河據守要害制其北走之路公但表朝廷堅壁勿戰不過月餘賊必有內潰相圖之變矣真卿曰善

田季安聞吐突承璀將兵討王承宗聚其徒曰師不誇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趙趙虜魏亦虜矣計爲之奈何其將有超伍而言者曰

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幽州牙將譚忠爲劉濟使魏知其謀入謂季安曰如其之謀是引天下之兵也何者今王師越魏伐趙不使者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君知誰爲之謀此乃天子自爲之謀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能不耻於天下乎既耻且怒必任智士畫長策仗猛將練精兵再舉涉河必不越魏而伐趙較罪輕重必不後魏而先趙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於是悉甲

狂狗裁中

卷八

四

擊境號曰伐趙陰遣趙人書曰魏若伐趙則河北義士謂魏賣友魏若與趙則河南忠臣謂魏反君賣友反君之名魏不忍受執事若能陰解陣障遣魏一城魏得持之奉捷天子以爲符信此乃使魏北得以奉趙西得以爲臣季安曰善先生之來是天眷魏也遂用忠之謀與趙陰計得其堂陽忠歸幽州謀欲激劉濟討王承宗會濟合諸將曰天子知我怨趙今令我伐之伐與不伐孰利忠曰燕趙爲怨天下無不知今天子

伐趙君坐全燕之甲一人未濟易水貯忠義之心卒染私趙之口惟君熟思之濟曰吾知之矣乃下令軍中曰五日畢出後者醢以徇 王承宗納質請吏復獻二州譚忠亦說劉總曰自元和以來劉闢李錡田季安盧從史吳元濟阻兵馮險自以爲深根固蒂天下莫能危也然顧盼之間身死家覆此非人力所能及殆天誅也況今天子神聖威武若身焦思縮衣節食以養戰士此志豈須臾忘天下哉今國兵駸駸北來趙

狂狷義中 卷八

五

人已獻城十二忠深爲公憂之總泣曰聞先生言吾心定矣遂專意歸朝

世皆鄙薄戰國士縱橫捭闔然未可以無論也夫策士非識畧無以迎導機筭非膽勇無以發抒事情況本之以忠義如二子者其陳軫虞卿流亞乎平原孤則勢益危燕趙合則黨愈熾其有功當日並可當國家一面而惜其不用也然稍能自見矣

薛平 令狐建 王承元 張茂昭

昭義節度使薛嵩卒嵩子平年十二將士脅以爲帥平僞許之既而讓其叔父萼夜奉父喪逃歸鄉里制以專知留後

永平節度使令狐彰疾亟遺表稱倉庫畜牧先已封籍軍中將士按堵待命臣男建等今勒歸東都私第尚書劉晏李勉可委大事願速以代臣及卒將士欲立建建誓死不從舉家西歸詔以勉代彰彰承滑毫離亂之後治軍勸農府廩充實時藩鎮率皆跋扈獨彰貢獻未嘗闕歲遣

狂狷義中 卷八

兵三千詣京西防秋自齋糧食道路供餽皆不受所過秋毫不犯

王承宗薨其下秘不發喪諸將欲立承宗之弟承元承元不受曰諸公未忘先德承元請盡節以遵忠烈之志諸公肯從之乎衆許諾承元乃視事於柳將廳事不稱留後委事參佐表請朝廷除師

義武節度使張茂昭請除代河北諸鎮互遣人說止之不從遣其妻子先行曰吾不欲子孫染

於汚俗

藩鎮之禍本繇代宗姑息而釀成故河朔以南多效尤三鎮者平建承元皆挺身歸朝計不返顧令人能如此豈復有恭鄆抗衡費國家兵餉至累朝貽患哉令狐彰雖有遺命能薦賢自代而非建誓死不惑即父志安所用之茂昭不染汚俗志仁忠孝未之於世也

陽惠元

建中二年發京西防秋兵萬二千戍關上御望狂狷裁中 卷八

春樓宴勞之神策將士獨不飲上使詰之其將陽惠元對曰臣等發奉天軍帥張巨濟戒之曰此行大建功名凱旋之日相與爲歡苟未捷勿飲酒故不敢奉詔及行有司緣道設酒食獨惠元所部餅壘不發

古良將善用兵者慮無不整暇嚴肅也然天子憂勞將士親御樓賜宴殆有采薇杖杜之思焉矧萬二千人行戍數百里而餅壘不發豈將軍令果嚴於天子詔哉詩不云乎我出

我車自天子所夫遵帥令即所以尊天子也易曰師貞丈人吉若惠元者忠臣良將庶幾方召矣

曹文洽

義成監軍薛盈珍欲奪節度使姚南仲軍政南仲不從由是有隙盈珍遣吏程務盈乘驛誣奏南仲罪時牙將曹文洽亦奏事長安兼行追及務盈於長樂驛與之同宿中夜殺之自作表雪南仲之冤亦自殺驛吏以聞上異之徵盈珍入狂狷裁中 卷八

朝

史冊事有可觸類而引伸者嘗爲掩卷思之昔太史慈爲郡奏曹史州郡有隙曲直未分以先聞者爲勝時州章已去郡守恐後之慈晨夜取道截壞州章先通郡章州遂受屈今文洽欲謀沮盈珍之疏倘亦可聞通而商略者乎且務盈何辜而兩人俱死或曰盈珍恃寵肆譏朝廷既信之矣此與州郡後先者不同故不以身殉則不足以明南仲之冤不殺

二人不足以動主上之悟益易之過涉滅頂而雖凶無咎也殺身成仁何所不至事固有相類而異達者此類是也

韋肇 韋綬 韋純 韋溫 韋澳

韋肇周柱國夏後也大曆中爲中書舍人累上疏言得失爲元載所惡左遷載曰肇若遇我當擇善地處之終不肯詣代宗欲相之會平盜曰貞肇子綬舉進士將以爲舉首綬以其友楊疑親老故讓之不對策疑遂及第 綬第純字狂獨裁中

貴之避憲宗諱以字行及進士第居貧歎豆糜或薦之京兆尹李實舉笏示所記曰此其姓名也與我同里素聞其賢願識之而進於上或喜以告貴之唯唯官亦不遷居輔相正議裁物裴均子持萬繒請撰先銘答曰吾寧餓死豈能爲是哉生平未嘗過饋遺故家無羨財 綬子溫十一舉兩經及第李德裕入相擢禮部員外郎或言溫與牛僧孺厚德裕曰是子堅正可以私察乎鄭注節度鳳翔表溫爲副溫曰拒之必遠

竄從之則禍不測擇禍莫若輕遂不往溫性少合所善惟蕭祐號山林友祐字祐之夷澹君子也 貴之子澳第進士十年不調御史中丞高元裕與其兄溫善欲薦用之諷澳謂已澳曰恐無呈身御史辟周墀幕府會墀入相謂澳何以教我澳曰願相公無權判戶部缺人上欲任澳澳辭謂其甥柳玭曰上不與宰相會議而私用我人必謂我以他岐得之且爾知時事浸不佳乎由吾曹貴位所致耳

狂獨裁中

唐承拓跋宇文之風崇尚氏族故袁宗洛譜恒以門第相高然未有累世清德如道遜公裔者也自肇以來皆束脩自勵不肯一調權勢枉道徇人父子兄弟雅勇門風當世多稱士族茲其克世者耶贊之溫澳慷慨零謬咸炳史冊吾特採其清真恬澹者著於篇

錢徽 李景讓

禮部侍郎錢徽掌貢舉段文昌李紳各以書屬其所善及榜出二人所屬皆不預而鄭覃裴度

等子弟及第文昌言禮部不公所取皆以關節或勸徽奏二人屬書徽曰苟無媿心得喪一致奈何秦人私書豈士君子所爲耶取而焚之時人多之

景讓弟景莊老於場屋景讓終不肯屬主司曰朝廷取士自有公道豈可效人求關節乎

朝廷以取士爲公典士子亦以始進爲終身之大節是故上下交相重焉王師旦之黜張

昌齡雖天子不得而旁撓之蓋其嚴也景莊

狂狷叢中 卷八

十二

老於場屋適足表士林而正世風藉令人人如景讓爲子弟者豈不揚眉自奮乎錢徽既不行私屬而竟不肯發人之私士君子不當如是耶茲二人者並存古風矣

史孝章 鄭祗德 楊凝式

史孝章憲誠子也憲誠以戰力奮賓客用挽強擊劍相矜孝章獨退讓如書生稱道皆詩書魏博節度使李愬閱大將子弟藉於軍孝章願以文署職愬奇之孝章見父數奸王命內非之承

間諫曰天下指河朔若夷狄然今大人不痛自洗滌竭節事上恐禍不旋踵至矣因涕下露矜父麤武不盡聽文宗聞而賢之父欲助李同捷孝章切諫憲誠稍憚其義又勸出師討同捷自明及兵出令孝章統之入朝帝益嘉之登予蕃厚憲誠亦上書求覲帝知非憲誠意特緣孝章

開發

江南觀察使鄭祗德以其子顯尚主通顯固求散地及顯營求作相祗德與書曰聞汝已判戶

狂狷叢中 卷八

十三

部是吾必死之年又聞欲求宰相是吾必死之日也顯懼表辭劇務以顯爲秘書監

唐昭宣帝禪位於梁以侍中楊涉爲押傳國寶使涉于疑式言於涉曰大人爲唐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況手持天子璽綬與人雖保富貴奈千載何蓋辭之涉大駭曰汝滅吾族神色爲之不寧者數日

仁人君子之用情也未有不防其禍患而彌縫匡救其闕失者况父子至愛乎其憂危可

昧道哉然情勢所難即父不能得之於子況子能得之於父乎此王宇李璵所以抱憾終天而無可奈何者也孝章幾諫祗德危辭各戒其慈孝焉疑式所遭不幸值家國之兩窮而竟亦浮沈仕宦不及積貲遠矣然貴不言而疑式能諫令涉聽之何至入六臣傳耶

薛元賞 溫廷皓

仇士良時禁軍暴橫京兆尹張仲方不敢詰以

薛元賞代之元賞詣宰相李石石方與一軍將

狂獷裁中

卷八

三

喧爭元賞趨進曰相公綱紀四方今不能制一軍將使無禮如此何以鎮服四夷即命擒出杖殺之因白服往見士良士良曰癡書生乃敢杖殺禁中大將元賞曰宰相中尉皆大臣也宰相之人無禮於中尉如之何中尉之人無禮於宰相庸可恕乎中尉爲國惜法今元賞已囚服而來惟中尉死生之士良熟視無可如何因呼酒與元賞歡飲而罷

龐勛及陷徐州召溫廷皓使草表求節鉞廷皓

請歸家草之勛許之廷皓明日詣勛曰昨欲一見妻子耳今日謹來就死勛熱視笑曰書生乃不畏死耶龐勛能取徐州何患無人草表遂舍之

夫志士仁人非不重死也然死有避之不免或趨之而反以全夫趨之以正而得免則非倖免也元賞之禍橫璵勢不過死然其氣直其辭婉以正是故雖暴必容若廷皓則直探虎口哉而能脫一生於萬死君子是以知審死之不輕也併錄之以告夫既成而仰藥者

狂獷裁中

卷八

古

傳奕 蕭瑀

讀新唐書昏昏欲睡忽得一語云傳奕青山白雲人也以醉死因觀奕與蕭瑀論佛皆不知佛者也西方天竺有古先生初不知其名也中國之人或圖其像或迎其骨焉強而名之曰佛佛一人爾中國之人羣而兒焉以傳於佛佛不知也佛言語文字不通中國中國之人羣而梵焉以傳於經佛不與也爲之說

者云其體清淨其用慈悲其西方之聖人也夫曰聖則無不合焉然精理自合其迹用自分也強合而溺焉非也強分而排焉亦非也存而不論論而不議可也排與溺目紛紛於論議以求勝佛不聞也是故奕瑀者皆泥其迹而闇其精皆不深於佛者也

或曰一鄉之原易知也古今宇宙有一大鄉原焉佛是也何者楊墨不相兼彼其清淨類楊蔭悲類墨兼楊墨者佛也然而孔孟之所狂狷裁中

惡不在焉其所惡吾儒之鄉原惡其似而不真也若佛者真忠信真廉潔真無非刺而奚惡焉故知孔孟而生今又不溺不排而存不論論不議也吾獨怪夫似佛非佛者是又鄉原於佛而佛之所必惡也

五代 十國

羅隱 張承業

梁以錢鏐爲吳越王鎮海節度判官羅隱說鏐

舉兵討梁曰縱無成功猶可退保杭越自爲東帝奈何交臂事賊爲終古之羞乎鏐始以隱爲不遇於唐必有怨心及聞其言雖不能用心甚義之

晉王連歲出征凡軍府政事一委監軍使張承業承業勸課農桑饋餉無乏晉王承制授承業開府上將軍燕國公承業固辭不受但稱唐官終身天祐十八年王將即位承業諫曰吾王世世忠於唐室所以老奴三十餘年掘拾財賦狂狷裁中

名補兵馬警蹙逐賊復本朝宗社耳今王何不先滅朱氏復列聖之深仇然後求唐後而立之汎掃宇內合爲一家當是之時雖使高祖太宗復生誰敢居王上者諫之愈久則得之愈堅矣王曰此非余意素羣下何承業知不可止慟哭曰血戰本爲唐家今王自取誤老奴笑不食而卒

讀五代史時時掩卷而歎也唐三百年社稷乃以朱溫篡奪不聞倡義恢復者此唐六臣

傳之作歐陽公所以寓意於深痛乎羅隱之
勸錢鏐益猶有榛苓禾黍之思焉張承業蒼
眷王室生死以之豈惟內侍爲武乎跡其心
神論議雖子房孔明不媿已

梁震 王宗弁 楊洞潛 柴再用

李建勳 徐仲雅

梁震過江陵高季昌愛其才識留之欲奏爲判
官震耻之欲去恐及禍乃曰震素不慕榮宦明
公不以爲愚乞欲使參謀議但以白衣侍樽俎
狂霸載中 卷八

可也季昌許之震終身止稱前進士不受高氏
辟署季昌甚重之以爲謀主呼曰先輩季昌卒
子從誨親禮賢士委任梁震以兄事之震曰先
王待我如布衣交以嗣王屬我今嗣王能自立
不墜其業吾老矣不復事人矣遂固請退居從
誨不能留乃爲之築室於上洲震披鶴氅自稱
荆臺隱士每詣府路黃牛至廳事從誨時過其
家四時賜與甚厚自是悉以政事屬孫光憲
蜀州刺史王宗弁稱疾罷朝杜門不出蜀主疑

其怨望加檢校太保不受謂人曰廉者足而不
憂貪者憂而不足吾小人致位至此足矣豈可
求進不已乎蜀主嘉其志許之

漢主命秦王弘度募宿衛兵千人皆市井無賴
弘度昵之洞潛諫曰秦王國之家嫡宜親端士
使之治軍已過矣况昵羣小乎漢主不聽洞潛
出見衛士掠商人金帛商人不忍訴歎曰政亂
如此安用宰相因謝病歸卒

史官王振嘗詢再用戰功對曰爲犬微效皆社
狂霸載中 卷八

稷之靈再用何功之有竟不報

唐司徒李建勳將死戒其子曰時事至此吾得
良死幸矣勿封土立碑聽人耕種其上免爲他
日開發之標及江南亡貴人家無不發惟建勳
冢莫知其處

周行逢爲武平節度使前天策府學士徐仲雅
自馬希廣之廢杜門不出行逢慕之署節度判
官仲雅辭疾行逢迫脅面受文牒竟辭不受行
逢怒放之邵州終不能屈

當五代時天地一大晦冥也龍臥鴻冥之士
遂泯沒鮮聞而捐廉毀耻者則馮道其最魁
乎近有妖髡乃列為吏隱嗚呼此何以訓世
風哉今余所取在隱見之間者即附載一行
傳殆庶幾乎建勳卓識何待莖標不朽矣

嚴可求

淮南張顥徐溫專制軍政共謀弑王分其地以
臣於梁及弑渥顥欲背約自立溫患之間其客
嚴可求可求曰顥雖剛愎而闇於成事此易為
狂霸裁中 卷八

也明日顥列劒戟名諸將議事問誰當王者可
求前密啓曰軍府至大四境多虞非公主之不
可然恐為之太速且劉威陶雅皆先王等夷必
不肯為公下不若立幼主輔之孰敢不從顥不
能對可求因趨出書一教納袖中歷諸將入賀
衆莫知其所為及出教宣讀乃渥母太夫人史
氏教言楊氏創業艱難而嗣王不幸隆演以次
當立諸將宜無負楊氏善輔導之辭旨激切聞
者感動顥氣色皆沮隆演乃得立顥與溫由是

有隙勸隆演出溫潤州可求謂溫曰公捨牙兵
而出顥必以弑君之罪歸公禍行至矣溫驚曰
奈何可求曰甚易也明日從顥造溫可求陽責
溫曰古人不忘一飯之恩公楊氏宿將今幼嗣
新立乃求居外自安乎溫亦陽謝曰公等見留
溫何敢自專由是不行顥知可求附溫遣盜刺
之盜執刀臨之曰公長者吾不忍殺掠其財以
復命因與溫謀斬顥溫由是專政

歷覽五代謀臣勇士非不雜然著聞矣然

狂霸裁中 卷八

深而勇沈殆莫如可求者其咄嗟應變皆有
成畫而不可撓械且左袒徐溫而未嘗不周
旋楊氏跡其出處始卒視宋齊丘不啻勝焉

劉昫 張居翰

唐以劉昫判三司昫鈎考窮數皆積年遺欠之
數奸吏利其徵責故存之昫具奏其狀必無可
償者悉蠲之詔蠲諸道逋租三百二十八萬第
民大悅而三司吏怨之

張居翰故唐振廷令養子莊宗時與郭崇韜並

爲樞密使莊宗滅梁而驕宦官因以用事郭崇
韜又專任政居翰默默苟免而已魏王破蜀王
衍朝京師行至嘉川而明宗軍變莊宗東征慮
衍有變遣人馳詔魏王殺之詔書已印畫而居
翰發視之言誅衍一行居翰以謂殺降不祥乃
以詔傳柱指去行字改爲一家時蜀降人與衍
俱東者千餘人皆獲免莊宗遇弑居翰見明宗
求歸田里

夫士仁心爲質故柄權在手而苟可以濟人
在獨裁中

卷八

狂

利物者靡不盡心焉胸視通租而秦蠲三百
餘萬即任怨不顧益其職也然已難矣居翰
僅更一字而所活千餘人則有匪夷所思者
且智免於柄樞而辭榮於鼎革又士君子之
所稀遘史與承業同傳有以夫

王晏球

唐王都友遣人說晏球晏球不從以反狀聞詔
以晏球發諸道兵會討定州都以重賂求救於
奚酋禿餒晏球集諸將校曰今日乃諸君報國

之時悉去弓矢以短兵擊之回顧者斬於是大
破契丹死者過半自曲陽至定州橫尸棄甲六
十餘里都與禿餒入城不敢復出契丹又遣楊
隱以七千騎益都晏球遇之擊斬二千級獲馬
千匹契丹自中國多故彊於北方北方諸夷無
大小皆畏伏而中國之兵遭契丹者未嘗少得
志自晏球擊敗禿餒又走楊隱其餘衆奔潰投
村落村落之人以鋤耰白梃所在擊殺之楊隱
與數十騎走至幽州爲趙德鈞擒送京師契丹
狂獨裁中

卷八

主

城下日以私財饗士自始攻至克敵未嘗戮一卒三月入朝唐主美其功晏球謝久煩饋運而已

胡致堂云王晏球非知經術者然取定州之功不特於五代時爲冠蓋深合古人用兵之意嗚呼用師而必先經術幾何迂泥而不喪師辱國乎晏球鼓勇於破虜持重於攻城攻城不戮一人破虜幾今隻輪不返自五代戰攻未有殊勲異績若茲役者且居功謙退不

專爲大將首稱抑亦仁人君子也

呂琦 趙玉 賈仁沼 龐令圖

呂琦幽州安次人也父充爲劉守文節度判官守文兄弟相攻充見殺并族其家琦年十五門下客趙玉給監刑者曰此吾弟也遂挈以逃琦足病不能行負之變姓名乞食於路僅而得免琦感家門殄瘁力學自立美風儀尚節禦唐清泰中爲端明殿學士玉仕至職方員外郎琦事玉如父玉病親嘗藥扶持及卒主辦喪葬玉子

文度幼孤琦教以學如己子後舉進士及第云琦有子餘慶端

晉高祖以李金全爲安遠節度使金全押衙胡漢榮用事所爲不法高祖患之不欲因漢榮以累功臣爲選廉吏賈仁沼代之且召漢榮漢榮教金全留己不遣金全客龐令圖諫曰仁沼昔事王晏球晏球攻王都於中山都遣善射者登城射晏球中斃年仁沼從後引弓一發而善射者斃晏球求其人欲厚賞之仁沼退而不言此

天下之忠臣也都敗晏球遣仁沼獻捷於京師賜與甚厚悉以分故人親戚之貧者此天下之廉士也宜納仁沼而遣漢榮漢榮聞之夜使人殺令圖而醢仁沼

趙玉呂琦事大類李善李績而琦之事玉尤萬摯云痛乎賈龐之冤死也然仁沼忠廉得令圖而始著雖別無展效而一時慷慨亦足聲光後世矣故特表出之若琦所籌預結契丹大有邊費而且深奪敵塘之奸萌智者見

未形防未然錄附焉以示世之張皇事後

者

唐主與李松等從容語曰石郎於朕至親無可疑者但流言不息萬一失歡何以解之皆不對松退而問計於琦琦曰河東若有異謀必結契丹為援契丹屢求和親但求前刺等未獲耳今誠歸前刺等且遺歲幣十餘萬緡因妻以女彼必驩然承命如此則河東雖欲陸梁無能為矣松曰此吾志也三司使張延

在獨裁中

卷八

三

朗曰如學士計不惟可以制河東亦省運費之什九二人密言其策唐主大喜樞密直學士薛文遇曰以天子之尊屈身夷狄不亦辱乎又虜若循故事求前公主何以拒之因誦社稷依明主安危託婦人詩唐主意遂變其後晉果引契丹為助終以亡唐

唐以石敬瑭為天平節度使敬瑭拒命桑維翰建議稱臣契丹以父禮事之約事成之日劉廬龍雁門以北諸州與之唐主問策於羣

臣吏部侍郎龍敏請立李贊華為契丹主朝廷露檄言之契丹必有內顧之憂此亦解圍之一策也唐主深以為然而執政恐其無成議竟不行

劉審交 郭延魯

劉審交幽州文安人也晉高祖即位拜為三司使議者請檢天下民田宜得益租審交曰租有定額而天下比年無閒田遂止不檢而民賴以不擾出視民田見民耕器薄陋乃取河北耕器

狂獨裁中

卷八

三

為範為民更鑄所至皆有善政隱帝時為汝州防禦使卒州人聚哭乞留整近卻得奉事其丘隴歲時祠祭馮道曰吾嘗為劉君僚佐觀其為政無以踰人但惟公廉慈愛之心以行之耳郭延魯沁州綿上人也父饒以驍勇事晉數立軍功為沁州刺史九年為政有惠愛州人思之延魯以善槩為將累遷復州刺史歎曰吾先君為沁州者九年民到於今稱之吾今幸得為刺史其敢忘吾先君之志由是益以廉平自勵秩

滿州人乞留不許皆避道攀號

五代時天下以戰爭爲事民命日草菅焉蓋有將而無吏况循良乎歐陽公不立良吏傳有以也而特微見之郭延魯傳余故合劉審交共二人爲一傳而延魯之父饒亦因以表見斯則再世仁廉廢幾樂以君子民之父母矣

王殷 史德琬

王殷魏州人也少爲軍卒事母以孝聞欲與人狂狷裁中 卷八

游必先白毋毋所不可者未嘗敢往及爲刺史政事有小失毋責之殷即取杖授婢僕自笞於毋前毋亡服喪晉高祖詔殷起復殷乞終喪服除復從漢高祖討杜重威先登力戰矢中其腦鐵自口出而不死

史德琬弘肇之子也頗讀書嘗不樂父之所爲有舉人呼譟於貢院門蘇逢吉命執送侍衛司欲其痛箠而黜之德琬言於父曰書生無禮自有臺府治之非軍務也此乃公卿欲彰大人之

過耳弘肇即破械遣之

歐陽五代史不立孝子傳謂時無其人以當之也余覽王殷始末殆非全德而獨舉孝行一端有足稱者故表而出之以弘肇之克恭決無令終之理而德琬特就一事爲舉諫蓋曰其不可得而顯許者此可引而通也嗚呼防微杜漸仁孝之用心哉因類附之

宋令詢 沙守榮 奔洪進 李延鄒

張彥卿 鄭昭業

狂狷裁中 卷八

閔帝之在衛州也唯磁州刺史宋令詢遣使問起居聞其遇害慟哭半日自經死 胡氏曰歐陽公五代史取死節者三人死事者十人而不及宋令詢豈以其君微其事畧故遺之歟令詢不以其微而廢君臣之義雖王彥章裴約何以加焉是以表而出之

唐潞王從珂至陝諸將及康人誠皆降石敬瑭聞之俛首長歎以告子前庫使沙守榮奔洪進洪進前責敬瑭曰公明宗愛塔富貴相與共之

憂患亦宜相恤今天子搆越委計於公計圖興復乃直以此為辭是欲附賊賣天子耳抽佩刀欲刺之敬塘親將救之守榮鬪死洪進亦殉周師伐唐唐郭廷謂知唐不能救命參軍李延鄒草降表延鄒責以忠義廷謂以兵臨之延鄒擲筆曰大丈夫終不負國為叛臣作降表廷謂斬之舉城降

周兵攻唐楚州唐防禦使張彥卿固守不下世宗自督諸將攻克之彥卿與都監鄭昭業情誼

狂狷裁中 卷八 彥卿拒戰矢刃皆盡彥卿鬪死所部千餘人無一降者

歐陽公所傳十三人詳哉其表忠矣致堂之取宋令詢紫陽之錄張彥卿皆足為歐史補遺而余又攷延鄒昭業不異彥卿故又合六人為傳焉或疑沙奔之死何不死從珂而死敬塘不知敬塘心跡與從珂等也旋且盡殺閔帝騎從則二人之鬪死忠義節烈又奚譬焉然探珠於淵殊未盡補三君子所遺則又

以俟後之攷古者

張憲 吳璘

張憲晉陽人為入沈靜精吏事郭崇韜伐蜀薦憲可任為相而宦官伶人不欲憲在朝廷乃以為太原尹趙在禮作亂憲家在魏州在禮善待憲家以書招憲憲斬其使不發其書而上之莊宗逼弒明宗入京師太原猶未知而永王霸奔於太原憲曰吾本書生無尺寸功豈宜懷二心以幸愛但當與之俱死爾憲從事張昭遠執憲

狂狷裁中

卷八

子

奉表明宗勸進憲涕泣拒之已而符彥昭兵大譟殺存霸憲奔沂州亦見殺

吳璘鄆州人也清泰中為雲州節度使沙彥珣判官晉高祖既立以雲州入於契丹契丹主過雲州沙彥珣出迎契丹虜彥珣去璘謂其衆曰吾屬禮義之俗安可屈於夷狄衆推璘領州事閉城拒守契丹攻圍七月不能下解去出帝即位與契丹絕盟乃遣璘守貝州契丹四面急攻璘從城上投薪焚其梯衝殆盡時牙將邵珂守

南門引契丹入塞方戰而左右報珂反塞顧城中已亂投井死

張憲吳璘之死其皆在死節死事之間乎歐公責憲棄城出奔密推誠邵珂致變而又不戰遽死亦正論也攷憲斬在禮之使納存霸之來而不聽張昭遠迎降之計三者足以徵大節矣憲守二州皆以孤城遇橫虜之衝庶幾哉中原砥柱而安得深文掩義耶余故特採二人與歐史論斷殊焉

狂狷裁中

卷八

狂狷裁中卷八完

狂狷裁中卷之九

宋

孫興

馬知節

李師中

鄭俠

劉蒙

王安國

畢仲游

狂狷裁中

目錄

田畫

曾誕

張翥

朱弁

錢叟

晉翁

趙隆

宋昭

歐陽珣

吳革

九卷目錄完

狂狷載中卷之九

楊時傳去蒼著

第時飲思永較

婁 堅子柔

陳繼儒仲醇 閱

孫奭

孫奭字宗古博平人九經及第太中祥符初得
天書於承天門王旦等皆再拜稱賀奭對曰臣
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帝既奉迎天書遂
狂狷載中

議封禪王欽若陳堯叟丁謂杜鎬陳彭年皆以
經義左右附和由是天下爭言符瑞矣四年將
祀汾陰是時大旱京師近郡穀踊貴奭上疏曰
先王卜征五年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
脩德而改卜陛下始畢東封更議西幸殆非先
王慎重之義其不可一也汾陰后土事不經見
不可二也古者園丘方澤郊祀天地今南北郊
是也今已建北郊乃舍之而遠祀汾陰不可三
也西漢都雍去汾陰至近今經重關越險阻不

可四也唐又都雍故明皇間幸河東祀后土聖
朝事與唐異不可五也昔周室遇災而懼故詩
人美其中興比年水旱相繼宜側身脩德以答
天譴豈宜徇奸回遠勞民庶不可六也震雷在
冬爲異尤甚天意丁寧而反不悟不可七也夫
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
勞民事神神其享之乎不可八也必欲爲此不
過效漢武帝唐明皇巡幸所至刻石頌功以崇
虛名誇示後世不可九也明皇身播國屯由狂
狷載中

卷九

於承平肆行稔禍今議者引開元故事以爲盛
烈不可十也帝遣內侍就問奭又疏言先帝嘗
欲北平河朔西取緇還大勲未集用付陛下則
羣臣未聞獻一謀畫一策以佐陛下繼先帝之
志者反務卑辭重幣求和於契丹蹙國廢爵姑
息於繼遷曾不思主辱臣死誣下罔上爲可羞
撰造祥瑞假託鬼神冀其無事往還便謂成大
勲績是陛下以祖宗艱難之業爲奸邪徼倖之
資臣所以長歎而痛哭也後天下數有災變奭

又疏言野雞山鹿郡國交奏秋旱冬雷羣臣率
賀執謂上天爲可罔下民爲可愚後世爲可欺
乎六年將祠太清宮又言陛下事事慕效唐明
皇豈以明皇爲令德之主耶明皇禍敗之迹非
獨臣能知之近臣不言者此懷奸以事陛下也
帝以封太山祠汾陰祀老子非始明皇開元禮
令世所循用作解疑論以示羣臣然知爽樸忠
雖其言切直容而弗近是時天下設齋醮張燕
費爽又請裁省浮用天禧中朱能獻乾祐天書

狂狷叢中

卷九

三

爽又疏能奸僉未幾能果敗仁宗即位盡無逸
圖上之既而累表乞歸疾病徙正寢謂子瑜曰
勿令我死婦人手

天書之起矯誣上天其說創自王欽若即王
旦寇準不免昧心僥首他尚冀望焉當是時
極言劉論屹砥柱於狂瀾者唯孫奭一人至
謂求和契丹姑息繼遷爲可羞則又子明平
仲輩不能解免而宋史僅列儒林不亦銓次
失類與然儒林中固自多賢而奭殆其卓然

者去諸腐儒遠已

馬知節

馬知節太宗時以蔭補官年十八監彭州兵以
嚴莊衆衆憚之如老將因折節讀書雅熙熙間護
兵博州完城繕甲儲積芻粟吏民以爲生事既
而契丹兵至以有備引去知秦州州嘗質羌酋
支屬數十人踰二紀矣知節曰羌亦人爾豈不
懷歸悉遣之羌人感之更不犯塞景德中拜簽
書樞密院事當是時契丹已盟中國無事大臣
狂狷叢中

卷九

四

方言符瑞而知節每不然之嘗言天下雖安忘
戰必危時王欽若爲樞密使知節薄其爲人每
廷議輒面詆之時欽若寵顧方隆知節未嘗少
屈知節將家子慷慨以武力智謀自許又能好
書賓友儒者所與厚善必一時豪傑論事寒
未嘗有所顧忌聞其風者亦知爲正直云

宋初俊英在位衆正盈朝眞仁時爲最盛而
大奸巨蠹如丁謂王欽若者已媒孽踞據於
其間蓋未聞分別白黑與爲抵抗知節將家

子恂恂儒者而風力侃侃乃爾宣諸世棘
儒比哉李文靖嘗勸時主頌二十年口不言
兵而知節乃云天下雖安不可忘戰嗚呼攷
古證令其各有攸當云

李師中

李師中楚丘人年十五上封事言時政父緯為
涇原都監坐事責降師中詣宰相辨父無罪時
呂夷簡為相詰問不屈夷簡怒以為非布衣所
宜言對曰師中所言父事也由是知名舉進士
在籍載中

卷九

五

鄭延龐籍辟知洛川縣民有訟妨其農時者必
遣縣令農隙自詣民負官茶置十萬緡追繫甚
衆師中為脫桎梏語之曰公錢無不償之理寬
與汝期可乎皆感泣聽命乃令鄉置一團籍其
名許日輸一錢以上輒投之書簿而去比終歲
逋者盡足拜入章閣待制乞召司馬光蘇軾等
置左右又自稱薦云天生微臣蓋為聖世有臣
如此陛下其舍諸包拯參知政事或云朝廷自
此多事矣師中曰包公何能為今鄭縣令王安

石他日亂天下者必斯人也後二十年言乃信
師中志尚甚高每進見多陳天人之際君臣大
節請以進賢退不肖為宰相考課法在官不貴
威罰務以誠信服人至明而恕去之日民擁道
遮泣馬不得行杜衍范仲淹富弼皆薦其有王
佐才然好為大言以故不容屢黜而氣未嘗少
衰

唐宋以來高賢大良彪炳史冊膾炙人口者
都不復載而間多奇士亦何可勝紀今讀師
中傳寧必減張復之膝連道輩耶十五而上

在籍載中

卷九

六

封事孝行吏績往往絕人故特表之以見古
今人物即明著簡編而湮沈耳目者率多此
類其鑑別包王殆若特券又出呂獻可蘇明
允之先即好為大言亦豈嚶嚶不掩哉

鄭俠 楊忠信

鄭俠字介夫治平中隨父官江寧王安石稱獎
之進士高第調光州司法參軍先有疑獄俠識
議傳奏安石悉如其請俠感為知己思欲盡忠

初行新法安石欲使以是進俠辭未嘗習法數以書言法之爲民害者久之監安上門方置脩經局又欲辟爲檢討俠曰讀書不多不足以爲檢討所以來求執經相君門下耳而相君發言持論無非以官爵爲先所以待士者亦淺矣果欲援俠而成就之取其所欲利民便物之事情一二使進而無媿不亦善乎是時自熙寧六年七月不雨至於七年之三月人無生氣身無完衣或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俠悉狂獨裁中

卷九

繪所見爲圖上之其略云竊聞南征北伐者皆以其勝捷之勢山川之形爲圖來獻料無一人以天下之民質妻鬻子流離逃散之狀上聞者臣謹以逐日所見日繪一圖但經眼目已可涕泣而況有甚於此者乎如陛下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斬以正欺君之罪疏奏神宗反覆觀圖長吁數四袖以入是夕寢不寐明日命開封體放免行錢三司察市易司糞糞常平倉三衛具熙河所用兵諸路上民物流散之故青苗免

役權息追呼方田保甲並罷凡有八事民間譁呼相賀又下青躬詔求言越三日大雨遠近沾洽輔臣入賀上示以俠所進圖且責之皆再拜謝安石上章求去外間始知所行之由羣奸切齒呂惠卿鄧綰言於上曰陛下數年以來忘寢與食成此美政一旦用狂夫之言罷廢殆盡豈不惜哉相與環泣於是新法一切如故安石去惠卿執政俠又上疏論之取唐魏徵姚崇宋璟李林甫盧杞傳爲兩軸題曰正直君子奸邪狂獨裁中

卷九

小人復爲書獻之惠卿奏爲謗訕編管汀州御史臺吏楊忠信謂俠曰御史緘默不言而君上書不已是言責在監門而臺中無人也出懷中名臣奏疏二帙授俠云以此爲正人助惠卿欲置之死上曰俠所言非爲身也忠誠可嘉宜深罪但徙英州哲宗立蘇軾孫覺表言之以爲泉州教授元符七年再竄於英徽宗立赦還故官又爲蔡京所奪自是不復出布衣糲食屏處田野然一言一語未嘗忘君卒年七十九里人

揭其間爲鄭公坊州縣皆祀之於學

熙豐新法一時正人不附安石者多矣然第
抗言去位以逞其虐民之禍自俠進圖卒開
主心而逐安石燎原之火其猶可撲滅斯之
謂與惜其時未聞共起而贊助者名臣秦疏
乃僅出一臺吏人手當日名臣安在耶後世
率稱唐子方卿志完不思介夫功力不當遠
倍矣

劉蒙

狂狷載中

卷九

七

劉蒙字子明渤海人耻爲詞賦不肯舉進士習
茂才異等又不欲自售却轉運使劉庠舉遺逸
召試第一知湖陽縣常平使者召會諸縣令議
免役法蒙謂不便不肯與議退而條上其害即
授勅去奪官歸鄉教授養親元豐二年卒纔年
四十門人勿友誄其行號曰正思先生

爭新法者多以論去或再出爲他官唯蒙不
由科甲又卑卑一縣令抗論免役輒自劾罷
其恬素勇決有嚼然塵壙之表者且耻爲詞

賦與不欲自售皆古今所僅觀故表而出之

王安國

王安國字和甫安石弟也熙寧初韓絳薦其材
行召試賜及第除國子教授上以安石故賜對
上曰卿學問通古今以漢文帝爲何如主對曰
三代以後未有也上曰但恨其才不能立法更
制爾對曰文帝自代來入未央宮變故俄頃呼
吸間恐無才者不能至用賈誼言待羣臣有禮
事務以德化民海內興於禮義哉致刑措則文
帝加有才一等矣上曰王猛佐苻堅以蕞爾國
而令必行今朕以天下之大不能使人何也對
曰猛教堅以峻刑法殺人致秦祚不傳世今刻
薄小人必有以是誤陛下者願顯以堯舜三代
爲法則下豈有不從者乎又問卿兄秉政外論
謂何曰恨知人不明聚歛太急爾上默然不悅
由是止授崇文院校書後改秘閣校理屢以新
法諫安石又質責曾布誤其兄深惡呂惠卿之
姦先是安國教授西京頗溺於聲樂安石以書

卷九

十

戒之曰宜放鄭聲安國復書曰亦願兄速佞人
惠卿卿之及安石罷相惠卿遂因鄭俠事陷安
國坐奪官罷歸田里

溫公云介甫但執拘耳相傳以爲盡安石之
病孰與知人不明聚歛太急二語乃洞切膏
肓鍼砭耶夫堯舜之治不過在知人在安民
而介甫驕驕其民且特倚奸克爲爪牙摘正
直若仇敵乃告君曰陛下當法堯舜是何悖
謬乃爾乎安國論漢文王猛並至富不易學

狂齋叢中

卷九

十一

術議論事事勝兄且安石惡蘇軾而安禮救
之昵惠卿而安國折之美哉介甫之有二弟
也

畢仲游

畢仲游字公叔士安曾孫也從高遵裕西征運
期迫遽陝西八十縣餽餽之大三十萬一旦悉
集轉運使范純粹李察度受其賦而給之食非
曠日不可會僚屬議皆不知所爲仲游請先効
金帛縣錢之數戒勿啓鑄以爲資預飭其斛量

數千洞撤倉庾墻壁使羸糧者人自輿槩輸其
半而以半自給不終朝霍然而散元祐初召試
學士院同策問者九人乃黃庭堅張耒晁補之
輩蘇軾異其文擢爲第一軾在館閣頗以言語
文章規切時政仲游貽書戒之曰夫言語之累
不特出口者爲言其形於詩歌贊於賦頌託於
碑銘著於序記者亦語言也天下論君之文如
孫臏之用兵扁鵲之治病固所指名者矣官非
諫臣職非御史而危身觸諱以游其間是猶抱
狂齋叢中

卷九

十二

石而救溺也司馬光爲政及王安石所爲仲游
與之書曰昔安石以興作之說勸先帝而患財
之不足也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財者無不用盡
歛青苗置市易歛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
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徒
欲禁其歛歛變置之事是以百說而百不行爲
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使天
子曉然知天下之裕於財也則不足之論不得
陳於前然後所論新法者始可永罷而不行矣

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今欲救前日之敝而左右職司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雖起二三舊臣用六七君子烏在其勢之可爲也以此救前日之敝如人久病而少間其父子兄弟喜見顏色而未敢賀者以其病之猶在也光輔得書聳然竟如其慮

新法聚斂本縣神宗志復河湟而惠財用不足故安石銳意肩承君臣計定以致戕民禍國仲游所云興作之情益深悉其源委哉子狂獨裁中 卷九 三

瞻文字語言天下側目乃爾得仲游書亦稍懲焉二事並憂人之憂成人之美仁人君子之用心固宜如此而先識洞幾則當世才士殆罕儔云

田晝 曾誕

田晝字承君與鄒浩以氣節相激勵元符立后晝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絕交矣浩得罪晝迎諸塗浩出涕晝正色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

願君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不止此也浩茫然歎謝曰君之贈我厚矣

曾誕公亮從孫也孟后之廢誕三與浩書勸力請復后浩不報及浩以言南遷誕著玉山主人對客問以議之其略云方孟后之廢人莫不知劉氏之將立至四年之後而冊命未行是天子知清議之足畏也使當其時浩力言復后能感悟天子則無今日劉氏之事昭朝廷於過舉人以比韓愈薛臣論云

狂獨裁中

卷九

十四

志完忠諫炳烺千秋夫然不諫於孟后之廢而諫於劉后既立之後誠有不可解者史稱曾誕三勸不報然則玉山知幾之論非苛求也田晝云云頃令聖賢地位無復止息人知賢浩不知二子品識匪僅直亮之儔故特採焉以告夫論交者

張甯

張甯福州人舉進士爲小官不與世詭隨時蔡京當國求善訓子弟者甯即館嚴毅聳拔意度

凝然諸生已不能堪忽謂之曰汝曹曾學走乎諸生駭而問曰嘗聞先生教令讀書徐行未嘗教以走也甯曰天下被而翁破壞至此旦夕賊來先至而家汝曹惟有善走庶可逃死爾諸子大驚亟以所聞告京曰先生心恙京矍然曰此非汝所知也即見甯深語懽懽慨言曰宗廟社稷危在旦夕京歛容問計甯曰宜急引耆德老成置諸左右以開道上心羅天下忠義之士分布內外爲第一義爾京固扣其所知遂以楊時狂狷義中

卷九

注

薦於是召時甯後守南劍州會范汝爲陷建州遣葉徹寇南劍統制官任士安駐軍城西不肯力戰甯獨率州兵分爲數隊令城中殺羊牛豕作肉串仍多具飯將戰則食第一隊人既飽遣之入陣便食第二隊度所遣兵力將困即遣後隊往代更迭交戰士卒飽而力不乏徹中流矢死甯知士安懼無功即函徹首與之士安喜且愧遂與州兵夾攻敗賊城賴以全後廟食卽武奸臣禍國多起於持祿固位患失之心故雖

抗言百疏未必能排擊使去而從容譚說乃或稍稍寤入焉如甯之於蔡京又曷嘗不慷慨激昂而人誤以館師幕客稱之即公山佛胎安往而蒙其綽磻乎至守劍南捍城卻賊顛曉兵事者而潛用士安俾獲媿心併力其所收効又不啻以蹕厲爲能故特採而著之

朱弁

朱弁字少章婺源人建炎初議遣使問安兩官弁奮身自獻詔爲通問副使見黏罕邀說勤切

卷九

注

黏罕不聽守之以兵紹興二年金人忽遣宇文虛中來言和議可成當遣一人受書還虛中欲弁與正使王倫探策決去熙弁曰吾來固自分必死宜應今日覬倖先歸願正使受書歸報天子成兩國之好早申四海之養於兩宮則吾雖暴骨外國猶生之年也倫將歸弁請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爲信今無節有印印亦信也願留印使弁得抱以死死不腐矣倫解以授弁弁受而懷之卧起與俱金人迫弁仕劉豫因許之曰此

南歸之漸弁曰豫叛國賊吾嘗恨不食其肉又忍北面臣之吾有死耳金人怒絕其餽遺以困之弁固拒驛門忍饑待盡誓不爲屈金人亦憾動致禮如初久之復欲易其官弁曰自古兵交使在其間言可從從之不可從則囚之殺之何必易其官吾官受之本朝有死而已誓不易以辱吾君也且移書耶律紹文等曰上國之威命朝以至則使人夕以死夕以至則朝以死又以書詎後使洪皓曰殺行人非細事吾曹遭之命在猶義中

卷九

十七

也要當舍生以全義爾乃具酒食召被掠士夫飲半酣語之曰吾已得近郊某寺地一旦畢命報國諸公幸瘞我其處題其上曰有宋通問副使朱弁之墓於我幸矣衆皆泣下莫能仰視弁談笑自若曰此臣子之常諸君何悲也金人知其終不可屈遂不復強王倫還朝言弁守節不屈帝爲官其子林賜其家銀帛會黏罕等相繼死滅弁密疏其事及金國虛實曰此不可失之時也遣李發等間行歸報其後倫復歸又以弁

奉送徽宗大行之文爲獻其辭有曰歎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洒冰天帝讀之感泣金使至稱弁忠節詔附黃金以賜十三年和議成弁得歸入見便殿弁謝且曰人所難得者時而時之運無已事之不可失者幾而幾之藏無形金人以騎武爲至德以苟安爲太平此皆天助中興之勢秦檜惡其言敵情僅補奉議郎十四年卒弁爲文慕陸宣公援據精博曲盡事理詩學李義山詞氣雍容不蹈其險怪奇

卷九

大

在猶義中
澁之獎金國名王貴人多遣子弟就學弁因文字往來說以和好之利及歸述北方所見聞忠臣義士朱昭史抗張忠輔高景平孫益孫谷傳偉文李丹五臺僧寶真婦人一氏晏氏小校閻進朱勳等死節事狀請加褒錄以勸來者
使金不屈節見留十五年而始得歸者人知有洪皓耳弁自建炎初副王倫以行而歸與皓同則又久於皓矣然倫雖不降死而往還尋命去弁之終始一節純白無玷者奚啻霄

淵哉其尤難者不從探策觀倖先歸歸僅授
卑官而骯髒早死別天與朝廷殆負弁不少
其所述忠義節烈自朱昭以下八人小校二
人五臺僧二人及丁氏晏氏二婦人非弁不
傳即弁功彌著云

蔑叟 醬翁

初程珣嘗守廣漢顧頤兄弟皆隨侍游成却見
治篋極稱者挾冊就視之則易也方欲擬議致
詰而篋者先曰若嘗學此乎因指未濟男之窮
在猶裁中

卷九

以發問二程遜而問之則曰三陽皆失位兄弟
渙然有所省翌日再過之則去矣其後袁滋入
洛問易於顧頤曰易學在蜀蓋往求之滋入蜀
訪問久無所遇已而見齋醬翁于眉叩問與
語大有所得不知所得何語蔑叟醬翁皆蜀之
隱君子也

程氏父子兄弟三人雖並用於時而不盡其
用猶未濟之窮乎以天下大運言之君為陽
而宋多奸臣君子陽也而宋多小人中國陽

也而多遼夏金元之禍患此其失位之大者
也以靖康紹興之變言之徽欽二帝離明在
上而陷於坎險高宗一陽在下南渡偏安可
不謂窮乎易之為書也遠近幽深極數知來
微引其端而天下國家得失之故其言曲而
中其事肆而隱蔑叟殆深於易者也然叟遇
二程而易學傳醬翁遇袁滋而不傳吾易者
不言易夫誠遇其人一言而已傳矣

趙隆 宋昭

狂狷裁中

卷九

朝廷既與金約夾攻遼以復燕雲蔡京童貫主
之熙河鈴轄趙隆嘗極言其不可貫曰君能共
此富有殊拜隆曰隆武夫豈敢干賞以敗祖宗
二百年之好異時啓蒙萬死不足謝責貫不悅
鄭居中亦力陳不可謂京曰公為大臣不能守
西國盟約輒造事端誠非廟筭京曰上厭歲幣
五十萬故爾居中曰公獨不思漢世和戎用兵
之費乎使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公實為之由是
議寢及金數敗遼兵童貫乃復乞舉兵遂命都

統制种師道護諸將進兵師道諫曰今日之舉譬如盜入鄰家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無乃不可乎贊不聽

朝散郎宋昭上書極言遼不可攻金不可鄰異時金必敗盟爲中國患乞誅王黼童貫趙良嗣等且曰兩國之誓敗盟者禍及九族陛下以孝理天下其忍忘列聖之靈乎陛下以仁覆天下其忍置河北之民於塗炭之中而使肝腦塗地乎王黼大惡之除昭名編管海州

狂狷我中

卷九

壬

燕雲割棄自桑維翰始太宗銳志恢復迄無成功而澶淵以後遂稱比鄰神宗又發憤經營王安石乘是誤國引用奸邪而宋之亡形已隱於此矣徽宗之世君臣皆浪子而蔡京童貫輩梟竟螟蟲內訌外潰何恃而廓清疆土哉豪勇鬻禍延冠斃鄰舉朝無諫止者而罕卑二小臣獨抱杞人殘婦之先識鄭居中种師道輩大臣良將莫能主張亡宋之禍有由然哉

歐陽珣 吳革

欽宗至自金營以陳過庭折彥質爲割地使又分遣歐陽珣等二十人持詔往珣上書極言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以與人後抗論當與力戰戰敗而失地他日取之直不戰而割地他日取之曲時宰怒欲殺珣乃以珣奉使割深州珣至深州城下慟哭謂城上人曰朝廷爲奸臣所誤至此吾已辦死來矣汝等宜勉爲忠義報國金人怒執送燕殺之

狂狷我中

卷九

壬

金立張邦昌邦昌拜舞受冊遂升文德殿受賀傳令勿拜王時雍率百官遽拜閣門宣贊舍人吳革耻屈卽異姓率內親事官數百人皆先殺其妻孥舉義兵東門外范瑄詐與合謀從後襲殺革是日風霾日暈無光邦昌亦變色唯時雍吳玠莫儔范瑄等欣然以爲有佐命功

初金欲以遼地歸宋自左企弓兀朮交阻之而竟不果由是宋日割而金日強興亡之辨有聽有不聽也珣謀不用而臨城勇壯誠得

死所矣邦昌僭逆尚寡助是虞有如革計獲
成何異世忠之戮苗劉哉觀其盡殺家人計
在必死嗚呼忠憤激烈千古猶生豈必較成
敗耶

狂狷裁中卷九完
狂狷裁中 卷九

狂狷裁中卷之十

南宋

陳東 歐陽澈

陳規

劉允升 施全

蘇雲卿

胡銓

陳亮

陸九淵

狂狷裁中 目錄

陳垣

王炎午

金

完顏仲德 即忽斜虎 張天綱 完顏絳山

元

李術魯翀

十卷目錄完

狂狷載中卷之十

楊時偉去奢者

第時俶思永較

婁 堅子柔

陳繼儒仲醇 閔

陳東 歐陽澈

陳東字少陽鎮江丹陽人早有雋聲俶儻負氣以貢入太學欽宗即位率其徒伏闕上書論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永陰謀於後李彥狂狷載中 卷十

結怨於西北朱勔結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結怨於遼金初開邊隙宜誅六賊傳首四方以謝天下言極憤切李邦彥議與金和李綱及种師道主戰邦彥因小失利罷綱而割三鎮東復率諸生伏宣德門上書略曰在廷之臣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是也所謂社稷之臣也其庸繆不才忌疾賢能動爲身謀不恤國計者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桺之徒是也所謂社稷之賊也幸陛下即反前

命倭綱爲職以安中外之心付种師道以開外之事時軍民從者數萬書聞傳旨慰諭勞午衆莫肯去方昇登聞鼓搥懷之喧呼震地有中人出衆鬪而斃之於是亟詔綱入復領行營遣撫諭乃稍引去金人既解去時宰議屏伏闕之士先自東始京尹王時雍欲盡致諸生於獄人人惶恐朝廷用楊時爲祭酒然後定吳敏欲弭謗議奏補東官賜第除太學錄東力辭前後書五上高宗即位五日相孚綱又五日召東至未得狂狷載中 卷十

對會綱去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不報請親征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車駕歸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會布衣歐陽澈亦上書言事潛善處以語激怒高宗言不亟誅將復鼓衆伏闕乃與澈同斬於市四明李猷贖其尸瘞之

歐陽澈字德明撫州崇仁人年少美鬚眉善談世事尚氣大言慷慨不少屈而憂國閔時出於天性靖康初應制條敵政陳安邊禦敵十策而

復采朝廷闕失政令乖違十事言臣所進三書實爲切要然而觸權臣者逆天聰者有之臣非不知而敢抗言者願以身而安天下也會金人大入要盟城下澈聞輒語人曰我能口伐金人願殺身以安社稷有如上不見信請質子女於朝身使穹廬御親王以歸鄉人每笑其狂止之不可乃徒步走行在高宗即位南京伏闕上封事極詆用事大臣遂見殺許翰在政府罷朝問營善處分何人曰斬陳東歐陽澈耳翰驚失色狂狷裁中 卷十

因究其書何以不下政府曰獨下潛善故不得以相視翰遂力求罷爲東澈著哀詞澈所著飄然集六卷會稽胡衍既刻之豐城范應鈐爲立祠學中

嗚呼此建炎初政也高宗喪膽於金方倚諸奸如乳母而視李綱之忠賢則且畏且避而不取親二子欲力引綱而驅剪其乳母不死奚待乎或謂布衣諸生鼓譟橫議有取死之道焉獨不見時事乎譬漏卮必漏而旁觀者

揀袂呼號以廢幾一濟鹿死不擇音其是之謂歟

陳規

陳規字元則安丘人靖康末爲安陸令以勤王兵赴汴道梗而還會德安守葉城遁父老請規攝守事屢被羣賊建炎元年除知德安府李橫圍城造天橋填壕鼓譟臨攻規帥軍民禦之砲傷之神色不變圍久糧盡出家財勞軍士氣益振橫願得妓女罷軍規不許諸將曰圍城七十日矣以一婦活一城不亦可乎規竟不予會澤

橋陷規以六十人持火槍出焚天橋以火牛助之須臾皆盡橫拔砦去家人歸河南改知順昌府會劉錡領兵過郡規出迎坐未定傳金兵已至即告錡城中有粟數萬勉同爲死守計相與登城區畫金游兵已薄城矣規躬擐甲胄與錡巡城督戰規曰敵志屢挫不若潛兵斫營使彼晝夜不得休可養吾銳也錡然之金人告急於兀朮規大饗將士酒半問策諸將或謂錡曰今

已累捷宜乘勢全師而歸規曰朝廷養兵正欲
爲緩急用况屢挫其鋒軍聲稍振規已分一死
進亦死退亦死不如進爲死忠錡叱諸將曰府
公文人猶誓死守况汝曹耶規與錡行城勉激
諸將流矢及衣無懼色時方劇暑規謂錡毋多
出軍第更隊易器以逸制勞即奮斬獲元木宵
遁錡奏規功詔褒諭之遷樞密直學士規至順
昌即廣糴粟麥實倉廩會計議司移粟近河上
規請以金帛代輸至是得其用成錡功者食足
狂狷裁中 卷十

故也初規守德安時嘗條上營屯田事宜寇至
卽堡聚捍禦無事則乘時田作詔嘉獎之仍下
其法於諸鎮自紹興以來文臣鎮撫有威聲惟
規而已規嘗爲女求從婢得一婦甚閒雅怪而
詢之乃雲夢張貢士女也夫死亂離鬻身求活
規卽輟女爲嫁之聞者感泣乾道八年詔刻規
德安守城錄頒天下爲諸守將法立廟賜額
陳規之佐劉錡奏功順昌也大類張巡之有
許遠及讀規傳而將才吏績無不卓然可稱

爲其守德安屢退羣寇且區畫屯營皆一時
名賢所不及南渡之初良吏名將未有兼能
若規者而惜以書生文士用之俾不竟厥蘊
故特表出之

劉允升 施全

秦檜將殺岳飛布衣劉允升上書訟飛冤檜怒
下允升大理獄死

秦檜趨朝殿前軍士施全挾刃於道適檜有輿
刺之不中捕送大理檜親鞫之對曰舉天下皆
狂狷裁中 卷十

欲殺虜人汝獨不肯故我欲殺汝也詔磔於市
子曰吾未見剛者又曰未見好仁惡不仁者
若二子之好惡殆聖門之所謂剛乎武穆之
冤士儼保以百口韓世忠折以三字而不得
允升附之亦炳於霄漢矣賊檜奸兇人人得
而誅之施全三語何異刺刃其腹哉夫好惡
之公不伸於朝廷而僅見一布衣一軍士愚
謂二子並宜從祀鄂廟云

蘇雲卿

蘇雲卿廣漢人。紹興間來豫章結廬獨居。待鄰曲有恩禮。無良賤。老穉比肩愛敬之。稱曰蘇翁。披荆藝圃。園不絕蔬。又不二僮。薪米不乏。有美則以周急。應貸假者。負償一不經意。既園之隙。閉門高卧。或危坐終日。莫測識也。少與張浚爲布衣交。浚爲相。馳書幣屬豫章清帥曰。余鄉人蘇雲卿。管樂流也。遁跡湖海。有年矣。近聞灌園東湖。其高風偉節。非折簡能屈。幸親造其廬。必爲我致之。帥漕密物色云。此獨有灌園蘇翁。無雲狂狷裁中。卷十

卿也。乃屏騎從。更服爲遊士。入其園。翁曰。二客何從來。耶。延入室。土銼竹几。地無纖塵。案上有西漢書一冊。二客悅。若自失。默計此爲蘇雲卿也。既而汲泉煮茗。意稍款洽。遂扣其扉。里徐曰。廣漢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當識之。曰。然。客又問德遠何如。人曰。賢人也。第長於知君子。短於知小人。德有餘而才不足。因問德遠。今何官。客曰。今朝廷起張公。欲了此事。翁曰。此恐怕他未便了。得在二客趣而言曰。張公令某等致公共

濟大業。因出書幣。寘几上。雲卿鼻間隱隱作聲。若自咎數者。二客力請共載。不可辭。以詰朝上謂旦遣迎。伺則局戶間。然排闥入。書幣不啓。而翁已遁矣。帥漕復命浚。拊几歎曰。求之不早。竊懷竊位之羞。作歲以識之。曰。雲卿風節高於傳霖。予期與之共濟。當今山潛水潛。不可尋弗力弗早。予罪曷鍼。

張魏公一生忠憤。獨有力排和議耳。將使幹濟艱危。經營恢復。則才疎識闇。其不逮李綱狂狷裁中。卷十

宗澤遠甚蘇翁。以爲未便了得。可謂知之深矣。且魏公素重岳飛。而議事輒忤。本協衷趙鼎。旋與鼎隙。即所稱長於知君子者。安在耶。翁固確乎不出。出亦難與共事。是故羽儀并潔。匪必肥遯爲高尚也。

胡銓

胡銓字邦衡。廬陵人。紹興八年。秦檜決策。主和銓抗疏曰。案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臣無識。舉以使虜。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

詔諭江南爲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爲金虜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爲金虜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汙。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爲左袵朝廷宰執盡爲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爲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也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況醜虜變詐狂猖。載中

卷十

九

詐百出而倫又以奸邪濟之。梓官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矣。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爲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君如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孫近附會檜議。遂得參政而近伴食中書。漫不敢可否。事檜曰可。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近亦曰當拜。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充位。若此。有如虜騎長

驅尚能折衝禦侮耶。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孝宗初。金人募其書千金。詔以和戎遣使。大詆於庭。主和者半可不署名。半言不可和者。銓一人而已。因言和議。若成。則有可弔者十不成。則有可賀者亦十去十弔而就十。賀利害較然。雖三尺童穉皆知之。而陛下不悟狂猖。載中

卷十

十

春秋左氏謂無勇者爲婦人。今舉朝之人皆婦人也。

和我之議。自魏絳始。而漢唐時或因之。皆以我臨彼。彼選制在我也。宋高南竄。方若息有無日。而秦檜適奉金人密旨。脅以稱臣。貢地。故當時乞封誓書。有云。既蒙恩造。許備藩封。此真劉豫等耳。尚得謂之和耶。後世有謂宋統絕於欽宗。不知紹興八年以前。秦檜未相。金冊未來。雖遊魂假息。而國統猶未絕也。一受

金人誓冊始爲夷狄附庸而區區故宋之稱號豈復中國所自立之宇宙哉澹菴一疏正爭於宋統絕續之介自是而宋遂亡矣至今猶以爲和謂之中興秦疏綜其實不然

陳亮

陳亮字同父永康人才氣超邁喜譁兵嘗攷古人用兵成敗之跡著酌古論隆興初與金人約和天下忻然幸得蘇息獨亮持不可發州方以解頭薦因上中興五論不報力學著書者十年

狂狷裁中

卷十

詣關上書數千言大要激孝宗恢復其略曰國家二百年太平之基三代之所無也二聖北狩之痛漢唐之所未有也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誓不與之俱生卒能以奔敗之餘而勝百戰之敵及秦檜倡邪議以沮之忠臣義士斤死南方而天下之氣情矣臣以爲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爲晏庸兩售之地宜其爲人情之所甚便也又曰夫人心之不可情兵威之不可廢故雖成康太平猶有所謂四征不庭

張皇六師者此李沆所以深不願真宗皇帝之與遼和慶曆增幣之事富弼以爲朝廷之大耻而終身不敢自論其勞蓋契丹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供貢是臣下之禮也又曰今世之儒士自以爲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仇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不以暇時講究立國之本末而方揚眉伸氣以論富彊不知何者謂之富彊書奏孝宗赫然震動命宰相賡

狂狷裁中

卷十

問言皆落落不少貶帝欲官之亮笑曰吾欲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亟渡江而歸日落魄醉酒與邑之狂士飲屢遭大獄益厲志讀書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杪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爲工以涵養爲正粹而益其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胃自謂差有

一日之長亮意蓋指朱熹呂祖謙等云光宗策進士亮對曰臣竊歎陛下之於壽皇莅政二十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辭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既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而以爲京邑之美觀也哉時光宗不朝重華官羣臣更進迭諫皆不聽得亮策乃大喜以爲善處父子之間奏名第三御筆初第一既知爲亮則大喜曰朕擢果不謬孝宗在南內

卷十

三

寧宗在東宮聞知皆喜故賜第告詞曰爾早以藝文首賢能之書旋以論奏動意宸之聽親閱大對嘉其淵源擢置舉首殆天智以遺朕也授僉書建康府判官廳公事未至官一夕卒

若同父者豈非嚶嚶狂士哉跡其言行殆不勝杞人憂婦之思焉至欲以區區忠耿開社稷數有年基難矣光宗制於逆后不朝上皇時直言抗疏者如水沃石而亮爲自牖之說庶幾得巽言之道哉宋之理學開自藝祖曰

洞開聖門正如我心曷嘗不正心誠意則同父所品評又未可以疎狂詆之也

陸九淵

陸九淵字子靜金谿人生數歲問其父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他日讀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日宙忽大省曰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又嘗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至西海南海北海亦莫不然千百世之上千百世之下此

狂狷裁中

卷十

十四

心此理無不同也言論感發聞而興起者甚衆又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又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知荆門軍丞相周必大嘗稱荆門之政以爲躬行之效初九淵嘗與朱熹論辨所學多不合九淵爲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聽者至有泣下熹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錮之病至於無極而太極則貽書往來論難不置焉

濂洛閩閩之學如日星之麗天尚矣象山出

而與老亭辨於是有朱陸異同焉易不云乎
天下同歸而殊塗夫德性問學曷嘗偏廢而
謂有異同哉武云廣大也精微也高明也中
庸也皆德性也致焉盡焉極焉道焉皆問學
也世皆疑象山之學頗類禪夫存心養性亦
何以異於老釋之心性乎

陳垣

陳垣史彌遠之甥也嘗上疏乞去君側之權媚
以正主德從天下之公論以新庶政其意蓋諷
狂狷裁中

卷十

十六

彌遠也彌遠謂曰何爲好名垣曰好名孟子所
不取然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
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後爲國子司業諸生
相慶得師論者以中興國學未之有也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名者實之實大名奚
病於人解之者云逃名而名我隨非好之也
夫逃與好豈非並屬有意哉武云必好名之
人乃能讓國苟非真能好名固宜見色筆豆
是亦一說也夫志仁忠孝進取成章彼不謹

名行者易能奮乎

王炎午

炎午生祭文丞相其畧云王炎午謹採西山之
薇酌汜羅之水哭祭于文山先生未死之靈而
言曰嗚呼大丞相可死矣文章周魯科第祁祁
斯文不朽可死喪父受公卿祖莫之榮奉母極
東西迎養之樂爲子孝可死二十而魏科四十
而將相功名事業可死仗義勤王使命不得不
負所學可死華元踉蹌子胥脫走丞相自叙死

狂狷裁中

卷十

十六

者數矣誠有不幸則國事未定臣節未明今鞫
躬盡瘁則諸葛矣保捍閩廣則田單即墨矣倡
義勇出則顏平原申包胥矣雖舉事卒無所成
而大節亦無媿所欠一死耳奈何再執涉月踰
時就義寢寥聞者驚惜豈丞相尚欲脫去耶尚
欲有所爲耶或以不屈爲心而以不死爲事耶
抑舊主尚在不忍棄捐耶伏橋於厠舍之後授
筑於目矐之餘於以希再縱求再生則二子爲
不知矣尚欲有所爲耶識時務者在俊傑昔東

南全勢不能解，冀圖今以亡國一夫而欲抗天。下況趙孤蹈海，楚懷入關，苟非前日之頑周，無未獻之地。南北之勢既合，天人之際可知。丞相何所使乎？人不七日殺，則死自梅嶺，以出縱不得留漢廐，而從田橫亦當吐周粟而友孤竹。不然或拘囚而不死，或秋暑冬寒，五日不汗而死，輕一死於鴻毛，虧一簣於泰山，則鑄錯已無鐵，噬臍寧有口乎？嗚呼！四忠一節待公而六為位，其間聞計則哭。又望祭文丞相云：相國文公

卷十

七

再被執時，予嘗為文生祭之，已而吉水張千載自燕山持丞相髮與齒歸，丞相既得死矣，嗚呼！痛哉！謹望奠再致一言，嗚呼！扶顛持危，文山諸葛相國雖同而公死節倡義，拳勇文山張巡殺身不異而公秉釣名相烈士合為一傳，三千年間人不兩見，事繆身執義當勇決祭公速公量子易簣何如天意佑忠憐才留公一死易水金臺秉氣捐軀壯士其或久而不易雪霜松柏嘯哉文山高山高水深難回者天不負者心常山之

變侍中之血日月竊光山河改色生為名臣元為列星不然勁氣為風為霆千將莫耶或寄良治出世則神入土不化今夕何夕斗轉河斜中有光芒非公也耶

陳眉公云予嘗讀王梅邊先生所為生祭死祭信國公文二篇其忠烈之氣直可與天地間風霆日月星辰相永久偉哉言也使當時非以親老去幕下則發謀出處為信國左右手者豈在杜架閣諸君子後哉

狂狷我中

卷十

六

金

完顏仲德即忽斜虎張天綱完顏絳山仲德少穎悟不羣有文武才貞祐用兵辟充軍職嘗為元兵所俘不踰年盡解其語尋率諸降人萬餘來歸宣宗召見奇之授邢州刺史北兵叩關仲德通與前帥更代而兵猝至前帥素無守禦被劾當死仲德引咎謂符印已交安得驛罪前帥上義之會徵諸道兵入援往往觀望不進或中道潰惟仲德提孤軍千人間關至汴妻

子在汴不入其家營畫禦備軍慶戰聞上自
縊謂將士曰吾君已崩吾何以戰爲吾不能死
於亂兵之手吾赴汝水從吾君矣將士皆曰相
公能死吾輩獨不能耶於是五百餘人皆從死
焉仲德喜怒不安發雖在軍旅手不釋卷門生
故吏每以名分教之南渡以後將相文武忠亮
始終無瑕仲德一人而已

張天綱爲宋將孟珙得之臨安知府薛瑄問曰
有何面目到此天綱曰國之興亡何代無之我
狂狷裁中

卷十

十

金之亡比汝二帝何如宋主名問曰天綱真不
畏死耶對曰大丈夫患死不中節爾何畏之
完顏絳山哀宗之奉御也哀宗自縊幽蘭軒大
兵突入近侍左右皆走避獨絳山留不去爲兵
所執問曰衆皆走散而獨後何也曰吾君終於
是吾侯火城灰寒收瘞其骨耳兵笑曰汝命且
不保能瘞而君耶絳山曰人各事其君吾君有
天下十餘年身死社稷忍使暴露遺骸與士卒
等耶吾逆知君輩必不遺吾果瘞吾君之後雖

寸斬吾不恨矣兵以告其帥奔盡曰此奇男子
也許之絳山乃撥其餘燼累以敵衆再拜號泣
將赴水死軍士救免後不知所終

金史贊曰金之亡不可謂無人才也若完顏
仲德張天綱豈非將相之器乎余謂慷慨從
容如絳山者並奇男子也王元美云君死社
稷金哀有之臣死君忽斜虎有之亡國而不
失禮者乃在夷狄哉若天綱亦文謝儔焉
元

狂狷裁中

卷十

十

李術魯翀

元主以西僧爲帝師詔朝臣一品以下皆迎拜
奉觴國子祭酒李術魯翀曰帝師釋迦之徒天
下僧人師也予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
不爲禮帝師大笑舉觴歡飲衆皆栗然

嗚呼自開闢以降夷虜亂華者多矣迨胡元
一統而宇宙始還混沌孰意猶有李術一人
耶萬曆間亦有國子祭酒者膜拜僧人懇求
受杖爲警悟此其爲人賢不肖何如也元初

一僧死贈之曰皇天之下一人之上近又有
講學者擬佛爲乾元似又不在皇天之下矣
如是而尚稱爲孔子之徒豈不有靦魯翬萬
萬哉

狂狷裁中卷十完

王月成

卷十

五

狂狷裁中十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楊時偉撰時偉有春秋編年舉要已著錄是編
上起戰國下迄金元取忠臣孝子志士仁人之事
而論說之其自序曰馮虛不如履實異擧不如庸
行又云考覽千古未聞志士仁人忠臣孝子之外
別有所謂進取不爲者私爲尚論取實代虛凡忠
孝志仁正骨奇氣雖不襲狂名不矜狷迹而強名
爲狂狷焉卽於孔孟之旨茫無取裁而律以成章
進取則庶乎不悖爾矣此其撰述之大意也然其
中所載如豫讓聶政諸人猶謂節取其義烈而魏
延馬謖華歆卞慮亦並收入未免蕪雜不倫矣

宋史筆斷十二卷

不著撰者

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宋史筆斷

十二卷》提要

原缺第一葉前半葉

至再至三持其發懸負天地之言然後引劄
勿此其上也扶紉主保太后周旋其間志圖興
復宋必惡而殺之此其次也閉門自守義不食
粟而以死自誓又其次也夫何以周衣周冠立
於殿廷之上徒以虛言譖議太祖且不肯拜不
得已而從之則其死節之心不堅保身之謀實
切其與馮道歷相五朝易面變亂賣國以圖苟
全者何異焉噫懷有宋初年之人心者非范質
而誰

而誰
一
范道進贈中書令以母舅事殺終身不受節鉞

太祖入京韓通以太平節度使同平章事率衆
扞禦此人臣盡忠死節當如是也王彥昇逐之
其格闘遇害理或可說及其妻子而殺之何
其殘威之甚耶太祖即夜使賄韓通為中書令
以彥昇專殺終身不授節鉞賞罰之典固已明
矣然以漢高封雍齒斬丁公之事觀之似有失
於輕重焉蓋韓通以盡忠而禍及妻子當憐其
死節而錄其子孫彥昇以違命而殺戰忠良當
誅其違命而顯其後裔則庶幾公天下之論而
服天下之心矣奈何桓桓目前之見知追賄韓

通之爵而不知錄其子孫之義知不授彥昇節
鉞之重而不知正其違命之刑此所以恩不載
以及遠威不足以服衆而失王道之大也然則
漢高之封雍齒畏沙中之偶語也太祖之賄韓
通神王者仁心之自然也故以太祖自然之心
論之則其實於前代創業之君遠矣

呂氏論韓通李為李重進在周為頑民在商為
忠臣舉三人而斷以一理其辨之未辨者歟蓋
韓通身為宰相社稷是寄李重進為周之甥義
與太祖不共戴天其復讐言起兵死於國難有可

不免呂氏許以為忠當矣李為自周朝以來擅
其鎮貳招集亡命嘗以私忿囚監軍使世宗不
能堪則其逆節已著今相周世祖像而慟哭不
已不過假此以盡感衆心欲與太祖決勝負之
雄雌耳寧有雖陽哭像之誠乎故自古以來未
有先無君而後能盡忠者也以李為而並韓通
相去固亦遠矣

自五代以來州郡長吏皆武人率意用法上親決
庶獄雖多所矜恕苟情涉妬害必加重辟

馬從貳子為不道而殺其從弟惡已極矣從貳

三

不能堪而以大義賊之理亦正矣防禦使仇超
以五代餘風率意用法不究其子之惡而并戮
其母弟太祖恕其故入之罪流諸海外不亦正
乎嘗有民妻擊其前夫之女前夫也前夫之遺
體也女固有過而可擊夫亦有恩而可懷今不
顧而虐之是忘其托寄之大而絕其天倫之重
也論其罪雖微及其情則重太祖怒其虐害欲
勿務恣凶惡特命斬之不亦明乎嗟乎夫刑與
政誠天下之權衡也持之平則人心服而天下
治執之偏則人心怨而天下亂太祖用刑既明

且正矣則錄其善有不除其惡者不化者
太宗稱其賢之賢曰惜也但欠世宗一紀爾

人臣之道為國家盡忠易為社稷死難死節
者雖千萬戰之下莫不為其風而慕其為人失
其節者雖數百世之後亦莫不貽其名而恥聞
其事若太宗稱范質之賢稱其但欠世宗之一
死是也然太宗之言若以為天下後世謂則可
若以為自謂則不可蓋范質亦宋之名相也太
祖待之恩禮極厚至其妻猶以嫂呼之君臣
之間古未始有也太祖奉杜太后命將傳位於

四

太宗書約誓惟恐署名先後太宗即位普為
虛多遜所請謂普初無立上意上謂殊之出居
河陽一日太宗發金櫃書大悟復遣使急召之
普素有親望之心既鑒於此遂起保身之計而
棄太祖之恩若敵寇矣故不逾年太宗復以傳
國恩訪於普普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耶
由是親王懿昭見疑而自勿泰王廷美亦不自
安然有邪語普又教李符告言怨後遷于房州
遂使二王虛負其罪不聲而沒嗟乎以太祖特
普之恩言之普尤當死節者也既不欲以死自

誓乃使普書以還功曹付托以求寵凡可以
持身保祿者靡不為之也較之范質孰甚為
惜乎太宗以曉察之主徒知范質不死之失而
不知范質已之叛厥後金虜追蹙而使臣力
欲主和議國者又安知不本於此歟愚固知太
宗責人則明慈已則昏也

建隆三年上謂宰相曰五代以來諸侯跋扈有枉
法殺人者朝廷皆置而不問刑部之職徒為虛設
禁暴止亂誠帝王保民之盛德也賜武符之而
成帛伐之功後代失之而致覆亡之禍失之者

五

非特主自失之蓋由國柄下移致臣枉法殺人
而主不能禁耳民之有生主不能保豈得不歸
於亂太祖初興深知是患故以人命為重自上
是詔以禁之宜其撥亂反正而能混一四海也
孟子曰不嗜殺人能一之詎不信歟

上以洛州團練使郭進者善政遷本州防禦使充
西山巡檢營有軍校詣謁訟其不法事

郭進守西山軍校有言訟其不法者太祖察其
誣遂遣中使執以賜進不詰而殺之以快其意
帝輩遂以為馭將得旨一斷曰可謂厚之以誠矣

嗟乎太祖之心豈待已哉蓋以非量寬而德厚精明而今嚴邊絕未半四郊多壘不知足不足以安邊將之心而青其成功耳向使郭進如王彥昇之恭軍校所以贊太祖之制又安得如是而施耶此蓋一時應變之權非萬世不易之法也曹輩之言安知敵將之宜哉

乾德四年上尊尊相樞密使開封府尹等於紫雲樓下

亮帝之道不絕愛民而已矣太祖花即位之初謂宰相曰五代以來諸侯跋扈有征法殺人者

朝廷皆置之不問刑部之職徒為虛設且人命至重豈有濫殺當如是耶後與宰相論天下事

曹叡歎曰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十姓泰革不息生民肝膽塗地吾欲息天下之兵

建長久之計其道何如又曰下民至愚雖不分菽麥如藩臣不為撫養務行苛虐朕斷不容之

其一語一令之間一舉一措之際未嘗不以蒼生為念其愛民之心為何如哉宜其削平僭亂

統一區宇而基三百年之大業也孟子曰保民

而王莫之能禦也詎不信哉

蜀王王全斌等歸闕上召行郭並仁瞻而詰之唯言清廉畏謹之說特下任使者曹叡一人爾

大清廉畏謹之說特出於王仁瞻一時被詰之

對固非為將之全德也然清廉則不貪殺子如王帛而無縱兵大掠之患矣畏謹則能敬其君

命而無殺戮過當之暴矣苟能盡斯二者亦豈不可為世之良將歟初仁瞻稱曹叡而有是德

然猶未見其實及授叡宣徽南院使彬入奏曰征西諸將皆以獲罪臣獨受賞何以寧處則其

德度寬和存心端謹又何如哉宜乎太祖命之

為將軍收江南之功而不殺一人也噫世之擇將可不以太祖為法而將之律身抑豈可不以

曹叡為範乎

乾德六年春上試進士梁成務等十一人翰林承旨南穀子邠等第

人臣之節豈善在不貪亦莫不善於至貪貪則必本於姦佞姦佞相濟而為惡之心無所不至矣觀乎古之貪臣曲學以阿世竊祿以專權

蔽人主之聰明納四方之賄賂實官鬻爵禍亂

朝廷大肆姦回勢傾中外而莫知紀極者孰不

由於貪乎國穀以一介布衣而周之翰林承旨亦已榮華大何北太祖受禪之頃弗弗詢遜出師中之詔以自售豈非緣欲太祖見知而襄登探路敵之肺肝瞭然已在太祖目中矣已志不遂復使其子耶魯榮太祖曰穀不敵訓子耶安得登第遂命廢穀由是穀之計遂沮矣嗟平穀之計暴發而廢不中者何哉蓋以天生明德將欲使天下大治而穀復不能施其巧可句使氣運稍衰主不能察則穀幾何而不為穀復之歸乎

上喜養兵之法

古者養兵之未分也而寓兵於農冠至則民自為戰而農亦無供餽之勞矣自兵農既分天下多故兵制屢變兵之役既重農之役武輕父戰而亡子繼而役民始不樂為兵而有強壯保親弓手刺充之擾矣太祖初興營建戍卒之令欲其習山川勞苦使盡學農土之憂喜之憂喜也然謂外戍日多在營日少人人少子衣食為足此豈非出於草創慮食不足姑從其便歟夫因野闢戶口增猶為養民之善歟況軍旅乎軍旅

之事戰固有不和利人固有長老代謝交作誰樂從之未疏之弊故未免復有招集之舉矣易言鑑於新父之詩使人動於耕織樂有室家育健之兒習騎射之勇異日為國家并邊都御強敵奮編伍之功取解驛之責而征戍之卒或有所勸斯不亦計出永安而善於衣食易足之制乎

開寶二年初上料契丹必由鎮定鎮入援太原以何繼筠有功拜建武軍節度使

太祖料契丹必由鎮定鎮入援太原命瀛州防

禦使何繼筠領兵數千城石嶺關拒之翌日繼筠子承慶昇衣獻捷其與魏武遣將據守合

肥命之曰樂進城守張達李典出戰敵至其大破之同出一揆魏武矜之自謂長於料敵而歸功於已太祖喜之以為繼筠之功而拜建武軍節度使何功實相去若遠之遠耶蓋魏武之心不過欲神其謀氣盛諸將使人有所懼服太祖之量直欲包容宇宙則平禍亂使天下萬物各得其所耳應重既不同則事業固有不同矣開寶四年知廣州王元吉受賊七十萬

太祖之待敵國降主尚能曲盡其仁保無後禍
至若李瑤犯賊則杖殺之車文緯不能舉奏則
除籍為民王元吉受賊七十萬則特詔棄市何
其用刑若是之峻耶蓋太祖深鑑前代之失以
為天下國家之敗未嘗不由貪人在位濁亂朝
綱例持刑柄招納權賂之所致耳是以不少赦
行而必置之於法也嗟乎貪人敗世之惡未可
濯髮而數為宰相者則必辜宰相之權而納款
君之賂居守令者則必徇守令之威而受曲法
之私和氣為其所傷禍亂為其所召昔聖人之

十

化不行於魯國季桓子之受女樂也夫差之敗
於姑蘇太宰嚭之納寶器也成帝之歎息悲傷
王育之賂趙主也拒帝拱手持權臣盜竊之
財貨充積也玄帝之幸西蜀李林甫之蓄私養
亂也故上自秦漢下至隋唐君庸臣佞當是亂
獄賄賂公行而國隨以亡者孰不由於貪人乎
明王求治於未亂之先故必先誅其始亂之人
而後可至若無亂也苟或獨亂已成危亡已及
雖國忠見誅於六軍終依違斬於中道亦何足
以救其敗哉此太祖所以英明剛斷而不寬宥

於貪酷也或曰古者刑不及於大夫大夫有坐
不廉者不曰不廉而曰簠簋不飾太祖之誅元
吉不亦甚乎愚曰不然此蓋賈誼魏徵秦法苛暴
漢高果持誅裁故舉此以救一時之弊非聖人
立言之失也然則貪人敗類何代無之為人君
者誠能如太祖謹杜其漸以防亂源則世道不
患不至於小康矣

開寶五年詔考掠無辜致死者為私罪

天生斯民固有慈也有慈則爭爭則訟訟爭訟
之至而民之患作矣聖人知其然不能家喻戶

十一

化復肅清白之士以治之治之者必當澄其心
察其慈推之以公折之以理使民心悅服而無
冤橫之獄則民之爭自息矣或一徇已私偏
持視聽使直者枉冤者伸苞直不至備如考掠
於是死生繫焉公論廢焉而無告之民愈困天
地之和愈傷矣由是觀之掠囚致死者果出於
才知有所不及乎抑亦出於私意之所致乎太
祖明謹庶獄選在佐清白能推數者為司理太
宗少者孫無辜至死者為私罪其法豈止當世
可行雖千萬世之下而尤可行也

開寶六年江兩後主以銀五萬兩遺趙普

正人之不易近猶烈火之不可逼也火之熾甚烈則人不可暱而難於撲滅矣人之心至正則人不敢干而難於取媚矣趙普者宋之宰相也論其功則為元勳諱其任則為謀主苟有剛明正大之威恩貞不變之節雖閭閻女子之親婦抱故舊之戀亦不可得而干矣況偽國之使乎今江南李煜遺普銀五萬兩餽餽亦遺普金十萬普皆受之而不拒然二國所以傾身匄遺者不過欲普存其國止事其耳故以混一而言則

主

借竊之國不可存以弔伐而言則天討之兵不可止普或計之而微露其意則是棄本而不忠矣普或諭之而使其棄身來歸則是大失其所望矣嗟乎以兩國之間大義未定寧有不圖所報而納賂若是之厚歟觀乎此則知普之心易以利動非誠不可近之人也

開寶七年上謂曹彬曰南方之事一以委卿

自古圖王之人未嘗不窮兵黷武處於敵戰而竊窺鼎祚其意以為不如是不足以取天下殊不知天命所歸人心所向不在乎強暴而在乎

仁義也太祖初興四海鼎沸群雄並列北有契丹劉菊李筠東有李重進西有孟昶南有李煜

廣有劉鋹所有錢俶其餘崑伏山谷孤潛草野比比皆是以當時形勢而言孰不以為當大者安威極其威酷然後可以削平禍亂太祖之心則不然以四海為已憂以弔伐為已任與師致討務盡其仁初征太原道經麻衣和尚院駐紮於佛前曰此行止以弔伐為意誓不殺一人及城未下諸班衛士咸願登城効死帝曰吾寧不得太原不殺今汝輩願必死之地後討江南命

主

曹彬曰南方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煩急擊也其仁心之大義聞之義雖三尺之童亦知其為堯舜之君矣宜其受天明命是有九有而垂三百年之鴻業也孟子曰仁人無敵於天下又曰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開寶八年春正月曹彬圍金陵凡十月江南平

自古借竊之主皆於極修德刑不道天將夷滅其國固有災異屢見而至其滅亡者有災異不見而亦卒至於滅亡者災異屢見而至其滅亡

者秦符堅趙石虎是也災異不見而亦卒至於
戒亡者蜀孟昶南漢劉鋹江南李煜是也蓋符
堅亡而有姚萇之暴石虎敗而有石閔之凶民
受其禍是猶脫虎口而就虺毒也天安得不垂
災異乎孟昶劉鋹李煜之威而有太祖吊伐之
仁民受其福是猶避水火而歸父母也天安得
復垂災異乎由是觀之天之眷佑下民未嘗不
全其生育而恤其災患也然則天視自我民視
天聽自我民聽彼遠天而虐民者果何心哉故
史書曰閔金陵不曰攻金陵又書曰江南平不

十四

曰破者于以見太祖天命人歸之德非前代人
主所能及也

徐鉉尋復入奏言李煜無罪陛下兵出無名上大
怒按劍謂鉉曰不煩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
一家卧榻之前豈容他人鼾睡乎

太祖折徐鉉曰不煩多言江南亦有何罪大哉
王者之言也又曰恒天下一家卧榻之前豈容
他人鼾睡乎斯言似失於倉卒而不能明其主
道之大於天下矣古之帝王以天下為一家若
磨如天之所以為天無不覆幬無不化育也禮

樂刑法紀之為純調李第忠言扶之為世教示
而順令者則脩文德以來之強而懷化者則發
兵以伐之使危者安弱者濟死者生志猶老弱
咸圖於春風之中困厄顛連舉休其自危之下
斯則以天下為一家之道也世至五代天命屢
革而王道不行四海糜爛於干戈生民顛覆於
君政未聞有以吊伐為已任者也幸而天眷有
德太祖作興伐罪吊民兵不刃血自舜禹以降
未有若是之仁者也故盜竊名字者正宜束身
歸命共休王化豈可謀據一方偷生魚鱗而使

十五

蘇張佞舌遊說於堯舜之庭乎當此之際太祖
宜責鉉曰朕以天命討平禍亂必使天下為一
家終不令朕赤子陷於水火之中也歸語汝主
欲降即降不降即守毋貽後悔禍延朕族如此
則其僭竊之心必有折矣當時謀國諸臣皆
不出此遂使太祖吊伐之仁不能昭明於世而
失於鼾睡之言噫過書諸臣不得不任其咎矣
曹彬遣使送李煜赴闕

甚矣奢修法刑之不可為國也蜀孟昶南漢劉
鋹江南李煜吳越錢俶皆僭竊之主世守其土

者也當宋興之初孟起劉銀先亡江南次之
吳越又次之者何哉蓋孟起之蜀躬操耒耨
與服節竟非錦繡珍玩溺器以上寶粧之其
僧為何如哉劉銀為政專事酷烈甚至作燒麥
剗剔刀山劍樹之刑賦斂繁重民不聊生其臨
刑又何如哉嗟乎以區區廣南之國乃敢肆為
奢淫之政天既怒於上民復怨於下欲其不
敗敗可乎李煜少聰悟喜讀書屬文兩短皆惟
篤信佛法錢暇性儉素曰奉尤薄常服大帛之
衣食不重味頗知書雅好吟詠皆未聞有大過

十六

不道之事欲其下後於亡可乎由是觀之為善
足以保國為不善足以喪邦其理昭昭矣後
之欲保其國者可不以恭儉愛民為尚而以奢
侈虐民為戒乎

翰後宋太子孫有乞巧者

兵者利器也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持者武夫也
聖人亦不得已而任之任非其人而假以生靈
之柄則其屠戮之禍庸有已乎太祖深知其然
每遣將吏必諄諄戒之曰慎勿妄殺當時諸將
莫不奉命而不奉命者惟曹翰一人而已翰至

江州胡則率兵拒守翰怒其距命執而腰斬之
又忿江民訴掠民家遂屠其城何其慘酷之甚
耶昔李廣之殺降卒慮其有變故也則為義主
今已執執何其震怒腰斬以快其忿其好殺之
心猶有甚於師殲之暴矣然而天道好還理無
不復白起之幾杜郵坑趙卒也李廣之不封侯
終降卒也史稱翰殺宋太子孫有乞巧者蓋以
為殺我過當之報嗟乎以翰之屠戮而言其報
豈止如是而已哉宋之元氣亦為翰所殺多矣
厥後人入寇殺兵大掠二帝蒙塵忠良滿堂

十七

其禍豈不尤慘於江州乎故世之為將者誠不
可以曹翰為鑑而以殺戮為戒也

中寅晉王即皇帝位改名昴

親乎太宗之改名則知其心之所存矣太祖初
即位加弟廷義為睦州防禦使賜名光義大
哉太祖命名制義之心也蓋光者從火從人火
在人上取其光明正大之義也義者君事之宜取
其處事之得宜也其心若曰祖宗積累之義惟
汝明之矣天命有歸之義惟汝佐之矣君臣一
定之義惟汝安之矣兄弟急難之義惟汝懷之

疾子孫相傳之義惟汝保之矣賜名寵異尊貴具焉蓋欲太宗顧名而思義也夫何太宗於錢惟之始溺於富貴寔忘太祖同體付托之重改名曰吳昊者說文煙氣也愚竊以為後日從火日在火上取其明而罷天之象也其心必曰朕既為天子則君賜臣之名不可受矣古者天無二日則取名不可不從於日矣四海既服則太祖之法不足取矣禍亂既平則太祖之謀不足尚矣誓書已成則傳位之恩不足懷矣猜嫌已至則托孤之義不足顧矣夫天地之間君恩為

十八

大大馬之賜猶終身不廢況名謚乎人太宗之所以改之者蓋欲新天下之視聽使天下之人銜口結舌不敢妄議并傳德昭之事雖乎御名一定則太祖諸孤舉在嫌疑之地矣故不數年德昭見疑而自刎廷義告變而南遷豈非設險以待之歟孟子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詩亦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信斯言矣

宋太宗

太平興國二年太祖曰我幸西都得奇士我不欲爵之以官異日汝可收之為相

太祖待太宗之心誠堯舜公天下之心也得漢齊賢而不自用乃命太宗收用之非其存心至公量宏天地寧能若是耶蓋太祖以天命人歸而得天下後雖傳位太宗俾嗣基業則太宗復傳於魏王德昭事未可知也向之太祖誠有自

十九

為之心鑑於漢高安劉必勃之語則安得不以奇士遺德昭而反遺之太宗以自翦其羽翼乎太祖之慮則不然也以為天下大業非太宗不能繼國家善政非賢才不能立故寧使吾子孫雖不得天下不可使吾御弟不得賢才而廢蒼生也太祖之心非堯舜之心而何故自三代以降以生民為念有天下而不與焉者惟太祖一人而已

太平興國三年上至誠御下任人不疑
史稱太宗至誠御下任人不疑虛懷聽納竊以

為稱之於太祖則善善義義謂之於太宗則未盡善也按舊州防禦使李漢超貸民錢不還反掠民女為妻太祖賜銀數百兩使還之諭石守信王審琦等釋去兵擁擇使好田宅市之為子孫計鑒舊恭拜雄撫辰州有功除辰州刺史官其一子賜與甚厚仍使自辟吏屬盡與一方租稅令有司造宅賜郭進悉用甃瓦有司以為不可太祖怒曰郭進控扼西山十餘年使朕無比顧之憂豈可惜此遂以賜進嘗賜劉錡酒銀疑不敢飲捧之乞貸死太祖笑曰朕推赤心置

三

又腹中安有此事朕以自飲攻太原城未下諸將士咸願死效死以圖攻取太祖曰汝等皆朕躬自訓練以一當百所以備肘腋同休戚也吾寧不得太原不欲令汝輩陷必死之地錢王徽遣趙善金于魏卒不及辱太祖笑曰但受之無妨太祖虛懷大度誠心待物事多類此最非至誠御下任人不疑乎至於太宗北征不利久不行太原之營德昭言之太宗太怒曰待汝自為之當未晚也遂使德昭還而自劾釐多遜款固相位數諸趙善金於太宗謂曹初無立上意

上稍諒之出居河陽善後入相則諸多遜謂陛下萬年之後當以天下與魏王不當立太子又諸多遜與廷美交通遂求多遜而誅趙白等八人善又教李筠上言廷美怨望即南還廷美從以他事遂符珣德超諸帝彬遂疑彬而信德超于時諸諸紛然楊徽真測豈特上下不安而太祖二子一弟亦盡於是矣茲可謂之至誠御下任人不疑者乎故以二帝德度觀之其至誠御下之道已判然矣然則向使天命未歸太祖而太宗以此術駕馭英雄欲平楊亂則豈不同於

二十一

桓文之術數固知陳橋之舉黃袍之加亦未必忻然而被於太宗之身矣

太平興國四年上嘗謂侍臣曰君臣之間要在上下情通若稍有間隔豈能盡發理之道

太宗可謂假仁者也德昭死未踰月乃謂侍臣曰君臣之間要在上下情通若稍有間隔豈能盡發理之道然則君臣之間且猶不可間隔况骨肉乎德昭之於太宗義則君臣親猶父子名在誓書以次相傳者也太宗宜察其才器以處之若果有人君偉度則當施重之俟其有成然

後命繼太祖之業如其胥性未純允堂亮擇正人以輔導之使必歸於善而後已今乃置諸行陣俾從征伐及言太原之當復大怒曰待汝自為之責今晚也遂使漸積自創斯可謂之情通乎且德昭之言乃忠君利國之言非邀恩氣眾之言也太宗聞軍中有謀立德昭之語遂深忌之向使德昭有沉密之機深自歸晦若蕭王之勸劉綰拓跋嗣之事胡后不使有一毫嫌隙之可見則豈犯太宗之大怒歟是知德昭之自創乃太宗疑而殺之也德昭既死廷美德芳又安

二十一

可保其令終乎嗟乎太宗慮擾之心可謂至矣然徒能憂天下為德昭所有而不能慮杜援為篡竊重賞所傾欲勝於理可勝嘆哉

太平興國六年盧多遜專政群臣表章不先稟多遜則有司不敢通

古之人立法於世有禍及其身而止者有禍延百世而尤不止者禍及其身而止者韓非商鞅之流是也禍延百世而尤不止者盧多遜之徒是也多遜欲專國政群臣表章不先稟多遜則有司不敢通又諫官上章必令開門使依宸

不許妄陳利害及田錫貽書諫諍官免書狀多遜不悅即日出之嗟乎多遜所以行之無忌者蓋恐人斥其過不得久於其位故也夫朝廷大權必有所歸不歸於人君則歸於丞相不歸於丞相則歸於臺閣不歸於臺閣則歸於官閣閣豈矣權歸臺閣相猶庶幾乎權歸官閣閣豈則世道委之不放矣夫相者代天理物之人也非重人不能居其位非至德不足秉其權故伊尹相湯而世濟阿衡之美周公遜位而天秉金縢之忠未聞有貪圖之心也自三代以降聖臣不作

二十二

姦回進用始有專權固位之說矣故納四方之賂不足以充其慾操人主之柄不足以振其威蓋天下之賈不足以盡其姦驕趾之弊必艱快其忿也冤濫之獄不除驕其凶也由是明黨相為禍亂作為而天下不知獲有人君之在上矣夫四海之有人君猶天地之有日月也人君之聰明既為姦臣所蔽則天下萬物豈能一一洞燭而各得其所哉愚以為致天下禍亂之由莫姦臣障蔽主明若也不過章奏豈細故歟彼則姦臣弄權豈止如是而已至於盜賊蜂起屠戮

同舍署樞密院兩制之臣皆文學通用之人操
屢子崇之士由是謔言遂息而朝政為之肅然
矣嗟乎一正人用而天道為之開明一邪人進
而元氣為之蔽塞故世之治與不治政之正與
不正不在乎多議在乎賢人君子之用舍而已
矣

雍熙元年春正月秦王廷美卒于房州贈浩王謚
曰悼哀政李穆上臨其喪

秦王廷美卒雖謚曰悼太宗無一言以及之參
政李穆既臨其喪穆嘆曰非斯人之不幸乃

子六

朕之不幸也太宗何意於彼而戚於此耶蓋趙
普教李符上言廷美然重選于房州既聞其卒
則喜且言李穆也已故不及之李穆與參政事
方將倚用遂聞其薨是李穆與夫故深嘆之然
廷美之於太宗猶叔段之於鄭莊也叔段以完
嚴而見伐廷美以慈望而南遷廷美之過未聞
有叔段之顯露也太宗宜以叔段為戒加恩然
肯使下至於取欺則亦庶合同氣為一之思矣
夫何以李符一言遂使卒于遠所是顯太宗之
為善書非廷美之有衣宗也李穆穆方備文

子七

如魚頭參政太宗欲遷廷美而穆切諫不從則
其憂也太宗豈穆情之哉

六月有布衣以皂囊封書獻者

聖人之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惟其能擇善
之言而已矣蓋天下之事千條萬端非一人之
所能知亦非一人之所能辦舉也聖人於而思
之故雖草茅微賤之人細故末節之事亦必使
之各言其實而詳擇其適中之理至於哀世之
主暴反其道自以為樂之事者臨天下視黔黎
不如蟻蟻棄我獨遠若草管悅祥瑞之甘言惡

災異之公論雷電滿怒施之於直諫之人則刑嚴刑加之於敢言之士遂使言路荆棘下情壅蔽而芻蕘之言廢矣太宗深知宋朝之弊遂痛革之嘗有布衣以皂囊封書獻者其辭狂妄太宗覽之謂宰相曰此降詔書許言事本欲下情上達庶事無壅故雖狂悖豈可加罪太宗之言誠王者之言也蓋草野之民賢者少而愚者多言不狂則不足以見其直上不寬則不足以盡其忠明主容匹夫之悖必采天下之謠言庸主惡正人之忠卒召天下之大禍故自古以來國

字八

之存亡政之得失未嘗不由於言路之開塞太宗能明治道好納直言乃大開言路如此宜其開拓土宇而有功於當世也

十一月都上欲議驛故

先民曰數赦無常刑又曰赦者君子之不辜小人之幸也斯言在聖明之時則可非聖明之時則不可何則蓋聖明在上禮備樂和服股輔相得其人牧伯守令安其任政脩令舉世泰時平上無苛暴措克之風下無疾苦呻吟之嘆遠邇寧謐強弱得所由是民無冤滯災沴不作而君

子康於雍熙之世矣後何越萬至於世道水火衰頹因用事以禮樂為虛器以謙儉為時宜政非賂不成得非貨不鬻殺人者以金帛為辱免誣枉者以貧窶而必誅強暴縱橫長善失所由是冤獄大興水旱作沴而君子處於烈燄之中矣于時天恩不降民可生乎故以天之災異觀之則當赦與不當赦其理不待講而自明矣惜乎古今之人徒知幸與不幸而不能知宜與不宜也然則趙普以偏據一方不足師法之言上對太宗其意不過欲冀恩宥安知其仁如天之

字九

道向使趙普果能知之而數陳其理則太宗善

民之政亦豈止如是而已哉

雍熙二年廷議得罪元佐獨申救之

甚矣天理之根於人心而不可泯也天理人心之發見不在於患難顯赫之間必出於骨肉死亡之際若衛太子使盜持諸監壽子知之載其旌宣公將殺伋子使盜持諸監壽子知之載其旌以先盜殺之伋子至盜又殺之呂后燔殺趙王遂斷戚夫人手足使居獄中號曰人殺召帝親之帝乃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初秦王廷美得

罪之佐而申救之廷美死元佐遂感心疾嗟乎
壽子不忍其兄見殺而以身代之假子邪弟死
非其分遂不圖生其良心感激誰千萬載之下
尚能使人聞而墮淚至於趙王如意高祖嘗欲
立之矣自常情言之孰不以趙王為惠帝之驍
人所不當恤者也然惠帝親乎人暴則悲戮成
病歲餘不起其仁心之正為何如哉秦王廷美
太宗之弟昭憲亦嘗許之傳位矣自常情言之
亦孰不以為廷美之於元佐勢不兩立尤當忌
之者也然廷美得罪而元佐申救備至及聞其

三十一

死亦感而成意其仁心之大又何如哉故以惠
帝元佐之事觀之則其良心發見天理昭然有
非人教富貴所能奪者也孟子道性善言必稱
堯舜孟可見矣然則向使惠帝元佐之良心不
為驚悸悲傷所壞以至聖敬日躋君臨天下則
其仁民愛物之心庸可量乎惜乎壞於早年天
奪其善不能見其有成耳噫此非漢宋之不幸
乃蒼生之不幸也

端拱二年二月群臣上尊號

請加尊號乃人臣媚上之虛文非明良相逢之

盛事也其禮始於古人追思堯之聖功感德既
尊之曰放勳後加之曰欽明文思安安此蓋因
功立謚之始也後之人慕之遂以為尊號焉故
皇帝二字起於秦尊號之漸則成於漢魏於魏
晉備於南北朝盛於隋唐五季矣其尊崇之也
曰文曰武曰聖曰神曰英曰睿曰天曰運故寧
愈極而德愈美號愈大而政愈柔遂成希旨阿
順之風而養尊處厚之道矣唐穆宗嘗云我
我懿號不若使我為有道之君如我虛尊不若
處我於無過之地以穆宗之世尤尚却之况太

三十一

宗乎太宗以剛明之主嗣承天位而大業未就
于斯時也契丹未下京都未遷四海未一帝王
仁政未能孚於天下正張洎所請未得高臥之
時何暇自加尊號呂蒙正以文學遭逢東國之
鉤既不能以王道輔佐太宗乃衆群臣請加尊
號幸而太宗志不自滿不尚虛文下詔却之蒙
正復進曰臣奉詔旨省去中外無不驚駭嗟乎
太宗省去尊號乃庶幾謙光之至乎天下聞之必
皆權躍連呼太平萬歲豈有尊號之理蒙正言
此以疎聞聽蓋將聞詔設之路於端拱之間矣

宜乎太宗以大義正之而垂法於後世也後賢
元問張士遷據請不已仁宗却之不受得無有
見於此而不受其所欺乎

夏旱自三月不雨秋七月雪出東井

孰謂天意不可回乎人事將於下則天道正於
上矣太宗端拱二年夏旱自三月至五月不雨
錄繫囚遣使分路決獄是夕乃雨秋七月雪出
東井凡三十日上避殿戒膳八月大赦是夕雪
沒天人感應之機何若是之速耶蓋天之於斯
民也猶父母之於赤子也天不能自育必命人

三十二

君而育之天不能自治必假人君而治之如春
而生夏而長秋而遂冬而成動息得宜小大得
所使其感遂有生之樂斯則天祐下民之意也
昔或致理乖和罔恤民病重之以賦歛困之以
繁刑民銜於冤獄興於謗天安得不降災旱及
岳象緯以警之乎太宗克明天意脩德悔過明
決庶獄德政一新霖雨乃降至於出東井太
宗復惕然警懼戒膳徹樂單布恩賞亦尋改
政德之將於下則天之應於上天人相感勢若
轉丸初未有應災之應矣也史書災異雨是夕

甚沒豈無意歟或曰古之人君亦有賄情德政
以獲天鑒者矣然而天亦不為之悔禍者何哉
蓋太宗有畏天之敬恤民之心而功多於過故
能禱而即應也若夫慢神虐民惰心縱欲一日
之善不足以弭千日之災禍既稔矣夫何與焉
惜乎太宗執德不弘信道不篤而不踰月後致
星旱之變而出田錫於陳州予以見太宗之政
鮮克有終矣

厚化二年以謝泌為司諫

直諫之道其所由來尚矣然而人君或於直諫

三十一

之士則惡而殺之於諂諛之徒則悅而任之若
何哉蓋直諫之士言者狂性若鑿劍峻激切動
觸人君之怒所以惡而殺之也諂諛之徒口有
蜜腹有刀和柔矯險動中人君之欲所以悅而
任之也然直言鯁亮者利於國而不利於己福
於民而不福於身諫而君聽則一言而為天下
之福諫而不聽則一言而致殺身之禍以一言
而為天下之禍者若周昌汲黯朱雲劉行本蘇
世長褚遂良魏徵陽城諸名臣是也以一言而
致殺身之禍者若龍逢比干大夫種蕭望之韓

歎孟昭圖諸正人是也故以福於民而言則人臣不可不勉於諫以福於已而言則人君亦不可不容於諫為人君者必當虛懷以納之廣獎以拔之使其直氣不撓克展底蘊以盡乎言言以福乎兆民斯亦可臻於至治矣若夫震之以雷霆威之以鈇鉞朝納其疏章為尾模斯豈納諫圖治之君歟太宗能明治道群臣有上疏者即虛懷聽納面加獎諭會脩政殿頗施絲綸左正言謝泌力陳其失太宗即日命代以諸聖復賜泌金紫而遷之謝泌曰陛下從諫如流故臣

二十四

得輸忠悃如唐宋有孟昭圖者朝上疏諫暮不知所在如此安得不亂太宗為之動容然則若謝泌者是亦蘇世長魏徵之傳數故非謝泌之賢則不足以成太宗之治非太宗之明亦不足以納謝泌之忠若明臣直誠千載之一時也後之稱有功於宋室者可不以謝泌田錫為首云

淳化三年秋七月趙普薨

相業之不明於世也久矣自伊尹相成湯傳說佐武丁周公輔成王聖德武功輝映天地千載之下繼者闕若無聞焉適至強秦吞并六

國而獨任李斯尚功利之奇謀黷先王之大道遂視伊周相業若無益世用之虛文矣漢興高祖入關蕭何以相國封府庫收圖籍除秦苛禁與民約法三章而天命歸於有德繼而陳平為相乃曰宰相之任在乎調和鼎鼐變理陰陽錢穀之數非所司也丙吉以方春氣和不問道傍死人乃問牛喘于時相業久廢而丙吉乃能知其大體正若餘燼既滅而復明耳諸葛亮治蜀幾數十年人咸稱其有經國之才惜乎值於既運終不能見其施設親晉以下家室愈不聞

三十五

其人矣唐之魏徵慨然以諫諍為己任恥其君不及堯舜義明道合遂成貞觀之治然亦非純於王道者也爰及趙普初以掌書記事太祖范質求退普遂入相嘗曰吾以年部論諸佐太祖治天下史臣稱之曰韓忠獻公獨相二十年始終如一不曾妄殺沉毅果斷每事寬大贊助居多其開國之元勳似乎許其功業之大而世幾以加夫嗟乎史臣之稱乃一時歸美之辭非萬世不易之公論也蓋相者聖人之任天吏之副職也自非體天不私之德日月均照之明亦

何足以當其任自古以來聖人之德莫盛於孔子孔子之言豈備於論語論語者說脩齊治平之本也故聖人嘗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又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顏淵問為邦則又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祭則韶舞故鄭聲遠佞人若此者何莫非治道之言歟使趙華果能知而力行則其輔相之功又豈不可踵伊尹傳殷周公之後虛乎觀其嘗以微時所不足者言於太祖及以睚眦中傷人甚多是不知無求生以害仁也故李得上言廷美

三十一

怨望是不知就不可忍也遺親吏往市秦臨屋材及以隙地私易而食園是不知君子喻於義也以私憾竄廢多遜於崖州是不知以直報怨也出居河陽且憂不測是不知仁者不憂死既不能知此數者又安能以知相業之大故語甘謀國之功則優給其為相之道則否也或曰晉之為相固未能盡其道矣世之為相者當如之何而取之愚曰若蕭何之畫法陳平之智慮周勃之重厚兩言之大體孔明之仁斷魏微之明敏文之以道學成之以聖德行之以忠恕

致君澤民之功無一毫之不善斯亦可以居相位矣若夫以大勝藏質之義說而當聖賢輔相之大任是猶肩一木以支大廈撫孤舟而航渤海安得不至於傾覆而取滅亡之禍哉故為人君者與其任匪人而傷國家之元氣不若待其人而發天地之中也和

淳化四年秋七月大霖雨

言路之不可蔽塞猶奔流之不可止遏也奔流逼則大防無全堤言路塞則朝廷無善政言路所繫不亦重乎夫四海之廣非一人也萬機之

三十二

衷非一事也聖人慮事之隱於微者不能明言之蔽於下者不能達故於天地之和之時水旱作於之際必求直諫之言以明災變之理言之切當者則雖後而用之言之狂悖者則傷容而置之由是近者悅而遠者來矣太宗因霖雨大作遂命群臣各言政事得失故雍丘尉武程上疏願戒後宮嬪嬙以弭天變語甚狂悖且無其實太宗容之弗罪誠帝王之盛德也奈何李昉乃勸太宗恒加黜削以懲之嗟乎李昉之心是誠何心哉程言雖狂天下有不狂者不狂之言

求之尤尚不至况黜之乎苟黜之適足以遏人心於天下美李時言宜加黜削者其猶秦京欲殺鄧肅何殊焉觀乎此則其不恤或事之實為可知而其後上不仁之心為可見矣故為李時者回視謝泌之正大寧不有愧於心乎

淳化五年上元御樓賜從臣宴
上元太宗御樓賜從臣宴見民物富庶上大喜曰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甚乃知治亂在人臣蒙正避席曰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飢寒死者甚衆恐不必盡坐願陛下親近以及遠蒙正之言誠視民如傷之言也太宗何為動然變色而

三十八

忽諸乎蓋君子之言在乎謹其始而慮其終苟不能正之於始後雖傾囊吐赤切中時病則人君亦未之信矣何則蓋蒙正於端拱二年上太宗尊號曰陛下神功聖德輝朕今古在於尊號止可增益不可省去于時蒙正極稱太宗治道之威惟恐不至太宗雖却之不受而於滿目代之心已萌於是矣今乃復言教旋轉乎漢唐有非都城富庶可比其前後之言豈不自相背戾哉此所以亡之諄諄而聽之藐藐也然則昔實

誼嘗曰譬之居火積薪之下火必燄未然猶謂之安年其與蒙正之言正相反表裏互證以後進年火而不得居相位故不能成漢子之治蒙正以甘言之失雖居相位亦不能以成太宗之聽故雖同有憂民之心而皆不能成其至治之澤矣九月初上聞蜀賊起顧謂群臣曰豈天意抑其時華耶

三十九

呂蒙正言寇盜之起人君尤當警慎誠仁者之言也太宗聞蜀盜李順叛據成都顧謂群臣曰蜀土之民歲日繁盛但習俗淳淳多事遊賞物極必反今小寇驚動豈天意抑其時蓋數太宗之言蓋惡蜀人叛亂將欲假乎天意以資其威用加勦伐耳蒙正知其然乃從容對曰昔秦莊小國之君常惧無災今升平之代遠方忽有狂寇亦恐天垂譴戒蒙正之意蓋發太宗勿謂天意使然深宜警慎軍布恩威其效順自新苟或負固不服然後發兵進討首惡有誅之誅誤者宥之活有免之免有免肝腦之塗地斯則仁人之心也然而斯言一出豈無奸賊欺言而見從固是以為生民之福一言而不從亦足以止赫

然之怒故君子不言則已言則必有助於世也
昔范文子嘗曰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存敬
畏也楚莊知之故能正其國祚諡之曰莊蒙正
舉此而揚言於廷上啓太宗之仁心下全蜀土
之民命誠可謂有殺澤之功而能挽其論如專
號之失矣史稱蒙正為宋賢相者良以是歟

宋史筆斷卷之二

四十一

宋史筆斷卷第三

正祖

編纂

宋真宗

咸平元年六月命近臣也平轉運使

欲求實效之才能必先責俗於舉主斯誠取士
之公論也蓋舉主賢則所薦之人必賢舉主不
賢則所薦之人非矣即使矣夫人生兩間各以
類聚為君子者必肩於君子為小人者必比於
小人譬如龍興而蛟騰變生而蟻聚類既相若
氣必合焉徐庶為韓嵩先以扶漢室同心據也

極山結李林甫以危唐祚同安究也何漢唐以
降必是以濟國政是以致亂者執非同類更相
引薦而致然歟真宗即位之六月首明太祖舉
賢達坐之政以為凡所舉官多屬濫溢不如先
擇舉主以類求之誠所謂知治亂之本而得求
賢之實矣自斯制一明而正人君子並進故舉
士安知李元則有應舉之才則薦之以為顯仕
錢若水知王旦有宰相之器則舉之以秉鈞衡
旦復知寇準有輔佐之才舉以自代乎斯時也
濟濟多士咸列於朝世稱得人茲非所謂舉主

實而所為之人皆賢乎陛下真能明其制而不能嚴其禁行之未幾而王欽若薦丁謂以肆五霸之政錢惟演蕭瑀利用而成說諸之黨遂使政不能行今不能繼而舉賢之責廢矣焉於定制之初若無嚴信舉得其人者則加恩以賞之不得其人者則連坐以罰之舉主物故元宜追奪俾賞罰昭焉成憲焉故雖未至於野無遺賢則冠履亦無雷州之恥而楊億必盡取今之忠矣

詔曰轉運之職在乎督餽統計實儲察官吏之能

否訪生民之利病至於拾遺流移勸課田疇理獄訟之實總簿領之要其責既重其務實繁苟非精

公誠私正已率下則宵旰之勞何所至焉

真宗於轉運之職既委之以財賦復命之理庶獄者得無失於威權之重乎蓋錢穀之間易為

以利然怒之積動至巨豈苟非體國忠貞存心

廉潔一毫之不苟者不足以當之也故君子居

乎是位則必心乃王室憂勤惕勵惟恐生民之

不得其所小人之心則不然以為權歸於己富

貴可圖不進或餘亦足以中人吾之慾不通科

賄不足以結權貴之心於是持剋以飲之繭絲以微之市寵之供遂相望於道路沽名之餽乃填塞於臺閣上擬其賢衆必附人心為其所壅天道為其所欺而已之權位遂如磐石之安矣然利者爭之端也苟曲法以專之則下民安得不議故復假威刑以破其家殺逋訴以滅其口遂使禦使空竭下民凋喪而楊亂成於天下矣此則度支裴延齡肆其致禍之由也真宗深知是弊乃詔曰轉運之職在乎督餽統計實儲察官吏之能否訪生民之利病又曰理獄訟之

實提簿領之要蓋察其簞前代貪暴之失而盡

其奉公養民之忠殊不知理財者不可使之理

刑蓋財者物款之源刑者正人之本自唐裴耀

卿克江淮轉運使之後繼其任者不為歛怨之

貪殘即為羨餘之姦佞已而不正何以正人今

復以刑賦重任委之漁獵之人是猶寵屠伯而

按之以刃不至於殺人則不已也故於真宗之

世夙夜供職不負所望者惟李士衡一人而已

承復朱勔以刑餘小人大肆姦竈復改轉般倉

為御前綱以載花石卒使神州陸沉中原鼎沸

發非...運威權太重之覆轡...周禮置天府以掌九賦九貢亨大司寇以佐王刑邦國使不相踰越以防其惠正為此耳

咸平二年宰相張齊賢以河決為憂與王濟論上前且令濟署狀保河不決

君子一言以為智一言以為不智張齊賢以河決為憂與王濟論上前且令濟署狀保河不決向其言之不智歟夫人之有是體也猶天地之有是形也天以陰陽之氣運行四時人以稟受之氣運行四體心之所在即氣之所鍾也吾

四十四

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所謂心正者何若董仲舒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是也所謂氣順者何又若董仲舒所謂亡有邪氣奸其間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盈是也故代天而理物者必當正其心以合天地之心順其氣以應天地之氣俾六府允治四序和平上下相孚無少差繆於是山不童澤不涸災沴不降疾疫不生而天地之和至焉苟或變理乖和經綸廢度山必崩河必決旱蝗荐至災異並臻正若人之失於調護五內受傷

疽生癰潰而厥身傾覆矣王濟之論不亦中於理乎宜其能居齊賢而深啓人君之聽信也齊賢既不知此復持已見以居相位愚不知其果將何術以致雍熙之治耳雖然不特此也前年此則堅是所陳之策而致太祖之怒後乎此則不事儀矩頗好治生再入相教起大獄而與寇準相傾奪此無他良由道學之不明也

咸平六年十二月田錫卒

自漢以來人君論功行賞必以武臣為先而不及於諫諍之士蓋以武臣勤勞汗馬冒犯矢石

四十五

內平中國之難外攘夷狄之凶百死一生乃成厥績遂銘功太常單恩謚號俾子孫世守勿失此則封功錫爵之彝典也殊不知武臣之功能平已然之禍亂諫諍之力克明先見之危亡曲突徙薪功利有非武臣可比是以考夫前代或有人君失政姦雄在朝擅生殺之權廢祖宗之法詔卑國賦條括兵符包藏禍心竊號神聖宗室弱而不救姦佞聞而不言暴戾之謀變於朝夕幸而鯁亮直言之士奮不顧身折誘植於形迹披忠肝於玉陛力陳其罪直指姦邪破軟血

之立明誅報連之黨類就是罪人斯得天下肅清較之武臣功孰若方宋之田錫真其將也故田錫之居言職凡兩上疏五十三章因入辭直則陳軍國機要者一初廷大體者四末直言則言給事中不得其人左右補遺不舉其職開賢路成則曰象以為公器煥煌臣以為塗膏鬻名歲或大旱則曰此雷陰陽失和變理倒置及聞寶院中書政出吏胥行遣即檢舊例施行則又曰夷狄深入則請大駕親征將助無功則取聖慈裁斷陰陽不順水旱不調法今故音逆賊

四十六

起高率父老千官請加尊號不知在朝堂者用何智畧總軍兵者作何籌策嗟乎觀其忠諫之言雖非張九齡常見素諫去暴之比較其正君心止禍役引禍亂速成良熟幾及其功宣止安中國攘夷狄而已哉惜乎真宗時其遺奏後能嘆其天奪之速而不能昭其直諫之功也苟能知此而加其美謚錄其子孫使忠言諫論敢然不磨則後之忠臣義士安得不仰其遺風正五鬼之奸邪黜青苗之阿黨復諫諍尊嚴八之亂臣乎惟其不能詮直臣於前所以不能繼道

風於後也然則國家之於諍臣可不重其任而推其直乎

景德元年秋七月上規三沆疾及車駕還宮而沆卒上臨其喪贈太尉中書令諡文靖

或問之曰李沆王旦皆火之名相也其功烈德度二人孰優曩曰識高而慮遠近明而行方者其惟李沆乎蓋李沆為相深識大體嘗語人曰吾為相無他能惟不改朝廷法制又嘗曰取四方水旱以聞王旦以為細事不煩上聽沆曰人主年必少使知人間疾苦不然以氣方剛不

四十七

留意聲色犬馬則上未甲兵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時西北用兵澶秦間或至野食且慨然嘆曰我輩安得見太平優游無事乎沆曰以有憂勤早為舉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君安念哉嗟乎其言如此非周公作豳風無逸之戒歟李沆平居喜讀論語或問之沆曰為學如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兩句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石保吉求為使相上以問沆沆曰保吉因緣戚里無文戰之勞白帶之拜恐騰物論他日

再詢之執議如初冠準舉言謂之才沈久未
用準以問沈沈曰如斯人者才則才矣可使居
人上乎他日當思吾言嗟乎其所行復如此非
召韓公所謂無縱施隨以謹無良之意與逮夫
王旦秉政以為宋興三世祖宗之法長在為相
者宜奉行故事不可輒有改作是亦李沈不改
朝廷之法制也天下大雖真宗使人取死蝗以
示大臣百官皆賀獨宰相王旦以為不可是亦
李沈日取四方水旱之事聞於上也宦者劉承
珪求為節度使王旦執之不許是亦李沈不許

四十八

石保吉之為使相也至於真宗欲相王欽若王
旦以為祖宗朝未嘗使南方人當國其意豈
不同於李沈云丁謂不可使居人上乎故其愛
國之心既無不同則其忠君之志自無不合也
然李沈為相固已七年未嘗聞其輕薦一士王
旦為相起於一祀所薦可為大臣若冠準者十
餘人亦可謂賢矣李沈然則史臣於李沈則
書卒於王旦則書薨者得不有見於此歟
冠準始與丁謂善其言謂之才李沈久未用
甚美小人之不可用也用之於承平之日則能

肇國家之元氣用之於衰亂之時則能安國定
之杜殺小人之惡是為生民之害乃天地鬼
神之害也咸平之初天佑宋德正人君子同外
於朝李輔則有呂端張齊賢李沆呂蒙正錢若
水王旦冠準畢士安監鐵轉運則有王濟李士
為諫諍知制誥則有田錫楊億都奇則有李允
則表濟張詠將帥則有楊嗣昌延朗高瓊于時
志良意忠朝野肅清治道有踏漢之文章矣雖
丁謂韓運楚州王欽若參知政事為樞密
更同知樞密曹利用再使虜庭然而正人居多

四十九

蓋臣欲跡宋之天下正若金甌玉壁無一缺處
夫何冠準不忠其始遽開釁端屢稱丁謂之才
不可使居人下於是王欽若劉承珪陳彭年林
特達明五鬼之姦孫何王禹偁謀害六經之似
說應進除險交通寇讎果氣於當時楊億等
奔於陽翟遂使神不歆祀民不獲安而宋之元
氣索矣君子論及於此寧無思於李沈知人之
明乎然則李沈之絕丁謂豈特有利於冠準誠
有利於國家惜乎冠準不思沈言必欲舉而登
用卒使姦人朋比忠良廢絕豈非治亂自有定

數天不歛宋平治天下耶不然何田錫李沆之
亡若是之速而丁謂之流遂作入相也傳曰小
人之使為國家災害者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
何也已詎不信歟

景德三年王欽若曰陛下不用兵莫若作大功德
講封禪禮以鎮撫四夷可也真宗喜議遂次

澶淵之役寇軍動上進兵必當與契丹決戰而
置君於危地人孰不以為不忠王欽若勸上南
遷不可以萬衆之尊親征夷狄而欲置君於安
地人亦孰不以為至忠殊不知寇準之謀氣剛

手

而義正心誠而慮遠以為不克戎狄不足以致
太平之業欽若之計言甘而志佞機密而禍深
以為不克寇義不足以成己之威柄此真宗所
以疎斥寇準而倚任欽若也既而班師欽若端
知上意不能用兵復說曰陛下不用兵莫若作
大功德講封禪禮以鎮撫四夷遂乎封禪之禮
本始於無懷氏伏羲神農並因之蓋聖人易姓
而起功德數於天地內無水旱之傷外無夷狄
之橫四時順序萬物協和於是封泰山禪梁父
告成於天而至此景福未聞聖事鬼神侵其功

德以鎮撫四夷也欽若乃敢大肆欺罔發言為
迂遠使中國之勢不張夷虜之膽日肆吾雖數
欺天子正所謂欺罔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然
則致此失者未必不由於寇準蓋契丹為國女
主臨朝初無善政彼所恃者惟健兒一人而已
方其入寇之時寇準為相射棄大權即當施全
戒嚴召兵藩鎮精選期門羽林之士保衛天子
固守皇城復當親率三軍以高覆自副天雄安
騎列也對峙之營邪詔諸軍分為犄角之勢部
分整肅鼓行而前苟有肆恣沮眾若王欽若者

手

則當如司馬遷直立新莊賈以徇便勤王之士
靡不股慄勇氣百倍待其師老糧竭卷甲將遁
然後以吾大衆蹙擊當掃棄勝追擊則校敗之
虜可不戰而成擒矣惜乎計不出此乃令君父
親犯矢石以蹈危險之地宜其有孤注之譖而
不能成輔相之功也亦曰當時實勢禍福國事
且至苟非大駕臨馭何足以當其鋒嗟乎此又
不知兵者也夫制勝之道在乎料敵自古以來
豈有婦人行兵而橫驚士原者乎犯此不韙不
戰自敗何必懼焉此寇準之所不能取勝而王

欽若得行其術也孫武曰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其冠雖之謂歟

大中祥符四年上將西祀奉天書報索師龍圖閣待制孫奭上疏陳不可者十

國家之有正人猶天地之有正氣也天地以正氣而流行四時國家以正人而扶持教化天生忠義宣無意職是以賈誼生而漢文之業振焉周出而貞觀之治明故自古以來國運將衰治化將廢天曷嘗不生忠義而扶持之宋至太宗在位既久治理稍乖尊修正殿頗施絳綸歌將

李二

萌矣而謝泌諫焉賈贊塔成金碧煥侈將作矣而田錫諍焉自其志誠一發而宋德之盛彰彰可表既而田錫卒謝泌亡真宗嗣位玉兔朋姦偽成天降之書輝紫檢玉之禮政事廢廢殆有甚焉然而天眷下民因弛廢臺復降衆于孫奭俾佐政于當時侍制龍圖坡澁是任上問天書則曰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將歟西祀則又曰陛下燒畢東封更歟西幸非先王五年卜征重謹之意土木之功累年不息水旱作沴飢饉居多乃款幣民事神神其樂之乎今之去臣以先

帝嘗停封禪故贊陛下以繼先志先帝欲此平出朔而取繼遠則不賞獻一謀重一策而乃卑辭厚幣求和於契丹盛國摩前姑息保古謂主辱臣死為空言以誣下罔上為已任是陛下以祖宗艱難之業為臣僥倖之資此臣所以長嘆息痛哭也方今野鵬山鹿並形泰簡秋旱冬雷率皆稱賀將以獻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以恐下民則下民不可欺將以獻後世則後世不可欺先王五載巡狩觀民設教何煩蒸氣黃雲始能封禪嘉禾異草然後省方國將興臨於

王三

民國將亡聽於神其言之懇切志之忠貞雖不能諫邪佞於當時然王欽若之使聞之亦安得不瞻蓬春懷自知崇天之罪為王法之所不容乎故其直諫之功不獨追跡前古實覺增輝於天地矣然則世之人臣欲忠君而扶世者又何加於此哉周內史有言曰成孫達其後於魯乎君達不忘諫之以德亦孫奭之謂也

夏四月天下大蝗上使人於野取死蝗以示大臣世之忠佞之士亦可得而辨矣進祥瑞上尊號勤封禪求神仙者固去臣市寵之資獻直言明

治道雖災異防禍亂者乃忠臣憂國之志蓋忠臣之慮惟恐人君溺於私欲崇尚奢靡大典土木驚兵連夷以召天下之禍亂所以遇災變而深憂見禍祥而不賀也蓋臣之心惟恐人君私欲不萌朝綱不亂忠良見用讒佞是疎而已不得事於極位所以見禍祥而必賀遇災變而不憂也祥符元年真宗東封回二年代州地震四年天下大蝗災異屢見亦由王欽若之流欺天惑衆勞民事神之所致耳當時君臣正宜深自備警以弭天譴夫何具宗使人取死埋於野以

一
李

示大臣而大臣復袖死埋以進舉朝稱賀惟王旦以為不可復數日惶飛啟天上是欺下下以是罔上上下下相欺理亦何在觀乎此則人之忠佞不言而自見矣真宗嘗以此際信必言登取問更新治政事遂登祥慶可以符天意奈何王旦甘言罔恩治道卒從姦臣滿朝忠良去位幽朔強寇置之度外國之大政委之姦人可勝嘆哉嗚呼仁政德化世之不講久矣房杜姚宋之所以為賢相者此道也龔黃車魯之所以為伯吏者亦此道也故遺名感衆之人街巧多能之士

咸不知此而况婦人女子乎陳光咨之母以是而責光咨誠可謂世之賢母矣所謂仁政者何不獲無辜不置無害不與土木不重賦歛不為貪暴不聽蒼生是也所謂德化者何不事奇察不大聲色節民以禮感民以義使民心悅誠服是也光咨以一介儒生職與名郡既無異效復興其母曰剡州路當衝要郡勢安嚴殆無虛日然稍精於射藝乎其言如此則其心之所存可知矣夫邪勞重錢乃阿大夫善事左右之事精於騎射亦由基自作卒伍之勇二者之跡在鄣

一
李

夫猶尚不為顧君子為之耶光咨以是為尚其志可謂陋矣又何足與議為政之道而為民之父母哉此史臣所以賢其母而書之也然則他日轉官陞謝自陳腰下無金魚者是果出於德化已成而彰其母教歟抑亦出於恃寵誇功而誠為要君欺誠偽之心猶未可辨也

大中祥符六年楊億與寇準定大策功雖不就其表之士而為禍亂之防也詩云君子如怒亂庶遙遙詎不信歟

大中祥符八年上以三司判官關顓謂宰相曰或

言三司不敬數易

事之得其要者難暫處而亦不亂事之不得其要者雖久事而亦不公此聖人所以於理財經數必明其制而究其實也所謂要者何上之其數下守其規是也蓋錢穀之間有盈虛有水旱有兵凶固不可以一途而論夫天下之田土莫不有數而錢穀之出亦莫不有數非若天降之物無從而籍之也是以聖人計水旱慮兵凶穀輕重因其消長量蓄會其出入盈縮遂立九貢九賦之法俾天府掌之其實三什而取一也法

王六

制一之程式甚明上知所以取於民者有常賦民知所以輸於上者有常貢雖使三尺之童子之猶不大其矩矱况敢幸其吏代而實錄而盡乎真宗以三司教易更幸吏代財穀案籍往往不見本末勾院關防之地官卑權重亦難集事嗟乎此正所謂不得其要者也苟能得其要要俾成規定制井然有理水旱不得擾其常兵凶不得亂其常有以考於下有以承於上則雖衣霜被險若唐之裴延齡亦不能肆欺罔於其間矣惜乎以王旦之賢猶不明此故難以三

司分為二部選才力精敏者領之亦不過便於檢視而已錢穀之政亦何補焉此所以卒致王安石廢立青苗之法而亂宋之天下也

准奏之

宰相之詔無他焉在乎量寬心正而已蓋量寬則於天下之衆無不容數譽之言不足較心正則於諸毛之私無所受舉賢之道無不公若王旦之待寇準是也準以中書事有礙詔格者則奏之於上旦以樞密事有礙詔格者則送之於

王七

准茲非於天下之衆無不容乎且每見上必稱准之才而準數短之上以詰旦旦曰臣久在相位缺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此臣之所以重準也茲非毀譽之言不足較乎及準自知當罷使人私於旦求為使相旦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旦吾不受和謁準深恨之及制出準入見涕泣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是上具道旦所以薦準者準始愧嘆矣非謂托之私無所受乎旦疾亟上諭之曰萬一有不諱誰可任者旦曰惟明主擇之上曰張詠如何不對又曰馬亮如

何亦不對上曰試以卿意言之且福果多曰臣愚見莫若冠盜茲非果賢之道無不公乎且之寬仁大度類多如此誠有過於唐之裴師德矣聖王尚非冠盜當軸巨互偏側之地則準寧肯以此心待且而復薦以自代耶宰相之器有不問者乃如此雖然不特此也且存和位十餘年衆才能抑權倖立仁政之本明理刑之源所以外無夷狄之虞內無衆寡之憂兵革不用海內官展群工百司各得其職故至今稱爲賢相意仗之正公得遇太祖而事之則其功益立不出

韓忠獻之右子

太中祥符九年上以錄議大夫王晦叔知益州既至盜賊賊無輕重一切戮之蜀由股慄不數月寇盜并竄列郡皆外立不閉

惡固不可不誅也然古人於刑人之降或有審泣而斬之者何哉蓋聖人因親以制服因服以制刑刑者乃天理之所衷人心之公道也苟於人之所犯情或可許而法不可宥則君子垂泣而斬之蓋亦不得已爾況輕罪之盜乎夫盜賊之惡有殺人而掠財者有穿窬而竊物者殺人

掠財者在法有所不容穿窬竊物者則至三而後加戮故司空陳群則定魏法創新律則曰盜律有劫盜恐獨和骨實人科有持貨皆非盜事裴楷定律表亦曰盜賊詐僞請賊者則求罪於此作役水火竊養守備之細事皆求之作本名又曰奉聖典者若操刀執繩刀去加則傷物繩妄彈則使直衆首者惡之長斬刑者罪之大并市者死之下見作者刑之威賡罪者諷之誠王者立此五刑所以實君子而逼小人故爲勤慎之經皆擬周易有變通之體焉此則古今慎刑

之通義也今而王晦叔恃才而虐盜賊賊無輕重一切戮之此果先王何制若以爲盜賊可殺而絕則宋江之兇不復生矣若以爲用法不可不嚴則五刑之制不必分矣聖人所以薄密之罰者蓋必其心尚有所懼未至殺人將有遷善之理今不較輕重以一類誅之是猶惡狼養而養猶未也史臣不究其實乃書之曰不數月盜賊并竄列郡皆外立不閉善則善矣其如列郡之民何故爲政者必當節民以懷養民以德俾漸摩有自衣食有資則民自恥於爲盜何必

肆殘忍之政以圖速成之治哉此正所謂如殺無道以就有道者也孔子曰子為政而用殺子欲善而民善又曰向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聖人之言可不敬歟

選能吏治畿縣以往前為今者閭閻重簾以墜便廢治振錫至則闔門去簾告其人口舌所治者三彈特力富恃貲刑特贖於是豪勢者弗善弱者伸縣以大治

治民之道在乎勸善懲惡而已善善不勸則無以使民有所觀感惡不懲則無以使民有所知

六

禁此蓋為政之大畧也民之為德莫善於從化亦莫不善於梗化所謂梗化者何彈特力富恃貲刑特贖是也彈特力則惡者得以遠善而為宋之南宮萬矣富恃貲則富者得以吞貧而為漢之郭解矣刑特贖則民怙終不悛而為鄭之石渠矣故以一郡之內一邑之間而有此三者之患則仁政何由而立德化何由而施民俗何由而變乎宜乎張錫為政之初而以是三者為禁也自其禁制一明豪勢者屈善弱者伸而縣遂大治矣或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乃聖人

治民之格言張錫欲治畿縣而於為惡者惟務是去得無近於齊之以刑乎愚曰不然此蓋前今不能教民以善致有是弊苟不宜明其禁以去之則雖有皋陶之德伊尹之聖亦不能行其政令況一才一藝之士乎此張錫所以不得不如是也但慮人心不古或假此義其教正人以相苟直之謗耳然觀史稱豪風善伸而不稱其果於誅戮是知張錫有撫育之仁而無殘虐之政矣

上以劉平為御史知雜事剛正言於上曰

平將家子知古兵法使將兵西北可制夷狄上不察謂所擢出平知郊州

諺人之計何其巧之甚耶殺捕則正則假為賢之名以去之歟我忠良則乘隙似之隙以構之此正人所以恒困於邪人而忠臣恒陷於讒賊也劉平為丁謂所擠計正類此夫劉平之於丁謂正猶冰炭之不可同爐貴顯之不可同器方平仕居風紀剛正著聞謂恐其罪惡刺奪政柄乃言於真宗曰劉平將家子也知古兵法使將兵西北可制夷狄遂出平知郊州故以其外

而觀之則孰不以其有驚賢為國之志以其內
而言之亦孰不忿其有賊仁害義之實其設心
如此者不過欲去正人而專己之權位耳然自
劉平既出之後謂之護心愈無忌憚以拂鬚而
怒傾冠準以去權字而竭事宮閤稔惡然君扶
姦侮賢雖林甫之陰狡多教重犯之邪佞豈回
亦莫能出其右矣雖然不特此也王欽若亦丁
謂之當其與謂等交通譏謔尤甚焉寇準之功
則諸準於上曰正如投散與虜博以陛下為孤
注耳由是上過準稍衰又李士衡方進用會上

李士

論作文之弊欽若因言路振文人也無不識文體
李士衡少誅死而振乃曰世有顯人士衡以故
不大用差乎其說毀德義崇飾惡言又豈在丁
謂之下乎此其所以能蔽真宗之明而陷忠良
之士也詩云萋兮萋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
已太甚又云譏人罔極交亂四國然則為人君
者可不謹於譏人之禍歟

天禧元年八月以樞密王欽若為右僕射同平章
事
古稱立賢無方竊歎相王欽若而王旦以為

祖宗朝未嘗使南方人當國宜南方之人果不
可為相歟蓋自天地開闢以來水土之所以平
民粒之所以食禮樂衣冠之所以制旬侯綏荒
服之所以成皆由黃帝先齊為湯文武之為君
皋陶稷契伊傅周召之為臣上以體乎天下以
則乎地德化施於中國聲教被於四夷此則聖
人順天地自然之道地氣自北而南也昌寧有
南人為相治化自南而北哉且天下風土誠有
不齊南方土力綿薄人多辟躒北方水土深厚
人多特重為一得間氣所生則南人素心塞淵

古三

者十止二三北人植德不回者十常七八此漢
唐之世所以欽求宰輔之臣必於忠厚之方求
之也是故漢業切與肅事是任諸呂夷滅平勃
有功魏相以嚴毅見稱丙吉以寬和相濟唐有
天下居輔弼者固非一人焉然與仆植德而房
杜之功不以應舉持正而姚宋之績居多此漢
之名相所以稱蕭曹丙魏而唐之賢輔亦稱房
杜姚宋也雖然彼數相者固皆得北方之正氣
其佐治乃亦豈敢望於三代之聖臣然其德
度寬和規模宏大亦足以解懸萬姓儀軌百寮

而成漢唐數百年之基業矣惜乎其宗不思王
旦之言遂以王欽若為相欽若為人陰險無良
一跡跡詭秘締盟丁謂脩好承珪偽造天降之書
譏諸忠良之士威權既振天道漸違故於景德
之元年史書旱蝗為災天下大荒二年河北京
西大饑華北斗李士衡以故不大用三年河
南地震三月戊子朔日有食之天書降于乾祐
山曹不教諭善政未聞災異屢見而宋之元氣
索矣至於神宗復踵其弊乃以王安石為賢親
信極甚既擢以參知政事復命以秉執鈞衡法

六十四

立青苗毒流四海雖以太皇太后流涕為言上
亦不悟於是百度廢而群黎怨地氣南而妖氣
生天下多故不其然乎故以杜鵑啼於天津橋
而言則世道將治將不治南人當相與不當相
皆可見矣然則允明之見堯夫之言豈偶然哉
李迪曰今天下大荒旱蝗為災蓋君臣自同為一
罔始天譴以警陛下也上曰卿之言然有誤朕為
此者

真宗之心可謂仁而無術者也當議封禪之初
群臣固有進言者矣以為封禪告成乃帝王之

盛事人君果能崇而行之則天下自然而治千
戈自然而息和氣自然而生祥瑞自然而至災
異自然而弭矣真宗故而信之惟恐不暇夫何
於崇聖既畢之後玉輅始旋龍旗未戢而天下
大蝗郡國大饑河決地震日月薄蝕靈輒未臻
而災異駢集何所報反其所好耶此蓋為惑人
所誤耳于時真宗正宜深自警懼獨斷宸衷以
何人為最何人為佞何者當改何者當除俾弊
政一新群姦誅逐斯不惟有以挽回天意抑亦
可以震懾人心惜乎聞于李迪者臣自為詔門

六十五

之言達不復雄斷乃慨然付之長嘆嗟乎仁則
仁矣其如王靈之不振何此正所謂夢覺碌威
者也雖然觀真宗者蓋王欽若丁謂之流李迪
既能開陳其端曷不直指其罪遂請誅之今乃
引而不發舉而不懲達至揭臨於已然後引手
版以擊之亦何益矣是知李迪亦當時見義無
勇之人非漢廷折檻敢言之士也

九月王旦薨臨終謂其子曰我別無過惟不諫天
書一事之失今諸子割髮披緇以飲
事老之道無他焉在乎盡忠補過始終不忘而

已矣王且宋之元宰也為人嚴重沉靜有謀諫
習時宜識達治體量寬而容衆志大而有為舉
賢薦能殆無虛日抑茲默依惟力是視史稱旦
立相位十餘年外無夷狄之虞內無水旱之憂
兵革不用海內富實群工百司各得其職誠可
謂世之賢相而別無過可舉矣惜於天書初降
之時召飲內中賜以尊酒既駢發視乃珠子也
旦自是不復持異遂使王欽若之流得肆毒究
職為亂階斯豈不為仁人之累乎故旦臨終心
有所憐乃謂其子曰我別無過惟不諫天書一

李六

事之失我死當割髮投繯以歛嗟乎君子存心
於正靡不同也昔衛史魚將卒命其子曰吾不
能遠遁伯玉退彌子瑕吾生不能正君死無以
成禮我死當置屍下其忠君之志悔過之言千
萬載而下不謀自合豈非同於秉彝好德之良
心乎但靈公吊之即日用蓬伯玉退彌子瑕真
宗廟之乃卒相王欽若曾謂九五之人君反不
若列國之諸侯耶此君子所以錄為王臣流涕
而尤為真宗太息也

天禧三年馬知節以彰德軍留後卒於相州

惟人臣有忠君報國之誠斯能有謀茲嫉惡之
志蓋君子之遇姦佞正若目中之過芒刺苟見
其利口覆邪邪謀亂政安得不怒生於心奮發
忠勇以擊之乎此馬知節之過王欽若所以發
歎擊而誅之也宋興幾六十年輔佐之臣一善
一否未聞有姦全惡侮慢神霄民肆為欺罔如
王欽若者欽若自祥符元年以進天書獻芝草
奏醴泉求壻子上至五年與陳堯叟同平章事
樞密使遂專政柄愚弄朝廷變先帝之成規威
時君之規聽以謹言而危冠準以深計而立德

李七

妃固寵專權沽名樹黨星辰為之易位水旱為
之致災禍檢機深誠可謂世之亂臣矣夫亂臣
賊子人人得而誅之知節乃以剛直自任安得
不指其佞而斥其姦乎故欽若密聞詩用旁韻
知節則具片其姦狀欽若嘗懷教養退以已意
稱古行之知節則又白之曰何不盡出懷中之
奏至是又與欽若爭論上前退見王且詞色猶
怒甚曰知節氣欲以笏擊死之但恐驚動君相
爾嗟乎其忠義激烈乃如此非段秀實惡寒未
此之志乎故自古以來為將而能嫉惡者必成

破敵之功為將不貲常惡者終致敗亡之理蓋志之忠者計必忘心之佞者謀必險故也知節自十八歲時監彭州兵馬遂如老將後從上東封為都部署許以專殺知節部分嚴明未嘗輒戮一人良由其為入剛直處心忠厚故爾

天禧四年秋七月以李迪為平章事惟演言馮拯純和與寇準不同乃以拯為樞密使同平章事丁謂平章事曹利用加平章事甘惟演之言也

畢命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湯陳德實得天道教化者麗萬世同流惡初惑於斯言而末之

六十一

信及孝錢惟演姦邪之事始判然而無疑矣惟演錢徽之子亡國之餘孽也自錢生做世有其越之地僅百年至太平興國三年始束身宋歸太宗遵太祖遺訓恩待降主封徽為淮海國王子惟演惟演孫承祐皆受節度使後惟演於真宗時以文學進幸寵過日隆漢唐以來所未有也為惟演者正宜上畏天厭之威下鑑國亡之禍惟懷宋德永矢弗諼庶可效箕子不亡於周者萬分之一惟其習於驕妬故由惡終達真丁謂等交通大作威福始則附於丁謂以傾寇準

終則力薦馮拯丁謂曹利用以膺大任於是其黨日固其惡日肆矣嗟乎惟演之於讒賊極相稱薦而不慮過情者豈非怨其亡國之耻而假手於此歟抑亦出於本心之姦佞歟然觀其與丁謂連姻而不知愧則其終身之惡可見矣然則惟演阿附權勢既已如此後之受命之君雖其覆轍之寧肯寵任降主之子孫哉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此之謂也

上寬容大度嘗有百姓爭財以狀投匭其語有比上德為桀射者比奏御上止冷宮中錄所訴之事

六十二

付有司根治而匿其狀

漢唐之君史固有稱其寬仁大度者矣然亦有若真宗容納姦妄德大如天者也天禧四年百姓常有爭財以狀投匭其語有比上德為桀射者上止冷宮中錄所訴之事付有司根治而匿其狀復曰百姓意在爭財其實無他若并其狀付有司非惟所訴之事不得其直且必先按其指斥乘輿之罪百姓無知亦可憐也嗟乎世之人臣或有論列時事誤觸國之禁諱而或誅其人而赤其族死愚民論財比上德為桀射者乎真

宗聞之乃渾然如天畧不加怒既能容之而臣其狀復令推之俾得其所則其仁心之大為何如哉故自三代以下能盡其道者惟真宗一人而已然而天眷有德其報孔適真宗於東封之後酷信天書尤悅祥瑞任扶姦之五鬼棄保國之良臣治道日平倭人日進將有侵霜不戒之漸幸而陳彭年死丁謂錢惟演羅滿極王欽若勢孤無黨而王曾得行其政故於外進之日雖幼主嗣位明肅垂簾而天下晏然不動者豈非皆由真宗仁厚之所致歟太甲曰惟天無親克

七十

敬惟親民固常懷於有仁斯言信矣

乾興元年王曾以謂擅權欲以山陵事弄去謂人臣之功能操除寇盜者不多重惟謀戮權者為可嘉蓋操除寇盜不過平定乎一方誅戮權豪實能廓清乎宇宙故王曾雖以計去丁謂而尤有功於社稷也丁謂自轉運變州安撫鄆僕奔說而進遂事大權然其賦性惡固奸行譏惡逞凶凶之虐焰懷五鬼之邪謀欲去劉平乃加虛譽將排寇準遂若深讎上矯詔以數天下詭隨而亂政於是黨與日盛山嵐日比而太祖

難難之業焉然為之一空矣於斯之際孰敢斥其惡而犯其愆哉尚賴天厭其禍而王曾者出曾以謂之姦邪讒佞也蔽禍心協言於太后太后怒甚立欲誅之乃羅謂仍熟林特等九人由是九朝真安萬方稱慶而朝憲復為之肅然王曾之功不亦偉乎然則姦臣諛而臣道素佞人出而天下平此固已然之明驗也然或當尉天不祚宋王曾不生丁謂拜相故雖天命有仁宗以幼冲之姿而欲當國步之多艱不其危乎是知仁宗之有天下四十年者其效未必不本

七十一

於王曾之去丁謂也

孫奭請給宣聖廟田從之諸州給學田始於此孫奭請給宣聖廟田飯可謂一言而為天下法矣古之諸侯尚賜湯沐之邑况孔子至聖而有功於萬世者乎孫奭達明及此非獨有功於聖人之門誠有功於世道也蓋天生聖人豈無意歟自三代以降聖人不作道學不明辨倫數尚無聖人明體樂以扶世教教五典以叙彝倫則天理滅而人道衰幾何而不至於無父無君哉此天所以生聖人為萬代帝王之師而尤

生聖人為萬世生靈之主也廟田之給不亦宜乎宋與文明將振揚善為相乃曰吾以本部論語治天下孝沈亦曰為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兩句尚未能行聖人之言雖終身誦之可也二相之功雖未能盡合聖人之道然措天下於小康者亦豈非聖道之所致歟至於丁謂王欽若用事故倣相濟暴行交作而聖人之道遂為紅氍毹亂矣孫奭於洋州間慨然以聖道為己任乃陳介於先王之道者十事情半言而六從諛而不聽遂鉗口結舌者十有二

七十三

年今而丁謂罷黜係何無業復建大義謀給宣聖學廟田其意以為國家治政必由聖人而天下聖才亦由聖學而成建之則興力之則敗蓋當時君相聞而興起力行聖人之道用廣文明之治耳嗟乎孫奭扶持世道之心不亦盛乎史臣以是而終真宗之業亦可謂能知孫奭之志而為宋之良史矣雖然使孫奭之言得遇太祖而陳之則太祖之治豈不絕於王道而聖人之德亦豈不復明於世耶噫此非孫奭之不幸乃世道之不幸也

宋史筆斷卷之三

宋史筆斷卷之四

正韻齋

續集

宋仁宗

天聖元年九月馮拯罷極氣貌嚴肅或傳詔至中書不延坐病去位

姦臣誅而世道泰使人去而國祚興此天理之必然古今之明驗也昔隋之少師專而有寵李梁賢而不用楚子台諸侯于洗虐皆不令楚子伐隨隨侯感於少師之言遂與楚戰隨師敗績闔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隨侯楚子楚

七十四

子將不許闕伯止曰天去其矣矣隨未可弑也乃盟而還宋景德間宋禦契丹於澶淵高瓊國請真宗北幸馮拯何附王欽若乃從傍呵之幾敗大事自是拯與丁謂銜惟漢等深相表裏以為國寵之計惟演欲為之拯則言拯純和與寇準不同丁謂矯詔以拯為樞密使而己至於擅易山陵太后怒其欲殺之謂極力與魯救乃曰謂固有罪然帝新即位誅大臣恐駭天下耳目卒使大慙洩刑國政不立其黨惡之罪可勝言耶故少師與馮拯所遇之事雖有不同而

其誤國之效則一也嗟乎少師得君言行計聽于時人心雖怨孰能去之矣而天存隋國使其一戰而敗李煥得以見信非所謂天去其疾乎馮拯柔和而使已棄相權于時人心雖怨孰能去之幸而天佑宋德使拯以病去位王曾得以進用非所謂天去其禍乎君子比事而觀則天意欲治而不欲亂福善而不福淫皆可見矣然則仁宗有天下四十二年者豈不本於天去佞人之功乎

閏月寇準卒于雷州

七十五

寇準之為人也剛明有斷正大有謀志義不喻直道無常其可謂社稷之臣矣準始通判鄆州時太宗知其深慮有謀遠者見之後居殿中丞值霖雨過度上顧謂百僚曰朕於刑獄盡心焉安得有此積陰之譴大臣無敢對者準獨起班而言曰某局吏侵官錢於法為小過罪不至流陛下赦之參政王沔第三子盜盜陛下錢數百萬緡於法為大惡而上以沔故務相寬赦幸得脫陛下聞之亦不加意主曰刑獄盡心知之何而無積陰之譴澹淵之徒王欽若請上幸金陵陳

亮更請上幸成都上以問準準曰不知何人發此謀臣欲得獻策之人斬以累鼓然後北伐又曰先帝建都垂五十年天下財用兵甲聚於京師宗廟社稷之所寄不幸有事陛下當與臣等以死守之今一旦棄去非復陛下所有上親馭戎邊報急書一夕凡五至準不答封欽笑自如上聞之大駭準曰陛下欲了此事不過五日耳契丹果請求和欲議歲幣準召曹利用曰雖有勅旨汝所許不過三十萬過此將斬汝矣復處王欽若多智恐妄有疑沮則以欽若守天樞軍

七十六

欽若驚懼不敢辭由是慶分既定大事乃集茲非所謂剛明有斷正大有謀乎準先守青州上想見之會遣中使巡撫山東上曰往問寇準安否比還促取朝見表以慰朕思準具中使泣拜曰犬馬皆知有主豈有人臣不思君父但以是者當路不敢上朝皇帝若不棄老臣朝召而夕行也要君之章而不致上及抵雷州病亟遣人取太宗所賜通天犀帶于洛後數日沐浴具朝服束帶北面再拜而卒初丁謂參知政事事準尤謹準嘗食羹呼謂起拂之準曰參政國之

大臣乃為長拂髮耶又嘗與賈利用議事有不合者輒曰汝一夫爾豈解國家大體其德不忘君行不苟合乃如此茲非所謂忠義不渝直道無黨乎故其經營圖國乃心王室雖遠追之間顏沛之際終不以死生榮辱變其節非社稷之臣而何但惜其誤稱丁謂有才被酒泄謀自取寶身之禍爾雖然廢立之事亦出於先帝之命非準潛謀不執也前此史臣乃書曰內侍周懷政伏誅明道二年又書曰追贈懷政中書令復宋國公賜諡忠愍嗟乎懷政既已伏誅則

某公豈可賜諡今一則誅之一則諡之何前後相戾如此必本於丁謂刻意用刑之弊非史臣之直筆也然則胸中荆南之民悲思不已所折之竹不根而生則某公忠義感格乎天豈可見矣

天聖三年王欽若薨上臨其喪太后臨奠錄親屬二十餘人國朝以來宰相薨賜未有欽若比者後上謂輔臣曰王欽若久在政府察其功德其效邪也

真宗之時邪邪之臣誠未有如王欽若之比者

欽若在景德初已入政府澶淵之後力請上幸金陵幾誤大事至車駕還京上以寇準有功欽若畏之欽若曰陛下所以敬準者豈以其有功於社稷邪上曰然欽若曰不意陛下出此言也城下之盟春秋時小國猶深恥之况萬乘之尊乎又曰譬如投鞭斷流得以下注耳由是上過準寢裏及拂知上不能用兵則又曰陛下不用兵莫若作大功德謹封禪禮以鎮撫四夷可也於是造天書獻芝草奏醴泉勉諭王旦盛感上心立德妃以固其寵為丁謂以附其意

欲擠王子明則密啓上詩誤用旁韻欲去于士衡則言路振不識文體機深禍密陰險果良自參知政事以至為相迫二十餘年惟以讒譖為務未聞行一善政進一讜言故時人嫉其陰險詭秘號為五鬼而上不知其奸也仁宗於幼冲之時乃能辨其奸邪似可謂大有為之君矣然於章獻還政之始復蹈天禧覆轍遂以呂夷簡為平章事夷簡為人多機巧善應變其諛邪佞諛不在王欽若之下故夷簡以私憾而廢郭后是亦欽若之立德妃也因郭后而開孔道輔非

仲淹是亦欽若之罷相安仁也與王曾議論不合是亦欽若與寇準之執異見也寇準大名府為北京以示親征是亦欽若勸上之幸金陵也殺宋庠請斬仲淹是亦欽若之責李士衡也忌富弼而易其華書是亦欽若妬寇準擅淵之功也其事權之謀固寵之計與欽若豈有間焉故史書曰夷簡為相二十餘年功業閭閻私計四夷外侵百姓內困杜絕言路斥逐忠良真權姦也嗟乎其姦邪既已如此而仁宗莫能知厥後御選英閣出御書十三軸有曰辨朋比

上十九

斥諛佞察忠讜鑒聖合愚示不知仁宗之所辨者果以何人為朋比何人為諛佞何人為忠讜何人為迎合乎不過崇虛文以邀善譽充空言而假仁聲耳或曰仁宗聰慧有餘能辨欽若之姦而不能察夷簡之詐何明於彼而闇於此耶蓋由仁宗不好直言既惡道輔仲淹之忠弄熱石介孫沔之正所以縉紳之士悉懷縮然而不敢發擯其姦也然則人君懷諫之失豈特不聞已過而姦臣之惡亦不能聞矣故伊訓有言曰先王肇脩人紀從諫弗弗先民時若若上克明

活下克忠鉅不信歟
天聖五年秋八月解脩古言職

解言職職諫臣乃政教之先兆求直言任忠鯁尤世治之明徵此君子所以於國家為政之初必以是而下之也天聖五年土宿留參太白書見蓋上天垂象之頃日官奏土宿留參太白書犯太白晝見日未過午苗彥臣等坐言災變被罰時曾脩古為監察御史乃進言日官所定希旨悅上不足為信今罰姦臣等其事甚小然恐自此人人畏避姦媚取容以災為福天變不

上十

告所損甚大時又崇建塔廟營舍開費不勝計脩古復極陳其不可于次女主臨朝嗣君新立災異數見人情洶洶而脩古乃以言責自任上敬天威下恤民隱隨披露肝膽力陳治政之失識者教不以為天特降策斯人使其剴切休命用熟治化也素何太后惡聞愛變教以忌其忠經朝聞其顯暴即駐蹕遣使中外聞之莫不喪氣自是之後政事日革矣日雲張士遜以和鼓而進呂夷簡以廢后而達孔道輔出知於秦州許冲淹置之於散地雖富弼因論日食欲應

天變莫若除越職之禁以通下情然其憂心惻
惻愷於群小終不能拔其否運之政矣然則執
謂言職之詳而不關於治道之盛衰歟

十二

月以孔道輔為龍圖閣待制道輔使契丹
儒哉孔道輔能明聖人之道與天地同其大也
天地以生物為心聖人以參贊為德故雖禽獸
之惡而不能出乎聖人籠絡之術夷狄之橫而
不能越乎聖人君父之懷此所以於照臨之下
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而親之也是故開關之初
水土未平人紀未立萬物雖育罔各厥性惟天

八十一

乃生聖人俾作元后教而有之於是察璿璣齊
七政傳五典叙九功禮倫樂和民生乃遂此充
舜禹湯文武周公所以受命於天而天下萬民
所以受教於聖人也世至春秋先聖繼浸道微
將墜而論者以亡天佑下民復生孔子孔子之
生誠有至德上繼先聖之道下字文武之法乃
刪詩定書數簡易作春秋使性聖之德天人之
理燦然炳於世故孔子雖不得君師之位然
其盛德大功莫不仰之如日月尊之為父母矣
昔定公與齊侯會于夾谷孔子相禮齊侯使某

人以兵鼓譟劫定公孔子斥而却之復使俳優
侏儒戲於前孔子怒而斬之齊侯懼乃歸魯之
侵疆復責其群臣曰魯以君子道輔其君而子
獨以夷狄道教寡人此則聖人道大德宏之驗
也宋至仁宗世之治亂不一孔道輔以先聖之
孫待制之職嘗奉使於契丹于時契丹權有
莫坐擁強兵目中已無中夏久矣况於孔子之
道乎故其使臣于庭乃命優人以文宣王為戲
道輔正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接今
俳優之徒侮慢先聖而不之禁豈有國者之

八十二

所為厲主默然遂命罷之嗟乎齊侯之詐不可
億也孰得而折之聖人以一言之出而能使齊
侯愧悔謝過之不暇契丹之強不可犯也孰得
而屈之道輔以一言之正而能使契丹為萬世
之罪人于以見聖人之道其大如天雖夷狄之
強詐狙之術率不能違其禮矣余我曰以子
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聖不信欺

天聖六年二月獲知自鹿

古者字輔之高事案必皆以氣為主也氣之
充者則遇天下大事而有為氣之弱者雖保一

身而不思於張知白之高人可見矣知白自
天聖三年同平章事在相位首尾幾四年未聞
其獻一奇策進一嘉議以圖至治惟於程琳當
受除命乃喜曰不辱吾學矣及亮史官知白在
相位惜名器無妄舉以盛滿為戒雖貴顯
清約如寒士嗟予當此之際豈果無事可為耶
然觀當時太后臨朝權倖用事四年六月大水
冬十月甲戌日有食之五年三月秦州地震五
月德明寇邊秋八月解而修言職土宿留秦
太白晝見安里國政一至於此是立宰相袖手

卷二

傍觀之日歟今謂清約如寒士者不過效范質
居無四壁為自守之計耳嗟乎范質以氣銳無
為故誤周之社稷而不能死於國難知白庸懦
無謀復誤宋之大政而不能弭於災變故雖有
陳仲子之廉公孫弘之儉亦何足以補於世此
正所謂矜小節而忘大體者也然則知白獨善
其身似為可取亦曷若王旦之養養其浩然之
氣充之於四體獨之為事業壯哉不世之功不
為寒士之態歟孟子曰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
天地之間信斯言矣

三月有星流于西南時輔郡又旱今補懷于文德

李佐奏天子布政之宮非綱黃讀究之所誠可
謂識達大體者矣夫天子之建宮殿上符乾象
下宅坤靈崇飾座於九閣峻微垣於千仞禮嚴
鍾虞風震祈旗期門羽林之士森于前柱史補
遺之職待於內天子當陽而正位人臣奉職以
奏功政協天和乃敷文德於是景星現而靈貺
臻蕭韶和而鳳凰至雍熙之治於斯成矣曷嘗
假於緇黃之術哉若夫陰陽微臣行君令事

卷三

多錯亂則天必降以大罰而史作矣今而有
星大如斗聲如雷自北流於西南光燭殿庭尾
長數丈久之散為白雲其象緯之變安知不為
女主臨朝嗣君尋弱致邪用事故出多門之所
致歟當時君臣正宜增脩德政以消天譴茲乃
不循正道復命繼業者流禮讓于天子正殿甚
無謂也豈不尤有甚於魯莊公以日食之變鼓
用牲于社者乎此正所謂以邪攻邪以亂止亂
耳自是之後天怒愈甚河北京東江淮兩浙
水災七年二月河北復大水六月大雨震電王

清昭應宮災八月日有食之冬十月京師地震
八年夏五月大雨雹明道元年江淮旱八月大
內火災延燒崇德等八殿由是言之繼衣黃冠
之術果有益於世用乎果無益於世用乎觀乎
此則天道之正昭然而可見矣
章獻劉太后出金帛脩景德寺命蔡齊為記內侍
羅崇勲使人誘齊曰善為記當得參知政事齊故
避之

君子之所以不動心者以其能執於中見理明
白而不為外物所誘也蓋君子以仁存心以義

八十五

制事苟於吾分之所不當得雖千金之富萬鍾
之祿弗視也於吾為之不可辭雖危亡之急危
鉅之誅弗避也蔡齊以禮自守而不為羅崇勲
所誘非真知義理之所在者能若是乎初章獻
劉太后出金帛脩景德寺遣內侍羅崇勲主之
蔡齊時為翰林學士命齊為記崇勲使人誘齊
曰善為記當得參知政事齊時女主臨朝
崇勲用事生殺大柄誠出其手為貪夫者苟或
少屈其節則不貴之富軒冕之貴可指日而得
惟齊所見則不在是以為牝雞司晨匪國家之

美事宦臣專恣尤世道之不祥豈可達此百
自滅天理而冒取不義之富貴乎雖得之君子
不貴也夫天地之間惟邪正兩途而已循天理
過人欲乃君子之正路徇人欲滅天理誠小人
之邪途由正路者則可以守貧賤可以辭富貴
可以為忠良可以立大節而為保祿宜家之臣
矣由邪途者則可以無飢寒可以取富貴可以
為姦佞可以利身家而為俾躬康休之人矣故
君子之心惟恐不入於正而誤國家之大事小
人之心惟恐不入於邪而誤一己之私欲此小

八十六

人所以恒顧利於目前而君子恒慮患於天下
也宋自祥符以來能守此道者惟楊億蔡齊劉
燁孫方平四人而已真宗嘗冊劉氏為皇后欲
得楊億草制使丁謂諭億曰大臣勉為此不憂
不富貴也億曰如此言豈非所願也太後嘗詔
劉燁問曰知卿名族欲一見卿家誰恐同吾家
也燁因為風臥而免晉昌朝與參政資政事
上前昌朝使人約張方平欲以代資政事
曰此言何為至於我哉四人守儼若一心拒
之不去毫之不去誠可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

能移威武不能屈者矣但真宗於不豫之日以威柄下移而不能終用楊億固不必論然仁宗於親政之始乃不用蔡齊而用盛度不用張方平而用賈昌朝卒致忠佞不分善政不立斯豈大有為之君哉論至此則君子不得不為忠義嘆也

天聖七年二月會宗道卒

直道而事人焉然而不三黜其意宗道之謂子宗道以忠鯁自任生既不能取媚於當時死安得復免於衆怒此所以於既沒之後復命書卒而不書薨也宗道為人嫉惡必容在真宗時已獲見知擢為參知政事至景祐間朝不得已而用之太后嘗問唐武后何如主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後然時有請立劉氏七廟者后以問輔臣皆不敢對宗道獨曰不可退謂同列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時將幸慈孝寺后欲以大安舊廟上行宗道以婦人有三從之義爭之后乃命輩後乘車行執政多任子於館閣讀書宗道曰館閣者育天下英才豈納禱子弟得以恩澤慶耶書子誠知已任京官然終不使

恩國恩樞密使曹利用恃權驕橫宗道屢折之於上前故曹威用事者莫不憚之幾乎宗道安宋之心固不減於平勃安劉之心矣然其嫉惡太甚其知太后執政之不悅何故仁宗雖聽其廢而終不許其書薨也然宋之書法丞相同平章事則書薨樞密使攝副則書薨參知政事亦書薨今宗道書卒而不書薨者豈非太后與執政猶未解故惡之歟不然太后何以臨奠三欽若之喪於前而仁宗命書其仲淹之薨於後也

六月大雨震電王清昭應宮災

鬼神不敬非禮之祀乃先賢之格言也蓋天子之奉天命禮有常經祀有常典不以多儀而降之祥不以質宜而昇之禍惟風夜祇畏柔由舊章而已是故天子之報本反始也郊則祀乎天所以明天道也社則祭乎地所以神地道也禘則祭始祖于太廟雖則合聚萬物以紀四方於是鬼神饗之福履綏之未聞有瑞其堂瑞其室而別為徽福祚祥之所也今而真宗不師古道不事常經乃信於力士之言謬曰天書之降乃

命丁謂大造玉清昭應之宮是宮之達始於祥符元年宮宇總三十六百一十區初料工須十五年丁謂令以夜繼日七年乃成遂竭天下之財窮土木之工而生民之力始困矣嗟乎當時君臣營暴是宮其意必以為竭竭財力天必恤我勤勞而錫之以純嘏矣殊不知天道之正不可誣也先王之制不可更也鬼神之義不可褻也故不數年間丁謂貶死於雷州宮殿卒罹於灰燼天定勝人其理豈不明且著哉宜乎張諒乞斬丁謂於國門以謝天下而范雍范諷力言

當反躬自責以愆天戒也多士曰爾乃宵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可不鑑歟

王曾罷先是后受冊將御太安殿曾執以為不可后左右姻家稍通謂曾多所裁制后怒不悅會昭應宮災罷相出知兗州

君子立身之道固不可不本於正也苟能一本於正則其出處進退自無非禮之加矣王曾以昭應宮災而罷相位得無失於其始乎王曾為宋元宰其德望勳業甚大且亦嘗稱其傳慶笑然其合於王道者十失於正道者三祥符中

曾在掖垣時瑞應宮奏曾嘗請對上語及之奏曰斯誠國家承平亦感而致然願推而勿居異日或有灾沴則免夫與議此其一也朝廷方議大建玉清昭應宮曾上疏陳事之不便者五條以諫請撤其制此其二也章聖不豫劉后諷宰臣丁謂欲臨朝中外洶洶無敢言者曾謂后殿錢惟演曰萬一宮車不諱太子即位太后輔政豈不為劉氏之福若欲稱制以取疑於天下非獨為劉氏禍將及於公矣此其三也明肅繼繼軍國大事丁謂欲去權字曾曰此出房闈斯

已國家否運稱權高皇不復豈可遽改此其四也大后權處分軍國事雖斷儀式久而未定曾乃采東漢故事皇帝在左右后在右同殿垂簾中書樞密以次奏事如儀人心乃定此其五也既去丁謂後閣其卒顧謂同列曰斯人平生至姦若復進用則天下之不幸可勝道哉此其六也曾嘗錄古先聖賢事歸凡六十事以獻上嘉納之降詔褒美此其七也嘗以大臣不當救恩避怨曰恩若歸已怨使誰當此其八也故王太尉富國每進用朝士必先望曾執政之日導

行是言而人皆心服此其九也嘗留守洛陽屬
歲歉里有困穡者飢民聚黨鵬取隨郡以強盜
論報死者甚衆曾但重督辦之遠近聞以為狀
全活者數十計此其十也然丁謂謀寃寇雖李
迪曹瑋等連坐者衆王曾言責已太重謂執視
者曰若停主人恐亦不免曾蹇然不復爭及曾
利用姪洵為趙州兵馬監押州民詣闕訴其不
法解連利用曾乃為之營救初利用由樞密使
領景靈宮使位班曾上曾耻之遂領王清貽應
官使特班利用上嗾乎福寧以非罪見黜君子

九十一

所富爭者也而曾乃畏及其禍蹇然而止利用
以專橫朋黨力傾寇雖君子所當正者也曾既
不欲正反為解之則其心無主宰固可知矣至
於王清貽應之官制出無名不合經義曾嘗請
殺其制矣今以位班人下遂以宰相兼領官觀
之職此果何等處置正所謂失禮之中復失其
禮者也故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君子名之
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四苟
而已矣況官制乎夫王清貽應之建王曾已知
其非亦嘗力諫其事今復受此無名之職非所

謂名不正言不順者乎言既不順後欲使太后
不得受冊於太女殿及以禁令裁抑左右姻家
正猶枉尺而直尋也事何能濟然則昭應之災
王曾之罷豈偶然歟是知貫宗以邪說而害
親天道以正理而後經常天人之際其可欺乎
先王之制其可變乎

十一月范仲淹罷時上幸以至至上皇太后壽于
會慶殿仲淹為樞密校理上言

安殊之責范仲淹何其見理之不明也蓋君子
薦賢為國非為乎己所薦之士苟能盡忠臣節

九十二

知無不為雖極諫以親身直言以取敗禍連累
主且猶不悔况才優德賤以道事君如范仲淹
者乎初仲淹在服中上宰相言言朝廷政及民間
利病萬餘言王曾見而儒之時晏殊亦在京師
薦一人為館職曾謂殊曰公知范仲淹之不
薦而薦斯人乎殊遂薦仲淹為秘閣校理會冬
至天子帥百官上皇太后壽于會慶殿仲淹上
疏曰天子有事親之道無為臣之禮有南面之
位無北面之儀若未親于內行家人禮可也今
願與百官同列對君體損主威不可為後世法

跡入不報晏殊聞之召仲淹詰以任舉還名且將累舉者仲淹正色曰仲淹總辱公譽每懼不稱爲知己蓋不意今日反以忠直獲罪門下殊不能答嗟乎人臣事君之道不過乎盡忠補過而已仲淹所進之言誠臣君政失之言也使晏殊有知人之明則當獎其忠義擢而成之豈可慮其累已責以狂率俾挫厥志誠如此則不知殊之所薦乎仲淹者是誠何才而所望於仲淹者亦誠何德此仲淹所以雖有經濟之學終不能展其所蘊而晏殊羞惡之道亦不得同於庸

九十三

子皮矣雖然晏殊之失不特此也厥後富弼使於契丹已夷簡忘其有功洛陽華事將欲置弼於死地事敗詰於上前而晏殊懷其救作藝文之具遂曲爲伸理黨惡害忠豈不尤甚於斯乎此無他蓋由見理不明所以復有此失耳然則君子欲匡時濟世者可不明理而盡性乎天聖九年脩古遇事輒言無所回撓事卒于官食不能歸華屢佐贈錢卒萬李女泣白其母曰奈何以是累吾先人也卒拒不就上思其忠贈諡諡矣人臣盡忠守廉之道不獨可以施諸政事抑可

以淑諸後人蓋人臣能盡其忠誠者必能守其廉介能守其廉介者必能延其後裔此曹脩古所以能盡忠貞之節而其季女尤能屬清白之標也脩古爲御史之時司天監主簿苗舜臣等坐妄言災變被劾脩古言曰官所定者古恆上不足爲信今罰受臣等其事甚小然恐自此人人畏避佞媚取容以災爲福天變不告所損甚大時又崇建塔廟謗謔金闕實不勝計脩古極陳其不可至是太后兄子劉從德以外家故恩寵無比錄其內外姻戚及僮僕幾八十人與楊

九十四

偕段少連等上言推恩太濫太后怒黜脩古知典化軍備古鯁直有風節當太后臨朝權倖用事人人顧望畏忌而脩古遇事輒言無所回撓至是卒于官貧不能歸葬賻佐贈錢五十萬季女泣白其母曰奈何以是累吾先人也卒拒不納嗟乎脩古盡忠勵操乃人臣職分之所當爲而其季女乃以舅戚之年尚能知守貧賤不以賄賁而累其父遂致吏臣書之何其賢之甚耶此正所謂父爲忠臣女爲孝子矣然則季女之賢賄賁之禮猶尚不受若呂蒙正之弟特兄弟爲

相不知苞苴之取乃與人伺間獻鏡於其兄教之季女不亦慚乎

乾道二年冬十月以呂夷簡為平章事夷簡嘗奏令宋綬編中書總例諸人曰自吾有此例一庸夫執此皆可為宰相矣

呂夷簡奏定中書總例何其欺君罔世之甚也蓋宰相之任有其器而無其名有其度而無其式今夷簡令宋綬編為總例不過所謂立朝綱定官制文體樂具刑政設科目取才養治軍旅繕甲兵計錢穀督貢賦嚴賞罰書明立程限而

已豈黼黻皇猷乎豈百姓之道乎夫宰相之職始於堯舜之時皋陶伊尹傳說周公則其人也皋陶曰日宣三德風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堯未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人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幾此則皋陶告大禹之辭也伊尹曰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又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此則伊尹誥太甲之言也傳說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

又曰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惕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此則傳說與高宗之命也周公曰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徽後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教宅乃事茲惟后矣謀而用丕訓德用乃人茲乃三宅無義民又曰國則罔有五政用檢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檢人其惟吉士用勵和我國家此則周公輔成王之道也是故聖臣為相不明乎德即求乎道不求乎

九十六

道即原諸心蓋心者一身之主宰萬事之根本聖人經綸天下之大經此心也立天下之大本此心也知天地之化育審此心也故大人之學亦曰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聖人以一心而應天下萬事者蓋以為吾之心適中則天下之理皆中吾之心既正則天下之事皆正矣曷嘗有總例之可執哉果有總例之可執試則聖人定之矣何待夷簡而後立焉今乃曰自吾有此例使一庸夫執此亦可以為宰相豈

不同於呂惠卿所謂條例者乎且夷簡自居相位以來其應物成務亦豈一皆出於例觀其以私憾而廢郭后以忌剋而索庫復易攝量而簡富弼召用仇人而出韓范一予一奪皆出於心之所制斯可書之爲例乎其言如此王所謂愚弄朝廷而誤天下蒼生者也史臣論曰夷簡爲相二十餘年功業周聞但爲私計四夷外侵百姓內困杜絕言路斥逐賢良真穢姦也至哉言乎

景祐元年范仲淹以言事貶饒州方治黨人甚急

九十六

黨人之議誠非世道之細故也漢起其微而天下亂唐踵其弊而杜稷亡宋重其禍而國家憂蓋天下國家必由正人而立今一旦指爲朋黨禁錮誅逐而邪道得以盛行則天下寧有不至於夷亂者乎夫黨起於兩津繼於唐終於宋漢起黨議有四唐起黨議有三宋起黨議二十有五故西漢元帝時宦官弘恭石顯擅權則指蕭望之劉向張猛周堪爲朋黨東漢桓帝初受學於甘陵周福福與秀植各樹朋徒漸成尤陳河內張成以方技交通宦官司隸李膺捕戮其子

遂指李膺杜密范滂等二百餘人爲黨黨帝即位宦官曹節王甫等亂政既殺宦武陳蕃後以李膺范滂等爲鉤黨死者百餘人其死徙廢者又六七百人唐憲宗於晚年乃問宰相李絳曰外間朋黨大盛何也又曰人臣當力爲善何乃好立朋黨李德裕與李宗閔構陳文宗歎曰去河北賊臣易去朝中朋黨難昭宣繼立抑環李振諸裴樞獨孤損於朱全忠聚而殺之於白馬驛宋至仁宗呂夷簡執政惡范仲淹論事切直則指仲淹歐陽脩余靖尹洙等爲朋黨相繼

九十七

貶黜自斯黨一開黨禍大作哲宗信於張惇蔡卞紹述之議以司馬光呂公著等爲元祐黨人欲發塚斷棺論毀先帝三省言呂大防等爲臣不忠章惇言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林目之徒競附安石而排元祐黨人治同文獄抵陳衍死欲追廢宣仁置局者詳復竄鄭俠達至徽宗窮治尤甚故於即位之元年曾布論趙挺之達議紹述攻擊元祐黨臣不遺餘力布又用彭汝林之謀具元祐黨人姓名以進詔籍記元符元祐黨人之名焚元祐法劉奉世等以黨與緣法罷

官又以元符末辭臣所上書疏付蔡京等有詳
第為上中下等刻石端禮門奉詔黨人子孫不
許赴闕又詔宗室不得與黨人子孫為婚趙鼎
詔御書黨姓名頒行天下二年重定元符黨
通入元祐黨及上書邪等合為一籍通三百九
人刻石于文德殿門輪任伯雨等詆譏先朝毀
元祐黨人文字論程頤學僻行誦以張商英入
元祐黨籍友達黃門至朝堂毀石刻黨宗內禪
韓侂胄以黃鐵殿里專擅朝政惑於京鏗何涪
劉德秀胡鉉等之言遂以朝汝愚朱熹等為偽

九

學偽黨和蔡絛之此則歷代黨錮之大畧也嗟
乎蕭李誅夷遂致奔操之禍樞損就戮卒成朱
晃之凶雖仁宗不至於顛危而徽宗實由此以
取敗黨人之禍豈不明且驗耶自公論言之漢
臣之賢莫如蕭望之劉更生李膺范滂宋臣之
正莫如范仲淹司馬光程頤朱熹當時人君正
宜尊學貴顯權居鼎鉉與國治道貴可聽信森
回悉指為黨戮而黜之宜其受創家奴而謫逐
先業也夫以漢元優附不斷撫靈通在幼冲志
不明此固不足論仁宗以聽察之主似亦有為

奈何不鑑覆轍復營黨人之議作俑於始不亦
甚乎且古之國史通稱為鑑鑑者蓋書前代得
失將使後人鑑其成敗而戒之也桓靈之世宦
官肆惡孝流籍紳國隨以滅史臣書之極為詳
悉仁宗乃不為戒遂黜正人遂使子孫有所則
儆今日遂元祐舊臣明日第上書邪等偽學偽
黨禁斥不絕至於燕冀強胡西戎勁敵乃置之
度外不問卒致金人大入中國無備二帝蒙塵
社稷淪喪可勝悲乎雖然致此禍者始則由於
呂夷簡章得象終則繼於童惲蔡卞曾布蔡京

一百

韓侂胄然童惲乃王安石之黨蔡卞費王安石
之婿其極力撻排黨人畧不少置者不過附會
王安石嫡賢之遺意耳然則以一王安石之敵
邪卒召大宋數十年之禍亂是知榮之天下非
資於結罕之兵力長於王安石之手也噫後之
為人君者可不鑑於邪人指正人為黨乎

景祐三年上以資昌朝為崇政殿說書

君臣之間古所難能者也從君之欲則非先王
之道皆可行止君之欲雖日陳堯舜之道亦不
可行矣仁宗於觀政之初以資昌朝為崇政殿

說書昌即於傳註訓詁不爲曲釋至於先王治心脩身經理天下之意指物引論析毫辨纖靡所不盡故上所實問多道德之要至寧宗受禪之初子朱子亦嘗爲說書侍講矣朱子以平日所論著者數陳開析以明道學之源亦無所不至寶昌朝自說書之後竊遇日隆遂至相位朱子自進講之餘陳退日甚遂至於黜黜朱子道學果有不逮昌朝與嗟乎是不然也夫所謂道者即先舜禹湯文武傳授之心法學者即希舜禹湯文武格致之功天道以正其心學以致其

一百一

力此則明道講學之要也昌朝之事仁宗其見稱於史者不過數事若劉平遇賊戰死則曰令收其族恐貽後日之悔元昊反執政議使契丹攻元昊昌朝又曰契丹許我而有功則必驕責報無窮已否則我失於元昊契丹誘降卒號南軍昌朝則變易其法有歸者超擢其任此則謀畧可稱者也何足謂道至於杜衍上表致仕昌朝不喜衍遽從其請昌朝與吳育合事上前昌朝欲復方平助已則使人誘方平曰當以代育乃爲方平叱之入威朔客位以待宦官宦官有

矯制者則命樞密院釋而不治此可謂道學之用乎至我朱子歷事四朝累上章疏則曰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恤民之本又在正君必以立綱紀及陳災異之由則又曰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又曰臣反覆思之無乃陛下於燕閒澹度之中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未純人欲有未盡歟夫所謂大體者陛下之心是也急務者輔翼太子等六事是也寧宗即位復召朱子爲侍講入奏首論經權常變之道次言爲學之理每講積誠

一百二

意以感悟上心又勸上以求放心爲本時韓侂胄專權亂政朱子尤以爲憂因進講極陳其姦佞此則朱子格致之功正心之效也嗟乎以昌朝所行而言尚不知義理所在安知道學之要且道學者人欲之仇讐人欲者道學之發轍故有道學之公則無人欲之私有人欲之私則無天理之正道學之於人欲正若堯舜之於桀紂不可同居而共處者也昌朝爲人立心也私制行也佞始則邀譽於縉紳終則托交於嬖倖史稱昌朝至先王治心備身之意而能引論仁宗

嘗謂獨意獨堯舜三代君臣之間不過假此虛聲自相誣罔耳此所以君臣相得而終身不失其權位也若夫朱子之心則不然其行己也莊其與人也信君則安貧樂道仕則尊主愛民明聖賢為學之功繼道統相傳之緒出處名節一本乎天理之正此所以君臣不合而終為韓侂胄所擠也雖然昌朝能拘乎人欲故以僥倖而得祿朱子動循乎天理故以非罪而去位然以僥倖得祿而言則昌朝雖能取富貴於一時而終不為善人之所與以非罪去位而言則朱子

一百三

舉不獲見用於當代而實為萬世之師表予以見天理人欲之效終天地而不可變也然則此之欲明乎道學者可不以昌朝為戒而以朱子為法乎

寶元元年春正月有彗星西北流雷陝西大雨雹止以災異累見下詔求直言

以災異而求直言仁宗圖治之心似矣然以其佳事致之得無近於崇虛名而棄實效乎蓋仁宗即位以來水旱蟲蝗日食地震災異之見已二十有一詔許極言時政得失及詔求直言有

二至是以災異復見故有是詔嗟乎夫所謂直言者不過順先王之道明天人之理正君臣之失究理亂之源遠忠良黜邪佞息干戈謹邊患理冤獄恤民隱輕徭薄賦期於必治而已故天聖年間土宿留參太白晝見曹修古曰若以災為祥天變不告所損甚大同華等州旱謝絳曰去年大水今年苦旱皆天異也宜下罪己之詔情順時之令宣群后以導應斥近倖以損陰有星流于西南輔郡又旱命繪懷子文德殿李佐奏曰天子布政之宮非緇黃讚呪之所玉清昭

一百四

應宮災王曙曰先帝信方士邪說蠹耗財物災變之來豈無所警冬至上率百官上皇太后壽于會慶殿范仲淹曰今願與百官同列虧君體損主威不可為後世法劉從德死以遺表推恩錄內外姻戚及童僕幾八十八人曹備古與楊億段少連等上書極言推恩大置大內火災蔣堂曰火起無跡安知非出天意陛下宜備德應變郭后廢孔道輔范仲淹等十人伏閣言后無罪不應廢又責呂夷簡曰古之廢后者皆前代昏君所為人臣當道君為堯舜豈可引漢唐失德

而為法與富弼亦上疏曰朝廷一舉而兩失縱不能復后宜選仲淹以來言者上體多疾廢宗諒諫曰陛下日居深宮流連荒宴臨朝則多廢形倦色次事如不掛聖懷孫沔上言李安世雖曰狂愚猶勝論後况自孔道輔范仲淹被黜之後龐籍范諷置對以來凡在齋紳悉懷絃默乞少霽天威用存國體又曰今退朝之後深宮之中侍左右者刀鋸為殲之餘悅耳目者綺紈鮑冶之色扁輪九重關千仞宸禁畫嚴乘輿天遠固未見款召名臣詢問外事此則諸名臣致

一百五

君澤民之忠言也今以天復番象蘇舜欽應詔進疏一曰正心二曰擇賢後曰願陛下脩己以御人洗心以獵物動聽斷舍燕安放棄優游近習之儉人親近剛明鯁正之良士其言切直又豈外於曹范孫富之言哉明道以前華云章獻稱制而仁宗實統乾綱其於忠言議論固皆熟而不用矣豈能復用舜欽之言乎今下詔求之不過虛飾文具而已竄有圖治之誠心使仁宗果有圖治之心曹脩占雖已物故如孔道輔范仲淹富弼孫沔諸臣獨不可取其前日之忠而

參為今日之用乎仁宗始則求之終則忽之崇虛名棄實效而何雖然古今有言不越乎此但言之直與不直在乎人臣之志諫之聽與不聽在乎人君之心仁宗遇忠良而不用求直言而不行則其不知正心之學愈可見矣伊尹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聖臣之訓可不鑑歟以張士遜章得象同平章事得象入謝上謂曰往者太后臨朝群臣邪正朕皆默識惟卿忠於無所附且未嘗有干請今日用卿蓋由此也

一百六

知人則士能官人安民則惠此誠阜陶之格也仁宗以章得象清忠無所附擢為宰相得象失於知人之明乎蓋章獻臨朝權倖用事張吉夏陳堯佐范雍趙鼎積慶孫沔利用張士遜呂夷簡之徒皆以阿附取容欲同權位而章得象正在其列以直道自任不避艱險數陳女主之禍力勸太后還政者惟魯宗道劉燾然燾而古范仲淹劉隨楊偕殷少連林獻可張洵而已于時曹思恭雖沒而劉范諸人尚在仁宗不取諸良臣而獨取得象者何哉蓋自古以來魚目混

珎賦秩亂王銜隼之際非至聰不能知其姦非至明不能察其偽故雖有龍逢割腹之忠亦不能自明於上况當時張者張士遜相繼秉政日譽得象之善而諸劉范等之短乎此所以忠鯁者不克見知而邪佞者終獲大用也嗟乎人君誤於用人豈小失哉得乎忠良則賢臣進而國政立設於邪佞則賢臣退而國政衰故張士遜得君而孔道輔為其所賣章得象進而范仲淹為其所擠斯二人者正所謂以柔濟姦之人遠之猶恐不克况舉而任之手此仁宗之所以

一百七

為仁宗而不及於漢武之用金日磾也雖然不特此也厥後神宗誤識王安石之忠遂師事之雖太皇太后為言而亦不悟乃曰群臣惟王安石為國家當事卒使變法致亂其舉賢之失豈不尤有甚於斯乎

鄆州通判富弼上言曰元昊所遣使者部從儀物如契丹而詞甚居此必元昊腹心自請行者宜出其不意斬之都市少折其謀

君子存心惟仁義而已初未聞以殺伐為尚也然遇國家危亡之際王事靡盬之時殺一人而

天下安戮一使而禍亂定則君子有必為之者矣昔聖人相魯定公會齊侯于夾谷萊人以兵鼓譟劫定公復以休儒為戲用好兩君之好孔子怒而斥之由是齊侯愧悔謝過遂歸鄆龜陰之田寇恂圍高峻于高平第一峻使軍師皇甫文出謂韓暹不屈恂大怒亦斬之峻果乞降富弼乞斬元昊之使以折其謀亦此意矣嗟乎以寇恂富弼之事而擬聖人王道之大正若以丘垤之卑而比泰山之高耳不亦迂乎然以宋之元昊僭亂而言其事機之重猶有甚於夾谷

一百八

之會矣蓋元昊之為邊患已歷數世東連契丹西撫鞏肅今復總十五萬衆大補偽官政元僭號其勢不至於憑陵我中夏奈毒我黔黎虐劉我邊鄙懷我社稷則不已也况虜自迭死之使部從儀物甚盛辭語甚僞正所謂誅之亦反不誅亦反富弼之議不亦正且明乎故以其迹而言似有近乎殘忍以國計而言實有利乎天下此君子之心所以寧計其大而不計其小寧失於忍而不失於事機也惜乎當時君臣不失上兵伐謀之計遂使元昊猖獗之禍侵軼無已

向使仁宗果從其言出，其不意詰而斬之，則豈不能破元昊之膽而止其結之兵哉？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其斯之謂歟。

康定元年春正月丙辰朔日，有食之。知諫院富弼言於上，請罷燕徹樂。雖虜使在館，亦宜就賜飲食而已。執政以爲不可，弼曰：萬一北虜行之，爲朝廷羞。後使虜還者，云虜中罷燕如公言，上深悔之。古者聖王之命日官，以底日也。必使之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天其或者罔協于和，辰弗集于房，則瞽奏鼓，籥舞大雩，以俟。

一百九

救日之百役，降自漢唐，日有食之，天子避殿罷燕徹樂，備德應天，猶爲近禮。至於仁宗世，愈趨下禮，愈不講，故以日食之變，以燕以樂，竟之能畏，雖富弼切諫，請罷燕徹樂，虜使在館，亦宜就賜飲食，而執政以爲不可，嗟乎天子之職在乎奉天子民而已。當國家無事之時，和氣駢集之際，猶懼大中不立，椒擗天紀，以召咎徵。況於戎虜峙立，窺伺中原之日乎？畏天之道，仁宗既不能行，而契丹反能行之，則是仁宗以天命自塞，而我虜以天命自保也。後雖追悔，亦將何及此。

正所謂偷安而惕日耳。抑嘗論之，昔宋大水，魯莊公使人弔曰：天作淫雨，害於農，歲盛若之，何不吊？對曰：孤實不德，天降之災，反以爲君之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紂罪人其亡也忽焉。既而聞之，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爲君其有恤民之心矣。嗟乎宋公子以一言之善，天即假之以位，況萬乘之專，而能抵畏天命者乎？今而仁宗不憂災變，是不畏天也不畏於天，是不恤民也不畏不恤，乃欲蕩平戎寇，統一寰宇，下亦難乎此仁。

一百十

宗所以不能召集休徵，而成其變曆之政也。阜陶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於上下，敬哉有土。信斯言矣。以夏竦爲陝西都部署，燕經善撫，招討使范仲淹、韓琦副之。

古之任將，必先仁義，而後勇畧。先仁義則能尚德而成功，先勇畧則必恃才而求敗。尚德而成功者，若李晟之定禍亂是也；恃才而求敗者，若鍾會、伯屠戮是也。以是二者而觀，則夏竦之不可爲主帥明矣。昔李晟爲將，忠厚有餘，

不足奈此懷光之亂兵連勢結人情惻惻漢以孤軍處二強寇之間內無資糧外無救援徒以忠義感激將士故其衆雖單弱而銳氣不衰卒能殄滅渠魁而肅清管蔡非仁義之所致歟魏之伐蜀晉公昭命鍾會統十五萬衆分從斜谷趣漢中會爲姜維所拒不克進遂遣鄧艾由陰平而入漢人不意魏兵卒至百姓紛擾奔竄山谷蜀主遠降會忌艾功且有異志乃與衛瑾密白艾有反狀詔以輕車微衣衆兵作亂會與艾俱死歟非勇者之所致歟嗟乎夏竦爲人姦

一百一十

設狡險忌賢妬功其設謀造異雖未至於鍾會之惡然其素衛石介又欲潛去富弼乃使女奴陰言介書改伊周爲伊霍之語以傾之會介病卒復言介嘗不死弼使其技入契丹起兵欲以一路兵應之其設心之險豈不尤有甚於鍾會之陷鄧艾歟但未沮兵作亂耳嗟乎當此之時孰不知韓琦范仲淹爲仁厚君子而夏竦爲邪佞小人向使韓范爲都部署而疎副之猶憲爲其敗事莫克成功況住以主帥假以節鉞使正人爲其所制乎此所以有郅延鎮戎之敗而不

能爲天討之威也然則宋之不能用賢豈正如是而已韓范有西賊膽寒之語而仁宗不能委以專征之柄司馬光有邊道留活百姓之語而神宗不能任以宰相之權李綱有陳東教萬人伏闕之請而高宗不能資以恢復之計遂使國政日衰夷虜日盛社稷因之而喪此無他良由當時人君天奪其鑑樂與姦佞同趨而不欲與正人同治耳雖然韓范司馬光之不見信不過冠盜不除政紀不立李綱之不見用直使海宇分崩大譬不復可勝悲乎大甲曰德惟治否德

一百一十二

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正謂此耳

慶曆元年元昊未反時青州民趙禹上書論事且言元昊必反宰相以禹爲狂言徙建州而元昊果反禹自建州逃還京師自理宰相怒下禹開封府獄知錄陳希亮言禹可賞不可罪與宰相爭不已上卒用希亮言以禹爲徐州推官

春秋大義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况於猾夏之戎狄乎元昊本李彝興之後世守西土叛服不常在寶元之前雖未始有靈夏要地然藉父

兄之業兵勢浸盛逆節漸彰欲肆邪謀亂我華
夏幸而天誘趙禹之忠使之發施其罪陳言于
朝蓋爲生民杜授致福也爲宰相者正宜推恩
獎諭審其機以爲備守之計奈何薄言往訴
達彼之怒既使禹建州復下禹開封府獄苟非
陳希亮憫其忠義將奚免嗟乎當時宰相乃
呂夷簡也夷簡不惡元昊乃惡趙禹不思忠言
乃惡城口其心果爲朝廷耶果爲私計耶此正
與有言朱泚爲衆兵所立盧杞請以百口保其
不反相符耳嗟乎盧杞以姦邪誤國卒致奉天

一百一十二

之危夷簡以媚嫉效尤遂成元昊之亂是知夷
簡之姦即盧杞之姦也夷簡之佞即盧杞之佞
也以如是之姦佞而欲成輔相之大功除戎虜
之大患不亦難乎故史稱夷簡曰功業閭閻但
爲私計四夷外侵百姓內困杜絕言路斥逐賢
良真權姦也不亦信乎

慶曆三年范仲淹上言自古兵馬精勁西戎之所
長金帛豐富中國之所有禮義不可化于戈不可
取則當任其所有而勿其所長臣聞知越州歲納稅
絹三十萬僞以嘆也其費一郡之人而息天下之

弊也

以金帛嘆我而以中國之難誠爲國之至計也
然以至計而言言曰合於仁而得其理者有反於
仁而失其機者人反於仁而得其理者太王事獯
鬻是也反於仁而失其機者范仲淹欲以歲幣
啖元昊是也元昊之有西夏世受國恩繼繼奉
朝命名寵異繼繼還歸款賜姓襲封蕃雖未著於
山河義實已隆於屬籍懷柔威與古所未聞繁
寵渥既深而背叛愈甚推恩極厚而信義愈虧
况自寇邊以來絕俸賜禁關市虜中可布至十

一百一十四

餘千給亦天使其困弊也范仲淹以兵連不解
民物凋喪乃欲以一郡之稅絹用啖百戰之強
胡其心固亦盛矣然狼子野心難以禮化啖以
金玉猶未爲失事以及幣得無假虎以翼而譟
其吞噬乎自斯議一發勢不能止卒與元昊銀
絹二十五萬其後歲失計可勝言耶此正所謂
興之亦反不與亦反范仲淹於此不得不任其
責矣韓琦嘗曰今歲遣使丹五十萬而國二十
五萬取之於民日以服削不幸數承水旱必患
生腹心又曰若能緣將卒蓄財用坐待二虜之

樊則幽冀靈夏一舉可圖此誠謀國之至論
多既脩和好有忌弼功高妄指他事諸弼奉使
之新於都市上雖不聽而弼深畏恐故每還官
輒力辭

人臣忠義誠不易立也古之良臣或有忠勳義
烈高出當世上雖寵之下實忌之苟不能清心
寡欲辭榮卻貴則鮮有不為姦邪所傾者富弼
使虜回每遇還官輒力辭不受深可謂得保身
之道矣蓋乎弼之為人天賦剛正博洽有謀在
寶元初元吳既反具陳八事且言當斬其使以

一百十五

破虜之邪謀又言夏宇彬不可使為樞密識者
知其有宰相器後契丹遣使來索關南十縣仁
宗欲擇報聘之使群臣皆莫敢行弼獨毅然請
往虜主欲求割地則曰祖宗之地不敢以與人
虜主欲舉兵南向則曰利歸臣下於主何益
虜主欲求婚姻則曰婚姻易以生隙不若歲幣
久歲幣既定亦不許稱獻納往返辨論不啻數
十百語卒使契丹君臣俛首屈服不敢妄議割
地求婚之事嗟乎其辭嚴其義正謀足以吞敵
智足以解紛雖呂相之絕秦連魯之聘魏皆莫

能過之矣然其勳業既盛春遇蓋階彼諸人者
安能不惡而嫉之耶故呂夷簡恐其使虜有功
則潛易誓書而欲置之死也王拱辰嫉其才名
勝已則言弼有何功不過厚美狄摩中國爾既
而虜脩和好有忌弼功高妄指他事諸弼奉使
不了乞斬於都市未幾夏竦又以石介之故復
言弼使介投入契丹謀欲起兵作亂遂下詔充
州覈介死虛實嗟乎以一人之身而受群邪之
謗屬錢之禍庸可防乎幸而富弼以杜殺自任
不以富貴利祿動其心故雖有讒譖之言而終

一百十六

莫能害之也向使私意稍有一萌忠心是懈則
豈不為讒賊所乘而為宋之擾道濟乎此富弼
所以能保令名而人莫能及也孟子曰仁則榮
不仁則辱其富弼之謂歟
慶曆三年八月時晏殊為相范仲淹為參知政事
杜衍為樞密使韓琦與富弼副之歐陽脩余靖王
素榮兼為諍官皆天下之望魯人石介作慶曆聖
德詩以頌之

宋自開國以來人才之盛未有如慶曆之間老
也然以其樞政觀之則太宗之治不及太祖真

宗之治不及太宗而仁宗之治又不及於真宗
蓋太祖之受周命而佐命之臣則有趙普范質王
溥魏仁浦郭進曹彬曹翰沈倫潘美實儀雋范
質爲前朝舊臣已失臣節趙普爲人陰刻移智
曹翰殺戮過當足以銷燦元氣然太祖以寬仁
大度明並日月萬機之重獨斷宸衷畧不爲五
人所沮此所以德尚唐虞功期三代而非後世
所能及也太宗稱制守成厲者則有薛居正沈
倫宋琪李昉田錫實併李穆呂蒙正李至張齊
賢錢若水文學適用皆足以明治道然太宗以

一百一十五

肯明得位內懷慚德外失人心加以怒殺德昭
愆遷注美故雖有田呂之忠亦不能挽其假仁
之失此所以文功帝業皆不及於太祖也真宗
嗣位則有呂端張齊賢向敏中李沆王濟畢士
安李允則楊億李士衡王旦錢若水田錫張詠
寇準高瓊曹瑋李迪張知白馬知節王曾劉平
劉燁孫奭于時賢才輩出誠有盛於興國雍熙
之際然真宗以中智之姿過於仁厚始也憂於
天下終也縱於逸樂始也簡拔賢俊終也聽信
姦邪駕還瀝湖後心日肆悅懌祥瑞偽造天書

緣崇封禪之儀遂爲遊覽之計骨肉譏訕讐賊
忠良故雖有李沆王旦寇準畢士安之賢亦不
能去其五鬼之惡此所以宋之元氣浸衰而不
及於太宗也世至仁宗天欲祚宋而安殊杜衍
范仲淹韓琦富弼歐陽脩余靖王素蔡襄石介
諸賢臣同生昭代雖其才識器度未有過於李
沆王旦然其忠貞大節亦足以輔世安民奈何
仁宗聽斷不明好讒惡直再踰月而罷杜衍之
相不踰年而指范富爲黨至於章得象張士遜
夏竦呂夷簡賈昌朝陳執中則親信倚任不啻

一百一十六

若高宗之用傅說成湯之相伊尹遂使四夷外
侵生民內困而國威不振此所以政安小成禍
基斯世而尤不及於真宗也嗟乎宋之不能成
其善治非天不生良佐蓋由人君不明屢爲姦
臣所壞耳故太宗之不及太祖趙普當多惡壞
之也真宗之不及太宗王欽若丁謂錢惟演陳
之也仁宗之不及真宗章得象張士遜呂夷簡
賈昌朝壞之也向使韓范歐富生於太祖之時
君明臣直則其輔佐功烈爲何如哉書曰元首
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曰元首叢脞股肱

朕情哉萬事匪哉其斯之謂歟

慶曆五年樞密使龐籍為司馬光建先館職召試館閣校勘同知太常禮院中官凌允言死詔以允言有軍功特給國簿光言孔子不以名器假人繁綴以朝且猶不可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勳大勞而贈以三公之官給以一品國簿其為繁綴不亦大乎

人臣於入仕之初而能以禮義自任者則其正心之學為可知矣蓋禮者治政之大本義者事理之得宜君子之所以正其心者此理也人君

一百九

之所以正朝廷者亦此理也今而中官凌允言死有軍功特給國簿禮失於正可勝言耶司馬光以正心為學復居館閣禮院之職安得不以是而正之乎故曰孔子不以名器假人繁綴以朝且猶不可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勳大勞而贈以三公之官給以一品國簿其為繁綴不亦大乎此則司馬光正心之始也至於京師不見日食則曰其為災尤甚皆不當質主廣淵私自結於仁宗則曰衛綰以擢奕而見待張美以供給而見疎廣淵姦邪宜絀之以勵天下後除御

史中丞上脩心治國之要者三其說甚備延和登對言張方平姦邪仁宗作色曰非朝廷好事光對曰此朝廷好事也知人帝亮所難西戎部將鬼名山欲取諒祚以降則曰恐朝廷不獨失信於諒祚又將失信於名山矣河朔災則曰救災節用宜自近貴始又曰常棣辭祿猶勝於持祿固位者民窮為盜非國之福也呂惠卿黨於王安石創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則曰宰相以道佐人主尚安用例安石欲立青苗法則曰臣恐異日之青苗猶河東之和籩也上問近相陳升

一百十

之外議云何對曰聞人多狡險楚人多輕易太皇太后欲以六事禁切言者樓對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四方吏民言新法不便者數千人議者謂三年無敗於父之道光爭之曰安石惠卿所建新法為天下害攻之當如救焚拯溺既敗新法或謂之曰元豐舊臣如臺諫呂惠卿皆小人也他日有以父子之義聞上則朋黨之禍作矣不可不懼乃嘆曰天若梓宋必無此事觀其本末立言始終制行何莫非正心之學此所以天下之人傳誦其德以公為真宰相雖曰父野

老皆魏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爲君實也故董仲舒曰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不一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亦此意也然則求之良臣有正心之學者亦豈止君實爲然孫奭爲龍圖待制真宗感於天書奭曰得來雖自於未能崇信只關於陛下臣仲淹爲樞密校理仁宗率百官上皇太后壽仲淹曰今願與百官同列殿君體損主威不可以爲後世法程顥據爲御史東行極陳治道神宗

一頁五

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顥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降興初朱熹被召入對熹曰今日諫諍尚憂倖倖方張又曰恤民之本又在正君心以立綱紀嗟乎孫范之論程朱之言皆正心之言也故有正心之學者莫不直言以盡其職有阿世之學者莫不緘默以保其身直言者則始終爲忠良緘默者則始終爲倖倖故以是二者而觀則人臣之忠與不忠皆可見矣雖然正心之臣忠則忠矣其如拂人之性何此君子所以有朋黨之禍而小人有黨休之安也然則有志

於道學者寧爲鯁諫之君子不爲阿附之小人故孔子曰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正謂此耳

七月石介卒

人君之患莫甚於好察而不明多疑而少斷好察而不明必求諂賊之利口多疑而少斷必棄忠義之良臣此仁宗所以屢爲姦邪所欺而終身莫能悟也寶元間宰相張士遜素惡參知政事程琳而疾孔道輔不附已乃謀道輔入辨琳罪薄不足治仁宗疑道輔朋附大臣故併出之

一頁五

呂夷簡忌宋庠會范仲淹通書元昊夷簡謂庠曰人臣無外交希文何敢如此庠言於上請斬仲淹杜衍以爲不可上問夷簡夷簡徐曰杜衍之言是也庠爲夷簡所賣遂罷富弼使契丹夷簡忌其有功乃潛易誓書以行中使援之弼恐詞與口傳或異發書視之果不同幾爲所敗仁宗竟不之治後又爲弼使契丹欲因事罪之歐陽脩上書引類真御史希烈事留弼上亦不報孫甫爲富弼以代是殊上怒以謂進用宰相人主之任臣下不宜有所指陳未幾以陳執中

余知政事甫與蔡襄等上言執中剛愎不學若
執以政天下不幸上不聽杜衍在中書故陳執
中議論數不合欲共奏留甫知諫院執中不肯
署劄子吏曰衍取劄子燒焚之執中潛衍懷疾
不忠上是其言故衍與仲淹弼俱罷仲淹弼既
出使議者益甚仲淹愈不自安因上疏乞罷政
事上欲聽其請章得象諫執中曰仲淹素有虛
名今一請遽罷恐天下謂陛下輕絀賢臣且賜
詔宜不允若仲淹即有謝表則是挾詐要君乃
可罷也上從之仲淹果奉表謝上愈信得象之

一百三十三

言今而夏竦怨石介介已又欲去富弼因介奏
記於弼責以行伊周之事竦教女奴陰習介書
改伊周曰伊霍作介為弼撰廢立詔草後直弼
以樞副守邊介以病卒乃言介實不死弼陰使
其入契丹謀起兵弼欲以一路兵應之上初雖
不信今則下詔劾介死虛實蓋平仁宗受欺既
已如此何其不明之甚耶夫宋之人材惟慶曆
之間為盛蓋慶曆嘗云丁卯歲五星聚奎且文
明又在魯分至乾德五年五星果聚於奎此可
見天生賢佐欲開宋之景運耳惜乎仁宗不能

此偏聽之言也
忠良之士是知
斷而表之仁宗
治之心必收人
相繼登用章陳
之治豈不駕唐
與昏佞相濟雖
者謂仁宗明不
信乎

一百三十四

堯佐復除宣徽使知河陽介謂同列曰是欲與宣
徽而假河陽為名耳我輩豈可中已耶同列依違
不前介獨爭之不能奪

妃后之家初無勲德乃以恩寵之故謀據權要
干擾國紀將為楊國忠之患凡志義之士雖云
備貲冗職充當上雖諫言以清朝廷之政况居
言職之重任天下之安危存乎張亮佐以進士
擢第累官至屯田員外郎命其廷文有諫於仁
宗冊為備邊亮佐遂為一員中除宣徽郎
度景靈群牧四使于時御史唐介忠義手心義
張中膳乃引及介楊國忠故事為戒不報又與

諫官包拯吳奎七人論列殿上既而王舉政留百官班庭辨奪奎佐宣徽景靈兩使未幾堯佐復除宣徽使知河陽介謂同列曰是欲與宣徽而假河陽爲名耳我曹豈可中已耶奎拯不前介獨爭之不能奪上諭之曰差除自是中書介乃極言文彦博以燈籠錦媚貴妃而致位宰相今又以宣徽使結堯佐請遷彦博而相富弼又言諫官觀望挾姦言涉宮掖上大怒梁適叱介下殿介猶爭愈切嗟乎夫妃嬪有寵其父兄必藉宮闈之勢者登要津招納權路是亦人之

一百五十五

常情今骨鯁之臣直欲引裾折檻叩頭流血而禁抑不許得無過於直乎不然蓋自古以來國家之亂政事之乖舛不由女寵所致若西漢之呂權呂產王音王鳳東漢之竇憲梁冀唐之武承嗣武三思揚國忠皆昭昭之亂階也故居言責者安得不犯顏切諫以杜其漸乎然直諫之下死生繫焉然平居高上能從之則權倖退而國祚安上或不從則姦究成而直臣喪此則必然之理宜手奉極觀望背義而唐介死不渝節然則觀望背義者則能挾姦而保身死不渝

介者則能盡忠而徇國當唐介將出之後包拯復留其奎以供言職于時人心皆見矣仁宗蜀下乘此之際翻然改圖割恩斷愛取唐介之忠貞罪奎拯之觀望在絕僥倖而肅清朝憲哉今乃曰唐介言奎拯除位文彦博信不誣矣此正所謂徒能知之而不能行之也豈曰非知之難行之惟艱仁宗之謂矣

宋史奎斷卷之四

一百六十六

宋史卷五

治平三年春正月范鎮罷曰鎮以義懷王追崇
事許歐陽脩意脩為上言以周公待琦以王子
待陞下也鎮以是出知陳

禮之為義其大矣乎天地非禮不能成其象
之功朝廷非禮不能成其和之治非禮不能
成其秩序之道禮正者誠所謂養生送死
事鬼神之大端也禮之不出於天而其制實自

五十七

於聖人聖人制禮上承天道下順乎人情天
有陰陽之五行世有吉凶之五禮禮為天子設
天子之禮莫大於郊禘郊禘者天子祭天於圜丘
而以親祖有功者配之郊者天子祭其祖之所
自出皆所以大報本反始也而小宗之祀弗與
焉是知天子者誠天地之尊而皇嗣或去
之立則天地鬼神特何所托乎仁宗以皇極宗
實為皇太子俾繼大統不惟有以正國本整人
心而於報本反始之消無缺矣為英宗者正當
參司馬光所謂大宗無字則小宗為之後之言

又當使呂公著所謂如漢史皇孫故事陛下入
繼大統宜立濮王園廟以王子承祀於濮王無
絕父之義於仁宗無兩考之嫌亦可謂禮明義
史兼得之矣奈何歐陽脩逆禮違說及經妄議
必欲致太后手書可令皇帝稱親尊主為濮安
懿皇誰國義國仙遊並稱之嗟乎使脩之議果
行則天位置之何所宗廟屬之何人而仁宗
之望亦已孤矣既而脩為范鎮等所攻他於正
議遂銜之命韓琦求去鎮在翰林批答曰周公
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止以不當引聖人比

一百六

宰相欲嚴集內職脩乃諸於上曰鎮以周公待
琦以孺子待陛下也嗟乎脩既失禮於我不能
反躬自責乃復設心如此其與教女奴陰習石
介書改伊周為伊霍者奚啻焉且夫禮者正心
之本也君子之欲平治天下必自正心始脩嘗
答李綱論性書云性非學者之所急聖人所以
罕言或因及之非為性而言也又以正荀揚之
說皆為不悖嗟乎其於性學既不能明則於經
國之禮又何能知故雖極論朋黨以扶世道脩
五代史以明治亂亦何足以悅是崇濮事之失

哉若水叔者言亦夏父弗基也祀而弗止者也
孔子曰治國而無權權猶蓄之無相與依依乎
其何之永叔之謂矣

治平四年閏月以王安石知江陵府

天下國家未嘗一日而無公論也夫國家將用
姦臣固必有以姦臣之實備言于朝以明其不
可用者但人君聽斷不明好惡直甘爲姦邪
所蠱釀成天下禍亂而不悟耳若神宗惑於曾
公亮之言信用王安石而不信吳奎等是也選
乎宋之邪臣莫王安石之比安石爲人設心不

一百三十九

臧陰險萬狀言稱堯舜而實反於堯舜之道心

非孔子而盜竊孔子之名原其惡乃喪國之斧
斤究其害實殘民之鳩毒故吳奎論甚切關護
忌萬一見用必亂紀綱愚以爲未盡其意也孫
固言其文行甚高侍從獻納則其任宰相自有
度王安石爲人少容忍否用愚以爲未悉其實
也司馬光曰人言安石姦邪則毀之大過但不
曉事又執拗耳愚以爲通助其害也惟呂誨曰
安石大姦似忠大詐似信惟其用舍係時休否
外示林野中藏巧智驕褻慢一陰賊害物唐介

曰安石好學而泥古議論迂闊若使爲政必多
更變以擾天下范純仁曰王參政專任已能不
曉時事性又率易輕信姦回欲求近功忘其舊
學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
爲因循事公論爲流俗異已者指爲不肖合意
者即爲賢能薦薛向爲閫才指呂誨爲無用張
方平曰安石言偽而辨行偽而堅用之必亂天
下庶幾能知其惡矣復當以傾險致亂之實而
論之嘉祐末安石糾察在京刑獄有聞鴉者爲
同僚所殺開封府捕殺其人罪當死安石駁之

一百四十

曰按律公取竊取財爲盜追而毆之乃捕盜也
雖死當勿論是其僻也爲知制誥一日賞花釣
魚宴內侍安石取釣餌藥食盡是其狡也會有
上韓琦書者多用古字琦笑曰惜王建評不在
此其人頗識難字安石以爲輕已遂銜之是其
險也神宗問方安石治當何先安石對曰擇術爲
先又問唐太宗如何對曰陛下當以堯舜爲法
是其狂也上語及諸葛亮魏鄭公對曰陛下誠
能爲堯舜高宗則必有畢稷稷契傳說諸葛亮
魏鄭公皆有遺書言所善何足道哉是其妄也上

閭鄉所施設以何爲安石曰變風俗立法度
最大令所急代是立是市易場保甲保馬
議洛免役之政復改制置三司條例司及戰論
流俗輕重是其邪也上命中使甘師頌賜安石
金五十兩安石好爲詭激矯厲之行即以金施
之少林僧舍安石復約呂惠卿無令上知是其
詐也上聞民間頗苦新法將厭安石其黨爲之
謀曰今不取門下上素所不喜者果進用之將
必有人窺間隙者矣即奏擢章惇趙鼎等致
上知其子害而自用乃以章所作策三十篇及

註道德經錄事布達傳達于上是其效也不
爭先聖典謨擅作經義頒之於學宮又爲字說
二十四卷使學者爭傳習之自是先儒傳註悉
廢矣是其僭也其好惡予奪進退取舍一本乎
詐故所言道德則與道德相悖所言忠義則與
忠義相違惟恃狡猾之才罔知正心之學惟維
傲狠之性罔知事君之禮自三代以降易常有
若是之效姦者欺故愚以爲吳季寧論其迂闊
俱不足以知其惡惟呂晦等論其大姦大詐用
之必亂天下切中其病爲得之矣古今以來人

臣之義固有假先王之道而行其詭術者未聞
蔑視堯舜孔子而以臯鼐稷契傳說自任者也
安石不獨以臯鼐稷契傳說自任復以其子雱
比諸孔子其無禮狂誕豈不同於莊周之賊仁
者歟夫以聖人而言其道大德巍巍然如天誠
莫如堯舜孔子今安石視之不啻如階可升加
以神宗昏黷以即事之乃曰朕實鄙鈍初未有
知自卿在翰林始開道德之說心稍開悟又曰
周公爲成王所疑故避居東又成王不疑則歸
周公既見卿無疑矣又曰朕不明每事賴卿扶

持耳雖太皇太后及皇太后亦涕泣爲言終不能
奪安石由是心志愈驕無所顧忌乃更引拔凶
邪排斥忠義慨然以聖德自居而悉變祖宗之
法嗟乎宋之主舉無過惡又天下全盛正如
金甌無一缺處自安石用事創立新法物論沸
騰黎民搖動而宋之基業殆殆殆矣況哲宗嗣
位以安石配饗神宗廟庭徽宗繼統以安石配
饗孔子遂使冠履倒置鼎鼐同途欲天下不至
於亂亂寧可得乎然則致此禍者豈非天假太
宗月兄大恩故使仁宗之嗣英宗壽疾神宗開

時姦臣乘間而生將欲易其宗祀歟不然何神宗體貌王安石言聽計佞而不聽吳奎呂誨等之公論也

夏四月王陶罷

觀乎衆論之紛事斯知善政之不立矣蓋朝廷善政必由正道而成苟或是非顛倒紛爭不已雖欲求治其可得乎王陶奏用郭達非先帝意外則歸諸薦引內則高居簡牘廢龍瑞為天下正人諒無私暱高居簡牘廢龍瑞事未可知也然陶自東宮入御史府為中丞意有所缺望因則奏

一百三十三

不行復以不赴文德殿押參班劾瑞等嗟乎其挾私執怨固已明矣皇天不以此正其罪乃奏通來寒暄不節暴風累作時雨愆亢燥暵滋生過不在他止一三陶而已今陶挾情忌忌排抑端良不押班事又未相承非始於二臣今降翰林乃是美遷且使天下待陛下為何如主王陶不黜陛下無以責大臣展布嗟乎時序愆和寒暄不節乃宰相之責非中丞之咎也今奎以是責陶復云不押班乃是相承故事言不中論實不中罪非阿附大臣而何乎時雖有司馬先之

賢猶不能正此况趙鼎乎此吳中所以乞留供職劾奎有無君之心仰允進入陶學主節奎奎所言顛倒也然則諸臣執論既已如此則其才識強辯似有不及於王安石宜乎神宗輕視諸臣遂有相王安石之心矣歟後韓琦懇求雖相與奎再言王安石迂闊不可用故上終不之信噫熙寧弊政始於是矣

熙寧二年創置三司條例司議行新法命陳卞之王安石領其事

一百三十四

失粟穀豐歉而已蓋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苟或人心既失凶荒屢至則雖有金玉錦綺之富亦豈能救其禍哉當即古今明驗而論之昔隋煬帝修造不仁備有天子之尊而後廢所不至故聚天下財貨于京以供國用及盜賊蜂起社稷遂喪于時果無財貨聚失人心歟梁武之末建康士民爭尚豪華殺無生年之儲當資四方委輸自侯景之亂道路斷絕人至相食江楊間尤甚故貴戚豪族皆出採稻填溝溝壑富室子女或衣羅綺懷金玉而死唐德宗時朱

此作亂關中倉虛空竭甚憂或自脫巾呼於道曰拘吾於軍而不給糧吾罪人也會韓況運米三萬斛至陝上喜遷至東宮謂太子曰吾父子得生矣于時果無金帛賈果無粟穀數靖康之間都城既陷初根括金一百萬兩銀五百萬兩表改如銀數已而又索金一千萬鈔銀二千萬鈔續帛如銀之數淵聖如青城再拾金三十萬八千兩銀六百萬兩次段一百萬括字以金不足復立賞限六行根括得金七萬五千八百兩銀一百十四萬五千兩次段四萬八千匹輸

一百五十五

訖遂劫遷二帝偕后妃諸親王宮嬪以歸于時果無金玉綉繡歟果失賢才經畧歟故當神宗之世雖曰契丹諒祚親遼伺隙然真臘已安國勢尚強所急不在財利為執政者正當守成慮還賢才斥諛佞廣儲蓄則天下自然而安遼虜自然而息杰何安石以狂妄之才詭變之術乃創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議行青苗新法而貽禍天下加以呂惠卿章惇蔡卞蔡京之徒鼓帝為惡傳法紹述故朋黨之林不除而尊尊之樂遽啓卒致宗廟灰燼汴洛腥羶而國耻不雪可勝

悲乎故知靖康之禍非見於青城之時乃基於青苗之日也陸象先嘗云世間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傳亦曰小人之使為國家災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也矣詎不信歟

尋以呂惠卿蘇轍為條例司檢詳文字

君子欲富國政必以正名為先蓋名正則言順則事成未有名不正而能成其事者也三司之職即古之太府以掌天下財於五代時已循是制蓋蓋鐵度支戶部非也初未聞有制置三司條例司熙寧三年王安石參知政事欲行

一百五十六

新法創設是官故以呂惠卿蘇轍為條例司檢詳文字嗟乎此果合先王何制惠卿以放邪之黨同心助惡固不足論蘇轍素有直言之名獨不能正於其始乎故其授任之日為蘇轍者正宜端綏正簡如司馬光所云宰相以道佐人主尚馬用例苟用例則胥吏安石安石創立斯制蓋欲使臣佐行青苗法耳臣若受之事同欺罔恐為天下患臣不敢奉詔如此則安石雪燭庶幾可戢而邪議亦必自止矣轍乃不然遂則受其無名之職退則譏其殘民之政正若受人之

熾然後思悔其毒耳言雖激切事亦何補故不惟安石怒其擾政出補外任雖神宗諫退托亦不之信矣故曰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可不慎歟

上問曰王安石何如先曰人言安石姦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

司馬光論王安石不為姦邪得無失於嫉惡之正乎夫君子之於惡人善不與之同處必極力以去之者非為其害於秋後衣已也蓋惡其邪道盛行而為天下後世之患故也昔呂太子僕

一百三十五

以其實主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季文子使司寇速出諸竟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太史克對曰先大夫藏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季子之事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諫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藏竊謂為盜盜器為姦姦藏之名類姦之用為大凶德有常無赦是以去之嗟乎安石為人恃才倥傯情過物雖未至於篡弒

盜器之惡然其侮慢堯舜蔑視孔子忌賢嫉能服諂媚惡以大諫而欺君以大姦而惑眾祖宗舊章必欲更變青苗新法失於力行愚弄蒼生毒痛四海比之苾僕不亦甚乎司馬光以忠信仁義之德上見知於人主下取信於群黎為國時賢安危所繫神宗欲重用安石恐司馬光不許故試問於光曰王安石何如光承顧問之際正宜據誠報國備論其罪以除君側之惡奈何不思大計隱忍而對乃曰人言安石姦邪則毀之大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及韓琦上言青苗

一百三十六

抑配之患安石自知士論沸騰心不自安遂稱疾求去光又當俯徇輿情乘時屏逐乃復批曰朕之所望將欲委誰使其以道自尊俟容就位嗟乎若以安石為不姦邪則其不薦韓絳呂惠卿以自代亦不使子寧望書于市矣若以安石為不邪耶則不立青苗新法及作經義字說以惑於世矣光不能以此推之乃言其但不曉事雖至其死猶稱其文行節義過人豈非失於知人之明乎自斯論一定則神宗親信安石之心愈密而青苗免侵之法愈振矣君實於此不得

不任其咎然則君子小人古所難合初司馬光
既已誤許安石及見新法禍作天下騷動乃復
極言其失諸制置三司條例司追還諸路常
平使者又以書諭安石再三往反開諭甚至幸
其聽之而改斯不惟不足以挽神宗之聽適足
以致姦人之惡故安石終身銜之嘗曰始無謂
新法不可行者司馬光也其黨輩悍亦曰司馬
光姦邪所當先辯直使黨人之禍延于宣和勢
猶不已謂非司馬光一言之失有以致之可乎
詩曰我之懷矣自貽伊戚此之謂也

一百三十九

京師郡國地震元發王至蹟指陳災異之由大臣
不悅出公知秦州

宰臣惡正人言災異之由而出之其為誤國姦
邪可知矣蓋災異之見皆由君臣失政所致今
陳升之王安石同居宰輔曹未踰年而河決地
震之變不絕及聞滕元發指陳致災之由遂惡
而出之非誤國姦邪而何嗟乎天地為萬物父
母元后作民父母民之有生則天必命君相而
治之治之以德政則天道和而積祥應治之以
虐政則天道變而災異生夫天道之變非直降

災於國示威於眾蓋欲人君宰輔同心警懼增
脩德政變災為祥轉禍為福耳奈何升之安石
挾姦懷詐不畏天譴不有人君遂以元發為狂
言擾政出知秦州使天下之人不敢再言災異
嗟乎人君之所以保社稷安人民者惟畏天備
已而已今而佞臣欲專權位每遇災變恬不為
懼反忌直言之人而去之則與日取四方水旱
盜賊之事以聞者豈不相去霄壤哉此所以深
固權位障蔽人主聰明不使知民疾苦以速天
下禍亂皆有自矣孟子曰高年飢歲君之民老

一百四十

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十人矣而
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慢上而殘
下也正謂是歟

宋神宗

正誼齋 編集

熙寧元年夏四月王安石入對上曰方今治當何先安石曰以擇術爲先上問唐太宗何如對曰陛下當以堯舜爲法太宗所知不逮所行不逮舍先

王安石對神宗之間以唐太宗爲不足尚當以堯舜爲法其言大其氣高自廣狹人誠若大有爲之士然以其所行考之則與堯舜之道判然

一百一

相反誠誤國之劇賊也何以言之蓋有天地即有道統有道統即有聖人是知唐堯舜即天生聖人命其建中立極以爲萬世帝王之模範也降自三代以至漢唐凡有天命君主華夷而欲爲政於天下者孰不以堯舜爲法誠德作威顯覆履度而自取滅亡者亦孰非不以堯舜爲法以堯舜爲法者漢之高祖唐之太宗宋之太祖諸創業之君是也不以堯舜爲法者夏之桀商之紂周之幽厲秦之始皇陳之後主隋之煬帝是也是故漢高入關除秦苛禁與民約法

章所過秋毫無犯加以豁達大度知人善任從諫若順流不五載而成帝業非尚堯舜之道能若是乎太宗以英武之才除隋禍亂崇尚文德用賢好諫加以天安仁恕薄賦省刑除斷趾禁笞背未幾天下大輸斗米不三四錢歲終斷死刑絕二十九人自海嶺之表皆外戶不閉千里不齎糧運成貞觀之治非體堯舜之心能若是乎至於太祖天性仁厚民戴如歸比於二君其德猶威征太原則於佛前祝曰此行止以弔伐爲意誓不殺一人平江南則命曹彬曰勿

一百一

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其仁心聞非一可稱而足故能統一區宇而蓋三百年之大業先儒嘗曰我太祖不爲言語文字之學而方寸之間光明正大直與堯舜之心合茲又非以堯舜爲法者乎嗟乎安石以太宗所知不逮所行不盡合先王故不可取法似矣然太祖以寬仁大德推亡固存止廢爛之干戈解倒懸之養廢畏天崇道善政日數獨不可爲法歟今宰置之不取而別爲一家迂論得無自以爲過於聖聖乎及觀其建明施設不過爲青苗免役等政

惜乎呂惠卿與進讀之際乃以儉巧之古管窺之見遂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有五年一變有三十年一變者以問之惟言父惠子孝兄友弟恭百年不可變嗟乎惠卿為人何其邪之甚耶夫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乃聖人五典五惇之義祖宗立法之本本既不可變則餘法皆不可變矣惠卿乃以邪說亂政謂前日光言非是其意不過榮感神宗之聽力助王安石之新法耳然則巧言易以悅人忠言必至逆耳神宗素優

二四十五

沈佺終為惠卿所惑而輕變祖宗之法至元祐間司馬光為相不勝憂慮慨然欲復其舊奈何天不作宋而哲宗復信章惇呂惠卿等之言反以光為變法朋黨擯棄逐逐蔡固不已故西戎北狄得以養威觀釁虎噬中原遂成劫運之亂噫靖康之禍孰謂非由王呂諸姦變法之所致歟書曰率由先王舊章其求無愆信不誣矣熙寧三年趙抃自除參政後感激恩寵與富弼曾公亮唐介同心輔政以公議為王安石初參政事下視朝堂如無一人一日爭新法怒自曰公輩坐不讀書爾抃折之曰君失言矣如皋陶稷契之時

有何書可讀

趙抃譏王安石薄己不讀書為失言乃以皋陶視契之時有何書可讀而折之其失言尤為甚矣蓋太古之初未有書也倉頡制字而書契成焉伏羲畫卦而文籍生焉黃帝御世而制度立焉於是明日月星辰之象探五行之情占斗綱而達推甲子造曆命作奇數造律呂占星氣為文章以定貴賤制舟車以濟不通世至唐虞風氣漸開人文浸盛而二典三謨作矣是故天欲作興世道乃命聖人生而神靈長而聰明文由

一四十六

生知德由天縱故天地名位為其一定而不易日月黃道為其旋轉而不差星辰次舍為其布列而不亂鬼神微妙為其封祀而不瀆山川萬物為其命名而不移是知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聖人立言範世載道之書誠非後世摛章繪句文藝之學所能比也三代以降太朴既散聖人不作而在列揚墨者出以虛無妄誕為才能以索隱行怪為高致言之狂者則雲霧乎六合語之密者則電滅乎秋毫皆叛天常戕賊仁義異端邪說充塞橫行遂使學者讀書蕩甚而不

知格致誠王之功肄業終身而莫究脩齊治平之效此所以書愈多而進愈悖學愈廣而義愈乖也安石所謂坐不讀書正謂不讀在列之書乎然當時安石以文才收仕自負不小觀其執國之柄酬酢萬幾易常而一事之長片言之善合於臯陶稷契之謨哉其志不過忌嫉賢能力行青苗免役輕變祖宗之法耳所行如此則其所讀之書可見矣千時趙抃不能以聖人道學折之乃曰臯陶稷契之時有何書可讀辭理審批豈不為其所鄙哉宜其縱橫獨步下視明堂

一百四十五

如無一人也然則安石以邪學誤世豈獨趙抃一人不能知雖司馬光博學君子亦不能知所以許其文章節義過人而使光并舉知安石學邪行僻乃與唐介范鎮諸臣同心疾惡斥其姦詐以去之則青苗之法不論而自止矣

熙寧五年八月貶唐朔州自上官上書乞斬非青苗法者數人王安石薦之以本官同知樞密院事忠臣報國之心可謂無所不用其極矣唐朔為宋小官孰見青苗新法為天下害而曾布王珪等明姦欺罔朔欲明正言之恐為王安石所閑

乃假上書乞斬非青苗法者數人其意蓋激幸而獲進得以言其罪惡而安石果薦之以本官同知樞密院事一日上以殿言安石擅作威福曾布等表裏擅權王珪田事安石元絳薛向安石腰旨氣使無異家奴宦官張商英乃安石鷹犬非陛下耳目陛下不聽臣言不得久居此座并拜而出詔貶朔州別駕嗟乎唐朔之心可謂至矣向非詭道上書則不能驟居言職不居言職則不能備陳安石之罪故雖熱尊而猶愈於折檻之臣也然則唐朔乞斬非青苗之人正若唐之

一百四十六

范獻忠乞斬西京留守蘇瓊之事同然中宗冊范獻忠之言即流熱書恩於嶺表仲宗聞唐朔之奏乃貶朔於潮州忠義雖同而黜罰乃異予以見神宗器識而不及於中宗遠矣

熙寧七年三月天久不雨河東河北陝西飢民皆流入京城而京城外飢民尤多福清鄭俠特疏及上門畫而為圖且上書或曰天久不雨旱災既作而鄭俠乃繪飢民之圖以獻且曰陛下親臣之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乞斬臣以正欺君之罪斯可以弭天變乎愚

曰是誠然也昔堯以天下授舜乃命之曰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湯有七年之旱亦以六事自責乃曰政不節歟民失職歟由是言之天命八君之治天下非直使民服役奉己而已蓋欲以之仰事俯育周恤萬姓咸遂有生之樂耳故貧民以惠者則政和而民安分民以役者則賦重而民怨則政不和而民怨則必致乎冷此天之感應之機古人必然之理也聖人明此要得不省躬罪已脩德政政以弭天變哉熙寧之年祐宗用王安石為相天

一百四十七

下旱蝗飢民布滿畿甸斯皆為青苗新法所致凡上言時政得失者咸被斥去福清鄭俠時監安上門書而為圖且上書曰陛下南征北伐皆以勝捷之勢作圖奉上料無一人以天下憂言父母妻子不相保遷移用蚩遑遑不給之狀為圖而獻者臣謹按安上門書日所見繪成一圖百不及一但經聖目亦可流涕況千萬里之外哉陛下觀而行之如果不由乞斬臣以謝天下嗟乎宋自開國以來人臣上書言事未有如鄭俠能盡其忠者也故神宗為之感悟即出圖疏

以示輔臣及問王安石曰卿僕否安石自知理不可掩乃言嘗從臣學固云避位於是遂詔韓維孫未體量免役錢曾布熈寧市易又發常平倉及放商稅青苗免役亦行罷惟誠可謂以一言能正君臣之失而有回天之力矣然而其言既行天亦不為之早降祥鄭俠逐筑者何哉嗟乎是不然也美湯以六事自責尤以苞苴行諛夫昌為懼今神宗所改之政未及一二况納言未幾尋以韓絳為傳法以門呂惠卿為護法善神王安石不踰年而復入相正若以一杯之

一百四十八

水而欲救一車薪之火欲回天意不亦難乎然則鄭俠之寃非鄭俠失言之愆乃王安石怙終不悛之惡故為君子者當效鄭俠盡言之忠而不可為王安石欺天之伎也熙寧八年十二月交趾寇邊言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我今出兵欲相拯救安石怒薦趙尚為安南招討李憲燕達副之

人君之治天下誠不可不本於仁政也苟不本於仁政而以苛暴加之不惟下民是叛四海分崩雖蠻夷小醜亦得指以為辭而肆其寇邊之

也矣神宗於即位之初去華改和實勵精圖治繼以韓琦富弼為相祖宗憲度時敢輕易故天下晏然四時順序自魯公亮薦王安石有執相之才擢居鼎鉞創制置三司條例司議行青苗免役等法逐路置提舉常平官別立賞罰以督勤惰遂使九土生靈流離失業故蘇轍劉摯程顥司馬光范鎮等披心極諫而神宗終不之聽上天震怒蟲毒災異而神宗亦不之畏致被雕題鳥語之人假此禍端用圖侵軼乃言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我今出兵欲相拯救嗟

一百四十九

乎大聲罪致討乃中國吊伐之道今吊伐之師不出於中國而反出於蠻夷豈不為反常之舉而貽笑於後世哉宜乎安石志怒力為逆惡等討平之也然則戎狄是膺利舒是德固安中國之大體然安石驕蹇放恣上不畏天下不恤民今以一怒而除邊患則其專肆傳臆無所顧忌又何如哉正若士為所謂號公驕若驕得勝於我必棄其民自茲而後則知安石之心愈肆青苗之法愈嚴而天下之民倒懸愈急矣故文南平君子為神宗憂而小人為安石喜也

元豐元年閏月魯公亮薨上臨其喪謚宣靖公亮喜薦士多得人然性吝嗇殖貨至鉅為持祿固位為世所譏

宰臣之薦才能有不知其姦而薦之者有深知其姦而薦之者不知其姦而薦之者以準之於丁謂是也深知其姦而薦之者曾公亮之於王安石是也然丁謂既已進用遂嫉冠準如雉卒以奇禍中之俾寬雷州而死安石專振朝政雖其逼斥忠良禍延天下而於公亮則始終相善重如腹心豈冠準保身之道不及公亮豐嗟乎

一百五十

非此謂也夫君子小人之分正在乎此蓋君子薦賢惟知為國既不能知其姦猶以正大期之苟見其有不正安得不責之以義此冠準所以恒拂丁謂之性而為姦邪所傾也小人薦賢惟知為己因知其人之姦常以邪佞待之兩行既有不善安得不陰相翼贊此公亮所以恒附安石之勢而獲保於今終也然則拂其性者禍雖及身而不及於邦國附其勢者禍雖遠己而實害於天下是知某公失於知人之過小而公亮昧於薦惡之罪大也愚又論之公亮之罪豈止

如是而已公亮欲排韓琦故薦安石可大用及其為政天下皆非青苗之法不便惟公亮曾無一言以及之則其持祿固位之心不言而可見矣况安石之進始於曾公亮恩鄉之進亦始於曾公亮史臣稱其喜薦士多得人豈不大欺欺愚以為亂宋之天下者非由於王安石乃由於曾公亮也

元豐二年方平自命將老無以報上論事益切至於兵尤為反復深言曰老臣且死見先帝地下有以藉口矣

一百五十一

司馬光論王安石則曰人言安石姦邪則毀之太過又曰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論安石平則曰方平於文章之外更無所長姦邪者報人所共知何許安石若是之重而安石方平若是之甚耶嗟乎夫君子好善惡惡誠有關於世之理亂好惡中理則正人在位而朝政日隆好惡失宜則姦人進用而朝政日素此司馬光所以致王安石青苗之禍而失張方平議論之中也故嘗考之安石自登揆席朝臣言其姦邪并關者有九賢士君子言其新法不便者十有七司

馬光上疏又以書開論論其得失者數四安石雖姦貪甚繼繼庸大氣使家奴何莫非牧險之計故四海之內莫不知其姦邪陰險為天下害惟獨司馬光一人以為不然方平自中制利後秘書郎尋遷御史中丞歷仕三朝位至參政忠告之道死生以之觀其為莠之論平戎之策奏施鹽筴請赦遠戎面叱昌朝之非力詆安石之詐何莫非正大之舉年既將邁復慮無以報上論事益切乃曰老臣且死見先帝地下有以藉口矣故舉朝之人莫不知其始終臣節允無邪

一百五十二

伎惟獨司馬光以為貪穢不忠嗟乎豈方平果有姦邪甚於安石而史失書之與然古之君子觀人必先察其心之所存安石嘗惡司馬光言其新法不可行不惟深自衛之乃復遠命其黨童惇俾其異日辦光姦邪又命其婿蔡卞再指光為變法朋黨排此深隙又而益甚至於方平既聞光奏則坦然置之度外後雖東政畧不聞其留恨留中以備其怨由是推之則方平之心較諸安石不亦正且大乎君實於此可謂無知人之明矣孔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可不

慎嚴

元豐五年三月江西提舉劉跼上疏論青苗免役保甲市易之弊及役法十害與竇鹽之患上批劉跼既有所見自合公心陳露輒敢張皇上書意欲堅壞大法宜加黜責以儆在位

青苗之法為天下之害又笑上疏言其不便者十有八人被黜坐貶者十有四人蘇轍乞權外任遠授河南府推官此論青苗之始也劉跼壞皇上書用加黜責以儆在位此論青苗之終也青苗在田先估其直收飲未與已趣其償是益

一百五十三

跼之法也自斯法既立神宗信之不啻若守先王之道將以為遵而行之則蘇轍之治可稽日而致故廷臣有非其法者不降聖酒輒則出知州牧雖太皇太后及皇太后涕涕為言終亦不聽皇太子壽王而諫幾至失權由是安石持之益堅行之益力卒使天下騷動萬姓流離遂如五季夷亂之世矣熙寧七年史書上益疑新法不便欲罷之至是復書劉跼上疏論青苗免役保甲市易之弊及役法十害與竇鹽之患上批劉跼既有見自合公心陳露輒敢張皇上

書樂壞大法宜加黜責以儆在位然則神宗惡言新法不便惡猶未辭寧有欲罷之心耶且忠諫之士黜責已盡今雖重責劉跼更有何人可儆此可見神宗終為姦邪所惑雖至聖卓犖而猶不之悔也愚又論之神宗初年言念祖宗以百戰而得天下內下惡以一州生靈付一庸人今乃以四海之衆付諸姦邪之手使其顛連困頓而弗之恤豈非天奪其鑑不警柱鵠之微而致然歟論至此則君子不得不深為神宗嘆息也

一百五十四

元豐六年趙抃卒徙通判宜州卒有殺人當死者方繫獄病瘵未潰抃使醫療之得不死會赦以免其愛人之政類如此

惟能知仁心之大斯能盡愛人之理蓋仁心之大即天道之公故君子用刑立政不以占心所順而悅人亦不以吾心所逆而惡人仁民愛物一本乎公道而已夫聖人之制刑也所以禁強暴植善柔防禍亂使民群居而不相害並育而不相殘也苟不能以刑輔治強者得以侵弱衆者得以暴寡惡者得以凌善日尋于戈自相屠

戮則禮樂何自而興世道何自而正哉是故伯仇餉而成湯征之商紂刺心而武王伐之呪為興臺奴隸殺越人于貨督不畏死者千方其繫獄病癘死亦其分理何足恤今而越并錄見一途樂而活之使其會赦而免嗟乎仁則仁矣其如死者之命何正所謂憐猛獸之飢而委之以肉矜鳬鰥之傷而置之其所者也烏足仁史稱其愛人之政類如此較之三赦之法似不如是又云至於治杭誅鋤強惡姦民屏迹不敢犯嗟乎昔衛青為將得專生殺部卒有犯死刑者

百五十五

則械送京師待天子自裁今拊以一牧之權處置如此則其誅鋤之人寧無以殘暴愛憎而誤之者歟故傳有之曰此謂惟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

元豐八年六月程顥卒

或有問曰程顥慨然有求道之志謂孟軻汝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為己任其才識德度如此而可以為相乎愚曰伯淳乃命世聖賢之匹於為相乎何有昔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元后皋陶伊傅周召之為宰輔而能致其雍熙泰和之

治者無他焉以其能明道學之大也自周公既沒而聖道不行孟軻已死而聖學無傳由是邪非高默之流林庸庸之輩其邪說崇其惑行遂使聖人建中立極之道泯然而無聞焉後雖間有丙魏房杜之出世固稱其為賢然其善一否或得或失正若於頽波橫流之中偶獲適足之一塊耳何足以盡聖道萬分之一此所以終不能比隆三代而成其至治之功也然而道之在天理固難泯乾德五年天祐皇宋五帝生聚于奎占者以為文明之兆且在魯分故程氏

一百五十六

伯淳兄弟乃生于河南伯淳之生也神氣秀異於常流與弟頤同學于周惇頤遂得聖學十載不傳之緒孟子論王霸之道則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仁伯淳亦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微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伯淳則陳治道神宗以為堯舜之事朕何敢當伯淳則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其言行志趣靡不符合誠可謂深得聖人傳授心法之旨天

世道一正何幸如之故先儒論孟子有功于
以為命世亞聖之大才觀乎伯淳正心之學
古十古扶持世道功亦不少故亦命世亞聖
學歟惜乎孟子既沒俗滿世遠道統之說人
未聞故司馬光諸儒滿見程氏所學亦不知所
傳者何事此所以使之恒困辱於王安石之下
而不能為有道學之人也然則伯淳之生非天
不欲作宋使其不得相位蓋由太宗負於舜兄
斷喪國之元氣所以不能致其際遇耳四使太
祖子孫位無中輟元氣扶與而在則天安得從
生王要石呂惠卿等以亂其政而不命程伯淳
為國元宰師表百寮時亮天功用無厭績哉故
富鄭公有云非伯淳無福乃天下人無福也信
哉斯言

一百五十七

宋史筆斷卷之六

宋史筆斷卷之六

宋哲宗

元祐元年閏月蔡確罷

嘗見古之嗣君在春宮時與儒臣講明治道莫
不知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常存諸心欲以
是為戒既而嗣登太寶躬親庶政則遽然易憲
過君子則厭惡棄逐過小人則親信倚任遂與
前志不同有何哉蓋君子以正氣而生言忠行
信不欺君而背義不偏黨以徇私直道而行勤

一百五十八

顧時諱故人君惡其切直邪佞病其剛明所以
恒為左右讓諸而不獲見用於世也小人得邪
氣之偏陰狡多詐以面諛而媚上以私賄而朋
姦虺場其心錫美其口故人君悅其順旨姦宄
伏其邪謀所以恒得黨與推薦而獲見用於時
也神宗為穎王時灼見是理即位之初欲圖善
治以韓琦富弼為相以呂公著司馬光為翰林
及為御史中丞復以趙鼎呂誨傅亮俞允文
呂大防等議居諫職一時元老英傑同列于朝
天下莫不想聞風來以為治平可望奈何論說

易膳直諒難親曾不數年向之遴選諸賢臣若
呂海范鎮等則皆出之遂以王安石朱知政事
嗟乎儉人既入豈無同類相求故陳升之曾公
亮呂惠卿王廣惠韓絳鄧綰韓子庸曾布王珪
章惇韓絳蔡確蔡卞蔡京與夫家奴厲大黜
而進布滿朝堂吏變舊章力行新法由是物論
沸騰天下騷動而朝廷正人爲之一空矣全元
祐初哲宗以幼冲嗣位未遑親政宣仁垂簾欲
除前弊用新德化奈冰堅禍深連難更革故蔡
確與章惇黃履邢恕相交結確惇倡之於內履

一百五十九

與僚屬和之於外怨往來傳送自以爲有定策
之功右正言汪觀有論人主所與共理天下者
執政大臣而治亂安危係焉今執政總八人
邪言政者相半一二元老安得盡行其政因極
言惇確及韓絳朋邪害正劉摯朱光庭蘇轍等
累數十疏論劾其罪宣仁並納其奏調蔡確罷
韓絳章惇竄呂惠卿貶鄧綰出張商英及恕
邢恕仍以司馬光呂公著范純仁爲相嗟乎邪
人既去朝政肅然議者以爲天下將治殊不知
天厭宋德事虛有成故於元年司馬光薨三年

范鎮卒四年呂公著亦薨八年太皇太后崩國
之遺孤繼而喪於是章呂之後乘時復進而
國之政刑愈出多門矣君子觀于蔡確之罷
無喜而復悲乎然則熙寧元豐間雖云王安石
專擅然君子多而小人少政猶可觀至紹聖間
章呂用事則君子少而小人多政之弊復可
觀乎此所以屢起黨人之禍而宋之亂階也
元祐四年夏五月蔡確授英州別駕新州安置
人臣之罪莫大於欺君而黨惡蓋欺君者必朋
黨黨惡者必亂政以朋黨黨惡而言雖過厚度

一百六十

之世亦不容於不誅矣况蔡確有與章惇等朋
邪害正而基宋室數十年之禍者乎神宗之時
天下本無大故雖云王安石以青苗新法紛擾
天下然未敢顯純忠良明爲誣罔今確以珍行
之充資緣而進倖居台鼎乃與章惇黃履邢恕
等根連抵牾貪冒充策之功擅操生殺之柄威
權既重心已無君命知陳垣復爲謗訕誠國之
大慙也幸而天啓宣仁聖烈大怒數回欲加速
竄當斯之際爲范純仁者正宜明其亂國之罪
勿生謗訕之詩昇逐退荒居德餘庶族可以肅

邦憲奈何所見偏繆乃留身權左丞王存進說
以爲不宜置確死地復謂呂大防曰此路荆棘
八十年矣奈何開之吾嘗恐不免耳邵伯溫輒
論曰公卿大夫當知國體以養確姦邪投之死
地何足惜然當爲宰相當以宰相待之又曰此
君子長者仁人之用心也確死南荒豈獨有傷
國體哉劉摯梁燾王堯叟劉安世忠直有餘然
疾惡已甚不知國體以貽他日縉紳之禍不能
無過嗟乎伯溫之論安知國體大義夫國體之
說止可施諸有德不可施諸儉人昔者先王之

一百六十一

立政也姦究者誅亂常者辟康誥曰敬明乃罰
人有小罪非省乃惟終自作不典或爾有厥罪
小乃不可不越周官曰司寇掌邦禁誅姦惡刑
暴亂君陳曰狙于姦究敗常亂俗三細不宥嗟
乎以聖人之德之才猶尚謹於姦佞今確托交
章呂行醜惡屠戮餘欺君罪在弗宥而純仁欲
薄其罰以防異日投荒之患伯溫以爲宰相不
宜放逐有傷國體豈不俱有所失歟故以愚意
論之宰相不可純專則雖堯嘗爲諸侯矣而帝
堯放之世臣不可加刑則少正卯嘗爲大夫矣

而孔子誅之孔子雖嘗各冉有之間以爲先王
制法使刑不上於大夫然其罪在五刑之威而
姦究暴亂大逆不道弗與焉故聞而譴發則白
冠整纓盤求加劍造乎闕而自請罪君不使有
司執縛牽禦而加之也其有大罪者君不使人
掉引而刑殺之也漢之賈誼以秦尚苛暴棄禮
義指蕪耻高帝果於誅戮功臣故特引此以明
大夫五者之刑惜乎世降俗溺人心不古世之
亂臣賊子遂得假此以爲掩賊保姦之計故漢
成信之釀成新齊之禍庶幾體之養虎扞膚之

一百六十二

凶靖思國體而可施於元惡乎斯固不可以不
辨也純仁因鑑冠華履轍惟恐荆棘路關獨我
同德故復詳言之嗟乎此又不知天理之正
者也蓋君子事君惟忠已之忠義不能盡國之
姦佞不能去外至之戾吾何慮焉觀乎堯惇呂
患卿竄而復入思雪秦確之恨日夕與邪惡謀
所以排陷之計欲悉誅元祐舊臣議廢宣仁太
后山謀一布而九廟震驚者又豈非先於誅惡
之所致歟故王伯曰既逐丁謂聞其已死乃謂同
列曰斯人多智之使復用則天下不幸可勝道

哉斯可謂深遠有識能知國體者矣詩云哀哉
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通言是聽維
通言是爭其范純仁耶伯溫之謂乎

紹聖元年曾布請復先帝政事且乞改元以順天
意詔改元祐九年爲紹聖元年

甚矣佞人之不可用也佞人見用則君心爲之
惑惑則政爲之不脩天下晏亂可翹足而待矣
元祐末宣仁既崩哲宗親政正大若呂大防范
祖禹蘇轍等則漸見疎出最佞如章惇呂惠卿
輩則以次復用曾布觀望兩間知正道必不能

一百三十三

行邪夫必將復振於是昧乎天理之正密取移
是繼述之議請復先帝政事且乞改元以順天
意上以悅乎君心下以結乎同類君臣既悅則
何求而不遂故不惟已之權位驟進而黨人之
禍亦基於於是矣嗟乎改元紹聖者諒不出於若
宗宸憲乃特出於曾布佞上之謀其意蓋欲紹
述神宗聖德文功之治以復元豐之舊耳夫聖
人之德自武王周公之後世所罕聞小之則
雖以天性至仁不爲言語文字之學方寸之間
正大光明直與堯舜之心合其仁政德化天下

後世莫不仰之然猶未稱爲聖況於不克守成
之主乎神宗以中人之資志庸懦妄懷謀好諛
篤信安石之謀輕變祖宗之法騷動天下幾致
敗亡是亦宋室基禍之主也何足紹述今而曾
布欲圖富貴遂成公論不繼太祖之嘉謨乃紹
神宗之弊政欺君誤國不亦甚乎故於元年復
元豐免役法復提舉常平等官復義倉復元豐
所改官貢遂與章惇等以智力相傾頗頗專政
至徽宗朝復論趙挺之建議紹述以合上意自
是擬之攻擊元祐舊臣不遺餘力而呂希純任

一百三十四

伯雨陳瓘豐稔江公望鼎補之范希純等則各
斥去邪詔章惇復得進用而國政愈亂矣故知
靖康之禍乃造端于安石之姦而續成于曾布
之佞也不然豐稔何以曰陛下斥云曾布則天
下事定矣

呂大防引楊畏爲諫議大夫以自助純仁以畏不
靖不可用大防曰宜以畏言言相公耶
性理之學誠君子所已治人之鑑也苟於性理
之學不明則於應物成務之際寧有不至於差
謬者乎觀乎呂大防失於好惡之道可見矣大

防爲人質性忠厚見義勇爲故趙抃許其肯鯁
敢言有直臣之氣然於蔡確誅貶新州憐其母
老不欲令過嶺及引楊畏爲諫職以自助斯皆
失於處置之過矣夫蔡確不臣乃與章惇黃履
邢恕等朋邪亂政欲傾人國誠人神之所共怒
王法之所不容者也夫防憤其母老欲薄其罰
嗟乎仁則仁矣其如春秋誅惡之大義何故以
大義而言彼既不能有其君吾豈可屈法哀其
母君子於確正宜循天理之公盡仁心之正可
也楊畏後猶不仁首救呂大防上疏言神宗更

一百五十五

法立制以垂萬世乞賜省求以成繼述之道復
列章惇呂惠卿行義乞召惇爲相大防不能知
其生變之姦乃引爲謀議大夫以自助及范純
仁言其不靖反惡而質之嗟乎夫謀諍之職非
至公不能折其衷非至仁不能盡其責今畏尚
不能以忠自盡又豈能以道助人大防既不明
此復欲假借義人之刀以行其政非所謂決策
於不仁者乎雖然不特此也元祐間鄭維論劉
摯攬作威福及論王巖叟三十餘人皆舉實自
落黨人之漸而大防弗之禁紹聖初亦相尚上

言國政得失極盡治亂安危之理而大防不能
用卒使姦邪滿朝朋黨禍作以及靖康之亂此
無他良由大防不能明理盡性故也

紹聖四年秋七月大入與鬼大史奏主賊在君側
天道之不遠於人也如此夫自古以來姦臣弄
權爲國造禍天未嘗不降災異以警懼之然未
有若哲宗之世大入與鬼之爲親切著明也按
大入與鬼乃賊在君側之兆今而章惇朋黨用
事危人家國天豈得不爲垂象以明之哉是紹
聖之初姦佞如呂惠卿蔡確黃履邢恕楊畏蔡

一百五十六

卞蔡京曾布林自張商英來之邵周執蹇序展
章惇鞏固非一人然當時位居權要凶逆群邪
譏足以欺君佞足以亂國者誠莫如章惇也惇
於熙寧間以才見任察訪湖北至元豐五年擢
爲門下中書侍郎遂與蔡確等深相結納牽延
政罪內遷定策之功外連黨約之勢然猶離披
不已經暴無厭欲誅元祐舊臣誣謗宣仁聖德
廢出質后擁立幸姬置詔獄於掖庭褻完戚於
四海覆邦之患世靡有加故天怒其深惡特昭
玄象使天下之人咸知惇爲誤國譏賊此則天

一微禍亂之由也然則天不長壽理固明矣然而
奉朝之臣無一人敢斥其姦者何哉蓋於斯時
忠人之獄方熾人皆鑒於入地無門之禍惟恐
緘口不暇豈敢復賤虎狼之尾自取滅亡之戾
哉後賴天使其敗奉使山陵則措置乖謬簾前
與議則發端王浪子之語故為陳欠升任伯雨
所劾出知越州再貶雷州始解天下訾評故古
之刑由是思之君側之賊非重憚而誰
元符三年三月求直言舉議即鍾世美應詔上言
乞復熙寧紹聖故事

一百五十七

天不欲世道平治耶何於嗣君初立而恒為姦
人巧言亂政也蓋徽宗於踐祚之初自愧端王
浪子之言不得不窒其慾勉循國之常典於是
罷增選卒復鄒浩等官斥內侍郝隨劉友端以
韓忠彥為門下侍郎范純仁等並收叙鄧光唐
和禮隨安州居住吳希哲等並官觀蘇軾程頤
移唐衡等州晁補之張耒河中府黃州通判劉
唐老武勝軍判官鄒浩等並與監當差遣尋詔
劉摯呂大防范祖禹之子並許叔復以罷犬為
殿中侍御史陳瓘鄒浩為右正言于時大懷小

悼大蔡小蔡雖未盡錄遂然元祐被禁止人漸
見錄用天下聞之罔不忻賀奈何使臣若鍾世
美者欲希恩寵乃應詔上言乞復熙寧紹聖政
事以為神考遺過百王庶事具舉沒猶未久而
匹夫之臣相與誣毀傳播當年曾不及中才庸
主皆宗振起斯文六七年間天下大治復見熙
寧之盛不折尺筭而西荒納土不勤師旅而盡
復故疆若謂神考不當創法先帝不當退則何
以致魏龜赫之功若謂元祐改更而當則何
以致官將廢墜射用慢乏京師累月冰雪河朔

一百五十八

連年灾荒西賊長驅寇邊如入無人之境臣嘗
至西塞徧見元祐削藉之患真可痛傷而大息
也嗟乎其言如此豈獨徽宗急荒之主為其所
惑雖聰明雄斷之君亦必為其所壘矣故即其
畧而辨之昔太祖初興鑑於五季之亂立法創
制務盡寬仁故其典章制度足以超越前代但
太宗自愧負於天常純口不道而後人亦謬言
之暨自為帝乃更定立成規極盡綱常將使子
孫萬世相傳罔有攸墜故真宗守之乃致咸平
之盛仁宗繼之遂成慶曆之隆至於神宗心欲

求異卷中置之不取乃信王安石之一言輕視祖宗之成憲卒使天下騷動四海困窮哲宗親政德尤不明聽信姦回濁亂朝政指忠良為變法以紹述為良圖天災見於上而不懼人心怨於下而不知斯二君者誠宋室基禍之主召亂之君也今而世美乃譽之曰神考道過百王疾事具舉哲宗振起斯文六七年間天下大治又曰不勤師旅而致魏巍赫赫之功元祐改更而致官府財用廢竭嗟乎耳目固可掩也彼蒼不可欺也若以為先帝不勤師旅則丙辰春出師

一百六十九

討交趾丁巳春師還死者數十萬果何為而致耶若以為元祐改更而致公執困乏則鄭俠繪窮民圖以獻者又何為而然耶且宣仁壽簾雖以司馬光為左僕射然未及八月而薨呂公著為司空同平章軍國重事亦未及十月而薨祖宗嘉謨惠政未能復其一二世美欲逢君惡乃以詭遇之功則稱美於先帝災荒之變則歸罪於舊臣遂使徽宗惑於所守聽信其言之不暇故未卒歲以曾布為僕射下詔紹述熙豐之政元年二月以呂希純知瀛州解任伯雨言職六

月純純禮出知穎昌府由是南布蔡京等相繼進用而元祐正人復加禁錮矣雖然不特此也昔神宗欲求治道而為王安石立青苗新法以擾之哲宗持親庶政而為張商英上言神考發明道德以沮之故人君雖欲為善其如巧言令色之孔壬何然則巧言之人固不可勝誅矣使徽宗初不為讒說所惑而能恪守太宗遺訓雖蔡京至姦而不得為相童貫有寵而不至封王王黼父事無師成亦不得為太宰則靖康之禍何自而作耶故史佚有言曰毋始禍毋怙亂若

一百七十

張商英鎮世美者其始禍怙亂之人歟

史筆斷卷之七

宋徽宗

建中靖國元年春正月初有彗流光燭地自西南入尾抵距星是夕有赤氣起東北方亘西方中出白氣二將散復有黑氣在傍

秦公子緘曰國於天地有與立焉不數世而亡也此為諸侯而言也董仲舒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自北狄亡道之世天蓋欲扶持全安之此為帝王而言也蓋帝王為天之子為

一百一十一

鬼神之主為萬民之父母非有禁紂之敗德煬帝之亂常於其政殆國危之際則天必降災異以警之警之者非所以誅之乃所以愛之也宋之徽宗初無涼德但按即位之始不能盡革厥典奉若天命乃信讒誅外行之人用復熙寧紹聖故事廢忠忠鯁登用姦回成秋之患既明靈人之獻復起故於建中靖國元年春正月朔有流星光燭地自西南入尾抵距星是夕有赤氣起東北方亘西南方中出白氣二將散復有黑氣在傍此則陰邪致亂之徵張狄竊發之兆乃

天所以先警徽宗欲其循德弔之也惜乎徽宗荒怠弗敬謂天變不足畏國政不足脩謂任伯雨之言不足信故於是以致挺之為御史中丞以呂希純知瀛州解和雨陳祐言職范純禮出知穎昌府吳燾陳得昇晁補之豐稷張邦恕呂嘉問賈昌衡安燠登序辰蔡卞並復宮觀與郡召張商英赴闕亦以蔡確配繫格立女真阿骨打亦立崇寧元下以蔡確配繫哲宗廟庭命內侍童貫如杭州一造御前生活切詔司馬光呂公著等四十四各奪官丁差

一百一十二

竄鄒浩于永州趙鼎蔡京為右相耶嗟乎政之錯亂一至於此而可以弔天變乎而天之眷祐人君憊憊不已故於大觀四年二月星孛于中宮長教文通入紫宮退而復掃帝聖者再此又天意明示金人之禍必欲徽宗悟而防患也奈何天譴雖切而徽宗忽之尤甚乃復大興土木窮索珍奇煥毫館之瓊瑤列網羅之花石舊盟遼主棄之自毀藩籬新結女真之若招狼虎委重貫而為大將再敗王師封伯京而為魯公重汚國典方用樂其堂池鳥獸一思民欲與

之俱亡天知徽宗終一母禍故不復告戒遂生亡國妖孽以誥之也大星如月徐徐南行天裂有聲格格且久并於御榻黑眚遍於京畿敗亡之徵其可遇故雖有智將謀臣亦莫能善其後美嗟乎徽宗之不畏天故至取敗向使徽宗果能鑑此脩以善隣尊賢以去桀吝詎治道一循常典則骨打雖有假途之謀猖獗之勢亦安敢驟而犯東萊越燕雲而侵中國由是觀之非天有以負於徽宗而徽宗乃自負於天也書曰天難謬命靡常徽德保

二百十三

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詎不信歟

崇寧元年二月以祭確配饗哲宗廟庭人君之所以敬天地事鬼神者無他焉在乎克謹禮樂之用而已蓋禮得其中心則其政無不善樂得其和則其德無不明此君子所以見禮而知其政聞樂而知其德也夫功臣配享始於商之盤庚周制夏官司饗六卿實地之法以等其功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太廟司熟詔之蓋使功臣配食於祭所以尊崇其德明其勲以勸嗣臣也太宗以趙普有開國之勲

配饗於太祖君子猶或非之况於王安石配饗神宗祭確配饗哲宗乎夫以安石之邪凶子而國故不必論確之為人姦佞尤甚上則誅於安石下則友於章惇妄食定策之功偕和欺君之惡朋邪害正成德作威甚黨獄於元豐垂汚名於紹聖誅之猶尚未快人意况尊崇之乎今也徽宗不明於是乃信讒諂之言遂以祭確有功使之配饗哲宗廟庭嗟乎此豈惟不能允協公論亦必貽笑於將來矣且崇寧之初祖宗之法猶在徽宗之慈未萌天下人心尚欲思治自祭

二百十四

確配饗廟庭之後復圖熙寧元豐功臣顯謨閣以王安石配饗孔子禮饗於邪樂崩於佞始於天下太平之望矣然則邪臣配饗廟庭豈無所自歟王安石配食於神宗章惇倡之也祭確配食於哲宗章布蔡京讚之也以如此之姦諛而遇如是之人主則禮樂寧有不為其所廢王蔡寧有不至於配饗者乎觀乎此則知崇寧之政亂而宋之社稷必亡矣

蔡京自尚書左丞超拜右僕射賜京坐延和殿上曰昔神宗創法立制中道未究先帝繼之而內

猶惟變更朕欲上述父兄之志今朕相始其時何以教之

徽宗初欲圖治既以宋為相復以神宗創法為問則其擇理不明不更與有為也可知矣夫宋之創立法制莫善於太祖亦莫不善於神宗蓋太祖以天錫勇智之才寬仁大度之德武以戡亂文以守經革姦弊於貪殘拯斯氏於塗炭功侔三代道過百王故能貽厥孫謀而成一代之善政也至其神宗以求異政信安石之邪說棄累朝之舊章法創而苗騷動天下起民廢然

百十五

於外郡姦佞並列於朝堂大層積薪禍萌底急政元祐正臣若司馬呂公著者莫不疚心疾首思革其弊奈何徽宗不明治體沈溺多慾乃越拜蔡京為樞密射得周之曰神宗創法立制中道未竟先帝絕之而兩遭黨惟之變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念朕相其將何以教之京以登下當大為對復曰事當理多言不足異也陛下當平太平之幸差若之問問者如此臣之所對者又如此君以之而好諛臣以佞而求媚昏佞相濟何亂不臻所以滿朝敗德多行不

義甘與亂而同趨也然則徽宗志圖逸樂不取法於太祖而取法於神宗固不足責矣然則神宗輕變祖宗之法於前則徽宗何以紹述熙豐之政於後是知徽宗之取敗亦由神宗有以啓之也意以不明之嗣君而承變法之弊政則天下寧有不至於喪亂者乎

建外學於國南以待四方之士賜名辟雍觀乎徽宗假辟雍之名以待士則知人君之治天下有不可越於聖人之教化矣蓋辟雍之說乃古者天子之學大射行禮之處也周有天下

一五十六

遂以為國學之名而諸侯不得立焉後世因之以為定制至東漢明帝尤崇其禮臨辟雍初行暮老禮以李躬為三老桓榮為五更禮畢上自為辨說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錯紳之人闌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自茲而下雖養老之禮不行而國學之名具在實與之賢科目之士與夫宰輔之重器咸資於是焉徽宗繼統誤信邪臣廢經國之大猷棄三朝之端饒陷而無度惟欲是從然猶慮政立無名天下將不我與乃建外學於國南以待四方之士賜名辟雍嗟乎

夫辟雍之義蓋所以待天下之士養天下之賢也當時正人君子若程頤陳確任伯雨輩莫不鄭浩常安民而可以為五更三老者則皆寬而逐之使不能停輪止轍以息餘喘天下復有何士之可待斯可見徽宗特假虛名欲愚天下之愚者耳然斯學也未必不出於蔡京之謀也夫天地之間物以類聚京既以邪佞致位則所待之士有不以邪佞相應者乎故自建立外學之後史臣既書論任伯雨等詬誣先帝實伯雨等十有四人以蔡京為左僕射復書論程頤學

一百一十七

僻行矯特詔除名四年以童貫為經筵安撫副使蓋以示正人之日退邪人之日進也意以新建之外學而求天下之邪士靖康之亂寧有不作者乎

崇寧三年論程頤學僻行矯特世俗近以入山著書竊意妄及朝政詔除名所著書令監司嚴加

禁察

子高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矣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圍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矣其喪嗟乎以三子一才一技

之能尚能保人家國况程頤學博達明才兼德備而可為正佐者乎頤之為儒幼有高義非禮不動年十四五與明道同受學於周濂溪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為心生靈為念無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其制行立言有郭亞聖之風誠非時賢之可比故司馬光與呂公著同章薦之曰竊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家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年踰五十不米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誠能操以不次足以矜式士類裨補風化朱光庭亦曰頤道純德

一百一十八

備學問淵博材實勁正有中立不倚之風誠應明徵至知幾入神之妙言行相顧而無擇仁義在躬而不矜者用斯人必能輔養聖德啓達天聰一正君心為天下福又曰頤有經天緯地之才制禮作樂之具又曰以言乎道則貫徹三才而無一毫之闕間以言乎德則包井眾矣而無一善之或遺以言乎學則博通古今而無一物之不知以言乎才則開物成務而無一理之不總由是觀之自漢唐以下講明道學之儒服膺仁義歎士未有賢於程正叔者矣為徽宗者正

宜導崇其道擢居鼎鉞與國至治奈何信於謫
賊之言以為學僻行誦聲譽世俗除名不用復
以所著之書仙及朝政今監司嚴加覺察嗟乎
以天下公論言之其所著之書誠聖人之大道
故歷數百年之後尚能使學者開明心目篤於
仁義以成忠信之士况其身親百揆日宣政化
使天下萬物各得其所乎此可見天非不生長
佐以扶宋祚但徽宗不能委心重用而自棄絕
於賢才耳向使徽宗能知其德國之政柄舉而
畀之聽其施設革熙寧之弊政除禁錮之黨人

二百七十九

禮樂典章咸復其舊則豈不能綏和萬邦而致
雍熙之治哉惜乎徽宗天奪其鑑不能任賢乃
以蔡京為相重賞擢兵復以蔡確耶舉哲宗朝
庭王安石配餐孔子者滿政度百役勞民至於
金人犯關父子蒙塵然後泣別宗廟哭聲震動
青城日慘天昏風號不止悲夫報其泣矣何嗟
及矣雖然聖賢之不能復見用於世豈特正叔為
然昔齊景公欲以尼父之田封孔子而晏嬰止
之魯平公乘輿已駕將見孟子而臧倉毀之今
徽宗摘斥程頤而不信用得無為蔡京之流所

譖復慮其過於濫黜不能能其所欲乎不然何
曾疾大賢若是之深也

崇寧三年以王安石配餐孔子

宰我曰以子親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有若曰
自有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子貢曰夫子
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由是論之
孔子之德豈易言耶蓋周道既衰人紀大壞禮
樂大廢則天不得不命聖人以紀道統之傳此
所以生吾夫子為天地鬼神之主而充為萬世
帝王之師也故以伊尹之聖傳說之賢猶不足

二百八十

以配其祀况王安石乎案石為人學邪行偽以
大姦而惑世以大詐而欺君法變三司禍延數
世誠覆邦之佞士亂政之慘人也奈何徽宗日
就陷溺罔思名教乃以安石配餐孔子嗟乎侮
慢先聖制出於上固不可得而辨矣其如長泰
辱國而為外夷所哂何且人君之所以尊中國
攘夷狄者以其有聖道之存故也今一旦舉而
棄之是自毀其大防也何以國為然則徽宗以
安石辱配孔子蓋從蔡卞蔡京之請其恥若猶
未也至於政和三年乃追封王安石為舒王復

封其子雋為臨川伯伯祀先聖廟庭其沐猴而
衣冠之性又何如哉其政亂國亡而有身辱
虜庭之患也

大觀二年書貴知武康軍即度熙河等路宣撫內臣
建節始於此

漢唐以來宦官典禁兵以致亂為監軍以取敗
者固非一人焉宋徽不能鑑此乃以重貫總控
重兵用專征伐雖至秦師辱國而尤不悟其非
此無他良由蔡京為相忌賢嫉能專權位故
舉易制家取代已而操兵柄耳嗟乎國之大政

百全

惟在兵戎蓋兵者保國之屏輪禦武之內器將
者三軍之司命人君之股肱自非兼資文武契
合神明仁足以安邦義足以服眾亦何足以當
之故趙括無術乃為台起所坑王離寡謀果為
項王所虜士德不類猶尚不勝其任况刑餘之
人手今而徽宗以淫荒其美色蕩其心理臺至館
荒其志遂舉大阿之柄輕付閹豎小人既加賈
以武康節度熙河等路宣撫復加檢校司空易
鎮泰寧實自是恃功驕恣選置將吏皆取中旨
不復聞朝廷矣蓋乎宗以貴為大將者盡以

為天下晏安無事於武故不擇人而任之殊不
知西戎北狄久蓄賊心但俟中國有變然後肆
其侵軼耳且古帝王之治天下中國雖安未嘗
一日而忘武備亦未嘗一朝而無良將故李牧
在趙而楚人不敢窺其國吳起居魏而秦兵不
敢越其河今當大觀之間乾順同際于西遼金
觀累于北正中國皆不貼席之時豈四海寧寧
源大之日徽宗不思其患乃以尚文之任而屬
於童貫復使其聘於虜庭辱我華夏安得不為
夷狄所輕而延八國之寇哉此所以有太原鼠

一百一

竄之迹而致青城再合之圖也雖然徽宗不能
擇人任將故致靖康之禍雖三尺之童亦皆為
其侮之矣然徽宗於國破蒙塵之日惟以不用
种師道之言為恨若無語及誤用童貫之為悔
噫已固無暇及此以自戒為子孫而目覩者可
不深以為戒乎

政和三年冬十一月癸未郊上指大圭執元圭以
道上執儀衛前導

按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近辰日之至也大報天
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仁也掃地而祭於其

贊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故謂之郊牲
用騂尚赤也用犧貴誠也郊之用牛也周之始
郊日以至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祿宮第祖
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
練之義也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太廟之命
戒百姓也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
也祭之日王被髮以象天戴冕璫十有二旒則
天數也乘車車貴其有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
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
天道也萬物本乎天本乎祖此所以祀上帝

一百六十三

也郊之祭也大報本返始也此則郊之義也未
聞以黃冠之流而為導也今而微宗禮不合
經制不師古郊日還祭以道士百人執儀衛前
導祭後為執綬官王輅出南轅門至玉津園以
行郊祭之禮嗟乎此果出於何典耶大為國之
道在乎郊祀敬天而敬天之至則和氣可臻四
靈可假故禮器有曰昔先王因吉土以祭帝于
郊升中于天而鳳凰降龜龍假饗帝于郊而風
雨節寒暑時至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微宗
於墳禮慢神之際乃言雲間若有樓殿臺閣及

見人物之狀以欺下民非所謂矯誣上帝以布
命于下者乎自是之後於政和五年有流星出
柳急流至濁沒七年有星如月徐徐南行占者
以為不祥此果郊祀所致之休徵歟咎徵歟于
以見徽宗無志乎民乃以人之所欺者為可信
以天之所垂者為不足畏也書曰上帝弗順視
降時喪其能免乎

政和五年竄陳邦光居池州

陳邦光為太子詹事以正事正言輔導太子使
不驕恣倨而亂德不悅玩好而喪志誠可謂得

一百六十四

禮之正者矣太子天性不悅惠迪其教以太嚴
怒責蔡京復命碎其珍玩之物尤非出於正者
乎然蔡京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
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子夏問
孝子曰色難晉里克亦曰太子奉冢祀杜預之
案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而國政戎事弗與焉
昔漢太子戾以上征伐四夷兵革不怠嘗切諫
之又以上用法嚴多任深刻吏太子寬厚多所
平反雖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多不悅故為江
充所搆不克令終宋之蔡京出險尤甚以淫醜

而陷徽宗以徽宗而亂天下勢傾中外人莫敢言復以遠方奇玩之物獻感太子太子怒曰爾為天子大臣不聞以道德相訓乃持玩好之具誘吾志邪遂命左右碎之京固驛機徽宗方將寵任苟拂其意得無傷於子職歟嗟乎是不然也夫太子者國之儲貳天下之本也君父之政日循則能遺太子以安君父之政日亂則能遺太子以危况政和之際君昏臣佞徽德彰聞而天不將亂乎故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者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不悅與

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聽諫曲禮亦曰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然則蔡京既以邪佞而亂朝廷後以奢靡而導建廟為欽宗者安得不勃然斯怒而斥其教人以亂之惡哉正所謂與其得罪於君親猶愈受辱於戎虜也但于時欽宗不能號泣而諫力去誤國之賊以及靖康之難為可悔耳史臣既書竄陳邦先居地州後書京聞邦先實激太子風言并擊逐之其討賊之義可謂深得春秋之旨矣

政和七年十二月天祐降神寧殿

或曰世界有神乎愚曰以霸載之大八荒之遠人物之衆寧無神以主之但在人君脩德以承其祭使神依人而行耳豈可不務脩德而以邪氣惑乎濟祀聽於神而害於民未有不亡其國者也魯莊公三十二年有神降于莘神居莘六月祝公使祝應宗區史隰辛馬神之賜上田號公信而受之若新受爵邑之賜故於閏公二年敗大戎于滑納僖公三年又敗戎於桑田於是號公驕震民愈甚至五年遂為晉獻公所滅宋之徽宗比於祝公尤多涼德相蔡京而濟者濟將

童貫而聽軍實天怒於上而不懼民怨於下而不知乃信林靈素之言自謂長生帝君用懸於上帝願令金狄歸於正道是歲有神降于坤寧殿復脩神保觀傾城男女負土以獻又飾鬼使催納土者謂之獻土納土重和元年夏人寇遼童貫以成延環慶兵入西界大破夏人平其三城又破之於震威軍六月夏人納款於是宋之君臣驕勝而驕信神而害至靖康間卒為金人所滅矣嗟乎以視宋之事觀之其國祚天命雖有小大之會而於取敗之道則一也史臣曰國

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誰不信哉
重和元年初通使女真約夾攻遼

宋約女真夾攻遼真可謂匹夫之見而不知為國之計者也蓋宋之有燕冀猶中國之有藩籬也女真之限大遼猶虎狼之限陷穽也今也毀藩籬而禍中國去陷穽而懷虎狼則寧有不為其吞噬而至於滅亡者哉夫攻遼之計實出於童貫蔡京彼二賊者止知姦佞之謀焉知保國之道遼之為國在五季時已有燕冀之地富太祖受禪之初兵孤勢弱人心未安尚不能與北

一百九十七

漢連兵共逐秦虎今歷數世封疆已明歲幣已定加以天祚淫逸不道自絕于天亦豈能為吾之慮我又聞國號改元乃連棄開基之大務契丹以戎虜而臨華夏不能以華夏之名為國而以荒服遼海為號自古以來寧有取四夷不正之名而能治天下者耶其無能為可知矣故以勢而言宋之取遼當取於太平興國之時不當取於宣和危亂之日徽宗不能知此乃信童蔡匹夫之謀通使女真約攻天祚其意以為當如晉之假道於虞既平遼國然後乘機以滅金耳

嗟乎此不知兵尤甚者也昔晉獻公之假道於虞蓋以能頭兵於其地也然因撥於其國也今吾遼約女真能頭兵於其地乎能因撥於其國乎故在金假道於遼以伐我則為金之得計在我假道於金以伐遼則為吾之無策此所以於破遼之後燕之金帛子女職官民戶為金人捲而東而宋朝捐歲幣數百萬所得者惟空城而已自是而後宋之兵愈分金之兵愈集而吾中國禮義之民遂為戎狄之魚肉矣二賊謀國之罪可勝誅乎然則遼不可攻豈特國人知之

一百九十八

雖高麗遼邦亦知之矣故安亮臣等上言曰臣謂啓燕雲之役異時唇亡齒寒狼子野心必伺吾隙而逞其所欲矣高麗國知其事亦假求賢中國而謂之曰苟存契丹猶足為中國擇遼女真狼虎不可交也宜早為之備徽宗溺於昏亂而皆不之聽至於王師再敗中原鼎沸金人大入然後思幸亳州以避其鋒不亦晚乎愚故以為啓燕雲之役而誤國者非獨蔡京童貫主之亦由徽宗自主之也

時諫者云天祚有亡國相或言陳亮國體料為重

主黼爲元臣使勇擒天祚後以歸

徽宗聞天祚有亡國之相遽遣陳堯叟臣聘必繪天祚之像并圖山川險易以歸其謀人之心亦可謂深矣然徽宗此舉於義與謀皆失其道何則蓋古者諸侯亡則國君爲之不舉傷同盟也遼之於宋本非我之族類謀求歲幣世受其侮固不可與其同日而處然以計而言遼與中國久爲唇齒之邦雖云天祚之相亡在旦夕爲可喜而阿骨打身長八尺狀貌雄偉頭視不常猶可愛也且宋之君臣同事淫害賊不羞以於

天祚遼亡宋必隨之此必然之理徽宗不思乎此乃信王黼之言欲效漢之光武嘗因馬援入蜀現知公孫丹陽之狀以爲威遼之計嗟乎徽宗之謀何愚之不審耶昔光武之時天下固已臣服所不下者惟于陽一人耳向使于陽未下而有阿骨打窺伺于其後則光武寧肯輕信馬援妄舉伐蜀之兵哉此徽宗所以善於謀人而不善於謀己知人將亡而不知己之將敗也或曰徽宗不能自鑑乃能鑑乎天祚而必欲滅之者何哉蓋以素爲遼之歲幣所制不能大逞其

慾而王黼京實之流自知無功於國恐不容於公論所以戮力同心必欲威遼而後安享富貴耳嗟乎夫爲遼所制之愈小而唇亡齒寒之禍大借使今日遼亡可以快吾之念其如異日我之憂傷何此正所謂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也抑又思之天祚爲金人所滅實始於宋之徽宗而天祚不知尚欲剪其後妃二子米奔使天祚不爲金人所擒苟或間問而至又安知徽宗不繼送于金以贖燕雲之地哉不然何於幕天城之戰報信李邦彥等之說遂罪李綱尚書右丞

親征行營使復欲罪綱以謝金人也

始攸嘗勸上曰所謂人主當以四海爲家太平爲

娛歲月能幾何豈徒自勞苦

蔡攸勸徽宗曰人主當以四海爲家太平爲娛

歲月能幾何豈可使自勞苦嗟乎此正所謂遼

君之惡召亂之言也思昔桀紂之亡幽厲之敗

陳後主之匿皆井防煬帝之喪江都唐玄宗之

播遷入蜀孰非逸樂無夢而致然歟徽宗不以

是爲戒而乃嘉納其言於是爲昏昧之所不爲

樂庸闇之所不樂妓館酒肆莫不遊焉嗟乎人

君臨取天下當以逸欲為戒故臯聞曰無教逸欲有邦競競業業一日二日萬幾今徽宗惟以當空臺榭陂池侈水為務又奚暇崇尚恭儉而以萬幾為戒哉故不待恭儉之言而自為恭儉而偷安之樂矣然恭儉者福之本淫酗者禍之源昔周景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趙孟曰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語王曰老將知而毫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嗟乎趙孟為晉正卿尚不可玩歲而惕日况為天子者乎恭儉乃云

一百九十一

歲月能幾何而徽宗遽以為然則是宣和君臣自棄天命神怒民怨皆有不容之兆矣靖康之禍不亦宜乎抑嘗考之凡人君酣歌達旦侈傲縱慾者未嘗不為邪人所惑亦未嘗不為戎狄所侵故周有範石父之諛而致大戎之禍逆唐有李林甫之佞而召安史之作亂宋有蔡攸父子之凶而受金虜之屠戮故太平之娛雖可樂而禍亂之來猶可憂也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詎不信歟

宣和二年十一月余深諫上以承闕中花果之擾至謂曰此太平未事不足驚

自古國家禍亂之作未始不由於細微之末事也蓋花果之供本為未事然姦人因之占寵邀功搜奇摘異堪供之價動至千緡妖麗之求必窮四海勞役如此則國政寧有不苛下民寧有不困者乎當宣和時徽宗取闕中花果余深以為勞民已甚欲諫止之而王黼乃曰此太平未事不足驚嗟乎此正孽孽象著之諫豈能充之所能知宋自太祖以來有天下二百六十年矣

一百九十二

以四海之廣坐盡之營府庫之實兵甲之利孰不以為有太平氣象然而所以發此者蓋由祖宗躬行節儉致此繁庶耳今而王黼東政虐虐去位姦佞盈朝祖宗傳產視之為文具熙寧整政奉之若典謨加以北虜窺邊西戎伺隙宋之大業十已盡其七八而戎虜所未加於我者蓋以宴安遺我使吾溺於淫酗衰頹離於後餘吞汴都虎噬中國耳王黼遂以為太平如此微末之事何足為慮嗟乎彼王黼者果知之而不慮耶抑亦不知而不慮耶大抵我小人惟

知一己之當貴寧知天下之安危先是蔡京欲希恩寵乃曰陛下當立太平之奉區區玉器何足道哉蔡攸欲上心亦曰人主當以四海為家太平為媒歲月能幾何豈可徒自勞苦故以二凶之言觀之則與王黼之言自相符合若快人意此徽宗所以深信王黼遂罷余深而不覺天下之亂也然則唐言以荔枝之進而召安史之亂者亦豈不同於斯歟

宣和六年二月陳瓘卒于楚

常觀古之人若失政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未有

一百九十三

不亡其國者之微宗既陳瓘于楚州政事日紊馴至於亂得無類於此乎瓘之為人博洽有謀剛正不屈雖非伊周之器然其遇事敢言下避權勢誠有汲黯溫造之風焉故瓘居小官時章以宰相召還瓘於山陽訪以當世之務瓘以所奏為諭言上可偏重而行瓘又以司馬光為甚邪所當先瓘曰若然將失天下之望瓘到闕召瓘為太僕寺卿瓘聞與蔡不合必害正論遂以婚姻辭後傳專橫瓘曰章惇前日所為皆千載之下以經述為名以篡紹安石

為主憂感犯房心瓘言是文之變昭示天下已數日矣惟京師陰雨見之最候則是遠方之所先知而陛下所未知也蔡京請筆景靈宮奉神宗神御而哲宗次之瓘言不可者五元符未皇太后還政瓘為右司諫上言曰皇太后不持樹廟果於還政事光前古名垂後世臣恐假借外家不足為報也鄭浩諫立后事隨削其奏瓘曰獨其在茲乎其時某人定出一策不可辨矣後蔡京用事果為偽疏以出之蔡京將大用瓘曰京不可用之必為心忌聞者為之懷懼其

一百九十四

對仗彈文逆賊疏上可以昭明王禁下可以剪革姦謀誠當時骨鯁之士也然徽宗不能任用乃以蔡京主黼相繼為相復以梁師成為開府童貫為太師開家作仇上下宣滯故至於敗向使徽宗果有圖治之地優容獎掖擢居言路使其摠忠無隱以扶治道則豈有花石之運宮室之侈燕雲之役而召靖康之亂哉故史臣既書陳瓘卒于楚州復書劉安世卒于後予以見徽宗不能用賢而自底滅亡也噫學士之輩謂非宋之良史可乎

宣和七年劉安世卒

觀乎劉安世欲為九枯全人不可破成則知天之所以降衷於人者無不善矣蓋人之所欲者莫如富貴而其所惡者亦莫如死亡今安世舍富貴而不從甘死亡而自誓非其見理明白性善有自寧若是耶夫黨人之禍甚甚於漢宋漢之黨獄大起為鈞黨者百餘人死徒聚黨者六七百人逮繫連引者遍天下宋之黨網羅作第為上中下邪等詔中書省籍記名姓者五百八十二人元祐謫籍并元符末赦復過黨之人一

一百九十五

百二十九人故陳寔范滂惡禍延善民乃自詣手獄內臣張士良因明太皇事鼎鑊乃銘鑑置予前而士良乞就戮劉安世素不妄為梁師成使人來陷以即大用乃笑曰吾為元祐全人以見司馬先于地下矣此皆捨生取義不以死亡變節者也嗟乎天陳范安世難由已作聽命于天理固宜矣若漢之孔叢誤罹子禍一門乎元皇甫規逐在西州耻不得與黨榮之王質扶病携幼餓送范仲淹於國門如獲厚賜君上安山民不忌勒碑恐得罪於後世今安世欲為元祐

全人誓死不變何議賢於可避之禍而不之避乃自置身於危險耶蓋由天賦之善激烈于中雖遇故舌割心亦不容於自己也然則此固上天之所為耳至於郭浩之為諫官懇貽母憂乞職固辭母曰兒依報國無愧公議吾國何憂安世初除諫職亦以母老辭母曰天子諫臣當指陳國若得罪流竄母聞遠近吾當從女所之由是安世正色立朝而折廷諍得以盡職時目曰擬上虎噬手此又母賢子孝之所同也由是觀之世之人臣極為忠義而不顧為政忤者又豈

一百九十六

出於勉強哉

羅花石硯

徽宗取敗之道固始於蔡京望手擢大之對朕致天下之騷動戎馬之憑陵而身不離守其宗社者皆由朱勔花石硯之運有以促亡之耳初朱勔因蔡京以進上頗嘉意花石硯初致黃楊三四本上已嘉之後歲歲增而遂至舟船相繼號曰花石硯學堂應奉局於平江每一發輒數百萬故花石至京師者一花資數千緡一石費數萬緡此花石硯之始也既而作萬歲山運四

方花竹奇石繡景二十餘年山林高深千巖萬壑
聲震鹿成群棲窟殿不可勝紀此花石明之中
也又為花園白屋不施五彩多為打店野店
又聚野戰禽鳥于花園都下每秋風夜諱禽獸
之聲四徹宛若川澤波野之間識者以為不祥
此花石碑之末也徽宗於是盡棄國政乃與奉
京等酣歌達旦以燕以遊將為終身之樂焉故
大學生鄧肅上十詩諷諫即詔放歸田里至打
舟兵苦之群聚為盜方臘稱亂浙土騷然然後
羅花石碑使般還報道于時雖有羅之名而

二百九十七

實無絕之之意蓋其盜息而後復之耳故陳過
庭乞罷冗官則貶于黃州張汝霖請罷進花果
則貶於均州而蔡京等遊樂如故不數年間而
拈罕幹離不乃引兵入城邑多陷上心始懼
遂欲罷之及羅非從上供并延福宮西城租課
內外製造局嗟乎夫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
之患今寇盜既至禍亂已成乃始懼而脩政不
亦晚乎向使徽宗早信鄧肅之言誅蔡京戮朱
勳崇章弔族王黼絕惻目之奇玩救勞苦之生
民則拈罕幹離不雖猛如狼虎亦豈敢舉獸蹄

而雖我中國哉惜乎徽宗定悟已晚遂若噬臍
而不可為故雖有改轍之心而無被敗之暇矣

宋欽宗

靖康元年白時中請上幸南京或云欲上幸洛陽
汴京之地內無異產之材外無形勝之固其不
可為國都明矣然太祖都之而能以弱制強以
小敵大遂若周公之鼎洛邑而成百六十餘年
之基業者何哉蓋太祖以仁義而為金湯以禮
樂而為干盾永遠能適推忘固存故能君主華
夷而昌大其邦家也今而徽宗素反其道色矣

二百九十八

于政酒溺于德棄遠主而襲孽障結女貞而致
干戈金人退兵思避其難故自時中請上南幸
或勸上西幸洛陽嗟乎以宗廟之重而言則國
君當死社稷不可輕委而去以大王避狄人而
言則當從而去邪勢速其害此則去守之兩途
也然當以往事而論之首先武駐兵昆陽蓋選
嚴光等率大兵圍之光武夜與李軾等十三騎
突圍而出收聚於外大破蒼兵唐太宗遇
山之亂力不能支安意李靖乃留太子學
賊嗟乎向使先武不出昆陽固大圍困玄宗不

幸西蜀坐守孤城則皆云國中之物而為賊所
擒矣又豈能封平寇盜而克復故物哉為欽宗
者正宜鑑此分遣義士衛送上皇南幸已與李
綱宗澤等大召援兵嬰城固守雖粘罕始雖不
復至未必無腹背受敵之慮都城雖甚危弱亦
未必旬月而陷也奈何吳敏李綱執於死社稷
之論堅意苦留遂使宋徽父子與親家塵貽辱
千載悠悠蒼天果何人哉或曰避難出奔策固
善矣然不聞李綱有云為一衛士中道散歸何
以能達借使能達而粘罕諸酋建驅電逼雖隔

二百九

天塹之險可役馬箠而獲事何能濟嗟乎此又
無謀之言也蓋戎狄所長者騎射而已焉知
種閭閻之利以曹操用兵如神猶尚困於赤壁
况粘罕之小醜乎觀其於建炎之間粘罕不致
渡江乃遣兀朮南侵則其技術已可知矣于時
李綱適已竄去使其猶在城陷之日不知綱為
從行也將死於敵歟愚固知李綱為人雖知韓
國之心而不知用兵之畧也

詔自今三邊祖宗舊制選用大臣裁抑內侍不崇
飾恩倖一不聽用姦人不輕齎祿不濫賜予不尊爵

居以營燕遊之地不竭膏力以廣浮用之費凡蠹
國害民之事一切停罷

自古人君於政亂國危之際必下罪己之詔以
為自悔之計然漢武行之而得萬姓之歡心德
宗繼之而致三軍之感泣欽宗效之而不克靖
康之禍亂者何哉蓋靖康之亂非欽宗之所致
乃徽宗召之也况父子之間天倫至重義難指
斥重則適足以彰親惡輕則不足以挽人心觀
夫所謂選用大臣則蔡京王黼誤國之罪而可
容於不討乎所謂裁抑內侍則童貫梁師成等

二百

橫之惡而可容於不誅乎所謂不崇飾恩倖則
蔡攸妻子出入禁省之亂而可容於不戮乎所
謂不聽用姦人則王黼趙良嗣誤國無辜之役
而可容於不咎乎所謂不輕齎祿不濫賜予則
關聖拜祖封王之失而可容於不正乎所謂不
尊爵居以營燕遊之地不竭膏力以廣浮用之
費則童貫梁師成之役而可容於不去
乎今而欽宗舍其重而言其輕假其名而諱其
實正猶以參苓枳朮之藥而欲療其沉痾不起
之病耳亂何能平此漢之武帝唐之德宗所以

能成悔過之功而宋之欽宗終受蒙塵之患也
雖然不特此也漢武之世而有霍光金日磾之
忠悃德宗之時而有李晟陸贄之才故能以
一言之善而回天下之心靖康間國之正人已
被竄逐而不遑遣一老雖有李綱陳東之賢而
欽宗不能用乃以不腆之辭欲平滔天之禍不
亦難乎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
自行信斯言矣

蔡京竄儋州至潭而死年八十蔡攸竄萬安軍尋
有詔所在斬之童貫亦遠竄追斬於南雄

二百

蔡京之竄當竄於倡和豈享豫大之日蔡攸之
斬當斬於滯媒譴浪之時童貫之誅當誅於誅
復撫雲之際今而天命已去人心已離禍亂已
成戎馬已至然後同時加戮不亦晚乎是知三
賊之誅非徽宗為天下誅之乃欽宗為金人驅
迫使然而誅之也斯與唐玄宗蜀將士飢渴憤
怒請誅楊國忠之事同出一轍耳然唐玄父子
獲免於難而宋徽父子卒至殫虜者何歟蓋唐
玄親平內難而得天下宋徽自作不軌而亂四
海故也噫天道至明禍福不僭乃如此夫

二月丁卯太上皇后妃如青城郡王以下三十餘
人諸王妃公主都尉等皆往

國君之死社稷乃天地之常經也然此義當責
徽宗於如青城之日不當責於謀欲南幸之時
蓋南幸之時社稷尚存雖則出奔庶可恢復右
之人有行之者周大王衛之公是也都城既歸
社稷已亡乃與后妃諸王同如青城時欲何之
若以為求免於禍耶則晉之懷愍有青衣行酒
之辱矣若以為欲求王還耶則
抱帝
痛哭矣徽宗不能鑑此乃欲臣事虜庭豈聞求

二百

活不亦愚乎人抵徽宗不能死於社稷甘就汚
辱者蓋以平居耽嗜逸欲不知先王正心脩身
之學故也使徽宗果知正心脩身之學政不苛
立難不苛免而與宗廟同為灰燼則堂堂宋主
豈有五國城之憂而貽中國萬世之耻哉

宋高宗

建炎元年五月庚寅朔即位于南京大赦改元靖康之後金人以大掠而去高宗以出使而免繼而即位復以仁明詔赦鼓動天下識者以為天既祐宋必有恢復之理中興大事記亦曰觀此一詔足以挽回天意感動人心而中興事業可期矣嗟乎是皆不知中興之道者也夫所謂中興者中於理而復興也昔周之宣王遭家不

二百三

造禍亂方殷而宣王乃以周公召公為相側身脩行順天更失理喻德教舉遺士使天下事物咸得其序故能繼文武之遺風而復西周之盛也漢光武遇新莽之亂大祚中移三光霧塞光武乃任雲臺諸將戒其屠掠務從平定除王莽之苛政復漢世之官名使四海元元如避水火故能討平僭逆而成東漢之美也高宗之遇顛覆又豈周宣光武之世可比哉蓋金虜猖獗大肆咆哮二帝出執於虜庭萬姓隳斃於草野腥羶蔽地虐焰滔天自古以來國家敗亡未有

有若是之甚者也嗟乎以如斯之大難自非高世奇才遠舉明德亦何足以平之高宗正宣心宣王之心光武之志枕戈泣血常膽忘經用李綱馮異鄧之謀燕汪青譜南來之計執長天命誓不謀生庶可以圖中興萬分之一今也不然遽謀易世之改元乃下虛文之詔令言雖哀痛是誠何心觀其所謂憂勤恭儉畏民自持庶或可取至於不留中原棄舊自便而可謂之以孝悌動天取以汪伯孝有保衛之勞遂授奸人樞要之職而可謂之大公悅人乎維新之救獨

二百四

遣河東北而不及勤王之師而可謂之至仁安衆乎張所言亟宜還京復言黃潛善汪伯孝張那乃窺所于江州陳東歐陽澈上疏譴黃潛善汪伯孝不可任李綱不可去並以狂直棄市而可謂之求議論寡側言以達聰乎信張浚之謂寬李綱于鄂州後以潛善伯孝為左右僕射而可謂之近正人遠寵佞以成德乎故以數者之政推之雖雖眡小忿之讐駭駭薄觀之怨猶不能復況國亡君辱之大耻乎此所以不旋踵而有苗傅劉正牙楊撈內變之難也雖然高宗不

之以為中興之君豈特止此而已秦檜自虜還
歸尚未知其誠偽高宗以為得一佳士遂從其
講和之議自底誤國後又信於秦檜故後之議
立召岳飛父子還朝陷而致之使金虜酌酒相
慶嗟乎高宗之心既已如此乃於望其為中興
之主不亦難乎愚固以為孤天下報主之心絕
父兄待赦之望者惟宋高宗為然先儒有曰于
時有中興之臣無中興之君斯言信矣
以汪伯彥同知樞密院黃潛善為中書侍郎以右
僕射召李綱赴闕

二百五

古者帝王用士不以兵戎大政而酬私惠不以
宰輔大權而吝微勞所任惟才與德而已宋之
高宗幸承天命獲繼大統正宜甄別士類顯忠
逐良以圖恢復奈何於即位之初以汪伯彥有
郊迎之勞任以樞密黃潛善有隨軍之饒命
居政府復以右僕射召李綱赴闕望乎夫樞密
院者專制兵權之所也中書侍郎者兼知政事
之職也二者皆股肱之重任非酬恩報惠之私
物今伯彥潛善攀附之勞幸而得之尚未滿其
所望乃以相位自擬及見以右僕射召李綱赴

闕二人亦相不樂乃竭力撓細絕七十五日而
使其去位君子用韜略此則知建炎之政不可
成而徽欽之雙終不可復矣然則當板蕩之
時人臣捐親戚棄墳墓而能舍生赴難安知其
人孰忠孰佞還可擇而任之且人有勞義南未
酬亦豈可倏然棄之嗟乎此又不能以理鑑物
者也蓋自汪黃用事人皆言其姦邪非所謂國
人皆曰其不可乎李綱歷仕累朝集宋六位人
皆言其不可去非所謂國人皆曰其賢乎夫小
人有赴難之勞則當賜以厚祿不使與聞國政

二百六

君子有經濟之才則當委以大權不使為姦邪
所沮故能各安其職而時亮天工也今高宗不
能行此乃假公濟私賢愚並用耳閱月卒羅李
綱果相伯彥潛善與之謀其可望乎此高宗
所以為高宗而杜絕終為姦人所役也
李綱言今縱未能入關猶當遣襄鄧以示不忘中
原之意

京城殘破之後李綱請適襄鄧宗澤請幸京城
汪黃請幸江南三者之策若以天下大勢觀夫
古今成敗之跡斷之則恢復中原之計了然可

定矣何則蓋國破之餘社稷已亡關險已廢府庫蓄積已空以戰則無人以守則無備譬如荒臺廢宅危碑尚不暇除豈有餘力攻戰此不可幸也明矣襄鄧之地風俗勇悍西可集關隴之兵東可濟江淮之粟南可通荆蜀之利北可撫畿甸之民蕞國以之而養食諸姬光武以之而中興帝業為高宗者正宜從李綱之請却伯恭之謀奉隆祐太后於江南立行在所於襄鄧以將宗澤內相李綱大集勤王之師允慰遺黎之望不減金冠誓不還京如此則大警羣盜可復

二百七

而家林庶幾可興矣奈何釋此不為遽信汪黃乳婦之謀遂適東南佳麗之地將圖富貴焉將為恢復焉夫吳越之間人皆以為子文王鬲淵藪野心狼子何啻一日自置於懷今既示人以樂冠盜安得不至故不三年間兀木以戎馬渡江入太平州入建康府進帝于明州而帝無駐蹕之地矣由是論之李綱之策果有高於衆人之見乎果不若衆人誤國之謀乎

宋齊愈抵死

世之朋邪害正之人固不可不誅也然不能誅

其首惡而先擊其黨與正如患虎之暴不擊其首而先擊其尾則豈不為其反噬哉宋齊愈與張浚友善又為黃潛善之客齊愈懷馮潛善黃灼之勢黨附張浚忌刻之謀遂欲李綱招軍馬勸民出財助國之非排忠良而誤國政其罪固可誅矣然當時許黃用事國柄皆出其手入主拱聽其謀齊愈之凶豈可輕犯而李綱不慮乎此乃以危法中之則潛善輩寧不思有所報歟此所以綽七十五日而李綱為衆盜所擒也雖然李綱誤犯衆怒不過失其相位不得行其

二百八

已意高宗誤棄正人遂自失其君職而不能克復中原豈不深有可惜哉愚固知李綱失於相位之悲小而高宗失於復讎之責重也陳東上疏欲潛善伯者不可任李綱不可去歐陽澈亦上書欲用事者黃潛善汪伯夷姜誅之並坐狂直棄市

宋之禍臣以姦邪而排懷忠良者固非一人焉若趙普以告怨望而危秦王廷美盧多遜以初無立上意而譖趙普王欽若以陛下為孤注而開寇準丁謂以將家子而去劉平張士遜惡極

琳而併出孔道輔呂易簡皆易者言而富
夏疎政伊周為伊霍而誣石介章得象請因謝
表而罷范仲淹王安石禁言新法不便而卒蘇
軾范鎮等章傳以粉昆眇眇而欲罪劉摯安燾
蔡京以十詩諷諫而欲殺和甫考諸權姦固皆
忌嫉賢能詭譎有德則心假天子之威設險
之計然後實逐端銀之士未有若范伯恭黃耆
善軍權怙勢不有天子而顯戮諫臣陳東歐陽
潯者東自宣和以來累上書疏欲誅姦佞以扶
朝政今既不能擢用乃反怒而殺之嗟乎高宗

二頁

信汪黃之言而殺東激者以為不知其忠而殺
之歟抑亦畏汪黃之勢而殺之歟不知其忠而
殺之是同商紂之昏而殺王子比干也畏汪黃
之勢而殺之是同漢景帝之懦而殺晁錯也失
此二者豈獨不能為撥亂反正之君雖欲為天
下共主亦不可得矣抑又思之宋之禍亂皆由
姦臣所致向使徽宗信東之言早誅童蒙之賊
則豈有靖康之禍高宗納東之疏即除汪黃之
二凶亦豈有苗法之變二君不明之德相去不
遠此所以同歸於敗而不能再造宋室也

張浚論李綱括馬招兵勤納之非且及於易詔令
以此為考國之罪捐金帛以資張浚傳亮之費宜
州

嘗觀古之人臣有忠於君利於民而成不世之
功者以其有正大之心而無妬忌之心也苟無
正大之心而有妬忌之實則豈特天不假之以
功名而亦不得為純仁之士矣昔唐莊宗哀安
史雖滅而朱泚維亂奉天赴難之臣罔不二三
其德忌人有功惟李晟以興復自任行且收兵
旬月間至萬餘人既擊退朱泚復以李懷光相

二頁

拒及朱李連兵聲勢甚盛德宗南幸人情洶洶
晟以孤軍處二強寇間內無資糧外無救援徒
以忠義感服將士故其衆雖單弱而戰氣不衰
至於百口陷賊則曰天子何在教言家乎張延
賞以舊怨奪其兵柄則釋憾於盃酒之間畧無
介忿然則其處心正大為何如哉此其所以能
平大難而再造唐室也有宋而遷大業已衰二
帝居幽于遼海萬姓俘馘於燕雲宗社丘墟禁
垣灰燼于時李綱以恢復自許於是備陳計事
上于天聽復設脩軍政變士風明號令以感人

心信賞罰以作士氣侯政事脩舉然後問罪金人進遷二帝使張浚者正宜同心勸力却贊良圖共清海宇奈何愛信發忠崇飾惡言黨注黃之邪臣諸李綱之國士論其拉馬招兵動納之非及易詔令以庇窮方國之罪指金帛以資張政傳亮之費至賈鄂州諸言方已嗟乎夫輔忠良排國難乃君子之良心妬忠良發禍亂亦懷人之賊行今浚妬忠不已亦何良心之有跡其所為正與夏竦之害富弼秦檜之殺岳飛同一轍耳嗟予以如是之妬忠而欲成李晟之大功

二書一

天其假之手故知高宗不能成其中與之業非獨秦檜一人主和而誤之亦由張浚誅逐李綱而致之也秦誓曰人之有技嫗嫗以惡之人之旁聖而遠之俾不通塞不能害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益可信矣

二年以黃潛善為左僕射汪伯彥為右僕射

宋之在臣何累朝之不絕也宋徽宗社已為蔡京王黼所喪高宗既立乃復有汪黃之內以亂其國政者何哉豈天地以自然之理而生此奸臣歟抑亦為時君國相弊政所感而致之歟

乎斯理微與識不易辨也夫天地之間以元氣為主司元氣者惟君相焉是故君相賢明政令皆善則元氣正賢人生而天下治君相不明政令不善則元氣塞姦臣生而天下亂此則古今一定不易之理也昔太祖受禪受革暴殄人命誅數五星斯服故有呂正蒙張齊賢王化基呂端實錢若水李沆王旦畢士安寇準楊億田錫魯賢臣之生焉太宗得位遠忘拉書元氣一場遂終不復故有王欽若丁謂錢惟演章得象章仕遯夏竦呂夷簡諸姦臣之生焉然權姦既生

二書一

遂皆入相遂誤朝疑毒瀟四海而天地正氣愈為其所壞矣於是復有王安石韓絳呂惠卿章惇蔡確邢恕黃履楊畏叟布燮挺之張商英蔡卞蔡京蔡攸朱勔童貫梁師成王黼諸亂臣輩齊驅並出刺殺元良賊害諫輔遂使宋之天下毛解土崩四海點然肝腦塗地正如天否地塞雨暘不時人生疾木生蠹木生耳蝨異叢然而生矣嗟乎惟異既出又安得不盡其一氣之惡而為斯世之禍哉此高宗初立所以復有汪伯彥黃潛善秦檜等之餘孽而害其

中興之功也或者又曰姦臣既為所氣

韓琦富弼仲淹司馬光范鎮呂誨呂公

純仁呂大防傅亮俞劉學梁譚王若更劉安

范祖禹蘇轍周惇頤邵雍程頤程順張載陳瑋

鄒浩李綱宗澤諸賢人果何氣而生耶嗟乎此

愈見天道之至仁也蓋其仁二宗素無過惡萬

方黎庶亦靡有愆加以五星聚至天眷宋德故

雖周張二程使不得居相位然特生此群賢以

為道學之宗而扶植天下蒼生耳向使群賢不

生舉朝皆為姦佞則宋之天下豈待靖康而後

亂南渡衣冠亦靡有孑遺矣然則姦黃秦檜之

凶謂非本於前朝亂政所生可乎詩云天方薦

殛喪亂於多此之謂也

四年上以虜卒兵淮上命浚出兵分道由同州鄭

延以構虜虜

觀乎張浚論李綱招軍買馬勒納之非遂謂點

之其自以為經國才智過於李綱遠矣及觀富

平之後一籌莫展似有大不及焉何則蓋虜勇自

入中國以來脩逾六載府庫已為其所有兵甲

已為其所得中原城邑多為其所據計其兵則

二百三

衆論其國則強自非計出萬全豈可輕犯其鋒

今虜萃兵淮上規欲渡江而宗不能知彼知已

相機而動乃命張浚出兵分道由同州鄭延以

構虜虜浚亦不辭乃檄召熙州經略使劉錫泰

鳳紐略使孫渥汪原經略使劉錫泰各以兵會合

六路兵四十萬人馬七萬延至趙富平一戰而

潰敗無以塞責遂歸於趙指以斬之復以黃

榜收諸軍罪命各歸本路欽令方脫口各路

兵俄頃散盡浚獨率帳下退走簿書輜重悉皆

焚棄嗟乎有恢復之奇才者顧若是耶浚之不

逮李綱亦可見矣雖然浚之輕敵取敗豈止乎

此敗後視師淮而不敢早辦鄭瓊之變遂使巨

社自絀而死以國步多艱之宋一敗已甚其可

再乎故高宗欲圖中興之業非不能以大權委

浚但浚無深遠之謀挾其所望耳大抵富平之

役由不聽吳玠之計而喪師淮西之征由不從

岳飛之議而致叛使浚有真賢服善之心料敵

制勝之術去其禍急惟擇良圖則中興之功不

足成而符離之衆亦不復潰矣

上謂輔臣曰浚朴忠可用朕得之喜而不寐蓋聞

二百四

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遂以檜為禮高

秦檜自北來歸國人皆知其托詐非逃賊也惟高宗聞心撫納以為得一佳士嗟乎豈天必欲亡宋故使茲臣得遇以為我虜之內應乎自靖康間二帝蒙塵宰相何景及孫侍張叔夜秦檜司馬朴等舉家北遷此五人皆曾爭論之存立趙氏故金人遂驅之北何景等皆死於難惟檜一家獲全非其屈身我虜求衣納款期有厚報何以得保百口而回則其易心改節為虜反間

音並

明矣故自入相之後遂專主和議悲罷諸路宣撫凡趙鼎劉太中等沮其和議則使臺諫擊去之岳飛父子欲復中原則與張浚謀殺之於是國之大柄宋之社稷世之賢黎衆在奸臣掌握聽其死生而咸敢秉之佳士不亦謀叛然則檜之所以背主求生棄賣國者不過欲圖身家之富貴耳然今日之居鼎鉞乃中國之富貴非我虜之富貴也檜何忍害君父之天恩懷狗彘之私惠國老已甚尚無悔心此無他蓋由茲臣不知仁義以為國祿為心耳不然何德於我秋

若是之深而吾中國若是之甚也

紹興二十五年秦檜死後贈中書諡忠獻

赦臣之惡莫甚於宋之秦檜焉蓋宋至高宗老亡已甚自秦檜掌家北還專主和議罷諸四方援兵上蔽日月之光下亂羣倫之叙大憚不復孫二帝望救之心報本欠虧廢亡廟祔嘗之陷衣冠於左社喪廉耻於夷風好害忠良殺岳飛而并父子擠排譴論冤寃以乃諸臣賄通四夷寃舍九地惡固同於構極凶當其類於竊寄借使聖人再生春秋再作亦不能書其彌天之

二百六

罪矣然則秦檜以姦邪賣國誠天地不容之人人神共怒之賊然猶得保首領以沒追封加謚者何哉嗟乎此又天地至微之理也蓋太宗嘗負太祖背盟專位使其子孫幾主滅絕天安得不生秦檜使負高宗以養其社稷歟不然何朝士皆疑之惟范宗尹李回力薦其忠卒使其秉執大權也故君子觀于宣和赦檜生王芝則知亡宋之禍已兆於是矣詩云取譬不遠昊天不式此之謂也

紹興三十二年丙子上內禪皇太子即皇帝位太

上皇帝居德壽宮

天眷太祖之德可謂至深而且篤矣蓋太祖易姓而起以辛苦而平天下以仁義而息干戈弘濟斯民功侔湯武故以天眷有德而言宜其子孫弗替享國長父奈何傳之太宗敗盟負約遂有失位不傳諸姪而傳諸子致使太祖子孫零落不振者幾二百年幸而高宗自念之於儲嗣惻然興感乃曰太宗以神武定天下子孫不得享之遭時多艱零落可憫朕若不法仁宗為天下計則無以慰在天之靈冀寶鼎亦上疏曰太祖

二百七

祖合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也願陛下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俾牧九州上慰在天之靈下脩人心之望於是選秦王德芳五世孫子偁之子伯琮育于宮中賜名瑗立為皇太子後賜名璋更名至是即皇帝位是為孝宗嗟乎向使靖康之亂不作高宗之嗣不絕藝祖雖有聖子神孫亦不能揖讓而有天下矣而神聖及於孝宗者非由人力乃天命也然天命至公且仁既假孝宗以位而復遺之以安故於紹興末年姦臣秦檜死萬俟卨亡海陵王就戮

南北之兵移謀而解既登大寶復有未竟幸次膺虞允文劉球諸賢臣並出力陳治道使太祖在天之靈降清廟用享教養香晝潔之祀每百餘年而後已嗟乎天之眷祐太祖者乃如此猶謂下民可罔上天可欺歟然則太祖之祀既絕而復興者未必不由於心德之所致蓋太祖而受用禪過於防密乃遷鄭王於房州使其沉淪憂憤而沒則已之子孫寧有不至於陵谷國之運祚亦寧有不至於中歇者哉此所以偏據一方而終不能恢復中原也

二百八

宋史筆斷卷之九

宋史卷之十

正誼齋 編集

宋孝宗

隆興元年詔親征命張浚都督荆襄

宋之委任張浚非不重也然三命為將而三至敗績者何哉蓋以量狹而不能下士智黯而不能知人故耳建炎之初朝廷新立金虜無可乘之虞江南無可分之兵張浚奉命出兵道由同州鄜延以檄虜盧檄召熙河六路兵四十萬人馬七萬延鼓行而前復拒吳玠之議必與虜戰

二百十九

遂為虜所乘此所以有富平之敗也至紹興七年浚視師准西鄆璘本與王德等素素不相下岳飛言其必爭而浚視然不聽乃曰非大尉不可此言自鄆璘之叛也孝宗即位命張浚都督荆襄總率李顯忠邵宏淵等進克宿州完州與顯忠不相能又若鄆璘與王德之不相下而浚不能禁士卒憤怨遂潰而歸此所以有符龍之潰也故觀其三敗之跡非其量狹拒諫智黯不明而何雖然浚之不能經畧中原豈止如是而已富平之役李綱尚在浚忌之而不能用准西

之舉岳飛在營浚惡之聽其歸終母役而不能留得離之戰虜充文遠在川陝浚雖聞其賢而不能舉以自副乃以桀傲爭利之人自隨與國大事夫安得不敗噫浚之為得其親趙奢之下許歷韓信之拜李左車相去固亦遠矣

嚴賊吏法

若直行說夫昌黎先王之所戒也昔太祖以知廣州王元吉受賄七十萬特詔棄市太宗以參政王沂弟主淮盜官錢數百萬貶死其弟之即日誅淮盜沂政事故能成開寶淳化之治真宗

二百二十

祥符間猶嚴賊吏治神哲徽宗之時姦臣用事其法遂不開矣至高宗紹興三年忽寬賊吏法既而政不能行雖紹興六年及二十六年申嚴其禁二十七年秦檜為相高死劾賊吏更二十年詔戒賊吏禁賊吏以三詔立石於尚書省孝宗即位首舉是法以行之嗟乎孝宗之心誠可謂有圖治之心矣然祖宗朝其法不申而自治高宗之世雖嚴而不敢治者何歟蓋祖宗之法能行於上而柄臣不敢違故不敢而自治也高宗之法能行於下而姦臣無所畏故

雖嚴而終不能治也此所以有名實之相反功效之殊也然則嚴謹雖更誠非治道之細務太相得之故曹彬清廉畏謹而收破蜀之功高宗失之故秦檜開門納賂而成賣國之禍此又昭昭之在人耳目者也孝宗事上皇二十六年耳濡目染豈無所見故於即位之初舉而行之其意固有在矣

七月詔嚴敵定論

金虜不可與和天下已有定論非一日矣紇石烈志寧以書來求唐鄧海泗四州之地及歲幣

三十五

復云故疆歲幣如舊及稱臣還中原歸正人即止兵孝宗詔群臣集議發和者則曰歲遣金帛如前日之數則稍歸侵地及名分既正則當講和四州獨主當與祖宗陵寢及欽宗梓宮兩易之又曰寧以增歲幣欽宗梓宮亦當奉迎陵寢故地彼必不肯歸我宜因遣使恭謁不欲和者則曰叔姪之類不必較惟疆土不可與歸正人不可遣使修好不可撤又曰今內外之議未定而遣使之語已下失中原之心失將士之心失四海傾慕之心他日誰為陛下出力用命此皆洪

邁陵是陳良翰張浚等應敵之論也其往返力辨不過正若胡鈴所謂舉朝皆婦人之說夫間有至義折其心深謀破其詐者夫唐欲與我通和豈有悔罪之實蓋以逆亮統魏晉至歷新立將恐兵連禍孽發生不測故以大兵脅我邀以難從之事而吾諸臣不察其詐復自墮其計中乃以陵寢梓宮為請欲以四州之地易之嗟乎何其愚之不審耶夫唐鄧海泗本我之故疆乃曰得之於正隆淪盟之後中原歸正人當與我之赤子乃曰許歸被俘之人彼既欲通和好

三十五

今復索此何為陵寢故都尤天下之根本我既不能以王師克復彼寧肯唾手而歸於我欽宗梓宮又淪不返人子之心非不哀痛然淮高之父太公嘗為項羽所獲羽欲殺之以脅高祖高祖曰必欲烹老翁幸分我一盃羹故為天下者不顧其家况梓宮乎蓋生既不能救君父於孽塵死欲歸故柩於何地此所以徒來其孝過之悔而終無辭以對也當時諸臣皆不識我朝綱維我兵甲絕我折請輕徭以息民困聞以養士俟彼有棄然後奮吾忠義殄滅腥膻復臣子不

共戴天之辭雪萬姓子女
於議論紛然畢辭屈已以
感不出此則其經濟之才
隆興二年詔諭歸正官氏

朝廷以一言而感天下之
在乎詔令之間而已孝宗
唯念名將貴臣皆北方之
又云與天軍士人民厭勝
詞氣言之似有功於聽聞
所未盡蓋歸正之人捐其
義理思之情恐有

不言其忠義而言其豪傑
不言其避難未奔

而官其喜我樂土
心而亦不足以此感
曰唯念歸正之官氏實朕祖
示之赤子慨台君
離於大難棄親舊遠來歸
忠義乎於天地廣懷爾毒
慈肅心肯發也而虧大信
早之還回冀復大體言共
不食言若斯詔一頒則不
而中原陷虜之人亦必有一

淳熙二年春三月親試舉人
甲對策言恢復之志不堅者二事

史稱孝宗有志復讎惜無
為信然及親蜀人揚甲對
者二事始知孝宗之志不堅
高孝南遷正君臣泣血枕
忘戰之日昔越勾踐為吳
夫鍾行成於吳吳王許之
思置膝於座坐臥嘗之身
節下賢厚遇賓客賤貧
死與百姓同其勞苦

二百五十四

故二十餘年一舉而遂滅
尤非勾踐之世也所遭之
正宜勞心焦思當稽顙
之士俟天悔禍然後振
以盡恢復萬分之一夫何
偷安樂嬖妃之滿前惡
真之第五嗟乎大難未平
作猶謂有復讎之志耶此
惜也雖然宋之主無志興
靖康間高宗親臨其難幾

意以禍為樂者宋乎不然何以於紹興十一年
年適岳飛言兵口其父子殺之十四年後復
樂工四百十有六戶也

宋史筆斷卷之十

二百五十五

宋史筆斷卷之十一

正誼齋

編集

宋光宗

紹興二年冬十月壬申夕至郊風雨大主上覽
懼感疾

甚美女色之不可近也近之不以禍君禍而
又及於良臣焉觀於晉平公宋公之事可見
矣昔晉侯有疾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
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飢非鬼非食感
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佑公曰女不可近乎

二百五十六

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者也煩乎淫
聲焰聖心耳乃忘和平所以生六疾也女陽物
而臨時淫則生內熱感盛之疾今君不節不時
能底及此乎出而復告趙孟曰和聞之國之大
臣當其寵祿任其大節有節禍興而無政焉必
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即其社
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宋之元宗
宴遊無度聲樂不絕宮女進獻不時甚至奏明
戎樂習齋即舞乃使嬖妾雜以優人聚之數十
婦以帷中施以異服極備醜態以取戲笑嗟乎

其法禍亂比之平公不尤甚焉此所以茲心不棄昏亂百度上帝弗歆其祀而疾遂作於郊祀之日也然當時留正以右揆而執國柄趙汝愚以宗室而居樞密二人之賢盡忠帝室猶不下於晉之趙盭然未聞其有一言以節光宗之欲者舊禍之興又安得不如晉平之疾以及其良焉故於紹興四年留正為張叔樵所誣而去相位慶元年趙汝愚安軍永州仰藥而卒君臣之間皆不能保其壽考人終意遠敗度及於良相可不戒歟

三百五

紹興五年十一月戊子上欲嚴朱熹乃降内批朕憫熹是方此隆冬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可知

朱熹少有求道之志長明伊洛之學窮理致知反躬踐實道真崇於人主名播聞於遠夷誠天下第一人也然於仕途進止未能見幾而作或為之而不起或拜官而屢辭或極言時政得失今復以煩煩迂闊之語為韓侂冑所擯遂致偽學之禁而去者何啻嗟乎此下所謂循天理之正而不知道統之傳者也夫聖賢之所以求仕

者非所以求富貴也將以利國家而濟斯民也將以振三綱而扶教化也將以進忠良而去邪佞也將以安中國而懷遠近也克寧孔孟此心而已矣乎時朱熹所遇國步多艱中原鼎沸衣冠淪於左社仁義汨於腥膻故為仁人者安得不以天下治亂為已任而復聖人道統之緒哉觀其嘗曰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恤民之本又在正君心以立紀綱非所謂利國家而濟斯民乎將赴召命問延年所宜言延年謂三綱不正義利不分故中國之道衰而夷狄咸取以是為

三百六

對非所謂振二綱而扶教化乎又上疏曰陛下即位之初蓋嘗選進英豪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能盡其得人是以致廢求賢若而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非所謂進忠良而去邪佞乎又曰金甌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讐誠不可和願開閭絕於觀望而動則中原故地必為吾有非所謂安中國而懷遠近乎其言忠其事正其義大向使當時留正趙汝愚不去相位韓侂冑劉德秀不亂朝經君從其言熹行其道則豈不能耶清中夏再造宋室哉惜乎天不祚宋宸

聽不聰遂為奸人樂聞而逐之也抑又論之為
人為學無不博才無不瞻昔陳康伯之薦
以湯思退方見寵任故辭之不至及聞留正
相復有憂色豈不知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之道
蓋天之所以賦與我者義倫而已使其必欲
身亂倫以若自愛則君父之難執得而紓之世
道之變孰得而諫之此朱子所以不得不明其
道於衰亂之世也若夫偽學之禁猶當聽合於
天天其未喪斯文臣人其如予何

宋寧宗

三十九

慶元元年趙汝愚罷相右正言李沐奏乞罷趙汝
愚政柄以尊安天位杜塞奸源是日汝愚竟出
江亭待罪

宰相之任其大矣乎以一身之微而寄社稷之
重以一心之正而建萬事之中非其才足以經
國智足以革奸德足以服人量足以容衆亦何
能以當之趙汝愚宋之賢宗室也其德固厚其
量固寬誠可以當機路然於經國之道革奸之
術恐有所未盡焉蓋自神哲微欽以來國家之
有灾禍匪降自天皆由奸人所召南遷之日亂

猶未已此皆汝愚之所目擊者也世至光宗大
將祐宋遂使汝愚獲居相位汝愚正宜登儼襟
度深戒遠謀力挽洪流痛清奸穢奈何於家政
之初欲行明義之事不謀諸留正而謀諸侂冑
不托諸忠信而托諸奸邪邢弼已定復不假以
節鉞俾處外郡乃使虎踞內廷大震威福至是
侂冑權重怨深果謀諸京鏗宗鏞曰彼宗姓也
誰以謀危杜稷則一網打盡矣侂冑於是使李
沐奏乞罷趙汝愚政柄以尊安天位杜塞奸源
汝愚不能自主竟出浙江尋待罪雖以重顏徐

誦上疏乞留大學生楊宏等六人上書力辯稱
終不解復以楊宏等指斥乘輿動搖國政編管
宏等六人于五百里外嗟乎編管之禍傷學之
禁非由趙汝愚不能章森有以致之歟此君子
所以深嘆汝愚決策於不仁之人也雖然凡不
避權勢而能糾劾姦邪者必為世之忠臣勢傾
中外以私憾而斥去忠良者必為世之姦臣故
自范仲淹歷諫大臣不法大臣忌之諫職知銳
州始後之姦臣莫不指此以為國禁而屏竄正
人矣史稱寧宗天資明朗觴貌大臣而不能明

此甘與舍使同歸者何歟蓋以威於仇胃定策之功溺私懷惠所以不欲徑謂其有爾等使思

服相不亦宜乎

慶元六年進士呂相泰上書論韓侂胄

直言極諫之七世未嘗無其人也但爲姦臣所忌所以恒被誅逐而不能自救其敗耳若呂祖泰極論韓侂胄姦邪以神決配是也仇胃以戚里用事操弄威柄權傾人主同姦令佞者則爲之爲顯官骨鯁敢言者則陷之爲僞黨屏逐善類國爲一空于時縉紳冠冕之士孰敢犯其怒

三王

而斥其罪哉幸而天啓祖泰之怒使其備陳于朝曰道與學自古所持以爲國也丞相趙汝愚今之有大勲者也立偏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之悟耶陳自強何人也徒以仇胃弄權之師而躡致禁從陛下攜學之臣若彭龜年等今安在哉蘇師旦平江之吏胥周筠韓氏之廨役人皆仇之今師旦以諸師隨龍周筠以皇后親屬俱至大臣不知陛下在潛邸時果識所謂蘇師旦者乎椒房之親果有廨役之周筠者乎其自尊大而軍綱一至於

此也願陛下亟誅仇胃及師旦周筠而罷逐陳自強之徒故大臣在者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其任不然事將不測嗟乎姦臣之惡其極於仇胃忠諫之言亦其極於祖泰向使寧宗有剛斷之明聽於讜言從其良計俾立國大權歸之於已亂政元惡等之典刑則豈不能肅清朝惡而肅除正誦哉奈何寧宗制不由己聽言之後不惟有以殺人諫舌使不敢言乃復縱仇胃次配祖泰於欽州其喪高宗哀泰棺之勢認確施全于市者何以異此寧宗所以終不能自振乾綱也厥後皇后楊氏素怨仇胃雖能用史彌遠計殛死仇胃于玉津園似爲可幸然而彌遠嗣虐專橫尤甚是諫一董卓而復生一董卓也國何賴焉然則忠諫之言其有利於國家者如此可不鑒歟

三王

嘉泰二年戊子頒治縣十二事以風厲縣令姦臣滿朝政令既已錯亂風厲縣令將鈔何爲此正所謂不顧其本而齊其末也再觀仇胃扼塞言路壅諫侍從有言曰卿以塞責卿以藉手則宋之將亡不言而可見矣自是而後國之治

政得失何必復讓

嘉泰四年辛棄疾入見言夷狄必亂必亡願付之元老大臣當備兵爲倉猝應變之計侂冑大喜遠天祚有亡國之相王黼聞而悅之金虜有必亡之理韓侂冑聞而喜之殊不知敵國之將亡皆由亂臣賊子之所致今侂冑竊慕極任禍子而國取敗之道尤有甚焉既不思已之將敗乃復喜敵之將亡其頑竄傲狠暴甚矣夫聖人推亡固存之道固不必責望於姦佞然孫子所謂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

三百三十一

衆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此數者雖曰兵家之術從曾以經國自任曷嘗有其一哉今乃喜而代人正所謂以亂攻亂猶治絲而索之耳此所以王黼攻遼之後而有靖康之亂侂冑伐金未幾而有幽旨之誅也衆仲有言曰於是乎不務今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語不信歟

開禧元年韓侂冑欲用兵恢復中原

驚銳之馬不思其力而欲致千里之遠者欲圖芻豆之鉅也姦佞之臣不度其德而欲專征伐之權者欲圖富貴之利也故驚銳之馬不仆而

不自知其無力姦佞之臣不敗而不自知其無才力屈智窮斃而後已此蓋實所以有當漢漢濱杜充有建康之隆韓侂冑有北伐之敗也然則以數千萬之生靈一旦委於貪人之手以取富貴姦臣固已亟首矣其如萬姓之不復誰何

納

開禧二年韓侂冑獻家財二十萬以贖重讎認

三百三十二

出貲助造固人臣之美事也然聞李勣在軍前後所得財物悉散之將士不以一毫入己故能得將士死力而成破敵之功未聞以遺賂之書而邀恩市寵也今侂冑位居元宰不問其經國理民善政乃於北伐喪師之後自慚無功獻其家財二十萬以贖重讎嗟乎天下財賦皆國家所有侂冑之富果何自得之蓋不過爲奪之田文竊國君之祿東四方之賂責衆以欺君耳寧宗不能明其爲巨盜以誅之乃復優詔發納噫受欺若此則其庸才闇暴亦從而可知矣

開禧三年詔以姦臣竄殛當看開言路以來忠諫自古姦臣擅權未嘗不蔽塞言路也昔趙高以私怨殺人衆多怨大臣入奏其事乃說二世

曰天子宜深居高拱不可與群臣接李林甫欲蔽塞人主視聽乃名諫官謂曰明主在上烏用多言立仗之馬一鳴斥去悔之何及虜多遜欲專朝政群臣重奏不先稟多遜則不敢通張士遜恐上召問過將敗亡狀則命遣群臣民僧百赴闕蔡京以技藝之人言其過嘉則分爲邪等黥配編置不齒仕藉秦泠欲制君父九郡國事惟今中省無一至上前者汪黃用事山東盜賊蜂起及盜焚其州去行在六十里皆敵匪不奏內侍郇成章言二人必至國則亂吉州姦

三百三十五

臣弄權類多如此今而韓侂胄專政十有四年宰執待從皆其門黨之人天子勢立于上故呂祖泰等論其驕橫無君則加刑速配使天下之人莫不齟口結舌至是殆死朝廷始聞言路以來忠諫聲乎故臣蒙赦之惡事有如是之患耶由是觀之凡國家蔽塞言路以召禍亂者豈果出於天子之本意實由權姦之所爲耳後之人君欲防禍亂之源者可不鑑於此哉嘉定元年復奏韓王爵贈諡以復諫議和故也宋之姦臣莫如秦檜以講和而背誓父以讒如

而殺忠良恐及人神寃含善類原其凶惡豈獨當時之人所宜誅討雖千萬載之下憤其惡者亦當刺其心而臨其肉矣奈何寧宗不思國懷乃更優其王爵及其贈諡者何哉蓋欲復與金言講和故也嗟乎宋自興廢講和以未集和而屢叛其得失利害亦易辨矣蓋姦臣必欲靖和者其心以爲言或無力俟倖如盟不侵邊境則吾君必得我主和之力爵位可進彼或兵力有餘能移我之國祚寧亦若我內應之謀必寵任之則是始終成敗不失其當貴矣此則姦臣主

三百三十六

和之心也夫忠臣之心則不然以爲君父之鑒不可不報宗廟之耻不可不雪故寧使吾身戮家亡善不與虜貴天同家此則忠臣不和之心也嗚呼寧宗不能悟此乃於金虜危亡之際復欲與虜結權修好以復誤國姦臣之爵豈不得罪於宗廟而貽笑於將來哉然則禮樂刑賞一至於此宋之天下殆不可爲矣嘉定二年侂胄黨人羅日愿謀爲變磔于市韓侂胄專政十四年宰執待從皆其門黨之人天子孤立上威行宮省權震宇內

其黨固非一人矣又仇胄殛死羅日愿謀事敗詔礫于市使仇胄輩仍在而正人稍有疑似之謗則黨穢之起為何如哉今日愿既諱中外君子畧無一人齒及之者則知君子存心公起不薄人於險小人存心狡惡懷掩人於難也然則累朝黨人非由邪人指正人為黨而何嘉慶十七年楊皇后史彌遠立責誠為皇太子進封成周公即皇帝位尊皇后為皇太后垂簾聽政皇太子站降封濟陽郡王出封寧國府天不欲延宋祚耶何於理宗即位之初而遭人

倫若是之大變也自三代以降家法最正諸后最賢傳授最明惟宋一伐而已曰夷之所以卒服者此也賢才之所以輩出者此也仗節死難之士衆多者此也中原陷虜之民等不忘宋德者亦此也今一旦遇楊后之廢恩史彌遠之執逆遂使理宗立不由正濟邨不得其死其與夷狄之亂何殊焉禽獸之行何異焉於是宋之家法國之元氣蕩然而無遺矣然而理宗之立實出於楊后史彌遠之計非若隋之楊廣必欲廢兄而奪其位也天命不爽尚監厥緒故復使理

度二君有天下五十年而後亡噫天之為德其明矣乎

宋史筆削卷之十一

正誼齋 編集

宋理宗

端平二年三月以具德秀參知政事以疾辭除資政大學士提舉萬壽宮德秀奏請恩賜講武上嘉納之未數日薨諡文忠

端平直諫之臣未有賢於真德秀者也德秀在嘉定六年便虜回請絕金幣嚴幣嘗曰來寧之將亡亟圖自立之策夫用忠良修政事庶群策收衆心自立之本也訓兵戎擇將帥繕城池飭

二百三十九

成守自立之具也爲江東轉運附奏邊事則曰今日天下之勢無以異政宣之時陛下亦宜以政宣爲鑑遂陳十失三誤以明治亂之理以救天人之心至是理宗即位德秀上殿奏事勸上容受直言祈天永命用賢臣結人心爲自立之根本又言三綱五常者扶持宇宙之棟幹真安生民之柱石人而無此冠裳而禽積美國而無此中夏而裔夷天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羯胡之難作陛下初膺大寶不幸處人倫之變願陛下深

追往咎進德修業以掩前失後復進大學衍義四十三卷極陳帝王爲治爲學之本心在乎以心身爲始故以當時輔治之臣而言誠未有出其右者向使寧理二宗簡其忠惻之誠聽其格言之正而不爲史彌遠誤成大所擯則豈不能扶社稷於將危復中原於既失哉夫何天厭乎宋始也爲彘臣所沮終也爲天奪其壽遂使大志莫伸飲恨而沒豈不深有可悲歟故識者觀乎真德秀魏了翁之用舍則知宋室之興亡矣

二百四十

淳祐四年史嵩之丁父彌忠憂起居右丞相兼樞密使永國公太學生黃憶伯金九萬孫翼等百四十四人上書

先王建學育賢之制其有功於世道深矣宋自建立太學以采幾三百年其純德淑行君子能以忠諫自任力諫世變者恒不乏人蓋由能明先王之制教育有方而致然耳然太學生上書諷諫實自鄧肅始宣和間徽宗淫侈無度肅將作鄧肅乃進十諫詩有云但願君王安百姓圓中何日不春風蔡京蔡卞田不穀肅心浮言劇

天下即放歸田里既而金虜入寇太學生陳東等伏闕上書數蔡京童貫王黼梁師成李彦昂劾之罪指爲六賊乞誅之以謝天下及罷李綱尚書右丞親征行營使東復上書極諫願復綱職以安天下之心上皆不納後於高宗朝力詆黃潛善汪伯彥不可任李綱不可去遂以狂直棄市由是汪黃肆爲虐甚而太學生魏矼又論其設園十罪矣孝宗隆興二年湯思退與於和好之成太學生張觀等七十餘人上書言湯思退王之望尹樞約議虜人宜斬之以絕和議寧

二百四十五

宗嗣位李泳以端仇胄之黨蒙蔽天聰乞罷趙汝愚政柄太學生楊宏等六人上疏諫曰願陛下念汝愚之忠勤繫梓簡之非黨約李泳之姦邪竄李泳以謝天下還梓簡以收士心詔宏等妄亂上書扇搖國政各派五百里書嘉定十二年太學何處恬論尚書胡榘欲與金人議和亦請誅之以謝天下此皆諸賢明善講學之功也嗣至理宗世變國危尤甚邪臣史嵩之藉其從父彌遠之勢諂爲元宰封豕其令侍從不敢斥其非臺諫不敢指其惡未丁父憂謫起復天倫

之喪其甚矣乎於是大學生黃愷伯金九萬張翼鳳等百四十四人衆口同辭以攻嚴應其累曰君親等天地忠孝無古今昔事我得罪於聖門若斯人得罪於聖我此天地所不容數日月所不照臨鬼神之所共殛天下萬世公論之所共誅其去夷狄禽獸不遠矣又曰若鄭居中王黼章穢志無耻固持祿位甘心起復絕滅天理卒以釀成靖康之禍往事可鑒也彼嵩之何人哉心術回邪踪跡詭秘瘞在督府以和議困士卒心以厚賞窮宰相位羅天下小人爲之私

二百四十六

黨奪天下之利權歸之私室蓄積姦謀險不可測故在朝廷一日則貽一日之禍在朝廷一歲則貽一歲之憂今不亟去之是率天下爲無父之國矣嗟乎其言辭剴切義理剛正使成秋閏之足以照其禽獸之行天地鑑之足以益其元氣之和士類儀之足以敦其澆漓之薄自非宋德隆厚教育有自何以致夫賢士輩出以明忠孝之道焉惜乎理宗庸闇不明惑於武殿劉昫邪說遂皆指爲過士而逐之也雖然宋之理宗用不能信賢而去佞矣後之嗣天位者獨不能

舉此以爲委倫之龜鑑歟書曰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元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正謂此爾

武學劉耐叔四學上書

建學立師之道誠不可不慎也道之以正則所學之人無不正直道之以邪則所學之人無不邪矣蓋古者帝王建國君民以學爲先五帝學曰成均夏后氏有東序西序殷人有左學右學周人辟雍皆國學也皆所以明人倫也未聞有武學之制也皇宋南渡戎虜憑陵國勢孤危累戰

二百三十三

累敗校時君恨無名良乃立武學使習兵畧焉嗟乎夫所謂兵畧者乃聖人戡定禍亂之能事非後世善於攻戰之智術也古者炎帝侵陵諸侯蚩尤最爲暴虐軒轅以神謀聖筭修德治兵與炎帝戰而勝之又擒蚩尤於涿鹿故戰伐之機始於是矣自三代以降聖道不行孫吳計出野戰者則拔紫而揚塵城守者則火牛而奔陳於是狙詐生焉譎計成焉而聖人仁義之帥絕矣今而武學之建不過欲使學者專習乎此效孫武之奇謀尚云起之異畧陰薄其心深刻其

計然後擇之以爲名將耳嗟乎古之所謂名將而能成其破敵之功者非出於姦詐有餘之行實出於仁義有德之謀若漢之鄧禹諸葛亮唐之李晟郭子儀是也今使邪佞之人先誦畧而後持書先詐術而後仁義是猶誨盜以偷假虎以翼耳烏足以爲名將焉此武學劉耐叔所以立心不臧卒叛四學上書之人而黨於權臣史嵩之也嗟乎學者立心不臧豈止不諱將畧而國家作養賢才若黃糧伯等亦皆爲其所逐而國爲之一空矣然則制不師古乃有絕賢喪邦如

二百三十四

是之患後之欲建學而求賢者可不鑑於此哉景定元年賈似道入朝以右相兼太子太師理宗在位何遇國步之多艱也始爲史彌遠所立而不能總其乾綱終爲賈似道所制而不能操其國柄嗟乎以當時國勢而言金甯將亡大元天啓宋之宗社正如葉上之露亡在朝夕雖以奇才碩德之士輔之猶懼不免況姦險帥臣之輩趣之于宜其三面被兵准向脇據而海內分裂也史臣書曰賈似道入朝以右相兼太子太師集書不絕者豈非深嘆宋之天下始終爲

廢臣所殺而棄戰於萬世歟故觀乎此則知史臣之筆嚴矣

宋度宗

咸淳十年冬出師哨旂淮回旂報急似首占湖山之勝作半開堂延羽派塑已像其中內題代和

存臣之志何其愚之甚也夫爲一邑之令尚能以一邑安危而爲已任況爲國之元宰身任社稷之重寄者乎當度宗時天命已去人心已夫海內郡縣十喪七八所存者惟鄂安歟郡而已

二言五年

當國之臣正宜憂心冲冲勸勞盡瘁以寧王室茲乃定心法巧構堂湖山扁名曰半開延羽流塑已像貨利聲已布頌于前安建多寶閣日一登玩門客朝士稱功頌德誇示太平將以爲終身之樂嗟乎夫宰相者國家之砥柱萬姓之具瞻也萬姓安則天下皆安天下皆安則君相亦安矣今當天將易姓之時元之勝兵布滿畿甸我之智民哀哀求生正有蠶之慕新魚之欲果亦何忍視其瀕死不救而自取於遠樂乎且彼揭陽半開堂者豈散受僧得浮生半日閑之意

之嗟乎彼爲相臣乃玩歲而愒日胡可以久故不救給似迫辭歸紹興府紹興府開城不納臺

臣遂劾其誤國十罪轉竄建寧臺諫又言建寧

乃朱熹講道之闕里不可以爲人處此當使遠

德魁魁至於身無所容朝廷乃遣鄭虎臣押送

漳州遂拉其臂而殺之始快天下人心之憤矣

然則姦臣已死人心固悅國隨以亡可勝悲乎

宋少宗

德祐元年破池州趙昀與妻俱縊而死伯顏丞相領兵入城見而憐之具衣金葬焉

敵國帥臣於用兵侵伐之際而能以禮義自處

者則知其君爲天啓之君必矣昔武王克商天下既定釋箕子囚封比干墓武商容問散紂

之時發鉅橋之粟大胥于四海而萬姓悅服有

益以降用兵國王者不事禮義惟以屠戮爲尚

而先王弔伐之師若不聞矣靖康間粘罕挾

劫入寇斯二酋者熱心無厭大肆侵掠人臣盡

忠者則震怒而斬之子女仗節則汚逼而殺

之遂使萬古綱常掃地而盡烏嘗聞其一番以

感天下之心今而元運初興伯顏爲將既破

池州僅其守臣與吳越天事同縉而死乃具衣
衾以葬之嗟乎其仁聲義聞雖不可與封比干
之墓同日而語然視得邑身是得城者城者豈
不相去宮墮哉此所以兵不留鋒終代宋而有
天下也然則伯顏以崛起武夫而能以禮義處
節者乃如此豈非天厭金匱之暴宋臣之教故
生有德而使毀除世惡歟不然何金匱與實必
遺先宋而滅亡也

宋廣王

丁丑天祥兵出會昌邑越州是冬天祥兵屯嶺南

元運方興海縣頌裂當此之時雖王尺之音亦
知宋祚之將亡矣何文天祥既敗而復聚兵既
執而復外歸舉家罹難而忠君之心死且不渝
者何哉嗟乎此可愈見天地之有正氣也蓋天
地之間人非忠義不生世非忠義不立忠義者
誠天地之砥柱生靈之紀綱也三代之所以享
國長久者得忠義之徵也秦隋之所以速於敗
亡者失忠義之助也人臣之於忠義豈待勉強
而後能之天祥賦性忠孝知此久矣寧肯以天
命將易國梓將亡而遽改其天賦之節歟此天

所以特生天祥以明宋倫之重於兩間而天祥
必盡其性以立忠義之道於萬世也嗟乎天祥
以一身之忠而立人臣萬世之則其義固亦偉
矣惜乎元之世祖不能保其身家而卒殺之是
自傷其國之元氣而失天下之心也然則元
殺天祥失德已甚而祖漢高之封雍齒周世宗
之存嚴續寧不有愧於心乎

宋倫王

已卯丞相陸秀夫抱衛王昺赴海死

人臣於國戚君亡之際而能盡心以報其主者

則其忠可爲後世人臣之標準矣昔智伯爲趙
襄子所殺智伯之臣豫讓欲爲之報仇至再至
三而心愈篤後世爲下爲襄子報之嗟乎智伯
之亡也其族已族豫讓之心果何所望而必欲
報之邪將恐後世人臣而懷二心也今而宋祚
告終天命已去富貴名爵皆非所有而陸秀夫
張世傑乃能抱忠抗節以死自誓改兵知戰賊
棲崖山秀夫乃仗劍驅其妻子赴水自抱衛王
俱投才中世傑仰天呼曰我報趙氏亦已至矣
若天不欲我復從趙氏祀者則大風颶覆吾舟

而舟果覆嗟乎二臣之心較之陳謨亦而
既焉此無也及由宋之思德入人既深而忠臣
義士死不渝節也

宋史筆削卷之十二終

三十九

宋史筆削十二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舊本題正誼齋編集不著撰人名氏所論始宋太祖建隆元年至衛王滿海之事論皆迂濶

尚論編七卷

不著撰者

徐州市圖書館藏明末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尚論編六

卷》提要

尚論編序

尚論編序

一

書契作而是非興遂開萬
世繞舌之場。然上古之辭
質。刀筆竹簡重以秦火傳
者。千一人與事晦于紀載
之寡。以其寡也。而訛傳幻
說。齊東野人之語。皆得流
而不熄。而人與事乃愈晦。
卽六經昭垂。炳若日星。子
輿氏亦有不可盡信之書。

況其他乎。唐宋以降。史難其人。毛錐文楮。浮靡易逞。重以恩怨好惡。家乘野史之謬。人與事亂于議論之多。以其多也。而厭常喜新。去信存疑。于是三代而下。爲尼山口。頰之所不能及者。槩爲抹殺。而人與事益顛倒失真。而不可問。卽覲面同時。亦有不可究詰之

人情漫無一定之事案。而況其遠且久耶。卽須予有憂之。乃取上下數千年帝王聖賢。以及奸回曖昧之已事。爲弔古之所辯駁者。虛心設身。立言評騭。不刻不詭。可信可從。真足令九原心折。千秋首肯矣。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誅心也是編成而忠臣義

士喜原心也。誅與原其義
一其用意同。其有功于世
道人心。洵非渺小。讀者亦
虛心設身。置古人于同堂
窺立言之本志。好惡相近。

尚論編序

四

是非可公。則此編與春秋
並傳不朽可也。不然論者
論矣。評者評矣。論之外又
有論。評之外又有評。逞無
忌憚之私。作不近人情之

語。是春秋之罪人。子輿氏
所謂生心害政與禽獸不
遠者也。吁。可畏哉。

夢搏道人題

尚論編序

五



尚論編題辭

且士生于百世之後。欲從于
百世之上。拱揖古人而悅挹
其眉宇。聆其語言。輸寫
其肝膽。此最不易事。蓋

序

聲銷響寂之餘。誰有能
起九原向之者乎。雖往古人
未遠也。吾人喜怒哀樂之
宅。即是古今範圍。不過之
權輿。誠得諸由力者。深先不

時作好作惡之用。而一切妍媸
相直。悉平心以靜照其人。之
本來。而後取先正之已案。一
為參勘。不妨本諸其說。以
印其同。尤不妨摺持其說。以

序

進其隱。要使若人自獻厥
賢。以聽我權衡。而我無容心
焉。不過適肖夫喜怒哀樂之
誠然者而已。而又何難之有。
唯夫代而季矣。世法汨其元

初夜氣接于旦晝。內顧七情已降。半久不由我。晚一旦而遇薄微。高之宣尼。禮匡章之子輿。必且謂其性向與人殊。夫孔孟何常。殊人。人自

序

三

殊孔孟耳。甚矣作好作惡者之謬也。則失出所識。然以存此一淺確乎。其不容緩矣。些則是編出。豈徒古人之定衡。亦今人之借鑑也。

歟

六宜亭長漫言



序

四



叙

太室有情。忽生世界。生界乃多情。
忽生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情。
順而治。情逆而亂。人生道。生仁
義富貴倖條種之不同。又衆
皆不情。則人類可廢。生界可墮。

誰負此撫然哉。自古忠臣義
士。抱石沈湘。丁憂臥。有華士
不解。而自知自痛。自快其生乎
者。以爲情。吾可懸釣。結沒盡。以
俟而已。既而果獲知己。此則君
子人。非吾語也。不然必中事。

蹟可博觀而詳究也。不過以情
之不已。爲理之必然。易地而安。
以今人衡古人。以今人衡今人。
己矣。晦翁謂天理之所爲。而人
情之不能忘。名除却人情。爲各
天理。宋儒又謂隨處體認天理。
夫天理於何處體認。而隨人
隨事。隨時。勢。體認其情。之至
焉。爾人之情。不足以衡千萬
世之情。必用千萬世之理。以
衡之。夫此之而得。是于爲公
去之理。亦裁於一人之情也。人

之情。况可為子為立公去之。強
有情者。聖賢所以組緯世界。
經緯人類。而後之夫子。我亦人
所未備。又以其杼機後而加焉
焉。則是書不可不作矣。至於為
日之人。於子於時勢。俾三千七

三

百二十四卷之悔。如親於苦。不
唐博觀而詳究之者。或今古人
笑。或今古人笑。或今古人悲。悔
泣。連寫。或代結法輪。名毀。或特
開生面。似是。或正加針砭。固指。或
另設權權。揭雲霧之積陰。而

憂。明旦之新霽。出世盡去。所
不可。焉於痛癢。周覺之。主。激。後
省。情。而。又。稍。其。遠。隱。之。情。情。情。情。
主。當。以。共。負。此。撫。然。名。而。止。故。曰
太上忘情。乃曰平情。以靜。未。忘。情。
未。有。不。平。而。能。忘。者。也。此。作。者。之

未也

海上押鴈翁題



尚論編目錄

卷第一 三十二則

嘉

蘇轍

舜

曾鞏

許由

張濂

伊尹

蘇轍

傅說

楊慎

箕子

柳宗元

三仁

顧憲成

尚論編

目錄

一 歸有光

泰伯

湯聘尹

虞仲

張重華

西伯

王世貞

閻天

王直

夷齊

方孝孺

武王

郭子章

管蔡

蘇軾

平王

唐肅

卞和

管鮑

何壽登

宋襄

蘇軾

申生

郭子章

荀息

司馬光

里克

崔鏡

晉文

張燧

趙衰

王世懋

趙盾

郭子章

士燮

蘇軾

尚論編

目錄

二 張燧

季孫行父

蘇轍

千產

王世貞

季札

湯聘尹

伍員

張鳳翼

夫差

蘇洵

孫吳

陳繼儒

種蠡

卷第二 三十則

孔子

席書

少正卯	陸瑞家
陳恒	李叔贊
子貢	蘇洵
宰我	蘇轍
蘧讓	馮時可
蘇秦	湯聘尹
四君	劉敞
孟嘗君	王安石
信陵君	王世貞
尚論編 目錄	三
侯贏	王守臣
毛遂	唐堯臣
屈原	李載贊
樂毅	方孝孺
趙奢	張燧
蔣相如	蔡元偉
荆軻	張燧
燕丹	郭子章
秦始皇	王世貞

商鞅	蘇軾
張儀	湯聘尹
范雎	張燧
呂不韋	張鳳翼
韓非	蘇轍
李斯	蘇軾
趙高	蘇軾
茅焦	湯聘尹
項羽	蘇洵
尚論編 目錄	四
懷王	陳垣
范增	蘇軾
卷第三 三十六則	
漢高	蘇洵
丁公	王世貞
蕭何	劉安世
又	郭子章
張良	楊慎
韓信	陳繼儒

又	王世貞
英布	陳繼儒
劉敬	陳繼儒
四皓	沈 淮
又	李騰芳
陳平	胡 寅
王陵	柯茂竹
周勃	張 燧
孫叔通	李載贊
尚論編 目錄	五
鄺奇	蘇 軾
文帝	蘇 轍
賈誼	陳繼儒
薄昭	李多兒
鄧通	張 燧
景帝	郭子章
周亞夫	王世貞
晁錯	蘇 軾
錯父	李元賓

袁盎	洪 遵
田叔	王 棻
郅都	權德輿
武帝	張 燧
司馬相如	蘇 軾
公孫弘	李德裕
卜式	陳 壇
司馬遷	王世貞
田千秋	楊 慎
尚論編 目錄	六
蘇武	張 燧
張騫	李載贊
桑弘羊	李載贊
卷第四 四十五則	
霍光	黃 震
魏相	王世貞
疏廣	胡 寅
趙充國	蘇 軾
趙蓋韓楊	張重華

丁鴻	竇憲	第五倫	章帝	嚴子陵	馬援	宋弘	邛彤	王霸	鄧禹	又	光武	楊雄	龔勝	梅福	陳湯	王章	薩望之
黃克縉	胡寅	黃克縉	彭汝賢	陳繼儒	李載賁	劉朝箴	蘇轍	劉朝箴	胡寅	陳繼儒	張燧	王世貞	司馬光	羅隱	秦觀	李載賁	司馬光
尚論編 目錄 七																	

招烈	孔融	田疇	臧洪	王允	趙苞	孔褒	郭泰	張奐	寶武	陳蕃	李膺	楊喬	馬融	梁冀	李固	馮緄	楊震
王世貞	李載賁	黃天全	秦觀	范曄	孫樓	方孝孺	陳陟	王廷相	張栻	楊慎	張燧	方孝孺	方孝孺	尹起莘	張栻	黃克縉	顧錄
尚論編 目錄 八																	

壽亭候	王世貞
諸葛孔明	張燧
馬謖	王世貞
黃皓	陳繼儒
卷第五 三十四則	
曹操	司馬光
荀彧	蘇轍
華陀	劉禹錫
司馬懿	張燧
尚論編 目錄	九
諸葛誕	王世貞
魯肅	秦觀
司馬牛	方孝孺
王祥	黃克纘
羊祜	唐子西
阮籍	王世貞
惠帝	張燧
潘岳	郭子章
周處	王世貞

稽紹	郭子章
王衍	蘇軾
王導	李戴
庾亮	張燧
陶侃	張燧
殷浩	丁泰
王羲之	湯慎
謝安	湯聘尹
謝玄	王世貞
尚論編 目錄	十
陶淵明	陳繼儒
郭巨	林俊
苻堅	王世貞
王猛	張拭
王弘	黃克纘
袁粲	方孝孺
褚淵	蕭子顯
梁武帝	顧充
崔浩	秦觀

爾朱榮	王通	隋煬帝	唐太宗	建成	李密	魏徵	李勣	尚論稱	于志寧	裴行儉	狄仁傑	李昭德	張柬之	玄宗	楊思勗	姚崇	盧懷慎
王世貞	焦竑	張燧	謝鐸	孫之翰	劉珣	王世貞	胡寅	土	呂祖謙	張燧	李戴贊	湯賓尹	王世貞	李戴贊	尹起莘	孫之翰	黃震

張九齡	范祖禹	蘇軾
王忠嗣	陳繼儒	
肅宗	李載贊	
房琯	司馬光	
張巡	胡寅	
代宗		
郭子儀	劉朝箴	
李光弼	王世貞	
常袞	王世貞	
尚論編	主	
目錄		
劉晏	劉昫	
李泌	王世貞	
陸贄	蘇軾	
陽城	湯聘尹	
李襲	陳繼儒	
劉昌	歐陽脩	
李肇	李廷機	
柳宗元	言史復餘	
裴度	胡寅	

柳泌	胡寅
白居易	陳繼儒
牛僧孺	王世貞
李德裕	王世貞
鄭棨	葉向高
崔胤	司馬光
裴樞	范祖禹
敬新磨	李載贊
石敬瑭	王世貞
尚論編 目錄	三
王朴	歐陽脩
卷第七 四十二則	
宋太祖	王世貞
杜太后	陸 挺
趙普	王世貞
沈義倫	李之藻
樊若水	馮夢楨
德昭	劉定之
廷美	王 釜

元佐	張 燧
真宗	脫 脫
寇準	呂 中
王旦	張 燧
曹瑋	李載贊
林逋	丁 奉
田錫	阿魯圖
李沆	顧紹芳
王會	李載贊
尚論編 目錄	四
韓范	沈一貫
歐陽脩	張 燧
龐籍	張 燧
司馬光	袁宏道
王安石	劉定之
又	李載贊
宣仁太后	呂 中
蘇軾	薛應旂
韓忠彥	丘 濬

葉夢得	張燧
楊時	張燧
神師道	張燧
高宗	王世貞
呂好問	李載贊
朱勝非	張燧
李綱	王世貞
張浚	何氏傳史
趙鼎	王世貞
尚論編	目錄
岳飛	李夢陽
韓世忠	王世貞
秦檜	羅洪先
孝宗	郭子章
虞允文	張燧
陳同甫	李載贊
趙汝愚	李載贊
文天祥	王世貞
共二百六十一則	目錄終

尚論編卷第一	借綠軒	錄
○堯	印須子	評
四岳薦鯀於堯。堯知鯀不可用。而屈於四岳。民被其害者九年。後世疑之。知其不可用而用之。不仁。屈於四岳而不能信。不智。予嘗論之。水之爲害。不可一日而不治。而人之知治水者。雖聖賢有不能也。是以堯舜皆不自治。得禹而後濟。方禹之未見也。天下言治水者。莫如鯀。棄鯀而不試。有不仁焉。斯堯之所以用鯀也。與。	蘇轍	一
○舜	會	一
或者問曰。堯之聖。不逮舜。堯不能用元愷。誅四罪。而舜能焉。對曰。虞舜之所以聖。由唐。堯之聖。舜之用與誅。宜也。曰。然則堯之時。獨不可用與。誅乎。曰。將以遺舜也。其以遺舜。奈何。堯信舜之聖久矣。將舉而禪焉。	卷一	三十五

且以信於衆，因四岳之舉，遂試之，其試由是而起。聖人不苟以名服天下，必信其德於衆，德莫大於用賢。誅惡於是，遂授以位焉。而天下率信，用與誅蓋假之。舜云：爾曰然，則堯之聖將蔽賢，縱惡乎？曰：用與誅，至于舜之時可也。故堯選之云：爾以成乎舜也，則其德在堯者多矣。曰：然則堯其私于舜乎？非私舜也，私其所以爲天下也。曰：左氏傳所謂不能者何也？曰：吾所論聖人之說，彼左氏何與焉。

唐張謂亦有此論，但謂授之以權，杜岳牧之爭叛。

尚論編

卷一

二

尚未安

堯時師師濟濟，互相推讓，元愷未舉，豈尚未在讓能之列，與四裔未誅，亦堯未倦勤故其惡尚未敢著顯耳。至于舜之時可也。一句煞有理於堯舜俱得。

○許由

張源

堯讓天下於許由，由非山林逸士也。左傳云：許太岳之後，太岳意即由耳。古者申呂許甫皆四岳之後。堯典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遜朕位，讓由。

之舉，或卽此也。若飲牛棄瓢之說，或者由不敢當其讓，遂逃避於野，如益避啟於箕山之類，後人不知，崇謂堯以天下讓一山野之人，甚可駭也。如舜本黃帝之後，其父瞽瞍，實繼虞氏之封，太史公頌虞幕云：幕能協風聽樂而生物，自幕至于瞍，無違命，則瞍固靡能守國者也。其欲殺舜，蓋欲廢嫡立幼而象之欲殺其兄，亦欲奪嫡故爾。不然，豈以匹夫之微，愛憎之故，而遽殺人乎哉？然則舜固有國之嫡，而乃爲耕稼陶漁之事，何居？或者見逐於父母，故勞役之，或避世嫡

尚論編

卷一

三

孟子卷

不敢居而自歸於田漁耳。故雜書有謂舜見器之苦，惡而陶河濱，見時之貴糴而販負夏。孔子曰：耕漁陶販，非舜事也，而往爲之，以救敗耳。此說雖出雜書，實得聖人之意。且警象之欲殺舜，在初年之間，而堯之舉舜則在克諧之後，史記反覆重出而莫之辯，固也。然孟子當時，亦不辯萬章之失，何也？蓋孟子不在辨世俗訛傳之跡，而在於發明聖人處變之心，則其事跡之前後有無，固不必拘拘也。

子與當時，已自有飯糗茹草，木居豕遊之說，況天

子反匹夫匹夫有天下尤不一而足亦似未究其爲國之象嗣然者後世未免謂舜爲草野崛起性往與奸雄非望之心固如此論蓋有關係不然是否匹夫何必深辯也

○伊尹

蘇轍

書稱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於亳蓋伊尹耕於莘野既以處士從湯矣及其適夏非私行也湯必與知其君臣之心以爲從湯伐桀以濟斯世不若使伊尹事桀以止其亂雖使夏不亡商不興無憾矣及

尚論編

卷一

四

其不可復輔於是捨而歸耳其後文王事紂亦身爲之三公至將囚而殺之然後棄而之西蓋湯之于桀文王之于紂其不欲遽奪之者如此此其所以爲湯文王而後世之所不及也

柳子厚謂是大人欲速其功似不及此

○傳說

楊慎

武丁以夢相傳說事著於書矣而世猶疑之曰夢而得賢可也或否焉亦將立相之與且其旁求以象之肖也天下之貌相似亦多矣使外象而內否亦將寄

以體梅舟楫之任與審如是則叔孫之夢豈半漢文之夢鄧超等爲身名之夢夢果可憑與或曰非也武丁嘗遊于荒野而後即位彼在民間已知說之賢矣一旦徵舉而加之臣民之上入未必帖然以聽也故徵之於夢焉是聖人之神道設教也是所謂民可使由而不可使知也且又商之俗質而信鬼國民之所信而導之是聖人所以成務之幾也然則武丁之用說不猶田單之妄用一男子爲軍師類乎聖人之設教成務恐不如是其所云夢者何也實帝威其恭者乎

尚論編

卷一

五

豫知說賢固是一說未歸之精神感格尤爲至理

○箕子

柳宗元

當其同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

其理是國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之隱忍而爲此。其有志於斯乎。

○三仁 節畧

顧憲成

微子何以去也。曰存祀也。箕子何以奴也。曰存其身以待也。比干何以諫而死也。曰汲汲乎其欲悟其主也。君子曰。論于者得也。其論微箕二子。則非也。夫祀所以存統也。紂爲君而武庚爲子。統可知也。故武王革紂而封武庚。非爲庚也。又非欲自解說于天下之議者也。統也。夫微子越樽俎而代之。何說也。幸而武

尚論篇

卷一

六

夏

念以爲計。盡無復之。不得已而之於奴耳。曰。余之父之乎。其職乎師保之間也。彼且以我爲屑屑也。且習而玩玩而莫之異也。意莫若以奴膏之乎。噫。天下焉有去之而不動。死之而不動。又奴之而不動者乎。蓋勢無可得而急出之。此也。又奚惡之未檢而聽其自斃。又可以待武庚之嗣之也耶。藉令猶可以待。卽仍職乎師保之間。伺機而動可也。不然。伏可也。豈必奴是箕子之奴。蓋以奴爲諫者也。是微子之去。亦必以去爲諫者也。所謂其要歸于悟主不獨一千之死焉。然也。若置其見在之汲汲而旁摩曲揣。則三千隱矣。抱器歸周之說。原非歸周。周應先武庚封之。况殷之祭器。豈微子所能抱耶。

○泰伯

歸有光

辭取之際。惟聖人者爲能盡乎天下之至情。何也。伯夷叔齊。天下之義士也。伯夷順其父之志。而以國與其弟。然終於叔齊之不敢受。則是其父之志終不遂矣。夫家人父子之間。豈無幾微見於顏色。必待君終無嫡嗣之日。相與鬻鬻去之。民將得因而稱之。故聖

尚論篇

卷一

七

夏

人。以爲賢人而已。至泰伯則不然。不讓於傳位之日。而於採藥之時。是蓋有伯夷之心。而無其迹。然後可以行伯夷之事。遂伯夷之心。古今之讓。從未有曲而盡如此焉者。此夫子所以深歎其不可及也。蓋太王之欲傳歷及昌也。非如晉獻漢高徒少子之是愛也。亦非爲昌之終必霸商爲數世後伏革除之謀也。不過曰。代有殊德。天下將長享其福云耳。是固爲天下之公心也。使泰伯知其意而猶與之竝立于此。太王賢者。卽心爲天下。而終以長幼之節。不忍言。吾卽明尚論編。卷一。八。言而公議之。弟亦將終爲叔齊。不忍受是亦夷之終不獲遂其父之志而已矣。夫父有志。而吾順而成之。且如是其曲而盡也。世之說者。不深晰其父子之情。而強謂其全君臣之義。夫弟於商獨非君臣。而乃以後義之事推而付之也。乎且又何以爲傳之者地乎。而子乃曰。至德乎。夫德莫先于孝。先意承志。孝子之事也。故泰伯之所爲。乃匹夫匹婦之爲當然者。夫惟匹夫匹婦以爲當然。是天下之至情也。而非聖人則固不能盡也。

畧爲刪竄。視原文。更覺警拔。

○虞仲

湯聘尹

仲之逃也。亦所以成季之立而安父之心也。其志卽泰伯之志也。逃可也。必斷髮文身以自廢者。何曰其廢也。正所以遂其冲抑之性。而杜國人嚮往之情也。彼其德足以懷人。義足以動衆。民一推戴。而建邦辟土。則視季爲偶國。而亦不免傷厥考之心。嗚呼。扶蘇旣死。陳勝假名。濟王式微。漁人鼓亂。仲而無廢。安知明長幼之節者。不歸心耶。仲尼所以目爲中清中權。而與夷齊相媲美也。尚論編。卷一。九。扶蘇濟王二事。雖彼時勢所無。或亦事理所有。○西伯。張重華。史稱西伯陰行善。不知者謂西伯陰欲行善以自悅於民。此厚施之陳氏也。大非也。其知者以爲西伯恐紂知之。不得行善政。故乃陰行之。此孟子所云謂其君不能賊其君者。亦非也。蓋伯常獻洛西以乞免炮烙矣。此一舉也。天下盡知之。誰不荷伯者。而紂之虐益敝然於天下。伯之心不安也。旣不忍紂紂之惡。又

不能隱紂之惡。處無可奈何之地。而其心未嘗旦夕忘商。故私念吾商臣也。吾職商政也。爲商臣。代商政。使天下知商家有善政。而不知恩自我出。庶幾哉天下怨紂之心未甚。叛商之心未決。而商先王之宗祀可延也。伯之所謂陰者。非恐紂知之。恐天下知之耳。恐天下知之者。恐天下德我而仇紂。附我而去商。蓋純聖之心。惟伯自知之。夫是以名之曰陰也。韓子曰。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此深知西伯者也。

尚論編

卷一

十

季札見舞象箛南籥。曰美哉。猶有憾。正謂欲匡救

紂而未能不勝餘惘耳。宋孫明復謂憾其不及親致太平。雖與觀成之詩有合。而於服事之心。則非矣。得此。聖人之心事始明。

○閔天

王世貞

史記紂囚西伯於羑里。閔天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玖鬻。他奇珍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大悅。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况其多乎。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宋儒曰。母也。西伯必不賂免。王子曰。否否。西伯必以賂免。于何知之。于紂知

之紂也。嘗醢九侯。而脯鄂侯矣。於西伯何有。以無罪請也。欲加之罪。其患無辭。且紂庸侯罪乎。以聖德請也。聖人之心。有七竅。請視諸夫。紂何聖之極。嘗豔妖色。騁駿奇技淫巧。其素也。驟然而驟喜。其所欲戮之人。此必有以探其素而深中其素。昭矣。然則閔天之使非與。曰何可非也。曰內文明。外柔順。俟命正志。生死不易。文王之德也。委曲萬變。以出其至。而任其過。顛天之德也。文王之德。臣德也。身謀之也。顛天之德。亦臣德也。爲君謀之者也。異之九二。曰異在牀下用

尚論編

卷一

十一

具巫紛若吉。夫子贊之曰。異以行權。嗚乎至哉。

赦已出望外。又有殊賞的的可疑。曰無可疑也。其囚也。惡其異也。有莘之獻。則意其不異而同矣。能無悅諸。

○夷齊

王直

論語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初未嘗言其餓而死也。史遷傳曰。夷齊義不食周粟。隱首陽。餓且死。作歌云。云何所據而知之。豈餓者必皆至於死乎。

夫首陽之隱，未必見其果在武王之世也。二子昔嘗
逃其國而不立矣，安知不以爾時至此也。孤竹小國，
莫知的在何所。傳者謂齊桓北伐山戎，嘗過焉。山戎
與燕晉爲隣，則孤竹可知。而首陽在河東之蒲坂，唐
風曰采芣采芣，首陽之顛，疑卽此地。蓋晉地也。夷齊
旣孤竹君子，則逃國以來，諒亦非遠。何必避周而後
遷北也耶。今且以意度之，國謀立君而已逃去，則必
於山谷無人不可物色之所，然後能絕國人之思。首
陽固其所也。蓋倉卒而行，掩人之所不知，固宜無所

二子皆陽所自有之迹

三子北山食之故

得食。又方君父大故，顛沛隕越之際，食亦何心。其所
以兄弟俱在此者，一先一後，勢或相因而今不可知
爾。然亦不必久居於此。踰月移時，國人立君旣定，則
可以出矣。惟其遜國俱逃，事大卓絕，故後稱之。指其
所嘗棲止之地，曰此仁賢之迹也。夫是以首陽之傳
久而不泯，何必死於此山而始見稱耶。故於齊景言
死，於首陽不言死。後人遂謂各以死之日評之，豈不
誤哉。夫子所以與齊景對舉者，大意猶有國無國而
言。昔問國君之富，則數馬以對，所謂有馬千駟，蓋斥

言其有國也。夷齊可以有國而辭國者也。崔子弑景
公之兄莊公，而景公得立。崔子猶爲政。景公安爲之
上，莫之問也。享國日久，自奉而已。觀其一再與晏子
感慨悲傷，眷戀富貴，直欲無死以長有之。其死也，泯
然一無聞之人耳。孔子歎之曰：嗟哉斯人，彼有內求
于心，棄國不顧。如夷齊者，獨何人哉。彼所以千古不
泯者，豈以富貴哉。由此論之，則孔子所以深取夷齊
但指其辭國一節，而意自足。若曰取其不食周粟以
餓而死，則本章之所無也。且與齊景不倫。又胡所取

而對舉之。

原文有十辯，節錄其辯魯論者而止。後又有六辯，
皆諱止武王事，不錄。

○武王

方孝孺

牧野之兵，非武王之志也。聖人之不幸也。武成載其
時事，但曰一戎衣天下大定，不書紂之死者，爲武王
諱，且不忍書也。他書謂紂自焚，死意爲近之。蓋武王
之於紂，非有深讐宿怨，特爲民去亂耳。當斯時，使紂
悔過遷善，武必不與師而踰孟津。及紂兵已北，使紂

不死而降，武王必將封之以百里之地，俾奉其宗廟，必不忍加兵於其身也。况已死乎？吾意武王見其已死，不踊而哭之，則命商之羣臣以禮葬之矣。豈復有餘怒及其既斃之軀乎？史遷乃謂武王至紂死所，三射之，躬斬其首，懸於太白之旗，又斬其二嬖妾，懸小白之旗，皆戰國薄夫之妄言。齊東野人之語，非聖人之事。遷信而取之，何耶？漢高、魏文皆中主，非有聖智之度也。猶能不殺王子嬰、奉山陽公終其身，曾謂武王聖人而忍于其君至此乎？吾央知其不然矣。苟信

遷之言，是使後世強臣凌上者，亟醢其君而援武以爲口實。其禍君臣之大義，不亦甚哉？
史言死所，則必非生致而殺之矣。或是自焚無疑，夫焚方與其寶玉俱燼矣。又安從得其頭而斷之乎？

○管蔡

郭子章

管叔以殷畔，非畔也。復殷也。武庚故主也，紂雖無良，武庚未聞失德，其父可誅，子可立也。不立武庚而自爲之，此管蔡之所疑於武王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

二，以服事殷。此管蔡所習見也。其父之所爲如此，其兄之所爲如彼，管蔡壽之熟矣。復故主，忠也。守父之節，孝也。反兄之爲，義也。故不顧旁姪而委心武庚，事雖未就，志足悲矣。且太姬生有十男，長伯邑考，次武王發，次管叔鮮，次周公旦，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霍叔武，次成叔處，次康叔封，次聃季載，傳稱太姬教十子，自少及長，未嘗見邪僻之事。則二叔之所以奉母儀者，當無異於武周也。而必以武周之伐商者爲聖，以管蔡之輔武庚者爲不類，可乎？管蔡不幸誅耳。

使周不勝，武庚復辟。後之史又烏知不以武庚爲小康？以管蔡爲忠，而以武周爲逆乎？故凡言管蔡者，類以成敗論也。嗚乎！新莽欲篡漢也，其子宇以爲不可，朱溫欲篡唐也，其兄昱以爲不可，故夫天理之在人，心即父子兄弟之聞，有不可得而滅者。彼管蔡者，卽不類，吾以爲宇與昱之儔而已。
雖係翻案，然太姬養溫二處，的確證據。
○平王
蘇軾
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

尚論編

卷一

六

三百五

大無道者也。顯王之神聖，諸侯服享，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昔武王克商，遷九囿於洛邑，成王周公復始營之，周公既沒，蓋君陳畢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於遷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畢，此豈有意於遷哉？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於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敢讓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棄之，此一敗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不減幽厲，然至於桀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則不鬻田宅之效也。盤庚之遷，復殷之舊也，古公遷於岐，方是時，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豈所難哉？衛文公東徙渡河，恃齊而存爾，齊遷臨淄，晉遷於緹，於新田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遷都，未有不亡，雖不即亡，未有復能振者也。春秋時，楚大饑，羣蠻叛之，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蔣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於是乎以秦人巴人滅庸，而楚始大。蘇峻之亂，晉幾亡矣，宗廟宮

尚論編

卷一

七

三百六

室悉爲灰燼，溫嶠欲遷豫，三吳之豪欲遷會稽，將從之矣，獨王導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豐儉移都，若弘、衡文大帛之冠，何施而不可？不然，雖樂土爲墟矣，且北寇方強，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望實皆喪矣。」乃不果避，而晉復安。賢哉，導也！可謂能定大事矣。嗟乎！平王之初，周雖不如楚之強，顧不愈於東晉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導，定不遷之計，收豐鎬之遺民，而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歸東，諸侯齊晉，雖強未敢貳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遷於大梁，楚昭王畏吳，遷於郢，頃襄王畏秦，遷於陳，考烈王畏秦，遷於壽春，皆不復振，有亡徵焉。東漢之末，董卓劫帝遷於長安，漢遂以亡，近世李景遷於豫章，亦亡，故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

東遷誠非計，論之詳矣，但不知當日時勢可以不遷否？似犬戎氛正熾，不得不東，正如五胡亂華時，勢不得不渡江耳。藉羣諸侯力，攘夷復都，談何容易。

○十和

唐 肅

下和以獻璞而別人曰非和罪也和知璞之有主楚子不和信也不和信則已何以別爲割而無璧則未晚也故曰非和罪也唐子曰獻璞而割和自取也非不信和者罪也和之不割而獻欲彰其識也卽受而割焉於國何補無補於國勿獻可也故君子罪和而不罪楚子不足罪也吁世之文章小技自炫而不售者其和之徒與

○管鮑

柯壽愷

議者曰張祿不背安平以其生之也戶牖不背無知尚論編

卷一

太

以其薦之也仲之受知鮑叔孰與二千當桓公問嗣不以此時相爲引重以酬知顧乃復疏其短夫鮑知仲矣謂仲之知鮑何然考鮑叔臣不如仲者五之言則叔固長於知人未必長於治國仲亦不以受知之恩私諸鮑叔乃仲之所以知叔者也所以報叔者也然余不惜仲無薦鮑之舉惜其不能爲薦仲之鮑耳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齊有賢乎曰亡也齊不有管仲乎曰吾聞鮑叔薦管仲未聞仲能薦賢已者以此責仲則無所辭盤矣

賢仲實難其人得可以制彼三千者則可矣

○宋襄

蘇軾

宋襄公非特行仁義而不終者也以不仁之資蓋仁者之名一王莽之流耳襄公以諸侯可以名得而王莽以天下可以文取其得喪大小不同其不能欺天下則同也其不鼓不成列則不能損襄公之虐其抱孺子以泣則不能蓋王莽之篡使莽無成則宋襄公襄公得志亦一王莽也古人有言曰圖王不成猶足以伯襄公果行王者之事則其敗猶足以當桓文之師一戰之餘救死扶傷不暇此特妄庸耳桓文得管仲子犯以興襄公有一子魚不能則豈可得同日而語哉

尚論編

卷一

九

三百十一

不傷二毛尚可用人於社謂何

楊升庵曰秦繆宋虜楚賊春秋止有二伯耳知言哉

○申生

郭子章

余嘗反覆恭君之事無若士薦狐突之計爲得也士薦之言曰不如逃之君得其欲太子遠死且有令名

祭而後去則亦已晚矣

此時已冒弑父之名欲效重耳得乎香山之議未嘗香山又有齊景公之說元聲

○荀息

司馬光

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荀息曰臣對股肱之力不濟則以死繼之及里克殺奚齊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之杜元凱以爲荀息有此詩人重言之義以恩報之元凱失左氏之意多矣彼生與君言死而背之者是

賂里克觀望人各有心誰與荀息合謀者乎

○里克

崔銑

崔子曰里克弑二君春秋於奚齊曰其君之子於卓子曰其君何也夫獻公嬖淫妾寵邪庶必殺太子奔二公子而後傳位奚齊雖父子至性者舊忠言一切藐之矣曰君之子見國人莫與也獨獻公欲之耳及奚齊被弑晉無先君之命可承易邪反正廢殺立德非當國大臣之責與獻公將殺申生獨難里克施優說之克中立而後難成奚齊就殺國無謫言則克之

才與權冠晉矣。當是時，因民之憤，藉秦之力，迎重耳立之，如齊迎小白，晉友盟信，則晉即定也。賴荀息之愚，立卓子，意將絕亂源而序後國。大君何物也？而可移于管計哉？才足以明，權足以託事，而縱其圖，誰之罪與？是卓子者，乃克君之也。故曰：其君則克之，應戮不必俟晉惠之入矣。

漢高帝崩，鄧太后食立幼主，遂舍和帝之子，勝而立清河王子祐。周章因士民不服，欲行廢立事，不克。族誅君子，猶憾其不死，守于召命將行之時。而

尚論編

卷一

三

三

妄動于社稷有君之後，況克自立之而自貳之者乎？戮誠晚矣。

○晉文

張鑑

晉文公避驪姬之難，處狄十有三年，吳齊卓子相繼戮死，秦晉之人歸心焉。文公深信寡犯，靜而待之。若將終焉者，至於惠公起而赴之，如恐不及。於是秦人責報於外，而里不要功於內，不能相忍，繼以敗滅。內外絕望，屬於文公。然後文公徐起而收之，無尺土之賂，一金之費，而晉人戴之。遂伯諸侯，彼其於利害之

計誠審矣。是以主盟中夏幾二百年，其功業與齊桓等，而子孫過之遠甚也。

信犯靜待，亦欲藉以中秦穆耳。非文之甘心失國也。不然，何以有馬十乘，遂欲安齊也？子文逐子犯，恐再蹈辭秦故轍也。使無公孫枝進說，則秦穆已爲所中矣。

○趙衰

王世懋

晉文公謀元帥，趙衰薦郤穀曰：穀悅禮樂而敦詩書也。自後世論將者，席以爲談。君子曰：論言矣，而非衰

尚論編

卷一

三

三

與文公之用心也。微矣哉！衰之託於言也，自古豪傑之興，固存之道無他，在跡前人之所以亡者而反之，顧其道著明而可法，則張而示之子孫，以其機術窮恥而不可徑示，則曲而託之於他。昔者晉惠公之返晉也，其大臣里丕、欒卻輩實挾羣公子之徒以爲內主，惠公入而從亡之臣呂甥、冀芮用事，里不以誅死，二郤樂先失職，惠公卒，懷公立而猜又甚焉。秦穆公因是以間晉而納文公，當是時，十九年從亡之臣意無晉卿矣。呂冀既以亂誅，三卿族憚不自保，而魏驪

介推之徒，日忿忿焉於勞之不酬，狐偃最親，功最大，晉國之元帥，舍偃誰歸？文公以爲是呂冀之續，非靖亂之圖也。公之意，蓋默病焉而不可以示人，何者？示晉卿，則見以爲畏而授之柄也；示從臣，則見以爲畏人而不我圖也。公也病之而蒙也知之，於是乎體樂詩書之言進，而晉軍之師定矣。師定而晉國之亂靖矣。命衰爲卿，讓於欒枝先軫，衰讓而欒枝之位益定矣。滅欒之役，不幸欒卒而下軍之佐軫，詐謀力戰，士也，豈復有禮樂詩書之好？超五階而登之，將其時衰不

尚論編

卷一

孟

三

在行與，則文公之意可知也。左氏不知而爲之辭曰：上德也，是何其辭之濫也。文公兩廢舊卿以靖晉國，衰也，遂退，讓爲原大夫，遂去國，是既定，卿族漸落，徐起而代之，能以文公用人，而又能以其身自用，宜其長有祿於晉國哉。漢光武中興賢王也，而南陽之士多用，惜無有以文公之義陳者。房玄齡唐之賢相，而爲秦府舊人，亦惜無有以趙衰之謀告者。余故表而出之，以爲謀國者之鑑。

趙衰不薦狐偃而薦郤穀，是不欲任從臣以生亂。

真忠於謀國者，而漢文卽位之夕，卽拜宋昌爲衛將軍，領南北軍，張武爲侍中，行殿中，抑又何與？

○趙盾

郭子章

屠岸賈之欲誅趙氏也，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爲賊首，以臣弑君，子孫在朝，何以懲？請誅之。此其言豈不越哉？特賈非能誅趙之人，以燕伐燕耳。趙穿弑君，董狐斷盾之獄，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而盾也受其惡，而不敢辭，春秋因之，書曰：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臯，宋歐陽氏遂舍穿而歸獄於盾。獄歸於盾，則法宜族賈之說，何以異？董狐仲尼之筆，韓厥趙盾也，其言於賈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爲無罪，故不誅。嗟嗟，趙強宗也，晉力不能誅，豈謂無罪不之誅乎？景公之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爲祟，厥遂以祟出趙氏，人主之病，豈必皆祟，卽祟矣，惡知其出趙氏，厥不過欲立趙以植黨耳。其後子孫卒與趙魏三分晉國，則盾與厥貽之也。高貴鄉公之難，抽戈者成濟，而陳泰欲斬賈充，進及司馬昭，誅意也。王敦之亂，識者責之王導，責賢也，盾賢耶，亡

尚論編

卷一

孟

三

能逃於王導之責盾而意耶司馬昭之兵在其頸矣而其子孫可一日立晉國乎公孫祢曰程嬰匿武立趙謂之趙氏之死友則可謂晉之忠臣則不可屠岸賈之誅趙謂其意亂則可謂其事亂則不可讀史者并以春秋觀焉春秋書盾弑君不書祢曰程嬰存趙則義自明矣

○士燮

蘇軾

料敵勢強弱而知師之勝負此將帥之能也不求一時之功愛君以德而全其宗祀此社稷之臣也鄢陵

尚論編

卷一

美

五

之後范文子獨不欲戰晉卒敗楚范文子疑若懦而無謀者矣然不及一年三郤誅屠公殺胥重死欒書中行偃幾不免於禍晉國大亂鄢陵之功實使之然也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之功聖人所甚懼也中主銳於立事將以僥天之幸而恣其驕侈則驟近以喜是奪其鑒而益之疾也此范文子所以不得不諫諫而不納而又有功敢逃死哉彼其不死則厲公逞志必先圖於范氏趙盾之事可見矣趙盾雖免於死而不免於惡名則范文子之智過趙宣子遠矣

矣

文子使祝死正為此其志亦足悲矣

○季孫行父

張燧

季文子相三君其卒也無衣帛之妾食粟之馬無藏金玉重器可謂善矣然怨歸父之謀去三家至掃四大夫之兵以攻齊方公子逐弑君立宣公行父不能討反爲之再如齊納賂焉又帥師城莒之諸鄆二邑以自封殖其爲妾馬金玉也多矣是亦平津之布被新莽之謙恭也時人爲其所蒙故曰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不然之則曰再斯可矣若曰再尚未能何以云三思也使能再思不黨篡而納珍專權而與兵封殖以肥已矣考亭不得其辭乃云思至於三則私意起而反惑彼中庸所謂思之弗得弗措者又何說耶

子歲行父孟議子產言內外別有意義俗儒未免過泥

○子產

蘇轍

子產爲政不曰禮法假人粟乎其不可犯也將死戒

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惟以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火烈人望而畏之，則鮮死。水弱人狎而玩之多溺焉。故寬難。子太叔爲政，不忍猛，鄭國多盜。然後悔之。由此言之，子產爲政，豈徒寬惠者哉！然孔子之稱子產曰惠人，又以爲古之遺愛。儒者由此意之，故孟子言子產以衆與濟人於涿涿，以爲惠而不知爲政。其言又曰：子產猶衆人之母，能食之而不能教也。此皆非子產之實。蓋惠而愛人，無禮法以將之，則有所不行。若子產則以禮法行惠者也。孔子之說云爾。

卷一

天

三

丘賦刑書，夫子豈不知之？猶曰：惠人謂其志在救世也。子產今日始得知已。

○季札

王世貞

余每讀宋人語，謂季札之才近伯夷，未嘗不謂之失言也。季札而似伯夷，誰不知者？季札蓋智人也。得老氏之精而用之，夫以諂獎之爲長焉而讓，餘祭夷昧之爲仲焉而讓，即中人亦能勉之。夷昧沒而猶讓，則非中人之所能也。彼見乎吳之俗狠戾而好戰，日

尋楚之干戈，而僚以貪懷躁勇之性，光以狡悍忍詭之資，左右焉。其人目睨而齒及，蓋未嘗一日而忘乎王位也。札欲以禮息閭而不能，以義割恩而不忍，其身之不惜而何有於國？故熟計而舍之，非得已也。彼二人者，感札之予位而不枝，安札之無欲而不疑，以其屬尊而不之逼，而札始得爲札矣。彼吳之巫亂而亟定，數歸而數勝，若無札焉，至百歲後而猶能將師以救陳，尚猶以老氏之道待楚，雖以夫差之好勝而弗之責也。夫差之將亡，吳天下之人皆知之。札聽樂而辨六國之興衰，獨不知吳之將亡而默無一救乎？彼不欲以其身殉鷗夷也。伯夷則不然，其爲夫差之叔父也，必爲比干。吾故曰：季札智人也。得老氏之精而用之者也。

僚光之喜亂，崔子鍾見與畧同。用老氏，則會州初獲。

○伍員

湯聘尹

先輩之論子胥者有曰：子胥逃楚，不於山林江湖而於其讐國，又引兵而破楚入郢，彼父兄以諫死，非以

楚社稷故乎而忘之也而忍讐諸而忍喪諸乎湯子曰此非所以論子胥也以君殺臣固何讐之敢言若若無罪而見殺又并召其子而將使無餘育則胥之讐之也又誰曰非道乎吾聞奢之策其子也曰員能成大事彼見來之奔禽將必不來是奢既以報楚期其子矣尚亦曰闔閭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是兄又以報楚激其弟也有如子胥而能隱忍抱痛於山林江湖間乎且子胥始而逃楚非遠適吳也以太子建在宋而往從之宋有華氏尚論編

卷一

三十七

之亂而與鄭殺建也而後盧其子奔吳使建而無死子胥必將終其身奉之以君臨楚國以誅楚之不當立者耳臣吳而謀楚豈胥之本心哉昭關幾陷虎口江上幾餓魚腹而中道乞食幸免於饑敗涉山川惟父兄之故而何忍不報也然則郢都破而讐復子胥之願畢矣何以不去吳而卒死於錮錢曰始也借闔廬之武以報父兄既也竭忠貞之力以報闔廬生聚教訓之處天庠弗取之諫其盡忠於夫差者乃其酬德於闔廬而報闔廬亦以報父兄也賜之死則死浮

之江則浮焉嘗以一身故而忍吳故入郢之役吾庸以見子胥之能子無錢之死吾庸以見子胥之能臣求忠於孝斯言也信不誣矣嗚呼幾君於墓實有過焉以來天下萬世之多口

鞭君報父不直者多郭青嚙獨謂楚平別有可鞭之罪伍當未滅矣又謂當立太子建之子君楚而身相之不然如程嬰死報公孫故事或夫差之末當舍之而去云云不知闔廬伐楚亦將利有楚也置君而去可望之乎程嬰之死報公孫耳今闔廬

尚論編

卷一

三

三十五

正其類也伍死誰爲報者伍將報諸其子去又何以爲伍哉惟何孟春謂君父等讐不於下郢後移師伐鄭爲有愧太子建耳此論最是然秦師遽來吳敗而返未及于此誠是伍一大缺然爲已父兄進尊諸以賤人之兄已事就矣僥復何罪恐人哉鵬夷之沉即謂爲僥僥焉可也

○夫差

張鳳翼

夫椒之役復父讐也越於此時退你會稽岌岌乎殆矣差而能使父讐斷之以義直拒彼之行成蠶種難

智將焉施，乃當斷不斷，反爲所謀，且又以流連罷亡之吳，待臥薪嘗膽之越，遂令礫鹿遊姑蘇之臺，而吳卒爲沼復讐之義果安在乎？悲夫！始不能棄其敵，卒不能善其終，是吳之亡不亡於吳亡之日，而亡於越棲之時，暫勝而終歟？雖謂之未嘗報讐可也。善報讐者，必計人之終不能我報，而後可以報我之讐，不然，寧隱忍焉。此圯上老人之秘也。此子房之所以卒報韓也。夫差不忘越人之殺而父，可謂義矣。少舒其忿而遂忘之，乃忍隣其不共戴天之讐，是可謂報乎？伍員固報讐人也，而行成之事，無所事員，其非真能報讐可知矣。

尚論編

卷一

聖

三百五十五

○孫吳

蘇 洵

兵家有孫武十三篇，其論奇權密機，出入神鬼，非他著書者所可及。偉哉！其言兵之雄乎！以是揣其爲人，必謂有應敵無窮之才，不知武用兵乃不能必克，與書所言遠甚。按以貴武，失有三焉。九地曰：威加於敵，則交不得合；武從闔廬入郢，爲將軍，使秦得聽包胥之言，出兵救楚，無忌吳之心，此不威之甚，其失一也。

尚論編

卷一

聖

三百五十六

作戰曰：久暴師，則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敝而起。且武以九年冬伐楚，至十年秋始還，可謂久暴矣。越人能無乘間入吳國乎？其失二也。又曰：殺敵者怒也。今武縱子胥伯，驅鞭平王尸，復一夫之私憤，以激怒敵，此司馬戍子西子期所以必死讐吳也。何踐不類舊冢而吳服，田單誦燕掘墓而齊奮，知謀與武遠矣。武不達此，其失三也。然則始能以吳入郢，乃因胥歸唐蔡之怒，及乘楚瓦之不仁，武之功蓋亦鮮矣。夫以武之爲書，尚不能自用，取敗北，况區區祖其故知餘論，謂能將乎？且吳起與武一體之人也，皆著書言兵，世稱之曰孫吳，然而吳起之言兵也，輕法制，草畧，無所統紀，不若武之書詞約而意盡，天下之兵說皆歸其中，然起始用於魯，破齊，及入魏，又能制秦，入楚，楚復伯，而武之所爲反如是，書之不足信也，固矣。

談者固不必有用者，固不必談。劉子玄非真能史，其論史即馬班不能難。嚴羽卿非真能詩，其論詩即李杜莫能如。而貴以爲彼四子，則悖矣。論

武者當作是觀。

○種鑑

陳繼儒

彼虎死走狗烹敵國破謀臣亡自古鮮有脫此局者蓋亦有故大抵謀臣中王佐最少雜伯者最多陽施陰翕之謀踴足附耳之態一時雖若效忠其君未有不貌屈而心醜之者豈惟醜之抑且懼之矣富室之構訟也惟恐訟師之不力也及其勝也惟恐訟師之不去也重耳返國子犯曰臣負羈紲從君巡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况君乎請由此亡范蠡之尚論編

卷一

書

三

者矣此九范大夫賁缺之大處安得不有托而述曰勾踐愛國此乎此事不取且一庸儒人耳越王豈庸儒者哉

尚論編卷第一終

卷一

書

三

借綠軒 錄

叩須子 評

○孔子

席 書

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墮、卽及費，說者謂出孔子仲由之謀，是殆不然。蓋卽費之墮，墮以叛也，觀兩書圖卽之後，而繼以墮卽及費，則其意可知。使二邑不叛，二氏亦將資爲保障，不復墮矣。彼公不欲墮成乎？孟氏不欲墮，公卽圖之，不克也。夫公

尚論錄

卷二

一

不能墮其臣之所不欲，則二邑之墮，誠二氏欲之也。彼時進退不在公而在三家，大率類此，而謂由孔子乎哉？卽費克而成不能克，何子之長於卽費短於謀成也？夫臣舉之則易，君奉之則難，孔子仕魯，豈釋君而臣是助乎？三家季氏最强，孟氏最順，未見行於強者，斯易行於順者反難。若曰有能有不能，則聖人之化未足神矣。所謂聖人者，固將異於人也。墮卽費而至於命將師，策已下矣，費人入及公側，計已陳矣，仲尼命中句須樂頌下伐之，而僅免，功亦卑矣，斯亦

何異人之有。子嘗云：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

人果用魯，成人不服，固將明分義以諭之耳。論而不

來，將聲其罪以討之乎？將輕千乘之主，犯矢石以

之乎？既圖矣，子曾不出一奇策，擒處父，誅諸南院之

下，至無功而還，威不更幾乎？後之人見圖成無功，護

之公也，向使成叛孟氏，孟氏帥師圍成，必不重勞魯

君之圍也。後之人追見圍成之事，亦將不以歸孟氏

而歸仲尼，多見其因成敗以附人也。已。苟以墮二邑

爲功，則同是夫子用魯之年，既專墮都之功，亦當服

尚論編

卷二

二

三

圍成之咎，儒者不究所從，功則歸於仲尼，過則歸於魯定，設令仲尼再生，必不誣功於已。假曰圍成之時，孔子去魯，其與史記所載孔子十四年爲魯司寇季桓子受女樂而後行，其事未合，可盡信哉？或曰：墮都無仲由乎？曰：謂有孔由，可謂出孔由，則不可。子曰：我戰則克，不必墮子，必不輕墮之。且季子力授子以柄，子卽與爲難，豈是大聖人妙用，此辨轉轉有理，原文并辨夾谷之會，謂夫子無歷階等事，尚未必然，刪之。

○少正卯

陸瑞家

孔子爲魯司寇，誅亂政大夫少正卯。余竊疑之。昔季康子問政，欲殺無道就有道，夫子親折之曰：子爲政焉用殺？豈有已爲政未滿旬日，卽誅一大夫者？夫聖人爲政，殺非所先也。久矣，以四凶罪已著，堯在位數十年，不卽行誅，猶以遺舜，謂孔子七日而誅正卯，可乎？縱欲誅之，抑何驟也？且卯爲魯閭人，亦非不可以教誨懷者，奚至遽絕其遷善之路，不教而殺，斯爲虐矣。矧亂魯政不止一卯，歌雍舞佞，抑又甚焉。聖人爲

尚論編

卷二

三

三百卅一

○陳恒

李戴贊

孔子沐浴而朝，於義盡矣。胡氏乃有先發後聞之說。卓吾子曰：世固有有激而爲者，不必問其爲之果當也，有激而言者，不必問其能踐言與否也。哀其志可也，原其心可也，留之以爲天下後世之亂臣賊子懼可也。何必說盡道理以長養亂賊之心乎？若說非義，則孔子沐浴之請，亦非義矣。何也？齊人弒君，與魯何與也？魯人尚無與，又何與於家居不得與聞政事之孔子乎？不得與而與，是出位之僭也。明知哀公三子皆不可與言而言，是多言之窮也。總之爲非義矣。總之爲非義然，總之爲出於義之有所激也。總之爲能使亂臣賊子懼也。卽孔子當日一大部春秋也。何待他日筆削魯史而後謂之春秋哉。

尚論編

卷二

四

三百卅二

○子貢

蘇洵

齊伐魯，孔子聞之曰：魯父母之國，危若此，三子何

爲莫出子貢固行說齊以伐吳說吳以救魯復說越說晉五國由是交兵或強或破或亂或伯魯雖類以存議者病之蘇子曰此傳者之妄吾意子貢雖無出則晉可存也齊亦可無亂吳可無破何也田常之將篡也憚高國鮑晏輩弔之彼無懼而問焉必對曰田常移子之兵伐魯吾竊哀子之將亡也詰其故必對曰齊有田氏猶人之養虎也子於齊猶肘腋之於身也田氏欲肉齊久矣而未敢逞志者懼肘腋之扞之也今子出伐魯肘腋去矣田氏孰懼哉吾見身將離裂而肘腋之隨其後也所以弔也彼必懼而咨焉因敎之曰子悉甲趨魯壓境而止吾請爲子潛約魯侯以待田氏之變卽其兵從子討之彼懼田氏之禍勢不得不聽因使練兵蒐乘以俟齊變誅亂臣而定新主齊必德魯數世之利也吾觀仲尼以爲齊人不與田常者半故請哀公討之今誠以魯之衆從高國鮑晏之師加齊之半田常可取而驟諸市何至與吳構兵吳因爲越所破哉漢齊王舉兵誅諸呂呂氏以灌嬰爲

尚論編

卷二

五

三

將拒之至樂陽嬰使使諭齊及諸侯連和以待呂氏變其謀之今田氏之勢何以異此故以魯爲齊以高國鮑晏爲灌嬰事甚便成功甚大孰謂子貢賢者計顧不出此也故曰傳者妄論雖一本老泉但彼謂子貢不出此此謂子貢必出此固爲勝之○徐敬業起兵討武嬰爲李孝逸魏元忠計者亦爲灌嬰何如○宰我蘇轍太史公言宰我爲臨淄大夫與田恒作亂夷其族孔子耻之余以爲宰我之賢列於四科其師友淵源所從來遠矣雖爲不善不至於從叛逆弑君父也宰我不幸平居有晝寢短喪之過儒者因遂信之蓋田恒之亂本與闕止爭政闕止亦曰子我也田常旣殺闕止而宰我蒙其惡名豈不哀哉且使宰我信與田常之亂彼旣殺闕止弑簡公則尚誰族宰我者事蓋必不然矣夫使宰我陷於逆亂猶不足惜也而使孔子之門人高第至於如此豈不爲孔子惜哉○隨恒共亂宰復誰誅與恒爲難其苦心正未易量

尚論編

卷二

六

三

也歸獄關止足矣。

○豫讓

馮時可

先賢之論讓也。以爲不移其伏劍之死。死於請地之日。袖手傍觀。坐待成敗。及智伯既死。乃不勝血氣之悻悻。甘自附於刺客之流。不可以爲國士。愚以爲讓蓋失所事也。非失所死也。智伯之法。大臣始亂者死。范中行始亂而逐趙鞅。至弋伐定公。天下之惡一也。讓何見而事之乎。智伯奪中行故地。令四卿共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惡又浮於中行矣。讓又何

尚論編

卷二

七

三

所見而改事之乎。及其已事智伯。而當國士之遇。則其求強智伯也。求死智伯也。皆臣節也。韓魏之地。中行之地也。非天子之命地。晉公之分地也。不假纁紼。不資驍驍。而請乞以詞。在智伯猶待抑其銳也。其銳不彈。而可以廣地伸威。人臣之效於主者皆然。讓何自苦而以死爭也。趙氏智氏。代主晉政而爭爲雌雄。非智滅趙。則趙滅智。矧無郵之恐。詢其必爲智氏之戎首。則伯之不容已於先發也。晉陽之不浸者三版。爾趙之爲趙。宛轉於智伯之掌矣。藉此粟子無三神

之助。無孟談之說也。是又且中行趙也。趙亡。韓魏必隨而亡。亡三子。智伯不且爲諸侯乎。以國士遇而以諸侯報。讓之心也。又何以死爭也。若乃度敗於未形。而圖安於未亡。察機審微。則天下士矣。是豈智伯之臣哉。爲智伯之臣。則亦唯強智伯而已矣。強之而不。得。則有死之而已矣。噫。噫。其死也。不死於行。閔則不。欲以卒死也。不死於委質。則不欲以臣死也。以臣死。則欺其志。以卒死。則泯其志。而其爲刑人以死。漆身以死。提劍三躍。血裹子之衣。而蔽其軀。其志不泯。決

尚論編

卷二

八

三

於斯矣。讓乎。得所死矣。得所死足以掩其失。所事矣。苟以其失所事而責其失所死。則尾生之徒。賢於烈士乎哉。

讓死智伯。其志皎然。可謂烈士。陸劍嘔血。裹子隨。祖。抑亦別有術焉。然而君子不道也。

○蘇秦

湯聘尹

蘇子之合從也。是欲存六國之社稷而去衡人。計甚遠也。然激張儀入秦。蘇子亦失策焉。儀之能柄秦。蘇子既知之。則儀之能擯秦。蘇子豈不能諒之乎。儀之

才誠賢，易不引之相趙，同心共濟，而吾往來燕齊魏楚間，以維其盟於不替，儀雖反覆，而在術中，則未必不德我而協力也。不亦未必遽背我爲秦謀也？彼相秦者雖多，而智皆出儀下，豈能遽爲六國宰哉？計不出此，而乃困之於關人，辱之於掌下，而陰使舍人資之人秦，秦柄得而函谷閉關者十五年，蘇子自以爲計得，能弄儀掌上，儀亦且愧謝，自謂不敢復言矣。然能使儀得秦之柄，而不能使秦不用儀之謀，能使儀服吾之術，而不能使終不破吾之約，能僅保儀於新

用之時，而不能無敗於欺韓魏伐趙之日，儀秦素以術相高者，志豈嘗須臾忘報耶？是蘇子徒徂於一時目前之名，欲以顯榮於天下，而不爲六國社稷久安慮是先自敗也已。秦說六國，不以義而以利，又知用儀而不善用之，其能無敗也夫？嗚呼！天下豈有事口舌崇陰符而能濟世者哉？

謂季子不當激儀自敗，其論誠辯，但儀所以誓全季子者，以在其術中而不勝心折故也。相趙則威有什一，而服無萬一，能遂爲季子用否？在六國合

六國。國不若有人。於秦以合之之堅也。一季子不足辦從。又吳事贅之以儀，而自犯兩雄并轡之戒乎？○儀之柄秦，以能術也，而終季子世不敗從，秦何利于儀，而柄之儀，又何術給秦而待至十五年之後，抑其困辱之狀已昭彰秦人耳目，遂不復疑其陰爲季子地乎？噫，亦巧矣。

○四君

劉敞

孟嘗平原信陵皆稱賢君善養士，士各至三千人，然孟嘗以譏廢，惟馮生從車一乘入秦，使孟嘗復重於齊。平原背千里約，楚與趙合從，楚無不定，信陵最賢矣，得侯嬴方能成功，士亦安在多哉？然不多養士，亦失此三人，此三人者，非臂百十之雄也，乃在三千之一也。以彼之折節慕義，貧賤無所遺，平生得其用者三千之一耳，而况乎不善養士，士無所歸者乎？其不困辱幸矣，何功名之望哉？

別有感慨，不開四君。

○孟嘗君

王安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

虎狼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鸚鵡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檀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西面而霸。制秦。尚何。鸚鵡狗盜之力哉。夫。鸚鵡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將士字看得重。是大斷案。

○信陵君

王世貞

當七雄之末。諸善戰者。以法歸吳起。智歸孫臏。巧歸田單。勇歸白起。及廉頗李牧。而公子無忌不與焉。彼公子者。以爲卑虛得士。急於收名。而稍見其實。差勝

尚論編

卷二

士

於孟嘗平原輩。爾愚以爲善。用兵者。固無如公子者。也。吳起孫臏之時。秦固未甚強。而田單之所權。則騎劫。頗則栗腹而牧。匈奴也。惟起用秦師攻諸侯。固無有不靡碎者。是故白起用勁者也。吳起用治者也。廉單廉李乘瑕者也。若夫邯鄲之圍。秦悉關中河內之卒。鹹趙人四十五萬。而壓其城。城且日暮下矣。公子雖痛符以有魏師。而其人皆嘖嘖懦將之所教。而憫。屬不振之餘也。又縱其父兄獨子以歸者。二萬人。外雖削弱其形。而內實有以一八萬人之心。而振其氣。

備師直入於虎狼之窟。而逐之以存趙。此其推堅以爲。瑕轉弱而爲勁者何如也。秦乘公子出。而日夜伐魏。其志已無魏矣。魏旦暮亦惟有下耳。三十年。公子以二使致五國之師。而其人又皆惻隱不振之餘也。國五其將。將五其師。此非可以頃刻。聯合也。公子率而大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乘勝逐之。至函谷關。而不敢出。此其聯散以爲整。轉弱而爲勁者又何如也。公子不死。魏幾不亡。萬金入而晉鄙之客之聞行。公子知飲酒近婦女之足以傷生。不欲以生爲奉虜耳。

尚論編

卷二

主

愚哉魏王之爲秦亡魏也。或曰。公子非善兵者。公子之客善之。是不然。公子沒而未聞其容。能西抗秦者。也。且客善兵。亦惟公子善用之。韓淮陰之驅市人戰也。高帝之將將也。公子亦庶幾矣。其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有以也。

公子兩却秦師。存趙魏。不謂之善將兵。不可當其說。魏王已見一斑矣。

○侯廉

王守臣

昔者信陵君用夷門侯生計。擒魏王。令奪晉鄙兵北

救趙生乃北鄉自刎以達公子或曰生之死傷勇矣夫士固宜爲知己者死然業已畫奇策建奇勛是亦足以報矣必殺其軀不已過乎或曰生蓋節俠者流不死不足以明節噫此二說皆非也生之死蓋不得不死也夫生能從公子耶否耶夫旣以老不能從也則公子行矣雙惜宿將且就稚矣當是時也魏王必怒公子怒公子必求誰爲公子畫是策者而甘心焉則生能晏然夷門下耶且晉鄙死十數年後秦人欲間公子猶然以萬金求晉鄙容則當是時也客誠無

如公子何獨不能求誰爲公子畫是策者乎生又安

能晏然夷門下耶夫死等耳與其以魏王焉而死以

晉鄙容焉而死孰若自刎焉而達公子以死噫生蓋

籌之熟矣故曰生之死不得不死也然則公子當時

所以聽生之死而無片辭排止焉者其亦慮及此與

卓吾曰生雖進米亥而亥於公子則無舊也死蓋

堅亥之爲公子用也亦有見

○毛遂

唐堯臣

思讀平原君傳至毛遂十九人歃血於庭下叱之曰

公等碌碌皆因人成事者用是以報前日目笑之金太史公於遂無貶辭故人多缺之愚獨以遂此舉最足以償趙大事特楚無人耳何則遂在趙幾年所矣左右不與薦平原君不聞名聲夫不聞於趙必更不聞於楚居趙不重其於楚豈能自重以重趙耶彼且謂十九人其何如者也平原以其有文武智勇材食之門下意必倜儻崖岸節名好事者之流羊質而皮則虎矣遂也當庭議不決之時按劍升階以劫強楚雖賁育固不是過而十九人者苟且晏然居其下不

動聲色楚之君若臣意必私與語曰聞趙有十九人

未聞有毛遂者今遂勇畧如是而十九人方藏鋒歛

鋠意若有待其樂更不可測是遂寒狼子野心於今

日而十九人之風聲流聞於彙時者亦隱隱虎豹在

山未可窺也重趙九門大呂安知此十九人之無與

有力焉善哉趙咨之對魏王也曰吳國聰明特達者

八九十人若臣則車載斗量不可勝數是非謂已以

伸人也重人正以重國也遂也殘丈夫智不出此悻

悻焉面數吾人長短辱於楚廷噫楚誠無人也使其

君行如靈王其臣如析父費無極輩肆其猜狠貪婪之性盟不口血誓不要神而但詆狐疑脾睨時事識彼十九人者不足爲趙輕重重趙者惟毛遂一人殺遂劫制平原君一武士足矣十九人蒿耳菅耳其何能爲隨以全楚之材臨之春申君之勇出趙不意直檣邯鄲之墟與秦分趙地是楚平於秦獲於趙趙尚未敗於秦而已先敗於楚矣斯時也就使無忌竊符朱亥效勇諸侯憫義又奚濟哉愚故曰毛遂此舉最足以偵趙大事特楚無人耳醫者秦趙通池之會相

如以口舌挫秦王之威趙王歸以相如位廉頗上顧耻之數欲辱相如使相如爲遂必且以頗爲彼一十九人以遂之報目笑者報頗兩虎鬪而趙事去矣相如獨爲國引避不以爲耻君子趙之史遷雖無貶辭然傳相如而不傳遂其亦以是輕之也夫

趙咨固是遂對釐之藁然亦有謂人以仲已者北門鎖鑰之類是也只求重國不必遇泥

○屈原

李戴贊

予讀漁父之詞而知屈大夫非能言之而不能行也

○樂毅

方孝孺

蓋自不肯行也人固有怨氣橫膈如醉如夢尋死不已者此等是也宗國顛覆姑且勿論彼見其主日夕愚弄於賊臣之手安忍坐視乎勢之所不能活者情之所不忍活也其與顧名義而死者異矣雖同在節義之列初非有見於節義之重而欲博一死以成名也其屈大夫之謂歟

衆醉獨醒何至便死無奈醉者反以醒爲醉羣起咻之令人殊難堪耳狂泉既不可飲清流欲不赴得乎

樂毅下齊果如湯武之救民行義乎哉特報警園利之舉耳宜卽施仁敷惠一反晉王之強暴以慰齊父子兄弟之心而遷其寶貨重器於燕齊之民固已怨殺入骨髓矣幸而破七十餘城畏其兵威力屈而服之耳非心願爲燕之臣也及兵威旣振所不下者莒與卽墨毅之心以爲在吾腹中可一指顧取之矣其志已肆氣已忘士卒之銳已挫而二城之怨方堅牙遺之心方奮用堅奮之人禦怠肆已挫之讐毅雖百

萬之衆。此二城者不可得而拔也。非可拔而姑存之。俟其自服。亦非愛其民不以兵屠之也。誠使毅有愛民之心。據千里之城。行王政。秦楚可朝。況此二城之蕞爾哉。夫湯武以一國征諸國。人無不服。毅以二國征二小邑。且猶叛之。一義一利。成敗之效。所以異也。毅不拔二城。夏侯太初以爲庶幾湯武。拔仙以爲行王道之過。故有此辨。○火牛一奔。齊城皆復。而聊城亦又持不下。豈田單亦欲行王道耶。夫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衝風之餘。不能舉敗葉。其來久矣。況單又其勦敵乎。

尚論編

卷二

七

三

○趙奢

張

關與之地。秦韓趙三國之交。秦攻韓而移兵關與。則出趙之不意也。趙議發兵救之。廉頗不肯輕用其名。圖成敗於鼠穴。趙奢出自微細。一戰而勝。然則頗遂不奢若與。不知頗秦所忌也。奢秦所易也。奢將則敵信而非疑。頗將則敵畏而備堅矣。故奢之事。頗雖勇不能行。頗之言。奢雖勝不能奪也。尚論者其可以一勝之功。妄置褒彈乎。

長平之役。秦曰。軍中有泄武安君爲將者。斬。即是此意。

○藺相如

蔡元偉

相如完璧歸趙。楊龜山深非之。謂以孤單之使。逞螳怒之威。趙池之會。擬之暴虎馮河死而無悔。予以爲不然。凡至險至難事。非有智畧膽勇素定於胸中。而欲僥倖嘗試於萬一。未有不敗者也。相如之可使。已見知於繆賢。而方奉璧出使時。已擬完璧歸趙之計。面許於趙王之前矣。果能不辱君命。使趙重於九鼎。

尚論編

卷二

六

三

大呂涇池之會。爭瑟坐於一擊之間。而秦不敢動。使非計議素陳。有以定其心。而壯其氣。必其成而保其不敗。安能以眇然七尺之軀。而當虎狼之吻哉。大抵戰國策士。其奇謀妙算。自與儒生規規繩墨者不同。觀者自當別論。龜山乃以常理常法束縛之。豈不爲相如所笑。觀其先國家之急。而克一己之私。以下於廉頗。雖儒者忿忿之功。不是過。而豈可以輕議哉。夫以楚之強。豈不大勝於趙。特其臣之智畧膽勇。無有擬相如者。懷故卒爲秦誘。執之以歸。客死於其國。而

其子復迎婦於秦六千里輒爲晉人役以國爲重臣故耳若相如者豈易及哉

汚池不請秦王擊臣非畏則關趙君臣可虜也即謂趙備可無患然既有備矣何爲而復秦以氣吞我哉懼壁歸之挑撥計惟有獻之但示弱秦益速此歲以六城購秦故智也然匹夫能抗千乘以最強之秦欲譬一匹夫據一入虎口之壁不可得智威俱細豈不壯趙之有人服趙王之善任使益相特不遠動哉奔州謂壁入而城不與然後以失信

前論編

卷二

九

三十三

青秦請壁其說尤迂

荆軻

張燧

予嘗讀刺客傳至荆軻受燕丹之詔而入秦蓋不待秦王之擊軻而已知其事之不就矣方丹之始謀也欲劫秦王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盟不可而後刺之是以刺王爲亞策也夫秦棄禮義而上首功其非齊桓之儔明矣即劫而許之且將不旋踵而背盟觀其以十五城莊趙以六里欺楚可徵也當是時宜以必刺爲計內離其君臣而外連諸侯庶幾可

以快丹不知出此及其不就也乃罵曰事所以不就者欲生劫之以報丹不亦晚矣哉或曰高漸離非必死秦王者乎而胡爲不就也曰亦天而已予之所謂者人也人謀之弗盡得無遺憾乎

不惜其謀之弗成而惜其謀之未盡亦足快人

燕丹

郭子章

嗟乎荆軻之事無足道矣而所以使軻之不能竟售其志如聶政曹沫之所爲則丹自誤之也軻之言曰今提一匕首入不測之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

前論編

卷二

十

三十四

當是時太子業已遭秦舞陽刺之矣而軻必欲待客來俱何也彼固知舞陽猜勇者不足與共事也夫其陳圖威陽之日正咫尺縹緲之候而舞陽色變震恐終以敗事使荆軻逐王王環柱走舞陽稍驚健與之夾逐豈不足以當夏無且之藥囊而竟不能張一空拳相搏也則太子促荆軻而輕用舞陽之誤也嗟夫天將舉六王一四海故軻待客之志不能見諒於太子丹挾非其耦而去不然少須臾亡遺客當至而軻與俱西將必得志於秦王矣豈非天哉

王者不死，刺客即至，亦不過置鉛筑，博浪椎耳，全
州之策，丹也。獻圖緩師，說其伐楚，而我糾齊合三
晉餘燼，與楚夾擊之，是亦一策，但天方佐秦，丹必
不聽也，以齊王建知之也。

秦始皇

王世貞

秦之取天下而不以道者，其罪不在始皇，而在莊襄
以前之王，所以失天下者，其罪不在始皇之取而在
守也。夫秦自孝公用商鞅，爲功級之賞，以誘戰士，而
使之強，七國之民，自始祖至於耳孫，其首世世入秦

商論編

卷二

三

三

庭封於涇渭之間，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士不得拱手
奉先生之業，蓋至始皇，而天下之所謂共主若赧王
者，頓首於冀闕之下，而周已不祀矣，是時六國之邊
秦者四，其半已爲秦有，秦雖大出兵以下之，初非有
血戰封觀之實，如長平伊闕者也，秦之勢不得不併
六國，六國亦不得不併而爲秦，且秦至是，非與周代
也，與六國爲代者也，夫六國者，非僭夷之楚，卽篡晉
之趙魏韓，而篡姜之田氏耳，秦何以不得滅之，藉令
秦稱皇帝，罷侯置守令，而輕徭薄稅，以與天下相安，

於無事，夫誰曰不可，善乎賈生之言曰：仁義不施，而
攻守之勢異也，而湯武逆取順守之說，儒者則猶以
爲非，而不知其未可非也，夫桀紂者，誰之後歟？商與
湯之後也，商周固世世而臣事之矣，桀紂二王雖惡，
然不能出五服之外，使商周之民盡被其荼毒也，卽
不忍而誅其君，弔其民，立其近屬之賢而誅去之，不
亦可乎？是時夏殷完國也，非若赧王之如髮而不可
挽者也，商周大邦也，非若晉宋之伏危而不可退者
也，聖人與其政之仁，而亮其心之無所異，而姑爲之

商論編

卷二

三

三

桀曰：順天應人，然猶不沒其實，而時見之，夫子之不
純予湯武也，乃知其所以不純，貶秦晉也，近世有豎
儒者，不得其說，而輕於持論，細其統而削之，嗚乎，是
身爲僭也已。

獨夫桀紂，所以警後世之爲君，懲德湯武，所以教
後世之爲臣，二論俱不可廢。

商鞅

蘇軾

商君之法，使民務本力農，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食足
兵強，以成帝業，然其民見刑而不見德，知利而不知

義卒以此亡。故帝秦者商君也。亡秦者亦商君也。其生有南面之福，既足以報其帝秦之功矣，而死有車裂之禍，蓋僅足以償其亡秦之罰。理勢自然，無足怪者。後之君子，有商君之罪，而無商君之功，發商君之禍，而求受其禍者，吾爲之懼矣。

葉臺山曰：秦之帝，信執爲之也，使其既帝而毋焚書，毋坑儒，毋築長城，毋任趙高，毋廢長立少，一意休息，與天下更始，未必遽亡。當山東之亂，羣雄四起，兵無留行，而章邯以秦卒蹴而驅之，無不仆者。

尚論編

卷二

五

三

司馬門不留，三將不降，二十萬衆不抗，諸侯之取秦，未必若是易也。楚漢戰，衆陽沛公之敗數矣，所以板而仆，仆而復振，卒勝楚者，則以蕭何常發關中卒爲之後繼耳。秦人懷銳敢鬪，天下莫能當。漢非用秦，必不能抗楚。故夫漢之得爲漢者，秦之餘勁，亦執之遺烈也。執之罪自在，絕用刑名，以軍功差次宗室，刑太子師傳，繩諸貴公子，斬然無復忠厚惻怛之意，所以敗耳。夫三代遠矣，歐陽氏有言：後世國家興衰存亡，未嘗不以兵，今以三代比周。

伍兩之法，而制後世之兵，勢必格而不行。商鞅變法，管仲之作內政，皆可謂知兵者。○安石頗用執術，而不能取效，且速禍焉，其故何耶？

○張儀

湯聘尹

秦楚匹也，張儀挾秦之強，始以商於之議，而敗於蘇楚，既誑矣。黔中之易，又敢於入楚，而曾不之忌也。豈謂楚無尺寸利刃，顧冥然以身試不測地哉？彼謂其時，惟蘇秦與我稱雄天下，秦不在，楚諸人易與耳。且楚王儒而易惑，以其所欲甘心焉者，吾故且輕入示。

尚論編

卷二

五

五

以無懼楚，必疑吾固可以計免，卽不幸身死，則黔中地入秦必矣。憤信於楚，而歸地於秦，死亦足成名於天下。况內有腹心先王之楚，又安能殺之也耶？儀自度其必不死耳，以死成名，尚非所計，揣摩妙至此哉。

○范雎

張燧

蔡澤以唐舉一言之激，袖手而入秦，乘應侯之自危，出不窮之辯，杜其口，伏其意，安然而據其相位。若承嗣然，智者以爲蔡澤之用應侯，不知應侯之用蔡澤。

也。夫自武安僂、鄢安平叛、王稽見法、人主之大欲不
遂、嗣而應侯且無以自解。蓋嘗彷徨而左右顧求其
人以托稅駕之地而不可得。得一蔡澤爲之代。應侯
其免矣。是故幡然而薦之。天下皆以應侯能用賢而
應侯之過自是無以聞於昭王者。非以蔡澤故邪。
薦人所以自救。又聞近日一法門矣。

○呂不韋

張鳳翼

說者謂呂不韋非買人也。採奇貨於異人。收重息於
秦國。亦智矣哉。予曰。非智也。不韋蓋奸雄而竄於賈
商論編 卷二 孟 三百六十六
者也。但天適欲滅秦。而彼以心計得之耳。蓋好戰之
國必亡。天國惡其殺也。六國好戰而秦甚焉。六國當
亡。則秦宜先之。秦亡。則六國不亡矣。秦則服率。而六
國亦得逃其罰。故天不得不陰亡秦。而陽亡六國。然
則不韋之巧於代秦者。乃天之巧於伐七國也。而豈
不韋之智勝哉。黃歇之於楚。亦斯術也。而歇不幸。用
以自隕。韋暫幸。故政得襲秦。然不三世而秦亡。不韋
之嗣亦滅。孰與爲陽翟大賈。世其貲之爲智哉。夫天
既惡秦。不及待漢而假手不韋以絕其嗣。罰已著矣。

呂又何以竝滅也。曰。不韋陰謀。亦天之所惡也。呂而
祚。何以訓世。故三降羶惡之曲。首於秦。次於六國。終
亦不憖遺不韋之子孫。皆天也。而不韋以奇貨自得。
傳曰。苟非德義。則必有害其斯之謂與。

秦宜先六國亡。則代羸事。理宜有之。但大期而誕
子。則異人請婦時。未必遽有孕也。何也。誕如常。則
事敗矣。卽有孕。韋方欲秘其事。必不肯輕洩。人又
孰從而知之。姬又豈不能以政爲蕭牆而已。爲東
昏侯妃。以預爲不韋地也。或曰。出自敵國。經間之
商論編 卷二 孟 三百六十六

○韓非

蘇轍

太史公悲韓非知說之難。而卒以說死。故載其說難
於篇。然古之君子。循理而言之。則利害不存乎心。而
言出而必合。雖有不合。要已無愧於中矣。豈復立法
而求其必售耶。今非先立法而後說人。旣已不知說
矣。而况非之說秦。益求禍之道乎。
法言曰。說人而百疊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真
真。

○李斯

蘇 軾

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李斯之罪。自商鞅變法。以
誅死爲輕典。以夷三族爲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
死爲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殺。禁無不
止。鞅自謂執堯舜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
後知其爲法之弊。夫豈獨鞅之失。秦亦悔之矣。荆軻
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
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秦法之素
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二人不敢復請。亦知始皇勢

尚論編

卷二

七

言

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僞爲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
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
乎。夫以平易爲心。忠恕爲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
有賣國之奸。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
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此易
彼。執立信於徒木。立威於棗。灰刑其親戚。師傳積威
信之劇。以及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鬼神。雷霆之不可
測者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制刑。今至使人精
殺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

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也。漢武

與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
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誅之必不
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爲二君
之子者。寧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必
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
斯之負秦。獨此爲大。焚書坑儒。窮奢黷武。猶與其
君分任之。東門黃大之歎。尚以爲晚也。

○趙高

蘇 軾

尚論編

卷二

天

言

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奸僭亂者。
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振北方。扶蘇監其軍。
而蒙毅侍帷幄。爲謀臣。雖有大奸賊敢畔。配其間哉。
不幸道病。禱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遺蒙毅殺故。高斯得
成其謀。始皇之遺毅。毅見始皇瘡。太子未立而去左
右。皆不可以言智。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
所不及。聖人之治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
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
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也。自書契以來。惟東漢呂

竊後唐張承業二人號稱善良。豈可至一二於千萬以徵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惟。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湛於趙高秦顯之禍。彼自以爲聰明人傑也。奴黨重衡之倖何能爲。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同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

人主信任闕尹。其端有二。有利其易與者。是猶以彼爲將。齊家食。而以外廷爲狐松野鶴也。尚可言也。有直謂不敢欺。眞足任者。是彼股肱而外廷猶

尚論編

卷二

无

三百五

將彼犬馬而外廷羊豕矣。彼小忠小材。結主知。固不必論。而外廷適有一二出其下。遂開朕此信彼之端。噫。誰定作偏以陷之。厲哉。

○茅焦

湯聘尹

嫪毐之亂。秦王遷太后於雍。客之諫而死者二十七人矣。焦也。後至。不畏聘餼而力諍之。由是秦王悟而迎太后焉。復爲母子如初。諫者以爲諫考叔之錫類。不足過也。噫。長信非母弟之親。宜淫非溺愛之甚。秦之先王有知太后不得入莊襄之廟矣。不爲楚也。妻

此不爲政也。母雖誓之黃泉。老死雍里。亦不足爲先王。而何焦之汲汲於諫也。春秋之義。絕不爲諫。文姜則然。非誓母也。以父而誓之也。帝太后非莊顯之誓乎。始皇惡得而母之。焦其未聞春秋之義耶。且曰車裂假父。撲殺二弟。此何人也。而父之弟之其恐汚諸口吻哉。然則始皇何以悔而從之。焦之說曰。秦方以天下爲事。而大王有遷母之名。恐商侯聞之。而倍秦。是始皇之樂從者。非爲天性之親也。欲帝業之速成。而懼諸侯之連衡也。然則焦之諫。固戰國之奇

尚論編

卷二

辛

四百五

士而亦諫考叔之罪人也。

焦所諫。與諫所致辭。姑不再置口吻。而其敢諫。則倖然一烈男子。謂其果毅之氣。不爲閭閻所備。故也不然。死者二十七人矣。焦稍端。誰批其頰而促之。噫。近世門未沸延。尸不枕衛。而蛙鳴蟬噪時。忽爾寂響。其結舌固可羞。併前搖唇亦可疑也。猶羣起而賢之何哉。

○項羽

蘇洵

今夫取天下者。不有所棄。不可以得天下之勢。不有

所恐不可以盡天下之利是故地有所不取城有所不攻勝有所不就敗有所不避其來不喜其去不怒肆天下之所爲而徐制其後乃克有濟嗚呼項羽有百戰百勝之才而死於垓下無惑也吾於其戰鉅鹿也見其慮之不長量之不大未嘗不惟其死於垓下之晚也方籍之渡江沛公始整兵嚮關籍於此時若急引軍趨秦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據咸陽制天下不知出此而區區與秦將爭一旦之命既全鉅鹿而猶徘徊河南新安間至函谷則沛公入咸陽數月矣夫

前論編

卷二

至

三

秦人既已安沛公而警籍則其勢不得疆而臣故籍雖遷沛公漢中而卒都彭城使沛公得還定三秦則天下之勢在漢不在楚楚雖百戰百勝尚何益哉故曰兆垓下之死者鉅鹿之戰也或曰雖然籍必能入秦乎曰項梁死章邯謂楚不足慮故移兵伐趙有輕楚心而良將勁兵盡於鉅鹿籍誠能以必死之士擊其輕敵寡弱之師入之易耳且亡秦之守關與沛公之守善否可知也沛公之攻關與籍之攻善否又可知也以秦之守而沛公攻入之沛公之守而籍攻入

然則亡秦之守籍不能入哉或曰秦可入矣知籍趙何曰虎方捕鹿獵據其穴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返返則碎於罟明矣軍志所謂攻其必救也使籍入關王離張問必釋趙自救籍據關迎擊其前趙與諸侯救者十餘壁躡其後覆之必矣是籍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功於秦也戰國時魏伐趙齊救之田忌引兵疾走大梁因存趙而破魏彼宋義號知兵殊不達此屯安陽不進而曰待秦敝吾恐秦未敝而沛公先據關矣籍與義俱失焉

前論編

卷二

至

三

沛公先入秦以河北兵爲項所綴故也項而西趙與諸侯能綴之乎關不必不破而未破時與秦相構則兵連禍結與戰鉅鹿等耳老泉之論尚未妥

○懷王

陳壇

楚懷王之立也天將以興漢乎其死也將以亡楚乎夫懷王項氏所立此宜深德於項今觀其在楚曾無絲粟之助而獨屬意於沛公方其議遣入關也羽有父兄之怨於秦所遣宜莫如羽者顧不遣而遣沛公曰吾以其長者不殺也沛公之帝業蓋於是乎基矣

至其與諸將約也。曰：先入關者王之。沛公先入關，羽有不平之心，使人致命懷王，蓋以爲懷王爲能者也。而懷王之報命，但如約而已，以草莽一時之言，而重於山河丹書之誓，羽雖欲背其約，其如貫天下之不直何？是沛公之帝業，又於此乎定矣。夫項氏之興，本假於亡楚之遺孽，顧迫於亞父之言，起民間牧犂子而王之，蓋亦謂其易制無他，而豈料其賢能如是耶？始而爲項氏之私人，而今遂爲天下之義主，始以爲大有造於楚，而今則視羽蔑如也，則羽此心之

尚論編

卷二

堂

三言

鬱鬱悔退，豈能久居人下者，自我立之，自我廢之，或生或殺，羽以爲此吾家事，而不知天下之英雄得執此以爲辭也。故自三軍縞素之義明，沛公之師始堂堂於天下，而羽舌已結，氣已懾矣。夫懷王之立，既不足以重楚，而其死乃適足以資漢。然則范增之謀欲爲楚也，而祇以爲漢也。嗚呼！此豈沛公智慮所能及哉？其所得爲者天也，抑豈范增項羽智慮之所不及哉？其所不得爲者亦天也。

立楚，資一時可耳。秦既滅，當置諸何地？帝之不甘，

殺之，不義。羽於是始自緇矣。曰：姑挾之以圖諸將，殆盡而再徐爲計，可乎？然此乃曹瞞陰賊者所能爲。項剛戾，非所欲也。

○范增

蘇軾

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早耳。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則猶有君人之度也。增曷爲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

尚論編

卷二

堂

三言

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殺義帝。且義帝之立，增爲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爲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弑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蠹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獨人之中。

而權以爲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既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是時，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爲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宜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立功名，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

尚論編

卷二

三

三

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增之立懷果欲共主孫心，而七國劉項乎？不過從民情，誓資西向耳。至項已成功，而欲懷享其利，不獨羽不甘，即增亦不敢爲楚望也。卿子冠軍之殺，義帝之弑，意增必皆與聞之。羽何疑增之有？惟帝既弑，漢有辭，增當悔其初之失策，而義不可去，姑爲項羽變圖之，逆勢不可爲，始失絕去耳。其追發於青，非憤項之隙，未憤已之失策也。夫立懷而謂其不能難秦，則不如勿立，難秦即懷功也，而不善

爲之處，且藉人以口，則其圖事務策草耳。此增之所以爲增也乎。

增卿子冠軍，而以項居其次，豺能制虎乎？此正懷之失筭處。如約之說，亦懷痛心于矯殺，而借公議屈之，其免於弑，難矣。

尚論編卷第二終

卷二

三

八

尚論編卷第三

借綠軒 錄

印須子 評

○漢高

蘇 洵

漢高帝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揭摩天下之勢舉指擢目以劫制項羽不如張良微此二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木疆之人而止耳然天下已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高帝常先爲之規畫處置以中後世之所爲雖然如自

尚論編

卷三

一

三

見其事而爲之者蓋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也帝嘗語呂后曰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今爲太尉方是時劉氏既安矣勃又將誰安耶故吾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雖然其不去呂后何也勢不可也昔者武王沒成王幼而三監叛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武庚祿父者而無有以制之也獨計以爲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呂后佐帝定天下爲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鎮壓其邪心以待

此語蓋定已見一節

嗣子之壯故不去呂后者爲惠帝計也呂氏既不可

去故制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搖是故

以樊噲之功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嗚呼彼豈獨於

噲不仁耶且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陣功不爲少矣方

亞父懷項莊時微噲謂讓羽則漢之爲漢未可知也

一旦有人惡噲欲滅戚氏者時噲出伐燕立命平勃

卽軍中斬之夫噲之罪未形也惡之者誠僞未必也

且高帝之不以一女子斬天下之功臣亦明矣彼其

娶於呂氏呂氏之族若產祿輩皆庸才不足恤獨噲

尚論編

卷三

二

三

豪健諸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於此矣夫高帝之視呂后也猶醫者之視重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無至於殺人則已矣樊噲死則呂氏之毒將不至於殺人高帝以爲是足以死而無憂矣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噲之死於惠帝之六年也天也彼其尚在則呂祿不可給太尉不得入北軍矣或謂噲於帝最親使之尚在未必與產祿叛夫韓王信黥布盧縮皆南面稱孤而絳又最爲親幸然及高帝之未崩也皆相繼以迎誅誰謂百歲之後惟理屠狗之人見其親戚

得爲帝王而不欣然從之耶。吾故曰彼平勃者適其變者也。

或曰婦人愛子未必肯奪之予任不知悍婦只圖快意管甚親兒女唐武曌可見也知婦莫如夫高帝如何不迎料來

眉公云平勃對帝謂項王不能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卽妻之昆弟帝用噲却犯陳平此語其之不命他人而獨命平者以此此平所以愈不敢斬也如此是以斬噲示公也夫無功之劉氏尚分王之噲

尚論編

卷三

三

高帝

讓羽脫戲下厄諫留居秦宮遷霸上後又排闥泣諫枕臥宦者雖重任何嫌於私且爲一女子遂斬有功大臣不更私乎其命平者爲勃不易代噲平智素有餘可保無他變耳其怕呂氏之說則的

○丁公

王世貞

高帝之斬丁公以爲後世爲人臣懷二心者戒也人許之能懲一而戒百此言非也帝之取天下孰非用間納叛以有之而其在麾下自豐沛初起之士外孰非諸敵國之臣妾而獨丁公稱區區三心耶且帝之

寔果丁公生之不宜悻德也其以爲人臣戒者亦非

帝初意也帝方滅楚以號令諸雄王威天下而丁公首著其厄故醜之既戮而爲此名以掩也吾何以知其然於紀信得之帝之諸功臣孰有大於紀信者母

論忠也而帝卒不錄何也卽無後侯之可也卽不侯

祠之可也而不然者旌信而成其成皇之降也非史

幾乎泯矣故其於信也耻之變而況者也於丁公也

尚論編

卷三

四

高帝

末家始以間投滕公賜帝以北走虜南走胡之說而後赦耳非賞布節也丁公固當誅吾獨怪夫帝之誅不以道而不考古之士妄爲之說者

或曰諸將之背楚而漢也明與楚絕者也丁公身

楚而心漢故宜誅然則項伯者又何以侯之而且賜之姓耶卽謂留侯爲之地彼三項又何爲懲一

而賞四於以示戒不已疎乎

○蕭何

劉安世

蕭何治未央宮之意深矣高帝項王皆楚人豐沛陳淮相去至近二人之心豈一日忘山東哉羽見秦地

皆已燒殘，乃思東歸，使其如昔日之盛，未必不都關中也。漢五年夏，雖自洛陽駕之關中，然長安無宮殿，寄治櫟陽。又高帝之在關中，無幾時矣。五年秋，親征臧荼，復至洛陽。六年十二月，取韓信，返至洛陽。七年冬十月，自征韓王信，又自洛陽至長安，時宮闕已成，乃自櫟陽徙都之。而高帝都關中方定矣。然何欲順適其意，以就大事，不欲令窺其秘也？故假詞云耳。此何之深意也？而史氏見其意，又不欲明言之，又不欲不言之，乃書上說兩字，以見高帝在何術中，而且樂

卷三

五

前論編

三

羽曰：富貴不還鄉，如錦衣夜行。何曰：天子以四海爲家，其識量相去何啻徑庭。諸將取寶貨，何獨收圖籍？刀筆吏，其器識乃爾，然非刀筆吏，又誰知相府之有圖籍耶？唐朱泚反，源休亦爾，故輩天下何地無東施也。

○又

郭子章

漢六年，剖符封功臣，鄼侯蕭何食邑獨多。羣臣莫服，高帝曰：諸君徒能得獸耳，功狗也。蕭何發縱指示功

人也。羣臣莫敢言及秦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宜第一。帝亦未有以復難之。關內侯鄼君進曰：曹參雖有戰功，特一時事，上數亡山東，何常全關中以待上，此萬世之功也。乃定元功位次，何第一，參次之。予意何功自有大者，不在發縱指示與全關中也。而漢羣臣莫敢明言之，帝亦不欲羣臣之明言之也。漢所以帝強半韓信功也。信與帝起關中，定三秦，虜魏，取代，仆趙，臨燕，擊田，破項，功在諸將上，顧始亡而追之，繼薦而將之者，何也？進賢受上賞，何之功孰大此？何曰：信國士無雙，王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則廷臣無與信伍也。帝亦嘗自言曰：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則戰功無與信多也。漢無信，則何雖指示，誰與殺敵？雖全關中，誰與戰垓下？當時羣臣乃曉曉首參，不一及信。上與鄼君明何功大，亦曉曉辨人狗與全關中，不一及何進信。吁，難言矣。自信戴雲夢之車，帝已忘其功矣。羣臣無敢言信功，又誰敢多進信者？功乎？抑韓之功勢不得不諱何之薦？豈獨諱其薦帝之疑何亦自此

前論編

卷三

六

三

深矣。何也。賞陳平及魏無知。則疑信必及。何不疑信。半而後知之也。信之反。幸何給而誅之。何不誅信。則帝之疑何。又豈特械繫已哉。

以能舉以抽報。何執其咎。此明主之所綜以才。庸以行敗。何雖不任咎。而未免爲猜主之所侵矣。史云。帝遠大度。安在哉。

○張良

楊慎

項羽兵少食盡。乃約中分天下。漢王欲背約。張良諫曰。今釋弗擊。是養虎自遺患也。程子曰。張良才識高。

前論編

卷三

七

三言

遠有儒者氣象。而亦以此說。不義甚矣。楊子曰。程子之言迂矣。張良之言正。所以爲義也。且良之佐漢。本爲韓彭。而韓彭者誰。先則無道之秦。後則不仁之羽也。且秦之無道。固甚商辛。而羽之不仁。亦不下於秦。高祖誅秦滅項。又何異於湯易所稱。取亂侮亡。湯滅桀。命者乎。乘此機不取。則大事去矣。天下更於何時。息。料如程子所謂義。必欲漢王守小信。而西歸項羽。復戰。則天下生靈死於干戈。又不止長平四十萬而已。當者立論。何其迂哉。

黃天全曰。或謂圯橋之先子房。輕用其房。余竊以爲不然。秦始之積威。古今所未有。大索十日。子房併底力士而全之。非神智絕人。宜不及此。安得謂佐漢之功。皆黃石秘法耶。

孟子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爲。信斯言也。則季之就俎。而不取。太公置鬲而不烹。羽亦可謂聖人矣。

○韓信

陳繼儒

嘗問人韓信如何。是人傑。曰。看他登壇數語。又問如何。是登壇妙處。不能答。夫沛公之爲漢王也。項羽以巴蜀道險。秦遷人皆居之。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以示不負分王關中之約。其實封閉他在一處。使章邯以四十萬兵。扎住漢口。不容漢王有出頭地。當時蕭何無策。曰。屈一人之下者。伸萬人之上。但能勸漢王入。不能使漢王出。張子房亦無策。惟燒絕棧道而已。但能防項王入。亦不能使漢王出。韓信走來。却自不同。曰。項王謀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邯欣勝獨免。秦怨此三人。痛入骨髓。夫信料漢中可出。乃在章邯輩看

前論編

卷三

八

三言

來料章部輩可破。乃在三人獨免秦父兄怨入骨髓處看來。自是漢王遂部署諸將。留蕭何收巴蜀租稅。給軍糧食。八月從故道出。章邯迎戰敗走。王遂至咸陽。此一條出路。却是韓信走來打開的。蕭何子房皆思量不到。安得不並稱三傑。至於囊沙背水。木罌渡軍之類。特是兵法中巧事。還是眼力識見不可及。是時子房方歸相韓。其燒絕後道。恐別有苦心。不止防項而已。

○又

王世貞

尚論編

卷三

九

信之不反於楚。天下知之。其不反於關中。雖當其時。天下亦不知之。世能惜其功而不能辨其不反。何耶。信之罪。獨有請假王。及期固陵來緩。失純臣節耳。謂爲必反。非也。於何知之。以信及陳豨傳知之。夫信實再爲大將。又再爲王。其故部曲臣吏何限。乃舍而與豨謀。豨其時以別將將五百人。從宛南至霸上。以游騎別定代。破賊荼。侯於信非素所相。循士大夫也。信遽而托之以腹心。豨遽而受托以反。此其不可解一也。豨之監代趙兵。自喜。下賓客。斬得俠名耳。周昌忌

而言於高帝。覆案之。急始反。初固未反也。乃遽與信謀。其不可解二也。信智士也。如必與豨謀。必屏人耳語。何由使舍人知之。其不可解三也。信既通豨。必多置人於邯鄲。走關東西道。高帝動靜。及豨勝敗。俱知之。不應爲一女子所紿入而落其手。其不可解四也。以信之功。呂氏一女子。單辭族之。而不能辨漢王國已心知其然。私畏呂氏。而猶喜其能取諸桀將矣。呂氏之所以數欲廢而不終廢也。信不反。卒以反族。等之英布。而樂悅之封。得同於黃赫。嗚呼。可慨也夫。

尚論編

卷三

十

帝討豨。信卽病。猶當力而請從。托病杜門。能無起帝猜忌。呂后此舉。未必不陰受帝旨也。

○英布

陳繼儒

漢王待九江王布。踞洗召之。已又供帳如王者。蘇老泉謂漢王能顛倒豪傑。劉元城又以爲識。先後着。不知布既殺楚使。又與楚戰。又避楚關道來歸。此時情勢。布必無還楚之理。故帝踞洗時。遂以踞洗見布。布雖怒。將焉往。非漢王故挫布。實算得布不得不就漢也。其後帳御飲食從官之盛。此招徠遠人之常事。何

漢王卽未必有意顛倒之、正其熟於顛倒處若擬議爲之、那能得心應手也、

陳繼儒

要敵之才不如三傑當三傑戰勝攻取之時藏匿一處不敢與之並爭功名即使與之並爭功名敵亦無下手地直待誅秦滅項事事結局冷眼觀着只有建都一事未定從容談笑便以都關中說高帝帝即日

卷三

主

11/22/2011

西行拜敬師中賜姓劉氏號奉春君夫三條取功名於干戈攫攘之中也只封得一箇侯敬取功名於干戈平定時片語立談也封一箇侯若敬者不傷氣不犯手其亦得審局之巧者歟至於開見漢高一節亦是使人不得不應之着初敬脫輓轡衣毛裘見齊人虞將軍願見上言便事虞將軍飲與之辭衣妻敬曰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終不聽易衣於是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賜對大抵倉卒不能自達是用世人一大病敬欲自達於倉卒之頃故衣褐方表哭兀不

如是虞將軍亦不言帝帝亦不復召矣三國時彭美欲納說先主乃往見麗統統與美非故人又適有賓客兼徑上統床臥謂統曰須客罷當與卿善談統客既罷往就美坐美又先實統食然後共語因留信宿至於經日統大善之遂致之先主美之登床卽敬之衣褐也美之因統見先主卽敬之因虞將軍見漢高也後李元忠飲酒割炙從車上彈琵琶以見齊神武亦用此法大抵皆是英雄倉卒自達處所謂使人不得不應之着也

尙論編

卷三

主

11/11/2019

敬又如何叙示弱故自不几當時乃有如許奇人
○四皓 泥 灌
漢高帝之季年欲易太子呂后彊留侯畫計招上所
不能致者四人四人者一上前爲壽高帝竟不易太
子世疑四皓以商山之素跡其出處不當來來者非
周勃之次子張敖爲高帝爲太子易太子
四皓殆留侯爲之又或以嘗留侯不能強諫用術處
人君臣父子之間愚盡謂不然夫呂后能聽使留侯
而留侯不能不假重於四皓四皓能不爲留侯起而
卒爲留侯起者乃所以爲四皓也且夫天下新集君

老子幼愛者在側日夜抱持而泣事有大此者乎顧
吾地望不能辦誠辦之微云功名之會非商山老人
所與知則又淺淺之論且夫事固有不可知者留侯
親身從高帝定天下與帝故等夷言聽計用乃留侯
所不能得而四人者能得之此事之難知者也留侯
本招此四人而不能爲四人此又事之難知者也處
難知之事事難事之君而欲得諸人膠漆骨肉之固
且又人所難言而狠欲以周昌叔孫之徒木疆之說
關其意不其難乎世徒疑四人者事蹟無所表著獨
太子仁明慈孝天下延頸願死一言又涉挾持非懷
仁輔義之道以爲留侯定計於危不知此一言也正
足以破高帝之心而釋其慮何者帝之所慮呂氏也
太子既仁慈呂固疆宗又內擁母后之尊縱不能爲
社稷難至於制削功臣斬父宗室則勢所必然帝誠
深計以千秋萬歲後漢之爲漢或未可知獨不思惠
不帝呂氏不王而千歲萬秋之憂更未歇也蓋以劉
與呂拒北軍未有不左袒劉者以呂與戚拒北軍又
未必不左袒呂也縱使惠終不帝產祿不王內擁母

后之尊挾怨嫡以爲名大臣附之事不可知若是則
呂與戚分曹而爭而劉氏所不絕者幾矣嗟乎此又
帝所大患也帝之明達深謀豈其慮不及此而又狐
疑於建樹之際苟以觀其所係耳蓋至於四人一言
而天下所係可知矣委心太子而無變計不然高帝
之明處社稷之重豈徒爲一衽席移愛者哉況有留
侯又有四結又有絳灌曲迴朱虛之輩而漢之爲漢
益可知矣帝之所以端然而無變計也且夫身在事
內而其身重者實重也故留侯臥病家居陰招此四
人身在事外而其身重者名重也故四人者裹衣博
冠從太子爲壽於上前夫留侯固曰此難以口舌爭
也今不度難易之數不熟君臣父子之際而狠以親
身帝等夷之人襲周昌叔孫之智豈有濟哉於戲留
侯之於高帝且然而況乎未及高帝留侯者乎故能
成四結羽翼者其有不爲四結者乎
以不更事之姬抱一愛子障龍影罷熊之上禍固
不超諸呂已也而又藉以周幽之名授之申伯之
柄其能久乎中間一段逼真可危

○又

李騰芳

天下之患莫大於人主欲致其私而人臣欲持其公。人主之私明知其不能得之臣而疆挾其威福爭奪之操柄以萬一其臣之從我人臣之公明知其不能繫致之主而不得不原宗社之至計危疑之苦詞以反覆間主之非心久之相持而不決則臣之公至於必不勝而主之私至於必伸此兩激而俱敗之道也。故爲大臣計與其以人臣之言爭之不若以天下之人心爭之與其徒以天下之人心爭之而主未必信則不若示之以驗夫四皓者子房之所以示高祖也。夫高祖久知四皓爲天下人之望而子房因托四皓以示天下人之公心是正今天下之人共爭之而人主之私絀矣則子房謀罔之心苦矣雖然事亦有不可知者使帝見四皓而輟憤憤於太子之植黨也四老人之爲太子私也父子之隙益成而廢立之謀日甚則如之何嗚呼良固知四老人之足以勸帝而冀其必無是患也且合是則益無策矣與其無策而必不可成則寧能迴避其患哉一

南論編

卷三

五

言四

後之類此而以激敗者多矣議者猶不之答而顧多其功何耶

○陳平

胡廣

陳平輔高祖定天下六出奇計無一不效及諸呂擅權欲危劉氏而平燕居深念計無所出及見陸賈問策賈令與太尉深相結爲畫呂氏數事平亟用其計以五百金爲絳侯壽且數舉飲之太尉亦厚相報用是同心協謀卒成滅呂安劉功賈之謀也平豈智於前迷於後乎抑事機未決或思慮過當遂尺有所短耶夫平當危疑之際能不自用而取人之長以成事功不可謂不賢也平亦嘗順后旨王諸呂矣陽以計紿之而後得陰以成吾謀此濟事之常也豈亦賈教之耶不然平之深念端在滅呂必不肯輕以高帝之業許人使平真阿呂后者賈亦必知之又安肯爲平畫交歡計乎

以賈證平平益愈有辭矣

○王陵

柯茂竹

昔呂后欲王諸呂王陵據法力爭而平勃唯唯及陵

南論編

卷三

六

三百五

貴之則曰今日廷諍臣不如君他日安劉氏君亦不
如臣陵未有以難也後北軍入而諸呂謀宗社晏然
二人言至是始驗世咸多交驩功議者曰此倖成耳
當其時長陵之土未乾白馬之盟在耳諸呂何人顧
欲冒然王之至今讀耕田歌人人有補去非種意謂
目擊其事者寧甘心乎后雖悍然且問之廷臣是猶
有畏心也使陵面折后平勃繼之則彼縱亟欲厚諸
呂能不上思先帝下憚公議而顧偏使聽命坐授以
權彼茅焦之危論悚主非歟不則三諍及嘗同日而

勤王大義望之不知誰何之人又是渡江河者驚見
存之維楫而冀有政來之虛舟也有是理否夫藉口
就事而結舌盈廷徒令元元之衆未覩成功先昧大
義誠非宗社之福然義已明矣非劉氏不王之約已
得陵昭昭揭日月矣而仍守暴馮之諒無好謀之成
后即強忍不爲動而別令諸呂舍人如藥悅貴赫輩
徐出一紙告諸大臣反始次第按法誅夷之豈諸臣
能出信越上耶高帝之議平勃也曰此後亦非乃所
知則是二人外已無有可遽屬大事者矣則夫薙除

呂種磐石劉宗者又責之誰或曰是則然矣使二人
先呂后効則奈何是不然懷英雖逝而來虞淵之
日者唐終有五龍目前即無其人然可旁援而徐結
也一時雖盲能從容辦此乎使天果不祚漢老成遽
凋二臣惟有動秋風五丈原餘慟耳肯自覓鍾室之
劍先摧赤帝之髀乎噫程子有言人臣之義當以王
陵爲正蓋爲後世之容容養福碌碌無成而口實平
勃者發也尚論者亦原其時勢且究其要歸可也
然陵之侃侃又誰能及之者哉

漢將如陵者尚多。當其母被脅時。儘可從容全之。徐爲後計。於漢固無損也。使母伏劍。實爲之命。曰。陵少慧。平可助之。茲正所以助也。聲大義濟。大謀兩者可偏廢乎哉。又云。明主可與忠言。非過悍。呂固未可以平勃藉口也。

○周勃

張 斌

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昔人頗有以絳侯爲失計者。不知勃老將也。已預知衆心之歸劉氏。而不能無疑於呂氏之有黨。蓋令一下。而或間有右袒者。或遲

南論編

卷三

九

言六

疑未左者。必立誅之。以令衆如楊素未酒之舉耳。豈至此而始觀人心之向背哉。

深中事情。覺向說之爲腐。

○叔孫通

李載賢

曹參遵何約束。丙吉中繩之規。叔孫因陋就簡。制禮作樂。以粉飾太平。是皆以無用爲用者也。夫禮樂無處無之。若必待積德。又至百年。則人道之滅久矣。且夫世無百年之運。人無百年之世。信如兩生之說。則雖賢聖亦徒然耳。曷足貴乎。彼蓋不知夫擊壤而歌。

者。真聖世之聲也。鼓腹而游者。真盛世之容也。當漢時。君臣方免於戰爭之苦。而歌呼慶幸於殿陛之間。皆自以爲至樂矣。稍縣叢之。便與天地同節。又何待也。積亂成治。積虐成德。三章約法。彼衆堵之民一言而遂定。及是。已盡出於烈焰之中矣。其爲手舞足蹈。雖有夷姜。可得而復加之耶。然則叔孫生之禮樂。亦若此焉耳矣。爲漢備宗。不亦宜歟。

世不可一日無君。即不可一日無朝廷之體。諸臣拔劍酒後。是何體統。漸積不禁。旋當有不可知者。

南論編

卷三

十

言七

斯時議禮。即遲之歲月。亦不可矧百年乎。兩生真迂甚。

○酈寄

蘇 賦

班固有言。當孝文時。天下以酈寄爲賣友。夫賣友者。謂見利忘義。若寄父爲功臣。而又執劫。雖推諸呂。以安社稷。又君親可也。蘇子曰。寄不得不賣友也。罪在於以功臣子。而與國賊游。且厚善也。石碯之千厚。與州吁游。暗禁之。不從卒殺之。君子無所譏。曰。大義滅親。酈商之賢。不及石碯。故寄得免於死。古之幸人也。

而固又爲洗賣友之穢固之爲義固矣。

以此責奇，寄當無詞。

○文帝

蘇轍

老子曰：柔勝剛，弱勝強。漢文帝以柔御天下，剛強者皆乘風而靡。紂、陀稱號南越，帝復其墳墓，召貴其兄弟，佗去帝號，俯伏稱臣。匈奴桀驁凌駕中國，帝屈體遺書，厚以綰繫，雖未能調伏，然兵革之禍，比武帝世十一、二耳。吳王濞包藏禍心，稱病不朝，帝賜之几杖，濞無所發怒，亂以不作。使文帝尚在，不出十年，濞亦已老死。則東南之亂無由起矣。至景帝不能忍，用晁錯之計，削諸侯地，濞因之號召七國，西向入關，漢遣三十六將軍，竭天下之財，僅乃破之。錯言諸侯強大，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世皆以其言爲信。吾以爲不然。誠如文帝忍而不削，濞必不反，遷延數歲之後，變故不一。徐因其變而爲之備，所以制之者固多術矣。猛虎在山，日食牛羊，人不能堪，荷戈而往刺之，幸則虎斃，不幸則人死，其爲害亟矣。晁錯之計何以異此？若能高其垣

前論編

卷三

三

三

墻，深其陷阱，時伺而謹防之，虎安能必爲害？此文帝之所以備吳也。嗚呼！爲天下慮患，而使好名貪利小丈夫制之，其不爲晁錯者鮮矣。

老泉云：七國之禍，期於不免，與其發於遠而禍大，不若發於近而禍小。以小禍易大禍，雖三尺童子皆知其當然，而其所以不與錯者，彼皆不知其勢將有遠禍。與知其勢將有遠禍，而度已不及見，謂可以寄之後人，以苟免吾身者也。然則錯爲一身謀則愚，而爲天下謀則智。人君又安可舍天下之謀，而用一身之謀哉？議頗痛快，然其子不與之合，意見難同至此。

○賈誼

陳繼儒

賈誼負王佐之才，而漢文不用，論者惜之。但賈生不知易耳。當漢文帝時，黎民新出湯火，只宜一味清淨，惟老成人知之，少年不悅也。易革卦後受之以剝，剝卦後受之以震，震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故震卦後又受之以艮。漢秦之交，革故鼎新，而天下大震矣。文帝要休息，艮卦也。賈生要制作，震卦也。曹參師事

前論編

卷三

三

三

蓋公、但云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參守之、治齊、齊治、代蕭何人相治漢、漢治、即景武時、竇太后一婦人耳、喜老子言、不悅儒術、病免申公、又怒轅固使之入圈擊豕、彼其君臣母子之間、灼見天下已定、儒者之多事、不如黃老之清淨、賈生少年上書、如建明堂、改服色、刪諸侯、伐匈奴等類、却當良止之時、而欲紛紛爲鼎新震動之舉、此豈文帝所樂聞者、文帝憐其才名、但更端與之談說鬼神、以書生畜誼而已、其後嚴安、徐樂主父、偃皆祖其餘說、以取富貴、此又艮卦之後

尚論編

卷三

三

言

而遇漸卦、蓋至此方漸漸可行矣、然武帝行之、漢之元氣幾耗大半、况賈生時哉、賈生之言、非不切中國事、但下手太早、神仙家專重火候、早則過嫩、爲文遲則過老、爲武、文武得宜、乃興、鉉調元手也、賈生雖俊傑、而實不識時務、謂之大秀才則可、謂之王佐才則未也、朱子云、賈生固有才、文章亦雄偉、只是言語急迫、失進言之序、都一齊說了、且如一間破屋、教自家修、須有先後緩急、若一齊折下、雖然并修、豈有此理、看他會做事底人、如韓信、鄧禹諸爲孔明輩、先有一

定規模、漸漸做將去、皆卓然有成、賈生胸次終是闊著、有夢子在心中、盡要迸出來、只管跳躑躅趕不已、如乘生駒相似、制御他未下、所以言語無序而不能有所爲也、易曰、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聖人之意可見矣、此極中賈生之病、余笑曰、如賈生者、非特勸人拆屋、且又勸人拆了新屋、另行改造一番、主人如何聽他、文帝之不用賈生、正與蕭何、周勃參相反、賈生治安策、正與文帝答尉陀書相反、

披仙謂非漢文不用賈生、生自不能用漢文耳、終

尚論編

卷三

三

言

謹爲文帝所向信、生宜優游漸進、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可唯吾所欲爲、安有立談間可遽爲人痛哭者、此其論說辨矣、又云、得堅盡序舊臣、而用王猛、故能畧有天下之半、彼猛亦新進也、又何以善用堅耶、即如倡公言、賈策尚非其時、然歷年多、又安知不謂規制已久定、愈無庸更張爲耶、神宗去宋興革時、不可謂不久、又以更張敗、何也可見行法要有次第、是議何妨詳盡、如主父偃之議、早行於漢文時、則七國禍可無作、於清

淨有何相礙。尚未可冤枉賈生。

○薄昭

李多見

夫人情有所重懲，則其持之必力，慮之也必過，而不復有所顧忌。此其情固有所甚不得已者也。夫漢當孝惠時，怵於人疑之威，至高后欲王諸呂，平勃唯唯，燕居深念，不敢喘息。代於斯時，當虎口，履春水，膽落魄喪，惴惴焉不能朝夕安者，勢也。及定冊迎立，功宜先齊，徒以王舅悍惡，薄氏微弱，故置齊而奉代，宋昌觀變，馳歸告王王，僂得立，其心懲外氏，寧須臾忘戒備哉。故一殺漢使罪在必誅，帝之心固慮昭一失刑，或有東牟朱虛之徒，約宗國與失意大臣起而誅昭，如誅產祿故事，將何辭以謝執言之臣。此固其慮之過持之力，而萬萬不得已焉也。豈其心哉。故曰：卿坐之賞鑒於戚姬薄昭之斷懲於呂產，母深為帝咎也。或曰：是則然矣，如太后何。曰：此固太后意也。彼其織室之輪衡，慮既久，北軍為戮，寒心未灰，是未必不釋懼於昭之誅也。豈帝之不念至此哉。

昭如不誅，則漢世貴戚之禍，豈待王氏而後發哉。

當斷則斷，誰謂漢文純用柔也。

后念終侯功，猶以冒絮提帝於昭無聞焉，其不以親故廢法，可也。

○鄧通

張燧

前史稱漢文帝節儉，身衣弋綈，禁上書塗為殿帷，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惜百金費，罷露臺不造，此數事以人主行之，可謂奢矣。然賜鄧通以十數鉅萬計，又以銅山與之，則又何也。

文帝亦復爾爾，固知豐儉適宜，亦非細事。

尚論編

卷三

美

○景帝

郭子章

後之儒者，皆以為短喪自孝文遺詔始，以為深議考之三年之喪，自春秋戰國以來，未有能行者矣。漢初禮文大率皆承秦舊，秦無禮義者也，其喪禮固無可考。然杜預言秦燔書籍，率意而行，亢上抑下，漢祖草創，因而不革，乃至率天下皆終重服，旦夕哀臨，經權寒暑，禁錮嫁娶，飲酒食肉，制不稱情，是以孝文遺詔，欽畢便坐，釋其重服而為大功小功，繼釋其久臨而為三十六日，詔語忠厚婉側，與異時振貸勸課等詔。

皆仁人之言。豈可訾也。帝之詔。固不爲嗣君而設。卽使兼爲嗣君而設。爲景帝者。獨不宜以天下奉遺詔。以一已承孝思乎。噫。文之教令多矣。申屠嘉。同亞夫。屬之將相者。晁錯。屬之家令者。而悍之俱不得其死。夫旣忍於改父之臣矣。奚獨不忍改父之政乎。非此文。帝幾蒙不白之垢。

○周亞夫

王世貞

漢將能持重決勝。無如條侯周亞夫。其爲相。侃侃識大體。賢於申屠嘉遠矣。父勃亦不如也。然其下獄。禍

尚論編

卷三

毛

三

不在持后兄蓋侯封。而在不救梁始。太梁天子之介弟。而竇太后愛子也。其左右習於口。必能爲百端以譏人。而使之信。而自太后入。譏又必能深中帝諱。而人不之覺也。母亦曰侯實畏七國。重委梁以嘗之。可自爲向背地耶。使非以此說進。則破吳楚。唯侯功最大。不益封。卽諸將亦無封者。而竇大將軍以監樂陽兵封。樂太常布以從下齊趙封。彼其論計勦藉。寧能一一將亞夫也。太尉之遷丞相。亦以貴極無所踰。且中外之望歸焉耳。非必帝心喜之也。爲相三歲而下

獄。下獄不食數日而死。帝無毫髮介意。豈一朝一夕故也。夫以晁大夫。周丞相。臨江王。皆帝股肱肺腑骨肉。一旦棄之若承蜩。噫。帝真少恩哉。稍令其勞細。樞軍亞夫。且坐扞詔。大不敬誅矣。安望其貽之後也。

蔡煥如曰。馳壁奪軍。非信耳之疎。懼高帝之善將。而自弛以釋疑也。細柳按轡。非條侯之密。知文帝之厚遇將。而自嚴以振武也。則所遭者異也。父勃之生。薄太后救之也。亞夫之死。竇太后銜之也。一以成文之仁。一以遂景之刻。母后之係人國。

尚論編

卷三

毛

三

豈細故哉。

○晁錯

蘇軾

昔者晁錯盡忠爲漢。謀弱山東之諸侯。諸侯並起以誅錯爲名。而天子不察。竟誅錯。天下悲錯之以忠受禍。而不知其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唯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爲之。所以得至於成功。夫以七國之彊而驟削之。其爲

變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爲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爲自全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己居守。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已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以已爲難首。擇其至安。而遭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惋而不平者也。當此之時。雖無爰益。亦豈能免於禍哉。晁錯素言兵事。一旦以危躬至尊。無論天子不能甘。即使諒其無他。然不能豫定制敵之策。而輕發難端。將亦謂爲庸妄人耳。又何惜一妄庸人。不以

尚論編

卷三

元

景

暫紓禍患哉。獨錯誅而七國不解甲。是進言誅錯者安也。將何以怨錯東市。噫。錯雖誅。無解輕聽之誤。帝必不肯寬錯。以成其再誤。彼利口之敢於誣人。亦恃其主之自護故也。好矣哉。

○錯父

李元賓

史臣責錯父不及趙母指括以全其宗。此言非也。夫趙括持必敗之勢。而母言於趙王。不可使將。括失律。故母以先見獲宥。今錯用至忠之畧。與必敗之勢。異矣。其父雖懼禍至。奈其子所籌國之大事也。且使括

母言之。足稱明智婦人。言出錯父。是阻其子爲忠也。可同日擬哉。

建削地之議者。錯也。丞相青翟反以予吳城邑罪之。並誅其父母妻子。錯卽謬計連坐。不已甚乎。後鄧公訟錯冤。帝亦喟然長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但拜鄧公爲城陽中尉。未聞其所以雪錯也。是錯拚身及家以謀乎國。只博得帝一太息而已。夫刑官假借以誑一時。已非矣。史臣又又假以誑萬世。誣哉冤乎。又孰肯盡心於所事也。

尚論編

卷三

手

景

○袁盎

洪邁

袁盎每借公言以報私怨。初非盡心一意爲君上者也。嘗爲呂祿舍人。故怨周勃。乃有非莊殺臣之語。致文帝有輕勃心。嘗謁申屠嘉。嘉弗爲禮。則之丞相舍折困之。爲趙設所害。故沮止其乘乘素不好晁錯故者。蓋盎之爲趙設所害。故沮止其乘乘素不好晁錯故因吳反事誅之。蓋盎本安陵羣盜。宜其伎心忍矣。如此。死於刺客。非不幸也。

洪言字字有據。然明穉候無異謀。止淮南王長遷蜀。卻慎夫人坐。沮梁王異望者。亦盎也。何忠佞頗

異耶。豈大倣者必借忠直以行之耶。吾不能復測天下士矣。

○田叔

王革

昔梁王武殺天子議臣袁盎等十餘人。天子震怒。使田叔往按之。太后憂慙不食。叔燒其獄詞而還。於是天子貸梁王死。太后立食。議者謂梁王景帝之寵弟。而太后愛子也。田叔苟具獄辭以奏。帝誅之乎。則上傷太后心。不誅。漢法爲無算矣。燒之。誠是也。叔亦可謂善處人母子兄弟之間者矣。愚竊以爲論之未盡。

論

卷三

三

三

也。夫以藩臣而殺天子之奉常。大罪也。以使者而鞠天王之介弟。重事也。此正當求情責實。而爲國家深長之慮。不宜苟且糊塗以僥一時之倖也。是故盎之殺。使出於詭勝。而王不與知耶。則比賈高張敖之事爲益輕矣。自然罪不在王。詞不必燒也。誅出於王之使之耶。則視薄昭殺漢使之罪尚有可議。詞亦不必燒也。夫其燒之也。非曰罪疑惟輕也。亦非曰其功其親有足論也。特以太后之故而憂漢法之不行耳。彼王有罪則焚其獄詞而不問。漢之法果有是乎。苟漢

此法而出於一時之權。則藩王之驕恣不能者。且藉爲口實。而漢法愈不可行矣。且人之常情。導出於顯明者。雖重而易釋。而蔽之愈密。莫可踪跡者。則其疑之也必深。方是時。使鄒陽之計不行。王信之言未納。而天子之震怒未息。則空手來見帝之疑。且不止於殺漢臣。而謂其謀危社稷矣。必坐叔以阿縱之科。而再遣驚吏治梁矣。是重太后之憂而增帝之不德也。安在其善處人母子兄弟之間哉。

當是時。鄒陽已襲朱建故策。脅說蓋侯信。孝景已

論

卷三

三

三

入長君說。不竟怒梁。惟按者爲外應耳。獄詞燒而以母子大義進。遂不使案治也。蓋可曉然於天下矣。蓋罪明而貶法。則情伸而法窮。欲行法而罪尚未明。則情篤而法猶在此。天子所樂於聽之者也。其是否鄒陽教之。亦不必論。而上慰太后。次全聖孝。下存漢法。外安名藩。即復冒阿縱之罪。叔所甘心。蓋爲其所全者大也。古人立心。蓋多有若此者。使遇後之君子。必恃法之稍有可據。而無爲有張小成大。惟恐已名之不高。功之不止。而又不

假爲君父作計耶。即使爲君父者。亦欲賴未了之葛藤。而爲臣子者。必欲起無風之波浪。於父子兄弟之間。曾無絲粟之益。而世猶從而功之。且併功之者。亦食其報。是誠何心哉。

○郅都

權德輿

詩美仲山甫曰。剛亦不吐。柔亦不如。故體體健順。是謂全德。不然。則直已徇性。能秉一方。事舉於中。皆理道也。得柔之道者。爲循吏。失剛之理者。爲酷吏。馬遷氏修史記。始作之傳。以誡世爾。而復以郅都爲酷史。

尚論編

卷三

五

三書五

傳首惡。有惑焉。都之爲中郎將。上欲搏野。城活賈姬。從容奏議。引宗廟太后之重。其爲濟南守。誅豪猾。首惡。又遭不拾遺。其爲中尉。宗室貴人。欲手側目。爲罵門守。匈奴不敢近邊。至爲偶人像之。騎射莫能中。然其勇敢氣節。復於公廉。不發私書。不受請寄。具此數者。爲漢名臣。且入居公卿。出總列郡。堅剛忠純。終始若一。坐臨江之嫌。當太后之怒。身死漢廷。首足異處。有以見漢氏之不綱。王澤之廢弛也。蓋在史氏發而明之。以旌事君。以勵使臣。俾百代之下。有所懲創。子

長既首冠酷吏。班氏又因而從之。善善惡惡之義。於此缺矣。夫以椎埋沉命。侮文巧詆之徒。目爲筆吏。雜列篇次。至其述贊。雖云。引是非。爭大體。又何補焉。噫。洪範之沉潛。大易之直方。皆臣道也。都雖不蹈之。斯近之矣。不隱忠以避死。不枉道以諛官。無處父之華。異中板之慙。所至之邦。必以稱職聞。其古之剛而無虐怒而中節者歟。剛似酷。弱似仁。在辨之不惑而已。天下似是而非。失之多矣。豈獨是哉。

薛江王諸中尉府。欲得刀筆謝上。都禁弗予。意謂

尚論編

卷三

五

三書五

雖上親子。吾不敢廢法。如是止耳。非有所迴徇深文煅質也。不第此也。只引是非。爭大體六字。便不該列在酷吏傳。太史公豈欲藉爲彼輩重耶。

○武帝

張縵

自古文章於人主。未必遇。遇者正不必佳耳。獨司馬相如於漢武帝。奏子虛賦。不謂其今人。至歎曰。朕獨不得此人。同時哉。奏大人賦。則大悅。飄飄有凌雲之氣。似游天地間。既死。索其遺篇。得封禪書。覽而異之。此是千古君臣相遇。令傳粉大家讀之。且不能何矣。

下此則隋煬恨空澤於趙衛。梁武細微事於孝標。李
朱崖玉屏自香山詩不見曰見便當愛之。僧虔拙筆
明遠累辭於子思矣。

陳伯公曰。後世便索一解。思人亦不可得。
封韓一書未免長君也。只是不忍埋沒了這一篇
文字。

司馬相如

蘇賦

司馬長卿始以汙行不齒於蜀人。既而以賦得幸天
子。未嘗有所建明。立絲毫之善以自贖也。而劉開西

尚論編

卷三

聖

宣

南夷逢君之惡。以爲其父母之邪。乃復於其事。張
節旌之美。使邪君負勢先驅。豈詩人政教桑梓萬石
君下里門之義乎。卓王孫暴富還虜也。故眩而喜耳。
蜀多君子。何喜之有。

諫獵及常稱疾閑居。俱是長卿佳處。坡仙聊識之。
自張蜀耳。若後世君子。有一營其鄉之先輩者。便
羣起響應之矣。

公孫弘

李德裕

公孫弘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非也。然

謂之賢人。必非黨附朝宰。交亂將相者矣。其時武帝
躬親萬幾。嚴明御下。人自守法。不敢爲非。宰相惟有
平津。政出一門。自然無傾奪之勢。其食客故人。不居
顯位。未足爲朝廷患也。然主父偃言。朔方肥饒。阻河

蒙恬城以逐匈奴。城胡之本。公孫弘以爲不可。朱買
臣發十難。弘不能得其一。又奉人不得挾弓矢。吾丘
壽王以爲不便。上以難丞相。丞相屈服。則知平津之
賓客不及天子之近臣明矣。雖有客館。何益於謀議。
哉。况近世秉大政者。常不下三四人。而輕薄遊相門。

尚論編

卷三

吳

宣

與槐柳齊列。所謀以傾奪爲首。所議以勢利爲先。是
以觀其武安之徒。共成禍敗。劉班殷鑒之客。不相往
來。又役姦智。獻奇計者。導其邪徑。苟合匪人。世道險
巖。無不由此。昔漢武謂田汾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
除吏。哀帝責鄭崇曰。君門如市。何以欲禁。切主上。皆
賓客之害也。余謂丞相開關謝絕賓客。則朝廷靜矣。
宰相如欲集思廣益。則朝臣建白。儘足供其對采。
一切私交門客。徑宜謝絕。噫。近世爲此輩所誤者
多矣。可不慎哉。

○卜式

陳垣

漢方事匈奴而卜式願輸助邊方事南越而式願父子俱死天下方爭臣財而式又欲就助公家之費凡式之所樂爲者皆衆人之所難爲而武帝之所欲爲者式輒揣其意而逆爲之故天下因式獲罪者十室而九而式之褒寵眷顧自以爲有用於天下及武帝嘗封禪而式獨以不習文章見棄式乎何不亦先衆人而爲之乎

桑弘羊亦帝所擢用者也式獨曰京弘羊天乃用

尚論編

卷三

三

三

豈不揣摩到此要其察已自守不及時政其中必自有見若夫天下因之獲罪又豈思慮所能及哉

○司馬遷

王世貞

昔人稱衛青霍去病傳爲太史公叙法之奇者然其論衛將軍曰於天下無稱也去病則曰有天幸不至乏絕而已嗚呼匈奴天下莫強焉其所以數勝而不絀者豈盡天幸耶且伍被曾奇大將軍於淮南王矣又胡無稱也李廣蓋屢戰而屢敗也獨爲之津津不啻口出焉叙其材力標果負誼無饒仁卹指盡軍事

若貌也於其勝而幸者如彼於其敗而不幸者如此是可以識矣吾不幸而材不見知於孝武而卒腐於老如公孫弘兒寬者二將靡耳奈何雅容取公相爲也彼蓋以李廣自況也太史公於遊俠刺客負狙伯夷屈平諸傳皆有所感慨獨於李廣衛霍傳比興之義多吾旣深於其指而又惜其以私故掩衛霍摧虜之妙使後人不得舉也

卓吾曰史記者遷發憤之所爲作也其不爲後世是非而你也明矣識得此意方許他讀史記

尚論編

卷三

三

三

○田千秋

楊慎

漢武帝征和二年大鴻臚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衆而無顯功請皆罷遣之上曰大鴻臚言是也後謂羣臣云天下豈有神仙盡妖妄耳實千秋啓之也嗚呼千秋能申戾太子之冤又罷方士之妄亦賢矣世猶以一言取相少之何其不恕耶

張燧曰戾太子冤狀發之者壺關三老也武帝廟賞不及而千秋乃繼踵取卿相抑彼所遇之不幸乎

○蘇武

張燧

蘇子卿娶胡婦，卒蒙後世譽議，私竊疑之。新安文獻志載宋建炎中有朱勛者，以校尉隨奉使行人，在結罕所數日，便求妻室，結罕喜，令於所屬內人中自擇，勛擇一最陋者，人皆莫曉，不半月，勛遂逃去，人始悟求妻以固結罕，使不疑受其陋者，無顧戀也。子卿之妻於胡得無朱勛之見耶？

朱勛原一隨從人，便無所不可奉使，者尚末宜爾，德之十九年不胡，是其大不踰關，胡煩事，是其小

商論編

卷三

愛

三十一

有出入處，不足爲累，有謂陵書亂子無恙一言，出忌者口，遂謂子卿併無此事，然歸後求子，漢書又載之，何必曲爲之諱也。

○張壽

李載贊

張壽持漢節入匈奴，十三年而不失，與蘇武何異，同時百十人皆沒，獨壽與堂邑父兩人在耳，身所經歷者，大夏大宛烏孫康居諸國，不下萬餘里，所至戎狄皆愛而信之，以故兩度得脫，無困迫憂，則其才力固有大過人者，予故畧其節而愛其才，益信漢武之能。

得士也。

壽亦娶胡婦，且携之歸，拜大中大夫，初不之罪也，豈漢時未設此禁耶，則子卿之事，誠不必諱矣，壽節既與武同，而一創爲五言詩，一有如許材力，漢詞多才哉。

○蔡公羊

李載贊

史遷傳其願別蓋處貧，書平準則厭功利，初，國有國者之所諱，然則太公之九府管子之輕重非歟，夫有國之用，與士庶之用，孰大，有國者之貧，與士庶之

商論編

卷三

早

三十一

貧，孰急，漢自高帝問于冒頓，高后辱於嫪書，文景困於中行說，堂堂天朝，大戎侮之，至妻以公主而納之，財猶且不得免也，烽火逼甘泉，邊城晝警，入粟塞下，募民徙邊，積穀屯田，殆無虛歲矣，武帝固大有爲不世出之主也，於此肯但已乎，今夫富者力本業出粟帛以給公上，貧者作什器出力役以佐國用，助征成，是所益於國者大也，獨有富商大賈，羨天子山海陵澤之利，以自比於列侯都君，而不以佐國家之急，果何說乎，設使國家無此固無損也，夫有之未嘗益，則

無之自無損。此弘羊均輸之法，所以爲國家大業，制四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且其初亦非有意盡奪之也。既拜爵以勸之矣，又大封賜卜式以誇耀風厲之矣，而商賈終不聽也。故重征商稅使之無利自止。然後縣官自爲之耳。又於京師置平準以平物價，使之不至騰躍。而後賈賤賣貴者無所售其贏利，其勢自止。不待刑驅而勢禁之也。弘羊既有心計，又能用人其所用者，前有賄賞之勸，後有誅罰之威，是以銖兩之利盡入朝廷，奸吏無所借其手足，不待加

尚論編

卷三

平

三百六

賦而國用自足。太倉甘泉一歲皆滿，邊餘穀賞賜日以鉅萬，皆取足大農。大農財帛盈溢，如故也。武帝之雄才如何哉，甚矣孝武之未可以輕議也。宋之王安石吾不知何如人者，乃亦欲效之可乎。夫安石不知其才之不能，而冒焉遽以天下之重自任，議者不以其才之不足以生財，而反咎其欲以奪民之財，則其所見又在安石下矣。夫安石之遇神宗，猶夷吾之於齊，商君之於秦也。言聽而計從之矣，然夷吾行之，追二百餘年以至咸宣，猶享其利。商君相秦不過十年，

能使秦立致富強，成帝業者，乃安石欲益反損，欲強反弱，使神宗大有爲之志，反成紛更不振之弊。胡爲也哉？是非生財之罪也，不知所以生財之罪也。嗚呼，弘羊者不可少也。

今卽欲如卓老言，舉行弘羊故術，仍是落在介甫窠臼中。卽鹽筴鼓鑄，衆皆知是天地自然之利，然實實講求者誰？吾恐利不什五而弊且什七也。

尚論編卷第三終

尚論編

卷三

三

三百四

借綠軒錄

邱須子評

○崔光

黃震

崔光不學無術，三尺童子亦習聞其說而忽之。恩謂漢自武帝五十餘年，騷動疲極之餘，海內蕭然，幾無所措手足。光以弘毅開濟之資，托六八之孤，身四海之寄，訖三十年，百姓充實，四夷賓服，復廢昏立明，舉金甌無缺之天下以畀之，是中興漢室，非宣帝實霍光也。彼其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畏謹，未嘗有過，每出入下殿門，進止不失尺寸，屹然天人也。故成說之大若此，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豈後世泛泛文墨議論，若私意小智以爲術者，能與於此哉？故嘗謂三代以後，身佩安危，若轉陸侯，若諸葛武侯，若郭汾陽，人品雖各不同，皆百世不可及。若霍氏所小，獨盛滿之戒耳。不然，以功論之，雖伊周何以尚諸。

觀昌邑王與張敞語，直清狂不慧者耳，烏能爲惡，既廢則已矣。何至誅其從官二百餘人，意其中必

前論編

卷四

一

三十一

有謀光者，光知之，故立廢賀，非專以淫亂故也。二百人者，方誅號呼於市曰：常斷不斷，反受其亂。此其有謀明矣。特其事秘，史無錄得之，若此者，亦欲後人微見其意也。于百年暇。

○魏相

王世貞

終漢世而稱守成之宰，則無如丙魏。其奉職見功，吉若不及相者，而其人則猶之手董猶也。當傳陸侯之下相繫，雖其心以相逐，故車丞相武庫令爲不長者，而是用賊殺不辜，事法之非以私也。本始之代，天子

前論編

卷四

二

三十一

拱手而惟大將軍之爲，而相以刺史高第入爲大司農，又以大司農高第拜御史大夫，誰爲用之？傳陸侯用之也。侯以地節春歿，而相以夏因昌成君許廣漢極言世卿之橫，譏切霍氏，遂得入給事中，去副封而攻顯君之邪謀者，始發矣。相蓋窺帝之有疑，傳於霍而借以修其郅也。夫以傳陸侯之忠，與安社稷之熱，猶將十世宥之，而不能保一髮配之血胤，安在其爲漢德乎哉？傳陸侯之族，誰爲族之？相族之也。趙廣漢材臣也，其窺見微指而剪抑霍氏，與相同之乎？校者

也。夫以一九卿之未，按胥丞相私事，欲以自救而誅之，固當然。然不有賴川京兆之續，可少贖乎哉？京兆尹案丞相，丞相不以爲望而救之。帝必爲感動。京兆尹見而丞相德益宏矣。廣漢之誅，誰爲誅之，相誅之也。宣帝之治漢，選用賢能吏，覈名實，國富兵強，威加於四夷，固相之材有以稱之。然而陰腹漢之元氣，開倖戚之路，以藥哀平之亂者，相亦不能無一二也。若夫寬博長者，以不德收德，則吉恢乎有餘地矣。

因昌成君白事急功者見爲用世之妙術，深慮者

尚論編

卷四

三

懼開倖戚之禍端，後世君子亦宜擇而審處矣。

○疏廣

胡寅

以官成名立爲榮，而求免於危辱，此非君子之高致而疏廣甘以自居，何也？曰此廣所以加人數等而古今未之知也。太子年既十二，其資質志趣已可舉見，觀其親政之時，年二十七，而猶不省召致廷尉爲下獄，以至再屈，傳於牢獄而卒殺之，則其憤憤有素，疏廣羈之已熟，知其不可挾持而赦詔也審矣。是以決意去之，觀其語曰：不去，懼有後悔，則其微意可見。

矣。易曰：君子見幾而作，疏廣有焉。兩疏之去，非懼辱，乃以避不職之咎也。是。

○趙充國

蘇軾

始予觀充國策先零匈奴情偽，曰何其明也。又觀遣驃庫行羌中，告諭阻辛武賢先攻罕开，守便宜不出師，書屯田十二事，專務以恩信積穀招降，予謂此從容以義用兵，與夫逆詆詭疲人於一戰者絕矣。厥末觀其語將校曰：諸君皆便於自營爾，非爲公家忠計也。語耶中曰：是何言之不忠也。吾固以死守之。語浩

尚論編

卷四

四

星賜曰：吾老矣，豈嫌伐一時事欺明主哉？老臣不以餘命爲陛下言之，卒死，誰當復言之？卒以其意白上云：嗚呼，使有佞君子皆用其心，如充國，則古今天下豈有不治者哉？又觀宣帝與之上下議論，而格排羣疑用之，遂無勞兵下羌寇，不知其能功名亦遇主然也。噫，宣帝充國可重也。况三代君臣間哉？罕开等羌烏合耳，充國知其必不能久，故欲以計挫之。其與漢廷往復論留屯事，不過議糧草多寡耳，幾初不露也。羌人見其設施出於所料之外，實

不可久留，故輸款而退。趙亦素凱而還，在邊不過自冬徂夏，元不曾收得一粒穀，想亦不曾下種，不然五月穀將穗，那肯留以遺羞耶？學者不以時刻考之，每語屯田必爲稱首，可笑。肩公

觀充國此等議論，真可稱三代之將。張敬夫曰：使其爲相，魏相輩當在下風，信然。

○趙蓋韓楊

張重華

漢宣時，趙京兆廣漢，蓋司隸寬饒，韓馮胡延壽，楊光祿憚四臣不以令死，議者悉歸嚴帝，余則曰：不然，自

商論編

卷四

五

有等也。廣漢以私怨殺男子，寧青非法也，然不以殺卿有宰相，未必死也。死之日，守關號泣，願代之，儻者至數人，且曰：留之收養小民，則廣漢之所摧折者權路耳。噲不稱人傑哉。是罪不掩功也。延壽實躬則閉關思過，化民則二十四縣不敢言詞訟，不賢而能之乎？特以放散官錢，忤許蕭望之，遭御史按驗，文法史承望風旨，鼓弄刀筆，以駿跡僭踰尚方等事，坐令棄市。百姓莫不流涕，是罪輕於廣漢而功又倍之者乎？寬饒嘗有拊循士卒之恩，至其刑餘法律之說，尤甚

切當。然傳賢之疏，顯似求禪，無人臣禮。自劉北闕下，非帝意也。憚性烈，害好發人隱伏，其心術驟險，非賢者，甚也。以主上爲戲，出語悖逆，戴長樂之言，卽未足深信。于定國所奏，豈有寬乎？帝猶然薄治之，免爲庶人，可謂幸矣。適窓雖里閭，肆爲怨謗，南山之喻，以臣

賤君，縣官之議，以下訓上，如此不誅，亦京平之世耳。其三尺之謂何？說者以憚列四人中，共成一代枉獄，非也。是故論四臣之功，延壽最多，廣漢次之，寬饒又次之，憚四臣之死，延壽最寬，廣漢次之，楊憚最當，寬

商論編

卷四

六

饒次之，秉法者不可拘持成案而暴怒乎其臣。尚論者，詎可因仍舊說而盡尤乎其主哉。

殺廣漢爲魏相地也，重在彼，自不得不相在此，然相之助猷才望尚足一堪，後世遠不及相，而爲之過枉有功，則謂之何。

蕭望之

司馬光

甚哉孝元之爲君，易欺而難寤也。夫恭顯之譖，蕭望之必不肯就，勢也。恭顯謂必無憂，已果自殺，則恭顯之欺明矣。在中智之君，孰不感動奮發以底邪臣

之罰。孝元則不然。雖涕泣不食。以傷望之。而終不能誅恭顯。縱得其免。冠一謝而已。如此。則姦臣安所懲乎。是使恭顯得肆其邪心。而無復忌憚者也。

○王章

李載贊

王章。王鳳所舉薦者也。非鳳專權。不親附鳳。反言鳳不宜任用。遂爲鳳所陷。以死。其與趙廣漢。始事霍氏。復稱上旨。徑將兵吏入霍氏門。破斧斬關者異矣。吾謂王章可敬也。班氏譏之非也。雖不聽妻言而死。要無管其爲兩賢者。烏乎。章賢者也。其妻與女又賢。可以死矣。

尚論編

卷四

七

三十三

章劾鳳。在彼柄國時。趙權霍乃在既衰後。其不可同日而語明矣。

○陳湯

秦觀

陳湯之功。於漢無兩。而議者以矯制罪之。不知所惡。夫賞矯制而開後患者。謂其功可以相踵。而比肩者也。陰山之北。凡幾單于。自漢擊匈奴以來。得單于者。幾人。終漢世。僅一陳湯耳。其不可常徵倖而立功也。如此。誠使裂地而封湯。且著之令曰。有能矯制斬單

于如湯者。無罪。且封之侯。非是不在。數典。吾意漢欲再賞一人焉。更數十年。未有繼也。如此。則上足以明陳湯之有功。顯褒而不疑。而下不畏未來生事。矧功之論。計之善者也。漢公卿屈湯者。無論矣。劉向雖能直湯。而其說未盡。故阻功之徒。得乘間而議其後。此英雄志士。所以息機於事變之會也。

尚論編

卷四

八

三十五

漢之還侍子也。以誠待郅支也。而彼乃以怨報漢德。豈非天討之所宜加者哉。甘陳此舉。直可謂之有功無罪。彼云功大而罪小者。猶爲委曲其詞者也。總之。石顯以姊妻延壽。壽辭之。湯又素得罪於匡衡者。舉朝議論多視二人意向。以爲低昂。無枉平書之史冊。千百年未有定論也。

○梅福

羅隱

漢成帝時。綱紀頽壞。先生以書諫天子者再三。夫大政雖去。而劍履間健者。猶數百位。尚不能爲國家出

力以斷佞臣頭。復何南昌故吏。憤憤於其下。得非南昌遠地也。尉下僚也。苟獨天子綱。哭作臣子。止於極一狂人啞一單族而已。彼公卿大臣。有生殺喜怒之任。有朋黨蕃衍之大。出一言。作一事。必與妻子謀。苟不便其家。雖妾人婢子亦撓挽相制。而况親戚乎。况骨肉乎。故雖有專社稷心。亦噤而不吐也。嗚呼。寵祿所以勸功。而位大者不語朝廷事。是知天下有道。則正人在上。天下無道。則正人在下。余讀先生書。未嘗不爲漢朝公卿恨也。

尚論編

卷四

九

信福以假漢公卿。其發論必有所爲。然其牽制不言之故。實是說得痛切。

○龔勝

司馬光

昔者紂爲不道。毒痛四海。武王爲天下征之。於何不。可。而夷齊深非之。義不食。粟而死。稍隘如此。仲尼猶稱之曰仁。以爲不隕其節焉爾。况王莽憑漢累世之德。因其羈嗣衰絕。飾誅僞盜之。而又欲誣滂清士。以其臭腐之爵祿。不則淫威重勢劫之。志行之士。舍死何以全其道哉。竊固于勝乃有薰膏之譏。是欲

虎豹之粹。廢而爲犬羊之粹也。又責其不能辭曲對。若薛方然。然則將未免於誦而君賓於是乎窮矣。失節之徒。排毀忠正以遂己非。不察者又從而和之。太史公稱夷齊雖賢。非孔子不能聲施後世。信矣哉。

後世以佞議忠。以邪醜正者衆矣。於固乎何尤。

李卓吾曰。人言西漢明經術。東漢重節義。以今觀之。西漢之節義。一何多也。龔勝外。又有龔舍。邴漢。曼容。薛方。郭欽。蔣翊。梁融。禽慶。蘇章。曹竟。梅福。逢萌。王君公。徐房。季子雲。譚賢。殷護。嚴光。周黨。王霸。

尚論編

四卷

十

薛玄。費貽。李業。王綰。王嘉。任永。逢信。劉茂。郭憲。許楊。皆寧死而不肯仕莽。與公孫述者。節義蓋如是之多也。但西漢之直節。隱於下。東漢之直節。憤於上。隱於下者。本圖免死。又或不免於死。或不免於全家俱死。憤於上者。自分必死。以救同類之死。以冀惡黨之不取肆。而惡黨竟肆。同類竟死。况一身一家乎。吾以是觀之。處衰亂之世。當危亡之朝。或上或下。皆未有可者也。

○楊雄

王世貞

綱目書曰：莽大夫楊雄死，若舉市國之諸淵屋姓之馮道所不加者而加之，於是雄之名遂沁人齒頰矣。然考其原傳，事亦有不盡然者。當雄之遊京師，給事黃門也，在成帝之世，與王莽劉歆並。京帝初，又與董賢並。賢莽皆至三公，負賢勢，所薦引立權，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漢，劉歆輩皆用符命，頌功德，獲封爵者甚重，雄復不侯，以耆老又次轉大夫，則其不附王莽可知。然則奚爲不去，雄不敢也。謂去，則莽必恨之，恨之，則必追而侮之，卽不恨，必且召之，將有龔勝之

前論編

卷四

士

晉書

事，是以浮沉待蓋，存五世一綫之息耳。至於劇秦美新，故不見本傳，卽有之，亦投閣後不得已而冀以瓦全，且所劇者秦耳，初不及漢，所美之新，亦美於秦，不美於漢也。不然，陳水氏能斥馮道，皆介甫，而獨雄是忍乎哉。

當時有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淨，作符命，此語雖因投閣而起，而符命自不關雄。蓋莽旣以符命自立，而旣立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飲于莽，不知而復獻之，莽於是投莽四夷，而莽向從雄學奇

字，雄恐連及，遂自關投下耳。後世不察，因此謂，謂雄自作符命，豈不冤哉。若其仕莽，雖情有可原，終非好古樂道者所宜爲，然其自叙曰：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則亦不必復以道義責之矣。獨後之祖雄者，直謂雄先莽卒，雖未必然，而三世不徙官，卽忌者亦不能抹殺，噫，信宿三遷者固非，而三世不徙者亦自不免，必令人如何而後可哉。

○光武

張 燧

高帝不免韓彭之誅，而光武乃能全功臣，此大有說。

前論編

卷四

士

晉書

一則逐鹿之勢，外相臣服，事定難制。一則祖宗之業，名位素定，事已相安。一則大度中有煥罵之失，人心素疑。一則大度中能動如節度，人心素定。一則劫其死力，封爵過度，不計後患。一則赤心在人，監戒覆轍，務在保全。兩者繫論，本末乃見。後之爲高，光分左右袒者，是所謂不盡人之情而欲懸斷其曲直也，失之遠矣。

史稱帝明見萬里，而猜懼萌，抑醜羣，薄彭寵，致其叛於呼吸成敗之際，則又何耶。豈亦節度二字使

之。

○又

陳繼儒

帝王做事如書生習舉業。先要做得出爲主。漢高帝爲義帝發喪。祖髮而哭者三日。時勢該哭。便做出許多哭的模樣。此高帝文章也。光武之兄續。爲更始所殺。恐其見疑。飲食言笑無異平時。時勢該不哭。便做出許多不哭的模樣。此光武文章也。今人哀怒喜樂。不特不中節。且皆草草放過去。成得恁的英雄。

入關之遺。是使帝得天下也。如約之說。是爲帝被

商論編

卷四

主

弑也。懷王儘值得一哭。

○鄧禹

胡寅

蕭王之至鄴也。禹杖策追及。從容畫策。不如子房。險難出奇。不如陳平。餉食補卒。不如蕭何。水城畧地。不如曹參。纔一將兵出關。又爲赤眉所敗。而二十八將。禹因居首。當時無異議。後世無貶辭。光武何取於禹。而禹何以致之也。曰。禹初見帝。勸其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此數語。自李通耿弇。實復吳漢。皆未之嘗言。而任使諸將。各當其才。固尤

高出諸將之上。帝一日披輿圖曰。天下郡國如是。今

始得其一。如何。禹曰。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以小大。

是又非諸將所能及。雖伊周之徒。啓迪其君者。不過

如此。嗚呼。光武之所深知。而禹之所以自許者乎。以

此而圖形雲臺。藏名太室。爲東京元功。真無愧矣。

卽此便無媿發縱指使四字。諸將之功。皆其功也。

當今之世。而有人能推轂一滅奴。靖寇者乎。卽坐

擁甲第可矣。

○王霸

劉朝儀

商論編

卷四

丙

聖人言。人不計天。自古創業之主。固爲天所佑。而人謀居多。霸之詭言也。果能必水之合否。世祖雖膺天眷。果能必天之相佑。一如其說否。蓋霸之所募者。市人耳。欲且前阻水。則勦敵在後。河水在前。進而協力。一戰。庶幾可以得生。退而北走。不支。則亦河中瘠耳。而是流之漸也。其能飛渡耶。衆知死之必不可免。而後可與之俱生也。已。是霸之謀。固淮陰之故智也。不然。彼市中之所募者。亦將鳥驚獸散。肯爲我效力致。況濟一朝之難哉。其果合而渡也。則匪霸思慮所及。

天也。孫子曰：能愚士之耳。曰：王霸有焉。故吾於水之合也，不爲世祖幸，而深爲王霸與。亦言人不言天之旨也。

不然，霸之說言，一妄人耳。何以爲漢名臣？

○邳彤

蘇轍

王郎反，河北獨鉅鹿信都爲世祖堅守。世祖旣得二郡，議者皆謂可因二郡兵自遂還長安，惟邳彤以爲不可。若從此策，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公若無復征戰意，則雖信都兵猶難會也。何則？公旣西，則

尚論補

卷四

五

賈

邯鄲之兵不肯捐父母，背成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逃亡可必也。世祖感其言而止。蘇子曰：此東漢興亡之決。邳彤可謂漢之元臣也。景德、契丹之役，羣臣皆欲避狄江南，西蜀、萊公不可。武臣中獨高瓊與公意同。公既爭之力，上曰：卿文臣，豈能盡用兵之利？公請召瓊，瓊至，乃言避狄爲便。公大驚，以瓊爲悔也已。而徐言避狄固爲安，但恐羈駕之士中路逃亡，無與俱西南者耳。上乃大瘡，始失意北征。瓊之言，大畧似彤，皆一時雄傑也。

妙在先說言遷便而後徐以逃亡之說決之，始能有濟。不然，且以祖公疑之矣。

○宋弘

劉朝儀

言者心之聲，微者著之漸，貴易交，富易妻，光武雖則爲公主謀，而本心固已發露於此矣。宋弘之對，匪徒却婚，實所以防微杜漸而殺帝之膏肓也。卒之寵陰廢郭，前言若左券焉。彼于陵嘗與帝同學，本心窺矚之素，諒今日知遇，未必猶前貧賤時也。羊裘不屈，得無意哉？於乎，糟糠之妻旣下堂，則貧賤之交亦可忘。

尚論補

卷四

六

賈

若于陵者，可謂知幾矣。

末段于陵不屈之說，自方正學嚴陵圖詩得來。

○馬援

李載贊

援俠之豪也，其爲書與嚴救，反令其效伯高，不欲其效季良，何哉？然卒以此書得改葬，則此書信不爲無益矣。范氏謂其戒人之禍，智矣，而不能自免于讒隙，此言非也。大伏波節俠也，旣自許以馬革裹尸矣，又何畏乎壬人？何畏乎讒說？嗟乎，功名之際，理自宜然。援兄况，謂朱勃小器，易成，援貴，又卑侮之，然卒白

援寬者勃也器與援孰大小哉

○子陵

陳繼儒

客星有五。一曰周伯。一曰孝子。一曰王遵絮。一曰國
星。一曰溫星。凡有所犯。無不避匿者。光武時。太史奏
客星犯帝座。蓋不祥之言也。光武解劍羣疑。笑以子
陵。固以當之。其巧如此。而讀史者遂以子陵上千象
緯。其亦未考。天官書耳。然光武下賢一節。儘可反咎
爲祥。雖指客星爲德星可也。

○章帝

彭汝賢

尚論編

卷四

七

三百七

史稱章帝長者。自是而漢業遂衰。謂帝寬仁之過。夫
帝承明帝苛察之後。能與天下休息。所謂救沸而去
薪者也。若帝之後。正用威之時矣。使其子若孫。能一
援刷之。以攬權除奸。則邪金之祿。豈其靡靡至爾哉。
而玩愒之。仍愈趨愈敝。乃後之人尤也。非帝尤也。
從來論者。不責後之改絃。而咎帝之作俑。抑何苛
也。

○第五倫 制定

黃克纘

八問倫曰。公有私乎。答曰。昔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

不受。每有選舉。不能忘。然不用也。吾兄子嘗病。一夜

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往視。竟夕不眠。噫。以

是爲私。祇愈足著其無私耳。然吾有說焉。其人不賢。

雖受其馬。不可爲。苟賢矣。雖不與吾馬。亦不可不爲。

也。何者。計其人。不計其餽也。夫以餽求薦。其人諒非

賢者。然或其材可用。或此任非此人不可。亦終旣屈

之乎。聞有受而議其私者矣。未聞不受而薦尚有私

之可議者也。是使與者終身受馬之累。而我終身存

馬於心也。非渾忘之道也。至人之愛姪。誰不知有間

尚論編

卷四

太

三百七

於子彼一夕十往。亦可謂爲愛之極矣。而退能安寢
者何耶。爲我之不忍不視而往也。則進退當無二情。
如爲侄之不可不視而往也。是彼僕僕者皆虛文而
照照者非實意也。又安貴此往來之頻乎。即父子間
深愛無文。而問其患苦。視其藥物。亦有情者所
不容已。而畧不省視。夫豈人情。猶可曰他有所奪。而
不服往。故仍不能釋然於懷耳。獨其於侄也。以文而
不以情。揆之天理人心。未能協於至極。恐人誤信之
以爲宜然。則將流而入於虛僞。固此言啓之也。予特

論著之、與後之惇倫者評焉。

○竇憲

胡寅

竇憲刺殺諸侯、罪狀已白、太后宜遵用漢法、顯加刑

戮、不殺其妻。史云。外氏謹節、宗族安全、乃信憲言、俾伐夷狄、其初

計斯危死耳、幸而克捷、纔可相贖、今乃大行封爵、貴

寵赫然、前日所犯、不復追理、使憲無所忌憚、罪惡貫

盈、太后不能保兄弟之恩、和帝不能全甥舅之好、何

敵所謂愛而不教、猶饑而食之以毒、可爲來世鑒矣、

武帝欲侯廣利、則使將兵伐宛、太后欲貸憲死、則

尚論編

卷四

九

使往伐匈奴、兵凶戰危、豈人主飾喜飾怒之具哉、

○丁鴻

黃克纘

士君子處世、拘小節者不能建大議、執小信者不能

成大功、漢丁鴻讓侯封於其弟盛、上書不報、遂掛衰

經陽狂逃去、至東海、逢友人鮑駿、以大義責之、乃感

悟垂涕、還就國、棄匹夫之小諒、全人道之大經、其諫

見已非劉愷、韋玄成諸人所敢望矣、乃其所建大議、

則又非貪生怖死之夫所敢出諸口者、以竇憲既立

大功、威名益盛、刺史二千石多出其門、僕射藥飯蔬

茹之、卽風州郡迫脇使飲藥死、於是朝官震懼、無敢

違者、獨鴻日食封事、謂威柄不宜在下、利器不當假

人大將軍專權、天下皆背王室、向私門、宜因天變改

正匡失、以塞天意、疏入旬餘、帝以鴻行太尉兼衛尉

屯南北宮、於是牧大將軍印綬、憲自殺、所謂能建大

議成大功者非耶、時帝密與鄭眾謀、意然非當事

大臣有此一疎、以堅帝之心而壯帝之力、恐亦將遠

巡長縮不敢發、夫大丈夫行事、欲辭則辭而不爲虛

讓、欲受則受而不爲貪利、欲爲則爲而不爲貪功、惟

尚論編

卷四

三

忠孝倫理見之已審、故死生禍福不能奪、鴻之謂也、

史論曰、鄧彪劉愷、讓其弟以取義、使弟受非服而

已厚其名、於義不亦薄乎、君子立言、非苟顯其理、

將以啓天下之方悟者、立行非獨善其身、將以訓

天下之方尊者、言行之所開塞、可無慎哉、

○楊震

顏鯨

王聖一乳母耳、震時爲大尉、章三上不能去、則道之

不行可知矣、猶欲抗言正色、強支之羣奸竊據之日、

未幾、收印綬、飲醢行宮、露棺道側之悲、海內皆爲

流涕。豈君子保身之幾哉。嗚呼。能却千金之趙。而不能投簪於三公之貴。能感王密之心。而不能彌爵於王聖。樊豐之惡。能確持於暮夜之際。而不能善處乎明夷出門之時。若震者。亦君子而未純者與。

耿寶薦李常侍兄於震。閻顯亦薦其所親。震俱不聽。司空劉授閹而辟之。錄是震益見怨。若授者。蒙面結權。喪心傾友。卽大蘇不食其餘矣。

○馮緄

黃克績

武陵蠻夷反。拜緄爲車騎將軍。往討之。時帑藏空虛。

尚論編

卷四

主

三頁五

每出征伐。常減公卿奉祿。假王侯租賦。前後所遣將帥。宦官輒陷以折耗軍資。往往抵罪。緄乃上疏曰。勢得容奸。伯夷可疑。苟曰無猜。盜跖可信。願請中常侍一人監軍財費。朱穆奏其以財自嫌。失大臣之節。嗚呼。緄之此素因。知其情非得已。然每恨其中無定力。乃以軍需小嫌。而欲開委任中官之大禍也。夫商鞅錄景監進見。誑士猶以爲羞。趙談爲帝參乘。袁綠扣馬而諫。事關刑餘。人未有不耻與共事者。今以錢穀之微。欲使常侍爲監軍。制其出入。若此策果行。則中

軍必且裁其飲食。節其賞賜。後制軍士以肥其家。害一必且責望諸將。歲將薦賄。少不如意。中以奇禍。害二。戰守機宜。潛天動地。彼必責以商確。動相掣肘。害三。幸而戰勝。攘爲己功。不幸小敗。謗謫立至。縛烏獲之手。而俾與人鬪。害四。漢室之亡。雖不由監軍。而在內諸閹。手握禁兵。勳議廢立。其權已不可復收。況可增設監軍。使橫行天下乎。觀唐設觀軍容如魚朝恩輩。其禍與唐終始。可爲萬世之永鑑矣。

尚論編

卷四

主

三頁五

馮緄亦會糾舉中官者。胡一旦至此。可見天下有定力者。原少。倘變而與中官爲緣。幸則稍分其禍。不幸併掩其罪。更非國家之利矣。

○李固

張栻

方質帝之弑也。固爲首相。又帝恐死語。以被毒之事。則任是責者。非固而誰。大行後。固便當召尚書蔡璣。蓋正大義。顯言於朝。則忠臣義士。孰不應固。冀雖勢盛。然名其爲賊。逆順理殊。蓋可誅也。此間不容髮之時。而固昧夫大義。獨推究侍醫等。舉動迂緩。使冀得以措手。大義不白。人心懈弛。其幾旣已失矣。猶且奉

記與議所立夫豈不知冀心之所存哉失太阿之柄而陵遲至此耳度固之不自發冀罪非黨梁氏也恐事之不成無益故欲隱忍以待清河王之立庶幾可扶社稷而不知天下大變已爲冢宰理當明義以正之而反聽命受制於賊殺身不足道而社稷重受害矣若固有有忠國之心而無克亂之才可勝惜哉

推究待醫須有辭連及始可斥言耳未可便咎他迂緩況討賊不難詳審立君何容遲滯且誅冀者卽冀所立之人何必定是清河王此固所以先免

尚書補

卷四

三

也德之有太后主之於上固卽才也做不得甚事

○梁冀

尹起莘

梁冀之死桓帝特以其忤橫怒而殺之爾非能討有罪而正王誅也然當冀猶權之時誠有未易然者迨其既斃無復顧慮漢朝諸臣蓋亦中告於朝討舉本初鵠毒之禍顯明大義討其不赦之罪裂其屍汚諸其宮庶幾討賊之義暴白於天下而當時則弗暇也

牛可歎哉
不追正冀罪誠是缺典然當時肯以討逆之名乎

五侯乎顯行其跡而陰誅其迹未爲失刑也

○馬融

方孝孺

馬融以通經術稱名儒既事梁冀復爲作章奏請誅李固節義喪敗而不惜蓋其心在乎利祿也然卒不免冀手未幾髡徙朔方二者無一得而徒取惡聲孰若不食冀祿之爲高哉苟謂事冀爲不獲已當其欲害李固杜喬之初毅然引大義而爭之以此得罪死有餘榮曲附姦回以圖身利而終蹈大禍豈不足爲愚失者之戒乎

尚書補

卷四

四

吳祐謂融曰李公若誅卿何面目視天下可謂痛切矣固死而融亦終不免真是枉爲了小人也

○楊喬

方孝孺

萬乘之主天下之至貴也妻帝之女人臣之至榮也喬惟恐爲所污餓死而必辭此其心豈可以勢利奪哉使喬不死命以大臣屬以天下漢猶可爲也桓帝不爲天下慮而爲一夫計可謂不知人矣喬之賢豈可以女子誘哉然桓帝雖不知喬而尚知愛喬後世有不如桓帝者多矣獨喬難遇耶

喬如此，豈在林永孺子下，後世知有二子，不知有喬何耶。

○李膺

張熒

李膺爲司隸校尉，時小黃門張讓弟朔，爲野王令，貪殘無道，畏膺威名，逃匿兄家。合柱中膺率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詞畢，卽殺之。嗚呼！人臣挾簡亢之風，致令天子侍侍之弟，逃命柱中，可謂威望已極，而必欲殺之，膺於是有死道矣。

朔橫殺孕婦，誠不道，然以縣令爲之，罪不至死，膺

尚論編

卷四

五

擅殺之亦過當，德之卒，誣殺張汎，劉瓚殺趙津，膺案殺張成之子，皆在赦宥後，皆藉忌者以口，汎之獄，宗族賓客死者至二百餘人，尤酷烈，激成禍變，亦當微分其咎也。

○陳蕃

楊慎

陳蕃初爲青州太守，郡人周璆高潔之士，郡守召命莫肯至，惟蕃能致焉，特爲一榻，去則懸之，後爲豫章太守，不接賓客，惟徐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右二事相類，蕃平生所接賓客亦罕矣，楊用修曰：蕃亦癡

矣，爲郡守，採一郡之風謠，爲宰相，以天下爲耳目，閉閣懸榻，乃干木泄柳之所爲，豈郡守宰相之事乎？宦官之禍其及宜矣。

夏君憲曰：賓客之可接者亦罕矣，閉閣懸榻，而後真士至焉，韓退之上，邢尚書書可觀也，朱伯厚何人哉？既收葬其尸矣，又能匿其子，逸懷赴義，九折不回，然則賓客又烏用多耶？升庵此論，亦苛於索瘢矣。

○竇武

張栻

尚論編

卷四

五

竇武陳蕃據權處位，而事當至難，主弱一也，政在房闈二也，宦者盤錯其勢已成，三也，武等雖漸引類於朝，而根本未固，上則太后之心未明，禍亂之源下則中外之情未識，朝廷之尊而武等之謀，但欲速決爲誅小人之計，夫當時宦者雖有罪，然豈無先後輕重之倫，乃一舉欲族之，舉動草草，今日誅數輩，明日誅數輩，輕重失其權，先後失其序，非天討矣，且使之人人自疑，反縮其黨與，而速其奸嫌，善處大事者，顧如是耶？觀朱瑀所謂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

而盡當族滅使蕃武施之有道行之有序則雖此曹
蓋亦有心服者矣。○藏厥渠魁○脅從罔治○此待盜與小
人之法而亦天心也。○况其所自處者又自有失方是
時非衆志允從其何以濟事○官者竊柄已久人知有
此曹而已爲大臣者要當深自刻苦至誠惻怛舉動
無失然後人有以孚信而趨向於我人心向信則勢
立而形成然後可以消彌禍亂而武於靈帝踐祚之
初一門三候妄自封殖如此其誰心服乎故王甫後
來亦得以藉口則可見此曹平日之所竊議而衆志

尚論編

卷四

毛

三

蕃與武將共誅宦者自謂外從人望內有德於太
后事無不克乃先事露章諫未及發曹節等矯詔
殺之蕃聞難作將官屬門生八十餘人并拔刃突
入尚書門懷臂大呼甫收送北寺獄殺之噫蕃老

臣也名重天下乃作如此舉動狂而且悍吾不能
爲之解矣

○張奐

王延相

竇武謀誅宦官不克被禍史謂張奐欲於豎子王
子曰此不然也陳寶曹王清濁之判久矣奐號稱賢
良豈其昧昧至此卽曰一時未及辨然武方在軍我
率吾營士討之非細變故也此豈可齒莽從事焉者
爲奐爾時計宜萃吾營士誓之曰大將軍反奐與若
等未得狀勿輕動以速不義惟奐是從得其狀未晚

尚論編

卷四

天

三

也復報武曰曹常侍傳詔以太將軍作亂當誅奐今
陳兵朱雀門爲主上除亂大將軍有謀伏辜否當自
白勿聞北軍以速夷滅復請于甫曰大將軍反狀軍
士與奐未知願得見太后主上請狀如此勢旣在我
則內爲所救而不敢遽動外有所恃而得以自明大
將軍之事不中日而定矣或曰奐不如詔卽催寔奈
何嗟乎計利害而忘節義此豈君子之志哉

三策固善然甫已得天子詔版又待節召會北軍
又將千人與奐軍合奐安得覆請見太后及帝耶

卽請矣。后帝不御殿。仍矯出片紙。脅與能中止乎。兩兵俱在闕下。呼吸立決。那得如許從容。

○郭泰

陳 陟

黨禍興。林連徧郡國。林宗奚以獨免。曰。幸也。元禮公孝孟傳輩。皆出仕。親警宦官。而宦官惡之。亦特甚。故禍最酷。林宗名雖不亞諸子。然以無位免。又其餘諸君子皆傳相告引。而乃於禍。林宗則諸生所最尊信。故寧死王法。不敢引之。其後元禮輩俱已殞死。宦官怒亦少殺。必窮其獄。則恐併及其子若弟。故林宗終得以免。然則林宗者。所謂已觸三面而以一目脫者也。故曰幸也。

商論編

卷四

五

三十二

鄭端簡曉曰。甘陵二子。賓客揣議。何關國事。遂成世網。范岑兀職于竊。吏權事起郡邑。聲流學曹。當是時。苟有遠覽深識之道。障漏拔石。堅留力阻。示以中庸。導以豈弟。則飛鳥桃蟲。尚可收藥。而林宗元禮諸人。皆夙負時譽。亦甘倡和。何其誤也。

○孔褒

方孝孺

甚矣習俗之足以移人也。人情愛生而惡死者。莫婦

人若也。而習俗亦有以移之。不亦異乎。初張儉之殺止也。孔融不告其母而自匿之。以召家門之禍。其死有辭焉。褒不必死。以養其母可也。然猶可言也。其母亦欲自當其辜。則無謂矣。豈非習俗如此。故雖婦人亦以輕生爲尚耶。萬一朝廷竟坐其母。則二子亦何以自立於世。而或皆賜之死。則亡身及親之罪。又何以自解於天下哉。

商論編

卷四

五

三十三

諸宦所切齒者。名士耳。必不獨坐其母。後竟釋融。坐褒。豈爾時融名尚未甚著耶。第未審魯國男子何以自立。若彼張儉者。偷生累衆。愈不足責矣。

○趙苞

孫 棧

趙苞守遼西。鮮卑質其母。載以擊郡。母遙曰。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爾其勉之。苞卽進戰。破賊母遂遇害。苞歸葬訖。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邑。非孝也。嘔血死。後世多贊苞者。余曰。非也。苞旣已委質爲臣。則致身之義。當於其國。不當於其家。時則母不得以私致諸子。子亦不得以私暱諸母也。其執也。有漸而已矣。其死也。有事集而死。以報之。

而已矣。况夫職守遼西，則邊陲恃以爲障，無遼西是無邊也。無邊，則東北天下亦且潰，不可支。身保其重而敵亦自其所重者攻之，此所謂不宜以一人故病天下者也。時而求其生，則必身降焉而後可。母非賢，同將恐視一郡之荼毒，而旣以忠義勉，則賢母也。顧惜垂盡之軀，致百萬生靈膏原磷脣，而待博已數日，勿死，恐乎哉。或曰：吾全母而失城，徐尚可以計攻之，不知漢不我諒，而急置其母子於法，則母將愈失其死所，孝死耳。與其黨賊以累母子，寧死於忠，與其懼

尚論編

卷四

五

○王允

范曄

士雖以正立，亦以謀濟。若王允之推董卓而引其機，伺其間而斂其罪，當此之時，天下懸解矣，而終不以猜忤爲繫者，知其本於忠義之誠也。故推卓不爲失正，分權不爲苟冒，伺間不爲狙詠，及其謀濟意從，則歸成於正也。

第恐難免於今之世耳。

○臧洪

秦觀

臧洪以袁紹不救張超，絕不與通，至於敗死，以予觀之，洪特游俠之靡耳，豈臣子之義哉。何則？曹操呂布

尚論編

卷四

五

皆漢姦臣也。然是時，操方挾天子，其勢爲順，布背朝廷，勢爲逆，使超去逆就順，紹弗救，猶或可責。矧叛操而歸布，安能責其不救乎？夫張超袁紹之於洪，雖交有故，新遇有薄，厚然受其表用，則皆主也。使舊主爲新主所殺，而洪絕之致死，猶或近義。矧滅超者，曹氏也，與紹爲讐可乎？則其爲超而死，果何謂也。

紹聞超歷年不下，令陳琳以書喻之，洪復曰：僕蒙主人傾蓋，遂竊大州，自謂究竟大事，共尊王室，豈悟郡將遭厄，請師見拒，使洪故君遂至淪沒，斯所

以忍悲揮戈收淚告絕者也。後被陷責袁忠憤激烈。能使其邑人陳容願與同日俱死。噫。紹翁仇之。而况操乎。

田時

黃天全

甚矣處亂世之難也。身有濟世之具矣。暴得大名不祥。宜必擇主而事。然仁者未必武。而英雄或有邪心。溺沉溺以自全乎。寇盜蜂起。旦夕巨淵。伊欲身名俱全。誠未易爲策也。子春弱齡應劉虞之辟。獻表漢帝。以羣雄惟虞爲正耳。反命而虞已斃於公孫瓚。噫。何

前論編

卷四

三

以爲心哉。哭墓焚詔。氣誦凜然。瑯曹以威卒不爲屈。去而隱於徐無山。既忠且智矣。居數月。徒而從者五千餘家。彼固知田生之雄畧。良足以庇之也。噯。爲約東興學校。期月而道不拾遺。鮮卑遣使問餽。此豈可以聲音笑貌致之哉。又數年。烏桓張甚。探討之不克。噯。爲畧教之。竟殲烏桓。而復誓不爲操用。賢於荀彧遠矣。

漢魏之際。能用操。不爲操用者。惟子春一人。彼或失身於操。也只爲賈濟世才。欲一卒業耳。終非人。

傑

○孔融

李載贊

拔公極口誦服孔文舉。而或者非之。且譏其跋扈乎。孔文舉在。無人敢議。九錫既死。董昭徹聲而譏矣。此豈全無所關係者耶。李卓吾曰。老瞞專國二十五年。終不敢篡漢自立。則孔融雖死。其所裨於漢帝者弘矣。殺其身。無益於君。已勝於老死。臨下者萬萬。況有益於君耶。西漢哀平未甚失德也。而王莽從容焉。節智矯康以取之。潛移熱避。而不覺。其視此何如耶。故

前論編

卷四

語

三

知虎豹在山。藜藿不採。非虛語矣。

融才未審足能辦曹。然高氣辣口。實是何瞞所畏。

○昭烈

王世貞

說者以昭烈取劉璋。爲孔明之謀。或曰。孔明未嘗入蜀也。蓋屬統謀之也。或曰。昭烈之入蜀。劉璋迎之也。至蜀而後有疑。乃始成師焉。愚以爲不然。劉焉者。雖帝宗也。而不臣。常爲乘輿服御物。且絕貢賦矣。曹氏欲挾帝以討之。而力未及。劉璋之嗣有地也。非漢意也。其入蜀也以迎其用兵也。以却。何傷乎。且是時。荆

州半與吳共之。其勢必不足以立國。有蜀而始可存漢之緒。而進足以討賊。愚以爲卽孔明與諱焉可也。且取天下與存天下異。存天下者不得已而權以濟之。猶勝于迂而失天下者也。昭烈之不殺璋。佩其將軍印。與其財物。而使之居公安處之善者也。

陳眉公曰。劉焉在蜀。劉表已有子夏疑聖人之論。子璋又陰逼曹操。俱非乃心王室者。孔明未出茅廬。卽知伊父子足漢室罪人。若不急取。則關中與巴蜀相連。老瞞如何復制。

商論編

卷四

王世貞

○壽亭侯

王世貞

侯失荊州。謂侯之失。余以爲非侯之失。而昭烈之失也。昭烈之失。在委侯以與操角。而不爲之後繼也。其不備吳則次之。夫操猾勝也。割天下之三垂。而以我馬據其吭。侯雖勝。獲于禁七軍。能保操之不自至乎。操至。能保其必勝乎。卽勝。能孤軍乘而深入乎。不勝。其何以退乎。夫勝而不能進。是自縱敵也。不勝而不能退。是委侯敵也。俱非。所以有荊州之道也。嘗是時。昭烈或自出。或以委孔明翼德率三萬之衆而距

荆襄。爲侯聲援。侯進則可以藉兵威而脅操。退亦可以有所就而不壞散。隱然奪蒙遜之狡謀。而江陵固於泰山矣。夫以昭烈之明。孔明之智。而計不及此。孰非天也。夫取襄樊而因以北掩洛東。蹂許其賢於祁山斜谷。不百倍哉。故曰天也。

時蜀方新造。昭烈君相。其經營鎮定。自日不暇給。侯之獨任。亦勢無可奈何。非忘之也。

○諸葛孔明

張燧

孔明自比管樂。後人多疑其謙。不知此自有深意。比

商論編

卷四

王世貞

管仲。取其尊王也。比樂毅。取其復讐也。蓋隱隱有與復漢室之圖。於比擬間微示意見耳。乃說者比度才智較量淺深。於古人心事。毫末窺其所至。何哉。

○馬謖

王世貞

向朗傳。朗隨亮漢中。卽素與馬謖善。街亭之敗。謖亡。朗知情不舉。亮恨之。免官還成都。夫謖旣敗矣。卽歸死。司敗捕而後得之。不誅。又奚待乎。

爲前者有死之心。而後庶幾可生。敗固應死。猶欲逃而免之。其戰時肯拚命直前乎。雖欲不敗得乎。

○黃皓

陳繼儒

陪便嬖慧俊後主爲其所惑孔明力能去之而不屏

之使去何也此正孔明妙處蓋當先主托孤時其不

等事極深孔明既下此語不旋旋爲難犯所矣

才自取之語孔明已負不安若皓一宦官耳却又與

之嚙噪必除之而後已後主不懼則疑故出師之後

但以駕馭事付之董允允常數責皓皓亦畏允不敢

爲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然後主尚不能忘允

曰嘗見董允切齒黃皓我每恨之則其情事可知矣

孔明所以放他一路不惟得相臣大體卽吳魏之反

尚論編

卷四

字

問黃皓之傾府亦俱不得而入也豈凌夷者所知

孔明以嚴治蜀管疑其何以假皓始知真能經世

人自有妙用也

張和仲曰高帝欲易太子張子房但能使太子安

耳不必使帝之必去戚夫人也袁盎止慎夫人與

后並坐亦不必使帝之必去慎夫人也蓋內閣無

私人臣之分自有不敢與者若能使二帝去二

夫人亦豈人臣之福乎孔子不止魯之女樂管仲

不去齊之六嬖古聖賢自有深心而宋之儒者遇

此等處輒以道德仁義之說繩其後不啻三尺一
旦有滔天之巨禍與積薪之隱憂不爲糾約之歸
而爲激水之石何惟其百揆而一不效也

尚論編卷第四終

尚論編

卷四

字

借綠軒 錄

邱須子 評

○曹操

司馬光

陸機見魏武遺令作文弔之謂其繫情累於外物留曲念於閨房非豪俊者所宜司馬公曰不然此乃操之微意也遺令者卽世所謂遺囑也必緊要始傳語子孫至若纖細之事則或不暇矣操身後事有大於禪代者乎今其遺令諄諄一日言下至分香賣履之類家人婢妾無不虔置詳盡無一語及禪代者其意若曰禪代之事自是子孫所爲吾固未嘗教之是實以天下貽子孫而身享漢臣之名此遺令之意也干百年無人識得

尚論編

卷五

一

三

劉元城云以此歷觀曹操平生之事無不如此夜卧枕員花散野葛至尺許飲鴆酒至一盞皆此意也操負人多矣恐人報已故先揚此聲誑阻之然則遺令之意亦揚此聲以誑後世也夫李卓吾曰魏之前後五帝共享國四十一年其

破損其二見廢唯不與獻僅存然則魏武亦枉苦

心矣本欲滅吳并蜀以一天下孰知吳蜀未滅而已先滅也又豈料備仰之間四十餘年蕩然遂無復有耶已取天下於人若此其難人取天下於己若此其易難易之故吾知難以曹公之多智亦必不能逆爲之籌矣可不悲歟其在位七年虛器也髦在位七年身且不保未爲虛器又不能得也芳雖在位六年乃廢然實他人子非魏物也其與司馬香之爲牛亂秦之爲呂等耳未絕而先自絕矣

尚論編

卷五

二

三

然則自魏明帝而後禪魏帝者空有帝之名無帝之實也吾又以是觀之丕七年獻十四年是魏之有天下也實則僅僅二十又一年也只有二代相繼而爲帝也魏武不亦枉哉而苦心乎哉悲夫

○荀彧

蘇 轍

荀文若之於曹公則漢高之子房也董昭建九錫文若不欲曹公不能平以致於死君子惜之或以爲文若識之未究或以爲欲終節於漢氏者皆非其心也文若始從曹公於東郡致其罪畧以撲滅羣雄固以

帝王之業許之矣，豈其腕節復疑而不予哉？方是時，中原畧定，中外之望屬於曹公矣。雖不加九錫，天下安往？文若之意，以爲劫而取之，則我有刀爭之嫌，人懷不忍之念，徐而俟之，我則無嫌，而人亦無憾焉。要之必得而免爭奪之累，此文若之本心。惜乎曹公志於速得，不忍數年之頃，以致文若之死也。卒之九錫雖至，而禪代之事，至于方遂，此固知曹公之臨而非文若之過矣。

操之篡謀，豈待九錫後見，或非死漢明矣。

前論編

卷五

三

三

卓吾曰：世間道學，好騎兩頭馬，喜騎兩腳船，專欲無厭思，惟兼得而不知人之不可欺，卒之俱不能得，而反以兩失也。豈獨荀令君然哉？

○華陀

劉禹錫

史稱華陀以特能服事，爲曹公所怒。荀文若謂曰：陀術實工人，人命係焉，宜議能以宥。曹公曰：憂天下無此異輩耶？遂拷竟陀。至蒼舒病且死，見書不能生，始悔之。嗟乎！以操之明，畧見機，然猶輕殺材能，以文若之智力地望，待的然之理攻之，然猶不能返其志，真可

恨諸，亦可惜諸。原夫史之書於冊也，是使後之人寬能者之刑，納賢者之論，而懲暴者之輕殺，故自恃能，至有悔志焉耳。悲哉！夫賢能不能無過，苟寬於理矣，或必有寬之之請。彼壬人皆曰：憂天下無材耶？曾不知悔之日方痛材之不可少也。或必有惜之之歎。彼壬人皆曰：譬彼死矣，將若何？曾不知悔之日方痛生之不可再也。不可謂大哀乎？夫以陀不宜殺，昭然不足言也。特病夫史書之義，是將推此而廣耳。吾觀曹魏以來，執死生之柄者，用一志而殺材能衆矣。又烏用書陀之事爲？嗚呼！前事之不忘，期有勸且懲也。而暴者復藉口以快意，孫權則曰：曹孟德殺孔文舉矣，孤於虞翻何如？而孔融亦以應泰山殺孝廉自譬。仲舉遇霸者，文學有高名，猶以可忍爲故事，矧他人哉？

志曰：當殺不殺，謂之昏；不當殺而殺，謂之亂。昏雖大刑，猶可追戮；亂僅博天下，一惜事後一悔而已。又孰從起白骨而肉之乎？

○司馬懿

張璠

仲達出奇制勝，變化如神，雖孫權亦憚之。孔明以步卒十餘萬，西行千里，行行然求與之戰，而仲達以勁騎三十萬，僅能自守，來不敢拒，去不敢追，賈詡等嘗逼之戰矣。兵交即敗，不敢復出，姑以待敵爲名，而其爲計者，不過日夕望其死而無他術也。然孔明始試其兵，或以饑退，晚年雜耕渭濱，爲久駐之基，木牛流馬日運而至，則其敵不可待矣。連之一二年，仲達將何辭哉？不戰則君疑之，同列議之，國人輕之，其英氣無所騁，固不免於戰。戰則敗耳，惜乎軍前之星遽隕，而使後世豎儒得肆其饒舌也。

尚論編

卷五

五

三首九

書云：將畧非亮所長，固是妄評。然仲亮則屈，爲晉臣者，不祖烈之揚而播其短乎？噫，世之季也，意所欲借，則嫖母麗於夷光，意所欲沒，則伯夷汙于跖跡，是非倒置而史傳因焉，其不足盡信久矣。

○諸葛誕

王世貞

孔明與子瑜爲親昆季，而公休則從弟也。孔明爲漢丞相，秉國子瑜至大將軍，亦參預吳大政，而公休仕魏至司空，各以身分事三國而不相猜，又皆三公也。

尚論編

卷五

六

三首九

又皆自致功名，封徹侯，而公休獨不終，卽世。說所載，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而公休之望實俱下矣。第考其行事，恐公休亦不分爲狗也。在洛下，與夏侯太初齊名，爲吏部郎中丞，尚書皆有望，出鎮壽春，使一方肅戢，及敗死，而麾下數百人無一降敵者，且曰：爲諸葛公死，不恨。此豈常人所能及哉？抑不但公休而已也。卽子瑜之子元遜，其材亦孔明流亞也。山越之收，何下於孟獲之禽？淮南之捷，亦有光於祁山之出，最後顛兵堅城，以疲退舍，亦不至斜谷之敗也。其所以人情指徑庭後事，遂霄壤者，孔明密。元遜陳孔明靜，元遜躁，孔明遜而順，元遜遂而僂，孔明嚴而仁，元遜嚴而刻耳。嗟乎，孔明之忠漢也，與子瑜之忠吳也，思遠之繼孔明而死忠也，尚之死孝也，壽知之，亦能言之，公休之忠魏也，壽不知之矣。後世尚能知之，而元遜之忠吳也，後世亦不知焉。呼，壽不能不知也，而列公休於鍾會，列元遜於孫峻，孫琳，不亦寬哉。

按格初輔政，聲望赫然，每出，百姓延頸思見其貌。

何三月間，頓失人心，而僂身覆宗爲世口食，乃爾蓋孫峻之徒，畏其嚴，忌其盛，而構之少主，未必皆實錄也。卽得狗之譬，亦必賈充之徒爲之，彼方自以鸞國弒君取富貴，而誕先拒其說，安得不以薰爲猶。嗚呼！人固不可以成敗論哉。順逆是非之際，又豈世俗所能辨哉。

○魯肅

秦觀

魯于敬許以荊州借先生，後世議之，此論非是不知。彼時蓋不得不借也。不借則先主必當還公安，不則

尚論編

卷五

七

三百七

當治兵相攻，二者勢皆有所不可。何如因而借之，可以合從并力而抗曹乎。史稱曹公聞孫權以土地借，傳方作書落筆於地，彼知先主得荊州，輔車之勢已成，天下未可以遽取也。由是言之，借荊州之事，豈惟劉氏所以取蜀，亦孫氏之所以保吳者矣。

呂蒙素盡襲荆之策，魯歎曰：如此，荊州可有，而曹終不可制矣。觀此，肅信東吳一人物。

○司馬牛

方孝孺

生於逆亂之族而不爲所變者，千餘年吾得三人，司

馬氏之乎。武氏之攸緒，朱溫之兄全昱，皆能知篡逆之非，唯攸緒辭位避去，不受寵祿，爲最賢。乎固非全昱可及，然卒至受王爵而不辭，其歸與昱無異。昱故羣盜，感於利而失其本心，無足異者。惜乎知忠而不知遷義之方也。使乎爲義而死，謂之魏貞士可也。魏亡而不仕平晉，謂之貞士亦可也。既分土而君之，是與昭師無異矣。猶欲自托爲魏臣，其不智豈不甚哉。廢弒之際，尚亦不失臣禮，故史云：雖見尊寵，常自憂危，則其心事可諒矣。

尚論編

卷五

八

三百八

○王祥

黃克績

賈充無子，以外孫韓諮爲後，其死也，議諡曰荒，謂其舍宗族而授異姓也。夫充使成濟抽戈高貴鄉公，乃逆臣賊子，豈一昏亂紀度所能盡之。諡不宜斥其不忠，而姑指其不孝，猶爲晉諱耳。王休徵在晉稱大孝，身爲太保，亦不敢力言諫充何耶。嗚呼！於繼母，則爲解衣臥水，幾至滅性於所天，則坐視賊臣揮刃，不發一言，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不幾爲虛語乎哉。

晉公昭進爵爲王，祥長揖不拜，曰：安有天子三公

可輒拜人者。噫。亦有天子三公可輒改飾事人者乎。

○羊祜

唐子西

羊陸交和。或以爲祐抗失臣節。兩議之。曰。親仁善鄰者。國家之事。出奇克敵者。將帥之職。羊陸職將帥而修國家之事。此論者所以譏其失節也。竊謂不然。兵國多術矣。有以力相傾者。有以智相傾者。有以德相傾者。秦漢以來。惟知詐力。一有爲德。則是非爲之紛然。而不知所謂以德相傾者。是亦出奇而已矣。何名尚論編

尚論編

卷五

九

三

爲失節哉。晉陽秋謂爲推僑札之好。故又遇矣。兵家競道。何僑札之有。就如所云。乃不足貴。何則。非吳鄭之使。而敦僑札之分。處方面之任。而私境外之交。此非所以稱羊陸之美也。

抗乃勅敵。祐姑保境。息民耳。其心則曷嘗一日忘臧吳哉。

○阮籍

王世貞

吾嘗讀晉書阮籍傳。謂其喜怒不形於色。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而又云能爲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

白眼對之。由是見疾如讐。以爲立言者之自相抵牾。而不知其皆實錄也。謂籍以酒全其天。非也。籍乃以巧全其天者也。籍故通知司馬氏之必篡魏。而不欲爲之臣。與荀勗賈充輩同列。而自預其瑣傑之貌。宏麗之文。磊落不羈之才。欲掩之而不可得。司馬氏必知之。而且欲用之。夫司馬氏欲用之而不爲之用。必死爲之用而不預其謀。亦必死。死耳。又不足以成名。故托而逃之。醉一醉而連綿至六十日。彼豈其情也。故凡其臥酒家。乞步兵厨。甚至母死而舉二斗酒。食

尚論編

卷五

十

三

一蒸。狎自遠於名教之外。使何曾輩疾而惡諸司馬氏。皆以爲不死地也。會言而不用。故無他。其言用。不過廢徙而已。不死也。然魯慮司馬氏之識之。故其乞相東平。草勅受九錫章。示若爲之用者。特不勝好酒之一念耳。使司馬氏狎而愛之。愛而舍之。以終保牖下者。巧也。昔人謂歷公以石虎爲海鷗鳥。若籍者。殆以司馬氏爲海鷗鳥也。嵇康舉知之矣。而未能究。故雖稱土木形骸。不事修飾。而時露其鋒距於土木之末。此何時也。而其與山濤書。非薄湯武之放伐。鍾會

而至飲一醉六十日而不之許也。

史又言其雖去職常游府內朝晏必預何耶。

○惠帝

張 燧

賈誼之謂太子於后也。后信之以其未有可廢之罪。故爲不臣之語。強使醉而書之。然其述甚明其情易察。就有臣子將爲逆於君親而敗露其手書者乎。惠帝昏庸既莫之辨。遂使儲君被誣。莫能自白。卒究以死。豈不哀哉。夫事之可驗。莫如手書。而亦有不可盡據者。此類是也。

自古帝王多以廢立致亂。而晉武獨以不廢立致亂。彼其意欲由衷以及過也。而不知過乃先衷以死。且卽喪死之。天之禍敗人國。固有出於意料之外者。其報施抑何巧哉。

○潘岳

郭子章

按太子適之廢賈誼之賈后主之而實潘岳成之者也。通醉後不臣之語。皆岳勸爲之。其罪可勝誅哉。共君之死主者驪姬。而集死集枯之說。則優施扶蘇之殺主者趙高。而不能闢地立功之疏。則李斯。岳蓋合優施斯高爲一人也。孫秀之譏趙倫之誅天若假之手爲通報者。獨恨陳尸之時。未及明正其罪耳。岳母居常謂岳曰。汝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及敗。岳謝母曰。負阿母。若是則岳匪惟不忠。且不孝矣。然其間居賦。則曰覺止足之分。廣浮雲之志。讀之者。必謂卽孔老不智於此矣。肯信其有降車臨拜之事乎。又曰。太夫人御板輿。升輕軒。昆弟班白。兒童稚齒。膏膺舉。慈顏和。卽曾參養志不是過矣。肯信其有縱欲戮親之事乎。然則世之口西山而身

東陵者固多也。觀人者又安可以其今日持議過而信之爲彼終身覆轍地乎。

○周處

王世貞

周子隱感舊時讖折節砥礪文武果亮爲時所儀抗忤權戚委命強圉若無可憾者吾尤其爲晉而死六陌不若爲吳而死無難督也亡國之戚雖足以杜王渾之口而吳魏均滅要之百步五十步耳。

如此則子隱爲讓讓一流矣。

○嵇紹

郭子章

前論編

卷五

五

晉書

父子君臣之倫其重於域中也一也設不幸時乘勢殊無能兩全爲人臣子惡能以已意軒輊之惟權義之得失分家國之先後耳得在君臣失在父子則先國而後家得在父子失在君臣則先家而後國舜之殛鯀晉之誅浞充得在君臣也故禹受舜禪動死晉難而後世不議其忘父昭始誅王儀既誅諸葛誕失在君臣也故袁隱居教授終身不向洛而坐而後世不議其營君恩獨惟夫伍員嵇紹一借吳報郭一周旋蕩陰均之見義不明而處之未能盡善也於紹

尤不能不責之備焉自康被法後紹杜門二十年矣乃因山濤之薦容以出處濤曰爲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死人乎夫父子之恩無所解於其心何消何息而濤以此誤紹晉人清談害理傷教此亦其一矣或曰紹以才名不出懼禍及是則然矣閭閻之亂業已廢黜免爲庶人則亦宜全身以明孝而乘輿蒙塵馳詣捍衛飛箭雨集倉卒殞軀又何其德晉之深而痛康之淺也子思蒼舊君反服之問曰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母爲戒

前論編

卷五

五

晉書

首不亦善乎孟子曰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讐寇讐何服之有晉於嵇氏蓋不翅墜之淵而土芥之矣即使思孟處此第不爲戎首少存舊君之分耳服之不可忍從而臣之又從而死之乎故紹之處晉未若王哀諸葛靚之爲得也彼其不仕猶得思孟之遺意以成其義也紹之義自以不仕爲得若論才無論不及父即康在紹時亦無殺理蓋時非剛革之際而又無鍾會之譖故也濤爲國故不妨薦紹既薦紹自不得不

爲消息之說以勉之。此若愛人以德。卽此篇亦重傷叔夜心。況丈夫出處。內斷於心。何事而復向潘容之也邪。但既仕。則湯陰之節自不可少。不然。是再誤矣。思孟之論。恐不可過泥。

○王衍

蘇軾

晉室之敗。由當時君子高談揖讓。泊然冲虛。而無慷慨感激之操。大言無當。不適於用。而畏兵革之事。天下英雄。因知其所忌。而竊乘之。是以顛沛隕越。而不能以自存。且夫劉聰石勒王敦。祖約。此其姦詐雄武。

尚論編

卷五

五

三

亦一世之豪也。譬如山林之人。生於草野之間。大風烈日之所咻。而霜雪饑饉之所勞苦。其筋力骨節之所嘗試者。亦已至矣。而使王衍王導之倫。清談而當其衝。此譬如千金之家。居於高堂之上。食肉飲酒。不習寒暑之勞。而欲以之捍禦山林之勇夫。而求其成功。此固奸雄之所樂攻。而無難者也。是以雖有賢人君子之才。而無益於世。雖有盡忠致命之意。而不救於患難。此其病起於自處太高。而不習天下之事。故當而不能勞。貴而不能治。一敗塗地。而不復振也。

張和仲曰。坡公此論。可謂一代定評矣。卽有宋理學諸公。亦復例之。雖其道有虛實粗精是非之不同。而其不適於用。一也。故其後夷禍之慘。若出一轍。昔人謂宋統微晉。有旨哉。

貴介公子之有志者。亦宜寫此一通。置之座右。

○王導

李戴贊

當晉之時。何時。而其主又何主也。中原爲胡虜之區。其君臣已偏安一隅矣。大將持重兵於外。欲以擁衛朝廷。而反遙制朝廷之權矣。此時尚可爲乎。然而晉祚卒。廷者何。王謝之力也。偉焉哉。二公之於晉也。無求僞。無取必。無敢僥倖。譬如人有虛怯之症。飲食可進。則進之。不可進。則俟之。不遽試以金石之藥。攻劫之劑。以無病視病。故其病不治而自愈矣。何者。忘之也。夫天下之病。其以治而失之者多矣。若當臥病之時。而能忘其爲病。此其忘身無患。固非扁鵲倉公之所能驚也。而況世醫乎。自道德教遠。世之言治者。皆苟而已。不思因時之政治。以不治。雖黃帝不能違。而況於累卵之時歟。善乎。王茂弘有言曰。人言我憤憤。

尚論編

卷五

六

五

後人當思此憤憤謝安石亦曰不爾不成京師至哉言乎於道德深且遠矣吾獨惟夫有宋之末其君臣俱犯虐性之病其不足有爲明矣一時大賢起而欲救之務爲求全果於取必乃百藥雜試以圖僥倖而遂壞之也悲乎

此蓋指張繼遠也然王殺周伯仁張殺曲端均爲有愧謝文靖耳

○庾亮

張燧

庾亮召蘇峻孔坦討回國王導語亮宜及峻未至急

尚論編

卷五

七

三言至

斷阜陵之界守江西當利諸口彼少我衆一戰決矣若峻未來可往逼其城令不先往峻必先入有奪人之心亮不從及峻將至回又說亮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入必向小丹陽南道步來若以伏兵邀之可一戰而禽亮又不從峻果由小丹陽經秣陵迷失道逢郡人執以爲鄉導夜行無部分亮聞之深悔吾謂召峻固失計然從二人言猶不至覆國幾於滅亡也是錯削七國大類此賴亞夫速馳入梁楚之郊故漢得不敗吾嘗謂湖之反謀錯已明知之此時只宜召

之入朝仍發大兵隨之若澤不從便引兵進討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吳破則諸侯自服矣錯知吳必反不先未則爲備既反而後調兵舍此真兒戲也東市之誅非不幸矣庾亮蓋祖錯之覆轍也乃辛而不誅晉室之不競宜哉

後求外鎮自效乃拜荊州刺史又遂制朝權欲起兵廢導幸賴郗鑒不從及孫盛諫之而止不然且爲產桀之續矣亮於外戚尚稱翹楚其舉動已若此愼之哉

尚論編

卷五

八

三言十

○陶侃

張燧

陶士行赴義於晉室板蕩之秋破石頭斬蘇峻誠爲一時元勳獨史稱其程重兵居上流潛有窺伺之志輒思折翼之祥自初而止嗟夫自古詭人而不得者必汗其閭房之事以其難明故也晉史欲誣士行至加以夢寐中事其難更甚於閭房者按士行生當浮虛之俗動而見尤一入仕途荆棘萬狀終日自運百甕於竹頭木屑間雖一束之稊亦經營不忘卒能振旅才猷立功立事梅陶稱其機神明鑒似甄武忠顯

勤勞似孔明。豈然哉。所尤難者。元勳克集。實主齊
盤。乃退然不居。旋師歸藩。臣節益著。末年臥疾。封府
庫而登舟。舉愆期以自代。視去重任如脫屣。然不臣
之結果安在哉。或者以史亮之傳。應磨之書。疑其跡
似跋扈。不知蘇峻之誅。亮所深耻。而屈於中者也。迨
士行既卒。而後嗣亦漸凋零。庾氏世總朝權。安知秉
史筆者不有所曲徇於其間耶。今乃合其灼然之跡。
而信其夢寐之言。亦誣矣。

據此。則士行無一可議。而王元美則大不滿於陶。

尚論編

卷五

九

三

直比諸唐之李臨淮。然其所責之三事。亦有可言。
一謂王敦反。陶不與勤王之列。按是時。陶在廣州。
又係致饑人。錢鳳所疾。而左轉之者。陶即不乃心
王室。豈不宜俛救。因而報復之。或者彼時非力所
及。未可知也。二謂蘇峻之亂。陶畧無救援意。必待
溫嶠再三邀說。僅乃肯前三謂。騎軍食盡。貸於陶。
必俟義旗迴指之說。始分餉。均爲勉強從事。僥倖
成功。然陶子瞻。適以廬江爭戰死。陶豈不欲一雪
愛子之痛。認真入。或實以越俎爲懼。亦未可知。而

戎服登舟。分米濟衆。亦可謂勇於從義者。至外將
原無與於顧命。奚至爲恨。果以爲恨。則峻誅後復
不留朝而返鎮。何耶。况既云思襲自裁。更於何處
見其窺伺。許意已昔。恐陶未肯心服也。

○殷浩

丁奉

尚論編

卷五

三

三

竟達空函。此所謂患失鄙夫也。噫。究竟如此。而其初
乃有管葛之稱。則凡以虛譽求人者。可不慎哉。
獨庾翼曰。此輩宜束之高閣。是天下自不乏眼明
人。使在今日。必以妨賢病國目之矣。卒之此人原
未必賢。世亦未嘗妨之。而國乃反爲此人所病。彼
會稽王輩。亦追悔且內慙否。
空函事。有謂是深源苦心。此時與距俱難爲辭。故
不如以空函答之。而自處於誤。此正是不受桓溫
籠絡處。此說亦可爲深源解嘲。然書空咄咄。又何

說耶

○王羲之

楊慎

逸少在東晉時，蓋溫太真蔡謨謝安石一等人也，直以抗懷物外，不爲人役，故功名成就無一可觀，而其標履識見，議論闊卓，當時亦少其比。公卿愛其才器，頻召不就，殷源源輔政，勸使應命，遺之書曰：「足下出處，正與隆替對，豈以一世之存亡，必從足下從容之適？」逸少報曰：「吾素志無廊廟，王丞相欲內吾，吾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尚矣，不於足下參政，而方進退，自

尚論編

卷五

王

王羲之

見昏女嫁，便懷尚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及殷將北伐，以爲必敗，貽書止之，殷敗復謀再舉，又書曰：「以區區江左，所營綏如此，天下寒心久矣，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紀，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哉？若猶以前事爲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何所自容？又與會稽王歲曰：『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已，而所憂乃重於所欣。』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願令諸軍皆還保淮，須根立勢舉，謀

之未就，其識慮精深，如是其至，恨不見於用耳，而爲書名所蓋，後世但以翰墨稱之，何待逸少之遠也。

謝傳與登治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謂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肝食，日不服紵，今四郊多壘，宜思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世所宜。」謝不聽，此論尤中時病。

○謝安

湯聘尹

謝文靖當秦兵入寇，視之若無事時，奕酒不廢也。宋人謂其以秦箴館驛，爵相待，是以不懼，嗚呼，是何亮

尚論編

卷五

三

王羲之

賢者之薄也。豈彼未暗安石之素耶？當其盤桓東山時，與孫興公輩汎海，中流風起，浪依莫不色阻聲詭，而公神情方王，吟嘯自如，至于大司馬入朝，公與坦之有新亭之迎，溫伏甲設饌，欲莖夷朝士，坦之容儀失措，而公也雍容望階，趨席方作洛生詠，飄浩浩洪流，且曰：「諸侯有道，中在四隣，何用壁間著阿堵輩？」溫遂笑而輟兵，其神宇素定，死生利害不入於其心，在易震驚百里，不喪七鬯，則其人也，且秦師百萬，長驅入境，國人方荷擔過亡之不服，而吾又示之以弱，是

未見敵而先自敗也已。晉寧不秦也。是故靜以鎮之。逡暇以待之。庸以紓國人之懼。而疑敵之伺我者。貴韓臨敵而奕棋。萊公禦虜而飲博。豪傑之所爲。豈恒情之所能測哉。

謝此舉。固是矯情鎮物。然亦恃有先時料理在。其却桓冲入援兵。尤不易及。

○謝玄

王世貞

符氏之亂。玄乘勝北討。而乃使劉牢之應丕。而戰慕容。垂人皆啓爲失策。吾以爲未爲失也。枋頭之役。慕

南論編

卷五

幸

晉書

容垂之威。畧能使晉人罷奪。丕勝垂。丕可掩而取也。垂勝。丕則不可復制矣。豈不得已與。丕合牢之雖勇。非垂敵也。是故一敗而不復振。玄病囚之。豈非天哉。諸葛和吳。而宋且與金。戒遼。其得失果何如耶。

○陶淵明

陳繼儒

淵明命于篇曰。夙興夜寐。願爾之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賁子篇又曰。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先生身不仕宋矣。卽諸子亦皆不欲其仕宋。故作詩自汗以晦其才。才則必以陶氏門

地振矣。此苦心也。善乎莊生曰。以不才終其天年。

○郭巨

林俊

巨埋兒有諸。曰慈孝一理也。世無虧慈。而能孝者。參耆哲。每食必問所與。與孫尤人情。母愛之矣。哺愛非順也。忍而遠之。已過。矧埋之耶。母縱有孫之間。欺可乎。以告。可乎。巨於是手難爲辭矣。更使母念其孫。或悲巨貧。至以吾故埋其子。痛焉而不忍食。巨則奚以爲情。卽母幸無恙。而吾養終不得厚。然已先絕父子之倫。而陷無後之大罪。不啻失之乎。巨與鄧攸事頗類。議者不以右攸。則亦不得右巨。然則何以紀曰巨孝有之。得金容亦有之。掘地非埋兒也。然則冊書不足信乎。曰。尤無謂。好事者。精神巨於孝。不知其說之邪。適陷巨於惡。而教天下以戒倫。自巨始也。

棄兒養母。庸人見止此耳。不知其妨母若此。正惟一念痴孝。故足格天。若有許多籌算。則其念不誠。卽兒亦不忍棄矣。矧埋之乎。大凡欲母子兩全者。定是讀書知道理人。第恐其發源初念。反未必及此耳。

南論編

卷五

晉書

三國志

○苻堅

王世貞

苻堅之伐晉其勢在必克而當時中外智勇之士未有不諫而阻者何也其識在堅下也堅有所以敗者一不知勝道者一失關中者一而伐晉不與焉堅不當在行人主而在行則將帥不得展其用而內顧重所謂萃三軍之良以攻王一敗而師崩師一崩而天下之心盡搖一也堅又不當舍荆而先壽春夫桓冲雖忠而闇懦非謝玄比也堅既已取蜀有襄陽則荆州之膽奪矣陽平率張蚝實衝之輩以二十萬而萃

南齊編

卷五

五

三

於荆荆必破桓氏必覆桓氏覆而謝氏之膽奪矣然後長樂率慕容姚萇之輩以二十萬分據長淮之南以緩謝玄而陽平用王濬故事以舟師徑據建業未有不舉者也堅不出此而以百萬之師付之於一獬所謂不知勝道者也堅又不宜散氏於中土而留鮮卑及羌於肺腑之下然猶未也呂光伐西域而秦京之卒十萬西矣堅伐晉而宿衛之良數十萬悉東京矣堅敗而關中之所以爲衛者無幾矣夫是以慕容斌而鮮卑之在秦者蠶起而應之羌亦從而訐焉不踰

歲而國滅雖堅之失策亦孰非天也天下割而爲二北之併南者三而未有不下荆襄者也王濬之於吳伯顏之下宋皆由江而達者也隋賀若弼韓擒虎之捷亦楊素之取上游有以制之也堅以八十萬而潰徒鑒魏武之所以敗而忘司馬之所以勝也若堅取晉而以仁義守天下後世得不以正統歸之夫豈惟晉隋又寧在唐下也夫晉伐吳而同者僅羊祜杜預王濬張華四人耳又烏在衆議之僉同乎哉

南齊編

卷五

三

三

陳也兵五十萬而所出之道八唯其所出之道多則彼之受敵者衆堅勢重不分而超一道首尾相失無他奇變固已犯兵家所深忌矣欲不敗得乎

○王猛

張枋

內夏而外夷君子立志之始也王猛諸夏人爲底秦用盡忠奮武幾盡有中原之地及有疾苻堅訪以後事猛謂晉承正朔願勿圖猶憊倦有不忘諸夏之意焉但其立志之始未免差耳使猛見桓溫時出而共事後其所以事秦者而事晉焉則晉一統之業可望

而臣亦不失爲中興之名臣矣。惜夫。

溫千里伐秦，而咫尺不渡瀾水，是知其心不在獻。復惟欲以威望鎮服江東耳。此豈可與共立功名者哉？猛不從溫，乃溫失猛，非猛志也。

王弘

黃克纘

宋太保王弘，尊會孫也，將加榮爵於人，必加呵責。而後與之。若接語歡欣者，必無所語。或問其故，荅曰：王爵既加於人，若撫勞之，是與人主分功。此姦以事君者也。聞者皆悅服。夫德惡其歸於己，而嚴爲拒絕，怨

尚論編

卷五

言

言

謂其叢於身，而陽示激引，以涉衰世，道固委蛇。然呵責豈人情之所能堪，而求諸豈空言之所可餌？彼一人也，不知有用之之實，而但知有呵之之迹，其憤之也必深。此一人也，不見其懽欣之誠，但見其懽欣之僞，其讐之也愈甚。是怨德之施，皆取禍之媒矣。無論他人，卽弘祖導，當逆致跋扈時，待罪闕下，疾呼周顒曰：伯仁，以百口累卿，卿不顧而六言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應之肘後，導銜之，顒竟爲殺。前殺，夫極力教導者，顯也，一語狂謬，遂致殺身，如弘所爲。

其得免於禍也亦幸耳。若乃接語殷勤，竟成虛語，猶在耳。望眼欲穿，孔子所謂巧言令色，左丘明之其弘之謂乎？然則若何而可用，則用曰：此吾君之明，僕何力之有，不可用則辭之。曰：君已有人矣，尚俟他日。如此，庶無代君受德之嫌，而全身遠害，其可免於今之世乎？

既不能允人之求，而又直言辭之，其取怨較爲權者，當更速。然內明不欺，又或當諒其無他耳。第恐朝飲恨而夕騰謗，安能獨心事一一人哉？至用則歸君，亦事後辭德套語，終非遠權避嫌之道。况呵責止可暫拒一時，久則未有不爲人所覺者。是且明以爵人之權自予矣。意惟方嚴紫者，人不敢干之以私者乎？更有何德堪任，何怨足避也。

○袁粲

方孝孺

袁景倩抗節而死於石頭，史稱其簡淡平素，而無經世之才，身居劇任，不肯當事，閑居高臥，門無雜賓，故及於敗。愚謂袁宋之忠義大臣也，非蕭道成不納，結諸將謀誅之，勁氣峻節，凛然有古豪傑風，第以褚淵

尚論編

卷五

天

言

泄謀而敗此其失坐不知人耳史所云何足爲袁罪乎論人之事當考其時君之所好惡揖囊露臚於朝廷之上則爲慢渌水雖及股不可謂之不恭也何者非其本心也宋明以苛暴御下不欲政出羣臣凡內外有威望者必翦除之袁不敢招權以抗其君故還釋勢利使其君不疑競進趨附之徒却去而不與按事君之道宜是也豈有過哉宛約鬻國小人不達事君之道觀其罪袁之言其心可知矣

袁一聞桂陽之變則扶曳入殿墨胃策騎不以私

前論編

卷五

元

三

奪公承蒼梧之難則出東府陰謀討賊不以身奪節何當事如之僅一淵敗乃公事一靈虞臧乃嗣多虞何爲如許變故非國家所恒有亦非人臣所忍豫料彼開閣之公孫何足多法也

○褚淵

蕭子顯史

褚淵袁粲俱受宋明帝顧托粲既死節於宋氏而淵逢興運世之非責者衆矣臣請論之夫湯武之迹異乎堯舜伊呂之心亦非稷契降此風規未足爲證也自金張世族袁楊興貴委質昭義皆由漢氏膏腴見

重事起於斯魏氏君臨年祚短促服褐前代宦成後朝晉氏登庸與之從事名雖魏臣實爲晉有故主位雖改臣任如初自是世祿之盛習爲舊準羽儀所隆人懷羨慕君臣之節徒致虛名責任素資皆由門慶平流進取坐至公卿則知殉國之感無因保家之念斯切市朝亟革寵貴方來陵關雖殊顧盼如一中行智伯未有異遇淵當泰始初運清室已顯數年之間不患無位既以名望而見引亦隨民望而去之夫爵祿既輕有國常選恩非已獨責人以死斯同人主之

前論編

卷五

手

三

所同響世情之過差也

是何言哉如此而史固不如無史之愈矣

○梁武帝

顧充

梁武學佛而敗詆佛者以爲口實不知帝正非有志求佛耳若欲求佛卽心是佛帝以詠力擾人之國因人之君滅人之子姓且浮山築堰浸灌敵境舉數萬生靈而魚鱉之不怕焉是欲心也非戒心也貪心也非清淨心也忍心也非普愛廣度心也噫嘻是心而可以求佛否耶

張和仲曰：蕭瑀，梁武之後也，入唐爲相，自瑀逮蕭，八葉宰輔，名德相望，與唐終始，以臺成之禍，咎佛者，亦應以此而信佛矣。

○崔浩

秦觀

史稱崔浩自比張良，且謂稽古過之，以予觀之，浩曾不及荀賈，何敢望子房乎？夫子房之於漢，荀賈謂之於魏，浩之於元魏，運籌制勝，算無遺策，實各一時之謀臣也。高祖以子房與蕭韓爲三傑，用之取天下，韓王楚數十城，蕭亦封侯第一，而子房獨願封留而

尚論編

卷五

三

三

已，及太子監關中兵，乃行少傳事，晏然處於叔孫通下，了無裨伐不平之意，故司馬以爲無智名，無勇功，可謂有道之士也。荀賈雖不足以與此，然彼謀韓韓，時人子弟莫知其言，謂亦關門自守，退無移交，皆以令終，故陳壽以爲良平之亞，雖才士，亦微聞君子之道者也。浩則不然，其殺心惜意，惟恐功之不著，名之不顯而已。李順之死，浩既有功而奏五寶元歷章，尤

道適足以殺其身而已，以此論之，浩蓋盆成括之流也，其不及荀賈明矣，何敢望子房乎？

宋書柳元景傳云：柳光世爲索虜折衝將軍，河北太守，其婦夫僞司徒崔浩，虜之相也，虜王拓跋焘南寇汝穎，浩密有異圖，光世要河北義士爲浩應，浩謀泄被誅，河北大姓坐連謀夷滅者甚衆，然後知浩受酷禍，自有別故，不第一炫才沾直而已。

○爾朱榮

王世貞

昔爾朱榮死而魏收爲之志，受其子文畧金，而比之韓彭，後人笑而嗤之，吾以爲韓彭神於兵者也，固非榮之所可輕擬，至以方彭越，則榮方且憤然而不受，夫以榮挾虜姓而肆爲暴虐，宗室屠王公，掠妃王戚，天子於股掌之上而不之顧，權勢不足以蔽其罪，然至於雄武伉悍，有經世畧，則自項羽而後未見其比者也。榮秀容一會長耳，地方不過三百里，兵不滿萬，踴然能收募天下之豪傑，悉出其麾下，其志遂欲替羣雄而制六合之命，天下亦悚然而畏服之，且其始之入洛，不過五六千人耳，而六師之乘，萬姓之都，拉

尚論編

卷五

三

三

魯臣士崩其破曷榮亦不過七千人耳而負其之衆
一創而潰散雖武如元頤才若陳慶之而取之如拉
朽然至於處分大盜之遠建策關西之勝隱然阿瞞
寄奴之風何言彭越羽之暗曜詭盜非榮所可及然
羽有近筭而無遠畧寬於近而薄於遠故噶噠之愛
能使二十七騎於烏江而不忍去而不能使田榮陳
餘英布之無叛所當之敵戰必勝攻必取而不能保
曹咎龍且之敗而所遇又高祖是以禍不在內而在
外榮有遠畧而無近算寬於遠而暴於近故曷榮之
衆不坑戮而左右之無辜而死者比比能使天光之
以少制万侯驪奴侯淵之以少制劉靈助而不能察
元或輩之謀而所遇又莊帝是以其禍在內不在外
嗟乎古之有天下者要必有人君之德而其佐命以
功臣終者要必有人臣之體人臣之體在才巨而心
小其識不凡而凡不遠而遠乃可保也無君德而具
才非人臣者偏雄則項羽袁紹李密委質則韓信及
榮也其法不足以有天下適足死耳他固有幸而咸
者不足道也

其深知賀六渾羽似不及
○王通
焦 竑
文中子勸以孔子爲師其見地甚高志甚大或以模
擬太過病之非也此如世人有所慕悅則其舉止言
動不覺盡肖似之以其精神所法故也不然詩祖李
杜文祖選固本有非之者獨譬文中子之法孔子乎
魏鑒一借諸侯耳卽卑禮招賢者非招孟也子輿
氏猶不遠千里見之後世無譬之者隋文混一主
也乃必以鼓瑟齊門鄙通何耶卽曰施之不當其
可而伊川之於荀仲晦之於寧亦未聞其傾耳以
聽也淹何所見而遽犯吾君不能之賦乎
○隋煬帝
張 燧
識書原於易之推往知來周家卜世得三十卜年得
八百此知來之的也易道既隱卜筮者溺於考測必
欲奇中故分流別派其說寢廣東漢之末王莽好符
命光武以圖識興遂盛行於世時又詔東平王蒼正
五經章句皆命從識歷觀宋梁其說不能盡去及隋
煬帝卽位乃發使四出搜天下書籍與識緯相涉者

有之爲吏所糾者死自是無復其學有功名數不淺也

賜初好讀書著述爲揚州總管置王府學士至有人常令修撰自經術文章典據地理皆下經籍乃至萬傳廣大皆爲新書無不精治其成三萬七千餘卷可見師範主亦有一二舉動快人處

尚論編卷第五終

尚論編

卷五

尚論編卷第六

借綠軒錄

即須子評

○唐太宗

謝鐸

君子於天下事惟其可久不變而以吾心之安者行之否則未有不至於大壞而極敝者也唐高祖之取天下太抵皆太宗之謀高祖嘗謂之曰事成當以汝爲太子既而將佐皆以爲請高祖亦固欲立之矣太宗乃固辭以止於乎不有叔齊之心亦焉用是爲哉昔王季受太王之傳國也詩人美之曰載錫之光未嘗有貶辭焉使太宗不爲虎讓之美以成高祖之初志則其骨肉之間必不若是之大壞極敝而不可救也昔人責太宗以千載之節予亦惜太宗不知王季之義而過爲好名以自逮其罪戾也於乎君子於天下事亦惟其可久不變而以吾心之安者行之又烏用是爲哉

按高祖不立秦王爲太子爲其辭且固辭也及楊文幹之反帝謂秦王曰文幹事逆建成惡應之言

舉汝宜自行，還立汝爲太子。爾時未聞秦王之陰之也。已又中變何耶？則諸妃嬪爲之請，故也。先是建威等忌秦王功名日盛，而曲意事諸嬪以求媚於帝。由是秦王浸疎，夫諸嬪之於建威，非如驪姬之於奚卓也。而秦王又有造唐功，猶冀爲內寵所傾，然則後世有二子於此，其所宜立者，既功非秦王，而傾之者又跡非建威，則中夜之泣，安可不爲察心乎哉。

○建威

孫之翰

尚論編

卷六

二

三

王者立太子，必嫡必長，使天下之心有所係，而以止爭奪之患也。行之平世，固爲常法。若夫大公之世，子不賢，尚求聖人以傳大位；兄長子不賢，次子聖乎，安得復局常法也。唐有天下，本秦王之謀，秦王功德之大，海內翕望，其勢可爲人臣乎。建威自義舉以來，無一事可稱述，但以年長使居聖子上，至愚者知其不可也。雖秦王以常禮爲議，胡不虛其位待天命之歸。况受禪之初，天下未定，何立太子之汲汲也。善哉。寧王憲讓太子之言曰：時平則先嫡長，國難則歸有

功，此萬世不易之論也。

宣王之讓，正以建威爲鑒耳。無故而貴之以泰伯，及望秦王以子臧，俱非近情之言。惟王季錫光之說最當，然使非高祖先有立之之議，亦未當藉口也。

○李密

劉 胸舊唐書

李密偃師失律，猶存陛下數萬人，苟去猜忌，疾趨黎陽，任李勣爲將，臣信魏徵爲謀主，成敗之勢，或未可知。卽至天命有歸，大事已去，比陳涉有餘矣。始則稱

尚論編

卷六

三

三

首舉義兵，終則牟心爲降虜，其爲計也不亦危乎。

楊玄感之亂，密首勸取關中，及其自立，乃不鼓行而西，何也？以有東都綴之故也。唐公見推，正利有此。宋范氏乃謂何憚于密而驕之，非知兵者。

○魏徵

王世貞

玄成之事隱太子也，高祖命之也，當是時，可以遷而爲他官，或下移而爲秦齊之國屬，且而事太子，夕而去之，非委質從一者比也。其始與隱太子謀也，不過以秦王勳重，有奪嫡勢，勸其立功以自安而已。玄武

門之蹀血，玄成固未嘗身與其事。若仲之射鉤也，索王正東宮，而以高帝之命召之，彼玄成者，又何以死哉。

尹起莘曰：王魏非惟不能警太宗，亦不當警太宗。兖州正祖其說，又責其建成未敗前，不能引身而去，二人猶能爲知幾受過。邵二泉則曰：王魏於此，宜盡力致討，死而後已。何由言之易耶？况珪流寓州已久，又何從與六月四日之變乎。

○李勣

胡寅

太宗以李勣爲何如人哉？以爲愚也，則不可以託孤幼寄天下，以爲賢當任而勿疑，何乃憂後嗣之不能懷服，先出之而後柄用之也？是以大馬畜之也，夫欲奪其心而折之以威，欲得其力而懷之以恩，此漢祖所以馭黠彭之徒，詛詠之術也。五伯之所不爲也，豈堯舜親賢之道乎？苟以是心而待其臣，則利祿之士可得而使也，賢者不可得而致也。若夫祿之以天下而不顧，繫馬千駒而不視者，太宗豈得而用之哉。

呂后王諸呂，其安危大幾，甚於易后，勃與勣皆委。

蛇其間，一卒成安劉之功，一無解一言喪邦之咎。其故何哉？亦有幸有不幸耳。然諒呂迎代也，人可與面從之過相準，庭諍雖懇，爲之自我固當如是也。

○于志寧

呂祖謙

高宗將立武昭儀，召長孫無忌，遂良、李勣于志寧入。高宗將聽四人之可否而後決，使四人同辭而進，庶帝意可回。時無忌遂良以死爭，而勣則曰：陛下家事，何須問外人？志寧則初無一言。史官乃賢志寧，夫所賴大臣者，以上聞而進忠耳。若謂主闇不言爲賢，則無忌遂良之爭非乎？曾謂志寧之罪甚於勣，何則？逢君之惡，以顯媚一世，此姦人之常情。志寧不言，是舞兩端以觀望焉。高宗從無忌等言，則已以不言爲忠，從勣言，則已以不言爲諂。然則史賢志寧，誤矣。卒之爲許敬宗所奏，免官，則禍豈一不言所能免哉？李敬業兵起，勣亦不免，職其宗，嬰其墓，是武亦未嘗德勣也，殊亦枉却做小人矣。

○裴行儉

張璠

凡稱知人者，知其人之誠否邪正耳。窮達修短，則始布子卿小術。君子不道也。裴以器識短王楊四子，幸而偶中。至今儒者樂道之，然其所稱王劇王勸，緣味道皆覆身寬籍，何以優劣四子，使物等即如裴論，不過浮淺小節，而味道輩模稜邪謂，榮寵化朝，器識何在。且裴欲以書記之事委駱駘上書云：義士期平貞夫，忠臣出乎孝子，既不能推心以奉母，亦焉能死節以事人。假物議之無嫌，實吾斯之未信。况流沙一去，絕塞千里，子怡入塞之魂，母切倚虛之望，就令歎以

尚論編

卷六

六

三

辛威仰南薰之不賞，而使憂能傷人，迫西山而何幾。時駱以母在，欲終養，故辭之如此。此其器識較彼數子又何如耶。

史稱賓王失職鞅鞅，遂與敬業起兵。夫文人失意，憤排其常，屈平懷沙，賈生天折，後世咸悼其忠而駱丞於改革之際，首倡大義，討武一檄，凜然如烈日秋霜，即繼出師表，無不可者，猶過譽焉可乎。

李戴贊

梁公始者幾危，後得免於虎口，遂有悟於黃帝老子

之言，同塵合汙，與之委蛇，對主統表，當朝縱傳，非但全唐亦以完軀，其事偉矣。又可喜者，裴公實薦梁公，而反以為不知人。梁公實重裴公，而反數擠之於外，朋黨之疑不聞，二張之交已合，后雖伎忍，而不知反正之權，固已在此老掌握之中久矣。所謂汙其身以善其君者，梁公有焉。李之何記史者，往往添足其間，欲以為梁公諱也。故撮其要者錄之於篇，亦以見當斯之際，尚有可為之人。則天下決無不可為之時，特未有學術如梁公者，徒使人扼腕歎息，恨不得起之

尚論編

卷六

七

三

於九原耳。

陸震曰：大抵陰陽之相須，惟其勢之相積，積於陽者，未有不勝陰者也；積於陰者，未有不勝陽者也。昔之君子，孰不欲厚集同類之勢哉？往往類解而功墮者，何也？其有僥倖苟且之心者，言之不足以格其志，其有欲速見小之心者，又發焉而不待其衰夫，不備其衰則撲之愈熾，不服其志則與我為敵，益其已熾之勢，又生其與我為敵之心，吾方自保之不暇，而奚暇於布置哉？然非熟察乎天地之

微以洞見乎消息盈虛之故者，孰能委心任運如公之所爲哉。

愚謂高王陵之變者，爲衆人防也。趨平勃之驪者，爲衆人中之一人諒也。夫果其爲衆人中之一人，陵誠不足羨，而衆人中實僅能有此一人。平勃又豈易藉口者哉。梁公尤曠世一人也。誦法者宜先自量矣。

李昭德

湯賓尹

或謂李昭德盡忠於女后之朝，是故與吉瑊同傳。而

尚論編

卷六

八

三

不得與朱敬則郝處俊伍。愚曰不然。昭德之忠於唐，狄公之亞也。項也。豈其匹哉。特惜其芒穎太露而不善卒功耳。姑姪子母執親之論，陳于梁公，而武氏活反周爲唐，然其論自昭德始。曰：未聞姪爲天子而爲姑立廟者。蓋當革命之初，使后隱然以不血食爲慮，是昭德爲梁公發軔也。不可謂非忠於唐也。周以武承嗣爲左相，委腹心焉。而昭德乃曰：魏王權太重，姑姪何如父子。子猶有篡弑其父者，后遂瞿然罷其政。寧，夫承嗣於諸武爲梟獍尤，而一旦制其柄，是不待

朱虎之鋤去，而呂祿失北軍也。可不謂忠乎。王慶之，譏人也。請立承嗣爲太子，而昭德杖之至死。姦邪不敢復異謀。侯思止酷吏也，自擬觸邪之豸，而昭德按之立斃。士民歡呼相慶。夫翼國儲，快人心，非忠於謀而能之乎。至于詰白石赤心之姦，鑿龜腹漆書之詐，尤有宰相才。特其特才揚露以來，曉口而不得廣植桃李，以成潛授夾日之勲，是所微憾於梁公耳。然使非其黜奪諸武之柄，遂長羣小陰險之謀，豈惟屠剝

尚論編

卷六

九

三

有五龍，安所施其力哉。然則昭德者，固不同虞淵之取，而掃羅蕩蔽，亦爲消扶日轂之首功。故曰：梁公之亞，而史乃以其尉南賓也。符於瑊之尉安國，而遂爲之合傳焉。不幾于薰蕕共器耶。

張玄羽曰：狄公在周，如大乘菩薩，行忍辱行。自非小乘所及。

丘惜之譜之也。曰：昭德之膽，乃大於身。息所衝上拂雲漢。后安得無疑，又安得任之長高枕賦耶。

○張柬之

王世貞

張柬之等五人合謀誅二張遷武璽反中宗之辟而復唐之何其壯也未久而妖韋壘於內諸武鑑於外而五王者厭厭不振以至於屠滅千載之後時不痛之而又惜之且恨之朝寅仲以爲五王於是時當乘兵勢執武氏而登其篡奪之罪以戮之可也張敬夫曰固也中宗子耳子可以弑母乎爲五王者廢中宗立宗室之賢者仲討賊之大義而僂武可也朱子曰固耳宗室盡於武氏手矣其存者皆愚暗不可恃也愚謂五王之所以能用其衆者以中宗耳復中宗以

前論編

卷六

十

尚有存者

思太宗耳宗室之僅有存者非直愚暗也又皆非太宗後即欲復唐之宗社而不稱中宗誰則應之廢中宗而立疎遠者誰則信之當是時乘兵勢而悉捕之武之族無少長皆戮之如呂氏例可也如是而武氏在上陽聞之當亦自以不良死即良死可無後患也若夫中宗之暴昏而妖韋與其女之淫伐則天也五王固無如之何也矣

武后罪固可戮然子何以弑母廢宗較中宗雖差勝而中宗劣狀尚未著其前此者又以廢父故衆

憐而忘之此時又將以何罪廢之乎宋儒持議爾

○玄宗

李載贊

明皇待諸弟可謂極其仁愛然一日而殺三子何相悖也嗚呼讓皇帝於是爲不可及矣非讓皇帝有泰伯叔齊之賢則明皇之視諸弟何難於諸子哉其尤可恨者親平韋氏身見色荒父子兄弟日夕憂危而旋自蹈之令人真不可解

○楊思勗

尹起莘

尚論編

卷六

十一

三

春秋襄王十八年諸侯伐齊齊有寺人宿沙衛者連大連塞隧而殿齊臣殖綽郭最謂述日子殺國師齊之辱也夫以寺人殿師若未甚害而齊人遽謂辱國誠以刀鋸之餘不過供戶庭洒掃之役若與聞軍政則是國爲無人此其所以深惡之也玄宗削平內難興復唐室勵精爲治幾致太平可謂盛天子矣但寵任宦者遂爲亡國之本有如安南之亂豈無將臣可遣而必以內臣爲之其爲宿沙衛也大矣然則以內臣而總王師勝負皆辱何待他時魚朝恩吐突承璀

田令孜之徒而後知其辱軍政哉

宦者典兵。原非盛事。但所云辱者。辱奸廷之無人也。吾外廷任使不效。而俾人主移心於刑餘。方慚愧。不能自容。則亦勉自建豎。著的然可見之績。庶彼舌可短。吾面有色。或能挽回萬一耳。隨則靡爭。則激豈得策哉。

○姚崇

徐之翰

初明皇以崇可相。將召之。張說輩譏言交譖。一不能動。遂以大柄付之。崇亦荷其信任之意。力牧時弊。行

尚論編

卷六

三

買金

之。不疑數十年紛亂之政。旬日而變紀綱法度。卓然振起。非君臣相待之誠至深至悉。何以有此。然為姚崇易。為明皇難。何則。說有輔翼勳。帝所親待。方居左右。與崇不協。崇才雖過於說。而適在疎遠。人未有不信其親近而疎遠之信者。而任崇不任說。此其所難也。

姜皎陽薦姚崇。實陰擠之。帝何以知其受意。張說英主哉。而以皎王事出說。死猶能算之。崇才自不可及。

○盧懷慎

黃震

姚崇之才。宋璟之賢。孰不知為有唐名相。若盧懷慎獨非名相乎。而以伴食稱。此當時奴隸小人刺公之語。而史載之。過矣。姚崇機智足以應變。懷慎休休有容。不啻已出。崇之才。即懷慎之才。此固人情所甚難。古人所最貴。大臣之道。莫賢於此。而謂之伴食何哉。夫謂伴食。必其依阿無耻。懷祿苟安。而懷慎身居上相。家無擔石。孜孜懼國。至死益堅。屬疾。則念明皇倦勤。將有儉人乘間之患。遺言薦宋璟諸賢。以為社稷無窮之謀。豈區區才智之士。平日私意難移於眩目前功。必已出者。能爾耶。然則懷慎為唐計。當於古人中求之。彼姚崇亦後世之才耳。奈何反議其伴食哉。量可容人。清能鎮俗。考第一。

○張九齡

蘇軾

士大夫砥礪名節。正色立朝。不務雷同。以固祿位。非獨人臣之私義。乃天下國家所恃以安者也。若名節一衰。忠信不聞。亂立隨之。提如影響。西漢之末。能言者惟王章朱雲二人。章死而雲廢。則公卿皆持祿保

妻子如張禹孔光流耳故王莽以斗簫穿窬之才盜取神器如反掌唐開元之末大臣守正不回惟張九齡一人九齡既已忤旨罷相明皇不復聞其過以致祿山之亂治亂之機可不慎哉

祿山初非有功不過以勇銳稱耳戰復敗歸則勇非大有過人可知以軍法誅之更有何說即無反狀亦不可賞也明皇乃有夷甫石勒之謂夫王夷甫三窟自營苟活動進誤天下蒼生甚矣獨其豫識石勒差有可道仍留爲懷諫者藉口其流毒豈

尚論編

卷六

古

三

止清談廢務已哉

○王忠嗣

范祖禹

王忠嗣可謂賢將矣不爲無益害有益不以所得易所亡不顧一身危而惜士卒之命其可謂賢將矣然然忠嗣知石堡之不可拔莫若固守前議而勿分兵以助延光均之得罪不亦直乎既而勉奉詔而復燒其謀使倭人得以藉口豈忠嗣泥古之過耶

嗣宜力持勿攻之議不從有解任付之後人耳若奉詔後猶不盡如延光所欲則屈在嗣矣嗣曰吾

不以數萬人命易一官彼董延光所將獨非命乎不助之則彼師且徒喪奈何以彼數萬命伸我一言乎

○肅宗

陳繼儒

玄宗奔蜀太子卽位靈武其始爲馬嵬驛父老所留其旣爲建寧王倓所勸又其後爲杜鴻漸魏少游等五上箋所迫而太子實無利天下之心也當時君父播遷殺妃主皇孫數十人王侯將相扈從車駕留長安者誅及嬰兒太子夜馳三百里至平涼雖正位號

尚論編

卷六

五

四

文武官不滿三十人太子何能於此而懷之於草莽荆棘之日耶其後顏真卿匿處河北軍事以蠟書達表於靈武遂以真卿爲工部尚書并致赦書亦以蠟書達之真卿領下諸郡又遣人頒於河南江淮由是諸道始知上卽位於靈武徇國之心益堅民間相傳太子北收兵來取長安日夜望之或時相驚曰太子大軍至矣則皆走市里爲空賊望北方塵起輒驚欲走京師豪傑往往殺賊官吏達應官軍誅而復起不能制乃知靈武此舉真可收屬人心非乘危而利天

下也。其後輩見素等至自成都，奉上寶冊。太子不肯受，曰：「比以中原未靖，權總百官，豈敢乘危遽為傳襲？」文宗後得不滿君臣固請，堅不許，賓於別殿。朝夕事之如定省之禮，其情亦可憐矣。而范祖禹乃以為叛君背父，寃矣哉。所可恨者，其罪全在楊國忠。當玄宗議親征時，謂宰相曰：「朕在位垂五十載，去秋已欲傳位太子，值水旱相仍，不欲以餘災遺子孫，不意逆胡橫發，朕當親征，且使之監國。」事平之日，朕將肩枕無為矣。楊國忠大懼，退謂三夫人曰：「太子素惡吾家，若一旦得天下，吾尚論編也。僕無過陽之交，蕭昭可危也。忠之罪與，上通于天矣。」十六姊妹命俱在旦夕矣。使貴妃街土請命於上，事遂寢。若使國忠從史一言，不至有靈武之事，竟以怙恩懼禍之故，至使他日父不得正其終，子不得正其始，既亂人家國，又亂人綱常，若國忠者，馬嵬死，晚矣。

○房瑄

李載贊

賀蘭進明謂瑄曰：「瑄為聖皇制置天下，而以永王為江南節度，賴王為鄱南節度，盛王為淮南節度，支庶悉領大藩，皇儲反居邊鄙，此雖於聖皇似忠，於陛下即非忠也。」瑄蓋以聖皇諸子但一人得天下，即不失恩寵，推此而言，豈盡誠事陛下者？肅宗入其言，始惡瑄。卓吾曰：「宋儒有言，朔方河北天下勁兵處也，肅宗收復兩京，全賴朔方士馬力，進明險惡，恃亂小人，奪顏真卿軍權，坐視張睢陽圍急而不救，其譏何足信，而肅宗遽信之，悲夫！」唐末司空圖謂瑄建請諸王為都統，節度安祿山聞之大驚，曰：「吾不得有天下矣。」蓋當危難之際，以親王重藩分布外鎮，夾輔王室，統繫人心，自是長策也。

瑄清談迂闊，固無裨實用，而此策則的的關唐存亡，以進明處顏張二公推之，似是安賊心腹，深不利。有此策，故極口排之，豈止佞之亂義而已。

○張巡

司馬光

為人臣者，策名委質，有死無二，希烈等或貴為卿相，或親臨肺腑，承平之日，迎合取容，禍亂繼作，偷生苟

免至乃媚賊和臣爲之陳力此乃犬馬之不如倘更
全其首領是誦諛之臣無往而不得計也而顏杲卿
張巡之徒世治則擯斥外方沉抑下僚世亂則委棄
孤城盡粉冠手何爲善者之不幸而爲惡者之幸待
忠義之薄而保姦邪之厚耶

後且有世未必治而仍擯斥之沉抑之者矣噫

○代宗

胡寅

古今皆謂宦官難去者以其掌兵也是則難矣而或
不然韓國元振朝恩相繼掌兵氣勢隆重然代宗去

商論編

卷六

丈

三言天

之而無肘腋反噬之變是知宦官非難去顧人主喜
怒何如耳其至於無可奈何者以人主無意於可爲
之時及不可爲然後爲之故也代宗之政無可紀述
獨誅三宦官及元載爲最武而就其事論之皆不能
盡善豈非不若慎之於初之爲美與既寵之而後沒
之復隱之且厚賜之非政刑矣

帝後不復使宦官典兵可謂得策至德宗乃復以
寶文場王希遷分典禁旅終唐之世遂不能復罷
矣然其始末嘗不委之白志貞奈良多受市井富

兒賂稱軍籍徒受給賜而身居市廛爲販鬻至召
之禦賊無一人至者故復以宦官代之噫宿將輕
兵既多爲猜主之所忌而債帥賣閒遂輕爲近地
之所移已塞之寶旋潰而濫觴再孽之幹無緣而
尋斧若志貞者其罪可勝誅哉

○郭子儀

劉朝箴

唐自天寶以來天下殆岌岌矣外有吐蕃回紇虔劉
於境上而內有安史僕固輩相繼稱亂以圖社稷唐
之亡蓋一髮耳使安史有李自強見其死誰能救其功今何必子儀仗大將之鉞奪天下於羣盜

商論編

卷六

丈

三言天

無如如李郭連耳
視之其功名權位殆浸浸乎偏天子矣天下曾有人
臣際此而天子不疑者乎疑則忌忌則畏是天子之
心固大有所不安儀因楊緒之相頗減去坐中聲樂
此即其所以安之矣何者綰素清儉朝若野松聞之
自麻一下且爲天子執政臣夫以天子執政之所尚
而吾故撫之意必曰彼當無如我何也無威君故無
重臣不益重天子疑哉故聲樂之減明示以去奢崇
儉不敢與宰相抗不敢抗天子乎於是子

儀心事始得昭昭相天下而凡可疑可忌可畏之迹亦且泯然永釋而天子之心安矣天子之心安則子儀之身亦安吾是以知子儀之慮之遠也

按穆宗長慶四年宦官請郭太后臨朝稱制太后曰武后稱制幾危社稷我家世守忠義非武氏比太子雖少但得賢宰相輔之卿等勿預朝政何患國家不安自古豈有女子爲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者取制書手裂之太后兄釗聞有是議密牋曰若果徇其請臣請先率諸子納官爵歸田里太后泣曰祖考之靈鍾于吾兄郭后汾陽裔也可以徵其家訓矣

尚論編

卷六

王

三

○李光弼

王世貞

凡臨淮之將畧心事與陶士行畧相當其治軍臨淮爲最治民士行爲最臨淮不幸而與河北之蕃鎮近士行幸而與溫太真合而見推挽不至作愧憤死噫嘻亦數哉

光弼一不勤王田神功等卽不復專畏懷光一負朝廷石演芬卽密行告變損一已之功名成他人

之忠義亦何益哉

○常袞

王世貞

常袞唐之賢宰相也獨其與崔祐甫忤而奏片之遠州爲過耳而其所與忤之由不避也大遺詔天下吏人三日釋服祐甫乃國執以爲辭欲令公卿大夫亦三日釋服者何也袞云古者卿大夫從君而服皇帝二十七日除在朝羣臣亦當如之袞之言何其秉禮經正哉充祐甫者不獨僇爲臣且導德宗僇爲子者也

尚論編

卷六

王

三

袞立朝似一極背任怨人言負朝恩不宜領太學奏上生日不宜納諸道貢獻此二事誰敢言者辭宰相堂封亦繫已愛國事同列遂以爲不可至四方奏請一切靳不與亦將以薶革宿弊杜絕倖路也而適足以爲後來者厭羣情收物望之藉雖史云前後相矯未得其適而一時藏憎則各有攸歸矣任怨國之利非爲臣者之利也奈何背議之哉獨郭子儀朱泚雖以軍功相不預朝政而其奏貶祐甫也何以不與聞之而輕代二人署名自取欺

問之罪也。則任而過矣。噫。新君方踐祚。而獨坐政事堂者。乃可專擅若此哉。

貓鼠同乳。裴奏賀。崔固爭之。崔又正矣。

○劉晏

劉昫

歷代操利柄爲國計者。莫不損下益上。危人自安。變法以弄權。斂怨以構禍。皆有之矣。晏則通壅滯。任才能。富其國。而不勞於民。儉於家。而利於衆。昔鄭子產吏不能欺。宓子賤吏不訟。欺。西門豹吏不敢欺。晏之吏獨遠近自不欺者何也。盡任其才。而得其人也。晏尚論編

卷六

三

三

沒故吏二十餘年。繼掌財賦。不其是哉。

晏之言曰。士陷贓賄。則淪棄於時。名重於利。故士多清脩。吏雖潔廉。終無顯榮。利重於名。故吏多貪汙。其勾檢簿書。出納錢穀。事雖至細。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而已。邇來士且有吏心焉。國何緣裕。

○李泌

王世貞

自三代而後。人臣出處之蹟。未有如李鄴侯泌之奇者也。或伸而屈。或屈而伸。或先幾。或忍節。其保身亦未有如鄴侯之巧者也。七歲而以童子薦入禁中。與

宰相張九齡諸公善。奇矣。尋謝去。游嵩華。終南。閑求神仙不死之術。又奇也。久之。復以獻議入翰林。從太子諸王游。太子善之。又奇也。爲詩以譏楊國忠。安祿

山斥置鄴春。又奇也。太子卽位。靈武爲肅宗。使人召致泌。泌忽問關來謁。又奇也。立談而參帷幄。體輔若一。拜右相。辭俄。又賜金紫。爲侍謀軍國。元帥行軍長史。亦將相任耳。又奇也。復兩京。迎上皇。除道清宮。泌皆任之。甫功成。而辭榮乞歸。以避李輔國。又奇也。當是時。廣平王以太子領元帥。泌。察也。師友也。卽位爲

尚論編

卷六

三

三

代宗召泌。舍之蓬萊閣。強以婚娶食肉。又奇也。然其重之已不及肅宗矣。元載忌之。出爲江西觀察判官。判官一下佐也。泌不辭而往。又奇也。載誅而復召。常袞忌之。出圍練潭朗。刺杭州。又不辭而以吏治顯。又奇也。嗣帝爲德宗。避泚奉天。復召泌而用之。則直臣之而已。又出而觀察陝虢。整饬漕之道。剪淮。西之逆。又奇也。自是始登相位。天子恭已。蔡之。不復設他相。以至終其身。又奇也。至德之初。郭汾陽。李臨淮。貞元之際。李西平。馬北平。其建勛克復若異代然。而皆

全於泌之手又奇也夫以輔國忌之載忌之而不能
傷衆忌之而不能終抑則泌之巧所得於老氏者深
矣其所進深謀秘計以聽者之中庸不能盡售然至
於處人父子兄弟之間功亦不淺矣吾嘗謂泌實范
少伯張子房之流亞唐以後無能及之者

泌之奇不止此也又有保韓滉及停西域使者唐
給分諫神策軍又募戍卒屯田西京將復府兵之
舊又和固紿以國吐蕃又勸勿受諸道貢獻三朝
佳事無一不自劉侯發之第史多不載其詳乃復

尚論編

卷六

舌

家傳耳司馬資治悉取而志之抑爲其有裨時政
故耶

陸贄

蘇軾

陸贄才本王佐學爲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難於
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辨如賈誼而術不踈上以
格君心之非下以迪天下之志何其不幸仕不遇時
德宗以苛刻爲能而贄勸以忠厚德宗以猜忌爲術
而贄勸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銷兵爲先德宗
好聚財而贄以散財爲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

馭將之方罪已以收人心改過以愆天譴去小人以
除民患留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
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
貞觀可得而復

張南軒曰宣公只是詞臣非宰相才蓋指其不能
行而徒婆疏其言也世又傳公對上語多訥曰密
臣退而思之故多具疏此亦是謀欲萬全處若夫
禦人口給應對便捷豈相體哉

○陽城

湯聘尹

尚論編

卷六

室

舊刊

論者以陽城七年之中豈無一事可言必待延齡相
而後攻之何其濡滯也愚以爲不然事君不貴煩數
以沽名惟擇其事關宗社之尤重者然後毅然力爭
而不可撓不然寧俟時而已矣陽城之時何時也鄧
侯未稅駕之先其規畫謨議足以庶幾復全盛之舊
及鄧侯甫卒而敬輿得君既久信而後謀耿耿炳若
丹青凡所欲言者想贄已言之矣黃鍾方奏則磬石
不必雜陳時固然也逮贄沮延齡而反罷爲賓客且
貶之忠州此何時哉正陰陽消長之幾而扶泰抑否

其間固不容髮也。宗社安危全視此舉。孰有常言。而過於是者。故糾率同志不爲黨。守延英門不爲回。卽輸哭於廷。不爲激。惟欲迴狂瀾於既倒。支大厦於將傾。冀君心一悔悟焉爾。他豈所逞恤哉。國子改而道州遷。白麻自若。孰視之者。君子將奈之何。噫。吾取其言之當可。而其從違利鈍。固不暇計也。

時諫官言事多細碎。天子方厭苦之。故戒黑而有待。卽韓退之作諫臣論諷之。亦不以屑意也。是以一奮其忠名震朝野。噫。裴陸進退之際。其所關者。尚論編 卷六 五

大矣。曩時以細事塞責煩瀆傳名者。此時安在。作

此寂寂何哉。

○李繁

陳繼儒

唐中人。余極愛鄧侯李泌。每讀泌傳。其子繁以冤死。爲之痛恨。李繁爲隋州亳州刺史。州劇賊爲患。繁有機畧。捕殺之。舒元與繁素隙。反坐以濫殺不辜。詔賜死。繁下獄。恐先人功業泯滅。從吏求廢紙。握筆著家傳十篇。嗟乎。痛哉。泌歷仕三朝。再追唐室。骨肉未寒。一子不保。命下之日。無一老臣宿將門生故吏爲

鄧侯請留其血胤者。此皆余所不解。此時周會一部將耳。以死李希烈之難。詔雖三世有罪。當降一等。憲宗時。李錡反。伏誅。又欲誅其兄弟。廷議曰。錡兄弟故都統。國貞之子也。國貞死。王事豈可使之不記。詔許之。以鄧侯之勛。勝又在李與周之上。雖其子大不道。尚當十世宥之。况捕刺盜而遂以濫殺賜死乎。上不得比周會。下不得比李錡反賊。吾不恨舒元與恨。曩時鄧侯故人安在。

史稱陽城盡數延齡過惡。使繁繕寫繁徑以告延

尚論編

卷六

五

五

齡。延齡先詣上。一一自解。故疏入。帝以爲妄。此亦繁自謂機畧處。以此推之。濫殺事恐不能保其盡無也。噫。帝父與子皆必所保全。尚不念。况彼故人乎。

○劉昌

歐陽修

杜牧之稱寧陵之圍解。劉玄佐召昌問曰。君以孤城用一當十。何以能守。昌泣曰。始昌令守。陣內顧者斬。昌孤甥張俊守西北。未嘗內顧。猝下斬之士有死志。以能守。因伏地流涕。玄佐亦涕曰。國家將富貴汝。史

臣謂不然且勒兵乘城與賊抗所賴惟管嗣正今無罪而斬其錫士心且離不祥莫大焉竇好事者傳此以益其美非昌志也彼以爲張許陷睢陽其名傳昌全寃陵而事不得暴於世寧救末之思耶杜悲其殺一錫以全城而沒其名歐恐其殺無罪以召變而疑其事皆是正論

○李璣

李廷機

世之論李璣者曰密謀告君忠也父死與俱孝也懷忠全孝贊志以沒千古怨之予謂其志可悲而處未

尚論編

卷六

三

五

當也夫璣光顯兵不進之時意雖快快而稱戈犯關之謀尚未決也璣何不於此時以忠義利害反覆譬曉之光亦未必遽反也萬一不聽則號泣隨之冀其一悟又不聽則移其欲死於旣敗之後者死於此時光能不隱然心動乎乃計不出此而顧輸情於君側以市已忠後雖甘心俱死亦何救於君父哉嗟夫二死而可取名焉使君不得全其義父不得全其忠仁人孝子忍之乎否也

時璣以反情告帝驚曰卿大臣愛子當爲朕委曲

彌縫之對曰臣父非不愛臣臣非不愛其父及宗族也顧臣力竭不能迴耳觀此則璣非不懷諫可知但終少父前一死然死矣又孰與密陳而早爲之備乎曰其養子石演芬不遺客詣行在告變平何事璣曰父逆已決全君大矣演芬之事固非其所能豫料也

○柳宗元

言史懷餘

唐順宗時有八司馬而柳宗元劉禹錫與焉論者至今鄙之未有諒其志者夫德宗以猜忌不任宰相深

尚論編

卷六

元

三

居禁中而羣執諫渠率固已與裴延齡等均爲帝所取信用事矣順宗以風疾失音不能臨御其聰明不能無所寄而任文又皆東宮故人則其鑒德宗故事居中用事理固然也迹其行事如貶李實卽進奉罷宮市禁五坊小兒追陸贄陽城赴京師皆善政其以范希朝韓泰主神策軍以奪宦官兵柄尤爲奇偉此豈任文所能哉蓋宗元禹錫之志也但其采聽謀議汲汲如狂互相推獎曰伊周管葛而偶然自得謂天下無人又榮辱進退不拘程式而使士大夫畏之過

矣夫宗元輩欲收宦官兵柄則中人已側目思以中傷又不汲引賢偶同升共濟而乃惻然謂天下無人則縉紳之士亦疾而詆之老成謀國者豈如是疎哉且是時天下事孰有大於立太子請監國乎宗元輩乃置不講俾中官與文珍等得倡爲之則嗣君之立中人得以有辭其貶逐廢棄豈惟中人快之士大夫亦固快之元和中執政憐其才嘗召至京師尋以爲遠州刺史則縉紳之憾終身莫釋也忤中人犯士憾遭斥不盡其才斯宗元禹錫所自取而其心猶有足

諒者固欲爲伊周管葛也使河東之柳復榮玄都之桃再樹功業詎可量乎後世之論縉以文人無行目之且與佐文同科無末減焉豈不冤哉乃若躡進欲速之累則有之矣不以相掩可也

張和仲曰劉柳數子以抑奪中官爲所反噬且又以人主主之當日何等拘忌有不深誅而力詆者乎後人修書尚循其說是終不與人爲善也惟范文正嘗畧及之八司馬稍稍吐氣矣

順宗既以寢疾踐祚此時大計孰有急於立太子

請監國者文臣卽食權八司馬豈不宜建議行之以是求免難矣獨忤後世者有絕跡佐文之門甚且掀翻八司馬之局乃故排而入焉抑又何哉又子厚云佐文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垣門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吁此當日之實錄亦古今所共痛也

○裴度

胡寅

纂述主德請付史官語諛者所爲也裴度亦爾何也曰度所以循常人之事而寓忠智之意者也蔡軫用兵度實任之功名之際人臣所難處也歸美於上推而弗居度之慮遠矣又載用兵以來上心憂勤則憲宗憶取之之難必思守之之不易是又文類將順實有匡救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

世皆謂李愬提孤軍入蔡縛賊爲奇功殊不知光顏於平蔡爲多也是時賊賊目寔盡取銳卒抗光顏憑空禦以居故顏能乘一切勢出賊不意然則無光顏之勝惡惡能奮哉此新唐書傳贊也據此則二李功難伯仲矣退之淮西碑以得歡功歸二

李等以發縱功歸裴昔公未爲不可後石忠孝不

能平仆其碑訴曰碑特歸功丞相而想名與光顏

重胤齒云云天子義而赦之召段文昌更僕是固

已直懇矣而不疑裴者何也則以先有敘述在也

晉公智矣哉

○柳泌

胡寅

憲宗信方士求長生其臣不能反復深切極論人生不可益天命不可移方士不可信之理而以自古未有以方士臨民爲言宜其不能回其君之惑也漢武

論論編

卷六

三

昔方士妻之以女矣亦謂古嘗有是而可爲乎

帝之迎佛骨也信歲豐人安之說也退之表諫乃舉梁武捨身爲證帝得無謂臺城我乎怒而貶焉勢也方士臨民之說雖不能敵帝煩一州壽人主之辯而語猶迂緩故未致切責必如教堂云云是上欲長生而我言短軀也其獲譴豈在潮州下哉愚謂此時只合云郡縣乃親民之官簿書非逍遙之境治郡承襲勢難得兼合無令郡吏給其資榮得之專精採取延天子壽侯有驗優異之庶幾可

聽耳夫納牖固有機而敷陳亦自有體從來名臣

儘有言之成理而勢必不可從儘可傳之後世而

於事實無毫髮之濟者失體故也主不明從事無

求濟然則疏之意果徒欲成我一偏好索議而已

哉

○白居易

陳繼儒

朱克融王廷湊亂河朔加裴度鎮州行營招討使時元稹結宦官魏弘簡求執政恐度侵當國因經置軍事數持梗不使有功度三上書暴積過惡上雖不悅

論論編

卷六

壹

以裴度大臣不得已罷弘簡及魏近職俄推顧與度

俱宰相爾時白樂天交元裴間相與倡和詩皆載集

中若使過高之論樂天宜親晉公而疎微之然樂天

與微之始終無間言生則唱咏不絕死則爲微之作

墓志贊歎不絕畧不露與晉公交惡之狀親者無失

其爲親故者無失其爲故道固隔也若在今日不以

爲趨炎附熱於生前則以爲匿瑕含垢於死後將樂

天猶作何等人矣古今人不相及如此

元白莫逆不必論裴亦愛重不替何也豈所謂休

休有容者非耶。今方曰景係其姻不宜用。基於其最契不可棄。白欲不免難矣。反曰白惟不汲汲於進。故世無深害之者。然則恬不樂天且莫順他世情爲之撫掌。

牛僧孺

王世貞

吐蕃悉怛謀以維州之衆奔成都。西川節度使李德裕遣兵禳之事。聞宰相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彼若來責曰。何事失信。養馬蔚如川。上平梁阪。萬騎綴肘中。怒氣直辭。不三日。

卷六

語

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用之。上以爲然。詔德裕以其城歸吐蕃。執悉怛謀及所用備來者。悉歸之。吐蕃盡誅之於境上。極其慘酷。司馬光曰。以利言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似也。以害言之。則維州緩而關中急。此言悞矣。僧孺險人也。惟德裕之是阻而不深爲國家計。以信恩縉紳。而以利害愚人。主司馬氏迂儒也。爲僧孺愚而不睹其時勢之緩急。夫吐蕃一入長安。立僞帝。數踞畿甸。而悉掩我河。西。西之土地人民而有之。其禍發與唐相終始。清水之

盟。血未入口。而伏兵已發於帳外。彼之請盟於長慶也。豈有所慕於中國。而事息兵耶。夫亦南困於南。北懼於回鶻。力不支而後盟也。彼其能以萬騎綴肘中。而責我。何所事盟。亦何必假維州以爲兵。而彼力之不足。不得已而事兵於維州。德裕固任其能角之矣。厚不得已而歸維州以示信。則可。索之何難。已降之將卒。而使之甘心焉。傷天地之和。示中國以弱也。且夫悉怛謀之歸也。德裕以出境之法受之矣。受之而復反之。是何求信於吐蕃。而不信於悉怛謀也。爲尚論編

卷六

語

也。

知此語不誤。諸朝平。

維州本唐故地。阻江負山。處吐蕃之肘腋。而我出兵之門戶。廣德元年。始陷入吐蕃。彼名曰無憂城。韋皇屢攻取之。不能得。與盟在長慶之元年。二年六月。卽來寇靈武。復寇鹽州。自此不見再盟。至太和之五年。悉但謀始來降。蓋在彼敗盟之後也。何失信之有。而此時彼又因於南詔。間入寇。亦鮮獲利。是其兵力已非往時。僧孺乃以私憾沮德裕之功。朱考亭胡致堂皆不直之。溫公右牛而左李者。

尚論編

卷六

美

三國志

其意自別有所爲。蓋神宗喜論兵。西夏部將有鬼名山者。欲以橫山之衆。取諒祚以降。詔邊臣招納之。公上疏極言不可。不聽。卒遣神諤發兵迎之。費六十萬。又因爭永樂喪師數萬。神宗臨朝大慟。而公之言始驗矣。故平生惟以和戎爲念。及得疾。祈簡呂公著。曾以西議未決爲憂。然則牛李之論。蓋欲假此以抑要功生事之人。矯當時之弊云爾。不然。牛李兩直甚明。公何爲左右倒置若此乎。

○李德裕

王世貞

尚論編

卷六

忠

三國志

余嘗惟唐中興以後。稱賢相者。獨舉裴晉公。不及文饒。以爲不可解。後得文饒一品集。讀之。無論其文辭。割鑿瑰麗而已。卽揣摩縣斷。曲中利害。雖晁陸不勝也。當裴公之下蔡也。天子之志定。將謀合。而蔡之亡形成矣。公不過一贊其決耳。蔡下而天下之望歸焉。卽其帥河東。握都統印。環數道之兵。受進止。而不能取趙一支郡。而望若故也。一屈于鍾。再屈於稹。三屈於逢吉。四屈於宗閔。而望又若故也。是遵何道哉。文饒佐武宗。通黠受斯。破回鶻。平太原。定澤潞。若振稿千里之外。披膽待燭。百萬之衆。顙首而聽一言之指麾。國勢尊主威振。卽不啻疑裴公而上之。而及其貶也。天下有以爲當然者。豈盡成敗論耶。彼其善太尉之賞浮。則不聞有以司徒匹者。議平泉之觀侈。則不聞以綠野匹者。又何也。裴以誠李以術。裴以容李以伎。如是而已。史稱其一德必報。睚眦必酬。夫修別於恩怨。若此。而豈意其曲擠而致之死地者。乃其素所恩之敎中耶。何文饒之精爽。能見托於令狐。而不能快心於敏中耶。則其鬼固賢於其人也。嗚呼。才至

於文饒而不得稱賢相可畏哉

武宗欲相香山文饒素惡之言其衰老不任朝謁從弟敏中者不減居易故有翰林學士之命如是乃以尼香山薦也敏中肯德之耶且二白素極友愛德之恐無解於負兄而反戈且可以悅衆後世祖此術者多矣此其所以愈不能忘情於文饒者也

○鄭紫

葉向高

夫今之人誰肯自不足而愧爲高官且固讓哉鄭五

尚論編

卷六

天

言十二

自知若此其過人遠矣觀其刺廬州時黃巢掠河南州人甚恐紫移一檄而巢爲斂兵州特以完至歲滿去俸餘千緡藏州庫不持後他盜掠州帑藏爲竭而終不敢犯鄭使君錢此必有以厭服其心者不賢而能若是乎夫能詩不以爲才才當其官不以爲稱得無意與譬之和扁鵲庸醫作壞之後藥不效其人不起則祇爲庸醫受責紫不欲相母亦爲唐事不可爲懼異受庸醫之責乎未可知已

唐未諸相率賂權宦以求進其既得也又相率植

黨與以持之如紫之進退分明者鮮矣

○崔胤

司馬光

昭宗卓駕還長安崔胤復奏使官典兵預政不剪其恨禍終不已帝從之遂以朱全忠兵驅第五可範以下數百人盡殺之司馬光曰宦者用權爲國家患其來久矣然未有劫賜天子廢置在手如唐世者也所以然者漢不握兵唐握兵故也蓋其禍始於明皇盛於肅代成於德宗極於昭宗而唐之廟社因以丘墟矣

尚論編

卷六

天

言十二

明皇手平內難威福未移雖作偏典兵猶謂樞纒可在我也未知後世子孫身曾不出房闈之中心又狙其朝夕之便及至勢極圖之而外延又未必即有深心巨力之臣禍將有不可言者堅冰既至之日有不追咎覆轍之始者乎噫吾之力固能稱虎猶當防其或騰若徒坐晏子於窮山固未有不劇其牙者耳

○裴樞

范祖禹

白馬之禍至今悲之歐陽修有言曰一太常卿與社

後就爲重使樞等不死尚惜一卿其肯以國與人乎
除樞等之力不能存唐必不亡唐而獨存也是不然
昭宗返自鳳翔而全忠襲奪之勢已成入無智愚皆
知之矣樞乃其黨破其薦引以爲宰相不恤國之將
亡方且宴安於寵祿全忠之劫遷洛陽昭宗未及下
樓而樞受賊首已率百官出長安東門昭宗卒以弑
殞而唐遂亡由此觀之樞爲忠於李氏乎忠於朱氏
乎且長安與一太常卿孰重國亡君弑與流品不分
孰急樞不惜長安與全忠乃借一卿不與張廷範不

尚論編

卷六

早

言三

恤國亡君弑而惜流品之不分其愚豈不甚哉夫樞
既畏全忠而附之弑其君父既從之矣以爲除太常
卿小事也特之不與未必拂全忠之心而微以示人
至公從其大而違其細欲以竊天下之虛譽不意全
忠怒之至此也彼以爲此小事猶不從已其肯聽已
之取天下乎是以肆其誅鋤無所不至不知樞等實
非能爲有唐輕重乃疑者過也向使樞有存唐之心
當全忠之劫遷端委而受刃於國門天下忠義之士
聞之必有奮發而起者矣樞不爲此而惜一卿不死

於殺之弑而死於廷範之事處身如此豈能爲國
乎迹其附會全忠以爲相進不由其道矣乃欲上
不失賊臣之意下不失士大夫之譽其可得乎白馬
之禍蓋自取之也

荀文若之死九錫得無亦類是乎然是時崔胤方
召溫旋又圖之爲溫所覺殺誅其殺樞也安知不
以胤爲鑒也

○敬新磨

李戴贊

伶人敬新磨與堯朔何異使亞子畧加之意不復從

尚論編

卷六

聖

言三

長夜之飲也烹阿封卽墨面反覆手耳然則善引君
者曷常有一定之塗轍哉俗儒之不可以事君斷斷
乎其可知矣

天下有反言之而收功乃從於正古所以貴諫諫
也如晏子云堯舜支解人從何處始簡雍曰彼有
淫具谷那律曰以瓦爲之則不漏其類不可枚舉
然可施之章奏否後世堂遠簾高非章奏別無進
言之路而欲濟大事者莊語之不足姑稍委蛇其
辭及事已濟矣忌者未免追而指摘之嗣是進言

者將何術而可乎

○石敬瑭

王世貞

余讀五代史至石晉賂契丹盧龍事。未嘗不廢卷歎也。曰嗟夫中國之有金元孽哉。其垂發冠履。鑽坊監。椎衽衣冠。納之腥穢。卽無復論矣。謬哉石晉之。以中國狄也。三代以下。其盛者無過何奴突厥。柔然吐蕃。回鶻。力足以有中國矣。然而弗能入也。閭人之然而弗能居也。非其心不欲。勢不可也。宮室飲食嗜好。弗便也。濕暑弗習也。驟而令居之。若鳥獸之就藩。魚龍

尚論編

卷六

聖

之政陸也。契丹得幽州。提衡其州之民。無不且而騎。且馳射之。令校北矣。教其虜。雜治幽之土。風物候。令俗南矣。挾北技。就南俗。更數十百年。而其勢固已包中國而入其彙。金之一曝而食半也。元之再慢而食全也。固所必至矣。嗚呼。石晉之罪與。

三韓既沒。奴俗亦漸南矣。猶之乎華人也。駭入奴。卽無不奴者。技全北矣。可奈何。

○王朴

歐陽脩

嗚呼。作器者無良材。而有良匠。治國者無能臣。而有

能君。蓋材待匠而成。臣待君而用。故曰。治國譬之於奕。知其用而置得其處者勝。不知其用而置非其處者敗。敗者。臨碁注目終日而勞心。使善奕者視之。爲之易置其處。則勝矣。勝者所用。敗者之碁也。興國所用。亡國之臣也。王朴之才。誠可謂能矣。不遇世宗。何所施哉。世宗之時。外事征伐。攻取戰勝。內修制度。議刑法。定律曆。講求禮樂之遺文。所用者五代之士也。豈皆愚怯於晉漢。而材智於周哉。惟知所用耳。夫亂國之君。常置愚不肖於上。而彊其不能。以暴其短。惡

尚論編

卷六

聖

置賢智於下。而泯沒其才能。使君子小人皆失其所。而身陷危亡。治君之用。能置賢智於近。而遠慮不肖於遠。使君子小人各適其分。而身享安樂。治亂相去雖遠。甚而其所以取之者不多也。反其所置而已。嗚呼。自古治君少。而亂君多。况於五代。士之遇不遇者。可勝歎哉。

唐堯豈無驩共。商辛亦有箕微。要貴置之得其當耳。置之不當。而徒驟責以希勸。峻罰以示懲。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者也。

六卷終

尚論綱卷第七

借錄軒 錄

即須子 評

○宋太祖

王世貞

宋所以得稱大繼漢唐者，獨其君恭儉崇禮讓，蔚然家範，諸子子惠之政而已。其他固不勝。晉余得畧指數焉。藝祖賢，非晉武帝比也。然而其所以取周，則又甚焉。武帝精累世之業，離君臣之分，勢不得退而稱臣矣。藝祖一殿師耳，固周帝之所那翼而手足者也。

尚論編

卷二

三

一旦乘隙而掩之，若承襲然，其何以見周帝地下哉？晉軌革之際，其爲敵者，偏霸之孫氏，而宋則遺統之劉鈞也。重在劉氏，則輕不得不在趙氏也。晉自太康中下吳，卽無尺地不入版者，而宋至太宗朝始取太原，除兩浙，然盧龍十六州之地，契丹之割如故也。天下固已失九之一。李繼遷割銀夏，黎桓割交趾，天下又失九之一。而宋之君臣，方日惴惴焉奉歲幣而昆事契丹，及二帝之北擒也，虛遣主，南竄迹相等也。晉之江左，其君忘中原矣。然未嘗不詔胡羯而賊之。宋

之江左，其君日夕不忘中原矣。然未嘗不表金狄而君之。伯父之晉之亡，猶有禪受之迹焉。宋亡，而銜璧與觀，再辱王庭，抑何其心屈辱也。故宋之治，其於漢唐，亦其統於晉，亦弟也。語統者，仲宋，則不得獨屈晉。屈晉，則不得獨仲宋。且宋亦安能越晉而漢唐也。或者曰：宋至濂洛，繼之闕，而先生之道秩如也。斯其所以爲統乎？曰：仲尼魯人也，世卒不以魯先盟主之晉，而况濂洛爲也。彼以爲宋重諸儒生乎，抑諸儒生重宋乎？

尚論編

卷七

二

三

屈晉，併屈宋。宋不甘，仲宋獨屈晉，晉无不服也。歸命彭城既服後，兩伸之，以腹江兩屈之，其九乎。

○杜太后

陸 挺

或曰：杜后賢后也。知古今，識義理，其於境外之戒，三從之道，知之素矣。臨終而奸大命，豈其本心與？然則何如曰：太宗之謀也。陳橋之事，太宗與有力焉。覲覲之萌久矣，無所施其計，而逞其詐，故詭言於太后，借其臨終之口，以爲他日之地耳。然則太后何以聽之？曰：長君幼兒之說，動其利害之情，次及廷美之言，觸

其愛小子之念故不覺其言之入而信之深也豈料其賊心機智也哉然則太宗有黨乎曰有昔漢景帝欲以位傳梁王實屬直之以漢約其事遂寢趙主受顧命不能不諫又從而和之豈非其黨而然與他日慮太禍之或變也又上表以請之以堅其盟而固其心又何待於已誤再誤之言而後知其好哉然乎太恩何負於普耶豈特趙普爲太宗之黨廷臣皆其黨也昔者漢文帝卽位未幾羣臣請早建太子以重宗廟社稷宋祖卽位十有七年之久曾無一人建此

尚論編

卷七

三

三百三

長君之說似矣而由義美以及德昭須數十年之

後也勢可待乎次即及彬而彬父之子且紛紛焉將益窮也既難必昧餘之弗祿又必爲僚光之互爭天下從此多事矣兩時次應繼立者往往尹開封宋祖特以授義而子僅殺爲防禦使一片公天下之心廷臣想共諒之何遲疑生黨之有

○趙普

王世貞

趙韓王不讀書而片語鑿鑿破的如勸太祖收諸將兵權云陛下何以負周世宗勸太宗破金樞之約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是何必多多許亦毋論本意若何令人那得不轉圓但爲太宗者可以倍廷美而不可以倍德昭當眞宗之正東宮德昭雖勸故尚有子而一時在廷諸臣未有一言及之者冠準寵微指之所在而請決焉此何足美而一時與後世之人亦未有嘗之者何獨于應禪之景皇無責之于肅愍而過爲刻也故余每讀宋史至太宗令人思吳乞買至趙普令人思粘沒喝嗚呼虜亦有人心然則太祖之傳弟乃誤耶成其誤者誰耶夫在人

尚論編

卷七

四

三百三

欲其悅已也。而在已。且欲其言人也。倘太宗曰。爾昔嘗言我者也。何遽先悅我耶。吾不知其何以置對也。

沈義倫

李之藻

義倫嘗西征時。在全斌麾下。一偏裨任耳。非有智謀。勇功。可謂諸將冠也。第以清慎一節。擢副中樞。是將使受金之陳平。不得效六出之奇。而以尾生孝已輩。迂視濶步於軍事。倥偬之日也。是不然。帝蓋厭苦諸將之奢利。而以義倫風也。彼自五代來。廢削士伍。蕩

尚論編

卷七

五

晉六

掠黎元。甚至市園賣降。朝營而暮君者。皆利之爲也。不此之崇。奚以知彼之可尤乎。斯意也。國華見之矣。故其論諸將也。獨以義倫稱首。他日平江南。不拜使相。顧曰。好官不過多得錢。蓋以是見其欲之易足。而恬於利也。雖然。帝之新賞於彬也。有市心焉。而彬先見之。彬亦善量主也哉。

彬蓋用王翦蕭何故事也。第行李蕭然。終非愛錢者。不然。彼黠貨者流。將併其自污之名。竊之矣。

○樊若水

馮夢禎

昔周亞夫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爲也。唐繼宋克隲。北還盧龍。本幾軍亂。遂復失河朔。夫劇孟克隲。直匹夫耳。而得失去就之間。繫吳楚之成敗。爲河朔之存亡。則是觀之。國有智勇

辨力之士。而不收爲用。未有不資乎敵者。唐之樊若水。令其別策入穀中。而沽一資半級以繫官於朝。則彼將營營焉展四體以率職之不暇。而奚他變之敢圖。至爲有宋嚮導哉。然則有國者。尚於智勇辨力之士。羅而致之闕下。而毋損已之有以資敵國。則卓矣。

尚論編

卷七

六

晉五

此惜才之言。非敘忠之言也。強鄰壓境。正宜搜羅有用之材。而猶循射策故事。較量於文墨字句間。卽此便堪亡國。不然。宋卽無若水。唐寧不宋也。

○德昭

劉定之

德昭言太原之賞。乃忠君利國之心。非有意於邀恩感衆也。太宗聞軍中謀立之語。遂深忌而怒。嘗之。是德昭自殺。乃太宗疑而殺之也。德昭既死。廷美德芳安可保其令終哉。

大原之賞久宜行。不行亦宜請。但不宜出自德昭。

之口耳。彼其遲遲。正以我故而我又從而請之。非與前謀而爲之償。卽利此舉而陰爲市也。有不重其疑而激其怒者鮮矣。昔唐順宗在東宮。與從官論及宮市事。王叔文曰。太子職當視膳問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太子泣而謝之。叔文不足道。其言卽賢智不易也。夫繼體私言。尚不可。况昭昭訟之。又况處嫌疑之際者哉。

○廷美

王 鑒

尚論編

卷七

七

三

甚哉人君之心不可不淡。然無欲也有欲則有蔽。而其漸常見於外。由是奸臣得窺之以奇中其窺。則不覺其入之深矣。廷美未死。羣臣庶不能無觀望。此太宗之所危也。趙普以殺廷美餌之。故得復相。其竊權權寵而專且久焉。則以中其所欲而詰之。同耳。太宗亦有爲主也。而卒蒙惡聲。則先見所欲之咎也。廷美一不自安。而柴禹錫遂上變。促之。及再誤之。邪說一入。而普於是騎虎之勢矣。欲不飄李符。再奉貶之。從之。以致憂死。其可得哉。乾德開寶間。

東宮虛位者蓋十有七年矣。而廷無異議。始信太祖之友愛有以俯乎乎衆也。噫。世之逢君者多矣。卽長猶曰未工。其批逆鱗者幾人哉。

○元佐

張 縉

楚王元佐。太宗之長子。廷美死。元佐亦旋以狂疾廢。嗚呼。泰伯之讓。其跡隱。季札之讓。其慮深。元佐此舉。可謂追跡千古。豈真狂也。太宗之殘忍刻薄。到此寧不可爲之警省耶。

縱火焚宮。挑筋摘舌。僞狂何遽至此。然此疾寔以

尚論編

卷七

八

四

申救廷美致之。亦足悲矣。戴僧靜不從齊主討巴東。曰。天子兄過誤殺人。有何大罪。齊主心善之。元佐之廢。萊公亦可援以勸。止否。曰。是不同。齊主原無死巴東意。僧靜如奉勅。自能生致之。何至有尹畧等接戰事。反致其縊殺耶。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元佐志雖足悲。而心疾既真。自非社稷器。廢置大事。準信顧定之。可謂識其大者。豈可同日語耶。

○真宗

宋 史

宋澶淵既盟、封禪事作、祥瑞沓臻、天書雙降、一國若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他日修遼史、見契丹朝降、而後惟求宋史之微言焉、宋自太祖幽州之敗、惡言兵矣、契丹其主稱天、其后稱地、一歲祭天、不知其幾、獵而手拔飛鴈、鵠自投地、皆稱爲天賜、祭告而誇耀之意者、宋之諸臣、因知契丹之習、又見其君有厭兵之意、遂進神道設教之言、欲假是以聳敵人聽聞、庶幾足以潛消其覬覦之志、與然、不思修本以制敵、又效尤焉、計亦末矣、仁宗以天書殉葬山陵、嗚呼、賢哉、

尚論編

卷七

九

言五

帝爲天書、雖能餌且以珠、酬準以相、而屈於天何言哉之論、不能加孫奭以罪、豈其理不可奪、抑心不容昧與、後議符瑞者、又有崔立、

○寇準

呂中

當時若無準、天下分爲南北矣、準之功、不但在主親征之說、而尤在當事畫策、欲爲百年無事之計、如使其言獲用、不惟無慶曆之悔、亦且無靖康之禍矣、然靖康之禍、亦景德之役、有以誤之、景德王師一動而

涉蕭遼、彼故不能渡河也、靖康遂坐守京師、而虜之入、不渡河、景德戰而和、欽和在虜也、靖康遂生視虜之深入、而獨意和好之可久、景德既和、詔遼都無遯虜歸、所以示大信也、靖康雖虜人歲割吾三鎮、而猶縱虜不之追、其守不足以爲謀、其和不足以爲信、其縱不足以爲德、準之言至是驗矣、

陳時詠曰、準之以帝往也、誠近孤注、而實非其得已也、契丹至、祭虜、而此時諸宿將依風雲起者皆物故矣、其新進、大都統禘少年、木彊而矜爲容者

尚論編

卷七

十

言六

耳、計可折箠管此虜、舍已外、未有當之者、卽不欲併、揚屬車清塵、而帝仁慈、又厭兵、旣憐心於邊吏之不敢、而左右大臣與我同心者、自士安外、不聞復有人、其不妬而中壞沮之者、誰乎、一掣肘、而疆場之禍、且移之宗社矣、此兵法所云內變者也、史稱準一不許和、卽有譏準幸兵者、乃不得已許之、帝是時、旣朝夕準、且耳目其誅捷、準之功矣、而猶若是、况欲天子依舊在京師、去戎行數百里、崑崙以獨慮決事哉、故準不往、則契丹不可敵、不以天

子往亦不可敵。故曰不得已也。使大臣議既同。則無讒。帝誠賴且斷。自當專任準。則無慮。又安所云不得已哉。愚謂懲五代易姓之說。原本必然。第恐才非冠老。未免珠抵鵲耳。土木之事可鑒也。

○王旦

張燧

寇準既罷相。改節度山南東道。巡檢朱能挾內侍都知周懷正爲天書。上以問王旦。旦曰。始不信天書者。準也。今天書降準。所當令準上之。準從上其書。因此復入中書。觀此。則夫左右其事。借公以取信於天下。

尚論編

卷七

十一

晉書三

者。且之本謀也。天書之事。且不惜以其身爲之。至是乃薄餌公以利。而重分公以謗。嗚呼。是誠何心哉。張和仲曰。萊公亦有過焉。不聽門生之三策。而惑於其僞之片語。豈所謂利令智昏者耶。至文正機關與美珠之遺。同出一轍。君臣之間。不啻有市心矣。天書自上而復自發之。次策誠難行。然妖妄終未有不敗者。即以利害言。何如拚一失相。免爲異日累乎。方求外補。洵是上策。○宋最嚴賊吏之罰。而美珠事。上先令宰相犯之。何以繩下。

○曹瑋

李載贊

瑋爲定帥。王醴時至定。瑋謂之曰。公滿面槿骨。不十年必纒樞。時西方當有警。公宜預請邊備。龜閣人材不然。無以應卒。因言元昊巨測狀。後。纒爲樞密使。吳果反。上問邊備。輔臣皆不能對。因罷醴。滿知號州。始追念瑋在定時語。卓吾曰。對王醴談兵。如對假道學。學也。對耳。不相聞。况能用之於掌本兵之後乎。既失官矣。乃更思前語。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只選面顧者爲本兵。足矣。何必更問他邊備。歎歎。

尚論編

卷七

十二

三十七

○林逋

丁奉

天書封禪之日。滿朝卿相。趨媚如狂。而真宗乃召魏野。賜林逋。母乃自嫌其妄誕。而欲收攬天下之高士耶。野辭詔有曰。陛下告成天地。延聘巖叢。望回過聽。許令愚守等語。逋臨死。亦曰。茂陵他日求遺稿。猶言無封禪書。則二子風節。可以愧死。且準請公矣。世議帝不能致二子。正惟二子不至。尚見山林間有人。如种放一從太山。再從汾陰。便一文不傾。併此大典。亦削色矣。然後知太宗時。放堅臥不出。從

母舍故也。母死作此僕僕。終南處士。不但有懼二子。抑何以對女田光地下哉。

田錫

阿魯圖

人君論功行賞。必以武臣爲先。而不及於諫諍之士。蓋以武臣勤勞。自死一生。乃成厥績。遂銘功太常。恩覃帶礪。此則封功錫爵之褒典也。殊不知武臣之功。能平已然之禍亂。諫諍之力。克明先見之危亡。破凶除黨。天下肅清。較之武臣。功孰居右。宋之田錫。真其儔也。其居言職。凡上疏五十有二。無非關軍國機要。

尚論編

卷七

三

三百五

及朝廷大體者。其忠諫之益何如耶。惜乎真宗覽遺表。徒歎天奪之速。而不能昭其直諫之功也。

除奸之功。皆曰與破敵同賞。謂其共辦一死故也。然蒙保全已幸。尚欲賞乎。帝又聚其前後章疏。收置一漆匣。以遺仁宗。覽受知至此。即死且甘心矣。

李沆

顧紹芳

昔宋李沆爲相。四方利害。一切報罷。曰。吾居重位。無補。唯此少可報國耳。余始竊疑之。及觀熙寧中王安石以新法禍宋。然後慨然而歎。知沆之爲慮遠也。何

者。彼諸言利病者。非人人有質生之通達。陸贄之忠。譙爲生民社稷長計也。彼嘗縮視夫上意之所嚮。攘臂扼腕而爭於功名。其言十弗一當。而宰相者。輒徇之。方將使朝廷之政。歲異而月不同。上無所持。循而下。無所信守。此以擾之之道治之者也。欲天下無亂。不可得已。夫惟一切報罷。然後可以消人主喜事之心。可以使人臣奉職循理。可以與民休息。可以長守祖宗之法。而無過。兼此四善。可以言相道矣。沆之得爲名宰輔也。宜哉。然則吐哺勤王。集思廣益。其治效

尚論編

卷七

十四

三百五

章章著也。抑又何與。噫。是係其遺稿。夫時方裕。壘不可以清淨理。道貴宜民。不可以膠柱鼓瑟。周公操制作之柄。武侯任討賊之權。倅德輟輟。孰與優游太平。垂裳而蒙成業者。同日道也。夫相天下者。亦惟其存不擾之心而已。

噫。今之妄陳利害者。固未有不豫計與援而從事者矣。

王曾

李戴贊

王孝先人品甚高。事業亦偉。以今觀之。俱無足論者。

余獨喜其能以計去丁謂也。以丁之神奸，位元宰，交結方深，一旦去之如轉鷄然，卒展轉不得，可謂有用之學術矣。去商人，定國家安善類，幾不密則失身，城狐社鼠，禍蔓延，必重悞國，自古所難也。予謂公卽此是學矣，使以公之才而知如是之爲學，則當皇帝幼冲之年，女主垂簾之初，丁謂去而社稷安危之寄獨存於我，胡爲乎裁抑劉氏使不得一行其意，便以爲輔相之能也。其後呂相繼之，卒安劉氏，而成仁宗四十年恭儉之績，公豈末之知耶。奈何復相而復攻呂

之短，又不得容其身於明良之朝也耶。史臣無識，於公之去丁也，旣明丁非其罪矣，又重爲公諱曰：獨衆論稱快云。夫丁苟當去，不必他罪，去丁果當，不必稱快。知此，則可爲天子大臣矣。噫，公雖不得爲大臣也，獨不可以爲重臣與。

拔丁衆那得不快。且衆快非公自快也。何妨大臣如衆不必快而我去之，非公惡，乃棘手，非重臣，乃權臣矣。烏乎可。

○韓范

沈一貫

古以豪傑命世者，其計畫亦憂憂乎不相入哉。夫元昊雖善兵，何嘗不畏人攻。尋潰計，庸輩猶我強，焉無已時，常使得氣去，非力不勝，諸將常備備自完也。法口無所不備，無所不寡，又善戰者制人而不制於人，斯二者，乃自昊操之。而中國寧能與論勝負耶。倘中國有能制昊，無令昊亦備我，昊徒最爾，必不攻，必折而入我。斯韓公琦之所爲計也。范相特重有體專務經理內地，行漸攻之術，余觀其在環慶時，條約諸羌如搏黍戲，小兒卒爲中國用，城大順城及細腰葫蘆諸些，附明珠、臧等族，環鎮道得不梗，懷警榮降，善乎其熟策之也。可謂經國之老成，庶幾哉。金城之師乎，然好水之役，雖將失律，安得謂無與知也。而以偏裨爲解，大抵承平之後，論戰固難之矣。茲范相之早計者哉。乃若次第稍定，武備漸修，斯又減此朝食之時，而令夏竟得請去，不若則能避之，終探制勝之權者。昊也坐失機宜，可爲歎息。夫始如處女，敵人關戶，後如狻猊，敵不及拒，今不可戰而戰，可以戰而不戰，無一當者，大也，於乎惜哉。

戰守兩議似應以希文爲優而始異終同不主先入之見魏公又寧易及耶但不卽用張元吳吳二奇士徒資敵人俱不見破格手段噫魏公固素以膽自負而遽焚虜書范膽亦自不減俱猶爾躊躇者何耶

○歐陽脩

張燧

子瞻問歐陽公曰五代史可傳後乎公曰脩於此竊有善善惡惡之志子瞻曰韓通無傳惡得爲善善惡惡公默然噫不特此也漢末之董卓耿紀晉初之諸葛丹丘齊興而有劉康袁粲周斌而有王謙遲迥斯皆破家殉國視死猶生而歷代諸史皆書之曰逆將何以激揚名教以勸事君者乎

尚論編

卷七

七

晉書

嗚呼今日之刑書卽將來之史乘也出入一失實方且令貞夫介士憤又何以令亂臣賊子懼乎

○龐籍

張燧

龐丞相籍以使相判太原時司馬溫公適倅并州一日被徽巡邊溫公因便宜建議築堡於窮鄙而未以聞既西羌攻敗我師破其堡殺一副將朝廷深訝

公擅舉詰責不已遂落使相以觀文殿學士罷歸龐公素重溫公之賢默然竟不自聞溫公遂獲免長者哉龐公真不易得也

時公亦三上書自引咎不報籍既沒公升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如昆弟時人兩賢之余謂必如此始不負生平持一誠字

○司馬光

陳繼儒

司馬溫公爲相每詢士大夫私計足否人惟而問之公曰倘衣食不足安肯爲朝廷而輕去就耶袁石公

尚論編

卷七

六

晉書

有云學問到透徹處其言語都近情不執定道理以律人若公者庶可語此矣後來程朱一派則全無此等意思

以此推之禘入苛薄再從捐助亦將有溫公不足之慮矣奈何

○王安石

劉定之

王安石爲神宗變法大取民財與力而用之也在於兵兵之所用於破遼而志願畢矣取民財之法曰青苗春貸而秋償之收息十二秋又貸而春償之亦

收息十二歲再收息。則名爲十二。其實十四也。名爲貸債。其實無成。歲取民財也。曰免役。凡民出力以役爲官者。皆無出力。而但輸錢。官自以錢僱民應役。名爲均役。而其實欲自操其催錢之奇贏也。夫民孰皆不貸債而自足哉。私貸債焉。治世之所不免。今也禁其貸債。而官自爲之。以利其息錢之入。民孰皆不僱募而自役哉。私僱募焉。亦治世之所不免。今也免其自役。而官代募之。以利其催錢之餘。卽此二端言之。其他取民財之法。無遺巧矣。而又編保伍以練兵。則民自爲兵。而養兵之費。不以煩官。是曰保甲。編保伍以養馬。則馬皆在民。而養馬之費。亦不以煩官。是曰保馬。豈不以古者寓兵於農也。然今有保甲矣。而待哺之兵。何嘗爲之廢。亦豈不謂漢常括民馬。今第使其養之而已。無害也。然民既增保馬之勞。而他勞何嘗爲之損。是其取民力幾於竭矣。民財與力悉歸於我。我自以爲欲用於兵。而復漢唐之故疆。無不可也。然畏遼之大。故先於夏。又先於羣小夷狄。自小至大。嘗試以圖之。安石君臣相與深謀密意。而悉掃異己者。

之論。無非此心也。於是王韶試於熙河。章惇試於朔北。熊本試於瀘夷。郭逵試於交趾。皆能畧有所得。而試於夏。則馴至徐禧之死。得不償其失矣。彼遼知其情。故不待試而先來求地。安石低回無策。謬爲欲取國與之說。遣韓維與地七百里。無得而有失焉。若獵者置狐兔。刺鹿豕。而辟易於虎。失其所擇以歸。蓋安石之技窮。而神宗亦慚以困悔矣。然所接引共事之人。固在也。踵其故智。以用之。哲徽之時。適值遼有舉羅然攻之。以卒安石之所圖。而遽以國斃焉。故前宋之亡。本於安石爲神宗謀破遼而已。向使其不謀破遼。則不用兵。不用兵。則不大取民財與力。不大取民財與力。則何至俾羣小爲之交擾互噬於天下也。抑原其始謀。何異唐太宗計擒頡利可汗。然太宗用魏徵。先以養民爲務。而兵乃自強。安石願先自敵其民。不及魏徵遠矣。仍動以堯舜周公藉口。不誣甚哉。按畢仲游奏記司馬。則患不足三字。卽是當日行法本情。其策欲大舉天下之計。明出入之數。使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則彼操不足之情。言不

足之事。以聳動人主者。其說將不攻自破。此固板本之論。但神宗志方大有所圖。必非止爲尋常度支慮。即使充然有餘。溫公等亦必守李昉陳恕故說。不欲人主聞之。此其所以聳然異之而卒不能盡用也。

○又

均輸之說。始於桑弘羊。其事備於劉晏。蓋以陰籠商販之利。潛制輕重之權。未嘗廣置官屬。峻立刑法。爲抑勒禁制之舉。迨其磨以歲月。則國富而民不知。所

尚論編

卷七

三

三

以史記唐書皆亟稱之。以爲後之言利者莫及。介甫志於興利。苟慕前史均輸之名。張官置吏。廢財勞人。而卒無所成。誤矣。至於市易。則假周官泉府之名。襲王莽五均之跡。而下行黠商豪族貿易稱貸之事。其所爲又遠出桑劉之下。卒使物價騰湧。商賈怨謫。而孽孽五年之間。所得子本。蓋未嘗相稱也。然則是豈得爲善言利乎。桑劉有知。寧不笑人地下。

按介甫新法。惟僱役一項差可行。第不善行之。亦將使民間輸錢日多。而僱人給直日損。甚至給不

以時。浸至乾沒。所不免矣。如果量徵役錢。不及下戶。不取寬剩。不令積壓。又何不可之有。不特此也。當時最稱不便者。無如青苗。若果不取重息。不立定額。不抑配人戶。奚至遽趨常平。卽能罷青苗爲常平。而積滯不能散。侵移他用不能禁。亦安見其出青苗上也。夫青苗如此。而況他乎。故爲其事大臣計。不必力斥新法不可行。第與平氣細心籌之。取其宜戾。而去其太甚。於舊制也。亦可汰其積弊。而又不失其原旨。萬一不能盡調。亦付我元祐諸

尚論編

卷七

三

三

人行之。亦可稱偏裨。敝以陰相劑也。何至盡與正人爲難。而毆之借助於小人。卒使其法去而人留。人留而法復。法復而其人愈積。愈不可除。我攻彼之人。無措手。且無安身處也。當時有識者亦曰。新法之行。吾黨亦與有過。殆亦悔其過激也夫。

○宣仁太后

呂中

宣仁起司馬公及呂公用之。未至。卽罷新法十餘事。皆從中出。非惇確所能阻抑。亦無待二公之建明也。非女中堯舜乎。迨二公既至。罷青苗。復常平。禁字說。

等是變熙豐之法。乃神宗末年之悔意。太皇初年之盛心。而天下人心之公論也。然謂太皇以母改子。他日固宜有以子不改父之說進者。又差役一事。變之太驟。夫秦晉利差役。吳蜀利催役。各有利病。不舒究而遽變之過矣。且不務盡去熙豐之舊人。獨務盡去熙豐之舊法。所以激而爲紹聖以後之紛紛也。

子不改父。似矣。神宗所改。乃伊誰之法。豈藝祖以來。獨非其祖。爾乎。帝後亦追悔往事。每至泣下。恨少如漢武輪臺一詔。致後來紛紛。豈其悔厥心。憚

尚論編

卷七

重

出朕口與。始知轉圓銷印。非英主不易爲也。

○蘇賦

薛應旂

今之論子瞻者。不曰異端雜說。則曰未敗之荆公也。嗚呼。子瞻之在當時。其政事。其文章。蓋以吾儒爲歸。而汲汲欲有爲於天下者也。畧見施行。而軍國之事。因之以就緒者。已大有可觀。出知方州。民皆繪像祀之。此其學術之不足以亂天下也。亦明矣。但其旋用旋斥。而弗克究其所施。以終厥志耳。志既不終。而又使之蒙亂天下之名。吾恐子瞻不若是之甚也。

子瞻通才亮節。無可訾議。獨是一肚皮不合時宜。而又衝口便發。往往爲人所忌。其在翰林。又好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畢仲游與之書曰。官非諫官。職非御史。而好非是人。殆猶抱石救溺。可謂良鯨矣。然彼亦特議切之爾。非如近日詭激。要結把持。朝政也。

○韓忠彥

丘 濬

大臣以道事君。當同寅協恭。可否相濟。以共成國家之事。若所見各有不同。相與委曲開譬。必相洞達而

尚論編

卷七

音

後已。政不必其出於已也。宋世賢士君子。議論異同。即便求去。當國家無事之時。猶之可也。及宗社存亡。

在乎此舉。猶以所至不同。繫身而退。譬如行舟焉。一主帆。一主櫓。一主篙。主人從主帆者之言。則主櫓與篙者。即棄去不顧。幸其舟覆。以快吾言之不用。不知舟既覆矣。吾身能免乎。宋世士大夫之見。絕有類於是。爲國乎。爲已乎。人臣委質事君。宜違若是耶。是時能用正人及救正人者。惟彥及許將耳。誠宜爲中流砥柱。然曾布方用事。能容我是非相濟否。

耶夫主人雖獨從主觀之言而我猶得陰謀密計之力求去誠爲慈視若曉曉怒視我。陳收箭若稍全而付之上帆我猶能片時共戰乎此時也而不奉身退惟有飽顏以俟其速而已。

○葉夢得

張燧

葉石林出蔡元長門下所著有避暑錄中開紀蔡元長事多稱爲魯公而不名此雖近於秘然亦見古人用心忠厚有始終處今之失足權門自甘鬻養者一遇其敗輒反戈攻之冀文其醜其又石林之罪人哉

尚論編

卷七

五

五

敗而後攻不遇溺死灰打死虎耳有氣節者尚耻爲之何況素出門下亦正惟出其門下故不得不蒙面喪心耳何不當其過端微露時苦口諫之不聽則急爲引避不與彼共功名亦不至與彼同禍敗何爲始焉入幕後乃操戈使人欲唾其面哉

○楊時

陳繼儒

宋欽宗時京版既敗言者攻之不遺餘力至欲盡逐其黨楊時上疏曰今舊出權輔之門者不問賢否一切廢罷京版秉政垂二十年天下之士不仕則已其

有於朝者必皆其薦引者也若盡指以爲黨而逐之是將空國無人矣此言果行恐縉紳之禍未有已時而國之安危未可知也龜山此論偉甚海哉有用之道學也陳眉公曰黨之一字宜論於宰相當路之時不宜太分別於宰相捐印之後

龜山此論亦微自爲地耳除惡務盡可留餘孽斧柯乎然爲之固有道焉古曰相助匪非爲黨夫彼有欲爲而吾代之建白有欲去而吾爲之驅除是相助也小有樹而卽爲之頌功爲人指而卽代

尚論編

卷七

五

五

之曲解是匿非也有一於此可逃天下之清議乎或曰陰爲之復有何迹夫既陰爲之是大有所效於彼矣彼豈無所以酬此者雖爲賄而不循乎其階平爲進而或處非其據皆可疑也卽不然而爲伯有之公孫則亦難自解矣而守官不遷曲抑尤甚亦將推而附之乎夫無所益於彼是不爲彼黨也無所利於我是不爲彼所黨也當彼炎炎之時守我涇涇之舊養其握固引滿之力以爲潰難振稿之舉此其功卽不足奇而其志亦足暴矣而猶

不一爲別白焉。何不設身處之乎。

○神師道

張 燧

金師之在城下也。姚平仲謀劫虜寨。欽廟以詢神蔡叔。神持不可甚堅。及平仲敗。乃請速再擊之。曰。今必勝矣。或問平仲之舉。爲虜所笑。奈何再舉。蔡叔曰。此所以必勝也。發叔可謂知兵矣。然朝廷方上下震懼。無能用者。哀哉庸主之不可輔也。

張繡追曹公。賈詡亦如此策之。已見效矣。不從。真可惜。

尚論編

卷七

王

○高宗

王世貞

高宗之所以信秦檜而必欲和者。非檜之術真足以動之也。謂高宗之不欲二帝歸者。亦非情也。當是時。政和帝殂矣。用兵不已。淵聖必不歸。即歸而帝不解。以一虛名居之別宮。耶凡帝之所以信秦檜而必欲和者有三。而茲不與焉。一曰志足。二曰氣奪。三曰中疑。曰志足者何也。夫帝故康王也。天下非有變。而帝不過以一使相奉朝請。終其身足矣。今雖稱臣金。然猶人主也。雖失中原。然猶有天下半也。彼重視其所

行而恐失之者。是於其所有者也。且以其所不得者。非其所素有者也。曰氣奪者何也。大梁之請和也。與

德州之南馳也。維揚之宵遁也。明州之汎海也。岌岌其身之不保者數矣。夫身之不保。臨安之不敵有。而何有於中原。帝之所憂者。非二聖之不還也。憂其以身爲二帝從也。曰中疑者何也。苗劉變而帝之心不敢以盡付諸將矣。是時韓張岳三將軍。其兵皆重於京師。而秦檜以和之說進。立奪其兵而易置之。帝之不安於和。而安於三將之失兵矣。彼其輕於廢韓

尚論編

卷七

天

而易於戮岳者。皆此意也。凡言不欲二帝歸者。皆深惡高宗而文之罪者也。嗚呼。高宗誠可深惡也。自建炎而至咸淳。百餘年來。其真可以恢復者。獨此時耳。完顏亶弱。粘罕死。大將之可以戰者。僅兀朮耳。非岳飛敵也。徽離野。烏祿。非韓世忠劉琦吳玠敵也。海上之女真。其覆燕傾汴者。漸以疲老。中原之子弟。則猶知有宋德也。而我之兵。方驟振而甚整。不於茲時復而誰復哉。夫大定之治。治於淳熙。而浚之才。又不能過僕散揆。紇石烈志寧。孝宗有志而不獲時。帝有時

而不見志。若開禧以後，且厭厭爲人役矣。嗚呼！天哉！金方欲挾二質以愚宋，而宋主心中，又固有此三端，雖復明知其爲間，亦不可一日舍矣。

○呂好問

李載贊

園城中不能執節者，李綱欲悉按其罪，侍御史王質論好問嘗污僞命，不可以立新朝。高宗曰：「邦昌僭號之初，好問募人賞帛書，其遣京內外之事，金人甫退，又遣人勸進，考其心跡，非他人比。」好問自慙，力求去，且言邦昌僭號之時，臣若閉門繫身，實不爲難，徒以

尚論編

卷七

元

重刊

世被國恩，所以受賢者之責，疏入，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夫王質不必論矣，李綱當此時，亦不思多方博訪耆德，以佐時艱，乃一好問不肯容留，惟哉！趙康王遠避，語邦昌勸進，止金人留兵，卽一勅重亦不聽留，此皆金兵未還時事，豈不慮呂諸金及金覺其謀，身與家猶有噍類耶？是生死且不暇顧，一事務官寧足貪，夫暫污其身以濟大事，此正祖宗養士之報也，且秦檜此時亦有異議矣，寧不贊傅忠義名，而歸後乃作金人反間，然則繫身與濟

事，其孰大孰小，孰難孰易，又豈待再計而決哉？舜徒攬同妙用，無論閉戶繫身者不能爲，卽百王賓亦不敢望也。事後偏會還論，然上既有彼執法之政府，下安得無此持議之言官乎？

○朱勝非

張燧

苗劉之亂，正彥有挾乘輿南走之謀，傳不從，朝廷微聞而憂之，幸其速去，其屬張遠爲畫計，使請鐵券，既朝辭，遂造堂，袖劄以懇，朱勝非曰：「上多二君忠義，此必不吝。」顧史取筆判奏，行給賜，令所屬檢詳故事如

尚論編

卷七

三

重刊

法製造，不得住。勝非大喜，是夕遂引過，無復諱者。明日將朝，郎官傳宿叩漏院，白急遽事，命延之入，傳曰：「此非常之典，今可行乎？」勝非取所恃帖，顧執政秉燭同閱，忽顧問曰：「檢詳故事，會檢得否？」曰：「無可檢。」又問如法製造，其法如何？曰：「不知。」又曰：「如此可給乎？」執政皆笑，傳亦笑，曰：「已得之矣。」遂退。勝非此舉，其調奸護駕，良有足多者，故能使張韓諸將竭力倡義，以收勸王之績也。紛紛局外之議，何足憑。後胡安國議其貪生苟容，辱逮君父，不知彼時帝

一不聽禪則危不可測直欲一婦人於腹前抱三歲小兒決事乎後二酋不急去安知無灌泥之變其所以深信勝非者正勝非有術以堅之也此四帝所深鑒安國烏能撼之凡事後以道理責人者願從成敗事機一再思之可也

李懷光投券於地二酋乃劄請之則其伎倆亦可知矣

○李綱

王世貞

宋自靖康而後稱相者庶幾李伯紀爲巨擘焉雖然

尚論編

卷七

三

三

謂以伯紀之用舍而卜中興之濟與否非予所敢知也當幹難不之南下也都城之必不可棄夫人而能知之而是時舉朝皆婦女釋子也皆宜政之所乳哺而伶蓄者也天子欲一旦而棄吾百歲之宗社而委其子女於虜伯紀獨奮而請守之都邑之人心不在他將相而在伯紀明矣天下勤王之師日至而幹離不以孤軍深入而不得決乃縱其從容以歸而不乘其隙而掩之此則諸將相之罪也命伯紀爲宣撫事固已去矣然三鎮猶未盡下也伯紀致命遂志之日

也下抗詔而不一劍師而求罷其在漢法能逃死乎及召相而首以誅張邦昌爲去就允非策也邦昌一死骨耳其人不足道然金人立之而不爲請紀綱之卒金人退而從其大臣以迎康王其跡未甚叛也留之以招夫北屬之將帥士大夫猶不足而必誅之誅之不足而又修隙以僞疑似之宋齊愈遂使劉豫偃然中原吏民之上以甘心於我而忠節如張孝純者俛首而爲之輔豫固藉口於邦昌而孝純有所懲於齊愈故也且宋之有天下久矣非於君臣之義尚

尚論編

卷七

三

三

未明也而汲汲於誅邦昌者何也當虜再入而伯紀在汴汴亦破虜入維揚而伯紀在相高宗亦必走凡宋之所以繼伯紀而不用者皆所以全之也夫汴被圍矣而士大夫方汲汲於辦程願王安石之學術與孔門之從祀於乎宋之卒不復中原豈盡小人罪哉邦昌自宜伏誅劉豫自叛降金詎是以昌爲鑒抗詔求罷俱不甚實安能服伯紀

○張浚

何氏備史

張浚素輕銳好名揮金如土視官爵如等閒士之好

功名富貴者無不趨其門且其子南軒以道學倡名
父子爲當時宗主在朝顯官皆其門人悉自詡爲君子
此輩無幾人稍有指其非者則目之爲小人紹興元年合開陝
五路兵三十餘萬一旦盡覆朝廷無一人敢言其罪
此輩無幾人直至四年辛炳始言之亦不過落職福州居住而已
誰西鄙邊之叛是時公論沸騰言路不得已遂疏其
罪此輩無幾人既而併逐言者於外及符離之敗國家平日所積
兵財掃地無餘乃以殺傷相等爲辭行賞轉官無虛
日隆興初年大政事莫如符離之事而實錄時政紀

尚論編

卷七

三

王世貞

竝無一字及之公論安在哉

武侯亦曰成敗利鈍非臣所能逆觀然魏公三敗
皆以剛愎自用取之終有魏集思廣益云爾

○趙鼎

王世貞

吾嘗取宋南渡以後之才而合晉南渡以後之才比
之大約謂宋畧不如晉止是緣飾儒術可觀耳緣飾
儒術其可觀者在此其沒世不振亦在此又謂趙元
鎮可比吾家始興然不如始興巧且善收采物情其
意也和平練事足相當弱亦稱是後讀朱子語錄與吾評

合李伯紀之忠志庶幾溫太真然懷而過自信又不
能堅忍寧如太真之權奇傲瀟也張德遠僅賢於吏
元規元規亦非不忠於晉者但忤忍好殺且好勝耳
其銳而喜事所至無成亦畧如之岳鵬舉嗜鳴騶盪
蹄機決勝故在祖士雅上緩來填撫之畧恐不如也
韓良臣則又其下矣陳康伯不敢望謝安石虞允文
采石之戰故自偉然亦乘亮之未渡而幸勝之又何
可望康樂也陶士行未壞之桓元子元子已壞之士
行然其材亦非宋所能比晉之孽乃王處仲蘇峻而

尚論編

卷七

三

王世貞

宋之孽乃秦檜韓侂胄史彌遠與賈似道是以無解
壁而有街壁嗚呼豈不幸哉

宋以趙張竝稱然張非趙比也比之王夷品益定
矣餘亦鉢兩無負但未及文文山豈謂晉無可類
頗者乎然亦有靖節先生在晉虞士何必減大宋
丞相也

○岳飛

李夢陽

岳武穆全人乎得其正而斃矣或曰將在軍君命有
所不受曰惡何言也不受命者其身猶將也周亞夫

是也。非召之使還也。召之還者。奪之也。奪之而不受。命是叛也。以叛伐叛。夫誰與之。曰。關以外將軍不制之乎。曰。制之者。其身將軍也。言有位也。沒黷發倉粟之類也。非召而奪之也。召之而不赴。則騎劫代毅矣。代之而不赴。則陽周之錫鑊下矣。嗚呼。岳也得正而斃矣。春秋之義也。

岳不班師。非獨義不順也。勢亦不能獨舉。蓋諸將奉詔退。而我以孤軍深入。使虜悉以全師萃我。其勝負未可知也。虛齋之說。以快公憤可耳。

尚論編

卷七

重

○韓世忠

王世貞

韓蘄王一健鬪將也。而忠志材氣。有古大臣風。晚節優游物外。以智藏身。則庶幾留文成。而尉遲鄂公所不論已。吾嘗謂宋高宗。即昏愚。何以信奸楡至此。即議和之不決歲。而兀朮已敗盟矣。然無纖芥之恨及楡者。其畏諸將。甚於畏金虜也。蘄王得其機矣。故亦能借而苟自全。凡岳武穆之死。所以成蘄王之生也。蘄王生。於是乎爲宋臣者。皆有生樂而鮮死憤矣。噫。使臣子競爲明哲之保身。而無有鞠躬以盡瘁。

抑豈國家之利哉。

○秦楡

羅洪先

岳飛之見殺也。以恢復也。楡之殺飛也。以主和也。恢復者。天下之公憤。主和者。一人之私利。以私利沮公憤。故羅織飛者。爲甚冤。飛冤。而楡之死。有餘辜矣。噫。楡不足道也。論高宗者。亦有遺議否乎。方楡之逃金而歸也。孰縱之。則撻懶也。非撻懶也。金國之謀也。虜人父母。劫人兄弟。凌暴其骨肉。能無寒心乎。於是思所以制其命而愚之。乃得二質。一質存。金人可以得志於宋。高枕無憂矣。昔者孟子答桃應。以爲舜之負。誓毀而逃也。親爲重。天下爲輕。天理人情之至。人不得而奪也。是故生則望其歸。沒則請其襯。順之則禍遲。逆之則禍速。趙盾徐庶之事。亦足以鑒。高宗其能慈然乎。此一質也。淵聖兄也。建炎弟也。淵聖讓。則金必不從。建炎讓。則手足之禍。且夕且至。保富貴者。孰無是心。高宗其能脫然乎。此又一質也。有父母之愛。牽於前。有兄弟之嫌。迫於後。自非出世之資。衆人之勇。固不足以辦此。宋不足以辦此。其命固已懸於金。

尚論編

卷七

重

之掌握雖無槍和其終無成乎故二帝之計諱欽不諱徽徽之間計在三年而欽則莫知又近其意以爲徽即死欽足爲質欽不諱宋之畏我者去矣槍之歸也一日而入對再日而得美官數月而和議成明年而相此非槍之奸狡能致然也譬之於疾砭石授其會湯熨解其煩方恨醫藥相見之晚高宗苦疾久矣忠義之士急於成功而正論之士謬於達變未有能通其鬱者故槍得以乘其間嗚呼文告之往來誠意之慨惻可施於與國而不可施於盜賊之前項籍

尚論編

卷七

要

三百五十二

嘗獲太公呂后矣分羹之語至爲不仁然籍之不敢果於烹者未必非斯言之力也正言若反高宗共知之乎正統土木之變不幸類是善平肅愍之言曰吾國已有君矣日治兵不少懈是以虜情破而不及禍嗚呼惟無肅愍之智故不免以身劫於人惟無漢高之雄故愛親之心適以益其畏愛心適以益其畏於是甘爲金人愚而不自覺宋之儒臣方且攻槍之奸而以隱忍責其君是止渴而奪之漿也飲君之見聽得乎哉

李卓吾曰使槍不死高宗有養心矣槍幸永年而帝復不壽彼豈但欲受九錫而已槍之所以竭力事金者冀他日如契丹立石敬瑭爲晉帝故事耳其設心未嘗不欲安坐而享張邦昌劉豫之貴也趙鼎諸人不學無術不能知人相幾盡在其術中而不悟悲夫

○孝宗

郭子章

夫孝之爲德大矣古今人主稱諡聖神文武仁明肅穆各以其行肖之而未有不論孝者孝主德之元也

尚論編

卷七

要

三百五十三

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夫人主之孝微獨爲吾父也以爲子鵠也故不孝之子不可望孝於其子譬之種然著於地苗於土固未有黍之種而稷之苗者自有父子來莫可得而違也而孝宗竟不能得之光宗竊嘗疑之矣夫孝宗之事高宗史氏所載無歲不朝太上皇於德壽宮無節不從太上皇於聚景園七十既加尊號八十又加尊號三年之喪持之不變古今稱人主之孝莫是過矣及光宗之事孝宗也乃大不然史氏所載紹興三年間朝重華宮者六耳比壽

皇疾羣臣請帝躬問不從。太漸羣臣又以請不從。崩而不赴。服而不哭。羅點牽裾而諫。留正負與而逃。古今稱不孝主。又孰有過焉者。果心疾耶。抑將種后足制之耶。抑楊舜卿陳源等爲之閹隔耶。噫。豈重華所以事高宗者。光獨未之聞乎。夫光無足言矣。進而求其故。予尚惜孝宗之事高宗者。禮無不盡。而所以事秀王者。猶或未盡也。宋以宗室育宮中。入繼大統。稱賢主者。惟英與孝耳。英宗濮議。至再至三。必稱皇稱親而後已。當時司馬光呂誨雖以爲非。而韓琦歐陽

尚論編

卷七

堯

三百三十八

修亦不謂阿也。孝宗在御二十有七年。不爲不久矣。秀王尊號。漫不一及。比張夫人薨。僅成服後施。豈以高宗尚在耶。高宗既崩後。亦不之議者何耶。夫禮緣人情而生者也。不可過。不可不及。惟其當而已。人主雖專意正統。亦豈得盡絕私恩。故英宗之過。過於孝也。孝宗之不及。不及於孝也。過於孝者。猶名曰孝。不及於孝者。是將謂之不孝矣。故後議孝宗者。曰高宗貽以大業。傳之無窮。感故孝。慮其所後者。以我爲不親而勉承之。勉故孝。懲於英宗之過。而矯其枉。懲故

孝。然則孝宗之孝。謂孝於高宗則可。謂孝於秀王則未也。

秀王之議確矣。但其二十七年間。凡有設施。悉歸美高廟。亦是人主所難能者。

○虞允文

張燧

虞公之戰采石也。以七千卒。卻虜兵四十萬。厥功偉矣。忌者猶曰。適然。豈知公於紹興辛巳前。已因輪對。面奏虜必叛。盟兵必分五道。正兵必出淮西。奇兵必出海道。宜令良將勁卒備此二境。其先事之識。已絕

尚論編

卷七

四

三百三十九

出衆人之表矣。及虜叛。盟上令從臣集議。公獨言。虜兵必出淮。丞相善其言。而未果行。及遣公勞師采石。事已大壞。公以書生收合亡卒。激勵諸將。施置於倉卒之餘。而被虜於俄頃之際。非忠誠素著於中。足以感人心。作士氣。未易成此偉績也。虜既敗去。公又令設備於瓜州。區畫悉定。乃徐請車駕還行都。此何等才識。而可以適然爲之乎。

丘文莊曰。古今水戰。采石比赤壁尤奇。且難。周瑜主將而允文書生也。瑜握重兵。而允文空拳也。瑜

有孔明倚角而允支隻手也可謂不易之論

○陳同甫

李戴詩

陳同甫與朱子書畧曰因吾眼之偶開便以爲得不傳之絕學三三兩兩附耳而語有同告密畫界而立一似結煙盡絕一世之人於門外而謂二千年之君子皆盲眼不可點洗二千年之天地日月若有若亡世界皆是利欲亦過矣數語叙次如畫眸翁頂門一針也

焦弱侯曰物不通方則國窮學不通方則見陋宋

尚論編

卷七

聖

之諸儒理必欲據其尊見必欲標其獨義必欲極其嚴然以語通方則未矣無枉乎同甫之諷切之也適今日病又不在拘而在假儒心儒行已汨沒於名利場中而啓口落紙又無一語非仁義忠孝之言請試歸而對其妻子默而反諸夢寐曾可纖毫無媿否乎

○趙汝愚

李戴贊

侂冑之得志汝愚薦之也道學之受禍晦翁導之也當時汝愚若聽晦翁議以節度使授侂冑則侂冑已

矣節度使不與而與太師可乎夫當朝廷賞功之時則宜以賞功爲重一毫已見不可用也而曰我爲宗

臣爾爲外戚可歟我欲博宗臣不受賞之名矣而欲抑侂冑以同我又可歟縱曰其人不可吾姑欲假此以抑之則此賞功者也非所以論人也吾又安得作好惡於其間哉夫趙爲丞相朱爲講官侂冑未得志也而朱先生侍講首以侂冑爲言何哉既約彭龜年共攻之矣他日經筵復留身論奏至於再至於三必欲決去之而後已吾恐天下之人耳盡聾目盡瞎亦

尚論編

卷七

聖

必以我爲阿附丞相者矣縱家置一喙告之曰我不爲黨不立異不爲僞必不信也夫我以彼爲小人彼亦必以我爲小人此定理也彼以我爲僞學我既以爲不是則我以彼爲小人彼又安肯是我哉彼此不相爲是其又安所定耶且夫我本欲決去小人者也而小人又決不去是無術也苟無術是無學也既無學又何以從政而安人乎卽謂我爲僞學也亦可矣其從而禁之何怪也

勸趙以節度使與冑卽其術也趙不從激而至於

此亦唯有口舌爭耳。更有何術以驅之哉。夫趙不尊於帝。而帝亦不必賢於趙也。爵一方有功之人。以厭其欲。而杜後釁。此其理甚長。然已不能得之相。且又所稱賢相。而欲除一當權之人。且卽夙所稱有功者。而又卽宰相所欲去者。而欲得之君。況其君又未必賢也。是可期其必聽也哉。夫君既不可必其聽。而必欲之聽。相亦宜其我聽。而不能使之聽。卽謂之無術焉。亦可矣。

或曰。阿附賢相。何妨。愚曰。人果賢。去其相而可矣。

高論編

卷七

望

相果賢。去其附而豈可矣。

○文天祥

王世貞

談者悲文信公之忠。而惜其才之不稱也。余以爲不然。夫信公非無才者也。當咸淳之末。天下之事已去。而信公以一遠郡守。募萬餘烏合之衆。率以勤王。而衆不潰。此非有駕馭之術不能也。丹徒之役。能以智竄免。聞關萬死。而後至閩。復能合其衆。以收已失之郡邑。而所遺張汴鄒鳳。遇李恒悉敗。旣再散而再合矣。而舉軍皆大疫。死者過半。五坡之役。復遇張弘範。

以敗。凡天祥所用將。皆非恒範敵也。元起朔漠。以方雄海內外。滅國四十。殲夷女直。以至於宋。宋自朱仙鎮後。未有能抽一矢發一騎而北馳者。元舉泰山之勢。以壓宋郊。而信公欲以單辭羈身。鼓舞其病婦弱息。以與黃育之徒抗。蓋未接刃。而魄先奪矣。雖有韓白未易支也。故信公之數敗。而能數起。吾以是知其才。其數起而數敗。吾不謂其才之不稱也。凡閩僖之告星變。中山狂夫之欲起兵。與詔使之不及止。皆所以成信公也。方外僞顧問之言。毋亦餒乎。然此非公之志也。留夢炎之不請釋公。難以害公。亦爲知公者矣。卽不殺公。而公竟以黃冠終。不可也。卽公不以黃冠終。而有所爲。必敗。敗而死於盜賊之手。以殲其宗。而夷趙氏之祿。將亦未可也。然則公之爲宋盡矣。其亦可以死矣。故曰。閩僖之告星變。中山狂夫之欲起兵。與詔使之不及止。皆所以成信公也。

或曰。以信公如是之才。使在建炎隆興間。李伯紀張德遠直臺與耳。余曰。也做不得甚事。公樂人之樂。憂人之憂。皆大丈夫事。彼時朝士皆婦人也。孤

高論編

卷七

望

掌能獨拍乎。或曰婦人之說胡氏有激云耳。曰非也。自家豈無眼珠。偏隨要人爲妍醜。清夜亦有良心。偏占風色爲向背。舌在自己口中。不能言人所不敢言。脊背自當豎起。不能任人所不敢任。男子也。而詎若是。況入官善嫉。掩袂攻讒。尚烈性女子。所不爲。夫女子小人。夷狄皆陰類也。其氣每相感召。天下安有巾幗充塞。而鬚眉猶能建監。鬢髮猶知警服者乎。

尚論編卷第七終

尚論編

卷七

七

尚論編六卷

劉史黃登賢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但自稱曰。叩須子中有近日熊經略語。則明末人所輯也。其書皆摘前人論史之語。起於堯舜迄文天祥。明人議論採摘尤多大抵拉雜無緒。每篇皆有跋語。亦佻纖無可取序。凡三首。一稱夢博道人。一稱狎鷗翁。一稱六宜亭長。亦不知爲何許人也。